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六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七)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檮曼山館刻本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七)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提要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目錄

雲南

布政使

潘原明

應履平

袁愷

徐瓚

王俊民

黃昭道

陳善

叅政

楊鐸

子璠附

黃偉

朱應登

陳觀

獻徵錄卷之一百二目錄

李渭

叅議

趙忠

按察

劉鈺

張翥

張憲臣

副使

徐觀

陳政

陳騏

朱文

賀元忠

孫繼芳

申倫

楊逢春

曹達

楊道亨

命事

邵玉

林淮

林希元

張澤

經歷

劉遠先

知府

杜棠

朱繼祖

麗嵩

莫溥

獻徵錄

12

戴賢

王好學

叠容

齊桓

同知

彭鏡初

知升

高平南

1112 1113

林挺蒼

潘

知

虎

賀朝

新

風

目錄

卷一

卷之百二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

雲南

布政使

著雲南布政司潘原明傳

黃金

潘原明楊之泰州人初與僞吳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及空伯昇呂琛等與焉後仕士誠爲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歲丙午十一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問之對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整粉百萬生民聞之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獻徵錄卷之二百二
勞來難大弗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如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即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意事雖晉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欲薄覃於六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沈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上以原明全誠歸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

其官屬皆仍守舊職士誠由是勢孤以至于亡洪武三年既封功臣上于原明欲優待之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原明每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內取之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鎮其地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十一月卒柩還賜葬鍾山之陽

獻徵錄

卷之十百二

二

雲南左布政使應履平傳

履平浙江奉化縣人由進士歷任德化知縣積勲
中獻河清賦陞德安知府秩滿陞貴州按察使正統
中奉勅同尚書王驥平麓川苗寇進雲南左布政使
尋乞致仕爲人剛直不阿所至祛除奸蠹民多便之
且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雲南左布政使袁愷傳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丘人占籍華亭愷少貧獨學
出事賈販不爲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屬志讀書
府學爲弟子員敎官以其晚學易之愷自若也
擢進士授刑部主事推總三法司事陞江西按察使
事改贛東所至有聲人始奇之江西賊圍西貴縣長
洲村愷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或請宜少退愷下馬
令曰吾在此汝何敢不力叱使進攻克之巡撫葉文
莊知其才委起調狼兵兵攝不敢肆又率偏師駐全
州督軍餉贊畫梧州總府多所裨益都御史韓雍征
大藤峽愷躬擐甲冒矢石以從時皆壯之賊平錄
功有寶鈔文綺之賜擢廣東按察使進右布政使遷
雲南左布政使未至卒愷居官廉不爲身謀出仕三
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橐中蕭然在鄉里任真履素
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扁舟從一二蒼頭見者不知
其貴人也時以此高之子珮孫讚皆以能授中書
舍人直文華殿

獻徵錄

四

雲南左布政使徐公贊傳

公贊字朝儀浙江永康人嘉靖間任按察使丁亥冬
丁舍安銓叛雲南久安忘備報至上下咸以為憂公
曰醜虜敢行稱亂者謂我軍非其敵耳今以夷攻夷
成擒有日矣總鎮撫按諸公知公才識凡有所圖悉
以諮公乃議調元江蒙化鎮沅等處夷兵佐以漢軍
呈委諸僚分統進剿已獨留中議處糧餉閱習召募
事皆立具晝夜登城徇師至廢寢食於是計立抬降
人旗陰誘脇從仍造小旗千餘大書同心協力各保
身家八字于上令各聚執聽撫緣是歸降交至賊勢
獻徵錄 卷之十二 五
日衰時沍寒民多凍餒公復捐俸為粥食之仍請撫
臣大發倉粟全活者以億萬計戊子春土舍鳳朝文
繼叛與安銓合焚劫屠掠兇威益熾遂進圍省城將
肆焚戮上下震恐公登陴呼寇諭以朝廷恩威責以
大義寇皆伏地請降且以復官為言公諭令退舍俟
命寇遂麾眾而退公卽夕走使掣回各哨官軍顯明
合擊賊遂敗潰公仍議督僚長驅直捷而還獨渠魁
逃遁未獲分別設方略卒擒而弭之人更稱功俘獲
賊屬萬餘簡審無辜悉為開釋民深德焉家為立祠
巡撫歐陽公重瓊公鑒景無遺功勞獨著保境庇民

繫人心於全省撫降訊醜虜帝德之好生六月擢太
藩右布政使八月進左布政足皆以公資深所進而
論功之賞則猶未及也

獻徵錄

卷之十二

六

雲南左布政使王公俊民墓志銘

王公諱俊民字用章號南湖其先石首人始祖勝友
生添禮添禮生聰四川廣安州州判始徙荊州府城
家焉聰生翔東阿驛驛丞配楊氏實生公初公就學
旌神警朗書初讀輒能舉其要治易善屬文迥然出
諸生中正德丁卯中湖廣鄉試甲戌登進士第銓授
蒲州知州公下車課農桑緩刑罰修學官甫三載而
士民德之州用大治當路者交章旌保擢大名府同
知當行民遮道畱不獲爭脫其履以去并肖像事之
大名境廣政劇公才敏而勤時任都憲原孝爲守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

至郡卽自慶得賢貳身倚重焉凡重務鉅獄必以托
公公一一裁決有巨璫家故居城中怙勢侵占人地
七公一切奪還之又勾考戎籍無隱弊郡人稱平撫
按表其治行于朝居無幾陞福建僉事兵備汀漳汀
漳道連三省多盜且每訟必牽引數十人經年不結
公至卽理滯平寃庭無畱案時閩中叛卒糾平民爲
漳南巨患公設策分布民兵往捕并其黨窮之地方
獲安秩滿擢廣東左叅議時田州土官岑猛叛亂
朝廷命出師公冒險觸瘴瘴督糧餉以給軍士戰平
以上其功賜綵幣楮幣者再時以

山正副使後改福建巡海副使過家方就道楊夫
人素養爲斂葬備禮服閏補河南副使兵備大名大
名舊治士民聞其再至驩甚比至諏訪民瘼飭嚴兵
伍如在漳南時未幾轉廣西右叅政尋陞廣東按察
使乃恒刑汰弊姦罔所宿名赫赫起轉本省右布政
益展心力得承宣體會鄉試諸生提調科場井井有
條甲午冬入覲京師先是部使者欲誣入人罪公與
論阻語部使者銜之竟爲陰中乃調公雲南公至清
案牘勤聽斷羣吏斂手會有詔徵滇產黃金丹青甚
亟公移文督派恐民受擾每就中必爲寬假雖見忤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

使者不顧安南構亂時議欲討平之乃區畫兵食日
懷隱憂會有驅兵民轉餉者地方洶洶自危一日聞
士轅門軍衆鼓譟露刃欲爲變羣相視錯愕莫知所
爲公徐呼使前諭以利害皆感泣聽命母敢譁者而
亂隨以定時方賴其有爲忽遭疾弗起時嘉靖戊戌
四月十有三日也公平生恥奔逐初第坐其姊爲宗
妻得外補其實姊氏逝久且乏嗣制得無碍公一
無所陳請或問之公曰某若是是千進也竟不聽後
雲南巡撫官原其事爲請奏可覆勘且至當道擬將
納用而公逝矣 亮直練習文法蒞政詳謹雖事端

恭錫從容聽之皆中肯綮事集又不矜功伐處僚友
恭與所在來永稱不絕口及聞公計慨歎至有泣下
者雖久官家無他贏論者謂為廉介君子云

雲南左布政使黃公昭道傳

胡直

黃昭道字文顯平江人生有異質出就外傳疑軍不
與羣兒伍人奇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筮仕山東長山
令其民悍梗素號難治昭道下車盡心按戢鋤剔其
豪弊拊摩其凋瘵政令一新豪猾斂避歲大蝗愈捕
愈熾昭道憂之默禱於神曰欲下蝗必得司去蝗必
得雨俄而雨雹交作蝗亦隨滅人以爲異宋范文正
公幼讀書長白山昭道爲建祠祀之終三載銓司以
昭道賢能徵爲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時逆璫瑾等
擅權號稱八黨昭道上章論劾引趙高仇士良爲戒
獻徵錄卷之二十二
瑾怒劾下南京守備官杖三十除名久而積血于踵
遂成跛躄庚午瑾伏誅癸酉擢廣西按察司僉事尋
丁外艱乙亥起復以舊職補江西時宸濠久蓄逆謀
招納亡命劫掠彭湖等處爲地方患昭道捕獲數百
人訊讞成獄雖取怒宸濠禍出不測弗計也無何丁
內艱戊寅起復補山東踰年奉勅轉海道兵備副使
海寇不時嘯聚昭道分遣哨兵設策勦捕濱海晏然
屢蒙欽賞屬郡多冤獄歲久未決昭道悉平之
者衆壬午擢雲南左叅政時木邦孟密緬甸蠻
故十年矣先是府官往輒以人馬萬餘擁前後羣蠻

整髮竟莫能撫僉謂昭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
今撫之既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昭道歎曰木
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
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爲言者慚竦頃緬
旬告急昭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人簞壺以迎入
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爲處斷皆誓
服權聲遠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官安晉道方
月餘尋旬報劇賊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昭道卽速
整兵兼程而進賊聞昭道至卽釋守還印遁去好赴
本司右布政使尋轉本司左布政使時昭道久勞而
瘁徵錄 卷之二 十一 曼山館

務先年足疾至是復作遂告病歸辛丑三月偶病索
紙筆書曰老夫塵世七十四年茲以疾於三月初吉
大歸中書諸官履歷及家計爲詳述成小子字壽清
勁無異平時衣冠儼然而逝見者咸以爲偉

雲南布政使陳公善神道碑 許孚遠

先生諱善字思敬別號敬亭世居錢塘太平里家
始清河居士某凡四傳而至司訓公荆獻是爲先生
考以先生兄弟貴贈禮部員外郎加贈刑部郎中
王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先生生而端凝弱不好弄
十一能屬文嘗從贈公讀書於觀察王公署中一見
口爲遠器十四及王文成先生之門十七試有司督
學汪公置異等甫弱冠當督學林公選爲五經師所
造士若太保高文端公而下多賢達甲午舉浙江鄉
試第二人辛丑成進士拜欽令初至屏供帳一切沐
獻徵錄 卷之二 十一 曼山館

省示民惻惻欽故健訟先生以至誠化導訟日簡無
何丁王宜人憂服闋補桐城時贈公司訓崑山先生
甫出都門覺心動馳抵崑贈公果疾革居三日而永
訣僉謂其孝感云已西北上應聘分校順天士兼易
詩得榜首孫公綏二十四人已補清苑清衝劇而疲
尤加意損節先是金堂驛站馬出閩郡諸州邑厥後
變爲輸銀貽害清甚先生議仍前規均派爭者崛起
會內轉力請于當塗行之而清人始蘇在禮曹典屬
國往朝鮮諸夷以貿易蠶漢物歸縣官費供輸而牙
僧售苦窳爲夷人病采顏貢夷且有僞增名物窺

者先生悉糾禁之言於宗伯華亭徐公著爲例進
客員外郎尋轉會憲督學廣西首進士以正學使知
根本重德行做何仲默關中學政令誦習經書傳記
子史古文詞粵士彬彬嚮風焉未幾轉參議駐惠潮
游冠初平瘡痕未復一務休養安集境內宴如旋轉
副憲督滇南學其型範規條無改西學之舊載刻小
學句讀自警編忠孝歌頒教諸生遷滇右叅政督理
銀場諸言開礦利者俱報罷始先生督學時以執法
忤鎮臣且忤御史至是被誣論褫秩去已而東甌王
侍御諍按滇廉其枉力辯于朝其略謂陳善居鄉居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一

官人稱爲古君子及任前職人稱爲真提學諸所舉
措實能造就人才祇以慇直忤權豪而受謫廢臣入
滇聞諸鄉縉紳諸生父老言最稱冤枉亟當召用朝
論建之復原官隆慶改元起山西按察副使尋轉江
西左叅政未匝月轉廣東按察使先生以刑獄關係
民命精審讞牒洗冤剖疑累案多異政具粵臺行稿
中會流賊曾一本寇廣城城門盡閉軍民扶老攜幼
向城而泣先生惻然曰奈何棄數萬衆于鋒刃下爲
啓門躬爲殿而入之賊矢幾及車蓋竟無虞轉雲南
右布政使自貴入滇道崎嶇甚先生捐俸爲倡開險

與利剔蠹不遺餘力黑白鹽井久爲墨吏豪家所乾
沒於是釐刷一清商民稱便歲採上供金二千兩
而滇實少產金戶業困且復增輸三千兩生建議派
價諸州邑市金蜀之寧番越巂尙以解民得無擾六衛
諸倉散斂爲奸利先生詳定條例刻石永絕弊源撫
臺某欲奏行戰象之法於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
戰地象產炎微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於土夷度費
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寢故
事土官龔蔭點胥多方難之索其重賄先生卽與轉
獻徵錄 卷之十 十四

聞曾無停晷嘗曰治滇以馭夷爲要沅江武定之事
失其心也人以爲名言會武定之役兼攝洱海道事
武定經鳳氏變後議更城獅山而激江城又議遷廣
西嵩明兩城且新築四役並起物力不支先生多方
調度不踰時而工就復立哨建堡以峻金沙七度之
防推誠布信民夷大悅昆明之旁山曰橫山山陽有
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先生視白石崖有泉在上遊
可引溉而爲橫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兩臺難之先
生曰事在我耳卽矢衆禱天焦勞經畫山前後並興
開鑿之役功久未成庚午大比提調雲南文武鄉試

事辛未轉本省左布政使先生居滇三載久蓄去志而以方有事橫山海甯歲月至是決意引去遂上疏乞骸骨新鄭當國許之錫日啓行則橫山水洞忽報開通三神明實有相于先生也傷山富家受其利因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公像祀之去滇之日行李蕭然縉紳爭爲詩以頌家宰嚴公清有眼前鐵漢撐天地暗裏丹心泣鬼神之句先生既歸造請盡絕自御簡素纖奇至修築堤塘道路勞費不恤其束新塘九十餘里倡於先生而成於郡伯劉公伯紹張公振之利濟甚鉅若觀音塘黃泥慈雲二嶺皆有修廟徵錄 卷之十一 十五

衡其中書院中廢又旋復因修復俎豆祠田爲長久計撫臺徐公栻聘修杭郡志先生攸綱目立創自周迄今具爲條載筆削甚嚴凡再閱歲而志成然力自是耗矣先生林居垂二十年臺省無虛歲不辜張公常言以先生及雲間莫公如忠吳門袁公洪公三賢比諸商彝周鼎江陵目爲迂濶不用晚入張太宰諸耆英怡老會李公貞亭少師事先生及歸林杲杖屨相屬鄉邦尤稱羨焉先生信古好禮冠婚喪祭毋苟徇流俗忌辰縞衣蔬食哀慕終身閨門肅穆有無勝侍與其配俞夫人相敬如賓俞蕭然獨處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六

恒竟日端坐諸子進見拱立於旁有問則對無敢輕發一語者器具朴陋不受華飾見人服食靡麗輒目攝之至有竄服以見者每晨興整冠服坐庭中令子婦諸孫次第相見時有訓戒語家僮無小大蚤暮出入儲察必嚴不令其一時放蕩於外也已丑冬一瘡甚然無他疾曉起猶巾櫛如常勉諸子孫以立志遠大親正人等語夜呼季公來訣奄忽其逝可謂正命考終矣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粵臺行稿二卷黔南類編八卷黑白鹽井事宜六衛倉餘革二卷杭州府志一百卷勲賢祠志四卷族譜二編家藏稿五十二卷

雲南叅政楊公鐸傳子璉附

祥符文獻志

公諱鐸字文振陝之朝邑人元季兵亂其四世祖德亨東遷河南之原武祖旺隱德弗輝至父智以公貴封食事至六子公其長也幼入邑庠明春秋宣德壬子中河南鄉試魁次年會試登曹鼎榜進士觀政刑部正統元年奉勅前往陝西纂修宣宗皇帝實錄次年三月除授大理寺左評事詳獻平恕公勤之譽茂著當時正統乙丑陞授陝西按察司僉事廉能以持已嚴明以臨政時遇按察使總治司政多尚寬平奸宄之徒肆為佞辭皆得疎放公知為奸佞所欺必

獻徵錄

卷之百二

十七

法言以正之由是輿論稱快聲價益著景泰甲戌復陞陝西布政司右叅政督延綏甘肅等處軍儲益勤乃心益公乃政邊事益寧軍民悅服天順壬午丁內艱服闋復除貴州叅政通前九年滿考夷獠不捨其去合疏保留陞食從二品俸照舊管事成化丁亥丁外艱還鄉聞友人朱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貲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鄉人稱美公之存心多類此服闋復除雲南左叅政蒞任未幾引年乞致仕還僑寓汧城日與士大夫優游詩酒鄉社之間歌詠吟嘯微醺輒自舒懷蕭詠而

不拘拘也公初配梁氏贈宜人繼配趙氏俱先亡配孫氏亦封宜人子六曰璣鄉貢進士曰璉弘治庚戌進士觀政兵部

子璉字廷佩別號靜軒其先陝西朝邑人高祖德亨博學好古元末避亂攜家東徙居汧城原武祖智封按察司僉事父鐸舉進士官雲南叅政致仕歸以河患復遷居大梁公甫弱冠提學陳公選見而異之曰吾禮經有傳非子不可遂受焉成化丁酉舉于鄉錄其經義一為式屢試春官不第且親老家貧諸兄相繼沒公乃服田力穡以養其親暇日

獻徵錄

卷之百二

十八

從事問學至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丁外艱服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改武選司辛酉陞車駕司員外郎奉命同御史某汰京衛軍得避匿者萬人歸伍且上章劾私役者上嘉納之爰著為例乙丑陞武選司郎中奏行公蔭襲嚴比試諸條大司馬深器重之正德丁卯銓部以廬州乏守擢公為知府公至則立以廉正御之郡有疑獄歲久不決公親推勘得生者六人郡大疫公請禱備給醫藥活之宅若敦禮士夫教課農桑得古循良之體庚午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署設滄州近京師商旅多豪右然鹽場有遠邇

美惡公場置一籌納竹筒中令各商以次出之豪右不便公曰吾輩弊耳權貴何卹焉由是鹽法大行于申劇賊劉六等攻滄州急州吏失守公督州民諭以大義登城守之且伺間發矢遂斃賊首乃解去當道以聞上賜旌獎是年冬滄州內變殺吏民劫倉庫公倉卒率市民力破而逐之先是有馬指揮者與公善出白金二錠寄焉變後公袍笏豁然惟馬金因投破篋中獨完左右欲私之公叱之口是何言安作此喪吾所守癸酉公年逾六十上章求退者三而銓部方錄公賢勞進階以請得旨陞山東右叅政致仕公獻徵錄卷之二十一十九

優游林下十有三年丙戌歲卒壽七十五公性剛直善談論古今非其道義不肯取與人歷官中外循循簡朴澹無所好歸田閉門靜坐飲酒彈琴無所干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其若世之人逢達履窮蚤營夜計以惟日不足自黃童至白叟形神勞役若將爲得者豈不悲哉副使田汝耕墓志

雲南左叅政黃公皞墓碑

黃 衷

朗溪之黃六大宗中派自汴梁宋靖康之季避亂南海是爲朗溪之始公諱皞字時雍檇坡其別號也曾大父宗善沈毅有略後山之亂以計干主將脫良民於兵者數千人大父慶父超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員外郎妣鍾贈宜人公生雋爽弱不好弄嘗坐曹役羣兒若官府者長老目之曰黃家偉器也甫及志學嶄然出師右年二十六領成化乙酉鄉薦卒業太學益博綜羣籍以書授徒凡得其旨要者卒爲名士然屢屈於禮闈始謁選天曹太宰置其文第一授吏部司務陞司封員外郎時東廠權譏特盛曹署請謁必踞歲暮饋曆公次當往比見長揖而已總兵沐崑請嗣黔國公公按其世宜襲西平侯執奏至再朝廷以舊恩遠鎮特與世公爵故事子通朝籍父爲外小吏雖以罪廢尤冒貤封公奏革之由是士人始知恩典之重尋拜江西左叅議奉制督儲入辭冢宰屠公屠曰江西大藩錢穀弊集是以付卿公對曰往服厥官安敢不力如後有謂皞才智弗給卽皆可信若謂其貪幸見察耳屠曰嘻豈有是哉至則摧豪惠良去業竊如振秋槁郡縣糧目素繁且禱若完若負不稱繕

領肆口指陳無一謬又妙通算法目量贏縮不假
籌計奸吏屏伏糧政大修寧庶人蓄異志禮多僭擬
日僚初見類贊叩頭公伏不動俟贊畢而與識者以
爲得體祿米折價溢數而橫取公執不可庶人大怒
遣儀賓李某勸以危言曰殿下且奏奏下卽布政通
判輩斬矣公徐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冤彼邪其議
竟沮至如辯豪僧之誣訟過兌運之侵暴上下避焉
居八年撫臺林公見素薦之巡察若喬若周若王薦
之以無內援未果遷值逆瑾亂政裁奉制官公在裁
列士民攀泣且欲疏乞留公輕舟徑去旣而江西糧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務日弊朝議以舊職起公復領其事未至擢雲南左
叅政所管納樓茶甸長官死妻少福代與夫弟普顯
治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衆撫鎮屢遣屬僚撫諭竟
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都閫
以往比至境福顯皆感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據館
卽召二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梃
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
矢遲明俱來吾有戒約詰旦二渠皆束身伏庭下聽
命去居數月福等各行千金求變初約且曰已告夫
二千者公曰吾卽受此緣此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

吾雖貧以老如子孫何謀者乃寢竟弭其亂初安南
長官那代攻破蒙自虜其令祿卿之族負固重二紀
歷數守巡毋敢議者公至則浚塹增陴調餉練兵建
旗鼓申號令若將征之者代懼請歸祿卿之妻若其
屬口乞緩師以圖新由是威震六詔瑞崔安附瑾作
威且忌公功語次微有譏犯公盛氣力辯聲色俱厲
安乃愧屈連呼鐵漢吏民因稱鐵漢公云此致仕垂
橐而歸觀者泣歎謂三原公後無此廉節也公雅善
吟詠晚年屏居詩益雋永遺稿藏于家正德壬申孟
冬四日卒享年七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參政朱凌溪先生應登墓志銘

李夢陽

凌溪先生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立而
學奇童時卽解聲律諸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
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
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餽醇探醇程
猷經用實英擢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願
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損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
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欬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
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
樸恥乏補敝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卽詩到李
獻徵錄

卷之十

三

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華靡麗
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
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衡乃
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劾禁斷錯
乃願亨干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
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
副使使提學凌谿關正學院羣泰士高等其中置官
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十指風教大行
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表明既興隆
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駭疑大不

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
人更哆憎口恨不卽弇之幸例調荒裔往禦
魁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
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順往逆來孰非
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
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破
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凌谿生成
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醫旨曰先富後貧病
從內生言凌谿之易折也凌谿廓落易直憎口日哆
獻徵錄

卷之二

四

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億億仇仇者道哉
退研精胞推訂律歷運數譬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
古今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躬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
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
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凌谿他所
奇節隱行與凡履歷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
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開運數者如此

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陳君觀墓志銘

張時微

君名陳氏名觀字忠甫其先南朝之裔世居餘姚
原鄉宋有諱昇者嘗率鄉兵禦寇授武功大夫京
畿都統領子廷俊復率鄉兵禦金人境內賴焉
請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曾祖諱雷封河南彰德
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祖諱廷敬直隸蘇
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
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父諱煥光祿寺卿母胡
氏封淑人君爲光祿公第四子正德癸酉光祿公舉
狀敘錄

卷之百一

七

夏

於鄉捷書至而君生自幼秀穎不羣束髮從其族兄
湖廣右叅政塏授大小戴氏禮輒能了其義爲文溫
夷爾雅年十六補縣官弟子已復爲國子生辛丑仲
氏太守擇叔氏少宗伯陞同舉於春官君益自奮厲
折節讀古人書顧連蹇不得志於有司庚戌居光祿
公憂戊午捷順天鄉試已未再捷春官拜兵部武選
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再陞郎中佐大司馬樞
機肅清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
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焉史每竊柄群文統穆子
皆人賄資錄爲茲選舉往往多焉君一以至公振刷

去歲蠡屏息三月居母淑人憂丙寅服闋復補武選

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一考天下都司官豪
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練達機宜材識卓詣大
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兵備湖廣衡永柳桂
諸郡益朝廷以君夙望故以全楚要害付君君馬首
南也輒銳志經略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君
討之君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
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門
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
劫郴州桂陽君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
獻敘錄

卷之百二

二十六

夏

黨悉平廣西賊韋銀豹韋大駕樓船沂衡永江大掠
諸郡君又督兵熾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猺獍軍門
檄君爲備乃君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
虜爲禡魄彼省克奏首功猺人既平則給土田立堡
嚴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
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蓋爲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
之畫非苟偷旦夕安也而君之神用亦竭矣初陳公
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水人立祠祀之至是以君
克以勅勞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師旅舍時士中三
月初九日也虞坡楊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
無死即卿承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歟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涖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吉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夏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慮然書諸牖尋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

參知李公涖傳

卷之十一

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拊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塵壺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剋其多寡官爲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繁令嘗夜夢巨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爲溝壑

是我爲盜竿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節治最當選而節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時 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焉還詔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厥厥功恩賚加等經略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邑泊開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濬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用兵久疫癘大作則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柩者官給之至八百有奇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二十九

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輸果藩省代 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隱中國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構朋來棲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羔敦謹卒柴毀支骨毋張恭人病暴已罪狀顧於天乞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廉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既卒士民奔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紀公自言

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巖復覺有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正者非歟所著先 錄答問三卷毋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節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二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有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徵錄

卷之十二

三十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鬻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矜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益學以本政政以徵學卽謂淵鸞冉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也

朝請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叅議趙君忠

銘

馬中錫

君諱忠姓趙氏行恕其字也其先宋宗室王與蒨
六代孫絲汴遷越再徙蘇遂爲蘇之長溪人高祖諱
孟桂元中奉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曾祖諱由
瑞濰州知州祖諱宜濬隱德弗仕父諱學禮樂善好
施鄉稱長者以千貲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
陳氏封太孺人行恕自幼秀穎端重異於常兒稍長
氣所魁梧楚楚如老成人父遂遣入邑庠爲弟子員
問學講習窮晝夜不少間學成遂以宣德己酉領京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一

闡鄉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內臺踰年擢河南道監
察御史文林郎明法律達憲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
志而哀矜愼恤恒存於心時鄉先輩陳僊敏公掌臺
事振厲風紀御史中非卓卓者雖鄉舊不少假辭色
而獨禮重行恕正統己未奉命按四川所至鋤強
激貪問民疾苦而輿革之境內清肅未幾有司報松
寨商巴棘麻國皆叛君即奮勇率兵入其巢震以風
威諭以禍福其黨衆悉潰既而廉得其實乃統兵者
激變所致遂劾其罪罪之朝廷遣使賜寶鈔酒幣將
吏偕服番民向化邊境以寧辛酉奉勅巡浙江海道

夜盡心撫士卒飭兵備繕城壁嚴斥候卒無怠

之虞壬戌歲朝廷簡能御史清理天下軍政廷臣僉
議舉行恕乃拜璽書之廣東督勵所司期以實效雖
蠻鄉瘴海無不躬履其地不踰年軍士肅清民不告
擾一時爲御史者皆自以爲莫及未幾朝廷以陝右
鉅藩嚴方岳之選遂擢行恕右叅議行恕居官勤吏
治恤民隱陝之人無老稚賢不肖皆愛戴敬服尋以
舊官復任改雲南左叅政因構疾還鄉調治遂不起
距其生永樂甲申享年五十有六行恕平生操履端
謹財出非義者一介不苟取故久歷仕途囊無餘貲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二

還鄉鄉之居室族子弟以窶而售之人矣行恕携家
累孑孑然無所於歸其友朱名仲憫焉乃假餘屋以
居之既卒其喪不能舉名仲復偕其友徐文輝輩倡
助以襄厥事爲文章典重和厚詞理精到詩好唐人
每風晨月夕撫景感懷必見諸賦詠長篇短章清新
典雅足追古作云

雲南按察使劉公鈺墓表

何喬新

成化十有四年春雲南按察使劉公仗和帥其屬
觀懇求謝事吏部以聞 憲宗皇帝特允其請公
徜徉林泉者七年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八
仗和其字也其先本長沙定王之裔王之子蒼別封
安成侯安成即今吉之安福也至其孫壽光以罪國
除因家于邑之茨溪祚胤蕃衍歷唐宋以至元代有
顯者曾祖諱子定別號新齋始徙家邑之葛溪祖諱
伯文別號文園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諱球山進士
累官翰林院侍講上疏指權奸歿于制獄贈翰林院
獻徵錄 卷之十百二 三十三
學士諡忠愍母郡氏累贈太宜人公自幼穎敏過人
忠愍躬教之時姚文敏公學于忠愍公之門公與之
上下議論文敏每歎服之稍長從學于禮部侍郎李
公克述學益大進會忠愍以諫受禍公哀痛毀瘠幾
不能生服闋讀書養母無復仕進意 景皇帝即位
臺諫言忠愍之冤詔贈官賜諡且祀于郡之忠節祠
刑部侍郎楊公彥謚巡撫江西名公語之曰而翁忠
節已獲昭雪子可以仕矣公乃赴江右省試以春秋
魁多士甲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
志書成賜楷幣文綺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未幾出巡

福建按察使劉公鈺墓表

何喬新

慎憲度理冤獄察吏治巡歷所至訪民利病而興
之不求赫赫名人皆以爲得憲體真定有發婦不
其室其族長恥之合羣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
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也何可深罪具以上
遂皆免死福建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其長劉姓者右
隙劉密白鎮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圍其第輅覺
而逃中官遽以輅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亦
詣公自首公具奏輅懼罪而逃非反也輅得釋每語
人曰微劉御史吾族夷矣汀州豪民欲奪隣之墳地
獻徵錄 卷之十百二 三十四
以葬其親鄰不與豪怒言于朝云其地當出帝王
英宗遣中貴人會公驗之公曰八閩遐且僻寧有帝
王地邪真妄言者干法既還臺同官以私忿欲劾大
臣且誣以閨門之私以章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
奈何以曖昧之事汙蟻大臣其人漸而削之天順甲
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提督學校公至則明
教條嚴考較進茂良黜惰窳絀是兩浙文風丕振擢
倫魁登應仕者彬彬焉成化辛卯遷按察使或疑公
優於文學法律非所長及見公決獄曲當其情乃人
服尋丁太宜人憂去服闋改雲南按察使雲南荒服

之地外與哀牢交趾接公因俗爲治寬其禁令馴以
恩信蠻夷畏而懷之及公歸羣夷皆大息曰是善撫
我者何遂去耶公性孝友忠愍公政事太宜人以孝
稱與兄恭政仗德友愛尤篤接人一一以誠意而世所
謂機變之巧若無聞者居官盡職分未嘗銜能矜名
以求人知而當道亦無能知之者故其官止于此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五

雲南按察使張公翥墓志銘 王 鑒

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張公諱翥字汝振世爲蘇之長
沙人曾祖諱進浙江諸暨知縣祖諱滄國初以人才
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妣陸
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
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中
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雲南按察
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勲資治尹 今上
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十九
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配吳氏累封淑人子男二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六

長約工部管繕司郎中公清慎守法臞然若不自持
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卽理冤獄出之民大悅
向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亡命吏不敢問公
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悚有中貴乘傳搜括民間奇
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配於民而以庫
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庫朝廷之庫也誰敢
干之吾將以聞於 上中貴見公不可奪乃稍自戢
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襲賄賂
公行公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所老懇乞致仕以歸
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吳掃墓閉門客至則清談
終日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著

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張公憲臣墓志銘

王世貞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曆元年五月卒公諱憲臣字欽伯其先晉陵人有贅於崑山者遂家焉世世力田孝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數餅爲迂歸以俟公金者授之金卽馳去一日輟耕壟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夫當顯顯乃以子故府君笑曰吾家世農安所取顯耶公時爲兒從傍聞之竊沾沾喜就里塾師吾伊不絕矣公業成爲諸生久次其成薦復偃蹇南宮試者久之而能不以感欣見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七

貌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南昌令人或虞公寬大不任劇曰令可拜蹠槁也且倖相地何以處之時南昌饒積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牘緩急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扶汝矣吏咸吐舌稱伏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循行鄉落見長老間所苦人 謂張公全活我又清狂行之宿稱冤者十餘卽 擊無以難也公胡髯腹便便造請臺省諸公間亦不廢諸公日益賢重公曰得效張令吾曹不安枕耶而有段御史某者勢張甚一日願

公語縣羨金若于吾欲有所覷謂倖相也公徐曰縣無羨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覽訊謀而稱無羨公前謝曰此乃三殿工羨也縣不敢置他羨御史益怒詬訾不絕公起自如御史以巡按滿實緣監軍事再上疏有所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卽倖相亦語人張令似不識吾家家亦不識張令無何倖相與御史後先敗而公用卓異召拜工科給事中卽上疏四事平賦役修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南於東南計尤切時方修虜備公謂卽武庫甲仗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八

又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吏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王克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也還晉戶科都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起小官驟貴重然恂其益務爲恭謹不以白簡故加朝紳色而其於國家計尤愷有指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爲浙江右叅政相驚謂曰張公長者胡遽離瑣闥也公於職分守金匱嚴三都嘗平礦寇大將軍用師間多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橫竊相從剽攻推埋不休公錄其豪以自隨而餽之躬爲訓練成師日子去

盜而爲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燬公捐奉以
之蓋學成而諸生有膺薦者矣公爲參政三歲始遷
雲南按察使至入境黔國公橫而欲用故事責三司
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豈昔日黔公
也望金馬門若九天上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尋謂其
僚曰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其妻安撫政移欲
得四川酋某夫之公獨曰安撫而私其土之人固恒
今不虞失土耶毋亦奸人詐爲謀以構難乎勿許便
俄詐露竟知非安意也公在諫垣日以推轂賢士大
夫爲主然不欲使知之而其所繩紲絕少恒曰吾奈
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十九

稚惟恐其失之也五六歲喜爲詩至老而吟灑不倦
雍容和平得大曆貞元遺旨然不欲爲人出之間有
能舉公詩者輒面赤嚬嚬欲避去以故其詩存者千
餘首奏議公移雜文若干卷鑄之笥而行者僅紀游
二稿而已王元美曰張公之爲長者乃爾吾聞之
明興崑有王君良事 高帝爲陝西按察使 高皇
帝揭其名於殿楣而目之敦厚其所爲長者狀非一
今乃併張公二矣其官同其祿壽不配德又同世無
有能名王君者如張公可以瞑矣

獻徵錄

卷之十二

四十一

雲南按察司副使徐公觀傳

徐觀字大賓其先世有自滁州來爲如執守者因家焉遂爲當塗人祖義由明經舉任巡檢觀年踰志學從師受易克自刮剝以底學成領鄉薦年十九乙未會試中榜授山東齊河縣學訓導以內艱去任服闋調江西武寧縣學訓導人才多所造就秋滿使翰林院校其績學皆優超陞刑科給事中駁覆奏章糾劾姦惡無所顧避嘗奉命檢封番舶巡視邊陲所有有聲正統初刑部尚書魏源薦觀擢雲南按察司僉事至則辨冤獄別廉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

獻徵錄

卷之百上

四十一

稱有古憲臣風時麓川小夷負固拒命詔與師討之觀佐元戎深入賊境督糧餉規籌策賊寇以平陞本司副使餘孽煽惑乃於要害處築城堡濬溝池以備不虞且爲墾荒田俾軍耕守復招還夷落被賊虜掠者數百人爲嚮道又書通南牙山道路以進計由是邊患永息會按察使缺守臣率衆相與奏觀補之而觀進表奉于金陵之新河享年五十有六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政傳

黃佐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齡時客有以三才圖會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大奇之十五能文詞有理致作自訟文以警勵提學僉事彭琬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也亟稱之正統辛酉發解第一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命與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于尊經閣下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與修宸宇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政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

獻徵錄

卷之百上

四十二

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當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久之太常卿員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問犀帶示意政對曰腰金恒愧非據敢溢涯分乎旻遽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謂追崇孔子謂當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玄聖之稱以正宋人

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竊其
疏不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繩武升之
無良者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
績之京至湖湘遭疾還番禺治療逾二載卒年五十
有九政爲人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
過孝友信義之聲洽于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
寄子者政一人而已

論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舊號
朝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
然所謂沈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

獻徵錄

卷之百二

四十三

詆斥之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
賢不容口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溫乎其外粹乎其中
表裏渾然猶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微名故或毀
方而瓦合噫紀之甌夏之璜既積且瘞猶輝於斗極
君子豈能自掩其善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
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騏傳

黃佐

陳騏字夢祥南海人少喜技藝工書能醫有司羅爲
醫生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
爲邑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于鄉連登進士
拜大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許之陞江
西僉事發奸梟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
之者至八百餘人勘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
有病死而歸以被踢殺告者騏視而折之曰傷必有
血陰今肋骨形勢內黑外彼能自內踢耶竟皂角水
洗之黑色盡去獄遂決人服其明巡九江以南火燬
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
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銀
市材倩工脩理學校祭器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
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百姓以陳打鬼呼之
陞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爲騏所
制中傷之遂計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騏性勁厲
自許晚年論名理與張詡論不協著鳶魚辯原學諸
篇益亦自有所得云

月山叢談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有一虎帶三矢登
其舟覺而異會按問吉安一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

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

感潸每告其窻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之美而

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

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皆驚散而貧士之父疑女家

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殊不知

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遂訟于官問者不察引按女

有姦而謀殺夫騏取貧士之父問之云女與人有姦

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

子在學交與誰最密曰有周彪者騏因思曰虎帶三

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五

數日僞移檄下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之名

在焉既至騏飲之酒半獨召彪後堂屏左右引彪手

歎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娶其妻吾憐汝有

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異汝當吐實勿欺吾則赦

汝彪錯愕戰慄即跪而悉陳之騏錄其詞潛令人捕

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騏爲人慷慨多

大節羅一峰詩云舉世皆婦人惟公獨男子其人可

知矣後遷雲南憲副竟以繩監軍失官今詩卷尚載

其家或謂此爲牟休胡僉憲事非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君文墓碑

李東陽

君姓朱氏諱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其先世本亮人系

出唐孝友先生仁軌五代時遷隰陽宋有諱貫者官

兵部郎中致仕與杜祁公輩爲五老會繪像爲卷至

今存焉五傳至直秘閣子榮從常熟生實錄院修撰

天有再徙吳又三傳至征東儒學提舉德潤世所稱

存復先生者爲君高祖曾祖吉避地崑山入國朝爲

戶科給事中 高皇帝旌其直言賜以錦綺後改中

書舍人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太宗朝復名爲中書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六

舍人祖諱永安隱弗仕考諱夏居鄉授徒以君貴贈

監察御史妣鄭氏贈孺人君少入蘇州府學爲諸生

有名初業詩旋改春秋再改易成化丁酉舉鄉薦甲

辰擢進士高第連遭二親喪弘治己酉服闋簡入都

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承勅稽廣東西

軍籍兼諸司卷牘乙卯巡按福建已未擢湖廣按察

副使尋督屯田水利巡按意有所屬君持不下會署

歲考見謂爲治事遲緩例當調用需闕不時得君已

無仕進意命亦不及越三年乃改授雲南君上

老遂不復出其子希周以弘治

林修撰選侍讀當被封勅例進中憲大夫正德辛未

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八其生則正統甲子八月

二十三日也君贊于吳之王氏封恭人子六人希周

最長君性敏而慎言動不苟居官持大體審而能斷

博羅軍陸氏妄指鄉人二昆弟爲族而資其費不得

又誣其爲故軍陳廬二氏子從祖以無嗣養爲子今

二氏顧絕當各還本役君折之曰無嗣而養子安用

二人二人者又豈適皆絕軍之後哉其人乃服闋民

有製海船者海商以通外國巡按論商死民當謫戍

都察院欲并坐死君疏謂例以擅造大船載違禁貨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七

物入番市易者處以極刑今民未嘗入番船又非商

所造不當各坐乃皆從末減巴陵有率諸子及母弟

之子共毆殺其異母弟者既皆論死乃誣其弟嘗通

子婦爲子所誣因惡其玷而毆之於是弟之子亦坐

死君曰律罵父者須親告乃坐伯殺其父則讐人也

豈可遽以爲信立命釋之凡此類聞者皆爲一快他

如均龍溪南靖佃法革沙尤水驛夫船減延津二府

餽運浮費增湖廣陂堰令屯田隱匿自首而籍其久

業者雖皆州縣事督令區畫悉君手出而名之曰遲

緩豈其情哉今希周以文行嚮用于時君子曰固于

是乎在

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公文墓志銘 王 鑒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其

丞相杜祁公遊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其間

子榮雅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隸生其家

修撰大有從家吳號又三世爲征東儒學提舉德潤

有廬名于元是爲公之高祖曾祖吉戶科給事中以

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公事名爲中書舍人始徙

崑山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監察御

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超穎迥出輩流游郡庠部使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八

者程校藝業輒爲首冠舉于鄉輒不利成化丁酉年

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初治詩

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第士流

服其敏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兩廣戎

籍凡理戎籍例以搜括隱隱多寡爲殿最蒞其任者

率以酷烈爲名公在兩廣獨持平不苛而稽審有法

民一言出口洞燭顛末雖斷歸戎籍退無怨言巡按

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魏都御史富林副使

俊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計無所出而

鎮守死者貨財鉅萬輒既于庫小會福建鎮守陳

死公乃籍其數以聞冀可佐公帑之乏詔不從是後
鎮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如忌之屯田故有額
而隱占于奸氓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自
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奪其業民見
公明信率詣官首實公爲政雖若嚴峻而每出于平
恕聞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番咸坐死公曰甲
造舟而未嘗市番乙市番而舟非所製得減死其他
冤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
者署其考爲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
遂上疏乞致仕時國法方峻人爲公危之公不顧卒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九

俞旨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遺權門要路雖舊
與連未嘗一言自適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
知之卽還其書不答曰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
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
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
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
以至今不厭也公以正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
秋六十有八子男六長希周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
今爲翰林侍讀以學行聞于時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元忠墓志銘

王 鑒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
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
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九江學訓福建按察
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
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
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漕河河道爲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
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
獻徵錄

卷之二

五十

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
撫夷勦寇茂著勲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
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
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素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論以
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贖
不受夷人爲作卻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
十四年歲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以
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公爲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
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妮妮不敢出一語親
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 國法不知有他他日

有言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
俟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
媒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
仕者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
近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憎一塵曰無爲
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
亦不肯隨俗奢靡值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
小航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
爲流俗所變者耶

麟徵錄

卷之十一

五

雲南提學副使孫公繼芳傳

孫繼芳字世真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初爲刑部山
西司主事是時宦官勢盛東廠獲數人誣以爲盜下
刑部論尚書命繼芳治之鞠知其寃也即白尚書曰
此人審非盜可寬平民哉尚書命白東廠無能奪
也卒出數人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近宦官逮繫
獄疏救不報因謝病歸起收兵部車駕司主事理職
方司員外郎毅皇將南巡武選郎黃鞏與繼芳百
餘人諫止上大怒咸廷咎之繼芳得不死尋改職
方掌軍國機務及諸邊鎮籌畫故謂繁重繼芳日談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
笑爲之至奏草時命吏執筆勿立顧口占以書然亦
咸明切引繩墨中事情未幾與部尚書事相牴牾外
補雲南提學副使卒誣摘黜之歸繼芳性慷慨激亢
當其氣所欲言雖萬乘勿畏也其爲提學雲南時數
以事與都御史御史爭都御史御史亦降意溫言解
之嘗爲諸生受學何景明爲舉子亦遊其門故其文
尚典實敘述紀載有班氏風所傳詩僅百餘篇皆精
語情任直過當遭時排抑然海內豪傑至今尚多知
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申公綸墓志銘 連 鑛

公諱綸字廷言姓申氏別號南濱其先山西屯留人元季有諱文美者徙居絳縣畱孟里國朝洪武中其子庸舉文學爲絳學教諭進由東按縣知縣嘗過廣平之永年慕其山水之秀遂占籍爲永年人卽公之高祖也曾祖諱達永樂初以人材徵授禮部主事擢汝寧知府祖諱寧 宣宗朝舉賢良方正考諱廣自郡掾拜蓬萊典史陞靈璧主簿生平爲人仁厚與物無忤前妣王氏生紀妣岳氏生公及緒及緡公自幼聰穎出羣嗜學問弱冠補郡庠弟子員益力於學弘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五

治戊午領京闈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授山西定襄知縣隨丁外艱已巳改浙江永康復丁內艱壬申服闋改山西平陸平陸地僻民頑素稱難治公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鋤強植善興學諭俗均徭薄賦甫歲餘政平訟息部使者交薦其賢甲戌銓曹以政優調公太原去之日餞送者數千人老幼流涕有臥轍不忍舍去者太原民悍俗野刁風素熾公下車明法持平風采凜凜健訟者進息不改月而事克就緒乙亥擢潞州知州時潞久不雨公至膏雨霑足民大悅丁丑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戊寅轉戶

部廣東司郎中歷官兩部政績偉然庚辰三載

得 賜誥贈父如已官贈封其母妻皆宜人嘉靖元壬午擢河南衛輝知府至是才識益老練在衛不勞而治甲申河南諸郡飛蝗蔽天民多患之獨蝗不入境不生六穗歲大熟士夫各贈以詩有無冤清漢獄多稼頌周田之句由是撫按使臣交章疏公治行爲中州第一乙酉冬述職京師而改調常州之命下矣明年丙戌朝會吏部推郡守治行卓異者請加宴賚公首與焉至常益以廉慎視身嚴明蒞政一時豪右斂手避之其政之孚若移風清訟禱雨應耘散穀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四

賑貧詰奸弭盜與作書院新學宮審繁囚簡養濟或文演武之數表表可述丁亥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明年戊子至蜀時憲長缺公視篆振風采雪冤滯律姦貪綏遠夷秉公執法敷恩著威凡所建白鑿鑿如也偶因議事與按臣不合適己丑大朝考遂以才力不及解任自是家居數載無復仕進意辛卯夏入京欲上疏乞致仕不果遂補雲南曲靖等處兵備然意不欲久居也會明年壬辰大朝得以年老致仕見邸報脫然歎曰吾年六十有三得生還鄉井足矣抵家躬於滄河之陽因舊築構室四楹扁曰南濱草堂內有

嘉禾數種修竹萬竿足以供清玩勝日角巾野服招致騷人墨客相與徜徉其間又倡士夫故老效古人爲真率會月舉歲週以順養天和郡舉鄉飲必敦請以爲上賓吾廣平官族雖多求其功成身退當達尊之榮享林泉之樂好古執禮爲時推重如公者益不多見人皆卜以遐筭執意未疾一邁竟至不起哉公生於成化庚寅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初詔下均田之事郡守湘源蔣公忻然舉之事雖善政而聞爲豪貴多田者阻抑公獨奮然堅主不避詆謗後郡守不欲建通水惠民二閘泄壅沃槁然畚鍤之勞民滋不悅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也公亦委曲詳盡道其便益梗槩以贊襄之事卒得濟其隱德之及民者類如此

雲南按察司副使楊公逢春墓志銘

王慎中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爲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喪去職起復僉事爲四川按察司擢湖南布政司叅議積資二十四年始爲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叅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悉力從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君必引爲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六

顧沮悔常爲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覺也曰使衆人智而我爲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愚則意貳力分於事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食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其政寬民急吏賦籍獄牒胥吏不得窺手戶受賦重輕獄當決縱橫示出無不愜服不復求吏知權不在左右也撫按異意條教難遵君据理疏正嘗以理爲君奪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餽畱臺爲常

君之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爲崑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闕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黜庸貪風采振疎所部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之在廣東分巡嶺南道疆界遐曠徭種蕃育其中數爲民患故嶺南兼有兵戎之寄法弛日久將玩卒情賊白日剽通道行旅梗塞相爲蒙蔽以苟歲月而已君首舉綱維責郡縣以修政息民之要然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指授方略自是賊發輒得野聚荒村開戶而睚矣在蜀領重書專以鹽屯爲職最號煩劇利源所在豪右穴之君綜刷成額按籍考要年侵月虧瞭然可見偽巧之所飾課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七

入日進時叙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長寧戎瑛一路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抗言且設禦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楊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都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爲不靖由屢撫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爲度險阨分兵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變素以撫徃我若因而誘之宜必我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勦二鄉爲師名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之用是兵入有功俘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潭邵之間戶多凶盜容戶据其田通稅猶責主戶之存者故凶盜多而通稅

不可校君爲法使稅常附田以行田與稅不得相代而互爲有無也平賦均役通滯節冗事集而令不煩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興起禮教訓勵生徒士奮於學者彬彬然盛矣所至盡心於職大較如此故其以憂去嶺南以遷官去蜀民皆若失所怕相與泣曰徭蠻復苦我矣其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不絕喪歸罷市舉聲以過喪出境乃已君在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僅奴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八

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爲御史值東宮備官寮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齒及上覽君疏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節州守倚故相大爲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自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法節守竟不免此皆其悉力於職人以爲愚而君喜爲之者其在蜀都蠻之叛非君職也直以憤在職者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功成而賞不以及以得諫久而後曰然君仕雖不速化而正論常歸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曹公達墓志銘 王世貞

恭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達而曹公之爲御史也甫基而挾其儕糾故佞宰汪不法語峻甚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爲絀宰汪以解公方臥兩縱騎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罵曰若尚能有脅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昧公寘之法而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焦嶢之民以俸緝倡賞格賞援者所全活無算攝斬厥微錄 卷之百二十一 五十九

水令 章聖皇太后梓官歸顯陵當道斬水郡縣責供帳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廩外不庀一錢曰吾斬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爲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會風便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爲眞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一而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以死者公誦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輿斬木人後先爲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爲南緝部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剝之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遂知廣州府

會府吏敝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婦之若洗始公令而城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盞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昧露臬司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司有恨公者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曰守俟三司集庭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詔卽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蘇微錄

卷之百二十一

本十

相繼罷謫緝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亦會府其治如廣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普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者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爲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笑曰吾往者曰吾嶢而今不白者不吾嶢也且吾官三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時謁守令卽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爲人無忤也公少貧爲諸生日一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盞客或風公力不能南

三寔耶公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卒
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爲常熟
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大倉遂爲大倉
人因自號曰沙溪

獻徵錄

卷之十

六

雲南按察司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眞定也見公不以
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論罷
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卽所恃者
公而公何事竟曰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
公元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
歟非耶公守眞定爲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
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臺察兵巡見臨者以
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卽守食寢弗遑
獻徵錄 卷之十
也而公素強力自勵又嘗爲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
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曰太
守廼爲猾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投案去
兩造紛爭前而公不顧第撻其中要窾呼一二把
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
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獄公之始至猶肝
非久而崇朝矣郵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暑
然所饋不過筭罷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
虜騎入紫荆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
地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緡反曠吏脫

騎倖給悉藉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
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興公又益濬濠
及築潭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久之潭沱挾霖
雨而水橫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土牛木隄
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爲文以禱及禱而水
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叩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
時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辯色號呼請
救忽故神祠光燦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
額稱公神君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
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六十三

之民益用大悅謠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
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
公念已守土大吏安可首鼠闕兩監司但委曲引大
體覲消其嫌而御史內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滿首薦
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公
當國惡故相爲公鄉人嘗道出真定以言微嘗公公
遠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窺得之大喜謂
公奇貨可居矣公嘗修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署
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計
受直曰公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去

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
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爲三十二城一
輦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兢兢欲肉
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饑我彼猶人
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扇與其諸從季飲甚歡
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受
上恩無以報卽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而
所論公事下彼御史責問諸匠作受直咸有狀因延
見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誦曰楊使君僅飲
一杯水而奈何以腐粟饑之或謂使君卽不白我曹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四

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故真定
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守而貪
亦必不須此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詔特復
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頌而長身風
骨聳秀而溫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公母馮
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膳備諸弟
道通輩咸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真逝者子其孤
間也旣以責念獨居饒而使區困役日就約因割腴
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爲飯僧禱神歿
而巷哭聚吊若市然公少年爲諸生則已有聲數試

司數不利著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踰年
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其官當
還爲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奴與他
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間之僅得刑部某司主事稍
遷貢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
曹名能法比者公如公其名善博士家言至古文
辭亦公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貲僅得守守而始得大
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効繼之効甫白
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經所稱
泰戲之山滄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
獻傲錄 卷之百二 六十五

辣辣公所禱而見者即彼猶獸也而能使水隨而退
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于夫於溺且
聞之趙民旱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天也公
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修竹鄉
遂家焉子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公他楊而邑人
以區爲扇遂稱爲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卽怡山公母
平繼母馮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

雲南按察司僉事邵先生王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溫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
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維乙祖子文考敬
先先生爲縣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
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
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入流品會 朝廷命
大臣會薦可爲按察督天下學校者先生用兵部尚
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未幾墜馬傷
足遂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永樂五年
卒成化五年壽六十有三先生學本諸經傳涉史傳

獻傲錄

卷之百二

六十六

爲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不苟爲酬應爲
教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濯士行爲天下用在順
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莫及焉在雲
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未嘗色倦
三應聘爲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侍
讀彭公秋爲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稹禮侍郎傅公
翰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爲
比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爲最重今倚席以教
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于成
者幾人哉閱世寔久知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

具奈之何不爲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請墓先生
設棺粥以救饑民在山東有七子囊金求舉斥弗
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旁羣婦稱夫
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督有司查其籍廩於官此其懿
行善政在人耳目者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淮傳

郡志

林淮字長深淮早喪父養母孝成化十一年進士拜
刑部主事卽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必戒婦飲食
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旣三載部檄趣供
職淮以京師苦寒將母不便廼疏乞改南京刑部遷
員外郎弘治改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往棄北就南爲
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
情願爲近地學職使得養母詔允其請乃以淮爲常
州府欽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淮就學職居二年母
以病卒淮哀毀扶輓到家亦卒淮初入刑部永平有
獻徵錄
卷之十
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拊膺端不決淮一訊卽
辨人服其明允嘗當盛夏提獄命人汛掃臭穢及剪
刺老囚髮日煮艾湯與浴彌月囚無度死者淮有女
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
理爲最重云

雲南按察司令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疑獄十餘事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爲而公獨任之聲稱籍甚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九

清言路革鎮守二事最爲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恨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關法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囑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酒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

年以讀書解經爲事值世宗皇帝銳意中興

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韜列故副使莊渠魏公校升公十人以聞奉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上特點公益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爲寺屬已有聲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避然或獄事有難決必與屬官反覆辨論至停允而後已時國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並以理學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已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拆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更定而古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

類抄出焉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富道所阻秩滿畱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清屯田不便已寤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不係乎疏與賊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崗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計

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復也
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
子竟不憚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
其實安南未嘗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
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擢海北道兵備僉事
竟得罪罷歸乃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
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繩尺論表策等
書行于世學者稱爲次崖先生年八十五終于家死
二十餘年乃祀于鄉蓋特出于督學太倉王副使之
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訕未克舉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二

張公澤傳

方學淵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公侯爵終
之賜書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之
有司樹石於皖城之衢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奇忠
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
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祿出粟千石周鄰里供
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
古篆不盡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
曰澤字大被從夢也公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
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歎曰忠孝當如是夫厥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二
文學王亭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兄郡諸生名能
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弟子曰二三子欲爲聖賢
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爲榮實惟
六經之辱踴躍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
重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
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什陌沅江大
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吏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
陵有洞寇公率兵禦之倖却縱賊大掠翼日復却賊
懈陰使奇兵擣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
民爭挽其輶歸而不能具喪禮稱貸喪事既闋補丞

山巫山舊無驛里甲寅繁初一驛巫山便之稅
有例公卻之以克茶商之贖大饑興發捐俸爲粥
羸庀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
午升衢州別駕通賦者盈囹圄寬爲期而出之感泣
爭輸逋矣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會龍游常山皆乏
令監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曰張公奚而
薄常山監司乃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
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遺二千石以下唯唯
公獨縛而杖之曰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
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
廉徵錄 卷之百七 七十三

百金有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或聞人
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棠蔭君探之曰
亦請探君棠皮大慚宵遁入計自治騶不以煩民先
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公階
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澤吏兢兢聽
冢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
奏治行爲天下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公去家萬里
兩僮自隨歷舊治不使人知分巡長著當道雅重之
事輒委印篆索者七簿書笏于案勵精不遑食尋改
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吏其兄爲酒長卒而無
廉徵錄 卷之百二 七十四

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竟日公馳而諭之
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有礮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
于衛衛守議避之公曰不可單騎諭以賊福給米數
石曰爲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寇退相戒不入衛癸亥
陞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牽帷而呼
車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
出黃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冤于獄置釜薪廳前訟
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
焉知圍圍立二倉令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年得
米穀千餘斛爲往來精賑博士生貧者之婚葬歲數

子其婦護印益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
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
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賊千金師一旅不旬
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東軍五百前發
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
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
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
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爲四哨約
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
不及援共潰賊以夷語譟衆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

樂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帝烈士
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爲壽
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
賊寧爲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
則死耳刀何林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
衛惟百夫長胡翰一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
草聚中躍出公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
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繼祖賊平公櫬驛還
一子斯盛蔭入監今後進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
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七十五

綏百有司死事明有義也張公得其死矣豈不參天
地光日月與顏常山張睢陽文相國王待制諸君子
齊名哉當其片語戢兵軍騎止寇一別駕見憚督府
不獨才勝節固懾之矣剛介之士往往疎于拊字而
所至以循良稱今去思碑五生祠二忠節祠一祠鄉
賢者二沒世不忘非耶滇南萬里夢符張公殆天
授已

一 南按察司經歷劉遠先墓 陸 榮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
終事申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按壤皆古西南
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
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
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
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絕數百丈色如積鐵
霧氣浮浮起山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慨然不樂余
顧笑曰子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
矣紹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七十六

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
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者疆執不受請託蠻酋武
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
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間與紹卿不相聞
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考爲諸幕官最當
遷秩矣廼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致不謹罷則聞有按
察官以細故相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
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瑊詣余泣請表墓
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
其死哉紹卿諱遠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茂蘇衡者

今乃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

大官之個母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蒞政明次上官才之事多倚成焉所平亭疑獄甚多上官楊調殺人帥府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救之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賂要人脫罪一詢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圍辱殺人道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髯爲吏所錄既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饑視督平糶計會詳密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殍死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七十七

雲南府知府杜公棠傳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儀貌豐偉剛毅寡合獨與靖川處士馬尚賓爲友事物洽聞經明行修尤善星曆風角之術由鄉舉任真定通判調彰德時靖遠伯王公驥征麓川舉軍前占望運籌爲衆耳目賊平上賜美女一人仍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叅贊戎政錄功間兵部尚書于公問命棠曰公某年當無枕而眠于惡之止增四品俸調南京戶部所在人以識大體稱南部堂後樹忽冬花衆譽其長曰此堂尊之瑞也棠止色曰冬花春秋書異何瑞之有其剛正類如此性至孝母喪廬於墓側時友人馬尚賓刲股和羹奉親愈疾涇陽處士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後陞雲南知府政績著聞以老乞致仕詔進三品階廼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人稱公與靖川爲生死交云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七十八

楚雄府知府朱公繼祖墓志銘 楊 康

公朱氏諱繼祖字孝思別號慕菴世家高安由邑之高倉一徙碧雞坊再徙坡山代有聞人曾祖諱仲益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祖諱子昂號北湖居士父諱正已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賦質醇厚一切戲謔皆不樂爲而內極朗徹書記於心不復遺忘成化甲午舉于鄉甲辰舉禮部策大廷以進十出身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議察嚴甚犯者雖權貴無所貸人謂不愧鎖鑰之寄也滿三載還轉武庫員外郎郎中常押配女直夷人於廣東至甫二日獻徵錄

卷之二

七十九

卽竣事而回鎮巡畱錢之不可得他如裁省錦衣薪隸斟定外官馬丁附齋軍冊革專差之擾以靜驛傳皆公所建白著之令甲至今者也轉雲南廣西府知府推誠撫字興水利立社學有養有教未嘗鄙夷其民前此叛者如龍俊普清諸酋長次第納款盜發竹子山奉當道檄督兵往勦之逾月奏捷朝廷嘉其功有寶鏐文綺之賚當報政之期撫巡交薦更治楚雄二郡皆在京師萬里外而後郡之較先郡爲之似差易者而公處之若九難焉故至卽翕然稱理景東土官知府陶洪跋扈一方十數年如唐之藩鎮公復奉

當道檄單騎而往衆皆危之公飲食起居不爲隱滿推赤心置人腹中開譬逆順如數黑白洪卒伏罪其地遂平人謂賢於數萬甲兵居二歲卽上疏致其事公撫世酬物不爲矯亢然趨承之事素所弗欲故當其在部爲人擠排出之遠地及其在郡亦以取忤上官浩然而歸家居惟以教訓子孫爲務間與親舊叙違澗陳說平生吟詩飲酒懽如也子寔昌初以御史在北爲迎養計得乞南至家懇請竟不至大意謂謝事以來城府尚不欲入而况於都下哉蓋其晚年喜靜如此公生止統己巳二月卒正德戊寅九月享年七十公三十一而釋褐五十六而挂冠仕不爲半油養益深而設施有其具歸不爲遲勞逸相半而初心無所違積階中憲大夫致仕後遇 覃恩進亞中大夫爲人孝友天至恠念二親不及祿養服食必自貶損俸錢所入推之同氣并同宗之貧者與人言必傾盡雖童稚無所欺咸稱其長者所爲詩文名雙溪存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

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鄒唐鄉學者稱為鄒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屯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公督賑委悉霑洽公乘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鍰免其置辦付之甲簿以防侵漁清寄店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足以應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八十一

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公爲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名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公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堽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破殺狀又高淳傭人凶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偵知隣有書工以其妻歸日遜也計致書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

公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應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咸就起者爲多公天性嚴明崇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待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貴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廉清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八十二

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準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葛仙鄉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知府鄭海亭澤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文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多仕者爲今者往往賒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構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謬以富得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十三

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爲浮尤吝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擅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十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勅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苟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已子多才而講習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問病兄家居喜文學君啟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蒞毘陵廉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將迎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十四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畱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厚閉戶讀書恥與嫚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爲古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揚置分司權丹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權謂某府史曰征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爲國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積資負外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任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覓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部

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爲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爲太
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
卒且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疾族卒都下
實庚戌十月十日距室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
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
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吊君名普字汝德籍于
南安之郭前村

獻徵錄

卷之二

八十五

尋甸府知府戴公蒼墓志銘

張時微

公系山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黃巖至諱陽者始
徙鄞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
祖浩由通判歷雷永鞏昌三府知府父櫟連城縣學
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
公諱蒼字時鎮別號靜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卽了
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已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
經術飾吏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豪民盧振聞風
遁去幕史大源網隆毒民操法逐之禽斬草薶增城
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按交疏其賢
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以食者乃請粟
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草二千三百
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爲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
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如朱德丁田者捕而誅之
政譽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寇
用之討賊輒爾奏功四封宴然時所屬巡檢洪穆與
其妻病死于旅則爲殮之而佐其子以歸櫟陞南京
刑部員外郎郎中決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
珩程環者以聞毆搆訟而與鄉之鉅宦有怨欲寘之
死公曰殺人媚人而可爲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乘

鉉以公守尋甸益損之也一時遇恩獲封父母壽也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大猶狼噬者皆是也公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哉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舛矣乃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飮射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鑄秩久之郡士民且長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以羣衆之情貽文鄉郡以表遺愛云公之歸也謹祠事睦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七

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詠其中賓至則擲蔬摘果醴酒烹雌酣賞爲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誦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妮妮縵縵者哉嘉靖己未十一月偶以未疾終享年八十有八同母弟蘇布政司叅議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驚工部主事

楚雄府知府王好學傳

縣志

王好學字道卿樂亭人嘉靖庚子舉人知陳畱招八蠲通弭盜修學三年遷知澤州所屬沁水有成化間李瀚知樂亭有遺澤好學未生也至是過而祀之又加惠其子孫曰吾邑賢父母後也敢不必恭敬止乎三年遷歸德同知澤民祠祀之如陳畱而歸德扶服歸起太原石州新被虜居民無固志爲畫戰守策白之部使者遂檄視石州如所畫尋遷戶部員外郎督餉昌平轉郎中遷楚雄知府歎曰奈何六十老翁走萬里而不息乎遂乞骸歸鄉評推重隆慶之元虜入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八

犯境捐金佐治城堞大旱倡立義倉縣令坐僧庫金非其罪爲代償令得去

廣南府知府劉先生容傳

王祖嫡

余讀往史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惠清操出於真誠不易得歟然而二者有一足爲世重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已爲道雖一拊循孤介爲途則殊天之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余於劉先生既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感而作傳庶幾附有道之碑云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也生而恬憺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于叔祖東泉發解中州行誼爲里人重而尤負人倫譽每無公謂族中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惜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閑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采鴻而家貧居恒敝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每舉筋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爲美也嘉靖庚子舉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衆青袍草履寒暑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醉嘗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里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胡爲犯劉先生無賴子悔似自經竟遠去公友愛其爲一第宋官授室治生先廬與之而別於

其里之閭閻者往往感化時諸邊缺馬大祐郡縣

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密以語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姻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卽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寢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鐫戶去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

獻徵錄

卷之七

九十

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僮篝燈煎藥味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已未父母相繼卒哀毀逾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摘禮不慈不孝之文示公矍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禪除矢感風木不赴公車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未沾一命何公又矍然汗下踣一寒廬去試復不利謁選判黃州抵家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我同辛苦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單車赴任黃號難治而公專催科通負至二十餘年公務以

誠開諭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焚
願亦以委公立辦監兌斬州黠吏悍卒相戒斂戢公
布袍蔬食不殊寒士人或風之公笑曰惜福礪行吾
自甘之不知其他也自是廉平之譽孚于上下薦刻
旌牘莫可殫紀乙丑景王樞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
兩臺以下凜凜恐獲譴公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
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擾撫臺徐公謂其屬
曰吾儕嫉閹宦如仇畏之如虎每激而取禍視劉
君事良愧矣居久之擢同知府事監收船料夜泊蘆
洲賊拔刀突至詢知爲公叩頭謝過仍衛送出境而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九十一 曼山館

爲二真人地邪公又嬰然汗下貸十金行時銓曹二
人一爲公門生一爲舊部僚風公少需當有顯陟公
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既不
能行又疾作懇疏乞休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
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爲主饋計公流涕曰老
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邪且有累如不賢收德破家
所不忍道吾卽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
還俗念哉公俸入盡散親族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
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仍布袍草履婦人
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公知絕迹公
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府事也
壬午大慶覃恩進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猶
手一編寢牀頭誠諸子甘貧安命毋爲市井計六月
三日索湯飲訖就枕少時感暑顏色不變人咸
異焉公自少至老無一戲然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
積人自感乎使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澆漓而實心
實惠視智術駕馭者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
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入都舍議旅舍見其行李
飲食悒悒累日不能出及余癸未使旄道經羅山公
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古人不可見得

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爲觀法地而又奄化恨如何哉公之計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祀諸鄉賢亦未如往例覆勘邑稱健訟近淪善俗桃李成蹊有味乎其言之也嗚呼余以良吏卓行克兼于公至于爲孝子爲義夫未之及也公之甥袁生梁爲余表弟而公季嗣登瀛孝友行誼有父風哭請曰先君生平不近名惟是一二苦心苦行恐子孫不知墮清白聲屬吾子紀之藏諸家廟惟吾子圖之余歆歎不自禁歎曰祖嫡何人辱先生遺命如此昔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使余爲諛爲溢何以見先生地下迺按狀獻徵錄

卷之十

七

山修史者採焉

雲南臨安太守齊公柯傳

羅治

公諱柯字文則號恒省爲南昌漸嶺齊氏而族有籍于鍾陵南昌固世縣也公生而穎慧兒時瞻視端凝屹如鉅人而受氣甚薄體僂弱若不勝衣獨沈酣枕藉于經史之間沛而爲文若走建瓴之水而決江導河也十八補郡庠弟子大爲督學晉江蔡公所器公在庠序川禮讓相先遇齒長于公卽道路一揖之頃務爲折節曰此我丈人行也過公同儕進退先後不少踰尺寸御史羅雨巖公者公先輩也公方弱冠試場屋而羅公尚處棘院外明日羅公歸公爲執蓋提襆被送郭門殷勤爲別而諸暫得意之徒氣益一時視羅公茂如也未幾上元許公視學南昌閱公文特冠其曹偶而士論共推公年少謙讓可風薄俗受上賞是時公品高望隆文益淵微入理窟乙卯舉鄉計偕而北會分宜當國特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而分宜諸用事家人嚴亮嚴鵠一時狐假鴈張來往縉紳間諸貴人畏口語者反暗憚之及見公固詭爲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引繩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別去分宜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

高焉公先後七上春官而家愈益貧初授和州學博
務先道德禮讓而次及文執復倡講學之會風聞遠
近學士大夫不憚百里造公印可各俾有所得而去
州守李公渭屬公修和志公于山川風俗田疇戶口
之外孜孜傳廉吏紀鄉賢端人正士節婦烈女三致
意焉公在和屢勤薦疏明年會試竟不第陞溫州瑞
安令瑞安在浙溫台之交濱海爲巖邑最不易治公
甫下車與利刷弊諸不便于百姓者一槩裁以已意
邑故無公費而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
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編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五

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
量之議請監司郡守親爲履畝握筭登籍以記無有
漏而以田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
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
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
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名田二
邑獨從容按故籍對他如治河以興水利知有貧民
不知有大豪訊獄以雪冤滯知有平反不知有成案
居五年以卓異召公滿發之日三老子弟領邑而出
都亭遮道萬人呼號懇留至擁塞徵車不得前公徐

出謂曰我去而繼我者獨無良牧乎且我德薄父老
何念之深也邑人爲公建生祠而與前令吉州劉公
竝祀號二賢祠云公入都下主長安門民家出入隨
一蒼頭囊中有时或不能名一錢至一切請謁問遺
公實不省何等或擬公大質直少脂韋卽首不及臺
中或次當列郎署而僅僅擢評事大理公不爲意日
佐大廷尉讞罪囚鞠大獄一駁一訊持平而無少撓
而又非斬斬無餘味者至衆所不敢直于大廷尉公
每一一得白之銓部楊公盧公往察公賢又以公久
在散曹若重爲公憐遂出公守臨安在滇南萬里實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九十六

善地例得乘傳往公至臨安日坐堂平政簡訟兢兢
自己俸外絲毫之間恐少汚指公暇閉閣舉觴理咏
飄然不知此身之在西南天地也一日少病脾鬱鬱
有槩于心上書兩臺使者決筴請歸而直指李公屬
公洛中所舉士至欲百方畱公不可且語公居郡直
臥而理之而卒莫能奪公李公特爲會題請命于
朝公始得欣然就道顧蕭然而往蕭然而返公以夷
齊不易之心居珠玉多生之地卽所稱一篋之寶可
資數世而曾足動公之一盼乎屬有逮上官者德公
又度公歸貧中途齋金爲壽公立麾去存何以此

相浼薄臨安而厚受汝金是謂欲富乎逮頓首謝曰
賢哉齊大夫南人不忘公矣公歸而白袍青巾逍遙
里門之下念無所事有所乘車鬻之不可焚之無
謂卒推而贈其女夫當塗令之子敝廬薄田悉守舊
物其逝也幾無以爲斂大抵公生平踐履清修語言
焉實獨行之影不媿夢中之諾必踐公在仕宦寧爲
廣州過矯廉之處默公在學問至爲鵝湖不立高論
之伯恭長貧庶幾于黔婁而貴稱二千石直道無忝
于柳下而仕免于三黜者歟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九十七

大理府同知彭君鏡初墓表

楊廉

君諱鏡初字孔彰後易德昭別號龍山道人其先祖
楚之麻城人始祖諱啓宗遷蜀定居嘉定曾大父諱
紹經大父諱惠父諱伏緣母曾氏繼燕氏尚氏君頌
景泰庚午鄉薦三試南省俱報罷既而懲癸未場屋
火且欲得祿以爲養乃就胃監資格釋褐通判池陽
職掌稅糧凡其施設有出於催科外者民多戴之屬
志以居官三事爲主丁母曾氏憂卽日解官奔喪或
云三峽秋漲宜少需君不聽布帆竟無恙服闋通判
漢中值民饑特余肅敏公爲巡撫以君爲才凡賑恤
之事一以檄君有奸人稱張都御史糾衆爲亂所過
受詞密捕得之餘黨驚散有盜剽髮詐爲僧巾頂隱
隱有挾妖書以惑衆竝廉得之以置于法丁母燕氏
憂服闋通判平涼民饑艱食視昔漢中尤甚公私掃
地僅有藩封祿米預儲民間者借以俵散有謂宗室
固不急此然乘時糶之可邀善價今如此則怨君矣
君不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市有虎輒傷人定爲賞格
使人捕之乃息滿九載進二級同知大理所隸多土
官舊俗謁見有儀陰襲有饋雖知取予者亦多因仍
君一切峻却之時見素林公爲憲副最惡臧吏特禮

重君瀕岷尚鬼公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頌者
靈異君以公命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膽
落君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事而還歲旱禱雨
輒應雨足禱霽亦輒應異教有名能驅霆嘖風罵雨
爲人所信向者屏之弗用崇重學校作興人才尤加
之意弘治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
十有三卒後或以公幣不清爲言僉憲李君輒按部
考驗得其正數外羨餘百金封識如故乃歎曰是且
不取可厚誣耶遂以羨餘爲君賻後題其銘旌而去
君蚤歲食貧服商賈以供菽水勞苦事率身任之嘗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九十九

以戶役當給事公府恥不欲爲百計脫去聞御史陳
某素號明經擔簦負笈往從之學每讀書一巨桶中
以禁出入力學無寒暑間至忘寢食父性嚴厲有過
雖冠帶必勇受杖責嘗迎養官下比歸請爲輸粟以
膺仕服轉大理堅欲終養父命不許乃行處弟怡怡
然或忘繩檢必加戒諭造燕私器服必以均之視弟
之子如已子父爲族豪所陵事豪彌謹卒能有所感
動與故舊厚來索遊者必滿其意與之盡歡而別有
父卒于漢中去家三原不能歸乃津遣之王端毅公
甚重此舉謂古人麥舟不是過戚里有負官錢者爲

之假貸以輸雖累償無悔其同人急難皆此類家居
不以造次廢禮盛暑中未嘗短衣單葛退食自公必
課諸子學業多至夜參半素爲余肅敏所重至易其
字以屬望之在仕途守直道未嘗干人難於肅敏亦
無所私謁云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一百

新興州知州高丰南轉

高丰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歛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為謠白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丰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刑部獄定遠有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袍帽金銀筵宴時舉天下廉官數人丰南在其中語具彰善榜聖政記可考也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為新興人所獻徵錄卷之七上五十一

以自代上乞之厚遣以歸年七十而卒

昆陽州知州譚公讓傳

孫宜

敬皇帝末年治化熙洽人文宣暢海內材行瑋碩之士彬彬盛矣當是時華容人劉公大夏王公儼次第入為公卿而諸郡邑吏著者則又有慎齋譚公譚公為人樵樸長厚寡言咲重然諾其所接遇即驕子弟悍諸父輩莫敢犯者然又敏才膽學明經義能文章自為諸生至舉鄉試咸以此師範邑人故邑人今尚稱譚先生譚先生云弘治乙丑譚公為江西南昌府通判南昌者郡之壯也多宗室長官大家其民險狡好負而通判職綱稅糧譚公顧一切謝却賄賂寢包獻徵錄卷之七上五十二

貢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賄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賀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眾譚公不啓第命吏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譚公為南昌二年駸駸顯矣會裁冗副貢譚公改而為浙江衢州府衢政初尚嚴厲夜有書牖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店廩之浙江山民與江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

以譚公至未月立解梅府事禁嫁娶論財罷不例權
會寬租稅減土木平繇振學咸有經紀閭化江山令
缺民請監察皆願得署譚公監察委譚公開化而別
遣署江山江山民遮道訴留車不得赴譚公遂兼署
兩縣常是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爲圍陳出沒開化境
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
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
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
逆騎速過充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
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一百三
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
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
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故楠曰
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
雖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
棄公即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
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
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
至因奔散於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
常山議賞百萬譚公曰取石於山斷山砌石省薪免

後學所益并焉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木鹽民不
侵牟夫如是何百萬之爲也常山城二月而就卒無
橫費譚公積功能久僅遷爲雲南昆陽州知州至昆
陽調夷裔少文難治以邊幅則令諸生日執經受業
解中凡視事罷譚公坐上座諸生分席起問難決剖
疑義罔不精當上遣使至州例假公務獲厚貲始歸
譚公令徵給新泰禁不得進謁督前件惟移檄者理
報遣使者顧反緩理於諸使人咸不顧昆陽行省臬
官薪芻故辦是州民病樵採轉運乃悉數民死傷者
申罷其事其他政大率類此譚公居昆陽三年所疾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一百四
固請歸歸四年正德庚辰卒年六十譚公名讓字汝
卿
論曰譚公肫肫然醇確君子也今制科極於進士高
位美秩多逮焉自貢舉行非是科者卽夙學殊材懿
行善治其能致位公卿牧伯益什一鮮矣故譚公雖
以入學治行稱所歷傳若此不謂時之限然邪往予
嘗語諸弟子員舉鄉賢非譚公不可諸弟子曰譚
位卑嗚呼鄉賢以位邪位卑其人卑邪生以不進
限之死也不高位棄之斯益可以觀譚公矣

霑益州知州林挺春傳

順德縣志

林挺春者順德縣人也字少和一字元育從湛元明先生遊事親孝藩臬皆旌其門挺春日事親若曾子可也舉而律我嘗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爲嚙矢隨屏去之以舉人教諭仙遊仙遊故有田租掌教多侵漁挺春悉散諸生嘗自作邊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舍其身吾何惜鏹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南靖兵燹後官寺里屋一空蒿藿成林白骨滿野虎豹晝行挺春芟穢掩骼驅虎豹而遠之倚茅聽政已洪水至城郭蕩析乘桴露處乃遷于大帽山下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五

焉漳經界不正自朱子已患其然今尤甚富者割倍賦之田無直以啗貧民貧民利而從之既賦日積縣官受其病挺春悉問富者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稱之遷霑益州知州以老不赴挺春醇謹自筮仕至老未嘗一介取於人罷官益貧人以是重之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絲墓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卽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歙北之園田上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子爲諸生公子名絲尚書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婺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旣免居郡乃舍學官旁獨叔子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一百六

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櫟髯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覲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親而淪婉婉歸受尚書公命人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卽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深朝言是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媼歸母大喜旣又以翁媼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恐翁媼既

毀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旬京師上書請卹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嫡母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凡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絲季弟綸蓋與朝言同母綸彊幹諸錢穀出入悉屬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乘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乎于時客奉茲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沃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卽吾子也於是

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詣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督府寬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歛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召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母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笑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殲矣吾其先薄之彼所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鵝鵲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鵝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管旦日則一悍夫率旗且用人襍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殲率旗旗什已而殲首襍有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村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劇而左之夫以一矢遂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曰卽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鯁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旣壯朝言

且益多其不伐卽朝言以用武著願惟修行爲兢
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璞周遊
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
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
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自惟駑駘負氣
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周之君置高等
而縣諸生方願靜願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
之旣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以礪行主功令
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賓于鄉乃今還
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

獻徵錄

卷之七

以待賓興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
或者將驚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絲
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懲惡用絲也使
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予廩會有例當
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辭益力使君不
許卒彊應之旣上太常廷試第一項之就選部余方
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
爲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
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
明公內稱不遜爲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肖諒明

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
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蕭御史出按浙
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
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
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
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爲能遞署分水
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焚其便益豁分水偽增
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繁爲令俾世守之所
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
工家繇戶無預秋毫坐不貲筦庫吏胥費稍溢朝言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率自取足無所覲覲戶部檄藩司補給之卻弗受會
末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
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
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
六耳方其少而嘍嘯翩翩乎節俠哉旣壯而論兵卽
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素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
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嘗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
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
惜未聞道耳朝言爽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
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爲

積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
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疾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今天假之以
年俟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
有兼八浮海得師泊浦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
材則誦用壯則羸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
有徑庭似人後死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倬有善經則
其附衆倬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
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
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晞潛心借曰宋逮殆庶
幾乎今之成人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一百一

潘朝言絲傳

澹園集

朝言婺源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皆稱曰朝言蓋其
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
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矧稱朝言者未必盡
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
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姚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
雖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
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擬
擬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

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領
下之時執贊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
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
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芻采
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
志矣過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
可嚮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
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源放兵四
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
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一百一

爲一郡忠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
拏舟抵賊所緋衣者跳跟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
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
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
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
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入陳而所向無
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
乎朝言既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
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
先生雅重朝言亟趙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

補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睨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勅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八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訟奪之朝言知其幻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瞽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嘗日獻徵集卷之五十一章事一異山館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南庶外不能策勲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入主之前而溺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涕泣問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益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

而昨舌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疎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達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徵集

卷之五十一

章事

異山館

鄂嘉令虎臣傳

虎臣麟遊人自幼慷慨直躬與人寡合稟有氣節不
規貨利成化末以歲貢士入太學時適憲宗於萬
歲山起棕棚登眺臣且疏極諫時祭酒懼延師長
以銀鑄紫臣堂樹上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
傳溫旨勞曰爾臣言是棕棚即拆去所上疏留中不
出母用該部復奏也祭酒聞而大慚自是臣名遂聞
天下先是陝西巡撫鄭時具疏請賑難齋疏人臣請
往至京既上疏詣吏部戶部泣而言情辭懇至諸大
臣咸動色遂大獲賑焉其語甚壯至今人猶傳之諫
獻錄
卷之百十
嘉縣知縣卒於官人甚惜之雲南沐國公賁曰魏魏
蓋臣文林超超烈烈忠良芳聖萬古楚雄姚鵬詩曰
方寸生子為國幾番獻策在皇州只期事業垂
千古豈料形骸覆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路
雄驍遊老天不祿忠良士致使無窮草木愁

昆明令賀君朝用墓志銘

王升

賀君諱朝用字道亨竹窓其別號也其先楚之湘潭
人後徙蜀之綿竹遂為綿竹人高祖才國初時戍於
茂因家焉祖綱正德間奉符征流賊奮勇殲渠魁廖
麻子輩數人被創以亡督府幸菴彭公特旌其門父
伯時娶於湯而生君幼穎異隨羣兒嬉戲時露奇質
有古人取龜鑒風稍長善詞說樂詠諧潤達不拘
小節年十三從父來行伍偶督戎萬戶以法繩伯時
君負氣銜憤矢志業儒聞王壘王太史之賢躡屣往
從之遊太史奇之已而晉膠庠試輒先諸士七八棘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固無所遇乃循資克壬子貢四十餘矣卒業北雍暨
守選凡一紀甲子歲謁選天曹授景東衛幕人咸為
之悅君素精數學逆知爾爾怡然自得也蒞任甫三
月值土目風繼祖之變全滇騷動撫臺呂瀾滄兵憲
楊聞君有異術爭拍致帷幄待以殊禮與共飲食不
呼其官凡天時地利軍旅之事必諮於君而後行尅
期執俘不夷鏑銖尋今督捕白崖盜盜盡得故田按
院薦章有懷奇蘊深政績顯著之語三年復督捕迷
渡君以數占之生擒巨盜數十輩知不可悉誅論以
大義令其自新釋之去於是萬徑之賊聞風皆伏

爲神明誓不犯境時與本道朱約所公論事不合
無所統委公怒叱之君即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
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爲門下吏矣公固止
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
公大叅朱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潮洽廉訪其事
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清貧苦節任
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劉二公遂不允
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體貌有
加焉適宜良尹以率去俾往署其篆發摘奸伏若神
江右人倪丙二商於宜良一日出不還同舍聞於官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君密占其人已被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無所取屍
乃沐浴禱於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命
善泅者入水探之未獲通邑人列兩听以觀俄風雨
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
楊連者其故交也命取其家一童子訊之具云丙二
久通連之婢連知之不問是日丙二關連出極如楊
氏值連回無可避連慙佯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
也適誤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篋繫以石寘水中
非雷斷其篋竟不得自若之聽斷皆此類也既乃聞
唱峨二尹之報久之始得代赴唱峨時丁丑白改

搗變臨安張兵憲呈乞兩臺擬添設督捕府其地
通沅江南接交趾自古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
而難其人於是委臨安二府金河西文尹唱峨張尹
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參護行事焉甫
入境蠻落萬衆瀾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
蠻不問獨共扶昇君踰怕念鄉渡泥河深入山藪
中引寘高座僚衆羅布岡厓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
揮君示以某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
屋一區綵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巢等羣酋稽首
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廨宇秩然嚴整遂爲城市故許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代巡薦語云秉正可比精鋼持已宛如良玉從征巡
緝謀勇兼資署篆收糧廉平並著禱神以究疑獄旋
感雷雨漂屍趕賊直入深崖曾致羣酋叩首樹身來
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
次擢用者也癸酉三月遷昆明尹巡撫鄒公尤愛重
之君既視事聽斷益神間里毫髮之奸無所隱人共
以城隍稱之鄉官鄧主政家蓄萬金初有一子聘顏
府同女後子亡主政繼殞鉅業無所屬妻賈潛以帑
物輸於顏將改適焉姪世公之撫臺委官驗之沒
於賈賄模糊復命再委君往一一檢斷歸於姪委官

之賄哇焉顏賈各慚懼死是時巡臺馬公謂爲卓異其薦章有云性稟剛方有百折不迴之氣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操近折鄂世彥之巨家而杜絕委官之垂涎雖嫉忌生嗔署以下考而不顧屢辨楊東勝等之疑獄而頓起涸轍之更生卽頌聲載道稱以城隍而匪虛雄才尤練於兵機多藝更精於數學實心實政有守有爲自古循良之吏於今卓異之才若不破格超陞何以激勵將來使君未卽世擢用未可量也然君性剛褊好直行已志不能習時套嬗嬗以希世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衛幕拔起爲令

獻徵錄 卷之十

七

長而被撫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數窮屢以情告蘭谷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漢子豈可舍我去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公知遇不得已縱之每鬱鬱歎曰其命也夫居無何鄒公被人言而新代巡郭公與撫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間構之曰賀某恃寵傲物依勢受賄請按之於是君篋衣束書行有日矣適報者止公母行新院且有後命公入謂鄒孺人曰數不可逃也吾年纔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爾人數亦至奈何君狹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汚幾

憤不可忍遂自引決鄒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

且夫先詔之矣亦自決初君蚤歲遇異人授以神術凡人事之通塞慘紆物理之羸絀倍覆天道陰陽之愆伏調適咸預言之尅以日時百不失一然君深秘其術而一假於相以爲言故人以神相目之君之將赴滇也別其者用事節判溫君而果溫請曰先生茲遠行何以勸我則應之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溫血溫君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仍爭於州前果剗刃焉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君陳公憂之名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公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侯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火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公然之促太守至君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公大奇之以書薦於巡臺見嵩劉公劉公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息乎君察之曰子宮甚佳已有成名之慶公曰無妄言君曰九日後佳報且至名列賢書第幾何敢笑對已而悉如其言君之轉昆明也同筆硯陽宗令文君嘉謨往賀之君酌之卮酒而語之曰凡亦遷矣何以無報文君不以爲然君引其臂出檐下諦觀之

獻徵錄 卷之十

七

曰遷則遷矣而不甚滿意其將有兔園之遊乎文君不樂而去明日閱邸報不誣君之神術假相以爲言者大率如是君歷仕途凡十一禩被獎三十七膺薦者三其卒以萬曆乙亥五月十七日距其生正德庚午十二月二十八日閱世六十有六先能侯孺人嘉靖癸亥卒於家繼配邵孺人與君同卒於官君無子惟侯出一女適生負梅鳳騰君之喪賴同鄉張大參經紀其行鳳騰聞計亟奔護及於瀘州扶以歸謀將以丙子四月二十九日合葬君與侯孺人於某所鳳騰一日偕其鄉之士大夫尹丈君學博周君陳君詣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直主

余再拜告曰賀君不幸卒於外又不幸無子其殊猷絕蹟可傳者頗多非立言君子爲之紀述將與荒煙野草同歸漸盡惟公矜而賜之文用勒之石以垂永永余雅聞君多奇甚思一覲以發其胸中之蘊而不可得今且不幸死矣銘其可辭爰據梅生之狀復詢諸文君叙其事而銘之銘曰古稱方伎誰入神偉哉公明肩景純疇其繼之明賀君三子異世方軌再牢籠萬象把乾坤抽玄吐奇精微分物忌多取身則也石高千古炯常存後有觀者攷茲珉

雲南府學教授前灌縣知縣周君奕基碑

張時微

周君諱奕字叔大號麓泉其先劉姓直隸寧國人六世祖達一生政卿代外氏戎役因蒙今姓政卿生德值高皇帝平滇服徙江南間右實之而德會在徙中遂成金齒家焉實君曾大父也德生展展生玉足爲楚峰先生葆光篤行白首不識衡量惠宗恤廢人之急乃人人稱說長者嘗夢白象入寢旦而君生質性端懿兒時卽不好弄稍長穎露翹揚亢志青雲之上受經於王天澤邵國賓二先生所盡傳其素沈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直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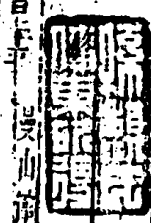
覽載籍以春秋名其家弱冠入郡膠每試輒雄曹稱督學使者唐西洲公大器之擇諸生可者三十人從之遊章志辨業人知有周氏春秋矣戊子魁省試例得計偕君以親老罷行俄而楚峰公卒長跼爲訣殯靈無憾若天翼之也戊戌上春官不第謁于主爵願以一職自效得四川灌縣知縣銳欲行其所志時浮川江以往有羽客遺之丹五粒云可金銅鐵君曰此謂盜天之寶不祥卽銅鐵可金而心弗金矣却而投之江比至縣縣故當威茂二邊勞兵轉餉踵相屬也君念曰諸父老子弟太困苦矣欲少緩須臾無死非

其省費不可而行之必自令始塊處一齋佐之二力
布袍革履口不二味孰孰寒素也客謂之曰夫令執
掌訟紛紜矣間得退食與妻孥相勞苦齒肥飲醇自
其所資養非倖饗也今若此得無過苦乎則謝曰客
幸憐我何弗念乎不穀撫有嚴邑苟以一身舒百姓
之急卽立稿不恨矣嘗奉檄他邑簡騶屏御疋馬而
行遠塗人竊指爲尉史也側席輟食孜孜求民之瘼
與士習汰夷風鋤彘猶子孤執出大辟之寃卽嫌謫
不避臺檄季報罰金若干者得上考君曰賸民以微
榮人將吐其餘矣卒不盈罰金凡三年而政成富塗
廉徵錄 卷之十 宣
與其賢邑人歌其惠庶幾哉成都桐鄉之治矣而濯
去漢特遠母夫人唐老而弗得將也君私計曰祿不
及養何以仕爲乃上書闕下言治縣無狀乞一本省
學職改雲南府學教授倉皇戒途至不給徒御有一
人以騾十頭輔行者詰之則前所出大辟囚也卽正
色曰由寃吾職也而以貨乎君謂賸官而可官可改
而守不可改其人歎息捨地曰獨奈何活我而不得
報之毫毛乎吾負君吾負君遂逡巡而退抵家出其
案金僅僅七十石田陋室無所改于其舊居之裕如
也雲南視濯固近母夫人猶遠之弗往君乃歲乞一

差而省觀焉差得乘傳給力率謝却之僅免彼行日
吾以私故僕僕敢多煩郵驛乎時諸太史益罔不以
尤異禮焉滇故有五華書院督學默泉吳公簡諸生
異等課肄其中命公典之而君嗣紹稷則其耻也吳
嘗以原屬稷而稷謂缺乃父執謝弗廩已而有代視
學政者諷君索賂於諸生君懼而納牒諷者燭衡之
適仰齊胡公至嘉君操執痛沙倖進而卒廩稷又大
而秀雋肄之書院仍以屬君君因心設教隨物曲成
長者必先忠信而後文藝幼者必習小學而戒躐等
儀範端嚴程式具備道本諸身而風行於下諸生之
獻徵錄 卷之十 宣
獲有造者或分猷郎署或表直瑣闥或執則成均或
抽思文陛爲時聞人莫不曰此周先生高第弟子也
九載考績大吏令捧表以行蓋優之也君曰凡所以
乞便地爲母氏也今益之筭矣遠者當歸歸者更出
乎輒納祿而隱掩扉却掃不跡公府壬子之歲終稷
亦歌鹿鳴君誨之曰我祖我考穀貽我父子垂厚矣
夙夜兢兢惟恐負之汝其念哉嘗言世人服食求長
生燒丹求足用皆惑也寡慾卽內丹儉服卽外丹不
猶愈乎平生刻厲行誼務脫流俗一語一動必準古
人所居家園隣侵之界卽恬以公委之凡與人爭類

如此其鄉大夫周君冕頌之曰在邑爲古之遺愛在學爲古之名師在家爲古之鄉先生函牛之量圭撮不足以溢其容逸羣之足尋常不足以局其步人謂白象之符其信然哉其信然哉君生于弘治己酉卒于嘉靖丙辰得年六十有八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貴州

布政使

黃璉

張吉

江珍

叅政

何淡

羅安

陳良謨

獻徵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叅議

尤安禮

按察使

胡器

于鏊

羅欽德

副使

張敏

閻閔

沈霽

引除

周津

王汝舟

江鳳

羅璩

杜詩

涂謙

朱璣

陳琦

諸俸

蔣信

分事

方沐

黃大廉

知府

工延宗

李允簡

交趾附

布政使

張顯宗

參政

房安

知府

獻徵錄

卷之百百錄

劉子輔

知縣

陳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

貴州

布政使

貴州左布政使黃公璉墓志銘 林 俊

晉安亂既平按事錄功黃公求我當進秩故事方伯
進秩中丞為常公資望已淹矣方須有新命則以
計開弘治壬戌九月也生正統丁巳四月諱璉字汝
器屏坡人入國朝屏坡第進士自公始蒲為給事
為參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簡野退然若農家
先是時進士偉儀觀音吐洪亮無南語則選給事公
獻徵錄 卷之百百
不得選給事及是擇才望為宜公選給事署之戶科
督後湖而南聚天下民版磨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
持大體不撥拾人小過正直擅柄王越相倚為姦利
公率科道極言憲宗逐二人連其黨以盡其為浙
藩叅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糧為差
所礦間一山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
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治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
餌盜奚功於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課案
礦民永承使上曰可公遂改雲南雲南糧屯出者
十五六武流侵盜浸不可為理公嚴限之歲輸

完撫巡上勞績爲司參政貴州命已下矣三年進右
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公久在
貴州史民馴習無間志賢練上孚而普安事作坐是
不可遷益普安上知州死妻米魯謀自襲毒殺其庶
子生事者急之魯遂爲變官多被誣辱公長僚顧獨
脫深淵魯疏自直獨不柱公一句總督軍務大司徒
王公待之殊等供饋主畫公亦力爲之盡故評第功
特加嗚呼公已矣是士夫之慟也公靜定渾晦不市
恩不養交不立崖畧實常譽先久以宣徹其視事也
星出入爲期嘗曰人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升

秋敘錄

卷之七十五

上

落毀譽吾寧知之因號求我歷清顯幾四十年俸食
贏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舊之貧田不垣增屋
舊隘迨公之妻子亦莫不視爲安固不知有今日也
有洪量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爲御史所中滯右遷其
後御史謫幕下公略修怨薦之彌力所居望江南村
水縮公告守令鑿渠自小山抵嚴沁引水蘭延壽二
水以溉田用腴又告嚴沁更鑿則秋蘆之流可會二
水舟由瀨溪抵江上五六十里可息肩背爲奸者所
格工中寢至今人吊遺蹟爲慨曾祖宗道祖宏中父
本清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母俞氏贈孀人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津墓誌銘

楊廉

公諱津字文濟別號月航世爲慈谿宦族高祖可權
元典史曾祖弘永樂中任柘城知縣有惠政祖塤不
仕父鏗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葉氏封太孺人公領
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
之謂濟時才也丙午授行人憲廟升遷嘗被詔告
哀南乃嚴肅禮儀至姑蘇巡按王御史擁蓋來迎命
人撤之王深愧服北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
議推公往諭之虜見公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齟指羅

秋敘錄

卷之七十五

上

晏山歸

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掌京官
考績毋於衆好惡中尤獨加察不爲雷同督造四十
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趙寧之監龍江瓦屑二樵務
中貴百計唱之不可得守備巨璫將琮欲求一見無
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
卽策馬而返問老丘公潘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
嗾人訂之公躍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洛聞之儒臣處
經綸審勢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
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
辭若緩而義愈嚴疏入舉朝趨之甲寅奉勅庸戊出

東尺籍無隱漏建白利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刷
省卷磨勘有法方伯而下皆敬服之謂此壯年之老
成者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易近民
以通上下之情爲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
及郡當要衝使舟如織公以連歲兵荒一切館穀夫
阜悉損其半王喪柩過郡舳舻數百艘蔽江而下
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并餓餓死者無筭
公編成甲乙其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內侍戴姓者
尤暴悍亦斂戢無擾公之得民心其事多類此在郡
凡九月巡按御史周公進隆以瑞州盜起劫質寸令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 吳山館
奏公更任郡民聞之皆赴闕乞畱不允公行老稚攀
送哭聲震野至瑞州卽疏蠲通賦與民更始先是上
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
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寬巡捕之法重獲盜
之賞盜乃可彈謂漢時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斬獲以
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問惟以擒討爲效此策今
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采擒其黨劉洪等
若干人林公深加賞歎久之訖將賊將劫獄一日報
三四管吏士民奔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
紹堅守不去號召民兵以爲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大終家僮倡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衛公者遂以
織文紹亦因以歸罪於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
身爲正官宜獨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繫登聞
鼓訟冤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
職公再至瑞地方無虞良善得所巡按御史臧公鳳
特旌其之分守王泰政治獄深刻公執不從曰先儒
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王卒不得逞以何逆瑾
用事與止人爲讐二次罰米輸邊不下八百石計無
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後以積俸及贖產償之已已轉
江西左叅政分守湖西并嶺北二道嶺北以盜湖西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以訟爲諸道最盡心竭力撲滅爬梳二者寢亦衰息
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旌別屬吏振肅紀綱
鎮守崔某軍半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人
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公片紙追呼必令如期
而至土官邢代兇殘嗜殺白骨盈壑公爲鎮巡畫策
卽擒縛以來竟亦服辜王申轉雲南右布政使頒溢
爲患隨濟隨塞蒸源廣未狹理所必至鎮巡屬公治
之公謂必鑿漢厥諸壑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
而鑿之復開子河以殺其勢漢於是乎永利至今甲
戌轉貴州左布政使沐反行政廣東尋丁內艱去公
之卒則丙子七月之廿一日也未卒前月有紅光白
空夜降于庭哲人之終固如是哉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其子俱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奉襲大事復自爲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揭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宋儒大明之後浸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如吾兄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吉好義以名節獻敬錄

卷之十

六

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經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已者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實常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搜訪宿弊脩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雨

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勸人之罪疏入其黨極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送者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卽能善事其父遇母忘日或強以酒肉卽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獻敬錄

卷之十

七

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章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歲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檄走豪理威楚者半之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澇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然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復爲實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實以公號號戊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
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秦
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
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樞
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
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
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權鹽之利
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墮廣學舍
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
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獻徵錄 卷之十三

皆嚮尤嚴於下祭廟樂崩壞嘗延樂師呂應禎聚諸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而殖韭皆一一徧視
觀者悚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贊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晦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驚鸞鏡偏架弩倣神世衡教射
青澗及韓世忠製九敵弓之法時公於賊深未
以所轄沿江山川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斤以爲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
解藥之置換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
二賊出爲犄角而東賊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
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
癸亥公績入京有更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
以聞詔促還任 卷之十四 今上嗣位值北虜孔
熾條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
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
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
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巡撫員缺輒以公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名上之雖 中旨屢寢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
也許公曰某賢而淹吾盡吾之職耳已巳轉廣西左
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
會召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沮先是瑾
作威福惡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
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禁鬻鈔之怨
鐫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
清初柄用欲收入望轉公河南叅政復更廣西壬申
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疾歸
第丐休楊公終不舍公覆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英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必篤其在景東妻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都御史閔公珪郡公廷璜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輅復薦之公諱吉字克修號翼翬一曰古城世爲餘干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昊贈中憲大夫母舒氏贈恭人公事巾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內艱衰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躁急委曲承順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缺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常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反

狀敘錄

卷之十

十

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遇二味必徹其所御布袍雖累經浣綌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專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仕朝僅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濠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隣有自北還者勉力疾詢乘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牽故衣以示常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若佛學論陸學訂疑皆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卷之十

十

貴州左布政使王君汝舟墓志銘 湛若水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時齋四川成都府華陽人高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父曰弼弼以進士授知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弼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氏君乃李出生壬戌子卒于辛卯壽六十君少而穎敏自爲葉陽諸生爲乙卯薦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已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已卯以內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叅議

獻徵錄

卷之七

分守涼州諸路丙戌遷爲雲南叅政分守金滄道已丑遷爲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瘴鄉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故其爲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卓爲士人之宗其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爲御史則激揚風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聲弗遠是以有考稱拜封之嘉其爲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以有加俸金幣之賜其復僉陝西保任鳳翔兵備則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遏關校聚剽之寇其在叅議

則儲待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資羨餘三千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叅政勘木邦之夷奪三酋之氣是以有銀象之獻還金厝土地之攘其爲貴州左轄破姑息之說勵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易糧以定川寇周天星之亂是以有銀幣之錫蓋自靈仕二十四年節操冰清賢能茂者不究用賞志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貴州左布政使浙江江先生珍傳 正題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顯方伯歸潮江家食九年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江故蕭姓昨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選子楨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皇墩而基溪南次于鄉居守之因廬爲里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儒部公才如片買起父舉六子叔璵季珍父命叔季受博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叙什倍獻徵錄 卷之十 五

季功恒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年十六補縣諸生後八年而原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遞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孽孽務賑恤悉捐不急儉無良境內賴之是歲饑而不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一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中深結郡守相會誥備人疾病死誥候備人婦誥誥所憾者黃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爲誥請卒當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遂選天官意必安必

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父喪起官如故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求禮部者貨袁州輦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請改南駕部耶人言駕部下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書許諾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小官未諳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撓之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尺籍更定快船差乃先期其疏關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請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託不行士伍獲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出爲信州守首捐歲入公費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毋貸永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殭屍於道怨者徒屍崇舍旁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冤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信州聞之歎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何敢輕傳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上清真人張彥頤死 上遣金吾治彥頤喪金吾籍胃子當封感意氣又阿 上旨驛驛百端信州遺詩風

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信州
司隸朱忠信不直金吾戒勿奏公何張氏不嗣詔收
眞人印綬郡人快之楚囚袁三以粵兵反閩撫歸
楚粵分部權出袁州睨相舍昭主由彭蠡而西三越
豫章張甚待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按
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屬
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
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巡願就近爲百萬生靈
計藉分彼此境內謂何御史頷之揖信州出亟還郡
三已聚黨薄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
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故冥冥三遂反信州檄數賊
罪無論我兵若賊黨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
是奔永豐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永豐二令罪
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大以爲望
則以計吏殿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寢其奏會有詔
御史按疆事復及信州疏下職方信州乃從量移去
頃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鄆陽於家尋轉副使治
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叅政先是游民聚族採礦據
西安銅山數寇新都官司莫詰叅政策便宜四事未
及行寇業已破發源掠休寧且薄歛境叅政亟請

廉徵錄

卷之百三

十六

撫發兵截賊歸路悉殲之遂乘勝銅山散其黨
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以復肅聚者叅
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公何轉雲
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
政使乃復投劾吏部覆不行已而知先生決策且堅
乃許致仕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瑩以修辭
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即民
瑩負前茅終不失爲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
望叔又安敢贊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第篋其中遺
後世耳季年罷去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
狀徵錄 卷之百三 十七
祿賓獨殷司徒正茂方中丞弘靜程漢陽金不佞道
昆時客邇者牆東拓地五畝開華黍堂室下墳者樹
瓜蔬衍者樹秫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丈
夫子四人既授之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
月命諸子舍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召諸
子與俱其後歸自黔山吳夫人則已廢視命諸子舍
更以月膳獨童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饌
則佐以公精有上客則諸子饌鄉大夫居家無
八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即杖屨出遊
凡一月一至浙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漸生云

貴州布政司左參政何公淡傳 黃佐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
適蝗旱淡至以勸相耕農為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
富為差書為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
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賦集暇取呂
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親為演說大義使訓
其間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
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
也民苟主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懃謝而去
訟為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
獻徵錄 卷之百三 十八
學官脩禮罷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
習鄙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輿論稱
其廉明仁恕政務畢舉民安其業所定徭役後守宗
以為法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
清苦乃醵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踰境
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贖淡正色却之
良 其還散於眾不匿一錢益化於淡也後貌淡像
祀 翼遂祠服闋入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陞湖廣廣
陽 教民力農為築陂堰使時雖既江右布衣羣
來誘 故倍息困之典訟相警嚴繩之民始有事

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甲科前此未有也

州左參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撫巡集議用兵
請淡拍之會朝命下如淡言撫巡即檄淡往淡早騎
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尋以親老乞歸得允
時年纔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參政李聰
同時致仕人訝以為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恒以助
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
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為吳隱之流
休朋之張翊贈之以詩謂其清李粵江水云卒年七
十五

獻徵錄 卷之百三 十九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汪君鳳墓志銘

李東陽

叅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俱
辛丑翰林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
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盛士大夫
蓋侈言之比俱以病歸卒于途越六日而君卒聞者
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止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
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然愼
不輕決每大寒暑獄囚多瘼死君謹掃滌時食飲又
慮重囚苦蟲鼠特爲蓄貓自是死者絕少尚書雅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君諸司章奏必令叅定乃上間草便宜疏亦以屬之
值詔例薦爲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擢漳州知府君聞
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聞
因大發兵爲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
揭榜要路諭賊福禍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蹙之畢
就禽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
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微近
甬治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錦甲
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禽人野處山谷君槩加撫賑
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復

下君理分獲重謫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憫
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帖
爲人下坐是忤物爲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
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叅政道延平得
熱疾昇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爲庚申八月年五十九
而已君魁岸閎濶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得有司
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家學不求外
傳俱稱能官俊奇於文且有識操倬亦然其爲庶吉
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爲多君在郡督諸生
躬爲啓迪皆以爲聞所未聞亦師事云君之先出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卿徙弋陽入國
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歷岷府教授
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中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羅公安神道碑

何孟春

楚有大君子爲南洲先生益陽羅公成化戊子舉鄉貢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戶部主事丁未擢山東按察使弘治癸丑遷四川按察副使庚申陟江四按察使壬戌改貴州右叅政明年乞休不俟命歸閬五年正德戊辰卒于家公初命在戶部時嘗使兩廣有清幹稱監收浮石橋芻粟中貴無得撓以私者督漕河糧運至天津間侍郎杜公謙請留糧十萬石于臨清備賑卽疏論通舟楫地收荒尚堪區處京通二倉歲儲有限豈可輕借上爲停給其半濟寧因內戶進貢夾帶貨船塞運道公籍其物于官且劾其人自此糧運無阻且各先期至其再命在山東時提督畿輔屯田挾摘姦靈聲驟起寧津民唱勦東嶽行祠庀材範銅奔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賢官鍾像創爲祭器近京衛所奏缺俸糧欲于預備倉借夫公言此倉爲民防饑而設今之暫借又須有司補還是民未受惠先受害也查得某府庫積銀錢若干相應擬價折給部議從之巡撫都御史張公鼎清查保定牧馬草場公曰達官軍倖作已業已久一旦迫使

還官沙必生怨奈何張不謂然及聞變且不測深其慮爲中止其三命在四川時專任整飭叙源等處兵備適大壩賊猖獗撫延議興師甚急公至既閱邊務率先守帥以數十騎躬出招諭不避嚴峻凡所望重動中機會羣僚畏威遂伏聽命馬湖故吏郡世主安民鰥庠用其策日殺不辜兇骸孔熾有詔誅鰥藩聞來會公謀集丁壯守要害礪鋒刃以俟俄而巡按御史魏君英公謂於風所遣進感之鰥窮窘就縛先時沐川長官司女子與其族爭立有司奏訓之遂擁衆自衛微所署印累年不發地方爲挾撓公密謀于獻徵錄表之百三十三

諸君曰馬湖平沐川勢孤乘此泊之如破竹矣衆以爲然乃撤銳卒千人往擊之沐川果震恐卽日奉印綬出公之始入蜀也安鰥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鰥被擒撫巡會審圖公舉卻金事諸鰥驚叩首謝坐上相顧歎服公嘗緣他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願公勿異公辭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鰥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鎮守內臣奉旨行屬探王督併嚴其蜀地素不產此屬吏捧檄惶駭無措公上疏詞誼剴切遂得已雲貴道經大壩

易置堡砦設集場于境上立通祀主之商旅稱便
珙青山各種焚羅與漢民交易輒致爭殺議者欲建
長官司不果公團集工者使成村落而禁諸焚羅于
本境交易不得更互出入至今民夷各守其業不相
凌暴公持身清肅令行事立辨他如脩浚陴隄時
膚摩作興學校表章文獻增創船塢理雪冤滯注厝
之美不可殫紀廬人嘗立公生祠于尹大師祠西而
刻石以繫其去後思焉其四命在江西時資級既峻
憲度益嚴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爲之一洗所決獄疑
無慮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利害在前不少爲避
忌寧藩暨鎮守內臣所倖愛廝養有犯皆痛繩以法
或銜之不置思加中傷顧偵伺無所得其五命蓋當
道亦有弗悅者因其言改調貴州俸秩則仍視前職
當道諭定固又將保任公也貴州其年普安用兵公
定兼督餉之責總督尚書王公軾入境首趣公至多
方籌畫公以身任之軍前足用先攻陸陸寨次渡盤
江遂成大功公之贊助居多凱旋未幾廷命治先啓
雲失機者罪撫巡委公勘覈咸述其實地方兵過之
餘官私耗匿公宣上德詎下情勸分平糴均息徭

錫減煩苛得牧民體其幾先勇退僚友有勸留者
聽 孝宗錄公前督餉勞差官就賜金幣 武帝
昨思進階中奉大夫其卒距其生正統己未享壽七
十公諱安字時泰其先廬陵人宋建炎初有號雲樵
者請社渾洲始家益陽曾祖太珍不仕元世祖允敬
國初辟人材亦不仕考時敏世其隱德用公貴贈戶
部主事妣王氏贈安人

欽徵錄

卷之百三

十五

貴州左叅政羅先生璣墓志銘 羅欽順

先生諱璣字宗溫石齋其號姓羅氏吉水桃林里人
大父諱汝敦累官工部右侍郎聲望煥著父諱勉遂
贈奉政大夫紹興府同知母曾氏贈宜人先生生有
異質雙瞳炯炯三歲喪母即知制棺而哭長從仲兄
瑄叔兄璣兩貢士受業成化甲午繼領鄉書辛丑再
下第歸偶因事他出一女心動旬旬而返則奉政君
屬疾已危遂獲躬承治命凡四上春官不遇都御史
任丘邊公愆其學行延致爲子姪師諸達官亦相繼
遺子就其悉心誨誘多底于成若今少保序奉李公
蘇德錄 卷之百三 七
其最顯者居兩年是爲弘治己酉所知多諷以宜及
時有爲乃幡然勉就銓試太宰三原王公偉其論擢
實首選奉校紹興府同知同知以清戎爲首務初至
歷稽前政事無可改乃出已意創造歸衛歸姓二周
一覽卽洞見本末弊無所容當道善之下其法於列
郡山陰民有婦弗檢事覺自盡其父誣壻殺之獄成
令手先生當覆訊具得其情謂其今日此律有明文
自當勿論可遂反無辜邪其誣遂白蕭山海塘圮承
徽董千夫往築計大分授之令簡慮周功以時成而
高壯可久濱海之民大蒙其利每祈晴禱雨多獲育

應蒞任凡九年賢聲藉甚屢爲當道所薦擢思南知

府府治依山無城郭盜賊虎狼積爲民患首設方略
築土城以爲固甃其四門置兵守之前患頓息新學
校選生徒親爲講說以開導之撫民以寬御土官一
以法土官有張羽者以餽茶爲名中藏金銀器數事
輒斥去威令大行踰年苗賊米魯等作亂朝命大臣
總川湖雲貴兵討之先生被選督餉一夕次查城驛
偵知賊中陰謀亟伏兵要地爲備夜二鼓賊果至伏
兵起而擊之獲其酋黃實熊大輔喜動軍門進至關
索嶺馬驚逸墜崖下息僅屬信宿小愈卽強起治事
蘇德錄 卷之百三 七
比賊平芻果未嘗乏供也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賚候
遣諭克官先生聞而歎曰貝錦成矣吾何爲哉但當
訓吾子孫以報國爾克以平賊功陞貴州左叅政致
仕歸則放情山水闢養高別業構獨清亭以居讀書
哦詩惟意所欲嘉賓時至相與劇談暢飲意豁如也
孝友之誠老而彌篤其祖祠表先德修族譜經理先
塋皆盡心力而爲之正德己巳盜起于鄉與曾南皋
憲副協謀創立保伍以折其勢辛未流賊逼境復尋
初約聲勢張合羣兇克莫敢犯一鄉賴之嘉靖丁辰
壽九十適遇 國慶覃恩 誥封中憲大夫頃禱

章多大手筆皆其傳經啓後之效也先生清明康
而心志尤樂應酬賓客終日無少倦見者無不拜款
以爲人瑞云乙未初夏感微疾七月二十七日端坐
而逝

獻徵錄

卷之七

七人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公良謨墓表

王世貞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卒於
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
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親
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
都安人天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
公親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二
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
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獻徵錄

卷之七

七人

邵文莊王肅敘輩志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
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
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
生間爲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
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贊武
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薦廖
中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憚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
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
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譚少需之公趣辭之
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

以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湖省再遷
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參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
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
御史先後尉薦以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
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爲德於國如陳公者乎
公之攝泉徂徠蓄洩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
權艘畢而先糧艘畢即客舶以次魚貫進不爲苛峻
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壩夫來受役者八
百人所募債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
入二金甯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
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
貧則爲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
其選也爲刑部而王勇者挾威曉張甚嘗道梓潼御
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
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
參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個人出其饒者俾佐州
民役州爲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
株累若而人至於紉念墨押豪右偏偏在法表閭部
肅然則又曰疇復有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
公者乎清河柳植利之威千緡泉夫曠役亦十緡太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長山館

山個人亦可千緡香公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
入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設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
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跼謝過乃已公
歸而聖鑒蕭條山田百畝恒蕪養食勿計也有巨商
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
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益湖俗士大夫
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
矱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
當護月邑令司諸生咸踴躍相諄咬公獨默跪不少
厥尙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益生乎無登變破老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好矣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爲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
雖窘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
施人輒忘之入所恩施公卽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
修郊公曰我固不知却也其爲長者如此則又曰疇
復有博學能文章燄然如陳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
詩於書解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
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數千百卷藏于
家知者以爲有含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益九十而
讀書琅然不衰所請揮灑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
道明性洒洒助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舒

呂諸君子游然其結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
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
好如洗畱不戀生逝不厭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
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
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
推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
身玉立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識好奇
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
唯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
爲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馬府君與馬府君之子世貞皆揀部吳興謹因搢紳
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
墓公諱良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
敬則最賢而人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志中

貴州布政司叅議尤安禮傳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師陳慕
辟樞密掾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授湖廣
布政司經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
著元史輯要藏于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
楊尚書翥楊文貞士奇友善相薦以德業歸稱生員
巷邂逅一妹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由是
路同學生陳文學當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
當弗能守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子勿恤此吾有
子當娶之也而陳果死妻乃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之子爲後印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
言於以友卒娶之安禮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請
畱 上命增秩還任尋擢武庫郎中有馬主簿面肆
謗晉安禮走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叅
議病歸不出太守况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
謝不知及歸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
謝不受安禮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
孫淳字公厚爲平陽教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
廉慎致仕歸卒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杜公詩行狀 張鳳翼

公諱詩字與言如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爲吳縣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瓊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其德是篤生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父咸以元宗目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俾而公獨奮勵不窺于園究心經史固有遺力尤精于易不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遊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直指號爲知文一試首公後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等者由是從公者日衆已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于是則就選銓曹家宰讀公試卷罷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擿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衛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先是州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紊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生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謫戍者四人公爲集官吏悉心稽驗積歲所入更浮于出乃爲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密邇于獠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

銀三之三不三日獠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爲非

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獠悍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款錢周君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求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決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間莫不爭先款服竟不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煩兵也隆慶丁卯遴與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前列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刻薦凡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媚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不失廷評之擢辭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路破一笥衆目視之皆圖書墨楮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輦較下寓僧寮數椽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酌獄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爲平反卿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移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

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囊識者矚之乙

亥擢會四川按察司事蜀鹽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爲一道特賜 聖書以行公至蜀悉爲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竈戶樂輸而鹽課以贏私易有禁而茶法以肅騷餽均節而軍民兩便一職既兼衆善悉舉焉藩臬長一時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蜂擁待署公口耳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郡縣吏有長夫之饋公繫卻之監司薦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語也撫臣以庇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然不動笑曰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視人眉睫耶即移病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三十六

臣慚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強之起乃出視事無何擢貴州布政司左叅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民羣聚觀之口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蒙爭地界讐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聽命土官安國亨地界黔蜀間富強爲諸部最所爲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爲所劓僅奏禡其冠帶薄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爲所餌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于勘事時遊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爲姑息若復假名器是爲翼虎將來弗堪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

竟足公議分巡大衛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也懸車已晚矣撫按藩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公亦不言士民攀轅乞留公爲遲一宿乃行其分巡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爲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今後世爲清白史子孫不可平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至懸車事生以至追養敦睦則緩急必問締交則存亡如一第其嫌惡庶善激濁揚清本于性成遂以感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卒萬曆十六年四月去其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三十七

生正德十三年三月年七十有一

貴州按察使胡器傳

實錄

貴州按察使胡器字士璉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山國學生授普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薦其賢陞泉州府知府府郡積弊政器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朔望謁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判死刑及徒配案輒悄然心憂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器申教養之令而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台修永樂大典民耆老有號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器不已益其治民撫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使治尚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十八

簡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夷咸敬愛之三載入覲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三年卒器爲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貴州按察使涂公謙神道碑

劉定之

涂公諱謙字恒謙豐城人曾祖文德祖國昇仍世不仕父承載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高氏封孺人皆以公故公少受父命與諸弟各治一經年十七能以所業試江右雖未薦然今都御史石公璞在藝場奇其才取補郡庠生正統乙丑舉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山東副使貴州按察使甫命而卒其爲御史值聖駕北巡未返議建儲以繫邦本議禦虜所當務者數事皆見嘉納行河南革奸擊貪之餘爲士子問難經史以開發之行山西時邊寇甫退修亭障缺彼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十九

補卒伍失以撫鄉井渚成又爲之虔禱得雨以甦旱武帥以兵興多故既請罷緣邊儒黌又欲并罷其稍近內地者公力言其非得皆不罷其爲憲副以興隸有常額而多者或至倍徙俾輸貲免役傷廉尤甚於是額外悉斥去之僅使不令出臺門慮其或交通假託爲奸利聖寬獄死得生者踰十重從輕者過千治河沙灣劾勒累歲賑饑青州諸處官出白金三千兩勸富室出粟三萬石民賴以全濟去雷所部郡邑守令以下官巡撫大臣以公無所曲徇多從之去者無怨言臨清當南北京衝要以公鎮其處庾卒衆而猶

出納爲患汰減之有司就官地造買肆以售錢乃
奪以給公費值歲又饑分就食者居于神廟與老釋
之廬飼以糜粥病給藥餌死則擇隙地瘞焉爲勞過
于在青時所活者彌多前此未遇時人有傲侮之者
及既顯待以禮終身儉約自將不以祿入既加變其
常度詩文慕古有觀風朝天奏議等稿若干卷卒年
三十有九時天順元年五月也予觀當時所託以清
庶政者憲臣不爲無入然克舉職若公亦鮮見矣方
漸起也而天遽奪之何哉豈不可悼歎乎

欽徵錄

卷之十百五

四十一

貴州按察使于公整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整字器之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楊之儀真人
國末諱彥成者徙籍于滁洪武初彥成伯子小乙從
戎鎮江衛卒從高祖忠嗣之改編滁州曾大父和來
省樂其土遂家于滁父謙號南溪母莊氏成化六年
庚寅正月八日生公公生而穎悟甫十九歲廩于州
庠弘治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卒業太學歷
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于子學養子而嫁耶將
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 祖宗創
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
獻徵錄 卷之十百五 四十一
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部送太倉銀十數
萬給邊羨餘數百悉籍以付主者嗣部檄主守徐州
倉以慎修開庚午時太宰以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
知名有劾士克之且以其事密付文選主事韓邦奇
兩京部寺及府佐以下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爲優
焉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有憂色曰朋黨之憂可
榮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通歷三載
奏最於是南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莊贈孺人繼
母周及室余并封孺人尋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
所至刻弊剔蠹風裁自持時範賊楊廣等入掠河

諸郡縣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
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驩甚公策賊衆
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通賊從城上
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欽差果相率詣臺門乞命公
諭以無害賊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
懽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

兇就縛後按巡宣大宗屬監軍所養誘有大戶包納
而率乾沒公私受靈公廉知之詭曰是多詐請焉有
帝冑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
令償上下肅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獻徵錄 卷之百三 聖主

武廟而憑籍寵靈緣爲奸利公率衆御史攻之不
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成李
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
史彭公慎許可獨器公令與張御史准看詳諸文字
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彭公言
故事官印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鑒階弗可
越彭公歎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
司副使浙爲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公治之易初孝
豐士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都御史
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大綬之賜壬午

今天子龍飛覃恩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
金紫既陞山東按察使初余孺人卒繼室宣聖裔孫
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街公弗徇者
爲非語中之遂調貴州公曰吾拊心無作已矣人言
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召昆季姻友
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貴俗故龐厚又莫
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陽乎乙酉
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南溪
翁既八十翁之弟率菴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東
強歲時公率弟姪泊子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歎
獻徵錄 卷之百三 聖主

美以爲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歲無
餘貲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十金至付子弟
令綱紀以贍生家始日裕乃買田左山之麓構屋其
上禱時花木義典杭公淮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
莊老農且爲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瞻眺超然
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
病公侍湯藥如少兒既卒敘葬虞祔一如古禮比禔
則公年亦七十矣與六鄉先生爲清平會公自里居雖
絕不干謁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裨治者
必告有司傾懷無隱簡學務精詩文不事模稜而能

適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雖耄耄未艾也乃丁未冬病胃痛藥不卽功以今戊申春二月卒享年七十有九

蘇轍錄

卷之二十三

四四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朱公璣墓表 許宗魯

朱公名幾字文瑞永平灤州人也初其祖謫戍蒙化公乃寓生穎秀絕類孝友鮮儷乃以文行升之學官繼乃掄薦於鄉賜第於廷滇服之南文風丕倡厥望焯振爲岳爲星筮仕棘寺持衡兩頗臺部之獄低昂就律僉曰平哉民以無冤矣爰僉貴臬持憲斬斬詰戎井井霜嚴日明風清弊絕乃晉副臬飭兵遐徼威震蛇豕惠被草木負固之區逋逸之藪革心稽首罔不率從殺以生之厥惟仁哉勛緒望歸晉參藩政籌度弛張兵食咸置郵傳命利涉大川皆其惠也終陟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五

長憲神明不爽衡鑑惟公聲教洋溢布於要荒椎首丹服之夫擁矛佩弧之俗舉奉王章不愆於度厥官懋矣顧乃漸進方熾嘉遯惟貞釋其軒冕歸與丘園優游太平終以沒世古稱哲人惟幾嗚呼允哉乃秉心湛素誣昧自白行已恬逸賄幣獨違進不戾乎官箴退有孚於士論可謂完也已矣夫少有英譽表倡於鄉長有華聲表儀於國未有貞風表範於世斯三者皆公之所自表也人謀奚與焉魯用述之表樹旂隧陵谷靡移公名無斁後有作者惟公之式哉

貴州按察使羅公欽德基志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園里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垂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詠自適也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客即妻子希見其面故聞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終然公廉靜寡慾自足以含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公將葬子璠謂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先人不朽其將在茲嗚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四十六

清松阜許公讚甫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與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覆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抱忠思孝勇退公修之譽無間辭不讒皆以為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為不朽耶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畱家缺賦數傳徙今西岡公諱某字某縣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國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累贈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諱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

二十八第翰林編修理其子也公自幼秀爽穎悟年十四五隨果齋翁官邸父子兄弟自相訓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已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南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為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倨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祛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為貨疚居久之遣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豪冒鹽禁莫之敢問聞公被委掣盤急鑿其艘沉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四十七

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久不調已巳陞四川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遷浙江布政司左叅議盜起饒撫間逼常山聞化公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近癸酉秋入賀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畱養明年春會當述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除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爰知禮義人

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慘嚴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
不許丁丑入覲歸即移書巡按御史稱疾臥家情詞
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疾愈召用益異數也
嘉靖丙戌聖書即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
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臥懇請 朝廷知
不可強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鄧憲公
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
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果齋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
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旦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
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八

記摩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
覽輒摧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
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競及陵轢人者則喟然大息
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
無忝所生此吾志也初號毅軒既又號介石居士浮
漚道人所著有浮漚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錄二卷
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酬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
溫然不見其斬絕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
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入
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
似仙非仙似佛非佛之語殊莫測其意焉

貴州按察司副使張公敏墓表 周洪謨

公諱敏字以達姓張公其先有諱石者仕晉以兵
尚書守泉州家于南安數傳至唐康州刺史反遷浦
城生福州軍判官修判官生南唐光祿大夫檢校太
師高州刺史行鈞太傅子十五人有曰仁徹檢校郎
中其七世孫台州太守冲生岳州察推木徙居新昌
子三人季曰天與宋大理評事喜邑西醴泉山水之
勝遂卜築焉高祖在初曾祖文華祖廷璿考仕湖廣
加仕而以學雄里閭公生凝重不好戲狎既遊泮宮
累奇於鄉試事二親愛敬備至母病躬侍湯藥衣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四十九

解帶者三月既歿哀毀踰制處昆弟篤友愛外舅無
子晚年家不振築居迎養於鄉之南塘及卒以禮歸
其先塋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吏部試在優
等擢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其司理京邑訟甚劇公
獨幽微折肯綮一主於寬恕大司寇甚器之三載績
最獲受勅命封其父母正統丁巳丁外艱服闋改本
部福建司主事頃之陞陝西司郎中凡部有大獄必
資公讞章奏必公閱而後上歲辛卯獄囚破獄走諸
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逮其斃曰重以處決自有
定期何致戾死在防之耳囚聞之感泣始公之京次

王謙舟獲妻溺惟一子向幼公爲娶妻
祀其宗丙寅用大臣薦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凡所臨
祛弊蠹飭武備修學政時苗賊煽變攻圍城堡徵
阻絕饋餉莫繼公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進邊儲寢給
諸賊解圍去齊民甚德之景泰壬申引年歸訓子孫
以學歲時祀先一遵家禮構精舍數楹外藝果蔬植
花卉日與朋輩相羊其間以絃以矢以觴以詠暇則
適興泉石之間有舞雩氣象鄉之北有嶺曰花鈿勢
極險峻每風雨行旅苦之公捐貲創菴其椒繚以垣
贍以田募人守之以便行道者止宿天順甲申承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五

詔進階亞中大夫服三品冠服成化辛卯秋九月二
十六日疾革名子孫謂曰吾爲官得休致爲子得全
歸庶無憾矣若等無墜先業可也言訖卽逝得年八
十有六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

新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
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
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
李嘆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考察見
公名曰是陳某耶卽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
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且蕭然
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
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
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五

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
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
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
獄虛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
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
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刺盜數十人爲曹白晝
擄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遇之
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莫引
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
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皆擊

之而爲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章素有文
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銘曰噫
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峇峇孔兄且直官訓名振孰
云我貧我貧我安請道以戒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欽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二

貴州按察司副使閻閔傳

閻閔臨清州人父鎬字孟周弘治戊午鄉薦閔氏世
鉅姓中遭不造鎬特立獨行力學安貧鄉閭悅其純
正監司郡守偉其志節既得舉授饒陽教諭築室以
娛其親非甚病遠出未嘗一日去左右也學宣化彈
力葺之教諸生躬爲校課三年改寶坻以父憂歸寢
苦枕塊二日一食又時方冬因遇疾姻壻環視公曰
毀不減性禮也不曰行法以俟命乎含淚而卒嘉靖
庚寅祀於鄉賢閔字尚友生而異質讀書過目不忘
年十七舉於鄉家居子取一介不苟正德丁丑第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憂歸起補吏科給事中正色立
朝天下想望風采今皇帝繼統閔議初政凡八疏
其大者宰相以定策功進伯爵又大賞迎扈諸臣公
抗言自古厚援立之功則威柄弱私隨從之人則侍
御驕寬親戚之禁則請託行事遂寢時給事中史道
亦論宰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謨力誅本
兵黨附內閣譴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樓棚斥言大
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譴時論高之
今獻彙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
年詔復原官公歸疏以承職致仕不得請都諫劉世

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表薦吏部相
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
慶禮入都張大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
疏乞罷杜門却掃課子行園鄉人未嘗亟見其面也
公早以文章名世非關世教不作所著公草泊餘廿
子華齋文紀詩紀南行北還諸稿總四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五

五十四

貴州諸觀察傳

咸元佐

公名稱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敷隱居
敷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髫髻時猶
逐里閭羣兒嬉有僧明欽博學善相人與敷友見嬉
戲謂敷曰即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敷
授之業公資穎發好學數載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
嗜古見古人圖畫墨蹟率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
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置對人談
多雄辯時出詆諆爲文章詩詞務鈞玄發微有深潛
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曰求速不求精
廉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及其屬彙復然終不能變應以從平易也以是數踴
於棘闈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
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公匿公撫之
不急而豪狡妨民者則排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
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
察之處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
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按
察僉事總理屯政覈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
粒周慎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叅議貴土官
過上官至輒有餽公悉却之汝宣慰者大會也故事

承陰者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卽爲
縣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龔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
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于家者
辛丑乃上書乞歸甚懇致其仕歸歸時予慕其爲人
苦心營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
角巾綈衣襟間里侶親戚悛悛無甚異予凡爲具名
縣令并召公黎園子弟呈戲劇爲歌唱亦低聲和之
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則艱然見
於色卽久要宿契竟終絕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予
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歸橐
賦徵錄 卷之百三 五十六
蕭然歸而間以請謁來者卽厚脯峻絕之不以聽也
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盡
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爲斷輒乾沒以敗此比
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攘華要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
而不之惜人面禽鹿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
由由于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絕俗詘勢遺利而
一無所汨三軍不能奪其氣也先是閣大臣夏貴溪
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貴
溪謂銓司曰諸某者雅秀才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
之哉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貴溪公最得君相公

爲重炙手可熱使公誠一開口請之則京朝卿寺可
跼步致而老鬼方之域又以見其達義命也癸卯
卒年八十有六右石晉郡邑弟子外孫張正鵠舉進
士刑部郎中

賦徵錄

卷之百三

五十七

貴州兵備副使沈公霽傳

沈公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
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
叅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
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簿名見之出
俾賦一絕先生題曰大舟濟商川白屋出周士抱負
有設施誰家讀書子公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
偉器布政夏止軒寓寄之以女贅先生年二十一始
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作詩賦
已而從胡敬齋章振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九

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工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
南病水二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
之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
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
書一有所得卽記錄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
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踰十年矣沿
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
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先生獨見
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覓其獄人稱其禮
祭酒汪偉立雪冤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

魄已朽而其望昭雪於仁明正直得爲之君子猶
耿不滅此所以不感於他人而獨有感於侍御夫豈
偶然之故哉而君之仁明正直直鬼神益先識之矣時
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
爲不軌特抗章言之不報恭遇 聖駕駐蹕南都累
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
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脩德省愆親賢遠
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惡崇正學闢異端
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
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起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九

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先生曰汝能改之吾寬汝罪
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
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
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來不著眠之謠江西
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召入會閩中有給事中史于光
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
之先生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
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必得
獎焉先生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况吾畫桂之
性老而愈辣雖草官遇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

矣巡按族之考曰性資偏執遂不果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同官曰君可以不去矣先生曰大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憲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至今稱之他如殲王藤之魁禱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巡按施山特薦之將召入處以京職時有大臣竊弄威權者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

懇乞休致得旨特謂平生清慎既引疾乞休恬退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

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閑

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為踐履之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性至孝

弟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事兄長如父母有疾親自奉藥以是深知醫道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接人

無小大衆寡一以誠待之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室

蔬食布衣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

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取惡衣惡不惟爲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霽年少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則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先生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上疏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再拜曰謹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寢或少有未合卽睡臥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

忽進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哉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姓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遵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簡克弟子員家貧饘粥常不克先獻徵錄

卷之百三十一

本三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間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菴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齋詔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閻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然而起曰

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益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音問有醫杜仁大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困杜氏偕閻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醫藥借高道朴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跣足默坐澄心獻徵錄

卷之百三十一

本三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生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

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渙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甬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爲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常試諸生得先生所爲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卽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甬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獻徵錄 卷之百五 李中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已卯秋辰陽門人覃廷謐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林之墅築瓦牖居之教以靜坐及孔門求仁大旨自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內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真才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蠲屈且久人不堪其憂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贄四拜因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

留館穀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之門吾道西矣歲丁酉省甘泉先生於南雍遂入太學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契其旨贊尚書鍾石魏司成莊渠二公虎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時海內之士問業甘泉先生之門者甚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先生簡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先生而遂之先生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諸生復集丁亥甘泉先生謂先生德業行藝足倡多士自南雍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獻徵錄 卷之百五 李中

觀政戶部乃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于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者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公暇則相與訂所疑攷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已立人達已達人而不爲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說不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據事而已時先生位雖郎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畏敬之若師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

甘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
求之道林子可也曾公汝檀曰道 子聽其言者協
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爲標異不苟 同吾是以知其
志同仁也浦公應麒曰道林子平 言動動中矩矧
而當官蒞事明允沉練不憾不紆 謂賢才而老成
者與錢公薇曰大哉孔顏其默以天道林子握逝祥
之體御不舍之用靜無靜惺惺者靜動無動疊疊者
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潛孔也此皆深知先
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
贈先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謀
獻徵錄 卷之十有主 本本

所以侍先生巾櫛者乃置一婢爲之具衾褥以請於
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蓋先生善
養心而恥狗欲久決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司
水利道僉事丁酉春赴任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
一二語輒相傳誦播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餽於途叱
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 曰晝流劫爲商
旅梗先生卽條其事於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先生
舊知民間利病視人凍餒流亡痛在股體一夫不獲
若已陷之所至輒悉心搜訪與臺斯隸亦假辭色人
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

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士士夫大不便
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 岷江一帶水
通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 之費若干緡各
衛養馬草場多爲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丈出
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
全黎二夷爭路讎殺禍且未已欲得揀弊而全利其
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
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百
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
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真
獻徵錄 卷之十有主 本本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
戌化管提學道巡歷校閱汰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
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評成
都生楊珩南亢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
一時翕然興起已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
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
妖術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
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蜀
之俗至是不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咸尸祝之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川赴任作聖公
歸約束好士愛人真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爲有德之
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明
右曰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
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勤懇
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愧且革情
者勸而文牘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
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
中土已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
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科目日盛城中有黠民易某某者投入土酋司
撥置爲不法巡按趙方崖公大怖訪捕之手酋焉各
共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民惶懼奔避撫
院謂當拍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
也卽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若將公處
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
有疑必虛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督輔處均之
任昇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公
公以既無養病例復重其過通督院繳取州貴成
賢能官各一員赴展沈議邊事劉公遂以先生

月議事竣病且愈卽歸武陵爲終焉計劉公以鄉試
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
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巡歷外衛不知先生
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既是講學將
某着回原籍爲民益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爲
先生地矣聞報東萊以正學書院記未脫藁遲二日
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眞道學
矣夫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與不忍別先生留
詩勗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
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問顧省郡連歲
赤土道殣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
民者必敬詣先生先生亦悉意籌之食舉斂戢吾民
賴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
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忤薦於朝略云經濟之
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
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
精舍石鼓書院登祝嘏吟吟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
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
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觀之情已哉已酉

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爲
論知崇禮卑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桃花洲學徒
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曰
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
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
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
卦文七月讀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爲警
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以歸手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垂指示
益先生從容灑脫靡所留情而清明在躬目無所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七十

照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
至先生則人人委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如
其實欣其醇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
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
梅林公宗憲兩詣桃岡請教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
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檄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
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桃世英赴廣東爲甘吳先生
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庵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
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
副陳朗齋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

聞潘公高計啞咽哭復爲文追莫之益潘公爲
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
殞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島夷之亂徵
士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
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不輟已未作精舍
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朗齋公遊焉先生
襟度夷粹不爲矯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
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遺其許一行之善雖在婦孺
臧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齒既暮鶴
步重頗不知者皆以爲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七十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
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
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
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
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
命齋軸幣爲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魯泉
若泮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

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魯泉於楊前與之論
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作於前漏下
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哀經誦
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
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
意至前而無一毫微於辭色葬祭必仿古禮四孟之
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醴脯必親視之敬
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童婢未
嘗以此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客以及里閭
姻婭常款兩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舉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
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
猶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
之若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
忍棄絕質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有
倦色而先生循循疊疊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爲先
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入魂汗自
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
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
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

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同學孔子博
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蒞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
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
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事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
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
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
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
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愠則謂聖人以
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
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
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揭
道要關往靈正人心開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
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
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
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
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
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論衍古大學義掩岡訓規及門
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掩岡日錄道林講義
諸書行於世

貴州按察司僉事方公泌墓表 方 豪

豪曾祖孔直再從弟曰二宜先生者諱泌字繼源卒
于弘治庚申正月十八日葬之潭源二十五年矣未
有表其墓者豪每慨曰是後生之咎也厥孫繼實察
其平生大槩促為時方有湖湘之行今者棄官來歸
頗為守先生家法繼與從弟純純又促為遂為之表
云其辭曰嗚呼先生可謂完名矣夫先生之未仕也
內有司正廷菴公為之父戴夫人為之母葉徐二夫
人為之助侍御克正公處士孔輔公為之兄外有吉
士嚴崇振為之師侍御徐用和為之友內嚴外賢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五
又以倍人之力雖饑寒弗之顧宜其學之蚤成也故
一試而驚人鄉列高第廷預窄選是年進士僅百五十人以易
學與一方如我師景端吾公尤甚著書先生妻公以
妹甥中書廷介工部廷順甥孫進士惟可咸沾溉
焉此先生之學可不謂之克乎已以及諸人者夫先
生之仕也由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山西司主事福
建司員外郎詳慎稱平時 朝廷令大臣各舉老于
法者一人克各舉先生因張通政之舉得廣東按察
司僉事適永熙韓公鎮其地諸果少當意者特下先
生泉長耄而疾積滯弗理韓以託諸先生嘗分巡海

道出入波濤中了無怖色既而以內憂歸復除貴州
督勦黎洞慮周而後發師竟以捷苦澹若書生久而
彌篤焉此先生之政可不謂之行所學而固其守者
乎夫先生之致仕也年五十四耳績既成而薦亦屢
少需即陟也忽自誦曰此去吾家萬里地遠且惡殆
父母之遺一宜歸居憲職不能自效有負 朝廷二
宜歸遂二疏乞歸別號二宜老人日與二三耆舊若
太守虞廷宜負外吳天佑及子姪郡判文郁臬照永
貞學訓尚文輩詩酒相娛又與鄉人設壽會主鄉
約事人間升謝罔聞知焉暇則手錄古詩文一筆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七五
苟郡縣未嘗輕見見亦以一語及它二子長仕次俱
諸孫又有緒緒塔徐俊張楷彬彬然文雅可喜也家
政則付之仕而以俱為孔輔公之後壽七十有六優
游林泉者二十一年此先生之節可不謂拔乎俗而
風乎后者乎豪七八歲時先生偕景端公以宿州徐
良節昏事諸慎山故廬委家祖克恭公為之始兄先
生今故廬綴矣先生遠矣豪且老而休矣時序亟流
學政多愧獨乞休一事先生十年餘得奉 老親差自
知亡日得如先生之壽否也倘得如先生則三十
五年間敢不以先生為法耶故必欲表先生之墓者
慕向之深而精矣之成也先生所著詩文日二宜軒
集豪嘗采而編之與司正侍御處士二公者並傳焉

貴州按察司僉事黃公大廉傳 黃謙

黃大廉字潔甫黃石人少神悟讀書夜分不休登嘉靖壬辰進士領縣長洲長洲財賦之區稱難治大廉下車首定征徭立三品格輕重惟均豪猾積逋乾沒者一切置重法諸豪憾行金諸要津浸潤大廉短又遍倡飛語搖采風使者或飛語又先入諸要津言輒無禮大廉大廉弗辨即日棄印歸貧無以自給夷猶如也後數年御史陳應行部下長洲察大廉解官事任疏起大廉言安府教授稍遷國子助教咸著聲轉大理寺卿出僉二廣臬司廣多珠璣瑇瑁異香名狀散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紳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爲別貴陽夷漢父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畱不可得先時武選郎馬平張紳以發相高父子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往訪紳問勞竟日以名節相勵頗行遺紳金紳謝之日累臣不蒙獎鼓執事有未甘心也紳不足計公獨不爲身謀乎大廉曰奉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自他違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七

政起紳都御史鎮虔州紳遣使訪大廉使者歸報紳大廉沒已久紳感泣臨章水投書吊之詞備悽惋且邱共孤大廉他事不具論論處紳可以盡矣

思南府知府王公延素墓志銘 皇甫汭

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號雲屋姓王氏少傳兼太子
大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恪公整仲子也
其先汭人宋室南遷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為吳
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竝以
太傅貴贈如其官大夫生而厚重偉丰姿有器識甫
冠以太傅三載考績陞入太學取居統穆被服樂與
諸生遊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謝請謁者曰毋以累
家大人為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毅皇倦勤關
瑾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緒衣關木梟於轂下者
庶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七十八

以百數太傅秉正嫉邪事無與忤瑾心銜之以相公
望重終莫敢侮稍為敏容稅氣人咸為公危之尋上
疏避賢者路竟遂所奏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
山海內歎其為完人云時長子中含君窮治官室苑
圃凡與馬服食靡不茹膾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
焉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桓
公乃喜謂成吾清德者此兒矣何謂遜銓曹太宰
為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可謂得青
箱之學者即取上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藉昔
司空導右軍義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勳簡冊位然成

大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野尚奚待焉適有左
軍督府之缺擬給授乃以親老求南冀便省問眾益
賢之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節恪守職司值畿內
諸衛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二切裁革人稱便焉
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閱焉稍
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陞楯即得休居自旃始共在
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艱服除補中府尋
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皇城門鑰將出為 章聖
名醫叱曰禁門一輪安敢擅啟然事關 太后奈何
詰使者煩驗通飭踐更卒嚴禦躬導出入且日上疏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七十九

言醫官名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備緩急時嘉其奏
為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第其
能否懲勸有差邇來監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
漸廢弛率為釐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嚴懼恭軍矣嘗
奉詔淮揚有司餽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批胡
氏由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兩承褒寵實異數云是歲
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
真散地就拜為思南守數日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
威德漸破遠人為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垂
堂之成驥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人不久背養

獲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既除服或勸之仕曰吾有先人之廬足以託處一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柄耜之饒足以比素封而郭桀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弟壯且謝秩卑隱從事著作縱不能附子臧之節獨不媿少游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性纈寡言笑雖遠次未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犯或不校亦無貶章晞世之態少喜臨書字畫道勁得太傅筆法間占屬短律亦清逸不失家風涉鼎聞見隨手籍記他日久有忘之者悉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士茂曰月

獻徵錄

卷之十百二十

朔嬰疾越七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允簡墓碑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鼎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報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旬息僅續衆之金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溪衛而卒麻陽之

獻徵錄

卷之百三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算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倣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概諭祭於家賜葬融縣之高沙目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頒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率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

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
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
融縣高祖于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
給事中考鑄鄉試第三入未仕蚤卒季父鐸致樂昌
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
榜授漳州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橫荆門州
知州以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
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
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
獻徵錄 卷之百三 八十一
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
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丈
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
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蒙民爲
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耐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
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
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既更治民
流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
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

去瀝民泣畱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
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焉守
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
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

獻徵錄

卷之百三

八十一

交趾左布政使張顯宗傳

交趾布政司左布政使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
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太常寺丞再陞
國子祭酒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趾平復起
爲左布政使顯宗家居有孝行從政通敏爲祭酒首
疏便宜數事申明學規修舉百廢綱紀一新其爲交
趾當平定之初夷民未安顯宗宣上恩德勞來撫
綏民皆安之同時有王鳳者平涼靜寧州人爲清林
縣典史招集新附勸於撫字後陞縣爲州祇當去民
懷其惠奏請畱之遂陞清林知州又有魏思善者任
武寧州知州綏集境內盜賊屏息與顯宗俱終于官

蘇徵錄

卷之百三

公事

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房安傳

房安汝陽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北平按察僉事陞
江西按察副使陞江西按察使上卽位安坐事謫
戍興州後召爲監察御史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再
陞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同官
魏瑛誣告安誹謗事徵下獄安不勝掠治悉引伏闕
蒙諒以交趾安繫聽決命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
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人改安四川叅政未幾復改
交趾永樂二十一年以疾卒安老於吏事所至嚴刻
爲治人多怨之然能以廉自守云

蘇徵錄

卷之百五

公事

交趾諒江府知府贈布政司叅政劉子輔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徵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人與公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聲名人益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祭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圍苟活且暮間卒之不述孫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僨貽誚無窮視子輔

臺水足爲猶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者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易嘗乏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何如耳

欽徵錄 卷之一百五

八十七

侯蓋

林烈

副使

王沂

蕭种

運判

董子儀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仁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四

行太僕寺

卿

陝西行太僕寺卿趙得祐傳

永平志

趙得祐字元吉永平盧龍縣人曾祖忠由永樂甲子
舉人任御史改刑部郎中致仕以行誼為鄉飲賓屢
舉祀鄉賢得祐三歲失恃稍長好讀書為諸生隣人
有加以橫逆者讀書自如人服其雅量登嘉靖癸未
進士凡公服以布為之當道有司皆重其敦雅甫三
月急缺風憲選陝西道監察御史封其父章巡按應
天掌南京鐵道而嚴緝松蘇等府案牘及于糾劾輔
臣羣黨側目陞貴州僉事以去未幾以邊材調遼東
巡海省築邊金費調山西兵備分巡冀南道轉貴州
單節道陞山東叅議而分守遼海東寧道陞陝西副
使備兵肅州其在貴州却金而服蠻夷及撫哈密酒
泉頌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以丁內艱請致仕歷任
二十七牛以清介為始焉林居泊然如書生時其勤
仍下帷枕席皆典籍新築之乏不問蓋其所好在
斯焉居第敝甚知府紀公巡以器餼置瓦甃于城廂

命役守將爲聿聞而慨然曰得祔薄官時無敢取一芥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樂引後輩而企前修鄉族稱其孝友無間言應事接物坦如也其鄉飲十有五年壽七十三卒至今稱官家不以財累者趙氏也

獻徵錄

卷之百四

七

山西行太僕寺卿陳先生沂墓志銘

顧璘

先生吾南都文人也穎異蚤見軀不甚長而采朝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之學筆勢瀾溢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奧不以綺麗競能漱趣遠哉璘自登第後相結爲文友傾心四十餘年切磨契許日益膠固真如兄弟骨肉也頃年先生以山西行太僕卿璘以涑江布政使各請老居山中與諸耆舊大夫修淨社甚歡嘉靖丁酉璘白起爲副

獻徵錄

卷之百四

二

都御史撫楚與先生別殊怏怏戊戌魏乃以訃聞嗚呼吾與先生交期止此邪先生名沂姓陳氏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本宋丞相秀國公升之裔裔曰澤以言青苗謫四明爲鄞人曰珩國朝以醫徵入太醫院始家南都其詳載長沙公傳中長沙公諱鋼稱遲宜子即先生父初爲黔陽令再擢長沙通判皆有遺愛祀於土母金安人以成律已丑七月二日遲宜公先夢釋氏奉明珠入室旦生公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書十歲能詩十二歲能舉業語率奇拔驚動長者總角著孔墨辨赤寶山賦諸文傳誦

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舉鄉試登
正德丁丑舉進士雖久處韋布時名燁然出入上閤
老野亭劉公大宰白巖喬公少宰柴墟儲公宦南都
時皆海內具瞻鄉定山莊先生負學行高望皆引爲
忘年友既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武宗
實錄推內館教書嘉靖癸未禮部聘同考官甲申與
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樸楊慎再論大禮實錄成進
侍講賜白金文綺隨充經筵講官撰講章善寓
諷勸上問宰臣知其名丙戌持節冊封楚王踰年
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素抱經濟樂於惠民於
獻徵錄 卷之十四
是備設科條杜奸完賦同官驚服進山東左叅政按
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苗荒發官帑市牛給民墾墾
且寬其稅募年皆熟又爲捐除種馬薪木運部諸徭
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將發調卒襲捕散之卽
言於中丞臧兵者不謂然已而盜竟破縣去衆許其
略嘗遇執政於德勞之曰先生久外行將召矣對曰
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也意大忤吏部舉河
南福建布政使皆不遷遂改山西行太僕卿再上疏
請老歸築遂初齊於家園杜門著書絕意世事乃今
天不愛賢遽爾見奪蒼生已矣又如鄉國何哉先生

孝友忠信出於天性事二親死生情文備極人所難
及素廉於財長沙公沒後管弟妹婚姻貸以備禮及
貴周卹南都與四明族屬往往曲殫心力嘗有大臣
後流落不能歸葬必圖爲之所居京凡鄉閭人急難
匍匐拯之惟恐後蓋平生舉事造念率歸忠厚固不
可以計數也所著書有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畜德
錄誨似錄花巖志遊名山錄昭言詩談總若干卷詩
文拘虛集若干卷又金陵志山東通志南畿總志皆
出筆削狀謂其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
道仁人吾鄉稱爲實錄
獻徵錄 卷之十四

陝西行太僕寺卿商公廷試行狀

張元抃

行太僕卿明洲商公之歿也春秋八十有八矣會家子爲正以大理少卿解組歸且數月而公適及內外支黨凡爲公所自出者殆百人皆不計而集太夫人哭於幃甚哀亦八十有六矣小子某爲公甥塔旣就位哭則又思悼曰傷乎吾怙恃見背皆未及七十視公何如哉若公則奚憾焉旣越月大理公迺手述公事行率其二弟過某拜且泣曰先大夫亡恙時嘗營菟裘於下塗山之原茲將奉遺蛻而藏焉唯我先獻微錄

卷之十四

大夫之生平吾子所知吾子其幸狀之嗚呼某其可辭哉公諱廷試字汝明明洲其別號也商爲著姓世居汴宋南渡徙浙之嵎曰某者伯仲四人並顯故名其鄉曰暨錦已又徙會稽之樊江則自某始幾傳而爲登卽公之大父也以椽爲豐亭長時文毅公方秉軸而豐亭公又稱廉幹迺以郵長攝縣事有惠政清流人德之觀其卽眞忽一日賦白雲卷舒之句題廳壁拂衣竟歸自稱歸樂公歸而拓義冢創義學種德甚厚自是商氏之興蒸蒸矣公父曰公澤業舉子一試不效輒棄去以貴贈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

謝氏封太宜人人生二子長曰璉領嘉靖甲午鄉薦爲汀龍理公其次也初名瑛舅氏謝無後以公爲後遂更今名襲姓謝久之公旣入仕而舅氏已舉三子迺請於朝復本姓云公生十歲而能文郡邑長名試之落筆驚人共呼爲奇童子戊子領鄉薦已丑歸自北奉直公及所後母吳安人相繼歿公執兩喪情禮曲至辛丑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以儒生爲法吏人多難之公猷明習典章遇事燭照斧斷雖老吏謝弗如每有疑獄必就公取決焉盜竊西內齋壇物諸閹率被逮而巨鎗守壘者得倖脫公白於尚書獻微錄

卷之十四

七

曰盜人禁地典守者烏得無罪巨鎗怵以利害公弗顧竟置於法邊將某某者以失律論死公草奏謂此輩久於疆場號勇敢卽有過宜使策奇自贖上從之其用法不苛又如此甲午考績遷廣西司員外郎值覃恩得封贈父母如其官已而奉詔慮囚雲貴取道歸爲太宜人稱觴上壽迺去滇中率用土舍邏盜盜卒不可得恩獲譴則誘夷氓以充吏語侏離卒難辨獄具久之始覺卽欲辨不得矣前後獄者類膠庠案莫敢更公慨然曰若是則欽恤之義謂何立爲辨之若矜疑錄所全活者數百人具恤刑疏草中訖

事歸哭太宜人於途宅憂三年足不入公府庚戌服除補原官尋遷陝西司郎中其年冬虜入關下肅
皇帝怒本兵緩援師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公
當按之時相分宜與郎有連密遣所親屬公公正色
曰兵之緩急在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
寧忤執政不敢仇三尺以忤上與俱死亡益持之
益堅分宜大銜之百計構公不得則姑誚公資出為
黃州守黃於楚諸罷最劇而疲且譴訟公至務為簡
約汰浮費千餘金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
所攝與為期期而不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隸下諸縣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八
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訴者亡所聞訟入立剖獄亡
繫囚諸縣有所輪第驗封立遣庫亡羨金羣吏束手
無所為郡庭閒如境內大治斬水豪方某者交縣令
睚眦殺人僭家仲鳴之縣令以為誣繫之獄方賂獄
卒甲拉殺之而以庾外報其弟季鳴之按臺事下守
道方大困則詭季名擅詞撫臺曰殺仲者乙也以索
不遂耳亦下守道方復賂掌按者匿季切詞而以詭
訊季與乙莫知所為將力爭則又使人首季受乙賄
季不敢爭乙坐死人皆冤之而上卒莫能辨也公閱
其案訖曰乙所索幾何輒殺人是非殺人者俄呼乙

至屏左右詰之乙涕泣良久迺曰某實不殺人季
我不知何為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曰某所告者
甲耳詞在按不在撫今反之不知何為公頓足曰吾
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鞠之具伏遂坐兩人死而
釋乙闔郡大快其摘發如見皆此類也河南賊師商
詔料眾為亂先與黃接壤遠近恟恟謂賊旦夕且渡
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公爭之曰尚詔陸寇耳當
走山東鼓饑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
至調兵何為既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爭
界而關所司輒以叛聞議發兵以攻公又爭之曰此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
關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為守請身諭之迺單騎往
眾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公與其長偕來見撫臺竟不
發一兵而土宇帖然此兩事者微公民不見賊而已
困於兵所爭尋常而公叛名以死者何算也故公之
守黃為諸郡最至今人人誦之乙卯遷山東按察副
使備兵青州青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
獄將刼出之哨聚數千人諸黨分部中外剋期而動
值公初下車戒嚴賊不得逞公偵知其狀亟以兵掩
捕之賊擁眾走離離多鎖徒公曰賊若合鎖徒據險
阻即難圖矣遂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

其降者千餘人度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劉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陰鎮徒王恭劉顯等聚眾亦千餘人久不能捕公曰是可以計取也迺誘其腹心周早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秦願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女其爲內應功成當爵女對曰唯唯等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條迺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公語諸賊且言已放標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公在青平兩巨寇奇正迭用功甚偉而恥於自張捷書上兩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

大性夷坦既不能姸姍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其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職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率高臥不事事馬政日隳公欲稍稍振刷曾不得展迺嘆曰湖山遲我久矣胡不歸胡不歸遂自投効乞身去家居踰二十年日唯課子弄孫自娛深究黃老養生之指其於一切玩好泊如也晚更號澹翁以見志與人溫溫可親喜慍不遽形於色至論事可否是非侃侃不阿必當於理其學博綜今古叩之輒響答發爲文詞不事組繪而充然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所訂叅同契藏於家

陝西苑馬寺卿兼按察司僉事單公應元墓志

銘

王家昇

萬曆戊子九月十一日陝西苑馬寺卿單公卒於家
鉅生之年僅周一甲子其先湖廣黃岡人國初有貴
隆者徙屯馬邑歲卽雲中家焉貴隆生德乙德乙生
榮榮生表用高賢遊賈江淮間好義喜施里中稱爲
善人配劉氏是生環爲公父以公貴贈兵部車駕郎
中始贈公配劉宜人生子不育置曹宜人副之生子
又不育家奉大士像曹宜人禮之甚虔一夕夢神人
持果其色正赤如柿芳香噴人授之曰以此爲而子

獻徵錄

卷之百四

十三

覺而爲贈公言贈公以爲祥識之彌月而生公是爲
嘉靖戊子元日因命其名曰應元字之曰德芳生公
二年而劉宜人亦自舉子選爲和州郡王女儀賓例
不得仕於是贈公撫公頂嘆余少孤失學然從舅氏
宦閩中習見詩書之貴矣孺子勉之無令外宗獨盛
也公自是淬志向學以十五歲充郡庠弟子員每試
冠諸弟子文譽藉甚戊午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拜歷
城令歷城嚴邑賦訟旁午公至應手辦時察民所疾
苦華孽務振其急嘗開田花山下因湖爲渠教民灌
溉治東山奎徑之險仄者以便車馬往來民至今賴

之獨耻趨事上官撫臺某性剛復用擊斷立威郡縣
所具城旦書連者多斃杖下公請自今非重辟罷遣

全活甚多某檄縣徵贖金千公閱籍止得數十金以
報丞勸公上所求甚奢而公薄應之懼無以塞不如
因而饋之可自爲此公曰剝民以媚上有挂冠歸耳
竟無以加某果大恚二日聞司以書函金饋某適邑
尉直庭下尉舉篋不勝書委而金見某慙咎尉數十
託他事遂尉去尉創甚公屬醫調護厚遺之還某謂
公背已而私尉也徧伺公陰事無所得會公奏最當
徵某從中沮之補遷南京刑部主事庚午滿三年績

獻徵錄

卷之百四

五三

得贈父如其官兩妣安人尋轉戶部員外郎用薦文
武才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已調車駕司司主四方郵
傳符驗達官貴人求請無虛日公悉按例謝絕之不
少徇明年出守河南府府治居天下樞冠蓋四集時
有禁不得用傳留滯益多而民益擾公至爲酌定經
費客無停軌供億之累稍紓移書勅屬縣汰冗役禁
株訟勸農興學諸屬吏率公指推行之閭郡不嚴而
化又所在置倉儲穀備賑初年萬餘石次年乃數萬
石屬歲侵民不得饑妖民許天宮左道惑衆衆趨之
如流公懼亂設方略擒之亂止嵩山有銀礦民緣爲

奸利推埋擊殺有司莫敢問公密遣捕盜八人易服入賊所別伏健卒於要地以待八人潛伺賊首居懸崖間掩其不備禽之從間道出既遠賊衆始覺駭而四散嵩洛之間以寧甲子遷四川副使分巡叙盧諸郡境接獠夷民俗龐雜公設條教開以禮法不數月咸知向方獠婦某謀作亂帥劉詡知其狀請兵之公曰獠所恃積聚耳第募健兒燔其巢此不過一卒之力豈足勤衆帥從之獠婦果寢其謀亡何移陝備兵延綏入關按行部瞻顧城邑億贈公囊從舅氏宦游處愴然悲之益務殫心經略若釐治神木鎮羌諸城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四

堡以固封守開永清等處荒田以贖屯卒覈諸將領私役士以裁冗餉糧事犁然飭也貢市再竣兩奉聖書褒賚而會旁郡倅以查盤至鎮公以屬吏禮遇倅倅快快還徧諧公於當路不行而河東鹽院亦以徵贖金故失意入其譖札公朝論莫直也量調公楚備兵長沙盜駕舟出沒衡湘間卒不能捕益乘其勢顛越人於貨公令哨艇皆建大旗其上哨卒以號衣爲識分番巡緝所往來停船處津吏署狀馳報卒不得逞盜遂息丙戌轉陝西苑馬寺卿分巡平涼值歲大穰牧卒坐馬死不能償逃者過半而部使者下追捕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五

之令甚急公曰馬與人孰貴今乃欲驅生人償死馬耶則屬各監整寬督促務於撫流亡流亡復馬將漸充而部使者竟謂公舒緩不任事也奏公致仕歸公喜曰失一官而活數千人歸可矣歸未數月疾作遂不起公性簡重燕居無陪容而坦夷有度口未嘗言人之過與客飲觥籌交錯油油灑灑如也尤敦倫誼事贈公及兩宜人色養備至處弟應麟友愛甚篤應麟死捐其孤如已子外翁媼晚貧無所依公迎養別室切而調節歛葬焉仁厚如此入仕二十餘年所至以清操聞在河南當入觀庫吏索羨金數千謁公曰此郡守舊例也公叱而卻之權其金於三任憲臬未嘗聽八千請里居亦未嘗以事干右司雲中稱邊鎮諸宗及士大夫爭以奢靡相尚公獨澹泊自守服舍朴素蕭然若儒生沒之日所遺惟圖書數卷而已嗟乎以公具文武材負經世之略倖得盡究其用功業可勝道哉而廉不能趨承方不能詘折仁不能督欲以諧世而炫赫赫之聲難矣宜其屢進而屢躓也然單氏世受商而公用詩書繼外宗之軌先後宦秦卒爲單氏陽元成贈公之志與夢符可不謂異焉

陝西苑馬少周公仕墓志銘

萬士和

公諱仕字君可號白溪姓周氏太子太保尚書襄敏公冢子也周之家于常自晉始國初徙民實京師周於是徙金陵嘉靖初復居於常公天資篤實厚於羹餼其貌樸而神定對人言語秩如也然皆由衷無少虛飾幼篤學志期遠大初從襄敏公游都下繼入太學內受庭訓出則尋賢師友勤求教益於是行日益謹而為文益進然數奇人試于兩畿弗遇也先是襄敏公側當得廢公欲以讓其弟不果公之奮勵讀書辛若場屋意以已得舉尚可移廢於弟又不果公

狀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七

曰天人不相值命也不得已就選銓曹授中府都事時襄敏公致仕里居蚤夜念之不置求便歸省日侍左右甚樂及襄敏公得脾疾卽上疏乞養親襄敏公辛公哀毀執喪如禮服闋補前職則又念母吳太夫人存堂乞南宗人府以便養吳太夫人疾公再棄印馳還省視太夫人張目曰汝棄官歸來何孝也遂騰公身繫于官而前後兩喪相終視殮皆躬親無憾人謂孝感所致太夫人卒之年公已擢澤州太守未任及是補選高州離廣省途遠更茲土者多列法自利公未入境則有以例餽路者於途者公峻拒之及之

狀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七

官潔身縮費不受一錢供給而於利弊興革一一舉行如興學校修城隍清獄囚弭盜賦考課為嶺南第一百姓愚者向化頑者消梗守六載政平治理而廉靖無欲始終不渝高人頌之臺司獎薦無虛日公屢乞休撫按輒加慰留嘉靖甲子陞陝西苑馬少卿公復固請致仕銓部請公治高之蹟寢其奏仍促赴任公勉就道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其繁陝人之懷如高人之懷公也隆慶初天子登極公入賀事畢三疏懇辭當道知公意不可挽始聽其去而公欣欣然以返初服為幸歸家謝絕世務閉門嘿坐左

陝西苑馬寺少卿南樓程公燦墓志銘

王 材

程氏系著徽鄂其稱于肝江自元楚國文憲公鉅夫號雪樓先生楚國生著作郎大本著作生集賢 撰世京公修撰四世孫也諱燦字文純童和敏穎長益勤學里人異之曰是將復見雪樓邪公因自號南樓以見志舉江西鄉試再上春官未第以母老就官授河間景州學正提身範士務先名節次及其文藝當奎引重命主瀛州書院遊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入講下浙江行省聘為鄉試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十一 十人 曉其首選也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敷教如景轉松江府學教授松俗煩靡公力鎮浮誕崇廉質士或詭諛者輒堂斥之正名宦鄉賢之祀嚴鄉飲之禮士習大化擢鹽城知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奸避互午公一覈而正之歲旱蝗民饑公多方以濟有冤獄論死者十有九人公力為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智惟恐後轉上元知縣縣在留犖下俗雜政殷勸懲蓋臺省率貫公壹意利民不為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一時位望若甘泉湛公謂厓雪公獎掖之尤至內瑣以事過

金陵者先參贊庫惟意公夫廩外無備也 增輒欲廢公公因陳說民艱璫每為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時以誣誤入死獄莫敢為直公白司寇以身任得從未減凡聽訟善得情即諸司成獄有弗平者必辯覆至再三無所徇諸司疑獄輒下上元諸散荒錢平市值的公費後政咸守以為灋權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知貴州鎮遠府夷方狙獷公勤恤其隱無鄙薄心興崇教學防遏亂略遴苗屢叛弗克入境在郡九年鞭朴鮮施兵民化服歲滿 進階中憲大夫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久公勦力振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十一 十人 釐至不下堂五日夜因中風癱矣少間治事如矜矜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一一躬閱之以次待補奸不得作宿垢以清以勞故疾再作乃致其事公入官四十年廉勤端惠所至如一尤雅志樹風教在曹白建節婦坊孝子祠鹽城 秦旌烈婦立陸秀夫祠上元建何尚寶廉直祠鎮遠建武侯東山紫陽諸祠松江毀諸妖廟上元毀劉廟以其址墓野死者鎮遠毀黑神祠而崇飾儒廟增學田修祭器所歷必加意其析獄不務撓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竄訟者輒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遺頌勒思于

碑或尸祝千家或祀于名宦歷官薦剡無慮數十初
終一德譽聞四流可謂矯然篤勵君子矣歸休抱疾
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
伯氏自奉儉節家無贏貲年七十有六以嘉靖甲子
季冬四日卒于正寢卽其生辰也平生好揮灑多所
纂述是日猶作含弘堂記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

長蘆鹽運使鄧公崧墓銘

劉儼

儼嘗上春官中乙榜時同予負奇氣辭不就者十八
人其一武陵鄧公惟玉朝野士比之登瀛州蓋以
其數與其志而言也由是各自奮勵爭先登之爲快
越三年爲永樂甲辰鄧公登進士上第拜刑科給事
中尋丁內艱服除轉兵科正統改元奉勅巡察大
同宣府邊境二年使湖廣咸有聲四年陞長蘆鹽運
使於是十八人中後雖有爲達官者然求其蚤躋顯
融則莫踰於公也公長身玉立材志有爲而又遇可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二十一
爲之時居得爲之位故爲給事有軍婦翁誣以不孝
當棄市公察情疏其冤婦得不死又條陳軍務等十
餘事皆切時政及巡邊則奏邊境利病使湖廣過南
京則奏南京利病皆盡言無隱且極剴切咸見嘉納
至轉運長蘆凡鹽法之宜好蠹之弊悉條奏興革之
公私賴焉是足以見公之忠直無往而不效也在長
蘆八年聞父喪歸守制長蘆人不忍其去至今思之
公居喪廬墓三年哀毀骨立以是得風疾景泰改元
興疾起復至京卽上疏乞歸詔許之未行疾復
作卒時二年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公諱崧字惟

王澹菴其別號也世爲蜀人曾祖和海元常德路儒學教授因家武陵祖孟昇有隱德父仲恕自工部主事陞順德湖州守有惠于民兩府之人至今思之

獻徵錄

卷之十 南

王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慶墓志銘

何喬新

公諱慶字積善家世沔陽之景陵曾祖諱誠祖諱文
旻皆隱居不仕而以長厚稱考諱旺以公貴贈奉政
大夫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妣楊氏贈宜人公明允
淵塞得諸天賦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讀書綴文竟日
不越戶限同舍生或舞智欺之公一應以誠若不悟
其欺者久之自愧服繇是長者愛少者敬皆曰李生
君子也以久次升南雍其持已接物如在邑庠時六
館之士皆重之正統九年夏六月擢建昌府同知公
獻徵錄 卷之十 南 王
在官眎其民猶子治官政猶已私事同官督民賦者
慮愆期爲已累每歲十月輒督之期會嚴急民以爲
病公嘆曰十月江南收穫時也奈何遽責其輸賦邪
乃下令曰賦當輸京者期臘月畢當留縣者期正月
畢民聞令大喜輸者虛至罔敢後丁父憂去民挽留
不得追送出境而後返服闋改南京戶部浙江司郎
中南都糧餉自兩浙輸者十之六同官以浙多巨室
凡朱墨楮筆祠禱之屬皆責輸者供之公既眎事一
切罷之輸者歡呼率丁繼母憂去服闋改南京禮部
儀制司郎中南畿諸郡歲進表箋例送禮部轉以

上聞奸吏需取百端或指撻點畫之訛以求賂公悉
禁絕吏繻手不敢動陞浙江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兩
浙鹽利爲它運司甲巨商豪賈投券者踵相躡于庭
前此爲運使者交通商賈富及僕隸公至官嚴簿書
時出納絕請謁有持券請鹽者按歲月先後給之權
貴請託皆謝絕不顧在官二年歲課三倍它使天順
七年春公以老乞致仕歸至姑蘇疾作卒于舟公與
人交久而益篤聞其喪則爲位哭之其居官廉俸祿
所入多以贍宗族故舊之貧者日用不給則貲貸以
繼之其爲運使布衣蔬食處之澹然或譏其處脂膏
狀徵錄 卷之五 主甲

中不能自潤公自若也歷官幾二十年所居第宅茅
屋數椽田園不增尺寸歿之日妻子無以爲喪嗚呼
賢哉

長蘆鹽運使李公興傳

李 濂

李公興字廷瑞祥符人家于汴城東四十里口埽頭
曾大父肅恭元樞密都事父節永樂甲午舉人爲州
判官擢持清苦坐汚蠹免官公刻骨慟傷之益激勵
志節景泰庚午以春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授戶部
廣西司主事 勅催濟寧舟課甫期積額外羨餘數
萬兩盡輸之官不以一毫私已由是廉聲峻著擢四
川司員外郎復奉 命稽察畿內諸郡縣府藏所至
先封其倉庫按藉覈之典守者弗得彌縫旋補盡得
狀徵錄 卷之五 主五

其侵漁虛耗之狀劾罷出者若干人未幾擢浙江
司郎中階奉直大夫受 詔命居無何公陞馬傷足
躅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爲少宰與
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家業未立乃
以其故言于部冢宰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寔欲其循
常例爲自腴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既抵任嚴立
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恒寄子宗族爲婚喪
費又周濟閭里親故之貧乏者及致仕還俟筭無長
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副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
弗增益尺寸貧不能糊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爲業

宜人王氏晝夜績紡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
年貧益甚每出行徒步不能具巾車時有米知縣者
知公賢數有餽遺公不卻亦不致謝藩臬諸公按部
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弗能
備醪餼款畱坐久惟再茗而已汴父老曰李運使簡
靜朴直甘澹泊恥干謁歲惟春冬鄉飲入城赴宴宴
畢卽出城返村舍未嘗輕身一見官長然官長顧有
轉加敬者亦或惡其太簡伉云

論曰余聞國朝廉吏出自吾郡者有鹿邑軒公輒

太康顧公佐二公之後乃有祥符李公璵云李公歷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官三十年皆典財賦其歸也貧窶特甚乃訓蒙材塏
以自給其死也弗能具棺殮當時滿臬諸君子令銀
十兩以贖始克裹厝嗚呼清修苦節非人情所甘也
李公秉介貞固終始靡變而絕口不自言其廉庶幾
清畏人知者哉惜乎子孫衰微無業儒者故其事實
亡可考近屬門人李生華魯訪求之僅得其平生之
槩如此噫使及今不爲之傳後世豈復有知李運使
乎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紀墓志銘

何景明

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
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正福建
運使曾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公貴贈錦衣
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岸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
聲如鼓鍾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
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名天下焉已
矣苟欲事焉弗讀無能爲也記善無遺忘一目過者
老尚能口誦也以攻庸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叙可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二十七
施弗直如正誠已也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爲禮少
財爲耻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一匹也公至盡召諸里
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卽賣女有
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室
女何以能家也卽人家終窘無財爾能爾女終無
家邪自今各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貸于是縣中貧
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
責地豪卽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
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爲錦衣衛
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雅番桀難治公曰不

標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
益尚嚴明吏氏人人無不懾恐無敢冒文者其後人
人乃得自緩不至陷害郡則太治守日與寮張宴坐
花行酒吹笙等時與衛宮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
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復也洮水
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其山石可隄某山木
可梁乃築石隄水水去城三里伐木爲八舟梁之在
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
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爲倍利焉守曰此
何以令民吾爲民守終不能爲都御史親故販而董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主人

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號漳東主人
好吟咏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
今日吾平生儉人以爲嗇吾無人以爲有夫誰知予
者遂出篋筒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憤而已景明從
先君爲驛丞時公使與子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卽父
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母可以異汝佐乎然
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先君汝佐貧甚公
餽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上揚爵酌先君
曰吾老友酌景明日吾小友也夫子侍公三年也凡
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集無窮之事豈有世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主人

爲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
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
志志共大章章者

河東陝西都轉運使張君咨墓碑

李東陽

商河張氏故宦族五世榮仕元爲散騎常侍避亂商河因家焉考諱紳以明經舉累官知均州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贈中憲大夫母王氏封大恭人君諱咨字廷臣少時日記數千言天順己卯舉山東鄉貢成化辛卯知光州光人故有知商河者聞君至出迓百里外君素悉其人一見後不復與通分巡某僉事囑爲故人營私第君曰傷民財力而以殤人吾弗忍也或匿人器物爲所訟官捕之急乃撲殺其妻以誣捕者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十

君給其繼母曰何爲殺汝婦其母惶駭吐實其他隨事剖決庭無留案丁外艱丙申服闋改涿州抑彊植躬躬審戶籍徭役用平歲發官庫貸民薄收其息以助通賦汪太監直以大軍出供億繁重民恃以不擾梁太監芳奉 旨往建東嶽廟欲得君董役因以役州人君却以正義梁怒而去人皆危君竟亦無所害有霸州人商于泳被誣爲盜君辯釋之其人畫像祀于家甲辰擢知衛輝府連歲大侵人相食君有計賑卹又爲粥以食流民所活甚衆後道保定有數十人羅拜馬首問之乃前年食粥者曰我輩非公虎久矣

因隨行數里終戀不忍釋弘治戊申大疫死者用君君度城東隙地爲義冢瘞之城西北湖衛水恒苦河患君於城南鑿支河水勢始殺等丁內艱癸丑改九江會諸王之國所過設行幄皆被錦綺君止用竹簾繒布省費十六七也未遷河東都轉運使解池鹽遇日輒懷君九期給食貧者俾以時應役得鹽數倍盡補通課以羨餘市馬數千匹以給邊卒人稱其才壬戌上疏乞致仕以去蓋自筮仕至是三十年凡五命皆專官獨任故志得意遂所至著聲績爲部使所旌獲錫誥命又以子貴進階中大夫顯于厥世其居

家孝謹在光時嘗迎父養與兄順德府同知得弟由陽縣知縣吉從弟階州同知奇相友愛且教二弟子成公暇亦集諸生講解經義尤嚴家訓諸子未仕戒不取羅綺及其身貴時亦未見其華侈踰度也生正統丙辰卒正德辛未壽七十六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劉公釋墓表

韓邦奇

正德初間代之陽有劉鐵漢者公也秉猷持憲直公
逆時獲罪權奸潰死無悔幸而人謀効義天神協靈
得再生焉當是時也羣宦擅權瑾尤肆言願指為皇
制聲動即天章喜愠回生死呼吸撼乾坤拂心忤意
則汗清官墮希有承類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燠煖
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几介胥之夫首
功汗級呈勳者填門比當大賀之時適瑾有私家之
慶公卿百執事嚮呼舞蹈於當階者十惟八九而稽
顙微錄
卷之十四
主事
首為翰林學士則濟固缺焉時何時也公何人
也而與之抗昔東漢黨錮之禍如爐如鑊孔褒以投
主爭死皇甫規以無名耻生千載壯之皆成仁取義
之志公無愧焉嗚呼可以表其墓矣丙寅公總理遼
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懼權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
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
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
他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
王庵者以死侍側且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
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戴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

一九日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
霄而下以一九藥納之口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
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
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旨之瑾得釋為民後太宰又
云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
野稱為鐵漢云若夫公幼而悟長而文持已之行正
家之教範鄉之義泄官之政所當書者不具書而獨
取公處死生大節彰彰於時者為世楷法云公諱釋
字以成號斗山姓劉氏山西太原府代州西關人也
登成化丁未費宏榜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改
職微錄
卷之十四
主事
監察御史陞河南衛輝府知府陞長蘆都轉運鹽使
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云

運使張公愷墓碑銘

唐順之

張公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等處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示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獻徵錄

卷之十百四

三十四

請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藉錢于旅人以給官用公卽移檄永平府使量出關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黎平東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涸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買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于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幣於郡人太守張廊廊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于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幣公辭不獲而受其一

惟公能致廊之出惟廊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

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谿間頑獷不可馴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擾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改撫苗官苞苴賈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戢軍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聲者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于

獻徵錄

卷之十百四

三十五

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閣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蹶不已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快快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鎰藏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補遺錄補贊四臣事評端
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七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鄭君獄墓志銘

劉龍

山東都轉運使鄭君信卿至自京師僅數日以疾卒於家君諱藏字信卿思齋其別號也其先河南固始人五季時有諱瑾者爲評事徙浙之平陽代爲著姓國初有諱政者始從戎南京驍騎右衛因家焉大父諱貴父諱讓俱隱德弗輝生三子君爲長名年天資穎異從長史王君廷表治尚書見者奇之稱爲遠器弱冠游應天鄉校力學不怠期振門戶以成先志弘治乙卯薦于鄉已未登進士第授新喻令下車卽課

獻徵錄

卷之七

農桑均徭役平獄訟民賴以安乃葺修廟學作典士類文化蔚然以治行被旌名爲刑部主事疏乞養母改南京刑部遷郎中贈父讓如其官母魏封太安人持廉秉公獄無冤滯聲稱籍甚大司寇戈公禮遇特優權知高州府尋以才堪治繁調南昌府始至適宸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君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以編氓凡百需索峻爲拒絕意在剪其爪牙潛消逆萌積恨既深遂以誣奏下獄煅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身欲脅以從君乘

其忠得脫而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軍門都御史陽明王公知府松月伍公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蕩平方畧多見采納卒得罪人君復使剔餘黨撫輯居民以俟其定君子謂是役也君實與有力焉額以介直忤當事者竟不蒙錄物論稱屈屢經勘覈久之不報君乃自陳始末事下吏部移兵部取實遂白以聞擢河東都轉運使值太安人壽八十馳歸為壽乃不及見君哀毀幾不欲生家居讀禮餘不服及起復改山東運使放舟南還未至疾已作遂不可療卒嘉靖己丑獻徵錄卷之一百四 三十一

四月距生成化辛卯六月壽五十有九

仕為令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漢狀

王維楨

公諱漢字希節別號渭川成化乙未五月二十四日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東氏之先蓋鞏昌人有韓良惠者仕元為商州總管值紅巾亂城陷死之於公為高祖事定高祖之配鄧携其子輿走居華州不去遂世為華州人輿子昇博學有文以貢為商河縣丞輿公曾祖昇公祖也昇有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思忠四川按察兵備副使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恭兵科給事中而渭獻徵錄卷之十 三十一

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配薛恭人而生公公生之夕恭人夢樂聲洋洋自空中下導一綠衣婦盤捧嬰兒降恭人寢所謂恭人曰此與若為子公生而天性孝友靈穎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官公扶柩悲號自蜀及家間關數千里不替比長窮覽墳典刻厲有志嘗曰夫余冠簪之胄而書史之業也先大夫沒垂空橐以歸乃余兄弟不自圖振興令延累老母其何顏見先大父于地下乎弘治癸丑車駕謁謁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受無錫秦公之學無錫之學主理公既依秦乃遂即其京之慶壽寺僑寓卒

夜不就榻晝自炊食惡衣蔬餼音性恬若不自知
爲貴家公子如今之藉梁肉縱厭飫者久之學大益
曰吾可歸矣歸爲學官弟子遂有名會遂菴楊公者
棧之率州覽公文說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是乃優
之肯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秦之才
亦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是時人
謂公進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五試有
司竟不合豈非命哉正德辛未渭川公始就選吏部
授直隸池州府同知語人曰吾母老矣矣必第能養
吾懼蓬露之先晞也韋夔稷禹咸焯焯若是從何第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一
出哉夫貴自樹立耳至池州會池州造黃冊立法祛
弊格亡附籍收九百一十八戶男婦二萬三千二百
二十二口大稱增益劇賊劉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
湖吳楚間勢如烈熾莫有敢禦同知曰關士死戰義
夫死守乃點選民兵得壯丁數千人各陣于永豐鎮
關壠口鷄壠山等處晝操夜守斷絕賊路賊以是不
犯又石埭章仁者起兵謀叛患且不測賴同知計乃
止殲渠魁餘黨悉降無虞又胡天龍者連結正浩八
聚衆行劫衝突無前同知分兵于大洪嶺莊嶺赤嶺
羊嶺嶺並通夥和等處下令曰賊來直前力戰有後

老論死賊凡數十遇凱收勦通三月賊遂平此師介
胄之勇衛雇之略不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謂
池州公哉而又有糧長柯瑞者匿金于倉與商其
上稱獻葡萄而中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罪民
于是有水清之謠又有程文寶者劫殺人而置胡三
隆所捕者至文寶買捕者顧誣指三隆爲劫縛于官
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冤色而文寶即應口吐實三
隆得釋人服其神由是三吳數郡之政咸稱池州而
池州之聲益繁騰薦牒矣甲戌改鎮江府同知同
知治鎮江一如治池鎮江之人戴同知一如池或勒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一
像于石祠之家同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
右斥姦究故所至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
員外郎庚辰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廉聲
寧藩之變部議齎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
外請行已又返其羨金太司馬喬公聞之嘆曰毅哉
東員外不可能也乃疏薦之武廟南狩天兵百萬
員外以輸餉不乏欽賞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一
時稱焉既爲郎中奉檄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
宿弊一洗勞費心神遂以疾乞歸而待太恭人養于
家歸三年而爲嘉靖甲申遂卽其家陞江西九江知

府九江三年有修文廟之功辨海賊之誣毀淫祠以
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視九江
倍劇知府優優理之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大監者
恬勢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傲不
禮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干知府九監聞之
爲錦衣言曰固且止東太守爲人剛直犯之不可吃
屹如此歲大饑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爲禁曰
均吾民也奈何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
公巡按徐公秦公咸薦知府爲九江兵備副使會當
金弗悅不報戊子陞長蘆鹽運使運使一年釐弊通
商人人戴之爲勒石頌德庚寅上疏乞致仕侍親略
曰臣母八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能就養臣日夜
思之緣厚籍國恩未忍言去卽使母壽及百年計得
侍才十五歲耳矧人生驟驟飄風也臣願得歸願
陛下恤臣私 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哭骨
立臥土草千惻側大冬嚴雪未嘗之避嗟乎孝哉運
使歸時諸兄弟獨御史公在御史公有同樂園在城
南華山之隈公亦治園西溪建四望樓構潏然亭築
友華臺鑿愛蓮池景色靈勝並稱兩絕二公者時會
車載酒放歌交歡鄉人傳羨嗟慕北之二疏二疏者

麟榮知止克享餘齡者也御史病卒運使痛悼於邑
竟致疾至此悲哉

運使趙公可與神道碑

李本

予爲舉子時青石趙公爲三衢守公獎掖後進興起斯文於是創書院簡屬邑弟子數十員羣其中勝子諱之予時賤貧而公深器重輒枉推轂解衣授餐蓋平生相知無如公已公既歿題公墓者匪予其誰哉按狀公諱可與字令中別號青石吉郡安成人系出宋宗室公在襁褓乳媼不戒忽失手墜江中頃之鮮水出不死聞者嘆異甫九齡卽善屬四六閱老彭文思公亟稱許之長乃從尚書趙莊靖公游得三傳宗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十四

官正德癸酉領鄉書再上春官不第授蓬萊教諭蓬萊海上邑無逢迎而山海輿奇公益肆力問學勤飭教事攬結之暇發爲文章閤肆淵博方伯姚公鎮見而偉之碎修齊魯通志已復被聘校文關中簡擢省名士故事校官歷六年得復會試公自謂及期取上第無難矣乃當路交薦之居四年以經明行修徵擢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甚爲尚書遜菴李公幸菴彭公所重諸大章疏多出公手旣而擢守三衢衢人多魯士先嚮學公每行學令諸生積經實難條析疑義人人解頤已復選五邑之雋就于師資而躬自課

督今都御史毛君愷宋君淳大理少卿趙君鑑布政司徐君需給事中徐君公邁吏部郎徐君文沔暨科甲士十數人斌斌在列公所造也在郡時多異政謬在生祠記中予不復詳後以書最行疏復趙姓尋轉福建都運時御史某見公仇厲守高不爲屈甚銜之誣公陰事事白當復任而公遂懸車矣公以文章政事知名當世在林下垂三十年生于成化二十一年親于嘉靖四十年壽七十有七歲所著孤樹哀談青石遺稿已行于世由此言之豈在通顯哉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十五

長蘆運使許公詞墓表

許氏爲靈寶著姓其世系甚遠唐宋及勝國代有顯者乃今益盛先襄毅翁位冢宰階正治上卿太子太保卒贈光祿大夫如今太宰階實生子八人皆賢而先戶部尚書諡康敏公洎今太宰九緯綽顯大公則襄毅第六子也諱詞字廷章號柳溪以襄毅恩授南京都督經歷改中軍都督府經歷明年擢守貴州思南府以母憂未任服闋補湖廣鄖陽府改四川保寧府尋擢今官未幾以疾卒公少而雋敏孝友篤至襄毅公卒奉母夫人能色養承歡疾則躬侍湯藥衣不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四十六

解帶事兄如嚴師欽欽佩服訓言無怠以故德器夙成既入仕益自樹立才識恢裕官輟所至動有成績其知鄖陽也值歲侵公告糴旁郡賑給有法全活不可勝紀故有冤獄久不決公辨出之保康爲鄖陽屬邑先是邑有不軌者事涉於學討逆後學遂廢久莫克舉公申上官奏白得旨則卜地創構黌宮置余子員悉如故六龍南狩檄務旁午供億百出有司往往逃避公獨挺身任事綜理周密構宣城行宮二百楹不終日而事集顯陵之役徵鄖七邑燒造磚墻里甲科歛紛然公力請當道聽市薪開密於承天

卷之一百四

近地量發民夫給役費乃大省保寧往歲曾議封壽王於其境府既構而輟居遺宇故存雖經奏毀而莫敢任其責者風雨摧剝行道爲嗟公平屬經理其事易費得鉅萬實公帑以餘材繕葺學舍洎諸廨宇即廢址列市肆區畫井井六十年榛莽之地修爲一都會蜀人歌美之公旣以才敏達於政名日益起撫按臣文章薦之藩臬率署上考至上被天子獎譽在鄖時以平賊功洎迎駕勞勩兩拜大紅表裏之賜其改保寧也特旨若曰知府許詞殫勤任事加於諸臣之上其調繁劇以盡厥才精神傳以爲榮保寧任未幾卽起今官蓋駸駸向用而惜也公死矣初公居常思當世大務言漕事當預擬常變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漕則悉從陸別設官招募不過百八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疏檄上未果人皆以未盡公才爲惜

卷之一百四

四十七

兩淮鹽運司同知蘇公璟行狀

林則明

公諱璟字士英先世居東昌臨清大父文德遜元亂徙汴遂為祥符人父子成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協政庶尹直隸徐州知州公幼有大志器局闊達類老成人父異之曰它日尤吾宗者其此子乎領永樂癸卯鄉薦宣德元年丙午鴻臚寺序班員闕勅銓部擇儀表魁碩音吐洪亮者充之公被首選滿九載稱職正統元年丙辰推舉州縣正官刑部尚書魏公源以公薦擢陝西乾州知州初下車以作興學校為已任暇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中本

則課諸生而勸懲之乾州土瘠民貧恒廢耕作公以時督其樹藝貧者給以種每新晴雨賜輒應百姓愛戴之公創集場以通貿易立官房以居流亡凡可以利民者無不為不數載戶口增倍展正統丙寅滿九載父歿守制歸服闋改徐州知州徐州為南北要衝奔走供億民甚苦之公編定次第月用三日餘得盡力農畝有飛蝗入境公禱于城隍之神設坑坎以待蝗悉投入若有驅之者人皆異之正統己巳考績書上最賜誥命封其父知已官母妻皆宜人云是歲秋北虜入寇詔選練達才望者任監察御史公與焉蒙

錫燕養勅往永平府簡練兵民保障畿輔冬十月虜逼京城公引兵入援戮力戰守虜退論者謂公功居多朝議賞功之典公當遷方岳久無闕景泰辛未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癸酉公年六十五矣乃懇乞致仕天順甲申蒙恩詔進階中順大夫成化庚寅六月公卒壽八十有二正統己巳北虜犯順朝廷既已命將出師勦平于外尚慮邊境遼遠關隘關防特選憲臣十有五人分鎮畿之内外要地簡練軍民為中外應援時風憲臣內中選者僅三人翰苑黃門地官秋官各舉三人改監察御史以便行事而興以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中本

編修預焉受勅將行內留三人別用復推銓部候選者補之亦改御史而祥符蘇公以知州考滿在京中選勅守永平明年北虜復修敬順邊事寧安守鎮之官各還其舊職云

戶部尚書關西楊鼎撰墓碑銘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楊公棣墓志銘

許宗魯

子幼執經父執聞轉運公談論爲多大抵其言以忠孝廉節爲本其學以修己治人爲任當其據事發論侃侃登登乃其體貌巖岸見者固不推服予心師宗之嗣子爲御史巡按江南道出杞國見杞之治蹟異於旁地邑坐父老樹下問之父老曰是我先楊侯治也予詳其由父老曰杞濱於河歲罹凶災公府民居草莽沮澤田野疆里漫漶汚渚國賦家藏逋負困竭鉅盜流劫并邑焚蕩中殫誅求絲粟靡遺杞民相脉獻徵錄 卷之百四 五十一

轉於溝壑矣我侯適至勤心經理官餉野闢賦充藏富盜不入境橫歛迭避杞民乃生今侯守汝矣遺風自若也予嘆曰嘻良哉令哉比予視學入楚取道於汝見汝之民上下長少揖遜有禮耕讀有業恬恬熙熙若古之遺予問之其民曰此吾前守楊侯之政教也曰吾汝之俗樸而野民惰於業而闇於禮楊侯至止課民之業以耕以讀教民以則而納之禮政迺大成侯去汝治固自若也予嘆曰噫良哉牧哉今觀其狀載公治杞治汝事蹟班班與予所見合其在杞則禦流賊止誅求二者尤事之難而全帛之錫蓋亦殊

寵也迺其在汝之政建明道之祠表三蘇之墓其所以風汝者爲先故杞人頌其政汝人服其化若其同知大名革小灘對運之例銀同知松江辭艾草之金去繼造之弊息坍江之爭却考績之贈皆播之聲詩傳諸遠邇揆之杞汝鑒鑒可信云狀稱楊氏華陰之裔後徙登城至國初處士仲微始編籍臨潼仲微生和和生讓讓生智配尚氏繼魏氏寔生轉運公公名慘字子喬號石川初從李父懷仁授尚書後又從臨潼周先生景咸寧高先生冲授毛詩垂髫爲有奇氣提學浮梁戴公石陰楊公皆賞其文稱曰佳士弘獻徵錄 卷之百四 五十一

治乙卯舉鄉試第二人五試禮部不第銓授河南杞縣知縣用薦陞汝州知州尋陞直隸大名府同知丁外艱服闋復除直隸松沅府同知居松七年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乞休上嘉其廉退予致仕故稱轉運公云許宗魯曰予志轉運公文有詳畧者蓋重予所見以例其餘也大都於人見者爲確聞者半之若轉運公家食之行宦遊之蹟予益見之十六七矣夫志以傳信詳予之見正以信于人人也狀載公令杞日嘗書忠孝歌以徇民民各自厲盜不入境夷考公奉公守法不畏權勢嚴親悼族終始不渝蓋身

力行者迺其進禮退義履滿知止充足以廉食立
協得聖賢之訓焉至其退處於鄉謝跡城府相羊丘
壑壽考康寧以終天年古稱達人公其類歟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君董景陽

吳寬撰

公諱蓋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
松江故今爲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爲義
事曾祖彥才祖世隆考圭竝以隱德稱姑盛氏君少
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爲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
成理致繁然甚見稱許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
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選尚書泰和王公
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真第一授襄
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爲政取前元張文忠公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三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爲襄王所知厚加禮
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
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爲亂鎮守中貴人欲請於
朝盡勦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之用其言民
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池
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
有司其能禁君上疏陳其弊朝廷命御史一人巡
視人乃知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
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舖舍
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

鹽獎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害中以牟大利
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於官自是鹽法大
通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歲有轉輸之勞又歲嘗大
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於池
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爲誠感益君
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卽自
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
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於祭
酒肅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旣貴恒以祿不建養
爲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論諄切鉅
獻徵錄 卷之百四
細不遺與於人文坦易不憂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
服之其爲學務博覽亦多一迷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林先生烈墓表

葉春及

隆慶戊辰余至閩則艾陵先生卒已踰歲學士大夫
稱之不容口行觀水口之圃父老往往言其登降揖
讓延射揚脾觀如堵墻低徊不能去云先生名烈字
孔承系出莆陽元季世高提舉廣南儒學留雒州柯
樹里子遷東莞遂爲邑人汝椿儒先距始遷七世是
爲公父大橋公先生生于正德癸酉幼聰明年十六
旁通左傳漢書嘉靖甲午豫陽田公督學嶺表得先
生文褒然舉首遂應鄉書裁弱冠耳先是嘉靖改元
狀徵錄 卷之百四
崑山莊渠魏公督學上行實誦文辭檄下邑弟子高
等講業五年先生既舉聞林先生言慨然慕之下西
布羔鴈執役門下居月餘聞格物之訓乃知聖人可
至少跡趾以禮爲度自此始當是時東魯王先生昆
山同道先生往質之舉師說合益信歸以詩禮教人
雖渌暑衣冠不廢也粵自江門倡道獨得真傳終
日乾乾學者以爲嚆矢緝熙沒而微言絕實澤軌後
曾溪先生與泮熙代典則實澤亦稱令志小邨間有
故泮潭中風月之晨浩歌長嘯翩翩乎儔哉巾申潮
陽南天行自羅浮移居玉壘洞二仲從之輒旬日而

後遂必有樂乎心矣先生師事崑山其嚴事則增城
所遊之交皆顯宦而先生亦獲交於安陸則何亞卿吾
粵則龐太守尚宗伯皆海內有道之士也終日深氣
日靜無疾言厲色與人謀而有理持重不發不啻注
一矢烈平的發明命中喜藏書至為詩文不尚藻績
肅穆而已四赴南宮不應令則以家大人奉敕高三
鑒可樂奈何悲重鍾平下未求賓江陰學一以崑山
之教教之正人心崇德行先孝弟勸之有違而徒聲
悅之補不齒已酉同考北畿得蕭裕唐汝棹主考下
之先生爭之顯明年膺廷試第一人服其鑑司務南
獻錄
廷尉九年遷戶部副郎轉郎中皆以勤慎著庚申督
賦江右擇賢者任之責大指而已故事使者不隨家
先生一舉足不忘父母則奉大橋公以行辛酉卒于
行署得視含歛人稱其孝甲子服除神戶部郎中乙
丑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分司水口羣盜聚于崔
符等計千極無敢居署先生立散其黨葺署以居朝
廷之法始立草常度祿積蠹嚴關山斥亂羣商至如
歸機寧苗害謫政舉矣則毀淫祠興社學開州圃勸
書院與諸生講習其中樹黨正聯什伍瑣鄉隅院養
濟禁火禁直義丁掩遺骸給糴恤孤貧驅虎患修

火政本崑山之教也昔夢歸章授于 新主 世
遺詔至遂不起百姓巷哭廟罷市

獻錄 卷之一 五

鹽運司副使王先生沂行狀

梁潛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所居之號也姓王氏系出
瑯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太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
高祖時可有孝行理宗時榮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
注國學待補曾祖孟炎祖性夫俱不仕父以道當元
盛時客居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
宗潛邸仁宗即位欲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爲
里望族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已
心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
廉復錄

卷之百四

五

復初學易習科舉文辭而于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
值元季兵亂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
普菴撒里分省賴州復設科取士遂以易領鄉薦屬
四郊多壘阻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
得便宜授官爲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
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
江西陷沒時戊戌夏也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
明年臺臣薦爲諸王說書召至留以月授福建鹽運
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
出所居城西龍潭之上有竹塋百竿日寄傲其中誘

援後學降意怕顏于理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
微學者欣然趨之久而皆有所得爲古文宏辨浩博
造既深而達其意必暢博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
于論辨古今成敗得失除馳騁貫穿而折之于理
如河之赴海如射之中鵠蓋與古之作者相上下而
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游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
伯謙秣陵周演豫章萬石大梁幸敬清江彭鏞劉仲
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系心吾與
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啓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
確雅道爲已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
嚴必合于典則興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
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棄多不有近所傳二妙集者
先生沒後出于門人蕭暉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
耳所居頗隘斯爲一室微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
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跪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
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風雨不避事親至孝親歿已
久卒念及之輒悲痛形于容色于親戚尤有恩意始
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
史君始以罪謫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寢寢家
貧無以爲養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尋令行李躬往

卷之百四

五

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有還目相與怡怡然起居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愛先生先生儀觀偉然氣岸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出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竹亭退齋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元進士劉雲章常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太阿之未出匣也嚼乎其清而挹之弗竭乎其和而卽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啻其歸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桺吾嘗求之古人蓋不吝陳蕃之獻徵錄

卷之二四

六十一

薛而唯嘯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風雲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說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真臨沒強起扶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君至與之永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七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种墓碣

楊士奇

公諱种鵬舉其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崧爲之師夙夜自勵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民陶甓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爲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異已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爲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獻徵錄

卷之二四

六十一

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卽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荊傳以美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侯草稱 旨授蘇州府同知到官蚤暮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大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

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詩詰之者
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復起爲山東鹽
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
公聞之曰孔子不爲粟田委吏乎惟克盡職爲不辱
也到官勤尅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齒樂寒一
縑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戀誠戴之歲課皆
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詩而
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丞學中善嘗使山
東還與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爲山東第一惜既老
矣蓋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諒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
嚴徵錄 卷之百四 六十一

獻徵錄

卷之百四

六十一

卑內外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
買田墓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俟謁祭者爲式
世守之與人交惻款未嘗啓口及人過失事爲文章
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

河東鹽運司判官前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
經傳士董朗洲子儀墓誌銘 孫承恩

董子朗洲判河東鹽運司之三年爲嘉靖戊申四月
廿四日以疾卒明年其子懋延將治塋事持奉化尹
李子伯臣狀謁子銘董之先與余宗俱汴人從宋南
渡來於世有姻婭董子自少以諸生事余泊舉進士
登仕籍余適在 朝相與殊厚董子仕漸達矣忽得
外補去余力不能振起之乃遽大故也悲夫董子才
性敏慧強問學能文章爲當道者所知與由刑部浙
江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未幾遷入內閣典 制誥
獻徵錄 卷之百四 六十一

遷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與史館校錄
今上崇孝典凡祈報章詞內閣所進多出董子非
董子製則弗稱以故諸老爭欲致之門下董子苦於
酬應勤日夜弗休雖隆寒盛暑或值病亦不得自解
釋緩急不能人人悉如意於是愛憎易生而和同事
者顧謂其矜能自銜也從而妒之又謂同事者類多
雜流董子以名進士翹然處其中吐論侃侃不少附
和人於是嫉惡者叢至而諍刺行矣其補河東也鹽
司權利之所忌者謂董子居官貪薄或可移易其志
而敗其平生而董子操持愈勵方且閉門修業鹽司

者亦雅知其人不責以職守常務約費校士數百輩
 俾待董子講究經義董子復和易切劘懇至多士愛
 附監司益禮重之薦牒婁上愛董子者謂且復召還
 而當道意靡同忌者惟恐其來軋已也多方阻抑之
 宣肯援手出一語者乃至一階不復天乎人邪才性
 如董子少自貶損與時和同崇秩厚祿當不難致而
 董子愛矯予以自取困落莫如此乃至死無以治後
 事監司命給於官識者尤深悼惜之斯益可以得其
 為人矣董子諱子儀字羽吉號朗州年四十有七高
 祖思忠曾祖以和祖經父龍號南田爲鄉善士封刑
 獻徵錄 卷之十 忠
 主事 崇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五目錄

藩府僚

長史

桂彥良

劉璟

李質

陳南賓

程通

鄒朴

葛誠

龍鐔

石拱

蕭用道

劉淳

董琰

金實

趙季通

宋子琬

周孟簡

楊備

賴添貴

李伯喚

楊述

李顯

張景明

薛端

李勲

梁溥

林光

黃琮

吳稷

周積

趙德宏

王允武

紀善

周是修

潘松

周衡

獻徵錄

卷之五

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傳

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之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衢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分省浙東致禮聘俱不就洪武六年朝廷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以彥良應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彥良卽上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寵愛特甚學等多

獻徵錄

卷之五

特寵不自修飭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勵之乃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爲之師各賜白金三十兩俾學等執弟子禮上嘗訪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在平德德室愆而已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上從容顧謂彥良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彥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實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曰善卽書其語揭于便殿櫺閤七年日長至有事于園丘詔詞臣撰祝文以進內有子我二

聖王相與心腹

字或謂其不敬彥良對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
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特儒者泥
而不通耳 上曰爾言是也嘗令諸臺省審錄疑獄
得以情原者數十人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傳 上親
製誥文以賜之彥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于格心乃
製正心圖以獻晉王十三年罷王府傳相改長史司
左長史十五年朝京師進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
上嘉納之十八年以疾賜歸鄉里洪武二十年十一
月卒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二

公府左長史青田劉公璟傳 陳中

劉璟字仲璟生時月食復光誠意伯嘆曰夫隧廼緒
而卒或翰之者也弱冠咀嚙經傳善談兵究極韜畧
握奇諸說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
通甌寇葉丁香叛朝廷勅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
決策於璟破之復命白璟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
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額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
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楮
環貌偉豐髯論說英偉 帝愛之次日召璟謂曰朕
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閣門使如儀禮立百官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之上焉矣宣喚傳通處爾無論此官近年歲賜第馬
衣帶金書除奸醜佞四字於鉄簡賜之且命曰百官
敢有不決卿持此簡糾正時表都御史奏車牛事忤
旨璟當殿以簡擊其項自是舉朝畏璟時谷王年十
三將封宣府 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
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璟風力樂璟外補奏曰輔
功滿非忠勇敢直不能閣門使劉璟其人也 上額
之即日授谷王長史并勅提調肅遠慶軍燕趙六王
府事巡行一日至燕 文皇帝與璟奕璟勝帝曰先
生獨不少讓哉耶璟正色曰臣可讓則讓不可讓則

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帝吳駕崩

太孫嗣位已卯改元建文秋八月璟聞 太宗南渡

途馳開闢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璟赴大將李景隆

軍景隆不用璟計喪師會天大雪璟夜半渡盧溝河

水陷馬斃璟跋水躋岸拾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跋行

三十里時璟之子豹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

失璟所在道遇素所差指揮使陳玉指璟行次豹騎

駛反涿數十里遇璟翼璟上馬遜去還家養疾辛巳

璟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命璟歸

待用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六月 太

宗入承大統璟辭疾不起 上欲用璟罪璟逃叛親

王繫至京強以官璟辭下璟獄一夕辨髮自經時鄭

朱子諱其家權宦希旨引其例帝曰璟家難例鄭

生陳中川白其事立像配享文成之廟野史氏曰宋

季犬羊入帝中夢天日蒙恥蓋自有天地以來非常

之變也 高皇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

蕩然建文萎弱中葉不震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

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家宿碩于畧早

試於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者从 文皇帝之日是

故才畧所以恢宏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激千萬
代之人心夫非多於 太祖而少於一太宗也嗚呼
賢哉

谷府長史劉璟

忠節錄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沉酣經傳喜談兵究極

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

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被賊還薦璟才畧

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溫兄矣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

右考宋紀惟閣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為職處爾無

逾此官考遂授之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 上謂侍

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

閣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谷邸在

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

梁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朕耶璟正色曰可讓則

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敗璟

夜半渡蘆溝河兵陷馬斃璟力踐躋岸冒雪走良鄉

趾為之裂跋行三十里 豹自大同赴難越良鄉

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遜去還家養疾後與疾赴闕進

聞見錄千萬言 文皇帝之日是

名璟稱疾不至乃以逃叛親王罪逮至京入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下獄自經死法官希青緣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不許乃得歸塋葬靖間提學副使萬潮有像配享文成祠

獻徵錄

卷五十五

七

靖江相府右相李公質墓志銘

陳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載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剝剝殘忍公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去雖富饒急于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永忠叅政朱公亮禮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人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大夫尤慎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願寬猛適中

爲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于浙江上念厥

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

卽拜公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

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爲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

農桑興學校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

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于上天子念公老

召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

直言無隱上益重之入年乙卯十月復起爲靖江

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獎諭甚至公益思竭誠

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上可其

獻徵錄卷之百五

詩王親穆朝賦詩以賜復令潘憲元修與府中官屬

宴餞江許人莫不以爲榮後王坐事去國公隨終焉

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融情

素冲淡暮年尤工于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于元延

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于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

權厝金陵聚寶山後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

里希山之原

蜀府長史陳南賓傳

黃佐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少讀書負俊名

而持行慈雅元末授全州學正因家焉洪武二年應

賢士聘至京師一時名儒學士如張以寧輩皆折節

與交除無棣縣丞轉膠州同知所至以教化爲先南

賓老成有文學以經術飾吏事時稱醇儒十八年拜

國子助教入見高皇帝命之講洪範九疇反覆辨

析意甚詳明上大喜曰此天下善講書者也御書

其姓名于殿柱以褒之其教國子尤善訓迪窮日授

獻徵錄卷之百五

受無愆容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時蜀獻王好學禮

士於玉牒中最號賢王然南賓微隨事規諫王甚敬

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爲構第名安老堂學士劉三吾

記之二十九年四川鄉試應聘與漢中府學教授方

希直同爲主考官所取皆名士論者稱焉及卒年八

十南賓作詩清勁有法在蜀題詠最多蜀人傳誦之

長史程公通傳

程敏政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祖平素業儒
武初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
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
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
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
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
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
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瘁作偕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行者誅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
殺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
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動必尊禮嗜
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
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
嶺迎柩還墓墓已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
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
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
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
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碑名其祖既至乃

并命公東西立王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
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
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
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
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
清王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
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
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
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
用詞事得幸公每召而箴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難遣人至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
大統總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
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簿錄其家公既
死家人發戍邊又下績溪簿錄其家得桶田數十畝
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
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爲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
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
免焉初遼王雅重王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
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迪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語
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所對王出

遺像示之彥通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通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遼府長史程通

忠節錄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祖平業儒漢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塋之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二

曼山館

漢武乙丑通以縣學生應貢入太學父以誠歿嶺南通徒步扶輿歸塋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戍延安年已大耄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孫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高皇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高皇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高皇嗟嘆良久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于廷獨通對稱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辛未從王闕武

臨清壬申從王之國遼西建文初北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從王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國事必咨焉府中衛士紀綱者以狡倖幸於王通屢告戒之建文君遣人至荊州通上封事乞防禦北兵數千言大皇即位綱入賀留侍為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乘間言通素有封事指斥乃詔械通至庾死獄中家屬發成極邊傳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芻及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三

秦府長史郭朴

忠節錄

郭朴字爾思江西北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誠覺大臣以朴疏聞建文君嘉其忠義留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郭瑾死憤懣不食而卒時人謂瑾朴永豐連璧云

獻徵錄

卷之七

十

燕府長史葛誠

忠節錄

葛誠未詳何許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使誠入奏事規朝廷所為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告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應靖難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詔讓燕文皇稱病盛夏雖火猶自謂寒甚張昂等入問疾誠密言王無恙以不得上心故宜為備誠又密疏以聞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謀蹤跡即發符建燕府官校又令募等發兵內應監簿錄府中人文皇大恨殺誠夷其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一

晉府長史龍鐔

忠節錄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三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司副使以微累降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建文中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鐔至不屈虎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六

寧府長史石拱

忠節錄

石拱字德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拱在大寧徬徨爲守備計及北師攻拔大寧執拱終不屈遂支解而死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七

長史蕭川道墓表

楊士奇

靖江府右長史蕭川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鄉里便醫藥忤旨降宣府鶴兒嶺巡檢至宣府疾日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爲墓志追易質之前二日取酒醵同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爲達也矣既歸塋于鄉後廿有三年其子軀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甫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九

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扈從巡邊至宣府經鶴兒嶺下馬入巡檢司顧眎其山川景物黯然蕭條蒼蒼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回感惻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諱誅之商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朱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方平皆通儒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爲經師嘗徵至京太祖高皇帝與語重之特授渾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栗園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字用道後以字行

遂別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爲文滔滔咸有

根據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就坦行甫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抱德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坦行甫送詣京師試文章翰林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僖王好學得坦行推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修類要太宗文皇帝師已渡淮在廷公卿余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皆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九

兩人屹不爲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詎者愧而止文皇帝既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錄坦行甫與焉事竟賜鈔時詔百司復舊制罷直史司爲諮議所改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爲長史司遂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年從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備後凡祭祀府祭屬皆勸王下有司備之坦行曰初至倉猝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致吾誠使人代備物非誠也况未請於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後坦行

進表詣京師王府竟下有司備祭物事聞長史以下
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王宜務善
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陳八事曰慎起居
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輟朴之刑無侵下人之利
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遣又作
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王問四門之名遺
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智
之德即信在其中王又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其意
以譏坦行之屢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
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二十

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一悠久惟殿下勉
夫在己之實耳凡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
行負直氣侃侃能面折人過失未嘗稍屈已求合一
語不合掉臂去不顧而嫉貽韋軟媚人恥與同列事
親孝以祿不逮養在公過盛宴未嘗醉飽於族姻有
恩於朋友有信義性澹素一繡衣入朝則服公退布
袍蔬食不改處士時為政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
卷藏於家春秋五十有五子暉宣德二年進士吏部
文選主事

周府長史劉先生淳傳

李濂

南陽之墟有菊潭焉其水極甘冽潭旁多菊莖短而
花繁色味異於常菊居民飲此水壽多至百餘歲劉
先生自南陽徙汴猶以菊莊為號其靡忘桑梓之思
乎先生名淳一作醇字文中高祖真知南陽府曾祖
中書右丞諡武襄祖墳同知靖江路父先祖陽翟
生三子孟深梅德弗仕仲溫樞密副承旨先生其
季子也自幼穎敏不羣甫能言聞長老談論能解詁
意輕重長時學問博物洽聞凡天文地理陰陽醫卜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二十

諸子百家無所不窺居家孝友工詩書屬文策室獲
中以文史自娛不求聞達元末兵亂中原鼎沸先生
避地洛陽洛陽士大夫愛其文行多樂與之遊壹鵲
詠以待天下之清 皇祖開基先生始出遊四方
部邑有司敬薦不就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以
武令陳義薦為其邑掾訓導時兵燹之餘北方學
久廢先生知學先生循循教迪靡間寒暑自是人
文興與登科第者數人提督先生年暮力乃還鄉事
去片籍神領用舍為定養村社門桶執事力著述
先生垣居終身焉維時周藩方開東書堂延訪

君宿爲世子師會有薦先生學行者乃禮聘就塾
生每進講必先忠孝禮義俾王遠聲色貨利以無干
訓典世子庶子守先生之誨咸知飭檢無驕縱氣壬
午右長史闕王疏薦于朝允之先生之爲右長史也
數有論諫如毀塌房酒務罷舍貪私惠減省朴刑一
切越禮度者咸更之持正匡輔不遺餘力雖游衍燕
間弗忘規諷如中和亭熙春堂蘭雪軒虛白齋悉爲
箴銘欲王知所警惕永樂甲申有賜廩產於封內神
后山表獻京師先生作頌以張天休端禮門夾路槐
盛夏如蓋偶植數株先生歷陳各徵進戒于王王納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其言修省枯餘復樂主乃書一牌懸於樹曰懷忠槐
先生一日自惟曰昔人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以
衰老之年曳裾不已母乃不可歟乃懇乞骸骨歸臥
夷門之下是時年八十餘矣華髮升顏耳目聰明猶
親翰墨里中子弟捫衣從游者弗拒德望風節士林
悚慕學者咸稱之曰菊莊先生洪熙元年卒壽九十
有七所著有菊莊集白雲小稿修辭正音四書解疑
小學大學羣經要義刊正王叔和脉訣纂述傷寒秘
要皆梓行于世

趙府右長史董琰傳

實錄

董子莊名琰江西樂安人博學有操行洪武壬子舉
鄉貢免會試除雲南學官後用薦擢廣東茂名知縣
和易近民不爲赫赫立名譽而民戴其惠永樂中與
修大典陞北京國子監司業嚴重善教導再陞趙王
府右長史恭勤小心隨事匡正不爲苟容時王所行
屢愆禮度上輒以責長史子莊百挫不變而執守
愈堅至是當陪祀國社子莊夙興嚴冠衣齋室端坐
而卒時永樂十八年三月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主事

曼山館

衛王府左長史金公實墓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衢金君以正統己未夏五月二十日卒於官子統謁子文表諸墓爲之叙曰君諱實字用誠浙之三衢開化人曾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皆不仕母蘇氏君自幼穎悟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戶科給事中王鉉學卽知屏去浮靡專意經傳暨游邑庠甚爲典教者稱賞且以遠大期之歲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請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爲之綱躬行仁義虛已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爲獻徵錄卷之百五
君德之目厚風俗尚廉耻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爲民政之目太宗嘉納其言復親策之對稱旨命入翰林與修太祖皇帝實錄書成賜以金幣永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特選爲東官講官時仁宗皇帝在儲位眷顧累加丁亥以爲難去服左之褒辛卯丁母憂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任職仁宗登極簡官僚輔舉諸王乃授衛府左長史以階議大夫誥贈其考顯愼公爲宜人是歲復召入掖纂述先正格書以備勸懲

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黨示戚相與燕樂以榮

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爲已任上深敬禮之今上

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戊

午冬王薨哀感成疾已未春爲禮部會試同考官事

竣上疏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

孝少遊學官以不得奉旦夕歡朔望歸謁必奉觴上

壽以悅親心父沒奉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

而弗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楊之過則從容規之子

弟好學者激厲而誘進之至於周貧恤難不吝所有

故人林文節卒於京親爲殯斂歸其遺骸太學生江

獻徵錄卷之百五
表死無所托君既爲治喪事閱其篋得白金數十兩

封議以歸其家居敦行節儉而賓客過從卽命酒

爲歡論談竟日疊疊忘倦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

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

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願而究其非嘗曰人

不能無非覺而正之斯善矣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齋

賦詩自警有靜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爲文章春容

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冲淡無雕琢之病有集若

十卷藏於

趙府左長史趙季通傳

實錄

趙府左長史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由教官舉任吉安永豐知縣調漳州龍溪寬厚愛民民甚戴之永樂初與修太祖皇帝實錄書上除國子博士陞司業調北京國子司業簡爲趙王府左長史宣德二年七月卒時國子司業董子莊簡授趙府右長史兩人皆端厚和平操守堅確雍容詳惟有政事才同心輔導隨事規益委曲盡誠於侍講讀必推理以檢諸事多所開悟王甚禮重兩人太祖皇帝仁宗皇帝皆深知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蓋趙董爲極選云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二十六

曼山簡

趙府右長史宋君子環墓志銘

楊士奇

宋之先自廣平徙江西之新淦又自新淦徙吉水至榮甫又徙廬陵積財能施及其子彬之孫成章皆不仕成章生若璚起楚倫章中興大學士解公辦公屬稱之其卒也爲之銘墓娶孫氏子環字文瑩自幼淳厚秀穎善學問從明經師勤不懈學中永樂三年第二甲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被賜資擢吏部驗封主事授承直郎居職動慎會從隆平侯董修太岳太和山宮觀能周悉人情而矜恤其力獻徵錄卷之百五

竣事陞吏部考功郎中授奉議大夫屬建北京又從侍郎司達采木湖廣以寬厚贊遼東咸悅之一宗臨御封建諸子簡用輔導樞梁府右長史授奉政大夫賜誥命又以共散官職贈其父而封其母太宜人妻宜人爲長史踰年小心恭恪王敬禮之丁內艱去贈贈甚厚居喪杜門不出服闋改越府右長史九持已處事如在梁府一府賢之宣德八年六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孝悌之行一出天性處朋友鄉黨悃信義爲人和夷坦一犯未嘗校自守有素再以使命適鄉里無少長疏戚接之惓然見郡縣長吏

敘寒溫而已未嘗斥語及私故尤爲鄉先輩所重居
兩京不苟涉跡權貴人之門間暇恒與文士知已觴
酒賦詩其襟宇灑落於利泊然所著詩文有詞林稿
南行稿梁園稿

獻徵錄

卷之十

王

襄府長史周君孟簡墓志銘

王直

太宗皇帝收元之初詔天下設科取士明年二月
親策于廷其第一人得永豐曾祭其次則吉水周述
周孟簡從兄弟也上爲之喜親批其策以示褒至
以二蘇期之而周氏兄弟遂名動天下天下之士皆
譽歎以爲不可及時孟簡亦拜翰林編修又與二十
八人同讀書禁中孟簡神清氣和心淳而志正其學
務求聖人之意而爲文必本諸經博涉於諸史百氏
朋輩皆推重之既而與修永樂大典屢承賜賚正太
宗皇帝幸北京仁宗監國雅知孟簡凡有纂述必
使與焉皆稱旨由是寵眷日隆遂擢爲詹事府丞以
自近益恭謹不懈及卽位大封諸王以孟簡爲襄府
左長史盡心輔導每進講則惓惓於忠孝以及於仁
民愛物上聞而嘉之王亦甚敬禮焉及侍王之國
長沙尤篤慎於其職必欲毫髮無違禮宣德庚戌閏
十二月二十八日得疾勢劇甚王亟督醫治之弗效
翌日而終王深悼歎親撫其子景亮以慰之遣伴讀
周原歸其喪嗚呼非學行之懿乎信于王其能致是
哉予初從孟簡取進士同學古爲文辭又同官翰林

交處幾三十年相好如一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姻族和順於鄉鄰至其爲官善事上撫下而信於僚友豈獨予知之夫人莫不知也其行之著内外如此非篤厚之君子歟周氏本吳太尉瑜之後由廬陵烏東徙吉水之樞坑又徙今之桑園世爲衣冠之族平生謙慎不矜與人處言語煦煦未嘗有忤及教學者則懇切詳盡必欲底于成所著有急就稟西垣稟兩京吟稟若干卷年五十三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三十一

衛府右長史楊黻傳

實錄

楊黻字民服山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諫達如素習臨事揆理務當平公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黻上疏論敬天勤民崇儉戒奢等事多見采納遂擢衛王府右長史日以詩書進說隨事開益皆由于正裁處庶務粲然條理其僚屬以下咸心服之至是卒平生孝友嚴于自守家貧未嘗苟取一錢博學好古進修之志蓋至死不忘云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三十一

鄭府右長史賴君志銘

壽考

引賜士奇

正統六年八月十五日鄭府右長史賴君沒於家其子翰林編修世隆求余書墓上之石賴之先自江右徙汀之清流世有科第高祖諱寧曾祖諱霖祖諱李宗考諱福興皆不仕長史君諱添貴字景明號澹菴生辟而孤母陳育之訓之長而悟解穎敏從學縣博士兼通書春秋禮經工為文章永樂乙酉選鄉貢明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授浙江麗水縣學教諭九載以績最陞教授需闕言於朝願仍就教諭從之除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三十一

王府伴讀侍王之國鳳翔每長史缺即命署其職事鳳翔學者率從之受經其仲子世隆官翰林得封父母君授棄職就封之例王重其去即舉奏為右長史從之授奉議大夫無幾丁內艱去既服闋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為人坦直存心忠厚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戚誠於交友以恭遜居鄉黨以詩書行義成其子以致知力行勵學者而施教孜孜不倦恒躬率先之學者後多由科目擢要官有名于時其待諸生如子有為怨家誣構郡守惡其抗直將黜焉

吏者君力為直之有負官租不能償者倒囊代之償

前官所收廩米歲久腐壞有司責守廩者以償民寔不能應將自經君捐已俸代償蓋於排難解紛周急濟之率謂當然其在藩府也從容正道隨事獻替甚為王所重平生財利一芥不苟取處事必當理朋友死無所歸盡禮葬之隸人故土築垣得白金一器有告君請分之者不聽惇義遺利樂類此其學有本源所著有經義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存於家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三十一

淮府左長史李伯嶼傳 子澄清附

郡志

李伯嶼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其誨人一以道義諸生貧而好學者衣食之或不率教雖束修之饋不受桐廬累舉闕人伯嶼至識姚文敏公於少年曰一夔足矣授以春秋未幾薨擢第山陰學或傳風水不利科目請徙之伯嶼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徙其後仕者相繼陞淮府左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伯嶼不可曰君臣之間有錫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

獻徵錄

卷之五

李

入貢道與一縣令構爭詔下令于獄而釋使者不伯嶼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伯嶼請論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請施僧祈福伯嶼謂不若貸丁役錢以甦衛士王皆從之成化癸巳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于世二子澄清並登進士第澄字希范終福建左參議恬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清字希憲終湖廣右布政猶介有志操始終清謹官南京刑部時除母喪謁選尚書姚夔以其父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也姚歎曰希憲

眞君子哉在兵部議儀眞守備獨薦都指揮都勝一人清白請用之推此類可見

獻徵錄

卷之五

李

遼府右長史楊公述墓志銘

許彬

景泰甲戌九月十四日奉議大夫遼府右長史楊公以疾卒于官距所主洪武甲申八月得年五十有一其子禮科給事中清詣余泣拜誄銘按狀公諱述字宗道姓楊氏蘭谷其別號也其先本漢太尉震之後先世仕宋扈謁南遷回家桐鄉今爲桐鄉人高祖茂曾祖懋誠祖德順皆不仕父禎字希孟配姜氏生公自幼天資穎敏經書于史過目輒成誦自童州時已有聲出脩葺時郡守淮陽齊政教授儀真陳立皆爲獻徵錄卷之一百五
其爲人而獎論甚至甫弱冠以書領兩浙鄉薦第一人試南宮連不第而竟登名右榜授宜興司訓恒目嘆曰士之仕將以行其學也吾能推其學以淑諸人所得多矣乃欣然就職宜興士習素務記問而經傳本旨多不之講科第常乏公至一新教條誘掖諄切士之務本至于今登名科第者後先相望滿考陞湖廣監利教諭而施教之法一如宜興講下諸生登臺省者益衆衣也監利州屬邑扣去幾三百里而郡守劉勇嘉公之善學善教簡郡庠之聰穎者就學于一果取一第正統甲子秋膺聘幣試川蜀途次有待

元氣
作場

白金賂公求中選者公正色拒之既入院言于監臨主守臣曰朝廷設科重在得人苟去取不公罪在我輩脫防範不嚴公等何辭聞將終其令場者多不相稱而解首乏人公簡歲場一卷曰此作辭理明贈筆力高占當冠多士既撤棘乃長寧周洪謨明年洪謨果登春榜而公對第二人蜀人至今稱公藻鑑焉歲丁卯當大比上命彬主試閱闈而同考授帶聘者五人公其一也公考詩書二經晚得一卷欣然持以告余曰此榜首也已而閱諸卷莫能過之及折卷乃莆田陳俊也明年果登進士高等今爲戶部主事公獻徵錄卷之一百五
學博氣充侃侃持正論于同事者少許可獨以余齒少長頗推讓其年復問潮汐盈縮之由監臨官有議之者曰此題當試滿清士子彼謂浙江有潮公應聲曰潮生于海天風海濤考亭朱子所書何以不在浙而在閩乎況理無往而不士無往而不學議之者慚而退景泰辛未以九載滿會遼府長史缺員朝廷崇重儒術簡輻輳遂陞公令官到官日罷冗食之徒別上田之界且力勸世子務學讀書王用嘉悅王素好賢樂善自以爲得公之晚公亦塞謬自持從事諷諫多見嘉納嘗手書公正二字賜公公拜謝

臣敢不祗奉教命比得未疾王時賜藥物命醫治療疾劇鶴馭親臨其第慰諭入之及卒深加悼痛贈贈優厚有蘭谷集二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三本

楚府長史李公顯傳

崔銑

李顯字道彰安陽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事吉王後拜長史再改楚府弘治辛亥年五十一顯介特有志不輕下人士舉進士即圖陝要地富貴可契致而長史終身事藩邸當選授時多稱病避或託實勢請免顯曰士筮仕即擇便利邪必如公等願令王孤立乎往就選果用在楚府放逐豪猾管田稅改令謹厚者掌奸人訟指揮于其受賕顯直其罔某夜持金謝顯叱却之顯居鄉村時歲大凶日以糜藥給饑暨病者在楚歲又凶出俸金寄親戚少與張文友文死顯塋之事其兄與文從顯遊者為徐憲最知名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三本

興王府左長史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謚恭僖張公景明傳 顧 璘

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浙江山陰人也幼聰慧日誦

千餘言年十二三補邑庠弟子員成化庚子登鄉試

庚戌錢福榜登第時 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馬

政輩以不職罷 孝宗皇帝命吏部擇可爲代者尚

書王恕郎以景明爲左長史袁宗皋爲右長史人多

惜此兩人不得他用者景明日買誼董仲舒不有聞

於時乎忻然入謝 睿皇於諸王館諭之曰卿等皆

名賢當大用今屈卿爲輔幸其勉以善聞於世耳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四十

景明等頓首謝明日上疏勸 睿皇正心謀學以周

公及漢東平河間爲期深見嘉納又獻爲善最樂詩

以寓規諷 睿皇賜以金帛居數歲從之國詔賜正

四品服國中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法上書陳六事

睿皇優旨答之仍賜金帛久之又上廣胤嗣通恩澤

厚風化養心源屏左道免括增田六事 睿皇稱善

乃以憂去 睿皇奏虛其缺以待越三歲返國

睿皇晏駕 今上爲世子方在諒陰令攝國事中

外肅然景明尋病力求去 今上慰留有思厚待

之褒病且死謂所善大學曰死何足恨但同

不得終輔之以酬先王厚德耳遂卒卒之旬月上

入繼大統時人皆惜景明不得大用於中興之朝也

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予

元祀贈光祿寺署丞元藩蔭太學生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四十一

岷府左長史薛先生端行狀

梅純

先生姓薛氏諱端字士莊先世河南孟津人始祖友諒元末兵亂從戎尋歸於國朝洪武初分設軍衛遂隸籍留守左衛之千戶所永樂中以京衛分調北上而先生之祖適在留籍故子孫今家於南京越二世至先生之父安家始稍振已而生先生眉宇秀異白晳瑩然如玉當成童時恭將表公估方爲衛帥一見而奇之曰是兒狀貌異常豈宜屈於凡流促令業儒未幾補京庠生學日加進時提學御史嚴銓性苛刻獻徵錄卷之百五十四上

案部所到諸生輒被楚撻無虛日京師因有投匿名謗書者嚴意必出學校欲重加罪乃先試以士增茲多口論時同試者百餘人獨先生之作詞理明暢中寓辨解嚴意乃釋因第以優等衆亦獲免先生於是益加砥礪凡三應試乃領成化辛卯鄉薦明年壬辰復下第歸尋丁父憂墓祭之外謝客不出閉門讀禮而已大原周公嘗延先生授子弟經業至是陞刑部尚書與先生居甚近公屢致問先生竟未嘗往謁其禮之確類如此服闋又兩會試始中戊戌乙榜拜山東莘縣學教諭華俗士子素好訐犯特官所久乏

科名先生乃舉甚者一人呈所部以真於法風始稍息先生擇其英俊者十餘輩躬課其進故任內中舉者凡數人皆先生之教也弘治改元陞南京國子監博士盡心供職亦如在莘學時辛亥三載考績賜勅封修職佐郎甲寅陞岷王府右長史善於輔導不爲諛佞王嘗宴羣臣令各歌唱侑觴先生曰臣待罪輔相恒懼迂鈍有孤祿位遑暇習歌唱邪王爲之改容且賦詩彰其直壬戌進左長史乙丑引疾歸今上皇帝嗣位進中順大夫秩四品服緋帶金鄉閭榮之正德丁卯十一月十四日以疾終距其生正統己未

十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九

獻徵錄卷之百五十四上

四十一

淮王右長史李公勳傳

羅洪先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吉水李氏谷平最著先世多顯官而公曾祖仲和為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溫即溫為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為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徵陀兄熙數苦楚之問不速對輒捫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噴赤疑曰兄汝捫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賈懷寧有息產公因留為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一同舍生

歐敬錄

申函

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無遺字其餘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為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坐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為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勲業者助膏火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官倉儲為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

舉而新野地易歎市妖游食甚眾公病之號於眾曰

教化所以開風俗風俗不經教之厚也今聚倡優誘

無賴為奸汙諸生行有穢滿蹴鞠射住能傾人家夫

民性若水易下也耳口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

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表

之越境而徙公故爽從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

學撫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

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

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

歐敬錄

四十五

授永豐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

而罷教王諸子無狀數蒙詆詈及見公豐順長壽肩

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真教授

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王從容授古今賢哲事為

諷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懷順王

薨而長子嗣上不敬喪公為書以諫其略曰臣聞三

年之喪天子遠於庶人無隆殺者木人情也今王喪

未期而飾慈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

續矣臣聞訓者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十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

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內外交敝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焚之薪也茂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生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獵八曰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財幸焉書上王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

蘇徵錄

卷之百五

聖大

終喪公傳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上從之公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遂巡引去

洪先曰余侍先大夫自敘初婚時事恩公至厚也公治家有法教子女嚴而正當是時納幣之禮甚儉不計也顧日督其課業已又令習禮容舉足出言緩急

有則自居室食飲莫不告戒二年而始予婚蓋終身父視公云而余見公則釋也多授以趨走唯應諷誦書札諸節目且執其手曰汝必爲大丈夫幸毋忘我公卒十年而予待罪史官無能自効公諸子孫顧未有成公志者嗚呼悲夫公之治家善盈縮遷化累貲數千金以是義發任事多相俸不自惜晚年聞諸僮奴啜宿糗輒涕下不忍見今子孫貧甚宿糗日且不充幸公不及見耳嗚呼悲夫公居室常觀曆略類戴仁所爲一得壽考然鄉人往往因公子孫之貧咸疑天道福善不甚驗解之曰屈伸盛衰數有適然者雖

蘇徵錄

卷之百五

聖七

聖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知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故未可易所趨於中何則斯二者皆天也由是言之公之至斯極也即謂之天道亦可也又何疑

秦府右長史梁先生溥墓表

崔 銑

弘治庚戌春先南郭君守延安入覲已事言于太宰
三原公曰郡游荒之後士大廢學無良師焉爾請選
省試中乙榜者署學職三原公曰守言良是命選司
識之且擇其優者往夏諸君懷檄至教諭延長則鄭
人楊懷思善甘泉則崇慶李先謙謙字子乾清潤
則陽城張緯大張延川則我時齋先生諱溥字德宏
訓導膚施則廣安蘇森茂之綏德則中江彭萬里衡
亭閻中楊汝惟深先君咸賓之俾大敷訓十餘年間

狀徵錄

聖人

延安科第第進與西安伍先生純心重義的書錄行不
為華貌狗詞善朱氏詩發意指物章榘字鍊為文馴
典雋永味長既教延川先君又令署篆郡中學以教
他士銑甫成童獲執汛掃之役又署延川縣事平賦
簡訟郝氏起大獄無能決者先生鞠其實悉刑之其
兄弟叩神誣訕旬日兄弟死干瘟任將九年丁外艱
歸鄉里諸生別皆哭失聲服闋晉南監學正再晉慶
府右長史乞歸養不遂遭母喪後寘棺逆瑾嶠旨
罰贖米四百石人謂以水價之半賂瑾則免先生竟
輸米兩治喪遵行家禮服闋至吏部冢宰遂菴曰此

生在指陽為我賢徒在秦為我良屬在慶府為剛傳
不以憂還寘棺無憂矣補秦府右長史先生操履修
潔臨事介直自王以下咸敬信念長安李盤管訓導
稷山歲往祭仍累其妻子以其暇修稷山志徵實明
典示政學之矩不幸遇疾而卒正德丁丑正月十有
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疾革作遺命曰為吾後者其
讀書以明道安分以養德其仕者勿擾民而剝之勿
厚殖虛驕情其子孫

狀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人

襄府長史林先生光稟表

湛若水

周公而上其通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微其道明者其行細是故明者其體平行者其用平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沂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正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一人而已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三十年玩心神明默契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箇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

藏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一

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無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日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細矣先生事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夫人如事地故孝敬行

於家庭孚於族鄰聞於巡撫巡撫朱公為勸駕焉中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於兗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說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本薦紳考德拔為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僚憐奸佞清官禁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後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故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也吾何為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有為貧而仕者乘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為而去諸新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細而道明矣甘泉子

藏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一

曰夫道體用一原者也管仲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之聖於伊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大聖之為德亦大矣而進於進退仕處久速之間言之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居也故即用可以觀體矣即體可以觀用矣即體用之全可以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盡亦以是觀乎若其贊述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持撮其大者表而出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字揖熙子二人長時表

醫學訓科次時表鄉進士能繼家學從子遊語子
于墓石

卷之十五

崇府左長史黃君琮墓志銘

顧璣

君諱琮元質其字也先世本撫州樂安人系出山谷
後裔大父伯夷公有四丈夫子其季曰度浩君父也
娶柳氏居樂安既生二子曰瓊曰瑛成化間應闈石
之役來南京觀都會豐熾曰此弗宜居乎乃附籍上
元已而曰吾忘吾鄉乎仍號望雲以見志故上元之
黃氏自公始居六載而生君穎秀絕出逸而多韻補
應天府學弟子員間作平蠻金陵二賦文譽騰起舉
弘治乙丑進士遺簪修湖南省 孝宗實錄歸拜青田
縣儒錄 卷之十五 筆
今時逆瑾擅國稅政蔓作君舉意高遠不規規與俗
俯仰遺忌謫長樂學諭劃然嘆曰所不足於縣令者
果子也夫教吾所樂也乃陞堂講授期以其學傳諸
弟子及瑾誅吏部檄君爲郟城令時盜寇山東城惡
弗可備君至二十日而整成又三十有四日門圍完
民恃無恐謂山東之困弊於馬著馬政二篇行於官
作問官祠祀孔子及鄉子自爲記大抵欲學者知孔
子之聖由問學至也陞橫州守益練牧惠之體民無
隱瘼得秦少游海棠橋址於荒墟乃拓置堂宇以風
起夷俗擢拜岷府左長史以柳夫人年高再疏乞養

侍奉之暇灌園藝圃泊如也及柳夫人卒致哀盡禮
且痛望雲公先喪時會不得為悅合多為若堂之封
服閱直 今上繼統謂王傳宜重故君復有崇府之
命方挾汗振頽輸其嘉猷昊天弗吊中道摧頽嗚呼
哀哉夫文與政弗兼久矣君抽思則藻展事則練其
可謂通才者與然用不副才年不副用斯天之靳也
嗚文燁燁可以永世所遺詩文若干集曰宗說曰求
志稿曰行義稿曰楚征日錄曰青田稿曰謫游稿曰
郊城稿曰嶺南日課曰續課曰東歸稿曰乞養堂稿
生于成化庚寅十二月十九日卒則嘉靖甲申二月
廿七日也子二伯暉仲牧

徽王府左長史吳公稷墓志銘

陸樹聲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石湖吳先生卒郡邑
士相與咨嗟太息曰耆哲逝矣已而督學麻城耿公
弔其廬出先生遺編讀之迺采士議躋祀先生於鄉
賢嗚呼先生所謂有道君子也諱稷字舜弼學者稱
為石湖先生幼穎敏長嶷重端慤見者偉之年十五
執父喪如禮已治經屬文名籍起為郡守宜春劉公
督學莆田陳公所獎識弘治辛酉以儒士應試明年
補郡諸生正德癸酉領鄉薦甲戌第進士謁告歸上
憲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五
築城東杜門績學著清望丁丑上銓部授金華府推
官未幾調惠州嘉靖甲申遷荆王府左長史已丑進
四品秩庚寅疏請侍養丁內憂乙未除服改徽府已
亥先生致仕歸先生敦行萬古於吏治鮮緣飾然第
仕金華以廉慎稱比讞詳恕屬邑永康武義民罷訟
先生嚴法禁移其俗武義林丞有年者以諫左官為
民構誣力白之真豪民犯令者於法坐是嚙上官意
移先生惠州始至署郡篆裁冗僭革濫役疏繁囚置
規過擅於門立保甲以訓盜中丞喬泰稷公下其法
於諸郡博羅民以嚙聚伏法治者株連賴先生辨釋

獄解海豐令某以墨黜恃援視事故露檄逐之去
輔親藩引誼規正進賢王箴芸窗賦以寓諷尤嚴憚
之其慎職類若此平生銳意閩洛之學在金華日謁
章文懿公於家因事請益及來惠州莊渠魏恭簡公
以督學予敷教迪士尤委重先生而谷坪李先生會
言事謫丞通衢惠屬也相與研析道妙徵詰異同久
之有得因梓行二先生所說式諸士致力於閑邪求
仁以弘體驗自謝事歸著書談道非公事不入城府
有司延鄉飲大賓間一赴之布衣糲食頑垣敝宇處
之充然居閒宴坐一室扶策伊吾意得卽口占一咏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十六
惟陶寫性情不若詞人琢句爲工也家庭雍睦藹倫
理推先業以居從兄逆養寡姊終其身月旦望夙興
謁先祠遇時祀必齋戒致虔罔寒暑間接人益粹可
親至審義利不苟一介鈞距逆億米盟握奠之事一
不經意而鑽研問學不愒寸陰歲癸亥先生著行壽
編見者以衛武公抑戒擬之未幾先生逝矣先生生
成化壬寅二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平生所著有自
得園稿宦遊稿石湖漫稿破愚錄史綱纂要藏於家
而皇明正學編尤裨道脉云先生生而近道薄嗜好
禔身清白步趨不越繩凡自蚤歲力學暨游嶺東切

磋於莊渠谷坪二先生參互考證既而谷坪往返虔
臺悉所聞於陽明致良知之說以相剖質先生潛思
密會究其指歸蓋服膺四十餘年而要之所得於深
造默成則求仁之功居多予嘗侍先生見其氣貌淳
厚語訥訥不出口至誦說理道輒引當世名輩言纒
纒使聽者興起郡中士談理學者自先生始先生尤
善引後進孳孳不倦予與楊太常朋石習聞先生教
先生折輩行與之交先生既薨朋石爲狀而余爲志
銘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十七

德府左長史周公積行狀

趙 鎰

公諱積字以善別號二峯其先世淮右人高祖曰真者國朝初開科貢以邑庠生入太學上舍慕江山石門之勝始定居焉曾大父盛種德續學為鄉塾師生二子長亮以子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次豪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南安府推官妣祝氏配毛氏俱贈孺人主事公子曰任者於公為伯兄登弘治乙丑科進士累官至梧州府知府號元峰元峰文望蔚為時宗公幼受業家庭稍長慨然有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五入

志於學元峯心異之挾公偕游蘭谿章先生之門後之官莆田復遣公受易學於晉江蔡先生二先生當代大儒盛有所稱許公歸自晉江遂以易學擅于鄉歲庚午領鄉薦次年卒業南雍聞陽明先生倡道東南亟師事之初聞知行合一之說不能無疑及先生反覆示以立誠之道且悔且喜遂超然有悟今傳習錄所載贈周以善歸省序則先生與公論學之詞也公之歸也日以所聞於先生者啓迪後進一時及門之士如今古伯東溪徐君已侯陽溪林君學正西山王君成彬彬焉吾邑自徐平先生倡道之後寥寥

數百載士之向學寔自公始嘉靖丙戌調選吏部掾南安府推官南安地接徭獠民俗刁悍未易為理公件明達長於聽訟數十年疑獄一見立斷民服之如神期月聲徹當道擇縣之劇者試之署公治縣專以德化為先刑罰次之有古循良風政暇則名諸士之茂異者相與講明先生之學雖寒暑不輟至應盤錯紆勞糾尤綽有餘力以故邑政必舉凡南贛兩郡十四縣之缺令者咸於公平署丁亥秋先生將大軍征思田取道于贛經大庾公適署縣事僕給調度務如縑集公從容酬應靡不贍舉人咸服其才即如夫馬

卷之十五

五入

一節有司以冒領為憂公製為方員牌數千以進曰詰旦有方牌者給馬一員牌者給夫一由是軍士不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喜下令兩廣傳以為式戊子冬再署南康適先生自廣班師得疾公迎候謂之曰汝在此吾心安矣繼疾亟召公承訣公泣曰復有言乎先生微笑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公躬親殯殮心喪三年如一日焉蒞南安凡六載朝夕恒惟殯越師訓是懼故治行表著乎於上下癸巳考績蒙恩贈父母如已官仍陞湖廣辰州府沅州知州公之治沅一如治南安大抵興學校崇禮讓剔政蠹戢豪

右斥姦究一時湖湘數郡之政咸首稱沅州而沅州之聲益震騰薦薦矣廵撫東橋顧公書之曰嚴整剛決廉守公勤司諫海石錢公書之曰貌古政亦古跡愚心匪愚公以爲知己因自號古愚已矣遷德王府最吏辰沅倪耄咸涕泣遮留莫可得廼相與立石于七里喬松之下曰此我公往來所常舍也其甘棠之愛永繫民心如此是冬公之德府王素聞公名虛已以聽公亦矢心匡輔每進講必納約自牖色溫而氣和啓沃良多王心嘉悅特奏其持身端謹輔導恪勤保陞正四品服色再踰年卽有歸志時子適觀風

麟徵錄

卷之百五

李

濟南謂公王魯公厚得無少須耶公曰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吾敢忘漏盡之戒乎遂浩然而歸時年方六十九君子謂公之相齊也無愧于仲舒而其見機也有先於二疏矣旣歸徜徉山水足跡不入城府歲時名故老燕飲娛樂處鄉黨坦夷平恕無少長無親疎咸煦煦然相接也待宗族尤有恩而貧乏者待以舉火待以婚娶歷歷可數某歲大侵亟令子弟減值而難以濟貧民或輒與之粟無德色焉與人交出肝膽相示平生不言人過而至於有犯者亦退然弗之較也鄉評嘖嘖稱之爲萬石君下至庸人孺子亦呼之

曰積善先生積善先生云公善攝生無聲色之索嘗自稱漠然道人年踰八十猶屹屹如壯夫每日黎明起謁家廟退居省心亭焚香前坐潛冥冥思會有所得卽書之于冊每月有目錄一本以驗進益今藏于家性喜講學至晚年矜其弊語學者曰爲學如治病有病須服藥徒講藥方何益學而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之類也人以爲名言生于咸化癸卯三月初三日卒于嘉靖乙丑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塋于寶峯山之原乃公自營之壽藏也

麟徵錄

卷之百五

李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爲家詒人有
趙鐸率者於公爲始祖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
爲鶴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
作菴以居遂爲鶴慶人護生春春生應應生敬敬生
遠贈奉直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公公之少也家
甚貧所居隘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父除
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公日嘗冀初覺冀苦
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殮偕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本主
傭人肩輿以歸跋涉萬里無一日輟傭人見其書生
任勞爲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
畢卽歸墓所墓隣獷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
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
勞饋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
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聞榜其居
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選授應慶府判府有疑獄三案
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日之使訊公一訊而
決洗其冤者十餘家會歲歉賑濟公設爲方畧全活
甚衆掩瘞暴露無間遠邇巡按御史邢公特薦大加

褒獎

褒美臺省獎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潼州知州公
初至惟以備荒爲志凡贖餒自一錢以上皆令買粟
貯倉居二年得粟萬八千石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
藉潼州以發倉得免州地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廩
雖充苟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耆紳糾
情獎勸朞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
能勞來安集復業者日益衆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
爲州患官損其名民喪其業公於州門作廐六十楹
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獎緩民力卽馬畜
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州之三溪口富茶井諸處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本主
盜賊依山阻險拒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
社學四十餘所親至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
縛渠魁而來敬聽約束自是境內晏然嘉靖十二年
蜀滇二省土夷爭界撫按以公素行爲鄉評所推遂
檄公勘治有土舍高鵬者以白金八百兩爲饋公力
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所爭地兩省並加獎薦由是
聲實益隆矣方陪點河南僉事會慶府缺長史今
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膺眷注銓司慎輔導之任因
以公爲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勅放藩宗寧
冢者六十人公爲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七上竟不

得請庚子丁內艱慶世子親賜吊慰諸藩宗總總不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賁再旌其門曰孝廉公爲人樂易正直與物無忤宦轍所至僚吏士民無不傾心初在潼州還勘至界事時百姓恐其長往相率二百人詣撫按保留其老携幼不遠千里孺子之念慈母何其得民之深也詩曰有匪君子民之不可諼兮斯人之謂與公以弘治庚子十月二十日生以嘉靖壬寅十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象照山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六十四

慶府右長史王公允武墓誌銘

余繼登

棘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卒三十年而公好大理左丞世楊以侍御馬公狀謁繼登請銘公墓道之碑王氏之先本山人其先世有諱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遂爲廣平人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文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齋志而娶于張有二子次即公也諱允武字殿邦別號棘亭公生而敏惠才質過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爲文儻朗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曹伍卽其曹亦帖然成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晚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而俗善遁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輒醵金錢肅爲壽一入其賄卽禁不敢問以故賦恒通多者或至八年公廉直不受私謁旣視事前行金者徘徊門下不敢入公乃召諸通者按緩急爲期而遣之諸黠凜凜以次輸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旣聞于朝爲下驥暫褒予之會守缺卽以公攝守事時粵西狼兵調入剽掠者所過橫甚百姓患苦之以次堂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預爲檄檄其渠率曰以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六十五

兩剿倭奈何乃自爲倭今與兩約餽餉不時罪在司餽餉時而兩橫如故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車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亦勅屬邑爲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賊之所出沒舊有游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某匿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不可某患甚詣公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爲停公月俸公乃徐條故事暨所爲侵匿狀上之都御史內嬖公卒褒公治行爲汪右第一饒萬年令某以腹削機兵月糧爲所訟讞者受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

獻徵錄

卷之五

本

兵怒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部至饒倉卒無以計適公以它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乎即令公停它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讞者謁公爲地公不應既聽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安直指益奇公即以公署萬年事公更約束嚴稽覈省一切煩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某訟其隊之長而所株連甚衆公心察其冤爲爭之御史竟反其獄萬年民頌之詳見浮梁金公所爲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尸六月以考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

與圖公像尸祝之公既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崇鎮董陶事公愈孤立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爲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槩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浮梁尉某以巡徼至鎮而縱其微卒有所剽取民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遽匿公署中公爲尉慰民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鹽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獎擇所爲通商惠民者佐其長次第舉行之或有諷公爲囊橐計者公峻詞以謝其人慙而退都御史邸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賂聞鹽政壞亂淮商黃某鳩金數萬將逆

獻徵錄

卷之五

本

諸境上公廉得其實至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御史視爲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府右長史猶未釋恨喉所厚善御史伺公隙無所得竟以老落公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公既歸杜門謝俗布袍蔬食無異寒士又諭年壬戌秋以疾卒距生弘治甲子得年五十有九古人有言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夫廉者任氣多亢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爲也公歷官所至常祿外毫不以自污非賓客不御酒肉駒從獻隨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爲公也豈不廉然

有以自下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惟其廉平人不忍欺故能片詞而銷兵民之變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仕而俎豆于郡歿而俎豆于鄉有由然矣嗚呼若公者廉而可爲者非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李八

紀善

衡府紀善周是修傳

楊士奇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吉之泰和人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修之所自出也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濬熊諸儒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經初舉雲丘縣學訓導入見京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下爲動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事奇且付後事暮人應天府學經死死六月十二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

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讀
小序詩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
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爲
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
明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恭皆知名當世是
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
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
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
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清白
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
蘇徵錄 卷之五 七

故述爲小傳以授其子輓使傳焉

周紀善逸事

郭子章

周紀善名惠字是修泰和人也死遜國之難其大節
聞聞著於史及傳銘與夷齊埒夫人類能譚之惟時
長陵在御臣下緘口時事令紀善一時君臣魚水
之驩鶴鳴之和鬱焉不宜著予於其耳孫如春家得
建文帝手翰讀之作紀善逸事二篇以補史遺快
武乙亥紀善就聘至京師試翰林院中首選 上親
授周府奉祀正紀見王歷試經義文賦時 建文帝
爲儲君卽命侍朝夕講讀大承恩眷一日 帝御天

佳清香樓午夜夢異人遺以良藥覺而卜之當得
人已得紀善懼甚謂夢符也乃書賜紀善曰奉祀正
周是修泰和舉子閩人也性清雅喜著述嘗慕古先
賢行必欲效之詞章清奧雄俊人罕能及予嘗欲求
直臣輔王家藩衛皇室未有其人乃暮春午夜夢異
人遺以良藥予嘗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可以安
精神定四體延年覺而疑焉命卜之曰當得達人靖
國之徵也越一日本府紀善曾子禎謁予曰泰和一
儒有博學名素懷匡輔未遂其志方今俟銓天官本
府祠官乏人得是修職之庶幾可以和神人而裨益
蘇徵錄 卷之五 七

蘇徵錄 卷之五

七

左右于是請於朝授以奉祠既而是修至會 君王
方命諸儒纂集羣書一見嘉其才能命總其事且令
侍予講讀予深樂之而信夢之有徵嗚呼國得賢爲
艱而用賢之言爲尤艱賢過君爲艱而能諫君以得
君之信爲尤艱今 君王用爾之言爾亦能致匡君
之益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矣昔高宗思賢良而
夢傅說載之於書予以區區之心亦感於夢其理一
也故述其事爾尚勗哉紀善常言其母賢 帝大書
賢母二字賜之又言師胡樵渚賢 帝復書樵渚二
字賜胡之裔乃賦詩一章而自序曰紀善周先生是

修言其母賢因書賢母二字賜之以旌其母之潛德
又言師胡渚樵之行求書渚樵字以遺其後人傳之
久遠吾嘉其慕親又不忘師輒書以賜先生以才能
志節方侍 明廷當以道義文學誨吾吾年幼業未
成先生與同寅協力輔吾為賢王榮顯於後世永保
名爵其樂太平乃賦詩一首以見吾意趨朝金殿曉
論道玉堂清見爾思親意興吾念母情揮毫彰隱德
題句寫平生尚賴匡扶力從師望有成古逸事上帝一日
檢古樂府中有思嬾人題注云君求良佐也作思嬾
人賦賜紀善有進鳧者帝命赦之致書紀善曰子放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七十三

鳧在城之隈始舍之雍雍然少則洋洋然得其所也
卿為賦之紀善作放鳧賦其辭曰猶茫茫之堪輿兮
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盛莫盛於鳧鳧雖
羣游之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浩渺兮樂
滄洲之遼賈藉軟沙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閒泳頽其
趾而月凝兮縞其襟而玉映性於物而不快兮恒恣
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羌潛羅而忽加愛毛質
之綺麗兮遙將獻乎 皇家繫予 皇之仁德兮當
覽春平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澹冲融而舒懷適筠
籠之跪進兮絢晴光於文繡既彬彬而戢羽兮亦肅

肅而並味啓予 皇之良心兮救俱放乎金縢始
依而泊淺兮漸翔翔而升高交迴翔遐顧兮若感
恩而不舍徐翬翬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野何 皇
心之惻惻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兮秩先
後而有倫豈睿鑑於往古今寔誠中而形外思高下
興洪纖今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而惡死兮人與物
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今舉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商
郊之祝網今暨中山之放羣於禽獸猶有所不忍今
矧於人而違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今終銜環而報
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今先鑄符而朕祺善予 皇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七十三

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今曷非辜
而有忽嗟羣鳧之何幸兮脫萬死於斯須遂重登於
遼廓今從心性之所如歷滂滂之河濟兮依漠漠之
江湖刷羽儀而再整今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
昧今將天理之可憑學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
徵彼罔林之暴殄兮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
今又烏致大騶虞之蕃息願擴充乎是心兮明刑攻
而不試日愉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鳧
之生兮仁君之恩條離鼎俎兮翔於天門東西無際
兮南北無垠網羅交張兮增燬相仍慎爾所止兮全

爾性靈毋或輕投兮冥清寒汀庶永慰平王心兮

遐征而孔寧蓋衡圖而獻頌兮

皇之至治今發詠歌乎詞臣軼唐虞於千古兮流

無窮之德馨 帝問與紀善議論微異紀善杜門請

告 帝手敕曰旦起聞卿疾亟遣醫問爾宜善自愛

又敕曰日者所言予並無計卿意予待卿豈他臣比

自卿病予旦夕望聞稍愈吾方加一餐卿俊傑之才

弘大之志此心久已靡寧特令予信臣焦榮將書至

且天寒室陋特賜木炭二百斤護卿寒疾并將金脫

寫梅以悅情此文人清致至可領也且此牋非至信

狀微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四

者不予此炭非至喜者弗賜此臣非至重者不遣卿

其察予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右逸事下續衣生曰高

宗夢帝資良弼而得傳誥 建文帝夢異人授良藥

而得紀善雖興亡不同而主臣遇合之跡良亦奇哉

金陵不守之日假令紀善不雉何以見 孝陵懿文

於地下至今文廟自經之帶來畢猶世藏之嗚呼朕

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予獨怪 國

初全盛日 建文詔紀善詞有金鳳條淡淒涼江山

之句豈知燕之心與耶抑亦詩識耶

唐王府紀善周公衡墓碑銘

泚若水

周子道通卒於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其

友黃門古菴毛先生之狀來乞銘古菴狀曰君諱衡

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上原祖海

考欽號慎齋妣徐氏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

侍父母與寢不忘稍長從仲兄衡受尚書補邑庠生

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說

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四門社學萃子弟居業

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厲風教刻孝經

狀微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五

刊誤養正羣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讚薦銓授

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則召耆老詢利弊門設二扁署

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已過立十家牌以弭盜賊

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泐常平倉以備賑恤舉

邑政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爲式矣俾

榜堂左刻遵道錄唐錄上蔡語錄心政教諭頌訓士

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平疾銓司改邵武教授其教

如萬安加密焉制聯屬會人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

先生祭蒐集遺書付厥裔係景壽督學端峰邵公銳

重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嘆服孔西進唐

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
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
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闕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
越庚寅藩府以檄來徵命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
促行龜勉致仕舉會極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橫渠
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衛心志通明
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瘞
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七
王誄之曰天奪藩珍矣上下咸哀傷之君資稟純明
心神凝靜始爲學銘其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八

爲入道之要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順山吳先生學
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亟往受業聞求心
致良知之說以聖賢爲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
下手工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
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邵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
從者衆嘗遣門人李子榮輩質疑陽明問荅具傳習
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賢之
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卽王先生之致良
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
行射投壺禮士皆歛衽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

爲世通儒咸相交往巡撫陳公廷君主道南書院教
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克廣之士多興起
又闢敬一箴爲會約聞陽明喪與同門黃子雲淡傲
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子弟有容輩屬望甚切
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論於諸同志所言
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爲切要造詣平實
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不
顧前讓當大有所成就也不及五十而卒悲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七

魯府紀善潘先生公墓志銘

萬士和

先生諱松字惟喬世居宜興有八世祖名原者以孝義被國旌典人號孝義潘氏傳至耕樂翁順生述娶王氏晚而得先生先生年十一而孤家復火遺賫燼焉先生一庶弟孱弱與寡母居貧甚然負氣豪邁初依姊氏讀書同舍郎語稍侵之遂拂衣去奮志績學晝夜不輟不數年曉暢經史十九游邑庠至尚書義首尾貫徹爲文直達已意有一日千里沛然決江河之勢而詞采煥然其師吳文肅公器之延致家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十八

塾復與石菴曹公先君古翁結爲道義交聲名大起每督學使者至必取其文若行以冠諸生先生疎眉目美鬚髯容止詳雅音吐清辨當其不言時和氣已具及聽其言如春風着物無不吹噓而心醉者其交先君也先君性嚴毅規矩矩不少貶先生個儻崇大節然亦無纖悉不中繩墨者先君見人過則面斥之先生多事優容故人憚先君之嚴而樂先生之易卒亦同登于善交戚中有一不平事多贊成於兩翁或官府不能決兩翁至則帖帖自息一時學校中翕然推重每上司至必視兩翁開口先生稟性恬澹絕無

嗜好忠厚長者出於天成平生疎財視棄其餘如糠粃因已不好錢貨謂人皆然當其有時輒以予人及其缺乏復稱貸於人不悔也與人交不屑屑計較短長若有德於人人或忘之先生且不知彼之曾受我德寧望其德我耶或遇衆聚會後生小子誦譁其踞於前先生不加譴訶其人不覺愧服謝過事母王極孝周旋委曲不失其懽心母病湯藥必親晝夜跪伏床前以此歷三十年而母忘其貧且寡也待弟粟友愛篤至凡廩修之入多分與之粟亡棺衾葬地悉身任焉先生故不給年四十六始登鄉試再謁春官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十九

不第乃就任丘縣學諭三年陞新城尹尹有簿書之冗新城復當孔道性所不喜仍乞教得福州府九年滿考乞歸陞魯府紀善不赴初任丘人李相國爲其地擇師銓部以先生應選相國甚喜先生所養完粹諸儒生一見之已稱得師及聞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從容直條則又大服其於贊見之禮一切不問察諸生之貧者捐俸給之擇其中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館穀之又爲師教誨賴以成就相繼登第者甚眾有司有事必咨訪而行府守招修郡志甚敬重之部使者薦獎無虛日福州當八閩會省隸省者四學

幾二千人先生設教大率無異於任丘時而誠能物到處感發乎化益衆侍御何古林按閩至以兄稱之不呼其官凡主司考校必命先生略定名次無不昭合人服其明而先生尤以精通經義受知當道外府百執事至省必期一見先生卽少年進士固不屈服由是諸監司馳檄交譽余近游仕途猶及遇兩學諸生及曾與先生識面者中心感激讚嘆不置其盛德人人如此先生雖以不耐迎送辭新城尹然疎通明爽任事有餘其行政公廉愷悌百姓稱爲佛爺有富民犯法當死屢歲以賄免先生至知其不可賄也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八十

訊而服此固忠信折獄之效而先生用世之材可槩見矣惜乎數奇道阨終於不顯當先生在任丘時有上官交薦望重資深復以時方貴奔競而躡居官幾二十年所得俸錢隨手散盡歸田後貧窶如故親朋常滿室供需不足一笑晏如也襟懷磊落常有鳳翔千仞之志不以遭阨塞而有所貶損早年氣雄壯視甲第可以談笑坐取及舉於鄉值強仕之後矣而不少衰怯仕爲儒官卑矣藐談大人若朋輩也所謂常伸於萬物之上非與初荆川先生避地宜興獨與先君及先生游而各置兩家子弟於門下由是間等

行從事於學閤等遇事或少委曲先生曰人言聚斂商人須吃虧一分謂吃虧分虧乃得汝等有豫學之術不能受虧汝其識之此最爲名言而先生之盛德亦可觀矣自致仕日與舊知逍遙散步於僧寺間一茶之餘手不釋卷晚年作詩尤有獨得之趣性不喜豪華而好整潔常掃一室焚香靜坐雖一几一硯亦必安置有法卽疾病未嘗有蓬頭垢面時也庚申春始得歸隱不思飲食笑謂諸子曰吾豈神仙碎數者乎數片病益亟諸子悲泣先生曰吾卽死何憾又曰人死必昏憤吾病已滿留而心中更明何也噫呼此非涵養有素者能知是耶

獻徵錄 卷之百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目錄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甯正

劉眞

廖鏞

附弟銘

余琪

馬榮

冀傑

山雲

吳亮

劉寧

周玉

神英

杭雄

馬永

周尚文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目錄

殷尚賢

沈希

右邦憲

戚繼光

劉顯

麥祥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甯正傳

實錄

甯正字正卿鳳陽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

末德成率兵從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

昌進兵擊宣州正與有功德成戰沒詔贈昭勇大將

軍中翼元帥府副元帥京兆郡人正襲職代領其

衆從徐達克常州進階懷遠將軍攻下宣州江陰戊

戌從上取婺州又從常遇春克衢州從上克江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

州功授民兵千戶破陳友諒兵于鄱陽湖調天策衛

千戶又改雄武衛千戶從傅友德守徐州與李二等

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徐達下中原

取沂莒密三州克益都濟南東昌轉下汴梁河南嵩

州渡取磁州廣平通州進克元都招降元將平章謝

雲兒等八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略永平擒元將平

章高家奴下真定平太原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將孔

興等進取慶堂攻鳳翔逐李思齊遂下鞏昌克平涼

至定西六盤招降元知院達里下臨洮徐達令正招

撫上豪趙脫兒孫平章等及馬鞍山迤西諸土酋洪

武三年五月從鄧愈克河州留正鎮守時元鎮西武靖王上納刺等諸酋長擁兵猶衆正遣兵追之於寧河殺獲頗多於是沙家失里與諸酋長遣人來請降正卽策馬往諭之酋長皆感悅獻其全部軍馬及元所授金玉印章金牌宣命翟臨洮衛世襲指揮同知又招降元宣政院使何鎖南等尋置河州衛以正爲指揮使招來撒里畏吾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等暨土酋朶甘灌頂國師烏思藏諸部奉表朝貢七年改置南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正爲都指揮使進皆驃騎將軍提調朶甘烏思藏都尉正又招降元石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丞朶兒只失結等奏置西寧等衛八年改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爲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正仍爲都指揮使九年十月復姓寘氏進階龍虎將軍會川藏戎爲盜命衛國公鄧愈討之正從征有功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遣正追襲叛虜朶兒只巴獲其羊馬輜重而還十二年兼領寧夏衛事至則修築漢唐舊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餘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西平侯沐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衆萬餘人十四年從西平侯經略公生山寨殲其戍卒取全寧四部十五年除四川指揮使會河

西平侯故元左丞刺兀蒙藏上等來降唯松茂等州西羌未附正調兵討之擒賊首楊知府十九年改雲南都指揮使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刀思郎等聚衆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率兵從西平侯沐英進戰斬其二將賊衆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龍海等西等山寨亦據險作亂正從西平侯沐英討平之二十五年沐英卒詔授正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守久之命爲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正月率兵從秦王往洮州打魚溝等處克平番

獻徵錄

卷之百六

寇三月還京至是以疾卒上爲輟視朝一日遣官弔祭擢其子應爲衛指揮使忠爲前軍都督府都督

會事

右都督劉真傳

劉真合肥人乙未歸 上從克深永句容深陽破中
丞水寨陳也先營授總管攻常州又略石埭遇陳友
諒戰敗之克深復太平下南昌吉安敗張士誠兵
安豐寨友諒於鄱陽戰之湖口克武昌取海安壩克
宿衛壯士克舊館下湖州取無錫從征中原克沂州
益都濟南東昌棗州汴梁河南潼關潞州平陽應昌
授潞州百戶陞太原護衛千戶又陞興武衛指揮僉
事調府軍衛從征南克普定盤江曲靖雲南嵩明大
理建昌烏撒茫部取龍海六涼州馬龍羅雄小廣西
獻徵錄 卷之十六
調陞金吾後衛指揮使尋陞河南都指揮征金山一
迷河招降納哈出又征捕魚兒海哈刺哈松林陞右
軍都督僉事督軍陝西總兵征西破哈梅城擒偽王
子別列怯等征廣西叛酋黃氏鐵破都控已籠納籠
雷西遙等山砦斬世鐵又攻破山砦等處 征南丹
州慶遠府分勦大藤峽江南巖悉撫定征地青潭迷
木爪矮及大雲黃土等洞哨龍婆臘柳的
文坡諸洞俱破之 改左軍都督僉事三十五年陞
右都督鎮遼東

都督廖鏞傳

忠節錄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
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
議兵事時宿殿廷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
銘皆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
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
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
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殺兩子逃去永樂元年
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 送刑部論死鏞弟鉞
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并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
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守居庸關都督余瑱傳

忠節錄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達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獻徵錄

卷之十百六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榮傳

實錄

馬榮徐州人少習武事有膽略初襲父職為永清衛所鎮撫從征大寧金山迤北功陞濟州衛鎮撫上舉義之初榮與諸將攻奪九門遂克大寧廣昌滄州之戰東平靈璧之捷榮皆在行陣轉鬪無敵積官右軍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領左翼兵御下嚴肅還陞右都督至是入朝陞馬昇歸有頃卒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追封奉天翼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景城伯諡壯武子昇襲忠義前衛指揮使

獻徵錄

卷之十百六

七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冀傑傳

實錄

冀傑東安縣人由行伍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仁宗皇帝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至是以疾卒追封清源伯謚忠壯妾王氏自經以殉贈淑人長子斌襲彭城衛指揮使傑資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於知人高煦反上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煦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矣徒尚詐而無膽氣今天威臨之卽震懼就禽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衆服其獻教錄卷之十六

明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山雲傳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從太宗皇帝北征有功累陞都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峒峩徭獍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招降并還所掠甚衆乃增築四城九獻教錄卷之十六

九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吳亮傳

實錄

吳亮滁州來安縣人初爲青州護衛副千戶永樂元年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軍征討宣德五年陞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實授克副總兵總督漕運兼鎮守淮安正統間陞都指揮同知以平江西新淦賊功陞都督僉事克副總兵佩征南副將軍印鎮守貴州累陞右都督尋調鎮守雲南七年召還命視右府事十一年上疏乞致政上從其請至是卒于武昌遣官祭葬亮體貌魁梧饒智略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爲意所至蠻夷懷附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

獻錄

卷之二十六

人以此重之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寧傳

劉寧字世安其先直隸山陽縣人成化初襲承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克左恭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柱正光將軍中鎮守大同甘肅寧遠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爲恭將守大同時遇賊鴟鴞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爲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疑不知所爲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寧以馬筆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酋坐一酋語不遜寧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且畱坐寧乃索色呼酒與飲及覆開諭羣酋咸悟卒如約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奇上之法以五十人爲隊隊五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寧軀幹頗偉勇略過人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虜而陳銳不能用寧亦以此自諉云

獻錄

卷之二十六

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諡武信侯

神道碑

倪岳

公諱玉宇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朔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爲宣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略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右叅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戊寅虜寇延綏上驛召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已卯正月朔哨賊野馬湖接戰四日賊益擁衆迎敵乃挺身直前爲流矢所中死之事

獻徵錄

卷之七

贈都督同知賻資有加特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于王事感激自奮期以報虜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邊戍克瞻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司事公勤于職業剿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舉翕然成化改元乙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復薦公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上賜璽書命公具如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正外虜寇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虜衆大敗斬首七十

餘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都指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爲虜雖挫衄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爲巢穴非潛兵擣之未肯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仕者公乃奮然與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賊衆擒斬三百五十餘人略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駝馬什器三萬有奇殘虜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嘉獎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屢報賊警勅公往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而還復賜敕嘉獎尋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勅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酉奉勅佩鎮朔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城兵報賊窺伺公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乃還以功進陞署都督同知癸卯秋賊自柴溝堡出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公率兵往援追奔至定邊信等處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積二功與實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冬十月殺賊東兒溝丙午冬奉勅有日以爾久任邊

陸累著勲績卽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甘肅尤須振作軍威攘除邊患以安境土寬朕西顧之憂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廷議討之公請因虜使之還者使齎詔往喻庶或有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如公所籌上大悅賜勅曰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成功由爾本謀也公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歲乞解兵柄詞意懇切上皆不克甲寅疾增劇詔俾回京料理秋九月聞命卽日就道明年正月望前一日卒實弘治乙卯也其生爲正統己未後二月望日得壽五十有七而已公器宇凝峻自偏裨爲大將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計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虜人至見其旗幟卽驚呼遁走隱然爲邊關之望者若干年豈偶然哉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神公英墓志銘

楊一清

正德七年閏五月十七日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致仕神公以疾卒于京師仲子周爲分守延綏右叅將方受命征勦中原羣盜乃上疏言先臣英以世廕授延安衛指揮使累功至右都督歷事列聖五十年有奇四受制勅佩將軍印符出總邊鎮身經大小戰百十餘合引年乞休完名考終無復遺憾顧臣久在兵間生不及養歿不及斂終天罔極臣實痛焉應請卹典乞勅所司查奏舉行之如故事豈徒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十五

慰臣之悲亦以勵武臣之忠疏聞帝若曰是惟朕爪牙疆場之臣厥有勲蹟載在冊府賜諭祭五壇給驛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皆異數也會王師凱旋周以功擢都督同知被簡命鎮守山西兼提督三關克副總兵又上疏乞便道人朝因得護喪還鎮許之公諱英字景賢姓神氏系出鳳陽壽州人祖忠父傑永樂中從文皇帝征虜累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生于宣德乙卯九月七日天順丁丑父卒始承襲守備榆林寧塞營爲部總累奉勅督兵協同都督張欽叅將房能及從總兵官楊信於寧夏之

車道坡花馬池榆林之神木高家諸堡截勦虜寇斬獲甚多成化乙酉兵部尚書固安王公奉勅行邊原奏其功且薦其謀勇擢都指揮僉事戊子從征固原石城叛賊滿四有功進都指揮使用薦克延綏右叅將時虜賊肥如思藍部曲潛伏河套時入寇公領兵出禦敗之於開荒川又敗之於藍溝川擢署都督僉事余肅敏公建議築修牆塹展拓邊城公承委督視工役備極勞瘁經營規度肅敏亟稱其能癸巳真授都督僉事丁酉受命佩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寧夏癸卯改靖虜將軍延綏乙巳又改鎮朔將軍

卷之百六

十七

鎮宣府弘治戊申孝廟念大同為京師鎖鑰謂公威名緩急可倚賴乃授以征西前將軍印總兵大司所至軍令肅然旌旗部伍精采一變虜人憚之每有侵犯輒挫衄去庚申驛召回京統理果勇營戎務辛酉奉勅克右叅將督領京兵往征延綏賊寇乙丑克左叅將督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為諸將首正德丙寅進都督同知銓註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又奉命擒勦近畿劇賊擢右都督以老懇乞致仕上允之仍給軍夫三十人以供役使已而朝廷念公平生所多勞績足酬下廷議加封歷陽伯不幸為逆瑾所累落伯爵仍以右都督致仕家居越二年卒壽七十八

征西前將軍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杭公雄神道碑
馬汝驥

杭公諱雄字世威其先海門人吳元年曾大父春克綏德衛小旗大父能總旗父林贈昭勇將軍妣高氏贈夫人公生天順己卯正月丁亥成化甲子承總旗清水川克敵陞百戶弘治正德中楊圪塔甜水河馬道黑山九墩走馬梁數滅虜酋五遷至指揮使壬申陞署都指揮僉事奉勅勦賊四川守備甘肅西寧甲戌克延綏遊擊將軍隨總制太保彭公略定哈密丙子冬十月兵集甘肅大破虜衆奏捷旌賜蟒衣一襲

卷之百六

十七

將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戊寅陞同知統邊兵京毅皇帝特宣大公用旋扈從上嘉其忠誠以前將軍印拜總兵鎮守大同頃之加特進右都督今上御極仍都督同知以延綏縣改佩鎮西將軍印鎮其地明年取坐軍都督府事會番夷警亂告急朝議日褒諭安餞授平虜大將軍印節制肅四鎮軍務同兵部尚書金公撫乙酉復佩征西將軍印出鎮寧夏一解組歸榆林庚寅七月十有一

日以疾卒公性強猛接人善謙機謀內含質木外暴
扼衝突戰奮臂先倡料敵換策舉合陰符嘗逐賊步
河一賊急握公兩手水中鬪公力仆賊殺之一日以
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跪射賊
還解衣腋中落血塊如林蓋中飛矢不自知也又能
同士卒甘苦恤貧瘠若保嬰孺羌胡部落知杭大
帥名望風嚮指既老益銳官雖極品助績而非惡自
持不爲驕奢 毅皇帝大同見公趨帷蔽甚曰老杭
酸窮乃爾邪會賊至 上親欲出擊公叩馬諫曰今
主人畜犬偷盜也苟盜至主人自吠較之奚用犬爲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一
願聽臣等効犬力 上笑而止少給役都御史府既
貴每至府必不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
初公疾以積金授從子祿呼祿屢不來問故祿曰人
貴富利身也公曰糲食衣不帛而余乃有之邪子男
一迫葬祿爲車輓幡旒供餽絕富飯僧誦經識盛伎
樂郊列廣庭燕輓送賓客費益以千金歷田公恠其
公益呼朴之貴令築塋園如制而以碑屬予以此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傳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初襲金吾左衛
指揮使驍果有謀正德初以討流賊知名遂膺邊寄
由偏裨以至大將卒在薊州累立戰功畿左恃以爲
壯後坐累去官薊鎮卽被虜擾無虛月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遼東甲午軍變命永
往鎮之永善撫綏麾下銳丁無慮數百人咸得其死
力己亥廣寧卒復鼓亂永卽督麾下士討之應時殲
滅東土人心始定遂陞今職嘉靖十九年三月卒於
官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九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傳

實錄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修補牆堡七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子滿罕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簡銳東援破虜于曹家莊斬將擐旗加太保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已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不敗蓋逆時名將也然性儉傲喜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前據後十餘年始晴太傅諡武襄賜祭葬如

都督殷公尚賢墓志銘

張天復

公諱尚賢氏殷其先廬州合肥人洪武初有諱成者隸籍宣武衛已而改隸安吉實公始祖成子忠履從戰有功由本衛百戶陞河南歸德衛世襲指揮僉事調天津左衛於是世爲天津仕籍云焉祖彪曾祖貴祖洪俱指揮僉事父健卽洪季子以伯仲無嗣續先業健卒公甫七歲偶儻不凡母夫人馮躬勤養育俾有成立弱冠入鄉校修詩書俎豆之業有四方之志嘉靖乙未襲父職迨壬寅春守禦黃花鎮改祀天津右衛尋軍本衛事撫按廉其忠幹每加推獎丙午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秋用督撫交薦守備遼東寧遠移駐瀋陽陞山西都司僉事已酉秋克遊擊將軍督軍駐延安內盜外訌四野洶洶遊擊爲一時創設兵皆市人不習練公受命倣惕厲忠武身先士卒嚴刁斗多間諜以哨虜情而參以遁甲孤虛諸法用能屢殲黠虜奏凱廷下於是諸鎮之兵延安稱強焉時天子加意邊陲廣求將材以儲折衝之用公威名日盛本兵屢推轂壬子夏擢山西太原左叅將賜勅以往是秋分守大同東路路當虜衝而鐵裹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時出役士馬單脆物故每大半公曰不遇犀革何以別于將

邪益勵忠奮謀務淨虜氛以報 主上殊遇屢挫鋒斬獲無算時巡撫侯公在圍急甚公督率前軍衝之圍遂解然虜圍指衝公甚矣功聞 上嘉賞有加甲寅克分守遼陽副總兵尋陞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遼陽掛征虜大將軍印賜璽書寵諭備至公尤感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墩堡申嚴號令由是軍威大振犬羊懷畏居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聞有犯而侵境輒勦截沙磧無外牧焉捷書薦奏諸鎮聞風思奮而公矢志益勵矣丙辰冬虜騎數萬猝至士伍不暇行列公聞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窮矢竭遂遇害

獻徵錄

卷之六

七

計聞 上憫悼久之用禮官言贈少保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仍廕一子世襲指揮同知命禮工二部祭葬如例立祠以旌忠烈公平居恂恂如儒生而臨事奮不顧身萬夫莫撓用能樹大節於熙明之朝俾瓊裴格義塞膽落魄當世執戟披堅脂韋倫生者視公亦足媿矣語曰力抗一大氣作長城國家神氣不於公有賴焉

都督沈希儀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孫者 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孫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欽皆世官欽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甲八年勦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

獻徵錄

卷之六

七

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磯之奪還賊所鹵掠勦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福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翁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箐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

招庫無月不有郭清為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
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顧黨團讎
無歲不有鈐轄為難公御諸獠蕩巢摧壁不專以威
殺輯善獠視同吾人是以諸獠畏而信公御土酋解
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償其牙是以土酋睦
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
變化亦殊獠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
以殲殲里也土酋慮其數眾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
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早嶺懷縛
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疊應諸谿峒凡五十餘所
獲軍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
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
散家財為賞得狼兵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
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酋潛自躬寢其入巢未
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此於山都督雲為
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
起為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
北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名中而佐戎
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
叅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獠獠也獠獠所在為賊

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獠獠之
所措置之勢則然也很兵地隸之土官而獠獠
之流官上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
獠獠若割獠獠地分隸之附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
之策可使獠獠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
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
就總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
且夫土官之能用其眾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
烟黨皆勦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
以制獠獠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
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
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
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
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
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
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叅
將數以病告製造冠山人服治生暮而時往游焉自
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為
將者據鞍矍矍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坐寢臥而
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為也其不雨得而公

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
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
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讎至相賊
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文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
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
測或謂公誦公曰吾誦賊耳非誦人也知公者以爲
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覺俱業儒
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
踞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
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
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
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
宜何象然夫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
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陞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叙都督沈公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
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
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
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曾前趨淖劫公
一會鏢而左一會刀而右夾馬一會殺弩十步外公

振臂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
於鏢鏢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墮左挂弓而右製
刀研刀酋於鏢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恂夫弩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脊既連斃三曾後騎至其
其首公以二曾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聚
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曾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
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
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開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
丁嶺之賊告遂率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斬閉隘告
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礮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首騎
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淵公騎跳而下淵淵深沒顛
馬浮而岸毛盡濕東濕馬於樹緣淵而求酋酋而逃
溺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
望見公捉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
賊迫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
湯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譟者告公倉卒率五百
人得於江畔駐自面繫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謀

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纜
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瀾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
奪其瀾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竹揭竿
而編筏以爲綫刻頃成數百旗揮之蛟龍灘令賊卒
數十人守之燃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
公分兵兩畔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
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龍急衝之兩畔
軍譟而前首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
錄酋人騎皆蹈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
却果走山上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
洲兩畔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溺死
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
畜之在兩畔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
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卒猛叛
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
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上官陰事曰璋
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
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
所下則邑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
率能富貴惡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

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來虞襲之猛安得
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
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
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
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壘五里
而軍進攻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
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齋家糧五
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
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
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
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
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
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竝繞出工堯背揮旗爲號
焚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
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
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揮旗初岑璋
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入陽爲助猛守工堯道精
率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
上旗大驚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
亦潰而却我軍乘之斬猛于邦彥於陣中蹂躪數里

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
若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偏妻以歸五百人
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
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干境相見因相
抱哭璋以子女恣猛圈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
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
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
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
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
囚首賈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

獻敘錄

卷之百六

五

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
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未慈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
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
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首盧蘇果與思恩酋王
受建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
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退岑邦
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
矢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
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

與其謀因爲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
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孥數被
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鉉聞出城督中其膺
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
公爲參將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
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
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
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
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
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爰而告急於公公卽上

獻敘錄

卷之百六

五

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銳者三因奮
擊賊百戶兵聞銳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
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梗陣中叩隘不
肯散公使人爰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爰而以
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
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
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絕曰是新參將老
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孰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
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
心懼因孰爲解孰爲解者界漢人生徭僮間陽附官

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圍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徭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謂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徭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誘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動色情性賊在潯岡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勸勦口語者衆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巖巖伺官兵殲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那地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熟徭往往為賊誤我人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奪所人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終然刻刻穴守鼠而賊清脫不可踪跡公以為國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官為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各至府密

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輩為販本若試為我諜賊賊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寒寒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核探警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鉦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劉管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迫墮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徭得出入賃買游嬉城中無禁諸徭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諷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徭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徭稱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妻婢灌之以酒人數大

觀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跟踉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徭婦珍果美物誘諸徭婦以爲夫人愛已諸徭婦皆怏怏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三十四

徭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肯言則徭婦嗾之使言或諸徭竟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干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徭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

勝者以克級故賊嘗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我輩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我輩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言賊矣公入巢有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牆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牆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自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牆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剄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剄目者歸而一人牽以詣賊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三十五

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剄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剄目者剄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剄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大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掾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

率兵八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勸督府而以邂逅
遇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又法詰而兵謀得
無洩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
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之獵乎因起出獵
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也公耳目多賊
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
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跡血瘡以死或餒稿
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
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裘毳帽與草同色
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走沈至矣挈妻子稔
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
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
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入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
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也明日諸巢所使爲
詞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
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
已更相恠駭已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
不出也益恠駭曰昨聲銃有誰耶鬼耶諸穽又自相
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
爲好穽僮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

賊散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穽家以耕或索雞酒
於穽穽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穽幾
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穽賊督中知府勝者也虎
穽舊先是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
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勦之至巢則
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
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
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
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穽
作亂穽狀公伴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
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李
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穽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執
穽謂諸穽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
汝妻子矣諸穽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
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
兵殺且捨久矣也而恠相冒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
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穽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
扶諫耳諸穽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
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公曰諾因
殺牛餽諸穽而去之諸穽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直
穽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穽因曰我輩失素

子計其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獠乃跪相謝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獠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獠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獠曰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獻徵錄 卷之十 六 三十九

公慮諸獠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而質熟獠妻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皆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刺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獠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獠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

以諸獠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諸獠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獠懼失不用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獠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獠攻獠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一人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獠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彼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

獻徵錄 卷之十 六 三十九

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爵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畱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聞入言於公曰畱小主人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畱之在肘腋也聞畱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

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思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其堅何因出乎留誦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審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爲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一

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

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士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歟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二

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林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

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耶
勝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
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
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
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
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
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
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
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

獻徵錄

卷之百六

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
而畱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
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
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
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
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
關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還則
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
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掌

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
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
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
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讎之是時金
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
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
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衆將府則
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
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
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

獻徵錄

卷之百六

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
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
餘人與楊雷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内外公與兵
備計公可遣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
金曰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
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
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
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雷偕至柳而雷
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
會金於路躍馬而陞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

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惠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十四

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噪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其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此

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見殺於路中日夜踟躕焉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溥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鬪而主受其累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十五

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沂峽峽中大酋庚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令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名雖其深豁絕肩

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論
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
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
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
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
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
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
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
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
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四十六

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湔危疾所部皆
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鉤刺脊紫鐵鎖
我之痲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
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時名將數
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
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
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
得換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
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 若公者瑞
未盡其用

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贈左都督石公邦憲墓
銘 張鼎文

而夷自方叔南伐之後惟漢馬伏波兵振臨沅受
降置吏其後地雖內附不能去兵歷代以來苗夷爲
亂天啓 皇明曆紀二百餘年 世宗皇帝受天成
命撫屬興運天錫忠良勇智之士克清大憝掃盪氛
霾九真日南夜郎徼外罔不率俾足爲明德申威之
臣大都督南溪公其人也公姓石字希尹其先山東
壽光人石玉仕元爲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遼
東衛百戶調平越衛所鎮撫從靖難兵陣亡永樂初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四十七

陞清平衛指揮使宣正統間陞都指揮僉事割宅改
建衛學宜傳宗宗生瑛瑛生堅堅生公甫十歲苗夷
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鏢願當一隊長者壯之十二
歲喪父鬻產僦屋惡少犯之不校戊子襲職歸卽清
出苗民侵并屯田庚寅後三十年陞雲南都司僉事
屯政再陞掌印三陞都清守備四陞都指揮同知江
西掌印五陞前軍都督府僉事六陞都督同知七陞
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餘戰其小者鎮撫凱里
司惡苗納款湄潭六寨投降進征克平都清洞苗阿
保等截殺凱口賊黨阿廷等勦六龍山殘苗印水

司臺黎等兼築寨龍老三等答于地方白洗寨張保王三亦長等龍塘寨龍老二等拘洞寨岑賈沙雷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叩水司梁上鬼央等 地隆阡龍力水等各斬首一二百顆五七十顆其大者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固叛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克千戶與賊交質詒曰抬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公策從岡上一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都勻七司相繼讎殺兵憲憂之公曰七司如鼠鬪穴中氣盡自斃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八

獨山蒙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縣有獬獬撲刺獬雞等東有昌明龍朋等有多歹李成老阿旦等恃其險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公使人見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爲嚮導詞得賊狀則分麾而行公親督諸軍伐木填壘川陸並進猝入賊巢火炮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行且鬪者追盡殪之東南二賊皆就擒奪回男女牛馬無算斬首三百餘顆磨于崖岡苗盧阿項等擅生

殺吳章服爲川湖梗公撫安之不服調漢上兵七千進征春江兩張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鎗仗盡棄賊求援於播之吳鯢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鯢助逆犯順之罪烈吳暇援人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固即破矣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踊躍乘風舉火烟焰張天斬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九

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湖廣淑浦縣搖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淑人肖公像祠之容山土官張問韓甸讎殺不已公以兵聲罪守備葉勲千戶郭繼武頗易之稍近伏兵四起勲繼武被殺公於重圍中殺數十人挺出至鎮遠調度兵糧賊於沿江防渡公徺與爭渡別於上流三十里編竹爲橋潛軍暗渡公爲後應賊勢甚盛公身當矢石我兵

水陸並進賊潰土崩陞河者千八斬首三百餘顆
問旬容山平其尤大者銅仁剿賊龍許保吳黑苗據
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地陰谿窮谷竹
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府請合三省之兵攻
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
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已召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
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
苗莫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
開門出兵賊已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炮火俱發自相
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遞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
程東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數十賊
首又遞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
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
無數賊首又遞大征命下三省兵尅期大進公聲言
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於江上山頭張虛然火疑賊
公乃率衆銜枚疾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
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
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瑕兵
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令敢死士數十人潛伏後山令
宣慰安萬全開山公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

中故之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
過 首又遞督府檄進董雷山公曰兵貴神速牙
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
令其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
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勦四晝夜前後斬
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
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
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
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
諫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
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園中見二人梃
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而訪之老獮老獮也
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
至無及矣獮獮來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
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妝饜飲酒肉數日
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名獮獮旁侍酌以大斗獮獮
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
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獮獮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且
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
甫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豈

曰此我得賊陸總兵誠也默禱于天須臾晴霽露
猶猱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椎牛饗士畢與數十
往猶猱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
又遣人謁吳黑苗子姪家丁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
兵於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於舊衙上加提督
麻陽酉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
楊進雄殺叔反姪而奪其妻公公合諸土官宣馭雄罪
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
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贊殺楊一家
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累阻命擁兵自救遲回觀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五十五

變公發兵鎮遠贊待父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
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贊遂與家人泣別翼
日詣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調
上官辭色不善卽擁衆譁噪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
公以檄召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爾
兵衆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
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
不然吾令爾離嚴倉烏蒙攻後四川播州攻右調雲
南兵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
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

首痛哭謝罪惟公天錫勇智動合神幾或以兵力取
威或以口舌定亂幽感神祇以助天兵明化凶頑以
歸至化雖古申伯式是南邦方叔荆蠻來威不是過
也若夫孝於先祖尊事祖母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
友愛二弟姊妹敬其族叔虎仁及三族之親助喪賙
貧不矜已功不揚人惡讀書好學爲兵憲鶴皋張公
所罷重已乃尊教迪德生事死祭以報知已則又恂
恂然儒者氣象非武夫介士能強爲之余嘗讀箬溪
顧公及兩京九卿保薦之疏惘然知中興名將之無
二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倒猱居竭瀚海據六合之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五十五

中空萬里之外天嗇其年大勲未集隆慶戊辰卒於
銅仁官舍天其未使我明無南顧之憂乎卒之日呼
二子命之曰我有俸廩皆餉軍士死以債累汝無我
怨端坐而瞑士大夫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洟披
麻臨奠不絕於路銅仁士民捐貲立祠撫按題請贈
奉都督祭六壇 勅布政司營葬平生蒙 欽賞一
十有四陞俸級者三膺廕者二追贈三代祖父皆如
其官生榮死哀武臣之恩極矣

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繼光墓志銘 汪道昆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懦者不堅
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償則廢要以爲丈人爲司命
爲社稷之衛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
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
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爲忠有開必先
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人浙辛酉寇台州少
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
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馬鼻搗牛田兵二雷行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五十四
一月三捷既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軌
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
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冠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
之寇無噍類乃若焚山寇百壘覆海寇千艘功什冠
軍城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
保應名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策而行余祖之三山
則有言贈壬申蘇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
有燕山銘報命惟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交祝
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驍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
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問道入新都胥命弁山余

則 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

言言該矣胥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輓先人賢上
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卽世藐諸孤請卹無從大司馬
輿輓先後歸莫爲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舊
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特
書竊惟疇昔之言禱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有
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定
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母閔
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詔從
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朔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五十五
胥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五年舉
介子足當鴈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太夫人夢
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柙內是日日華五色
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
幼而好弄押圖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人還銅鼎烹
示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局少保進武火大烹局
戶自若既排戶人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櫻九龍敗
矣頃之覆鼎而出示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
廉歎曰曷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以非先
世咎惟今無良孝廉以不器所矜樓中戒勿上少出

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
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
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
操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啗利如蠅旋撲旋集
非一大創曷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少保
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
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全天意必
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
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
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八

幾不守用廷臣議名謂司馬戚總戎入策備
邊總戎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
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
股軍費秦外舍兒視虜飽歸尾面鵬勒掩老羸爲功
級旣贖而賞有差剗類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借曰當戰鮮不哩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
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
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
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
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九

矣余三爵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劔二分佩之誓而指
天渝成言者不祀旣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旣班
師余上書所部願奉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
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彊今且必往傳遽
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
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
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
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
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視首功居
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王位虜陷石州東

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迫其非時則大舉討
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
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司
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第捫勿談合惟命
總戎自言世受養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
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旣襄敎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
町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
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觀聽猶寓公無
解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富不便乃則又以總理專
生餉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劇當肩督

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瑕北年通圮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
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
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
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
木繼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俾
勇敢督府是籌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
待命郊外自朔日雨甚至干日中軍容益莊總于山
立邊將大驍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
署產垣之後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新米取
獻微鮮

追龍 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上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止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薊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覆諸關隘登諸臺榭應諸亭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獻

心少保束甲入寢門號挑而慙祖禰乃大慟一品
乘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
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徇
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蜡
日難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趣之入
襲少保先以閭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
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
功卽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故記室上
本真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公矣乃僅襲祖
職傳指揮僉事不違以賞格開本兵以少保功高將

職傳錄

卷之六

請卹典既曲肅公就未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
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鑿鑿見諸行事
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
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
方既去薊留千金造卿輟職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
人善任使卒失之此謂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
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大降殊材也者而中折
之胡華陽有言方今以少保當阨者三人矣其一武
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子不辜華陽
世廟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

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妄殺故也老氏以佳兵爲不
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墓率略軍功獨揭其
大授之符徇國之志人不及知者爲不一書銘率用
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決泱國土代興居然爲行則
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視豹章則其節制孫
武宮牆則其宣力爲名爲方則其下士爲校爲嘗則
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爲子房三千組練其
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遷之左輔疾視跳梁亟
須滅此朝食未遑涓人罄控勿縱飛黃輪戔其踵駕
彼羊腸爰徵銳師六關以張時而出塞戎車彭彭臺

卷之一百六

卷之六

瑄高時永保金湯匈奴回向納款來王無平不陟無
滿不覆如狼跋胡如鼎折足南粵樓船齒之楊僕毀
我彤弓釋我戎服重橐而旋有如白屋始杖于鄉競
推爾轂內難方殷大歸期慶天高九重卹典有屬
所父書勲工父司築葬予祁連斂予良木生榮死哀
庶昭爾目

叙都督劉將軍顯淮上戰功 黃姬水

黃子避寇留滯秣陵恤恤乎旅處也一日江子民瑩造黃子曰汝聞淮上之捷乎爾知劉將軍之功乎謂黃子言狀黃子曰嘻有是哉若而人也卽詩書所載蓋前人也以不獲親炙爲憾今並世而不一覩之乎黃子偕黃子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偃僕謝曰顯委人也執政者不以顯爲不肖使備持矛顯何力之有焉因命酒爵數行請將軍誦之符江子所言狀江子授簡俾黃子叙之以備野乘黃子仰天歎曰吾儕朝經夕史終歲偃仰操筆研以食粟者猶人耳將軍其夫也哉將軍其夫也哉叙之曰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揚及淮殘豕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爲墟暴骨如莽我圍孔棘爾京戒嚴時劉將軍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大司馬張公檄將軍守浦口無傾伺司馬曰賊性貪憚輸掠既衆其欲已盈必無南余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難擊之顯留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辟將軍將軍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將軍將軍曰賊在顯不咽食也請爲君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王安東謀之賊艘二十九賊

衆時脅從散去簡人人倭也遺將軍設書將軍笑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情可斃而符也迺使甲剛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詎賊出將軍叱二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射馬中矢馬駭將軍下馬扶簇賊卒馳將軍前將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鬪甲亦殊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旰矣勿逐也賊言焚民廬以摧我將軍卽先自焚賊縱所俘美女子以盡我將軍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常雨謂甲曰我露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達岡十五里而軍馬蹇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援桴誓衆將軍執一幟以號下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功勲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勲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踣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譟曰復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山者連斬四五人遂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左手持刃右手持扇登岸麾賊衆蟻輒矢衆如雨將軍單騎遇之格

老平拔者半矢盡又張甘六銳圖將軍數圍弗克
射賊輒殲賊氣稍奪將軍曰彼眾我寡不先破其
則眾不携也適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搗賊下
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眾披靡相
怖以目甲四起來擊之斬獲甚眾賊人潰還舟舟
焚將軍追至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
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將軍不肯不介
者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身不滿七尺猶大眇小丈
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踴矯捷若飛刃起見刀
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六十六

黃子曰倭奴犯微七平于茲我軍不戰而殲者眾矣
卽戰喪十獲一往往是也若去歲梁莊舟山之捷亦
僅見者將軍以寡殲眾而不折一卒豈非奇功也哉
將軍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茫佈等洞嘗以三百騎
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
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創由此觀之則將軍
今日之功謂非必勝之算乎傳曰昔范宣子有功而
讓而晉以平趙簡子有功而伐而晉以不讓讓之謂
懿德所以嘗有其功也將軍讓其功以五十餘開能
常功名之士哉然亦見將軍性剛直也哉
早應或名不悅于人鳴呼應賢為民社者而累之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麥公祥行狀 王弘

公諱祥字天吉蘭村其別號也世為廣之三水人終
矢枯恃能自振拔既長好任俠自童時卽與凡福別
無何福列籍 內庭晉至大司禮 天子令紀錄其
家公遂得克材官出塞有功歲戊申廕授錦衣衛百
戶再擢千戶選掌禮儀房事己酉陞指揮僉事南鎮
撫司僉書蒞事廉勤賜封辛亥陞指揮同知時 世
宗肅皇帝念大司禮公提督東廠功兼以內直勞叙
廕加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本衛堂上僉書仍賜蟒衣
及繡春刀鑾帶皆異數也是歲詔加特進榮祿大夫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六十七

曾祖保旺祖寧父常錄皆贈如其官曾祖妣盧祖妣
曹妣錢氏皆贈夫人庚申循例乞休 詔許之仍予
祿于家公虬髯古貌性通敏然淳厚惻悞遇人無所
狎侮又不喜紛華卽歷位通顯其自處澹如也解組
歸私第置一切榮名不談諸金吾貴人故多結客縉
紳間或鬪雞走狗競為踴躍六博之戲公自灌園外
杜門謝客一無所嗜好眾咸服公為長者嘗曰吾以
嶺南布衣席內資倖致富貴出入乘車室有益藏寵
渥哉 皇恩宜何如報矣南望松楸首丘在念於是
建祠置田流祀宗先自菟裘之外又捐別業一區

同鄉會館曰今後世賢師吾倡義不賢無為豪家
 奪去常戒家人燭食布衣間出其餘周恤閭里貧困
 祭孫孝幼而孤公撫育之底于成立以故鄉人士及
 長安中知公者咸曰公仁人也疾革呼嗣孫嵩囑曰
 子年踰七襲官階一品生既無尺寸以報 國恩沒
 尤不可示奢以重子過遂不起距生弘治庚申二月
 十一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贊曰諺云力田不如建
 年善仕不如遇合有以也夫子間公微時有善相者
 嘗於羣輩中目公謂客曰若且貴至腰玉顧艾矣何
 力至此不數月 命下六七年間竟如其言若得左
 券云昔衛青未遇時謂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後
 其時安知他日封侯事耶故順風而呼聲非加漲此
 亦有所挾非偶而已也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爾
 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
 勉之哉清議不然謂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
 或謂參公不喜交遊其類是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目錄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何文輝
 孫岳
 陳亨
 巫凱
 陳達
 馬良
 張欽
 郭鈺
 楊英
 張祐
 邵永
 俞大猷
 萬表



引除

陳質
 韓觀
 陳翼
 許貴
 孫安
 武忠
 韓志
 劉景祥
 張俊
 楊宏
 林椿
 孫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大都督同知何文輝傳

何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

四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材命爲總

制遷天寧翼元帥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

行間以功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其地尋進

江西行省叅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

肅扈從北巡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

懷慶

沮關從戰定西破元擴廓帖木兒軍使攝西安分都

督府事加鎮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潁川侯傅友

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府同知五年曹國公

李文忠北征和林輝督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于家

年三十有六上爲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

物葬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傳 忠節錄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

初克叅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

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

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文皇曰質奸人害代

王者遂誅質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傳 忠節錄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石軍都督同知韓觀傳

韓觀字彥賓鳳陽虹縣人父成事 高皇帝爲帳前總制觀兵左副指揮使歿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侯觀襲爲廣西衛指揮僉事陞廣西都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然爲人勁悍忍刻在鎮中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邊民苦之命觀勦捕觀出人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遣歸諸蠻聞觀用刑皆膽落不敢復出爲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陞右都督同知無幾命克左副總兵征五開 上卽位以觀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趾與効勞績九年復命鎮交趾至十二年卒賜祭賻以果帛無嗣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涇國公謚襄敏陳八

亨神道碑

金幼孜

公諱亨姓陳氏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志元季爲揚州萬戶時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遂仗策叩軍門上謁高皇帝帝奇之選爲鐵甲長從大將常公征泰州破張士誠軍獲乘馬而還戊戌冬從軍駕攻婺州拔其月城陷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由是以驍勇聞遂定浙東諸郡泊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效勞績壬寅春天兵攻陳友諒於鄱陽公以功擢鐵甲百戶癸卯再舉師次湖口公言於主帥曰陳氏兵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

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爲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逞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以聞如其計遂大敗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天策衛官軍百戶隨大將定江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蘇州功陞崑山衛千戶階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北定中原取東昌公副指揮常某守之值元兵數萬猝至城下衆蒼黃失措公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先以兵數百誘之敵見人寡悉力求攻公與常率軍奮

擊且出奇兵邀之敵遂敗追奔至棠邑僵屍載路獲人馬輜重無算公亦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還公攻元都克之追元兵出塞而還遂從攻幽燕諸城未下者洪武己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已又征和林應州天城白登甲寅破詹童軍生擒僞官劉平章乙卯擢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是後屢征迤北遼陽破滅營帳綏輯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公守禦邊陲久效勞績特陞驃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追封其三代公感上知遇益以邊務爲任功

錄

卷之十七

六

事仍掌行都司事己卯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大寧得公召見軍門賜坐親酌卮酒勞之問以安社稷計公奏稱旨乃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於是命公爲五軍總兵官南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卽摧敗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戰白溝河下濟南茂建奇策敵聞公名不戰自退勅書褒諭陞都督同知未幾公嬰疾在營文皇帝憂念不置晝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否醫藥飲食皆出上賜疾篤命還北京文皇帝尋亦旋師親幸其第臨問者二公獨以用賢厚賞爲勸嘉納

之遂以其年十月七日卒於正寢計聞悼慟不勝遣
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內帑 文皇帝既登大
寶錄序前勞定議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公爲將四十
年仁而廉他將或以多殺戮爲功橫取子女玉帛公
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爲已
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奚忍獨人之父鰥人之
夫而奄有其妻子耶於是聞公言而化者甚重嗚呼
若公者其校古良將肯多讓哉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七

都督同知陳公翼神道碑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遷廣德州考
名典宇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
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仗策歸附我 高
皇帝從征伐克隊伍長進備宿衛洪武二年乙酉征
虹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蠻洞力戰死
公在侍會有普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特授濟
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
未征鴉寒山乙亥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有
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十一年戊寅 太宗皇帝舉
靖難之師公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
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圖必
取以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已卯以白
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
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鎮國將軍陝西都
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益不欲遠任公
也明年贈祖考旺父驍騎百戶與皆如公官祖妣楊
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己丑扈 駕還北京進階榮
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
軍馬扈巡迤北至和林省逾土刺河擊斬胡寇瓦剌

人事殆盡後七年 上素知公老臣可屬大寄詔從
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 仁宗皇帝念公勲舊
遷任北京未幾有疾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
三年卒壽六十有三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給
長且道里費勅有司卽長輿祖塋治葬從一品制
襲敎至祥禪諭祭者四親藩大臣百司庶士祭服者
相屬于道先是公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鐘讀書善
騎射以才氣自負反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
先幾倡勇制變履危羅兵整旅之聞敵常不戰而自
却非獨長驅銳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
獎敘錄 卷之七十七 九
弔殘恤寡爲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
功隱如古名將云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傳
巫凱應天府句容縣人初以廬州衛百戶屢從征討
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陞都指揮使調遼
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充
總兵官鎮守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十二
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凱性剛毅饒智略馭
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論
者以前後守東陲者皆莫之及云

墓後錄 卷之七十七

南京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許公貴墓志銘

周洪謨

公諱貴用和字其先揚州江都人自高祖而下三世
贈承新伯高祖妣曾祖妣祖妣皆贈夫人父諱成元
季戌通州從高皇帝起義陞燕山中護衛百戶後
從文皇帝靖難累樹奇功賜誥券奉天靖難推忠
效義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承新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母毛氏繼母梅及李皆封夫
人公李夫人出十餘歲即善騎射長精孫吳兵法喜
讀儒書永樂中襲羽林衛指揮使宣德丁亥總戎以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厚衛事者不得其人薦公代之百廢咸奉正統甲子
朝廷命廷臣舉武職之有謀略善騎射者各一人以
禦邊患前安鄉伯張安以公應召之試在優等尋授
都指揮同知調山西行都司以擊敗北虜有功陞都
指揮使歲庚午奉勅克右叅將備大同西路累敗
虜於蒲州營及高山陞都督僉事是年秋又以破虜
功陞都督同知明年以疾乞還京師至天順改元疾
愈佐理左軍都督事項之調掌南京左府辛巳冬四
川松潘叛上知公賢驛召赴闕命克副總兵官往
守其地會叙州府秦茂縣山都掌夷寇叛尋詔追於

路俾先平之而後往松潘公直搗其巢穴斬首數百
級降五十餘寨遂感深菁嵐氣以成疾及振旅西游
僅次成都而卒時天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得年
五十有六始疾革呼寧謂曰我死之後盡心効勞以
報國恩爾能行吾言吾死亦慰地下矣又作詩有
夷醜掃不盡衷心尚未足之句實忠憤所發云予與
公論松潘事謂宜調龍州宣府天全招討諸土軍左
右夾擊公深諾曰吾意正爾惜未見之底績豈惟松
潘之不幸全蜀之不幸也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一

都督同知陳達傳

陳達應天府六合縣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被薦陞都指揮僉事鎮守通州等處督捕盜賊累進都督同知尋改命守備倒馬關通州軍人保甯之以成化二十一年二月賻斂葬祭如例達爲人沉鷲有謀正統初有詔五品堂上官舉將才學士李時勉薦之時出入其門下聞所未聞故蒞軍行事多有可取其督捕盜賊用刑雖過於慘刻然強橫斂跡居民安堵後之繼者多不如之其最可稱者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兇氣餒可畏乃獨收謙屍爲之殮葬君子多其義云

都督同知孫安傳

孫安先直隸高郵州人永樂中代父煥職爲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歷陞都指揮使正統己巳陞後軍都督僉事總督獨石馬營龍門等處備禦景泰辛未進同知甲戌以疾罷鎮成化七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己巳之變獨石等城爲虜所攻守備都指揮楊俊等聲言城孤懸難守皆棄歸遂鞠爲荒墟安既受命總督與協贊軍務山西右叅政葉盛請修復之躬率士卒芟蓬蒿葺廬舍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人有寧宇復爲完城于時議者謂其保境之功居多子驥獻徵錄

前軍都督同知馬良傳

馬良山東館陶縣人襲祖職爲金吾左衛指揮使以功累陞至後軍都督僉事曹欽之亂良預有功賜金織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上初卽位以交結近侍調廣西聽總兵節制殺賊逾年賞緣得召還協守南京復命回京署前軍事四年克總兵鎮守廣西五年移守貴州至是卒遣官論祭良姿表俊偉性度溫夷嘗以幼童侍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驪天順時武臣中得寵者惟良爲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駕出獵南園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復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聞禁中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卽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英廟篤于倫理如此而良以嬖臣克保始終亦可謂幸云

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傳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哈爲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衛帶俸以軍功陞陞都指揮同知署都指揮使成化三年遣往建州招諭都督董山等陞中軍署都督僉事未幾進同知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忠會昌族孫繼宗之婿貌壯偉善射嘗偕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竝張兩弓折之旣而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踞請射忠援弓射應弦而落國人大摺服于拱今嗣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

蘇律錄

卷之百七

七

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欽神

程敏政

國初著令武臣非歷戰功不得陞中世以來乃有自別途以進者蓋予嘗攷諸國史知之未嘗不爲之慨然太息而有取於故都督張公云公生于將家以承樂葵卯受代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時年尚少屹如老成人正統辛酉征麓川克會抵鎮康州賊黨有刀門捧刀門顛兩酋者公連破降之進攻上江拔孟底招罕諸若兵部尚書王忠毅公奇其功承制進都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杉木籠山進圍麓川公率偏師潛入其中堅賊帥思任發大蹙走緬餘衆悉降凱還得世襲指揮使癸亥命出理中都留守司事戊辰詔以所部從寧陽侯陳武靖公討閩寇鄧茂七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閩殲賊孽于延平壬申進都指揮使少保于公復言張某功多遂署僉後軍都督府事乙亥移中軍天順改元實授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來入寇神木縣公出兵禦之柴溝斬獲甚衆捷聞賜白金綵幣進都督同知左叅將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復入安邊營公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誘賊俘其

將鬼里赤獲馳馬兵仗及還所掠子女生畜視柴溝倍之特受賜敕褒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成化乙酉朝廷念公久于邊召還復理中軍時方大閱得精兵十二萬命公分統揚威營公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歷兩府論功與龍其可謂無媿矣公家都城下馬社諱欽字克敬曾祖二公祖潑廬及所後父良皆贈榮祿大夫向知後軍都督府事所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馬氏所後母蘇氏皆贈夫人所生母馬氏公年七十有一卒於成化乙未夏五月二十有二日上聞計輟朝一日

蘇錄

卷之五十七

十八

凡五遣禮部諭祭特贈左都督命工部給喪葬費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志神道碑

楊守陳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公諱志字英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閑良官編成燕山左衛護後從上靖內難伐北虜歷歷樹戰功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注剛毅寡言笑馳駿引強衆莫能逮年甫弱冠以大寧公請老卽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扈駕北征宣德元年從宣宗皇帝馳衆獻徵錄卷之百七十九
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荅剌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富南北孔道兵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葺城陴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關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英宗皇帝大嘉之時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于邳口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爲樂歷廿餘稔而考終甲而哭者填巷塞門皆素感慕者高曾考三世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獻徵錄

卷之百七十九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鉉墓志銘

李東陽

都督郭公諱鉉彥和字也上世出廬之合肥曾祖得國初內附累功授廣陽衛指揮僉事祖瑄嗣考震又嗣進指揮同知以材勇聞封平陰武愍王成國朱公簡于京營遂妻以女後累陞同知中軍都督府事佩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大同於是厥祖考皆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公初嗣指揮嗣註彭城衛成化乙酉以廣西荔浦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中武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贊畫團營方略掌旗鼓號

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今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戊戌備倭揚州諸府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克漕運叅將弘治戊申寄祿錦衣衛壬子克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殪賊流劫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剿俘斬甚衆乙卯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克總兵官鎮淮安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勅獎勵賜白金絲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悉官兵利病條貫便不便曲爲區畫借京倉糧銀爲般剝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壩用淺船般運以代陸輓歲各省數萬緡故雖專且久而宜

上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召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食必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食雖非赴急應變然持恒保大爲國家遠久計功實倍焉而論者猶歎其弗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知已公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桴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雅好慕士大夫下上論議圍碁雅歌閱古書名畫蕭然如書生云

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傳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正德五年六月卒景祥以瑾凡賜葬祭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填塞於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挈曳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已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發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聲鉦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傳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湖廣武陵縣人初襲陞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尋克獨石右叅將轉協守寧夏副總兵會慶寘鐸叛遣其黨撤黃河渡船英方以警出屯楊顯堡遂率將士奪之不克走靈州於是陞右府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發延綏官軍一千五百人隸焉未幾遊擊將軍仇鉞謀執寘鐸英密約爲內應及寧夏平其部下斬獲功最多乃實授都督僉事累陞今職挂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地方正德十二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傳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宣府人以宣府前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守備崞堡尋陞大同遊擊將軍虜數萬寇邊俊領遊兵往禦之據高阜列營虜悉衆來攻俊力與鏖戰自辰至酉虜不能衝突遂解圍遁去俊先遣子澄設伏要害虜兵過伏發果斬首數十級捷奏俊遂佩印凡總兵鎮守大同尋調宣府後以虞臺嶺之敗落職正德間以畿內賊劉六等猖獗復起領兵賊平陞都督同知尋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俊有謀勇而能守家無餘貲以名將稱

獻徵錄

卷之七

辛丑

廣西副總兵右軍署都督同知張君祐神道碑

湛若水

可蘭子名祐字天祐公族在河南河內縣有祖曰祥者洪武永樂間以武功顯官至都指揮僉事調江西卒于從征交趾之陣再世曰寧府儀賓雲三世曰南昌左衛指揮使應隆改廣州右衛守禦石門以卒遂爲廣州之始祖四世曰昭勇將軍廣州右衛指揮使翔五世曰某而得可蘭可蘭生於邑之貧賢里六歲而孤鞠于王太夫人依于舅氏穎悟超常兒稍長能脫去綺紈之習師事東所張先生得聞心學大義弘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一

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守盧包永年十九隨征豐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從之盡殲其兇丁卯累前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威信漸著先聲猛獍負險狠驚者稍稍遁去不敢來犯都御史林公廷選甚奇之引爲梧州坐營軍事無大小必咨焉辛未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鄉有王管諸峒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劇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嘯聚爲患可蘭談笑麾之直擣其穴以次削平積功六千三百餘級癸酉擢廣西右江右叅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思田土膏岑猛

逆殘之酷欲郡縣其地爲流官韋林等因復起

可蘭承檄撫處誘諸元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

十級因進勦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四級

都御史陳公金薦於朝曰讀書養性絕綺紈之驕奢

清介持身飽戰攻之韜略可當大將巡按御史曹君

珪薦曰志正守定戎務久廢而復興勞息困蘇士氣

始作而方振戊寅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署

都督僉事於是飭兵政繕守備三軍作氣庚辰古田

諸處流賊煽亂郡邑騷然議撫與勦未決可蘭上使

宜欲昭景泰間降勅激勸土官令遵調度 上可之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二十七

仍命之給賞果致用命訖底戡定尋以總理五哨功

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以手足頑痺之疾上疏乞

休 上曰張祐殺賊有功偶有疾其令善加調理以

副委任所辭不允冬督兵進討洛谷蠻賊斬首六百

十級辛巳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蠻賊克之是年五

月特旨陞俸一級蔭子姪一人世襲百戶兼白金文

綬玉帶之賜嘉靖改元八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

夙疾復作累疏乞致仕辭甚懇切得旨以都指揮原

衛帶俸調理既得請卽扶輿東歸初在鎮時上思州

土目黃鏐作亂可蘭密策懸賞購之於是土官黃廷

寶生縛鏐至麾下總督張都御史嶺忌其功以其不

先稟命也至是劾其懷奸避難逮繫德慶獄 上察

其誣合照舊帶俸自是有終焉之志矣丙戌田州叛

兵既剪復熾禍連思恩都御史姚公鏐謂必得謀略

如張祐者乃有濟時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登

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詢以

撫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

之疏于 朝復叛裔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

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

功自效因命可蘭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陰計略入寨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二十八

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職畱鎮其地綏撫有方未

暮月民夷安堵已丑勦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軌

首二百級辛卯勦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等一千二

百級勦鈔大隆山而還壬辰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

高州城池勢甚猖獗兵部右侍郎都御史陶公謹總

兵威寧侯仇公鸞會委調左右兩江土官五萬餘以

癸巳春正月抵梧爲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峒雲

廉諸處賊巢斬首六十級時疾劇猶扶僂處分軍事

不輟以是月二十日卒將士哀號如喪父母可蘭身

長八尺智識絕人裁決如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

而能慕伏波武侯之風過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不忍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其上後死於高涼之役田人立祠橫山祀之此其兆歟尤篤志文學喜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輦以自隨暇卽延儒生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傯不廢歷官四十餘年位至一品未嘗營家室卑隘僅可容馬馭士嚴明威愛兼濟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蔬者立斬以徇至於均甘苦結士心古名將不過也以此所向成武功兵騎所至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園蔬果下無一跡思田德慶之民至今德之其在右江發御史朱之職貪以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二十九

抵于法然亦用是爲時所忌今大學士西樵方公嘗疏薦以可當大任且曰才兼文武學有師承將舉之挂印總鎮兩廣爲人沮止不究大用齋志以歿惜夫距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一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公宏墓志銘

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楊公卒計聞天子追悼爲輟朝一日賜諭祭六壇命有司營塋事恩至渥也公諱宏字希仁容堂其自謂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珪者勝國末從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高祖也珪生斌以功陞蘭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襲父職賢生政改金吾右衛伐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掌陝西都司事遂家長安公之父也公生而豐頤龍額音吐洪亮雙目炯然甫七歲都閫公謝世華夫人獻徵錄

卷之百七

三十

其受學于孝翼謝先生所卽日記數百言諸童子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謝先生奇之曰千里駒也十有二歲入西安郡庠踰數載精通書史才氣淳淳逼人一時英俊相與頡頏以科第可唾手取也然歷叙及之乃襲爲西安左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大饑人相食公獻救荒策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鄭公善而爵之賴以全活者無算尋擢掌衛事于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禁令魯臺有失馬者愬之公公曰去盜還汝馬矣盜聞而懼明日果遺馬空屋中公咸以爲神至于冰檠之操凜不可犯陳百尸者公

姻鄰也以斛麥醢醢饋公厄于情受而寘之外室示
懸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
才疏薦手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
于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
公時兵備固原公復協同陶公清府庫之藏查監苑
之馬巡按石御史謂公恃才越職而忌之當是時北
虜不入寇者有年矣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雖
捍禦有功然人畜不無少損石御史乘此劾奏公巡
撫都御史江西周公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問
公曰殺其數千乎公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矣

蘇敬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周公益重之然公免由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疏食
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之才而
貧令其執牌瞰軍于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
撫甘肅都御史畢公知此意贈公白金二百兩公却
而不受秦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
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遂菴楊公總制于斯公獻策以
紅告城乃北虜入寇必出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屯
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遂菴公喜乃聞於朝
賜大紅彩幣六襲遂菴公遂議築邊牆凡幾百里贊
畫調度公之力爲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賊于西鄉
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巴縣蒙壩三官堂斬首八百
餘級賊遂平庚午克右叅將備小河辛未克總兵官
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虜掠久無能制者公至集
將吏於前厲聲言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衆齊應曰可殺公乃督衆
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百姓大悅事聞詔賜
彩幣白銀壬申蜀盜鄒本恕等數萬人聲勢洶洶追
于漢中廟堂集議以公受制勅克總兵官節鎮巴蜀
公謂總帥洪公曰連誅之寇潛伏山野實無異圖但

蘇敬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必散洪公
深以爲然是時賊侵清微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
繼之賊奔潰公追之營山縣戰于黃河渡斬首五百
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遏斬首千七百餘級賊
遂遁公曰保寧儀壠悉有官軍菊禦獨巴縣之人耳
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誰禦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
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
良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
公察知其誠許之于是投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
上嘉悅賜勅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其黨甚衆騁其

騎方莫敢與敵公曰彼騎我步破之爲難宜益騎
主者不聽其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
降者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
衙公曰此僞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
曰愧先兄不如揚公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遂羅織
公罪公不辯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
于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爲贖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
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邪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
遷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武宗春秋鼎盛儲位
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府三千管管操丁丑武宗
太祀南郊備宿衛東天門賜大紅織金蟒羅服三襲
明日預宴慶成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夷亦不刺侵
處西海吐魯番回夷煽亂匈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
公議曰兵少敵衆宜通貢哈密專意套賊賊出套乃
事河西所謂易以計破者衆論始定辛巳改南京後
庭坐大教場其年上用大臣議以公克總兵官受
制勅節鎮淮揚總督漕運嘉靖壬午今上皇帝卽
位賜彩幣三表裏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
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清查耗通增

造淺船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克軍士告饑公請民
運之水次戶部監覓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總水軍
入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置把總就便兌運江南
直隸一總補入遮洋兌于河南收山東等總新船亦
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衛缺運軍儘本衛
與淮場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
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
故道建開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
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事漕司額
外耗米折徵輕齎綱吏隨便益哀漸至那移弊不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言公口厚斂于民復削于軍既非正稅而令軍民俱
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
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
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
計車腳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尚書陶
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
掌漕事云戊子淮安大饑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
稅弛鹽禁減漕糧復請金贖粥存活萬人己丑賜明
倫大典庚寅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
泣擁舟不行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論留之在南京三

年復具疏懇 上重其雅志詩之武臣都督職惟自
公始于是文武大臣下至百執事形諸詩歌張延祖
觀如二疏故事人咸以為榮癸巳正月過淮老病踰
踰曉卅五七十里泣涕而別公去淮三年淮人思之
不已乃為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江都趙叔鳴為文具
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壽七十有九歲公
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遺運
志容堂頤穉容堂奏議自考錄藏于家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謚隱懷邵公永基

孫世芳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邵公以嘉靖戊申
正月廿六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諱永字世延別號龍
泉裔出春秋晉大夫穀世序綿蔓不可詳逮我 高
皇帝起鳳陽諱聚者仗劍往從之建奇勳歷階指揮
公高祖也聚生璟承遺業以死勤事晉指揮使璟生
清補廕調直隸金山衛清弟暹調宣府遂為龍門人
暹乏胤弟艾亦蚤世今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文配
魏氏贈夫人生子海實公父文甫成童幼不可官文
獻敬錄 卷之十七
弟珪姑嗣之累以功晉都指揮同知父海止襲指揮
使今以公貴贈榮祿偕母夫人陳受誥命云公生十
歲失怙然警敏有大志稍長游庠校讀孫吳兵書秉
藻鑑者業已器之弘治壬戌任行伍遇賊輒奮勇獻
賊晉僉都指揮事乙丑賊寇虞嶺官軍困七日夜公
出奇解圍當道交薦聲稱煜煜焉正德己巳晉都指
揮同知踰萬全都司篆權陽和獨石叅戎尋轉遊擊
將軍辛未京輔盜興岷鮮寧宇 上用廷議徵公兵
公感憤敵愾靡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殆數萬眾凡
追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不已私一日得女

援同事文吏欲之公毅然曰母亟遣人物色其父母而歸焉過郡邑搜閱志圖務稔知夷險俾從事弗迷軍中得家音知母氏平安輒喜不者其餘初公受命止燕幽齊魯及賊南將兵躡之昕夕戰不休時有客謂公盡守界需功成公曰吾豈越境哉第賊騎入深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禍矣人臣在征戰義得專安可襲常故也客慚退追至鎮江擒元慙殪餘醜而大難卒襄迄今江淮間咸戴卻將軍矣當是時捷音上 敕皇帝嘉悅褒之璽書錫之金幣擢都督僉事屯鎮河間甲戌佩征西前將軍印鎮朔將軍

獻徵錄

卷之百七

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寧夏孔棘移佩征西將軍印往鎮之旌旗所至倏爾收觀若率暨夷胥用懾服丁丑土蕃忠順王入寇 上命公佩平虜將軍印督三秦兵數撫之公集將校諭曰兵法攻心爲上故善爲國者不師也若知所以即戎乎乃多出文告布于邊徼以警憚之云茲役討不庭也今已誓番漢兵百萬衆某將可某地某師某將可某師某地母怯母貪母虐母縱罔克有勲毋貸義正詞嚴聲赫靈濯虜謀知祈哀入貢焉旣振旅旋廷臣列疏上擢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云已卯再受命開府三關權將逆彬忌之中

以事繫于垣賴汪給事中抹章獲免焉已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左時聞原封守隘公會撫監城之相與提兵境上防護一日旣結寨時將瞞公占象察形以移壘言撫監不可公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遜謝曰彼公蚤見我師魚鱗矣嘉靖壬午 上恩禮內外重臣使行人來錫公命旌城建績成也癸未賊寇寧靜衆二十萬耄倪懼號曰賊衆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徧諭諸將堅壁過衝躬帥精騎往敵之沉謀英識懸合妙中計斬四十首輜重無算捷奏 上降勅褒賚焉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丙戌以疾懇辭方就間廷臣更薦之再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衆驚曰天朝將卻太師矣戊子疾轉劇累辭命允三月甫痊即起僉左軍都督事又東廳督軍又督京城內外巡捕都人宴肅癸巳賊逼三晉羽檄日馳 上拊牀思大思兵之朝臣僉謀推公復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偏保虜關之中宵北走迺雲中師奸紀公偕少司馬劉公源清問罪焉於是謀殄渠魁罔治脅從審機用間懸賞待勲地方寧輯然有未盡知公者以師老財費言因被黜歸里公于干也癸卯閑住肘後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公惟虜年來我輕宜示強乃毀垣許人賊疑懼無犯越歲始糾眾寇渡口公躬擐甲胄指揮將佐斬首五十賊氣索然上聞復勞賞然公年且暮尚矍鑠不自倦于勤也塞垣未飭烈懷憂悵用餽糧糧平版幹議遠邇揣厚薄不愆于素屹成巖險即謂公爲長城非邪乙巳數上章以老辭歸怡泉在畝樂融融矣乃三載病彌留進二子訣曰而父官六十年簡書受三十統縉紳薦揚六十疏戰大小百有奇即諸將未而父優而父何憾也但念世受國恩而曹幼罔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子矣言畢目瞑上

敬徵錄

卷之百七

三十九

義克協終始矣

聞之震悼遣官諭祭下太常議謚隱懷可謂君臣之

都督同知謚忠愍前協守大同地方左副總兵

林公椿墓志銘

謝淮

林公諱椿字永年別號南山其先淮安府安東縣人始祖戍大同右衛曾大父而上悉世其業乃茲以武功封昭信校尉大父盛封昭勇將軍父叢歷官至都指揮鎮國將軍其族漸著移居大同鎮城遂家焉適母任氏母王氏南山公將誕母夫人夢二龍交懸於室門寤乃生公甫三歲知孝讓狀如成人禮十三鎮國公得風疾月餘衣不解體病革水漿不入口祈諸神願捐壽益親居喪哀毀骨立立葬祭皆如禮歲時伏臘率諸子姪拜掃風雨不避襲右衛指揮僉事團操督隊見官府靡不禮重尋擢把總統部眾遏敵斬獲賊首十顆陞指揮使由此輒略益聞聲望益著維意所向目無勁敵推陞右衛城守備甫歲值大廟灣之變身披重創不克視事乃乞休老穉遮道羅拜畫像脫輓至今猶然尋愈守備朔州維時虜衆南下岢嵐係腹裏劇郡乃特選改其任公至極力經營百費具修歸然壯於邊陲值夜分公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無譴而出公迭招之入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鳴鼓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爲官暮夜受金爲貧耳比與爾

敬徵錄

卷之百七

四十一

爲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二十三年春公
拜協守大同副總兵年纔三十餘壯懷忠志益肆激
發每讀岳武穆詞至殮肉飲血處憤慨歎曰人臣懷
仁義以事其君豈容旦夕忘此與人接談必以捐軀
殉國自許居家遇祀事則齋戒獨宿臨事戒懼每捐
卹尤精靈棋經稽驗不爽性好修合醫藥歲每捐
俸濟人多所全活凡軍中嬰疾者卽僕視脉藥用是
軍深德之營修塞垣與士卒同苦卽飲食莫之戒辦
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遣懷止之
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尚敢他縱乎丁卯秋提兵右
衛徵錄 卷之十七 四十一
衛瞻戀先塋歎泣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椿
有今日皆先人所遺也報本返始可無義著乎乃立
石基表碑文二通事母孝每食必親薦母或不與卽
廢食不自廢享處兄弟殷睦細大不畱子姪輩各教
以耕讀家門輯和頻年公嘗夢與賊戰叱咤之聲雖
寤猶壯列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母若永訣意卒之前
日虜勢劇寇邊公表甲將躍馬重與母氏叩首不覺
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公率寡弱至
挑坡墩倅與賊遇自巳至申鏖戰虜勢少却乃傳聞
張總兵官懼所不虞公頓足大聲誓不與賊俱生轉

戰而西維時賊衆併力四集重圍夾門矢盡勢孤遂
爲流矢額傷卽氣微幾絕而日尚曠裂齒尚咋切兵
潰賊合餘威悍襲猶交相駭愕而不敢近者久之維
時事關廷論交揚有曰具折衝之勇負同仇之義心
甘進死義重舍生有曰見危授命委身殉國稱將士
之獨難勵臣節於匪懈特蒙 俞旨游拜 殊恩廟
祀邊庭恩隆後裔誠近時所未有者

徵錄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公大猷行

狀

趙恒志

公姓俞氏諱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始祖諱敏從

高皇帝征伐有功授百戶隸泉州衛其後太宗絕公

父諱原璣以支曾孫嗣前職母楊氏以弘治癸亥六

十四日生公公生而穎異過人長而慨慨以豪傑

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闢攻古文詞思致深遠家故

貧甚意豁如也嘗授易一臞王先生宣雲衛林先生

輻得虛齋先生之傳最後聞虛舟趙先生本學以易

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著書輯鈴內外等篇復從

狀教錄

卷之七

四十三

長山

授業故公之學深於易而精於兵嘗謂兵法之數起

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

人也父歿棄諸生嗣官應嘉靖甲午武闈入高等登

乙未會闈第五人除正千戶守禦金門用儒術治讀

法脈機器俗爲之一變癸卯虜寇三晉詔選天下

將材公躍然喜曰此吾滅胡報國時也裝如京師紹

介中丞集齋丘公以書投大司馬求試於邊復以書

投大總制謂北虜自成祖北伐後未嘗以太和勝

之犬羊之性無所懲創猖獗日甚今當以節制之

合爲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長技放技藝

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下全盛而兵寡

食乏非所慮也書入面對公折其素號強兵者爲弱

號堅營者爲虛不卑意毀見以求合也總制公壯其

言然大同當事者方以客兵冗費爲憂上疏言之公

亦察總制意不在違書語所知祭酒松溪程公曰猷

觀今世皆幸一時目前之安而未有欲爲宗社長久

之計者也屬有以公南人不宜北用移公守備汀漳

大陣破虜之志旣不遂而東南山海之禍無寧歲公

身繫重輕席不暇煖者幾三十年自茲始矣丙午海

寇康宅等作亂公發舟連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其

狀教錄

卷之七

四十四

長山

三百餘進廣東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新興恩平

肩賊譚元清等屢招屢叛民歲苦之公請於制府約

蕃歐陽公曰賊分劇易治有緩急願無中制也歐陽

公許之於是修保甲增管堡使良民自爲戰守備而

公卑踰遍歷諸崗推至誠陳禍福以曉之至親教以

劍術賊見公劍術勁捷變化如神莫不駭服有蘇青

蛇者手格猛獸爲崗所推公料其負固給至墟市斬

之明日詣何老貓崗令盡還所侵民田數十頃其諸

巨魁以次服罪撫處其衆與之更始良民不畏賊新

民不畏兵而二邑平已酉安南范子儀擁衆二萬入

寇羽書交馳議者咸謂當備之陸公抗論防之公
海是時調兵未集公計緩之而後以河謂舟兵伏于
寇頭嶺賊意我無備直犯欽州伏兵出其後襲之盡
奪其舟追至永安萬寧連戰破之擒其弟范子流俘
二千一百級子儀跳追及海東雲也賊若交人函子
儀首詣鎮南關乞降交州定初公出廉時廉守錢公
舉酒曰卽如將軍笑可幾時班師公笑曰吾行四十
日當與公會已與言符二十九年黎人符欽文叛公
提兵討定之俘獲千三百遂置處黎之笑因夷俗而
行漢法黎人感悅建祠祀公進實授都指揮會事守

獻徵錄

卷之百七

瓊州等處叅將其冬倭入寇浙東尤甚移公叅將
浙東至則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
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公思質王公亟爲大調福
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小以爲勦大而合戰於是松門
普陀烈港昌國臨山觀海諸處連捷凡俘千五百甲
寅進提督南直隸副總兵公始主見在之兵不三百
而所徵諸道兵未至倭益衆寡懸絕公與制府
半洲張公議權刷河船集土兵扼險守要防遏內突
至乙卯乃得以所徵永順保靖兵與倭戰平望橋王
江湮破之以閩兵戰六金壩秋毋亭吳德湖破之凡

斬九百六十餘級而倭之據村鎮者氣奪矣會監軍
某者求貨於張不得讒之論死而公亦以始至時建
用兵難易之議或持以語華亭公不知也分宜謂公
故略已嘆之褫公職公以候代未至猶提兵戰吳淞
江再戰營前沙又截之茶山洋擒斬五百餘級捷上
諸公卿廼會請以公克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官復
公祖職百戶尋陞前軍都督府僉事舊倭之盤據舟
山者有年所我師相守已老公佯不戰而審授裨將
張四維夜縱火襲之斬一百四十級乙卯進都督同
知新倭入沈家門與公水兵遇俘五十二又戰小姑
獻徵錄

卷之百七

四十六

渡斬二百四十級微賊王直爲倭嚮導朝議必欲得
直甘心公議與盧帥不合制府是盧帥後雖得直殺
之而倭之被誘來者焚舟殊死戰逸入閩地梅林胡
公以不聽公言爲悔又患閩人憚已因論公建節制
不窮追以自解已未逮赴詔獄錦衣東湖陸公力救
得免令立功北邊自贖至則與制府同野李公論胡
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莫如車於是議制兵
車獨木爲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騎庚申卒
與虜遇安銀堡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虜
萬計走奔逐北數百里同野公因以其制講於朝置

兵車營也時湖廣總制黃公雅知公材特疏薦之復
公參將分守鎮寧辛酉廣賊張璉聚眾數萬攻臨江
閩諸州縣敗公參將南贛從三省將校會勦時璉已
離巢寇掠眾咸謂宜引兵擊之公曰法在攻其所必
救乃疾引兵萬五千登相嶺俯擣其巢璉果歸巢
縱擊之斬首千餘璉據險自固間詒璉出戰擒之廣
人爭功募取璉首以去公不為憾也乘勝遂誅賊林
朝曦等諸巢帖然進公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
加祖職世襲實授副千戶壬戌倭陷興化城都指揮
歐陽深力戰死之進公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七
如故是時閩兵大挫公私匱竭幾無措手閩人洶懼
督撫移節福清劉將軍駐兵江口皆莫敢戰戚將軍
提浙兵制府二華譚公奪情起用俱未至公以次年
正月從南贛疾馳入閩時賊據城而守以逸待勞我
師初至饑疲甚公度戰未可速則按兵毋動而布營
列柵壑谷清野調遣舟師密布海外賊進不得食而
遁不得出固已困矣及譚公蒞鎮諸道兵畢集乃會
戚劉二將軍兵分道並進賊機困倉皇盡陷壑中殲
之初公未至前人謂公必迫城決戰以幸一勝及公
故為持久之象論議然至為飛語聞于都下公意氣自

如也制府在道聞而是之甲子倭寇二萬海賊吳平
船百餘山寇藍松三等滿惠潮間陳紹祿掠延平梁
道輝抄汀州伍端葉丹樓亦各聚眾萬餘尤悍悍善
戰公單騎入紹祿管諭而杖之責使驅道輝歸峒出
汀斬之遂會兵進討斬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
普溫七款藍松三葉丹樓遣伍端殺倭自贖凡得千
三百四十惟吳平揚帆海上以遁時廣中舟師未集
而閩師快於速戰竟不得平公坐論免丙寅制府自
湖吳公自於朝請留公討河源翁源同賊二崗皆絕
壁峭嶺不可步騎公分處裨將密授機一進兵仰攻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八
斬亞元於雲溪擒延鳳於陳崗殺永清於碓礅山乘
機進剿賊巢賊遁及新沙塘擒元
尚未下者傳檄縛其酋以獻二縣平隆慶丁卯惠州
賊王西壽糾眾與李元立等合黨四千執府佐殺百
戶公督裨將魏宗瀚移兵淡水凡三戰斬元立殺永
清生縛西壽惠州定吳公上其功詔進公都督同知
佩征蠻將軍印使征古田已巳海賊曾一本犯廣州
覆軍殺將詔公以所佩印先平曾賊公始建洗海之
策議船與兵異論紛荷久之卒從公議乃得與閩廣
將校南征於是銅山柘林連澳之戰一月三捷首惡

殺首俘四百餘進右都督辛未去五羊經理古田
田桂林屬邑也自弘治間爲猺獍所據出入皆會襲
殺將吏無敢問公建議討之調兵十萬督七將軍三
十八校分道進勦凡三月俘獲七千四百六十六復
其縣處其民而還以功授世襲指揮同知進南京右
軍都督府僉書尋改鎮守福建總兵以不候代免公
至是年踰七十矣朝議猶幸公之矍鑠可用也召爲
後軍都督府僉書時京師雖置軍營而其制未定
安銀堡之已事屬公提督設法教閱公臣制而酌
損之大而不重輕而不虛進退縱橫涉險渡水無往
不克獻徵錄卷之百七 四九
不宜陣列十千營分奇耦進攻退守各有成法京營
遵之推之宜大山陝諸邊車制今其有司丙子加都
督同知戊寅以老疾乞歸者三賜致仕已卯歸至家
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壽七十七計聞 上遣奠
六壇贈左都督命有司管葬事公四爲參戎七爲總
戎皆將別將一入坐府一督京營得入直預朝議腰
玉者三印新鑄者九其所佩者特旨故非勳臣不得
佩者也領勅十五道制劄一道歷官四十餘年大小
百十餘戰得功三萬五千餘級曾祖齊祖廣父原瓚
贈皆都督曾祖妣何氏祖妣黃氏妣楊氏贈皆夫人

配陳氏封夫人子男三公性寬大而有容謙遜而
伐起家儒者以至大將誦法聖賢慎戰好謀非欲以
智名勇功斬首捕虜聞也臨敵制勝算無遺策什圍
在攻計必萬全閱歷日深功名愈盛此處有警方以
公請彼處有急復乞其畱然或因以成事者公不必
已出也或因以蔽罪者公不屑自明也治軍行師紀
律嚴明苦樂與共人畏而愛是時尺籍爲虛兵無素
練一經鼓舞皆成精強公初入莆駐兵平海追賊而
營與賊相持山無竹木而興泉二郡供給不至仰糧
於海而運亦絕兵中脫巾告饑者二日公令毀燼屋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五
爲管採野麥而食衆心以定莆人以爲怨公第仰歎
曰自吾爲將三十年未嘗擾人一草一木豈今日種
孽父母之邦哉輕財樂施周貧恤親故人賓客隨力
濟助情意浹洽童時侍父濠市見人病涉跪言兒必
復梁斯橋父曰兒毋忘及其以事過家首捐俸金五
百竟踐夙願往來德之立碑道左以志永久諸如此
類多矣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劍經射法戰車
續武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讀公集者知公之賢
莫非兵而其論兵莫非易也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紀

俞氏之先山自鳳陽霍丘始祖敏從 高皇帝驅馳天下四十載始爲百戶于泉歷五世六襲而大宗絕今贈都督僉事原瓚其支之曾孫也念先世勲庸不忍殞謝竭貲忍苦四如京師而俞氏之勲賴以復世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穎異儻南畝時出語輒欲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自命人或詫人則艷然作於詞氣以爲舉世皆縮首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不再爨太夫人楊氏刺髮網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鬻米以歸益尅志攻舉子業時泉中名師一雁王先生宣雲衛林先生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五十一

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博雅方正受易於蔡虛齋先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仁義之奧趙先生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於三師之意而闢之所未論愛松公薨襲其官始學騎射指能知簇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劒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閩良欽釋劒謝曰公異日劒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劒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有五體雖將百萬兵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陞正

千戶視篆金門金門巖松難治公既至導以孝讓也以詩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東矢各得其平復以朔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是非與衆共之在金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於金門勾攝某人也丙申大饑浮死相望有司發賑縣官多議審戶則里胥墨冒施不當議盡召赴州郭則離鄉舍次不可旦夕得食死者轉衆矣公所領賑同安東偏也速出教令民各按其鄉每詣一鄉令民敷地而坐公徧行坐間審其爲餓者也以藥識其額就授以粟使得受穀於官蓋三日之內凡骨立色菜無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五十二

不得穀者又得以其數日之糧資貧賤興藝作而自食其力其瘠僊者亦得以其粟資於有力者給賑以歸其尤急者得以片紙貸升合之果於鄉隣蓋所活者萬餘人其秋有司發兵捕官澳盜顧擾民公率兵欲往止之率與遇而兩發刃以鬪公亟令我兵坐彼兵乃不鬪竟治其兵長無敢擾民者時閩廣海寇乘風遊劫上書僉憲伍山論其事陳呵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爲杖之奪其篆金門人流涕爲作生祠其秀士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劒法者給役其家不肯去癸卯虜寇三晉張甚詔選天下負將材者

御史南湖徐公宗魯集諸司博選武臣無敢應者
獨整冠扶帶趨階而前慷慨而言曰臺下奉明詔選
邊帥無踰於俞大猷者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
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朝廷大用之大効小
用之小効計可以塞明詔矣御史心奇之適盡齋其
家遊京師公夫人陳氏內理絲紉公弟志弼外治生
事以奉大夫人于家意甚愉也公至京師主於中丞
集齋丘公養浩者久之丘公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
識社稷之器也上書於兵部尚書東塘毛公侍郎聯
峯翟公其大意謂今虜所以匪茹者以自 大宗北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伐後未嘗以大陣勝之也今欲以節制之師爲一大
陣以破之則莫若辦馬步以定戰勝之長技教技藝
以倡邊方之勇敢重正兵以備虜馬之衝突書入召
入對公取其素號強兵者而折其爲弱指其素稱堅
營者而指其爲虛不卑意毀見以求任也翟公嘆曰
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以武弁目之
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計決於一策士之口矣
乃以公奉勅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如治金門也
作讀易軒輿博士弟子爲文會日教士擊劒間於四
方林箚盤結通寇一旦悉平至今武平人最號精悍

賊不敢遁而士人猶能傳公易會海寇作公發海
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自賊行海上未嘗
有此挫衄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虞公侍御和菴趙
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爲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
祠焉時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
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
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聞才猷盡心所事開
誠撫諭終富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搖賊化外之人
也治之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卑騎持糗
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陳令民得自爲戰守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
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
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崗以數人從間賊張刃出
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劒術勁捷變化如神崗
人所與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崗賊所推公
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
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
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
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益以衆授
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

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何老猶尚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切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俘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懷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迨潮福督府朱公統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命懸於公不可其去竟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非別將所勝也使者趣公行新恩人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髮躊躇奪公輿肩之以歸數日不得發曰且

廉徵錄

卷之百七

三

留公數日亦遺我數日之安耳公畏督府命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民間之悲號如失怙恃焉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漢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漢已爲其民阮敬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嚴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僞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爲辭時諸司已議退募陸兵公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脩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脩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事君矣公

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富有以緩之遣帳下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儀悔禍借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人命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

廉徵錄

卷之百七

三

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漢捕之涵其首以獻莫宏漢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卽如將軍討富以何日峻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於此耳及是果然果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繫士馬而匡夷尊夏功足多焉捷聞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坐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下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值黎反公率

獻徵錄

卷之百七

十七

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從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崗坂中與黎人約法黎人爭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爲海南右叅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壞村鎮去還莫誰何千里蕭然朝命以思質王公忬督潮福以公左叅戎潮江王公遣使者從瓊速公公卽圖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蝦蟇之醜不足平而蒼沙諸船獻徵錄

卷之百七

十八

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河船四衛遮板藏蔽兵柁周行河湖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柁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至趙卽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搆張通倭以聞數日賊出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保兵由嘉興戰而北永兵由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毫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柁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柁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已而以關白徐公也噉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達紛紜在在而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

義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衆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逮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公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兩欺不可忘視本官若不知者於是命内外公卿大旨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

獻徵錄

卷之七

辛未

予必欲得直督府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義士蔣洲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鐘鼎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荆川唐公順之爲之請於朝云鑑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船將以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興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南諸島直隸呱哇猶有椒木奇貨可資中國用也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通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宜論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乎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志曰吾

獻徵錄

卷之七

辛未

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藏來者倭人怒曰吾若若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速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憂不滿百金妻子客於明州僕如也二華譚公爲公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於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關而獻徵錄

卷之十七

李十

入關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斯正睡非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關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搔睫欠伸而言曰烟長來何早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哉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矣始自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

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既重上信之嚴氏亦樂其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俞帥人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人往謝太尉太尉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爲公穆卜左都御史崦山周公見公入避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羣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卽獻徵錄

卷之十七

李十

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爲上言之武英公爲國惜體其獨爲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于胡公胡公深悔且致書於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剿殺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赴境窮追也既而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米銀交委張四維計料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門節制未嘗敢違也

愚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岬絕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湧之際瀆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剿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滅北虜以慰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爲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德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聖恩於萬一臣無任獻啟錄
卷之百七
李丰
激切籲天哀懇之至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侍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褒王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咷之聲其與思質王公忤武河湯公克寬蔡松郡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況死生貴賤哉適東出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之前猶運之掌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輟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夕歡議其契無倫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爲輪

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岳揮指如意而無壅滯之患強弩神銳擊堅及遠算第龍盾而虜之弓矢不能及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謂備算後有作者弗能易矣曾以其車百輛步騎三千挫虜十餘萬衆於安銀堡虜救死扶傷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勦同野公以其調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固不喜公公亦不欲以已長技奪廷將卽佩一年之間章疏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鑒舉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鎮纂叅將之命又卜獻啟錄
卷之百七
李四
矣諸苗皆承昔時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子儀之於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叅將胡公移公傲曰賊棄巢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奈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致鹿而還還則碎於熊明矣時

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栢嵩嶺嶺俯闕連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自擇福欲從璉就戮耶俞將軍威震天下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執
賄
哉若涕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已
錄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六五

發書唁之聞其計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勳在東南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末減又安知不如漢宣帝救蕭望之故事乃遽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閏中
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上怒督府諸司青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於崎嶇死焉
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晝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
錄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六六

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却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恩信於賊今饒人已構祠祀公矣遂乘勝誅林朝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上悅賜白金陞副總兵官賜璽書加節鉞以公總制江湖閩廣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奸伏慝後終爲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於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敵可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

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鬪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子遺矣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曰萬勿速戰以四

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
萬躍走盡陷潭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
逗遛語於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
命毀殘屋爲營與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月
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與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
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於父母之邦耶
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
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
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資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
少至於真知公則惟綸乃不爲衆楚所惑然又不能

麻律錄

卷之七

爲重今綸何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實
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驍勇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
公堪大受益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
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蕭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
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
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
爲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
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詔
公移鎮其地矢語峻切而諸崗山寇盡於三余大
春李春文劉萬石蘇阿昔各擁衆數千劫提縣令陳

招祿切延平梁道輝切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吳
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絕無
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
道謙持節鉞往督陳紹祿歸崗今無得復擾民公至
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
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輝歸崗過汀其黨遂
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黨亦散會憲徐鏡湖
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
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
出陣前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鸞

麻律錄

卷之七

本八

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其
爲伍端所執在繫纏久遠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
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悔俞尚志持節
鐵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
一疏一稟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
二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
程鄉往潮藍松三葉册樓俱以次款之乃遣人誘吳
平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涕泣願以
身投於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
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

嶺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自潮吳公桂芳曰
國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
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關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爲生
路山賊之以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道哉誠當大集
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皆窳不能取
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
可復陷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俸淡水
蘆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淡水又慮蘆清賊出與之後
公乃爲一牌以當蘆清益嚴軍令進攻淡水賊閉門
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
敵數級

時廣中經用益竭不足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
人留公每嘆曰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
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
平必誅之寇當時欵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
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
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巢穴令
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
洩使得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
至竟不得平爲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於
朝以十萬之師興二源之彼分兵五道各以梟寇統
之而屬公總其軍公聞罷卽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
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
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
平賊乃聞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
平爲大猷罪故大猷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
不爲計欵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
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
今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行出於
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
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

亦無以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誥者其以是歟芳林壑之想旦夕惟勤非故爲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達是不忠也廟廊諸公多然之者二源諸山環哀千里懸峭巖巖賊據崗圍奪如蜂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爲時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數年而其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盛驛從充偏裨入統東賊人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害他巢聞之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千餘人賊據確砍確砍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天守之可以俯制萬衆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爲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壓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讓之曰既輸誠降附奈何又潛入他巢爲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陟仄賊不虞我兵之由之

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關王鸞紿之曰此必移師誅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金三千把總黃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鉋雨下伐竹拔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責先登而死間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崗賊率衆下關如高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崗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崗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卽發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備伏自讀擊黎永元以贖憤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簿中有伏先月遣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自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稍却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崗伍崗連絡險峭公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

林右琴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奔之火矢燭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昔各令人統束之者徧移檄令縛其酋長以獻諸酋悉平吳公上公功於朝曰俞大猷行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者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真充國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當有偉効制曰是余謂是役也東諸巢如圍猛虎戰高山如履平地名酋悉執刃近不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吳公首定兵謀厚任將軍兼統五路權不多分機無遙制克獻徵錄

數作亂自弘治間陷古田縣殺總兵叅政近復越會城爲劫者二非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秦公鎮守其地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佩將軍印綬皆世勳之胄不閉夷情上疏除其任朝廷乃以征蠻將軍印綬屬公佩之領勅十五道制勅一道行富大布威惠懷格蠻方以恢宏聖化未有旣也公每未事之先必周萬全之算旣事之後每垂悠久之慮其計萬全底成績則古之名將蓋多有之其垂悠久之慮以戡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也於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善後之策可百世因之蓋得易先康後康之意文正之所以治疊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直截易簡灑樂快闊不爲町畦畔岸早已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視死生若寄與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輕財利好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寧人負己無已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跼弛解嬾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入盡付其弟不一問焉近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千言以明俞氏之宗宅心公而慮事詳矣曩赴詔獄史玉陽以數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城亦被逮命守者藏以遺之

此其大者蓋公所以就大業之本也其他嘉言善行
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爲矣而猶未知
其所以爲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爲將者耳今擬其大
者表而出之俟論世者考焉

狀收錄

七五

榮祿大夫錦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贈右都督從兄劔峰公鉦行狀 孫鑛

孫氏之顯自忠烈公忠烈公餘姚人諱燧父曰大使
公諱新祖曰處士公諱溥其上世則自睦州徙也初
徙者曰三司使公諱岳在後唐明宗時至忠烈公十
有七世矣忠烈公仕于弘治正德之間歷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反抗節不屈被害 肅皇
帝卽位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推及祖考考皆贈禮
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已又廢一子爲錦衣衛千戶世
襲於是我伯考孝子公應詔至京師而孫氏遂著籍
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又七五
錦衣衛矣忠烈公益三子長卽孝子公諱堪武舉第
一仕至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
次符卿公諱堉仕至尚寶司卿次我考文恪公諱陞
進士第一甲第二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皆別有傳志劔峰兄孝子公子也諱鉦字文
鼎劔峰其號初孝子公娶潘夫人無子乃置側室宋
徐二人久之竟無子忠烈夫人甚憂焉一日晨起詣
忠烈府君神主前告曰大兒堪孝順兒也奈何不畀
以一兒乎夜夫人遂夢忠烈公衣冠如平生從者持
一盤盤中盛一見傍攜一女曰吾爲堪送兒子來此

王桂也是歲徐宋皆孕及免身宋生一男徐生一女故名兄曰鉅名姊曰桂從夢兆也兄生而淳樸不爲嬉戲在童年有成人之志弱冠以應襲補京衛武學弟子每試輒高等嘉靖三十一年舉會舉第凡明年孝子公爲都督僉事年七十二以忠烈夫人喪乞休南歸兄嗣職爲錦衣千戶其秋中武舉第五遷署指揮同知而孝子公竟以不勝哀卒於錢塘之北闕舟中矣今例列武階者喪第服喪不得解職而兄痛已不得送親之終也甚悔恨急願還鄉葬父因乞卹典疏奏之 天子憐其意准焉後二年 天子採御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六

史議旌都督爲孝子是歲兄至京師晉南鎮撫司管事兄雖以武奮跡然不廢文業雅好讀書又喜爲歌詩時時招四方騷人墨客結爲社友宴飲之間篇章爛然其詩法陶孟有冲淡之味見者稱之以爲卽今世之詞卿不能絕也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 天子大營宮室賜兄以巡督之勅明年大朝門成遷署指揮使後二年內殿成遷署都指揮僉事其冬晉錦衣衛管事後二年皇極殿成遷都指揮同知又後二年奉旨提督街道其秋以平治道路功遷署都指揮使莊皇帝改元奉勅提督巡捕提督巡捕者西司房

也衛中蓋有兩司房其督察諸不法者號東司房衛事者領之權最重其次則西司房初西司房之銀也資當及凡而後進者爭欲得之或媚事要人以求擢越兄獨退然有以自守泊如也人聞以謂兄兄曰才而遷不才而淹固其職耳終不一往謁會 天子明聖大臣守義竟用兄其春以 裕府宿直勞遷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管衛事提督巡捕如故其治以不擾爲務衛中政清隆慶三年以奏最遷都督同知又三年而當今 天子御極以奏最實授兄自以承世爵之重惟有失墜恭謹自守嘗曰夫爵非吾有是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七

祖宗之遺蔭也得保此爵以傳及子孫卽爲祖揚休衍慶至無窮矣設奇樹譽非吾事也其素志如此故其居官也循守矩度弗踰尺寸未嘗更一法造一事卽有所建立輒掩其迹惟恐以材能自著招人忌也爲人仁厚出于天性遇宗族故舊有恩窮迫者時時周恤弗望其報人多德之者自兄晉實授都督同知推恩褒及三世曾祖祖禮部尚書皆加贈榮祿大夫妣皆加贈一品夫人考都督同知仍贈榮祿大夫二妣加贈一品夫人於是兄泣曰嗚呼我祖考忠烈府君矢忠殉國不顧一身之死功存主家而贈爵不至

一品及我考都督府君至一品矣而不得推及於先
豈非恨哉今予以非才承祖職無纖髮之勞沐茲殊
寵是天所以報忠烈府君之功欲有益其未足也敬
之哉無何以疾卒時萬曆元年八月十八日距生嘉
靖二年十一月九日得年五十一詔贈右都督賜祭
五壇命有司治葬所著有思則堂稿四卷行於世嗚
呼我兄立朝二十年餘奉法守職小心周密智不察
察而有持重之望從容侍衛之間竟以令名終是足
以嗣美於先人而庇賴其後矣卽稔戾之忠信富平
之善慎何以過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萬公

墓志銘

澹園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如杜預
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
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
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
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
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
公歿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何應德亦歿迨今
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

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鹿
園居士世居定遠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
兵歸之賜名斌克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略
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敗永平衛副千戶征沙
漢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振龍驤衛
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築因家焉以年勞詔
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
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卽公父也仁厚儒雅
脫略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
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

懋多節和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之日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待恭人盡啓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苦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慕我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宦游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見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十垞得佳地卽以與弟曰使他日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八十一

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頻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皆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運總兵挂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較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渠通塞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

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隄防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八十二

所謂以病爲藥也過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過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下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過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

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
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
海雕船皆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
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催直量運三四萬石使
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
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
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脫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
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
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
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
獻徵錄 卷之百七 本十
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
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
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葦門楊
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
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
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
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
周公玳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
催科致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
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

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滅
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
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艘若干內地稍甦因
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汪直
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
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
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貽當路前入及行而
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諸島渠
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
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
獻徵錄 卷之百七 八十三
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
率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
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
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
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
爲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
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
和散

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田鹽法壞而邊備日
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
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
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草息上俗漸宜心無
變反而後用爲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
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
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
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
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該是日夕營營
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决敗以取魚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十四

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入塞內傳大言公
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反君父
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
所出當事者恨不卽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
訐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
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
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
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
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
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直悟

語言能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凡已淺之乎其於
予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
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
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
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
教後卅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
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
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
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十五

物得無爲耶者唯耶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
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藤
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
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
僅供饘粥諸爲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
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
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
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
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嗟乎公晰理窮微
細入毫芒而臨陣一有實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

軍風走電擊不可狎視而祖榻於烟至與緇流共其
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羃屍徇國之志則至死
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
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
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益加
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為池噴雪撼山萬仞千奇聳人崛起
濯纓其淵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
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
既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振甲揮戈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八十六

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
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為強
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溫觴文經武緯
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
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
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目錄

都督府三



引除



都督僉事

胡通

劉謙

高顯

何德

徐司馬

王珪

袁義

耿璫

呂毅

趙清

謝彥

崔聚

上瑜

許亨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黃寬

張通

都勝

周璽

李銘

彭倫

張安

李杲

劉淮

馮楨

劉雲

楊銳

孫堪

王縉

趙崇璧

田世威

呼良朋

尹鳳

福時

山陰

林

全校

吳

仁

錢謙益撰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都督府三

都督僉事

前軍都督府僉事胡通傳

胡通合肥人至正乙未太祖駐師和陽通挺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攻溧陽小花圩等處丙子破瑩子海牙水砦克建業定京口以功授總管從攻毘陵丁之尋取宣徽戊戌十二月從上取金華已亥克諸暨攻越州陞鎮撫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陷太平遂犯龍濟從擊敗之辛丑八月從征友諒破獻徵錄卷之七十八

江州僞都徇下南昌自是戰彭蠡平武昌陞指揮副使甲辰八月從征贛州乙丑正月熊天瑞出降遂平贛州改贛州衛指揮副使洪武元年二月壬戌會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率師由韶州直據德慶四月率師略定英德清遠晉江連州肇慶等郡邑進攻德慶遂引兵合永忠於廣州降元守將盧左丞陞指揮使陞僉大都督府事改前平都督僉事數年致仕而卒

中軍都督府僉事劉謙傳

劉謙合肥人元季與兄友仁各起兵保鄉井聞太祖
祖義師爲衆所附遂與兄供來歸命往長鎗謝元帥
下參隨胡大海克取黟縣祁門建德等處授友仁中
軍左元帥府右副元帥判仁安翼守禦太平縣與雙
刀趙對敵歿于陣已亥謙襲兄職征進饒州克諸湖
寨八月征浮梁攻饒州辛丑三月革樞密院開設大
都督府八月從上征陳友諒拔九江僞都取興國
府石榴寨徇下黃梅廣濟十二月招安江西壬寅調
守江西癸卯三月調從征七月大戰陳友諒解豫章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上
之圍克復吉安格徠安福州克復永新策應袁州甲
辰征進萍鄉虎背寨茶陵州調征湖廣岳州乙巳三
月奉檄守禦吉安吳元年三月調除南昌衛副千戶
十月隨征廬建洪武元年克建寧等處四月扈從
車駕幸北京陞河南右衛正千戶閏七月收信陽光
石腦等處寨克王保保宣十月調守陝西七年陞廣
武衛指揮僉事調守潞州十一年陞特進榮祿大夫
中軍都督府尋以疾乞致仕後封流伯永樂十二年
卒輟朝道祭卹典優備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高顯傳

高顯采縣人歲丙申上駐師太平顯來附從定金
陵鎮江攻下常宜池睦婺衢凡取江右湖廣淮東浙
西歷陞指揮僉事丁未盡克山東沂州益都濟寧等
處洪武元年平東昌樂安陞指揮使還守濟寧大軍
克汴梁下河洛破關陝回取元都閏七月己酉從克
長廬師至直沽河西務戰敗元兵進薄通州元主及
其后妃太子北走八月庚午克元都併取薊門永平
二年從破開平三年上分封諸王慎選輔弼以顯
爲燕府左副冬十一月命兼大興右衛指揮使五年
顯復錄 卷之百八 三
副征沙漠有功九年改寧川衛十一年從征松疊澄
等州松州旣平城其地請立軍衛置松州衛指揮使
司降甲設官領軍戍守十二年陞大都督府都督僉
事未幾改僉後軍都督事十三年九月辛亥卒追封
汝陰侯謚武肅

左軍都督府僉事何德傳

朱睦㮮

何德者光州人也至正末太祖龍興德仗策來歸從上定江左諸郡轉征吳楚屢立奇功授驍騎衛千戶吳元年七月沅陵人向珍入作亂德率兵討之至官屬嚴珍入以衆逆戰德擊敗之進拔其寨而斬珍八月逆黨周文貴率划船三百餘艘復攻辰州德使別將與戰於西門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獲張千戶等百餘人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又俘其萬戶等四十四人文貴遁去是年拜虎賁右衛指揮僉事既定中原陞指揮同知率兵守遼東召還改

獻徵錄

卷之十

四

虎賁右衛指揮同知尋擢大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爲左軍都督僉事十七年扈從北征還七月己亥以疾卒于家年五十二賜葬鍾山之陰追封廬江侯諡莊毅

論曰明興諸將乘風雲之會勦彝鼎之功何其盛也及考其能保終始者則彭廬江從定中原戰平江左其功烈不謂不著矣而又榮膺爵號白首令終澤及子孫無可瑕指非悖謔者能爾耶易稱明哲詩贊于城若廬江其庶幾矣

中軍都督府僉事徐司馬傳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歲癸卯除總制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同曹國公李文忠北征獲故元宗王慶生三年十一月陞杭州衛指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爲都衛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揮使十九年正月入覲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征越雋還至成都以疾卒司馬好文學接人溫然謙恭爲政以惠愛爲先所至撫綏士卒拯卹貧困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云

左軍都督僉事王珪傳

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爲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爲萬戶守太平積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于安富從上征婺州守南陵取潛山擒獲甚衆攻安慶破創而死仲子安貴從征江州亦戰沒至是珪以疾卒季子寬襲職未幾亦卒

狀徵錄

六

右軍都督府僉事袁義傳

袁義廬江人本姓張功臣張德勝弟初名四爲雙刀趙總管守安慶敗趙同僉丁普郎於沙子港左君弼招之弗從庚子閏五月德勝追陳友諒於采石戰死始來附命爲帳前親兵元帥賜今姓名辛丑從征友諒擣安慶江州壬寅下南昌授管軍千戶癸卯攻廬州殲友諒於彭蠡甲辰七月克廬州十月廖平章征桐廬義烏部將俘僞吳兵丙午三月授鎮江從上于巫子門擊吳將敗走八月討浙西德清湖州丁未攻蘇州從取通州陞僉典武衛指揮事隨征中原沂州益都濟南東阿拔之洪武元年取東昌河南陝州潼關衛輝彰德磁州廣平臨清長蘆直沽河西務敗元平章掩普達朶兒只進巴奪通州破元都同曹良臣追元宗室至龍興克永平逐北也速借薛右丞下保定從取太原于澤潞擊賀宗哲詹同獲其人馬略西京二年克鳳翔鞏昌安定會州敗小豫王於石小追大豫王與諸將合慶陽張良臣以兵薄義營義堅壁徐乘其困攻破之三年刻王保保營取興元陞本衛同知四年調羽林衛總領官軍防送馬都指揮渡海鎮遼五年統兵海捕倭十四年勅征雲南克

狀徵錄

七

各太
書院
亦一

肯定曲靖善闡大理楚雄等處有功十五年鎮楚雄
時虜累叛義積高壘調兵力戰虜遂遁去陞楚雄衛
指揮使二十三年入朝 上慰勞之且惜其老命太
醫院爲梁其鬚鬢俾回撫治以威遠人特賜銀印與
掌以寵重之三十二年陞右軍都督僉事卒于官子
聚襲府軍左衛指揮使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九

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一耿獻傳

忠節錄

耿獻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
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
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獻數
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獻論死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九

都督僉事呂毅傳

實錄

呂毅河南項城人始爲濟陽衛百戶上靖內難毅從征伐數立奇功積官至都指揮同知永樂三年陞都督僉事與黃中同練兵廣西又同以兵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中違上指使毅不能爭敗績於雞陵既皆宥其罪仍本職從征以毅過薄命克鷹揚將軍交趾平毅與有勞命掌交趾都司事毅沈深有勇略與賊戰深入陷陣死焉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十一

右軍都督僉事趙清傳

趙清鳳陽定遠人性伉直洪武中以軍功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僉事致仕上之舉義也建文君命清守彰德上兵至城下遣人名之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名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上不之罪暨卽位召清還以先語仍命以右軍都督致仕而官其子爲指揮至是卒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賻以布帛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十一

前軍都督僉事謝公彥神道碑 李景隆

公諱彥字子超姓謝氏世爲鳳陽府鳳陽縣於皇里人幼失怙恃鞠育于外家因以孫爲氏故元之季兩淮兵興公募集義勇圖保鄉井歲辛丑秋七月乃將其兵南渡大江從太祖皇帝破安慶克江州于時僞漢陳友諒盜名字置官屬據爲國都至是始奔武昌公以功授義兵元帥癸卯春三月由安豐進攻廬州九月援荆衡歸峽等州乙巳冬十一月取通泰州甲辰春二月徐宿濠泗潁五州淮安高郵安豐三郡皆入版圖秋九月轉攻湖州冬十一月圍僞吳張士誠於姑蘇丁未春正月太祖皇帝即吳王位已四年始以丁未爲吳元年從大將軍中山武寧王破姑蘇俘士誠公又以功陞掌羽林環衛賜以良馬復從征山東克沂莒密州遂入青州走故元平章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太祖皇帝位公駐軍東昌進階武略將軍尋敗故元平章阿普軍取河南通務等州秋八月中山武寧王奉詔統兵攻北平公與在行故元順帝既遠遁而燕薊永平保定真定中山以次悉平遂乘勝取山西大同太原二年己酉春三月西破潼關故元平章李思齊棄輜重引兵奔

鳳翔三月庚戌公從中山王駐軍陝西列營長安城北平章王武率其官屬士民迎降夏四月取鳳翔卽追降思齊于鞏昌遂破臨洮延安平涼靜寧莊浪開成六盤等處而秦屋環三郡亦望風而靡慶陽守將張思道率兵拒戰凡閱月而思道敗走公復從中山王還軍臨洮會故元河南左丞相擴廓帖木兒來襲我軍王率大衆亟與決戰旣敗之于臨洮復敗之于定西橋殪其將校驅殄其士卒無算擴廓帖木兒引殘兵北遁四年辛亥夏五月調公守禦處州陞應天衛指揮僉事進階宣武將軍五年壬子春正月移守

民丁爲軍置天成東勝二衛二十七年甲戌春三月
十二日 太祖皇帝御奉天門召公慰撫之眷倚甚
特賜犀帶命復其姓爲謝氏明日以其季子達入覲
卽除散騎逾月而還尚汝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玉
帶金帶襲衣鞍馬之賜長子忠復授典武衛指揮同
知三十一年戊寅公得末疾乃致政家食甫二歲而
卒享年六十有九自昔一代之興必有虎臣碩輔豪
傑之材以翊扶昌運至於功成治定而彝常鐘鼎之
銘河山帶礪之哲俾與國家相爲悠久夫豈易得哉
若公以篤厚之姿勇果之藝盡瘁效忠而致位將領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斬關陷陣塞旗先登與夫首誠之獻不可以數計至
於鳴劍伊吾之山飲馬捕魚之海踐霜雪絕饑饉凍
餓輒瘞皆身歷之故能簡在宸衷光承天寵身居宥
府子爲駙馬克享榮祿以致考終豈偶然哉先武靖
王與公逢典王之運周旋戎旅二十有餘年予又辱
公同朝而與駙馬君忝同戚里及爲是銘

都督僉事崔聚傳

實錄

崔聚鳳陽懷遠縣人初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
累陞薊州衛指揮使永樂八年扈從北征敗虜寇于
廣漠戊陞河南都指揮僉事洪熙元年陞右軍都督
僉事是同柳升等征交趾升死衆敗聚斂兵復戰力
不能支爲賊所獲強聚諭衆降聚不屈賊百計強聚
降終不屈賊遂殺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瑜神道碑

楊士奇

正統四年八月十七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瑜以疾終於通州之驛館計聞上悼惜遣禮部尚書賜祭加賻勅有司治喪葬京師親王遣祭公侯六卿皆詣弔祭既葬其子義經奉其弟瑄所述事狀踵門泣拜求書墓道之石余爲之歎曰忠義爲臣之大節如王公之挺特獨奮忘其身以爲宗社計豈非卓然大丈夫哉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徵不懌數日獻徵錄卷之二十未出見羣臣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戚所不便簡王時畱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官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釐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爲殺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護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

公危公辭乙不少挂既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未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陸公遣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名還又陸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事必關白瑜勿謾公正直坦明每事求大體所隸官校心歸之無間言見知於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僉署左軍都督府僉事兄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賦之輸北京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法不變展誠布公虛已從善處同官能讓淮安兵民獻徵錄卷之二十禮處橫兵毒虐勢屬民公至首下令禁戢爲政重倫理有富民親在而與弟競產訐於公者公曰爾富而委親之養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之人服其明臨政務寬有二卒盜敗舟一板臬司坐盜官物抵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乎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昇資堦爲市取息者堦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告又有自顯官歸資家豐厚其弟有宿逋資不能償索逋者急弟乞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爲代償荒歲發廩多所賑活嘗覽農桑振嬰歎古

入川心民事遂益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
有浮圖人鼓其師之說所至惑民淮安典兵者與之
暱爲建刹居之而廣彼地爲民厲公咎浮圖人逐之
悉復民地淮人死不葬焚屍而委於水公相城外多
空地畀民以葬遂革焚屍之俗築室所居之側延師
以訓武臣子弟閒暇躬往督勵如已子弟然亦時茫
郡縣學敦勉博士弟子喜近儒生與講論前言往行
至忠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涉悖亂卽義形於色家
居敦孝悌之行仁其族姻周且厚所至以愛人爲心
雖貴嚴於自守於利不一毫非分取服用清約門無
獻徵錄 卷之十 八
私謁致勤 病不廢至是以計事詣北京力疾
入見又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淮安
山陽入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許公亨神道

碑

楊榮

惟勳舊重臣任連率之職克以清慎自持公勤事國
寬厚御下榮名壽考底于令終者吾於驃騎將軍左
軍都督僉事許公見焉公諱寧字士通世家鳳陽定
遠父得從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功累遷都指揮
僉事洪武丙子公以父蔭爲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
已卯調開平備禦已而還京調廣武 太宗文皇帝
舉義靖難兵至維揚公卽來見 上嘉勞之遂拜都
指揮僉事賜之綵幣鞍馬命守和州未幾俾任北平
獻徵錄 卷之十 八
都司事撫馭有方士民安之歲庚寅受命董治長陵
經畫措置得宜人樂趨事而忘其勞 上嘉其能進
都指揮同知是冬調掌金吾右衛事尋仍董前役先
後凡八年勞績爲多丁酉進都指揮使出鎮浙江浙
東南巨鎮海寇時或竊發公至擇人守屯堡時訓練
寇遂屏迹居民以寧歲調兵士漕運給京師分番更
代立成規私不容髮以是勞逸均而餽餉及期至於
繕治城郭堅利甲兵戒飭軍士毋爲民擾尤悉具心
故兵民相安而市井晏如也 今上皇帝嗣位以公
歷事累朝克效忠勤特遣使賜以勅書白金文綺拜

左軍都督僉事仍掌浙江都司事公益咸 上恩務
殫厥職比累陳年老乞致仕 上以公耆舊且精力
未衰不允所請正統戊午六月二十有九日以疾卒
於官享年七十有四計聞 上悼惜不已遣官諭祭
仍勅有司治喪塋事

欽錄

卷之百八

十一

驃騎將軍南京後府都督僉事張公通墓志銘

劉定之

公諱遜因以爲字姓張氏其先家鳳陽祖父能以

太祖皇帝里中子弟起兵從渡江定天下累功至湖

廣岳州府百戶既老以其子政入見 帝惻然念其

前勞未盡報擢政府軍衛副千戶不數日復擢山東

平山衛指揮僉事資以金幣衣服鞍馬後終于平山

卽公父也公既襲父職同官有繫獄京師者公憫其

貧遣卒往觀之坐累奪職久之 太宗皇帝召試武

藝中程復職改天津衛天津去北京數百里京畿諸

本流而南中原諸水流而北皆合于此以入海有事

于京者溯公麓泊舳舻常千萬出衛城下衛以故號

爲最雄劇公居之有聲績時方作治北京 宮闕以

公分董卒匠護作連年從 駕征北虜初出至雙泉

海子再出至半壁山三出至洋河四出至洮兒河皆

有所俘斬從 宣宗皇帝征漢庶人至武定州平之

繼又屬陽鐵侯薛祿敗北虜於偏相嶺好草店前後

屢賜楮幣文綺白金 於是 今皇帝擢公都指揮僉

事正統末從 駕至大同擢驃騎將軍後府都督僉事右叅將因留守邊後還京師

以宋官統兵宣威營未幾罷天順改元仍舊職往南

京至職之明年戊寅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一計聞

公一日遣官致祭塋墓之需悉自官給還葬于天津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寔墓志銘

楊守陳

公諱寔字世宏姓董世爲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元未從我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歿于真保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從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來河之戰于智代之特進昭勇將軍大同中屯衛指揮使徙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皆贈夫人公昭勇之仲子生而駢脅鐵面膂力絕人性沉毅寡言笑識者以爲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經尤

獻徵錄

卷之十百八

七

督且善騎射一時軍職子無及也凡宣代父職而早卒無嗣公乃繼襲教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控弦從以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吏科給事中陳襄毅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召赴京師廷議大發兵襲虜公力言國兵新勦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竝起爲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狗捕之且督操河間瀋陽大同三衛兵盜聞解尋被劫河間瀋陽張軍務深協時宜而尤以端嚴自

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墮公經營繕葺增重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景泰癸丑召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襄公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公擊之經四十餘戰皆捷進至檣羅檣網二寨山益險惡衆驚顧莫敢前公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都指揮僉事班師復官天順改元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年勞當陟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寒暑皆中屢蒙賞勞異日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

獻徵錄

卷之十百八

七

犯關公聞變急率麾下士邀賊于西長安門外賊已東奔赴家特詔公追戰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機攻其家遂破擒之乃實授都督僉事尋被勅總督揚州諸路備倭官軍開府于吳屬將士嚴斥旅簡修戰船戎器威令赫然震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鄉選者片體之肄社學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今上嗣位賜勅勞以白金綵幣尋復賜勅兼督常州及蘇州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糾衆僭號江海公畫圖劃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嘹哨備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援凡日如約則當捕賊無餘不然

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以其進獲厚及其黨數十人餘奔寮角嘴其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請還居京師閱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年七十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論祭且給麻布齋糧管冢墓臨葬復論祭焉公少孤事母夫人孝母患風疾日晚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輒取而噉之疾瘳乃已人以爲難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席寵怙侈者平生飭躬惠衆講武尚史庶乎古之所謂見將者矣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李有

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後軍都督僉事周公爾其

志銘

李東陽

公諱璽字廷玉姓周氏其先本永平遷安人伯祖亨洪武初內附授燕山護衛指揮使賜田宅因家東安祖斌永樂間以靖難功當擢都督讓兄子或考諱英宜德間坐累謫戍開平衛累功擢都指揮司知寄祿府軍前衛成化丙戌以老謝事公代爲指揮使辛卯征北虜以功擢署都指揮僉事用薦領十二營號令尋統五軍右掖戊戌勅克右叅將分守賜和庚子與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辛丑以黑獻徵錄

卷之五

李有

山墩功進都指揮使壬寅以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癸卯虜酋亦恩馬因大舉入寇分兵三千守懷仁賊逼下米莊中軍失利公還兵內援夜忽直賊營時賊乘勝勢甚銳公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衆爭奮無不一當百銳聲齊發呼聲震天地賊少良久又突入短兵接公臂中流矢即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與其子鵬及死士數輩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錄公功進都督僉事甲辰改元克總兵官鎮代州兼督鴈門三

關弘治甲申移鎮陝西庚寅命克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甫一歲議修邊備爲久遠計偶得疾名諸子曰吾生獲佩印分圖分已足無所復望獨未嘗大破醜虜爲朝廷報抱恨死矣瞑目絕忽大呼曰好殺好殺遂瞑是爲辛亥七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二公負氣蒞事斬斬尤精騎射知兵習戰近時論邊將者必指屈焉葬都城東其名曰魏村社之原

卷之百八

七

中府都督僉事都勝傳

陳 鎬

都勝字廷美其先河間寧津人父忠以蔭改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生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與儒素等江東名士樂與之遊守備大臣聞之俾守上元門有以私貸屬者立寘于法衆益賢之遷大教場管軍操備天順己卯委把總舍人營甲申改總小教場步隊中軍成化乙酉改都總大教場馬隊是年冬改都總操江擒獲鹽徒劉奮子丙戌漕運總兵奏委把總南京漕運典革利弊軍便事集丁亥用大臣薦陞都指揮僉事戊子奉勅守備儀真軍務嚴整盜賊獻徵錄卷之百八
屏息而廉慎詳密百廢具舉真民畏愛之壬辰奉勅兼管揚州高郵地方癸巳春鹽徒金藩等犯嘉定上海奉勅兼管備倭賊徒聞之散去是年冬賊徒復乘巨艦數百欲犯江陰率衆捕獲之俘獻于朝丁酉年漕運總兵平江伯陳公薦勝奉勅克叅將協同漕運仍鎮守淮安地方乙巳山陝饑奉勅運米百萬餘石往濟之是年平江內擢丙午都督王信卒兵部奏勝代之奉勅陞署都指揮使挂印克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淮安丁未冬陞都督僉事銓註中府屢疏乞休致不許優荅之弘治甲寅懇乞骸骨以南京前府

帶俸閒住在官五十七年所在熱心著聲績爲時名臣
已未冬卒于家賜祭葬如例勝居官廉潔臨事恪慎
歷官六十餘年自奉甚儉人以其日食豆腐一味往
往以都豆腐稱之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二十八

石軍都督府僉事彭倫傳

彭倫永定衛指揮爲人多謀略率先計後戰成化二
年茅坪苗叛倫守備清浪總兵李震檄倫討之十一
月進至天柱其天堂諸苗皆詣倫降進攻茅坪拔其
寨爲營壘分兵沿江諸小寨次日連攻赤溪架直黃
蜂等寨皆捷前後斬首七十七級生擒四十三人引
還三年春銅鼓苗叛倫會諸軍夾攻天堂黃栢等寨
破之斬首五十級生擒四十人并獲牛馬以歸二月
至自銅鼓邏者報苗出沒西溪高寨諸處倫按狀得
實卽令指揮王雄哨段家屯錢宗玉哨龍塘鐵堅出
龍塘與錢宗玉會賊驚曰彭家軍四面至矣遂遁去
賊復出窺貢溪倫軍邀擊之賊敗斬獲甚衆初倫從
總兵趙輔破兩廣賊有功至是陞都指揮使仍守清
浪五年天柱浦洞浪江本界屢有警倫命指揮江果
次黔陽安江金祥出辰溪淑浦尹昶出鎮遠馬場與
守備永定平蠻大勝等堡指揮朱海等合仍令沅州
衛操軍馬以爲應援賊聞不敢出四月賊入乾溪
長衝殺人奪牛畜報至會鎮遠府通判陽裕起集甲
水施乘民兵次松明自率指揮尹昶等繼至時賊方
聯舟洪江有所營爲聞官軍大至窮蹙請遷所虜牛

畜與盟而退倫以叩水等處賊入境輒因各寨不即
遮格以致滋蔓乃檄所司曰凡賊入境諸司能獲一
人者重賞其有不卽遮格致誤地方者當置諸法於
是諸司各勅所屬凡遇生苗入境皆緝至帳十一日
就教場盛陳兵衛令所部目把人等來引前所縛苗
審曰某人入吾境殺某人某人入吾境掠某人牛畜當
死衆曰然卽置之竿頭令騎士交射殺之復割裂肢
體置大鑊中烹熟令壯士啖之衆苗皆股慄復引審
曰果故違軍禁入境罪亦當死苗叩首請命衆救解
之因令截耳鼻使去曰以此爲識再來吾不活汝矣

廉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因勅諸寨分各樹界牌自是衆苗轉相告戒不敢犯
界六年詔以倫充叅將倫益盡心邊事謂雲貴以鎮
遠爲門戶鎮遠以叩水爲襟喉乃修築蕩洞堡以保
居民復築硃砂平陽關口羊兒四堡以分遏諸苗來
路及衛堡城垣單薄皆令增高益厚償移文湖藩務
足三年糧軍不足乃選屯種及在衛餘丁幫補操習
器械未修令軍士歇班買辦及自出新樣令依式爲
之一時軍容大興十一年妖賊石全州詐稱明王子
奔潛入綏洞號召古州人萬諸爲逆而一時洪江甘
蒙龍阿龍俸皆應之宣言往南京卽王位遂將以

吉倫遣人候得要領知全州某日自綏洞入鬼農寨
審衆密遣指揮鐵堅督浦洞土官楊王宜設伏蝦蟆
塘以待獲全州焉并搜獲其妻孥及所造妖書旗印
上之地方以寧十二年春古州苗糾洪江甘蒙諸苗
以取明王爲言期先破浦洞北出沅州居民驚皆擔
家內徙三月賊攻浦洞不克明宣言出鎮遠鎮遠告
急倫命各指揮領軍分布要害荀文尹和駐叩水許
瑾史忠及鎮遠推官楊忠駐得明陶侃駐八弓張英
與張官舍人何瑜駐金浦自統人馬駐關口以當賊
衝賊果出鎮遠英與倫兵寡自設伏待之大戰乘賊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遂北斬首六十級其餘墮崖壑死者無算未幾叩水
十四寨張家苗老革墮等偕號候土糾洪江生苗謀
奪軍民田地倫曰地方所繫也不可不審爲之計乃
議出軍滅之命指揮鄭恂等分五哨土官楊忠等皆
率土兵以從軍發雨下如注倫曰賊必以爲不出急
攻可得意也於是刻期並進四面夾攻就陣生擒苗
老革墮并男婦二百五十餘口餘匪崖壑并搜捕斬
之遂平張家苗全軍而歸時天柱苗叛勢尤猖獗平
蠻將軍李震移文請合軍進討倫率所領馬捕官軍
并召諸土兵應之九月軍出叩水江頭諸熟苗驚疑

欲避去倫與僉事李晃計曰苗避必助賊爲變因

之曰軍討叛者非討歸順者汝熟苗宜自安苗乃止

時天堂小坪諸苗皆請降倫聽之十月軍至天柱甫

連日不止軍不果進靖州參將高瑞駐遠口見賊勢

盛造入趨倫倫夜赴之江暴漲不可渡因隔江舉炮

鳴金鼓以應之賊聞之氣奪遠口軍亦安次日倫取

徑路出賊背後布營賊占高山倫率官軍即攻之賊

敗走倫渡江擒賊巢穴賊取棘刺遮道官軍排之而

入與賊鬪又敗之擒獲男婦三百餘口牛羊牴畜無

數時左哨軍循地路進倫獨以右哨當之倫告諸部

獻徵錄 卷之十 三十一

將曰今賊巢已破乘勝攻白崖塘特易耳白崖塘者

崖石萬仞下臨深江苗寨號稱絕險國初累攻不

下乃會左哨軍同進偶得樵者示徑路官軍就夜攀

緣而上及旦布滿山顛砲聲四發賊倉皇驚潰官軍

追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男女二千五百有奇益自

用兵以來未見全捷如是者也初臻剖六洞苗占然

苗田不認納糧馬有司莫敢誰何倫謂白崖塘既破

六洞苗皆震恐遣指揮張英往諭之果請納糧馬不

秋糧一百四十石馬三十匹是年陞右軍都督

府僉事克恭前弘治元年移鎮貴州兼提督平

清等處四年倫年餘七十數日功成身退時以天道

吾何求哉遂上疏乞骸骨詔許之以原官致仕歸卒

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銘

銘 程敏政

弘治甲寅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後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李公卒于家計聞上爲之悼惜命禮部諭祭工

部營墳京府給齋糧麻布如制公諱銘字目新世居

山東鄒平之醴泉鄉曾大父士成贈武略將軍管軍

副千戶妣柴氏贈宜人夫父子祥以布衣從文廟

靖內難授武功中衛副千戶父海嗣武成後衛副千

戶並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

妣劉氏妣邢氏並贈夫人公生四歲而孤邢夫人爲

獻徵錄 卷之十 三十一

請世祿挈歸鄒平教育之至正統己未始上京師嗣

父職時公年踰弱冠卽負氣侃侃日從人習騎射讀

書史思元其宗正統己巳虜入寇都城公從大將軍

拒戰德勝關陞正千戶景泰庚午從追虜于大同時

白馬城及雷公山虜騎蔽野衆莫敢擾公與偏師轉

戰不憚至代州復遇賊先登陷陣還論功陞指揮僉

事居久之用薦蒞衛事兼練士京營以勤恪聞天順

辛巳秋逆欽犯關勢張甚公時隸五軍急號召所部

士夜詣總戎者分道與戰斬其黨賊就戮陞指揮同

知成化丙戌舉將才公在選中陞署指揮使川貴山

都掌蠻亂久不下朝廷大發兵擊之軍畢節而蜀公
為賊沮于瀘江不克進公冒險往迎之軍大振復日
率一軍入揭大穴塘連破之燔其寨數十遂抵大壩
大壩者賊巢在焉由是諸蠻悉平公勞居多會有妒
其功者僅實授指揮使已丑夏從西征獨將三千人
為前行破虜雙山堡又追敗之千開荒川還所掠丁
男生口甚眾陞都指揮僉事辛卯冬克右叅將分守
燕河營諸處居八年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
總兵官鎮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薊東北重鎮亭障久
多廢不治公歲加修塞刻峻險踰數百里屹成巨
獻徵錄 卷之五

三十四

防而喜峰口者朵顏貢道也既入墳山關猶俾露宿
殊失采遠之義公為造大屋三十八楹以居虜使又
立墩臺築石垣五百丈以謹防戍督民耕邊田采野
食以備荒選精卒躬團練之以備戰又以其餘力祠
名臣以勸有功置戎醫以濟病一方戴之若父母而
公自以年至請罷 上知公先朝宿將慰留之又五
年用 建儲恩實授都督僉事賜誥追贈二代公復
上章懇辭始獲還京師時弘治壬子也公早失怙
人極孝謹居喪哀毀嘗請于朝乞解官持服不果行
性不嗜酒與人相飲者儒生而飲軍旅整不可已所
至有功同貽列校校尉武者克其歸率自以爲不反
獻諸子諱諱以詩書戶統緒之習公卒年七十有二

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景麓
銘 程敏政

公諱景字明遠其先起西陲自宋元來世有西寧之
地至公祖南哥當 國朝混一初首率衆內附 太
祖高皇帝嘉其誠俾同知西寧州歷官西寧衛指揮
僉事父英嗣其官事 太宗文皇帝屢從征伐以功
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寧伯
母夏氏封會寧伯夫人初會寧公為將有威名坐累
失爵而卒公年甫十二母夫人上書愬其功 英宗
皇帝惻然念之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未幾有詔錄
獻徵錄 卷之五

三十五

勲臣後復進都指揮使 憲宗純皇帝即位之明年
舉將才尚書姚文敏公以公名上進左軍都督府署
都督僉事分練五軍營尋用兵部言蒞右軍都督府
事是歲秋大閱立團營十二又頒振威管公文在散
地一日被廷薦受 簡知於士馬訓習戎務張弛殫
厥心力聲稱翕然庚寅歲侵畿內盜起詔侍郎葉文
莊公等三人往綏輯之癸巳監修禁城已亥督治盧
溝河決而山後以回祿變告勢及 四陵復詔公發
傍近兵撲之公每受命寢食不遑務竣事乃已而
先帝亦賜賚優渥同官者不及也庚子中貴人汪直

來監十二營奏罷公仍分練左掖軍又用中貴人張敏言罷之而尚書余忠肅公言公可用乃公練神機營公上疏請罷不許乙巳請告展墓許之公至西寧治別墅自號松巖拙吏思終老焉逾年不至詔兵部檄陝西守臣從公始入朝今上皇帝嗣位初再上疏請罷亦不許壬子用建儲恩實授都督僉事而公已抱疾不可出矣癸丑夏五月卒于正寢計聞上悼惜賜棺槨齋糧麻布遣官論祭者再凡一切葬事悉從官給臨壙暮年及再蒞詔亦遣使祭焉公為人傳晤沉著讀書尤工筆札所交一時名

獻徵錄

卷之八百八

三十七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挂印克總兵官

安神道碑

正德戊寅二月甲子公既卒於大同致政之私第其子副總兵協同鎮守大同都指揮同知輒輓大同左衛右所正千戶輒將葬公于郡城窯子岡祖塋之次公諱安字定之姓張氏直隸和州人高祖興累從高皇帝征伐授大同左衛百戶曾祖考政祖考源正千戶考英指揮同知後以公貴推恩三代考俱贈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公於成化某年以神木等處功陞指揮使再以前威寧海子功陞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又以前大同左衛地方功陞都指揮同知加都指揮使弘治己酉改守備朔州又守備天城庚戌奉勅克大同遊擊將軍乙卯克副總兵協守寧夏從賀蘭山境搗虜陞都督僉事挂靖虜副將軍印再挂鎮西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守延綏屢有白金文騎蟒衣之賜正德戊辰以寧夏有警挂征西將軍印已巳以大同有警復挂征西前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其地庚午巳年踰六十疏乞休致既得請遂優遊林下垂十年而始卒距其生正統甲子享年七十有五洪惟我國家右文尚武守在四夷至西北二邊選

獻徵錄

卷之八百八

三十七

用將帥尤難其人有如公者生長代北天資凝
傳輜略才兼智勇結髮與虜人戰常衣皂甲乘黑馬
執鐵簡出入敵陣往來如飛人以張翼德尉遲敬德
比之尤能簡練士卒知幾料敵自偏裨至鎮將四五
十年間大小數十餘戰未嘗敗北前後巡撫總制多
以可大用薦之太司馬馬公以為天下鎮將第一我
孝皇尤喜任之我 皇上以來方以邊事倚重公
而公則引躬求退矣豈不惜哉然公遺績在邊陲勳
名在國史餘慶在其子若孫今觀身自積功歷陞副
將卓有令望足絕前烈他日兄弟所樹立皆未可量
也豈非忠孝之報也哉公計聞 上悼念不已賜
賚糧五十石麻布五十疋命工部如例治葬事自聞
喪至周年遣官諭祭者五稽之故襄尚當有崇報之
典云

副總兵部督會事為慎傳

馮慎正德七年三月以追賊死河南賊自西平之敗
由上蔡商水走巡撫都御史鄧璋等徃於一勝遇故
軍朝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以勢復猖獗攻鄧陵
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
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反之無復部賊乘我軍饑罷
率眾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慎及副總兵時源
參將神周方列陣而恭將姚信所部京軍馳援慎則
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眾突至慎下馬力戰死焉事
聞兵部劾奏璋等偵軍失將俱宜重治詔停璋等
戴罪殺賊源周輔信并紀功御史雷宗階降劾以
俾國後功既而給事中吳玉榮復劾信罪乃併停
俸而贈慎洛南伯并賜謚祭葬予大金襲陞都督
事慎舒城縣人由綏德衛軍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克
奉將分守寧夏西路真鑄之變慎及協守孫隆等疏
奏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比以勦賊徵至河間
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
重追奔數十里遂大勝斬獲數百人尋論功陞都督
僉事是役也特以援援勿繼遂遇害明年是日慎
卒又明年是日亦如之慎人乃往伊府奏聞初力河
事慎每午以是日致祭慎忠勇過人第一副名將也

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西溪劉八

淮基志

淮

公諱淮字潛之號夢山山西太原代州之崞縣人洪

武間高祖曰劉晉者劉氏家世自朝公始朝

累功陞本衛指揮僉事太監劉氏家世自朝公始朝

生輝鐸生西溪公成化間以討武累任守備配楊氏

封贈皆如千官卒時公年纔九歲家月壁立楊脫簪

理爲公膏人費命盡見八程少尹循循如書生楊嘗

撫之曰劉氏一氣之變引于鈞幸汝少樹立不替朝

野之傳即吾舍笑人地矣言既衣盡沾公亦跪泣不

獻敬錄 卷之一百八 四十一

能仰視乃益自刻勵嘗曰大丈夫不章大武不劔吾知

所以乃遂爲以道取矣以文經武之學成化庚子襲

蔭張中丞一見奇之遣入學官由是學益邃博弘治

壬子始弱冠即爲中丞保新張公綜理嚴武備大修

甲子轉守懷來城時中丞馬公中錫以懷來爲路衝

宿需咸索之丁公曰無爲免我清白守也遂以官銀

三百兩給公使其見知當道如此乙丑歲適中路葛

峪守坐邊中守居未幾擢本鎮西路分守一時思感

泣者雖中丞亦泣懷來少許可每器重公逢人即

曰我劉某云正德丙寅縣制憲劉公謂爲陞府路

泰將丁卯陞宣府副總兵 上賜飛魚一襲時龍門

所虜酋花當久肆倣犯公奮兵勦之捷報 上嘉悅

進級賜金幣庚午註中府都督僉事御勅佩鎮朔將

軍印鎮宣府以貌馭得宜地方寧謐賜勅獎諭及蟒

衣金幣士申給二品誥命追贈其三代乙亥取回京

管耀武營賜斗牛紗羅衣各一襲環絛有差尋克團

營東官廳左叅將時 武皇帝幸邊邊將輩競起取

寵公獨被抑謙退 上亦整容待之謂爲劉夫子云

庚辰歲 武皇帝升遐向競進將輩咸置之理 太

皇后與顧命大臣以公不附權幸命視西直阜城門

獻敬錄 卷之一百八 四十一

慰以溫旨辛巳 今上踐阼命鎮守關陝註右府都

督僉事克總兵官賜制勅符驗金幣鎮陝一年虜無

暴侵人有寧宇常祿之外諸凡悉裁之壬午懇辭歸

宣總制兵部尚書李公鉞以金幣三百餽贐公公辭

謝之一無所受後總制尚書楊公一清巡撫中丞劉

公源清及兩京科道官謂公歲老猷壯不宜遽退起

取管揚威營提督巡捕京城庚寅歲又註左軍都督

僉事勅鎮守遼東賜制勅公幣在遼六年招徠夷落

振作軍威地方爲之一清建州被虜者流移高麗王

給衣食驛歸公嘉之以文 上勅厚賚國王王感之

因非劉太師 上何以知其化被遠人如此明乎

引年辭 上溫青甯之璫之撫巡及文武致政士大

夫在京國子生進貢夷人悉具通狀留之以故不獲

歸未幾有軍變窘辱撫臺公至處分乃止遂人非公

中處則禍變將不止雲中矣後公惟自勅自訟人有

稱公功者曰兵士若是撫臣若是而謂某之功也其

謙抑引咎類如此歸宜尚康健優游林下者且餘十

年課子弄孫日宴如也已亥秋余自水部歸田得廁

公杯盃几杖者復年餘辛丑秋而公且臥病矣公自

少至壯老室無女侍寢疾時惟胡夫人視湯藥夜不

厭徵錄 卷之十 申年

解衣者凡二年然亦日就羸弱公泣謝曰老妻服勞

若此何以報之我死後幸無作佛事楫兒幸忠孝清

白諸孫無廢耕讀足矣言畢而逝嗚呼痛哉

驍騎將軍南京右都督府都督僉事楊公

墓志銘

陳沂

公諱銳字進之姓楊氏其先徐之蕭縣人有諱某者

從 高皇帝龍興有翊戴功官累至指揮僉事至曾

祖某於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璣

嗣其官掌小軍管母丁氏成化辛卯正月十七日生

公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

營正德元年丙寅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

新二年丁卯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

承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月己巳總江西十

秋徵錄 卷之十 申年

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

八年癸酉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

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

九年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

公曰江賊奚恐可患者豫幸耳意指寧濠又謂九江

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

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

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

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

上十一年丙子與臺院密議其食饒皖城周成中多

浚井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于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听爲鉤距所破船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名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醜顏爲得言乎吾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四四

敵樓數仍向賊有甲冑者出關楯外持鉤援大呼公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听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日暮甚憊力憊夜解睡去公墓善泗者數人於船中聞鼙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

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听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立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克恭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以嘉其忠慈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辛巳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壬午僉書府獻徵錄

卷之一百八

四四

事掌伸威軍管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諸授驃騎將軍四年乙酉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丙戌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己丑制下白麻授公爲總兵官鎮守遼東挂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恩奮明年庚寅改漕運總兵官挂漕運印兼鎮守淮安尋處地方明年辛卯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壬辰八月十日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削平之人可謂有社稷之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官都御史張公文輝王等見皆遇

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耶終商牖下復何憾哉公自
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需衣爲
葬比之古名將不待論功而已余書寄之口但求無
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良友銳可爲無
過矣公家居孝友視弟之遺孤無異已出處故舊常
失於厚輒窮極難之事不可具悉

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公重神道碑

楊麒

公諱璽字廷守省齊其別號也先世山後會州右族
始祖十八公洪武間從戎陣亡高祖通從靖難師有
功授義勇左衛指揮同知曾祖真始改南京龍驤衛
相繼歿於陣以祖傳病廢未及請功考武號雪亭博
雅閑將略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孫妣黃繼王皆贈
夫人公生四旬而喪妣外祖父憐而育之七歲歸省
卽依依雪亭公無去志人皆異之既長克盡孝道王
歿繼卽待公甚嚴公能使底豫幼篤志業儒年十六
歲授縣學訓導之職公能其卷以高科期之屢舉不第適
提學御史陳公琳閱其卷以高科期之屢舉不第適
雪亭公早世乃承廕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
未幾遷檄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謹之無不肅然大
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焯咸重之薦陞南京旗手
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
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州
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
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
得公之賢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
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

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見者越歲不克完
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威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
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盧公應期知公
公明每屬疑獄多房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恤軍
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究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
所冊之扛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
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也時公祿入猶
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
聲名日起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
聞之朝廷云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雅重

蘇敬錄

卷之十

四八

之奏取謂奉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克恭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
等疏皆議行言官又極言論薦奉制勅陞署都督僉
事挂印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益竭忠盡
乃恭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解軍政明漕
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浚以濟糧運拆兌山縣糧
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患淮揚
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
以旌之隨遇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卽具疏乞休合
屬狀雷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雷再疏遂

改命南京前督府事南道復薦乃取僉北後府事
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克
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於勢要愈
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
卷而已家居閉門却掃圖書左右丁未詔復起公而
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請公皆
力辭之少事雪亭公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於嘔
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愈已子官雖廉歲時必拍俸
以朝親黨此皆人所難者至于卻舊屬之金于暮夜
獻徵錄

卷之十

四九

之問還以友之寄于十年之後皆其人自暴諸人者
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往往出
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
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及暮無情容余六
月拜公猶坐語池亭臺臺皆國家大計甫兩月而
以計聞嗚呼痛哉謹次公之大者表諸貞石

昭德錄序略

于 暉

始予友公於江閩觀公面貌削無渥顏聳肩敵服類
寒士及聽其言也壘壘纒纒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
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

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其私提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范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而謂而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惡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計中庸欠身欲起辭同齊踊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慙于特悚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於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重得人因憶正德獻徵錄

卷之八

五十一

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通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絲以禦嚴寒悉力綜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姦用事率以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置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抬權姦很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即殺汝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輩後必有能辨之者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惡而遽然終亦不能害公嗚呼此何異心雄萬夫云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覿創無涯顏登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

運困其有蘇乎

祈慕編

公宇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犖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閩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迎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友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固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爲欲得公位者嫉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與服稍踰昔獻徵錄

卷之八

五十一

疏乃謂其昔稱青萊劉今爲黃金聖人多寃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憂撫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養丹青麟閣

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王公紀墓志銘

公諱縉字朝儀其先廬陵著姓高祖用曾祖頌並西
安後衛百戶祖壁考領並副千戶遂世襲關中鎮忠
勇選倫致命剿楚公以曼倩學劍之年承勾踐納官
之典爛其熊繡突而鷹揚嘉靖六年歲在丁亥賊虜
白羊嶺稍遷正千戶戊子慶青沙峴庚寅破若龍寨
並捷進指揮僉事甲午戰清水河丁酉援柳樹營積
功遷固原守備旋進都指揮僉事兄右叅將分守延
綏己亥伏京水灣庚子攻孟家塔椿高松樹押神木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五十二

山殊庸歷懋權副總兵協守延綏辛丑承本兵撤批
山西虜率族風從不陣而馳東絕大河逆虜授首摧
堅擊瑕斬酋越等獻捷音於在津錫金繒於轅門王
寅再戰介休功與前埒唱凱言旋假握帥印打威武
堡搏定邊營虜愴疲稜喙息而駝便著再貢闕外益
光癸卯進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鎮守陝西地方
露布展開太常載紀於是實授都督僉事給以綸詰
元配吳氏獲封夫人丁未拜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
寧夏方冀永典巨鎮穆爲長城而以義渠之勳坐剔
虎鈕角巾私第不怨不尤時宜嘉賓優游宴喜歲畏

戊夏六月二十有七日未疾弗瘳大命云絕享年五
十有九嗚呼王公雅操寬中識局朗濬在金浴鐵逾
四十年北禦狼裔西拒犬戎大戰十數小戰數十獲
虜之數至于二百牛馬器甲蓋無算焉進律登壇計
功而得匪冒濫也一值債蹟遂從吏議爲法受惡口
經辨言豈不惻惻君子哉余切比隣頗稔風采錄其
功行撰此志文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五十二

伯兄都督食事堪行狀

孫陞

伯兄諱堪字志健伯泉其號上世睦州人也後唐明宗時有諱岳者爲三司使兼招討大將軍卒葬餘姚孫氏遂爲餘姚人至七世孫諱應時者登宋淳熙未進士歷任通判邵武軍東南學者宗之稱燭湖先生與晦菴朱子友善鄉人稱吾宗爲燭湖孫氏元末有爲山陰教諭諱原彝者續燭湖先生之緒入我朝族屬漸繁世居湖東方十里許無他姓相禱云高祖諱銳以長子泌貴封監察御史曾祖諱溥隱居不仕祖諱新仕爲鄭州通運所大使曾祖暨祖俱以先

獻教錄

卷之十

五十四

忠烈公恩贈禮部尚書曾祖妣祖妣俱贈夫人先公諱燧配先夫人楊氏生三子伯兄暨仲兄堉不肖陞也伯兄幼以孝聞讀書質穎過人弱冠補學官弟子工舉子業乃又善爲古文詞一時文士皆避弗敢與竝又有臂力善騎射鄉里長老見者輒稱孫伯子文武才期以遠到焉正德中先公自河南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過錢塘遣先夫人歸姚而獨往蒞任歲已卯宸濠反先公以罵賊不屈仗節聲傳至浙吾兄弟叩地號天五內崩裂既爲位奠哭伯兄誓操刃赴難不與賊俱生時伯兄由金華間道徒跣以

獻教錄

卷之十

五十五

行仲兄暨陞請偕行伯兄曰母夫人哀苦甚憊雨弟且留閱數日慰告母夫人竟亦行矣伯兄至江西時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公守仁吉安太守伍君文定率兵勤王逆濠已就檻車乃詣先公殯所首觸地悲哀慟哭已乃更治棺殮見先公面顏若生又大慟絕而復甦耳遂贈乃與仲兄暨陞扶柩還鄉入中堂朝夕泣奠如禮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展錄先公今上御極首褒先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遣工部進士季翔治葬乃葬先公慈水龍山之陽伯兄結廬墓側蔬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

事所至勵清操恤下士刈宿弊振官常聲譽赫然
成秋虜酋大入爲患左都督陸公炳言強弩之利因
表伯兄教弩京營伯兄疏陳製弩用弩之法千餘言
得俞旨訓練萬人驗年而藝成又博采古人已試
成績名曰弩考其蒞事精數如此當是時仲兄貢春
官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歷尚寶卿陞舉進士謚等
詞林歷今官共迎先夫人就養京邸者一千餘年伯
兄每退食率仲兄暨陞承顏膝下呼諸孫前戲爲娛
獨居輒追憶先公便咽廢食枕席有淚痕然弗敢使
先夫人知也遇忌日先夫人哀弗能禁則舉家素服
獻敬錄 卷之百八 五十七

聚哭以爲常伯兄天性剛嚴至奉先夫人聲采色愉
惴惴焉慮有不勝久之益弗解癸丑四月先夫人遺
疾是時仲兄以展墓先歸惟伯兄暨陞在侍伯兄不
解衣不寐曉夙夜躬進湯藥五月五日先夫人長逝
伯兄慟哭疏食水飲一如喪先公時益年既七十餘
矣親友勸以節哀從禮弗聽乃陞朝夕與同寢處食
飲又弗敢勸也伯兄疏乞休致葬母上許之賜給
驛扶柩而南次淮口仲兄奔計自故鄉來哭舟中見
伯兄毀瘠不支然猶淚中吟泉哀若匍匐薦几寢謂
先夫人不嘗茲味者積有歲年悲感益甚奄奄抵杭

城北竟以絕粒終于先夫人柩側是歲九月十五日
也訣無他詞惟云曩事有兩弟在吾從先人游地下
足矣嗚呼痛哉前一夕有巨石墜河犀舟皆撼杭人
傳語歎異及聞伯兄之變識者知爲星殞云錦衣衛
署指揮同知鉅疏聞詔贈都督同知賜祭二壇仍許
鉅還鄉葬父蓋異數也伯兄洞究韜略諳九邊地形
京中諸閫帥過詢山川險易屯戍犄角之勢伯兄指
畫論議悉中肯綮相與歎服而退發爲詩文詞確意
高有闢世教匪徒藻飾爲工凡天文地理律曆醫卜
諸技藝皆所旁通謂古之名人未有遺小物枯聞見
獻敬錄 卷之百八 五十七

而能適於用者亦其心計精力優爲之爾又工繪事
爲薦紳大夫所珍慕然實籍此爲終天之恨有所托
焉而非其志也爲人正直端方畫地而蹈人不敢干
以私與人交勸善規過無隱人咸敬信每祭祀齋沐
將事鞠躬屏息如而祖先治家誠于弟甚嚴乃于弟
事之惟謹素行可質神明孝尤顯著論祭文略曰始
以痛父危難而捐軀莫及耳遂失聰茲復哀母劬勞
而扶輓過傷身因殞絕秉忠篤孝齊美象賢宜錫褒
崇風示閭里聖明開舉祭之矣吾鄉雖三尺童子
無弗稱伯兄孝者巡按浙江御史趙君炳然行部至
杭承伯兄論特斷于朝陞日孝行之門伯兄
生或化上黃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二

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公事山西副總兵田公世

成墓志銘

朱睦㮮

公姓田氏諱世威字維揚其先諱榮者龍門人父
皇帝時以功累遷宣武衛正千戶榮生福福生銳銳
生治治生秀秀乃公父也浩秀以公貴俱贈驛騎將
軍都督僉事公生而剛毅有智數弱冠補開封學
生累試不第嘉靖壬辰襲正千戶乙未武舉中式授
宣武衛署指揮同知癸卯陞江北運糧把總坐乘輿
調延安衛丙午六月總督侍郎曾公鉉檄委巡邊以
功賜金褒獎丁未陞固原守備復陞都指揮僉事分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守寧夏西路是時曾公經理河套大功垂成大學士
嚴公嵩忌之嗾仇鸞論奏曾戮於市公坐以曾議謫
戍開平庚戌大虜入寇城下大司馬徵詣京師及虜
退咨送尚書史公道賀畫馬市市成陞永寧守備癸
丑復陞宣府遊擊將軍七月虜酋俺答侵紫荆關曾
府調公過截二十五日與虜遇于廣昌金家井公誓
于衆曰今日之戰若不戮力必爲蓋粉爾不見諸營
屢北之驗乎衆皆奮勇而前公左脅中矢容不動猶
鼓之進擒酋首吉脫蘭斬獲二十三級奪大轟一竿
馬二十七匹明日追虜至蔚州薄家莊及沙武堡

日斬獲亦衆九月擢右參將分守宣府南路
宣府左參將分守宣府東路值屬夷花當都督求和
督府尚書蘇公祐意不決召公問公曰和之利有三
便耕獲通商買保 陵寢督府以公議上詔許之六
月陞副總兵協守宣府十二月屬夷復叛遠近警
公謂其故往撫之夷遂帖服乙卯正月俺答犯龍門
公督衆往禦至板搭峪設伏邀擊死傷甚衆虜退歸
二月復至公擣總兵事帥部將前後斬獲百餘級
三月虜去龍門犯萬全右衛督府以兵五千檄公會
四月朔戰于馬蓮堡蕭中左足明日累瘡復戰虜遂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敗驅之出塞已而虜復入甯且久大小戰五十餘次
斬捕首虜數百人我軍戰死相當七月公晉左副總
兵協同鎮守大同八月俺答以數入不得利帥黃白
吉二十萬衆復犯山西督府調諸路兵往援公則管
于朔州南川前寨後寨柳溝杏園等地數與虜戰斬
獲四百餘級奪歸牛馬人口無算明年虜犯懷仁等
縣公且戰且守捕逆寇張邦奇斬首錫服以功先
後凡晉四級皆異數云是年十二月虜圍大同右衛
久其地頗爲蹂躪及圍解公坐免居無何都察院左
都御史潘公思疏薦于朝庚申詔起公以右參將分

守山西西路辛酉五月首脫帥衆侵偏頭關
偵有備不敢掠公又智果前鋒二首陷取馬七匹虜
討神異遂遁去十三日老營堡兵變焚燒縣宇殺戮
官民公單騎入晉諭以禍福堡兵羅拜乃捕叛首四
人撫輯逆黨七百餘人其地遂寧十一月總督侍郎
李公文進以公才堪重寄薦改大同提督戰車明年
遷右副總兵鎮守甘肅甲子以親老乞歸養歸未踰
月復起右副總兵分守延綏西路十二月虜寇瓦查
果公一鼓而捷奪獲駝馬五百有奇明年晉驃騎將
軍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克神機營副將六月給
獻徵錄
卷之百八
六十
授誥命八月坐病免丙寅以大司馬薦起補山西副
總兵隆慶改元虜陷石州初公至任憤武備不振上
禦虜三十二事語頗激切當事者不悅至是坐觀望
不救繫詔獄三年己巳秋上物色才勇之士左右
以公官特降旨赦出給事軍門是時上銳意邊防
紀律嚴整俺答懷畏款關求貢上不許俺答以其
孫那吉入質亦不許先是逆寇趙全等十三人屢寇
總督王公崇古欲得之使公詣虜管喻意俺答縛全
等以歸督府獻俘闕下莊皇帝大悅封俺答爲順
義王那吉都指揮使許其歲貢王公陞兵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王公奏謝且薦公虜情夙諳智慮周詳
獲攻陷之渠魁足雪軍民之讐恨及查今春世威宣
鎮督兵親斬一級部下斬獲二十七級已經覈實併
願錄叙復其祖職以示優勸制報可六年督府奏
老虜王斯議馬價綜理互市應酬諸夷事竣督府疏
稱公屢與諸酋定議卒致四市一體萬虜同視華夷
交歡公私兼濟上得疏以公分領總督宣大標下
右掖兵馬遊擊將軍督府又請上特改以都指揮
僉事管中軍事今年夏公以病卒太保王公臨哭甚
哀且爲經理喪事遣官護送歸葬
獻徵錄
卷之百八
六十

鎮朔將軍鎮守宣府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趙公崇璧墓志銘

平慎行

今世家名將益多出西北邊云鄒魯間故少談兵即起自尺籍終不大顯惟趙將軍父子功名甚著趙將軍者諱崇璧字國璋充之濟寧人也父曰白樓公以指揮起行間當 廟主帝時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宣府而將軍襲父官起事 今上亦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宜其宜府父子皆名將也白樓公為人狀貌魁梧髯垂及腹而將軍頰面隆準音吐如鐘頗然修飾其在班列無與齊眉白樓公御士嚴有紀律而將軍沈警寬

墓誌銘

卷之七

本

博得主心白樓公有才數而將軍用誠長者名然其康而好施則父子一也先世居魚臺六世祖榮洪武中從軍籍彭城衛榮生忠永樂中從靖難為副千戶籍濟寧衛忠生勝正統己巳入衛擢指揮僉事勝生雄雄生祿俱世其官祿生卿即白樓公白樓公配張夫人舉三子矣已而生將軍將軍甫六七歲器度老成嘻笑多驚人語嘗羅篋為城斬竹為戟分立羣兒揮之左右如肄鶴列白樓公奇之及長好讀故記多所通曉亦善道說即經生談士莫窮其辨白樓公既老家居二子皆蚤卒而將軍齒亦長嘗承父爵以獨

墓誌銘

卷之七

本

子奉晨昏不忍去白樓公力趣之乃行里丈人或為當路欲介書遊其名將軍謝曰辱丈人念甚厚第七方出門未有尺寸効輒從長者求之即幸而試右非所願也里丈人益重之既襲為指揮僉事屬有河工以將軍為植所築堤堰視他校獨完由是知名檄掌衛築益能其官擢為都指揮僉事諸六郡士戍薊門以勞受賞再擢中留都守正調萬全都司居一年陞大同平虜右叅將又六年陞協守山西副總兵官駐老營堡又四年名入為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內外巡捕會大慶覃恩特予實授封驃騎將軍大父父咸贈如將軍官大母母咸贈夫人又三年宣府大將缺廷推將軍賜璽書遣焉至則徧閱諸屯堡部裨將修舉日夜行視不避風雨以是勞瘁踰一年所即病而會 上謁山陵與疾提兵入衛至懷來益困疏乞骸骨溫旨慰留不許後三月又上疏請上憫之賜乘傳歸而將軍不起矣將軍兩世在北邊垂數十年邊人德之及卒一軍將吏皆為流涕齊上父老以為白樓公父子賢有士風然皆無後相與累歎悲之將軍為將善撫士卒與同甘苦而行法無所曲貸故所新建修舉皆精堅有法可垂永久共守衛

第也嘗核逸卒主名以所屯田出租取代更馬所事
舟無後至而逸者亦復其戍薊門建敵臺三第爲上
土其參將大同修石城五墾荒田二千餘頃造甲三
千其協守山西修石城一造甲二千至鎮上谷所修
營金泉而未以奏功以沒會貢市告成有詔故將軍
崇璧久勞苦邊其令守臣往祭賜金以葬蓋異數也
白樓公歷將四鎮最後雲中罷而餘田租八百金封
志之帑歸則甚貧沒無以葬及將軍仕二十年居多
膏腴竟亦無所漁獵或謂將軍少自潤爲家門計將
軍嘆曰世皆知先將軍不名一錢令兒子墮家聲何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六十四

顏上先人冢乎故將軍再世貴益貧然其仕長安傾
身結客至掃門爲具祿入不給以是名成爲大將及
病且死盡以所餘器服散與故人及門下而以後事
托中丞蕭公又馳書里人于生日荷恩爲上將無以
稱寒以天之靈幸奉首領以沒誠得足下一言傳其
志行死且不朽至是中丞調其棺斂而予爲之志銘

都督僉事呼公良朋行狀

葉向高

都督呼公諱良朋字如蘭別號益齋其先和州人始
祖海以開國功授保定衛千戶宣德二年徙鎮東遼
爲鎮東人海無嗣以姪勝繼勝生志志生榮榮生文
靜公爲都督僉事榮文靜贈如其官文靜號潛庵嘗
署衛鎮撫全活窮囚有陰德配閭太夫人生公公生
王貌豐姿望之肅然七歲而孤家壁立太夫人日抱
而泣葵躬之不遑其無奈此藐然者爲溝中瘠也族
祖賓祿之三山請恤于宮渡峽江風大作舟幾覆賓
顧天獲濟比得請復爲債家持去寔益甚公每飯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六十五

雷其半太夫人強之盡則指其腹曰此已果然矣太
夫人心知其故益自傷比出就外傳讀七書百將傳
取大意而已常亟歸任薪水弱冠受職闕下歸過夫
椒惡少妄以爲賊間奪其牒公上書邑令張公冕乃
解聞聞復以失期督過公公抗辯卒以無罪抵家與
太夫人慟哭諸曹偶出入騎從甚都公徒步行市中
市人固相與目公夫夫步也而騎者後矣已婚張夫
人悉訓簪珥饋贈公時所負不少新時倭方中閭中
丞皖城阮公檄公巡海上斬巨酋通三囉等十餘名
于東榜山威名遠振以功領中軍嗣後中丞天津劉

公新安游公汪公成都奎公皆雅重公當游公時則
據莆中閩南道梗聲息不相聞公獨以小艇渡海傳
命往返甚駛而汪公與都督定遠戚公察諸閩將獨
謂公可大用先後委督兵轉餉迄于倭平論功進指
揮同知世其官復與巨寇曹一本鏖戰海上賊鋒銳
軍幾不支公親發大砲沉其船轉戰大捷功第一奎
公爲附諸朝進守備汀漳至則繕城料兵數田充餉
武備一飭刺冠黃裳杜高山因平遠公督所部解其
圍汀人祠而祀之進遊擊將軍兼坐管屬閩南關參
將以公往攝公嚴簡舟師設伏出奇大破鄰寇何廷
獻敘錄
卷之五
主事
輝聞廣之禍稍息已具補其官巨寇林鳳據彭湖出
沒濱海患苦諸郡邑無已時奉命會勦公先登衆入
其阻以功賜白金文綺頃之進副總粵東兵而閩臺
使者謂公不宜去閩具疏請會公已晉署都督僉事
總兵鎮粵西未行乃如使者請徙鎮閩公起孤寡自
奮于功名戮力行間二十餘年遂佩大將軍印建節
里春秋防海居鎮東軍容甚肅衛官避暑爲行營諸
故與公同儕及據公上者皆以軍禮見匍匐頓首不
敢仰視公晨夕朝太夫人于堂市井聚觀此呼氏孤
每食不能飽爲饑虜所困辱者也今乃能如此相款

息以爲榮公亦自惟 國恩深厚圖所以報稱
以防海爲事倭一入犯輒督舟師戰斬首五十餘
鎮東有戍兵與市人譟處競而譟公創議建營城東
聚族而居之遂以肅然閩藩臬大太憲公部人或
所降禮公持繩墨斤斤如也以故蜚語浸淫南臺詠
交章劾公公亦自乞罷樞臣知公章竟格已復徙鎮
粵西佩征蠻將軍印公單騎就道抵粵廉知諸錄戍
多潛逃取空名虛糜而已公一切勾畧戎伍稍寬猛
豫惕息不敢動昭州叛卒據三甯寧門爲亂公討之
或謂賊勢張輕進恐失利公曰此緩寇也如備南吾
獻敘錄
卷之五
主事
民何必遽誅遂檄察將白至問遺應嘉浦公自督大
兵繼進盡獲諸叛者斬以殉貽民人悅事聞賜白金
復奉命征汀江部分諸將以二萬人爲四隊絕險竝
進斬虜擒賊數千進擊諸支洞盡平之賊賊長猪至
千餘家當是時徵公兩粵道路幾絕公金江畔行阻
林箐叢密易以數奸即今日撲之異日將復聚憂未
已也乃區畫善後八事其大者置戍建堡分田給餉
賊無所憑怙以其間令戍卒刊蒙巖泊橋梁都置亭
館絡繹不絕兩江之間往來如砥捷聞賜白金文籍
初公徙粵以太夫人春秋高難涉瘴鄉留張夫人行

於家至是思慕不置又以積勞成病力懇臺使
諸朝詒許公歸公歎然就道宗藩士民擁別道左
泣下抵家纔浹月大張筵集客爲大夫人壽督僕力
耕治圃時蔬暇則與余登麟巖望徘徊觀滄海冥
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于此蓋三十年
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也余念
自東南多事與公鴈行起者若而人十九挂吏議顛
踣困蹙無能以功名終卽如戚將軍之勲猶憤罔以
死乃公獨終始無瑕年方踰艾乞身自娛超然羈絆
之外人間世吉祥善事可謂兼之心以此覽公未幾
公忽寢疾余過視公猶強起劇談屬余後事再踰日
遂公終之前歲一夕忽語余吾夢帝符召偕漳南吳
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司馬已先逝矣及桃吾
其往乎果卒於萬曆庚寅三月初一日距生嘉靖丙
申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計聞予祭葬如令甲公
雖以武興然慕好儒生容貌詞氣恂恂如也絕不類
諸將家故所至縉紳大夫爭推重公與交歡事太夫
人極孝謹慕府餘貲不自私一錢盡以輸太夫人所
出納惟命葬贈公時羣虎至塚上公稽首而去其孝
威如此妾媵雖數人然與張夫人相莊無間恤寡妹

撫其孤甥微時少年崎嶇公比公貴其入自海
虞公修報公曰騷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法
曹今韓淮陰專美第休矣毋恐其後少年中文法益
爲解救不使知嗟夫跡公生平亦可謂篤衷淳行有
長者之風矣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尹公鳳墓志銘

潘國集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
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邱典應
聖曰俞命太宗伯疋器用史臣爲詞下大京兆論
祭於家辛爵三獻禮也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
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義爲衛干
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後衛六傳
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
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諸兵法騎射舉武科鄉

狀徵錄

卷之七

七

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
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特廉斤斤而能察
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
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商
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帑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
事秋晉參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
衆來也公以所部寡坐無功召詣對簿事尋白輒以
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即
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於
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賊百七十有奇

死者無算已未戰梅花籃中半塘等處生擒
八賊百二十有奇奪還所由掠亦無算是役也公血
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聞海洋直捷
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推敗
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謂公斬
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
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
者交口村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
聞復賜金奉表入賀再乞歸卒未復起浙閩壬申
晉徐宿歸德參將以何從守蘇松會 今上臨

狀徵錄

卷之七

七

公功以彰幣勞之是歲冬用司馬諱公薦名爲
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撫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
重矣公感知遇奮曰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
酣寢輦輟下邪乃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報可當
是時所慘剔隱弊非一於掖門左藏議防尤密邪
貴戚多斂手避者先是諫內名道杭公執三司禮見
諱弗悅陰誦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廷
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諱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甫
弱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矣囊
中無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歎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

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里以

諷誦自娛逍遙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為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行夷暨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韜鈴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明主黃金重書之褒且數十下其効也猶微恩卹爲泉壤尤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銘曰皇矣在宥有缺孔赫曰予耆之師武臣力公起巍科問譽紛葩一洗甲兵手對天河帝錫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掃中

康徵錄

卷之十

七

歸煥冬陽煦何爛焉於律迺熾

帝曰懷哉

於職惟時輦轂是拊是飭公扣九關冀閱若私靡欲弗從袞衣東歸大星殞精駭裏却步峨峨龍山有鬱其墓豐碑大隧寔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署都督僉事掛印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陰等處福公時傳

公諱時順天東安人生而相貌奇偉姓李頑悟熟諳畧善騎射嘉靖四十二年由世職歷官漕運叅將值黃河爲害僭運八載以軍法部署日泛駕於洪流怒濤之中艱苦萬狀飛輓爲浙直先是時公身處膏腴不名一錢儼然不滓之操信於遠邇以故相國徐公階本兵楊公博相與爲特達之知晉掛印總兵填淮安總漕如故一時聞譽上徹宸扆世廟以清不過福時勇不過馬芳稱之前此金陵劉公璽亦

康徵錄

卷之十

七

官以清節簡於帝心薦者稱僚友比於學官

謂之窮鬼上聞而亟推轂之此後復得公前後相望於江淮箕斗之間兩人而已尋徐楊去國有欲得公處者賄言者論去之人無不以爲冤數載益都張侍御特疏薦起有編問在運官旗毫無科剋之語足徵公論之不容異矣里居以來家不增一椽飯蔬飲水日與農夫野老消遙林下不以爲悔也詳在已志與嘉靖實錄中子文明鄉進士今守通州以廉能世其家云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國朝獻徵錄

錦衣衛

引除

萬貴

朱忠

錢進

朱驥

朱廣

陳宣

陸炳

朱希孝

王良

李齊

周瓊

這杲

孫忠

楊仁慈

楊本

周拱元

獻徵錄卷一百九目錄

十

目錄終

錦衣衛都指揮使宋忠

忠節錄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計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璉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昂謝貴葛誠為內應及昂等也

獻徵錄卷一百九

靖難兵起敗居庸關守將余瑄據其城忠率所屬

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統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先是獲諜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所滅盡努力復家誓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放旗幟為先鋒遙呼其父子兄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曰我家固安皆罵朱統兵欺我逆賊敗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後嗣成邊等賜死

錦衣衛指揮使萬貴

實錄

錦衣衛指揮使萬貴山東諸城縣人充吏生事謫編戶霸州成化初以女爲貴妃恩歷陞錦衣衛指揮使成化十一年七月卒命有司給賻并葬祭視常例加隆貴處閭閻曾執役公門頗知禮法每受重賞輒憂形于色見其子驕奢過度則戒其毋妄費曰官家賜物皆注于曆他日復來追汝無以爲償子三人喜通達而通尤恣肆

錦衣衛指揮使錢通

實錄

錦衣衛指揮使錢通字文達其先涼州人祖蒼布衣衛指揮僉事父奄卜指揮同知景泰中奄卜從征湖廣有功未上卒通襲授署指揮使成化中賜今姓尋陞實授十八年理鎮撫司事二十一年理衛事弘治六年奉命往彰德按藩邸事未竟中熱卒年四十五通叔父四人同侍禁中貴震一時通未嘗有所憑藉與人交雅飭恂恂不事諧譌計間特賜諭祭

驛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驥

志

弘治庚戌十二月朔上視牲南郊公職侍衛得佩

刀翼輦以行趨走過勞比暮疾作越十又五日夜

漏下二鼓遽卒所與為僚屬及族里親舊相與奔視

嗟咨洒泣朝之公卿大夫亦皆弔祭傷善人之奄

忽也訃聞上悼惜遣禮部諭祭命工部治墳以

葬蓋特恩云公諱驥字尚德姓朱氏世為京邑大興

右族至曾祖大始因子貴贈武德將軍妣郭贈宜人

祖喜洪武中起家儀衛司積功至錦衣衛右所正

戶考補副俱以公貴追贈驛騎將軍都指揮使妣

張妣丁俱贈夫人公生而麗厚性寬大不喜刻核嗜

讀書喜學問樂與學士大夫游痛蚤失怙事母極孝

養既嗣職掌所事公勤明敏藉藉有聲同列久更事

皆讓不及也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

于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

謫戍威遠甲申召還任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

食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盜不時發救公提督官校

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偕

公遴選去留擇才以充不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

遠近肅然辛卯民飢糲奪以苟朝夕所司逮捕得斗

粟者輒坐死公爭曰此窮民情可憫也獄上多從未

減有妖人真惠者偽為書誘惑同類多不道語事覺

逮繫數十百人皆當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愚民

何辜事聞惠竟坐死餘釋戍邊有衛卒從公者當

番休聞其鄰偶以妖書傳觀者亟告公期詞發得賞

公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仍遣卒歸諭其父

老始大驚悟散去先是公在謫適虜入寇因從總兵

官高陽伯往禦之就陳斬獲虜囚把禿王以歸至是

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戊戌進指揮使命掌

衛事尋進都指揮僉事甲辰上察公忠實可任特

勅兼理機務公小心慎密未嘗妄興一事亦未嘗輒

遣校上下安焉冬進都指揮同知前後所積擒捕功

甚夥公有所奏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公范事者多

累階至顯官而公不與也丙午上嘉公勞動特詔

褒獎進都指揮使仍掌衛事累荷繡春刀綵幣寶體

時新珍味及續綱目諸書御製連環諸詩之賜每進

講經延輒得入侍與宴歲南郊大祀輒蒙賜蟒衣以

為常公在位久恩眷優渥委任甚至公亦端確有守

不為勢利林嘗奉命提督旨者或經公用小杖上

怒命使詰責數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
而待人極恕諸屬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
凡有重獄苟可以求生者必爲之盡心焉邇以兵部
選選軍政大司馬獨奏疏稱公老成得體敦厚不刻
時以爲得其實云

獻後錄 卷一百九

木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贈右軍都督府都
同知葉公廣墓志 李東陽

公姓葉氏諱廣字大用其先出處州青田今分景隆
縣地也初公世錦衣衛爲總旗少孤賴母范夫人鞠
成之得學書藝旣代役識者曰是非行伍中人領東
廠緝事詳慎不泄成化八年以功擢試百戶莅本所
事屢奉勅出勘重獄所在覘贖悉解弗納江西藩臬
賦詩贈之遼東武臣奏其地有金鑛珠池公奉命往
勘躬涉境外察其姦事遂寢東人德之至今有劇盜
詔捕甚急或陰跡所在以告公曰盜固有罪待其自
獻後錄 卷一百九

犯爾何得爲遲者後自訪得之有校尉緝越城盜公
疑之執不變公曰若殺此人後獲真者奈何不數日
真者果獲二十一年實授爲百戶明年遷副千戶理
鎮撫司刑鞠獄精密有姦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梟
坐死公以婢不知情辯釋之有校尉誣平人爲盜反
坐執者都察院守者相仇殺逮繫百餘人戶部進內
藏獄數失實繫者亦衆皆止坐罪者自餘平反縱釋
多至不可計弘治五年擢署指揮僉事明年本衛缺
員兵部薦其名時 孝宗簡在已久御文華殿親閱
之命莅衛事實授爲僉事總都城清濬事人不敢犯

出勦寧化王府疑獄務存大體勘大明川投獻地卒
歸於民督捕中外盜賊獲數千百人而鄭村壩賊尤
剽數年累遷都指揮僉事北山賊號靠山王者勢甚
猖獗方發官軍出捕比至則公已遣官屬擣其巢滅
之一日矣 上偉其功遷都指揮同知又勘外戚莊
地及藩府儀賓獄皆集事而還 今皇帝正德元年
遷都指揮使掌衛事凡 郊祀耕籍視學經筵諸大
禮無弗預減役從省浮費政令一新官屬皆改視易
聽下至校役亦仰戴不置總緝訪事尤極慎重戒諭
官校必以天道國法爲說詞義懇切人多感動蓋隱
獻徵錄 卷一百九
然有陰德焉前後所被賜如蟒龍衣飛魚衣及銀幣
諸物甚備二年加從一品俸壽至七十特贈榮祿大
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命禮部論祭者三工部治
葬事皆異數也公器局魁碩敏而能斷遇事不苟動
先自律威貸旁午屹然不爲動自壯至老未嘗少易
又能體悉羣情不過苛刻用是獲于上下交口贊譽
翕然同辭其卒也尤悼惜不置云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衛事
太子太保陳公寅神道碑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維時扈從諸臣從龍而起蒙
寵靈薦陟華顯沉光錫祚垂裕無窮豈非千載一時
之遇哉若右都督掌錦衣衛事陳公其一也公諱寅
字敬夫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曾祖玘洪武中以功授
燕山左衛副千戶因家京師祖貴父政皆世其官弘
治庚戌 獻皇帝之國政以才選授管群牧所卒于
官公襲父職年二十四即小心勤事朝夕弗懈人咸
以遠大明之既危蹕來京遂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有
獻徵錄 卷一百九
詔公等子孫皆與世襲尋命公提督官校管理京城
街道又以督理諸大工宗廟及皇史宬成陞指揮使
管西司房事九廟成陞都指揮同知掌本衛事慈寧
宮成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衛 奉先殿成
陞都督同知皇穹宇成陞右都督 上恭冊皇天太
廟以公等扈從勞加服色俸級而前後所蒙白金綺
幣及羊酒等賜不可勝紀公重厚簡默器度恢弘果
斷剛方事無留滯隨所任使克舉其職以故受 上
勅知眷寵特異云歲乙巳公感未疾具疏懇乞解任
允之仍奉命支引俸量給官校應用公寢疾逾五年

嘉靖己酉五月二十八日卒于第距生弘治乙卯十一月享年五十有五公少孤克自樹立事母張太夫人至孝撫弟吳友愛備至官躋武階之極而謙約畏慎安靜老成乞身早休優游以終可謂福履之盛也已

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少傅左都督陸炳傳

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少傅陸炳浙江平湖人祖塤以尺籍隸錦衣衛獻皇帝之國安陸選充儀衛司總旗塤之子松遂得事上于潛邸上入繼大統松用從龍功累官至都督僉事炳松之子也中武舉會試授副千戶積功至指揮僉事已多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引於火中上識其姓名卽拜都指揮掌衛事累陞至前職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暴卒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爲國發逆盡忠追贈忠誠伯謚武惠祭葬有加仍令兵部官其子繹爲本衛指揮僉事命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諱其家炳雄黠多智數善迎合上意自列校驟躋公孤出司巡徼入典直贊自郊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寵卽勲貴大臣莫能望也任豪惡吏爲爪牙多布耳目鉢雨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者卽榜掠文致成獄沒其貲產其所夷滅者不可勝道累貲至鉅萬豪倖自奉管別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紈綺寶玩所在充牣供張不侈而具炳時遊處其間東西惟意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

店聲勢震天下然是時 上驚起大獄炳頗保護
事所全活亦衆又仰藉廣交龍取聲譽故終嘉靖之
世無發其奸者隆慶改元始以言官奏劾梟其子經
緒等官籍其家

實錄

陸炳傳

湖廣總志

陸炳者安陸人也炳生而沉鷲健武有謀畫長身火
色鶴行左右背裂而上窺望之如神人父松故以校
尉給事興耶 肅皇帝既入嗣大統松以從龍恩授
錦衣衛指揮掌衛事炳中嘉靖己丑兵部武舉松卒
襲錦衣衛指揮已亥隨 上幸顯陵一夕駐衛輝府
行宮災 上亟召諸宿衛大臣武定侯郭勳俱遲至
獨炳直官門因得伏 上升與避火 上自是益親
幸炳比 車駕還京詔炳掌衛事薦加都督 上既
以春秋高退居永壽宮奉條玄事詔成國公朱希忠
獻教錄 卷一百七 十一
等六臣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復加保傅柱國賜在
外得乘肩輿禁中許馳騎與五臣侍體炳掌衛事久
喜調察民間陰事有抵打者輒羅織成獄其家立傾
京師富賈無一得脫者人畏彈之甚於乳虎顧獨折
節延納士大夫士大夫以此稱其賢先是咸寧侯仇
鸞用事陵輒縉紳驕恣無人理分宜初與之交好已
聲勢相軋鸞遂密奏分宜父子不法狀 上寢疎分
宜會鸞病疽且死炳心石分宜乃嗾鸞舍人上變炳
因發其勾連僂答事從其家得號帶為証 上大怒
時鸞已死詔斷其棺槨鸞屍于市而分宜由是復得

幸於上華亭在政府素與分宜不協而給事中吳
時來主事張紳董傳策同日上書交論分宜分宜以
吳張皆華亭公所取士董又鄉人疑默爲佐使泣訟
于上前上亦猶豫以問炳不敢言第封進癸丑
會試錄請上自裁而私屬貴璫所以調停之者甚
力上意漸解其以智數能周人緩急如此上天
威嚴重言官稍不稱旨即被廷杖炳每戒杖者謹護
持之以是多得保全建安李冢宰默炳武舉出其門
下始自浙江左轄炳引入爲南太常卿掌祭酒事尋
陞禮部侍郎改吏部晉尚書后坐趙文華誣構死詔
獻徵錄卷一百九

獄時上意猶巨測朝士毋敢出言者炳親爲經紀
令驗事以下金賄卹之還其喪於家炳性勤於職事
每戴星出入善揣合人主意且聯姻親貴羽翼滿朝
故始終榮遇至於沒齒隆慶中人始言其生前將爲
不軌者有詔削奪爵典貲產盡沒入官

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贈大傅謚忠僖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朱公希孝墓志

呂調陽

太保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公諱希孝字純卿國朝
元勳世裔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諱亮從高皇
帝起義以功授燕山中護衛千戶六世祖諱能從
文皇帝靖難功第一封成國公給諡恭世襲授於
文趾之役追封東平王諡武烈高祖諱勇嗣公亮正
統土木之難追封平陰王諡武愍曾祖諱儀祖諱輔
考諱鳳俱嗣成國公爵儀贈太師諡莊簡輔諡榮康
獻徵錄卷一百九

俱贈太傅而定襄恭靖王則其同母兄也王立朝三
十餘年位至太師忠謹無過士大夫未雅重之太保少
王二歲出入先後嘗相與偕家庭之間自相酬友勲
德位望並擅稱一時論者比之石慶石建而才畧爲
過云嘉靖十三年蔭授錦衣勲衛皇宮宇太廟大工
落成世宗兩廡成國公子姪一人爲百戶遂以兄
蔭累秩授都指揮使管衛事外城工完陞都督同知
率勅提督緝捕陞右都督以類奏功轉左大領門工
適加太子太保世廟英察雖朝御稀闕而羣臣情
謚罔不照悉太保忠勤恭慎簡在有素入仕甫二十

年驟至極品兄弟貴盛罕與爲儷既受命督捕跡令
明肅校卒無敢妄冒以希功者士民晏然先是都下
告訐成風一遭連引輒至破家人皆自危及本衛缺
負掌印部臣方議推選既未及上忽有特旨以屬太
保都人舉手加額道路相賀世宗益倚任之未幾
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乘肩輿召入直西內凡繁
急過情及重大工作輒下密諭諮詢日或耳三至皆
手自裁奪無不稱旨穆宗踐祚錄潛叩舊勞今
上登極錄總理東宮儀衛恩眷愈隆操展彌格先後
以擒獲奸細并類奏功及皇極殿御官工成廡子百
餘徵錄卷十九
戶鎮撫者共六人游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賜廟錄
幾百石掌衛事十餘年疎節閑目務在與民相安一
切鉤鉅苛察之令悉皆屏去非極惡大慙不窮以法
洗俗焉之一變舊習改元星象示異會有改其決
都下洵俱恐其糾引太保奉詔命會鞠乃致其
於死宿詰問盡得其情罪止囚一身無枉濫若于是
人情大定星亦旋滅其鎮靜類如此初定襄王病踈
請給假日侍醫藥臥起扶掖不離左右王薨哀慟悲
切嚔悴見於容色稱神私憂之以爲過戚及喪事則
困憊滋甚不復朝謁竟至不起此其篤厚倫誼得之

性益不自覺者居常父子兄弟間頃刻未嘗廢禮
然真愛流洽又匪直爲儀貌虛文者近作別墅擬在
怡園意在奉兄園成而兄弟俱不待其可哀已榮康
素嚴重燕居危坐如對大賓定襄侍立終日無敢歛
側折潮會出入必衣冠拱候迎送于門太保追憶兄
步武疾徐先後未少有違此乃手自狀其兄者以今
日考之則其家庭恩禮可以勵世訓俗者拒止人所
聞見者哉狀稱與士大夫交忠信不欺處內外嫻黨
情意周匝且明習國家典故每論議一事舉其顛末
瞭了了遺世承平不以技能才略自表見然胸中
耿耿卷十九
矜執醜藉其可窺究嘗與人較射連發中的見者驚
服而口絕不言射篋中所貯有籌過六策言切時務
未嘗示人以草親交諷之建白竟未敢輕易也其他
若工大小醫師趙文敏能得其骨法精別時代名家
法帖圖畫真贋百不爽一諸如此類不暇悉舉余特
論叙其大者云爾卒于萬曆二年甲戌三月二十三
日距生正德戊寅得壽五十有七卒之日天子震
悼賜祭十一壇給麻襪麻布金幣銀寶詔所司
治葬諸卿典視常制加厚贈太傅謚忠僖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君良墓志銘 張璧

王君諱良字本善拙菴其別號世爲湖廣江夏人祖仲禮父瑾母南氏君少警敏未束髮知向學雖盛寒暑不輟卷瑾翁見輒喜曰兒他日必大吾宗遂俾受經于里中師公愈自刻厲坐茲病母氏固止之始廢學然慷慨有輝志忽一日頓足歎曰丈夫處世當爲國家樹功邊境徒踞踏坐一室易爲哉乃徒步走京師每見人語大奇之亡不人人願與交遊正德改元潘中貴者受命總鎮兩廣辟君爲贊畫適雷巖鳳凰諸蠻寨作亂時議出兵征勦鎮巡合辭謂君可督軍

卷十百九

十八

君卽日就道遂與將士約曰今往惟爾衆盍相與戮力惟命敢茲玩者誅罔貫衆咸曰諾乃始整隊行至則分兵巡勦大破之斬首無算蠻獍底定鎮巡稱賞卽以君捷奏上聞而嘉之授錦衣千戶既還鎮又值樂昌之變請討且徵狼兵會土官知府岑猛桀驁不發兵鎮巡憂之顧無可遣者乃復托君君單騎至猛所諭以朝廷恩威利害猛憚然懼不決辰兵馬雲集君叶相調度乃分遣精銳入搗賊巢乃潰酋衆就縛降者以千數自後屢捷歷陞都指揮使正德丙子擢廣東備倭授勅以行時海賊多出沒君慎守禦

嚴斥振以待之有巨猾張欽趙十八日者行掠海上君計擒之餘孽尚梗君欲盡收故少緩縱卽傳有飛詔君指天日誓曰良爲國家社稷寧畏此言使君私賊賊難再獲矣無何賊果詣軍門降餘黨收捕咸伏其辜諸皆以君忠誠所感至爲頌曰靖海錄梓焉巡按御史高君上其功擢公中都副留守督領直隸官軍更番入衛會權奸用事君懼禍及遂謝病歸日與客清坐抵暮罔倦容雖居京邸而心遠塵囂如在林壑人以是賢之君體貌魁碩舌上舉能直抵鼻端性仁煦人有急難亟爲援賑治家有矩矱故子姓克承

狀敘錄

卷十百九

十八

狀志童僕皆爲盡力乃君晚年得自適焉居官廉備倭海上不受賂遺爲留守入京時羣衛所例有賕公一切罷去雖若果拒弗受時留守王君憲倡介重許可屢遺書頌君清白絕人其取重如此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君璠墓誌

特紀

君姓李諱璠字天器先世鳳陽府泗州盱眙人曾國公追封岐陽武靖王之玄孫也王諱文忠以外戚事高皇帝從征四方屢効勞勛甚著追前元太子於縹緲而生致其皇孫后妃及金玉重寶以歸曾大父諱景隆襲封公爵洪武末文廟舉兵靖內難臣民共推戴承大統會周王以舊隙愬於朝公遂停爵大父諱佑父諱考凡三世歷五朝皆閑居於家母關氏以天順癸未十月九日生君生而岐嶷異嘗父母

康熙

卷一百一

七

甚鍾愛之甫數歲以古人詩口授輒記誦不忘既長學日進蓋自先世雖由武功起家而雅尚儒術若金華蘇平仲烏傷王子充天台徐大章會稽唐志淳皆國初名儒悉延致私塾討論經史故到君父子其流風尚未艾也人謂貴介公子既不求仕而能不廢書史近世纔一見也鄰有老儒許子貞方隱居著書素懷許可比見君輒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器度如是子者他日光復前人之業其殆有望乎因以一女許聘君既家學有自又得許時質其疑德器之成資藉於內外者深矣弘治壬子敬皇帝御極篤念先世封

王子孫有不沾寸祿者詔有司起送京師量加恩典俾主舉祀既至各授以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而君與馬金緋騎從赫然改觀鄉閭榮之君受恩感激不敢自暇嘗曰吾職雖無階設施以圖上報而歲時慶賀儀節諸所得與者容可少息自是雖大風雨不廢平居養親雖厚而自奉甚約俸祿有餘別創新堂於舊第之偏日與弟璣設酒具牲供養為二親歡暇日則與二三友生於名山勝水間持觴登眺分韻賦詩發舒精神探索物理不徒為宴樂流連也越數歲二親相繼以天年終君執喪哀毀踰禮比服闋更不復事

康熙

卷一百一

七

遊翫日惟諄諄訓迪諸子務進脩德業思無忝於先王先公每日誦古人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等語為戒其孳孳尚德率類此正德初逆瑾當路竊弄威權大獄繁興延及勲戚依勢者遂擅廢臨安主賜第君與臨安切鄰因飲忿鬱鬱成疾迨甲戌之夏其左脇上若有積氣逾月外視無見而內痛日深醫云殆陰瘡也不急開則膿益潰矣君憚弗許又兩月痛轉劇始命鍼之膿果涌出經旬瘡口未合膿復出如初若是者凡六七而元氣以耗遂不可支矣竟以是年九月十八日而終得壽僅五十有二嗚呼世事姑息

而禍者豈但君一疾而已哉抑予又嘗聞君家先世才偉爵時傍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不久禍作迨弘治初復有爛石橫墮中流正遊四衢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編生鬚松不四三年蕭然交蔭未幾乃有錦衣之命蓋吉凶之來自有定數而不可或逃也觀君家二事則智者必知所自處已

孝廟卽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封王者六人俱輔佐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勲勞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無異者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乃下詔命令所司具實以聞於是吏部奉詔惟謹卽各行所在查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七十一

取赴京既而開平王曾孫常復取自雲南寧河王玄孫鄧炳取自湖廣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皆取自南京比至命各授指揮使職轉送兵部皆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塋夫當太平盛世不忘報功此固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亦賢輔佐之公心也時承行者吏部尚書三原王恕驗封司郎中安陸孫交兵部尚書鈞州馬文升武選司郎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宦也四家至嘉靖十年復加侯爵實由孝廟聞其端後人乃得成其美中惟韓國公猶未率復尚若有待云

錦衣衛都指揮周公瓚傳

潘項

周公瓚字朝獻先世江都人高祖熈以元平章鎮撫吳元年歸附授西安衛百戶曾祖王累戰功陞大河衛指揮僉事祖鑒伯景繼襲公爲景後得襲初委遣軍器鑒別冠良稱幹濟才三年總本衛糧運時紅火軍田員連累萬嚴鉤考節浮費禁侵漁宿貸一清士有餘積成化乙巳山陝河南三省勑奉兩府檄部粟十萬往賑派河西上經歷百險卒無稽程當時賴之總漕都御史薦其端謹公勤熟知漕務命爲把總管頗淮安等八衛運糧未幾署都指揮僉事遇恩詔實授公統馭有法撫綏有恩士不告勞嘗患疽危甚部下有請禱願以身代者其得士心如此會茶漕熈守缺員廷議合薦上曰可遂以都指揮克漕運茶將守淮安援例改錦衣衛帶俸感一時知遇事有當爲力勸不怠有當官從容贊翼外示恟恟而中懷蹇蹇舊各總歲運多掛欠恒稱貸權要輒倍其息而運官因以爲利公防僉嚴籌畫梳梳無掛欠官有餘羨二三年積至數萬前此未嘗有也公有心計因而積勞軀面上蹠色骸骨火保尚書馬公留之甚力詔不允且加勅焉明年又力疾饋運江南再勵行勅

而日增劇總督張都御史冀其起而緩其急遂
于官年五十七公天性仁孝恭儉好禮受人室無
妻事伯母大淑人尤謹既喪哭盡哀至負土封墓君
子善其知所報撫遇士卒有恩嘗市善藥療其病死
則飲而歸之尤移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爲
長者蓋武臣之翹楚也子正字元貞別號與石少喜
讀書負大志選克郡學弟子員應舉未就以磨製大
河衛指揮僉事卓立矯厲既專衛政則先聲奪人曉
音賄驕訟勝者皆歛縮惠窮即國都中長老噴噴歎
賞督撫都御史李蕙表薦遶洋還轅把總不少貶損
獻徵錄 卷一百九 王四
以狗倉曹倉曹趙郎中媒藥致身罷歸安時義勝無
所怨尤客至則與荆談神仙星象五行規規多辯博
若爭關國紀民隱則又疑情動色都御史陶琰督漕
廉公無罪表復遶洋之任條上便宜數事至今行之
會河北山東劇盜起遶絕遶道時都御史張縉在漕
府以謀勇奏領兵事時漕舟千艘阻于白洋河出奇
制勝賊不得逞會官兵大集賊遁而南奔悉衆追襲
擒斬五十餘級申解總制軍門爲左右掩蔽不見錄
事平漕府辯于 朝進階三品官指揮同知 勅守
備歸德兼管武平等處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至則簡

引伍時教閱會諸生談經講藝有古儒將風居九
忽不樂輒引疾東歸買田澧水之陽結廬躬稼寓情
墳典五經三史及諸外家之說靡不歷覽詳說所著
有皇極經緯六壬秘并集古奇方諸書藏于巾笥未
行後陶公再鎮淮以漕運衆將薦不果尋復起爲湖
廣運糧把總累疏辭免江西寧藩稱亂留科復以將
材薦終不起刑家孝友與人尤篤信誼父病疽嘗口
吮毒液弟久瘵與同卧起夜授溺器遶左張都御史
文錦虎大同之難奴獻計欲分其所寓篋金怒叱之
俟其妻子歸完壁焉父貧時有所稱貸主者多物故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二十五
乃召其子孫授之力田所入歲與鄉井通有無海濱
疆曠得所需丐者皆欲盡死力性輕財好施予荷赴
急則倒囊傾困愛客喜過從雖吐茵罵座亦不之厭
又善獎寒賤常折行軍納交尤克念貧賤之交每顧
師師友妻子惟好惡太明一言以立然諾至死不變
嗟乎勲業不著旂常材猷徒膏耒耜命也可謂金王
君子者與卒年六十有七

錦衣衛指揮同知還果傳

實錄

還果直隸安平縣人初爲錦衣衛校尉能通案牘指揮劉敬等以爲腹心天順初以都御史楊善薦授百戶尋以擒妖賊功陞副千戶又以曹吉祥薦陞指揮僉事石亨死陞指揮同知果性陰險殘忍于事無所避嘗奉旨伺察中外之不法者屢撫拾羣臣細故濫及無辜坐罪者甚衆朝野側目其死也人皆快之方其得志時處爲仇家所攻退居杜門絕客非素厚者不敢干以私故爲上所寵任云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二十

錦衣衛副千戶孫公忠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忠字克誠姓孫氏上世居蘇之長洲祖曰思道元樞密院判知大寧義州事國初戰歿松山子嗣興始以二州內附公之考也公宣德初從在軍中卽銳意功名然無以自見迨宣廟遣使人朝鮮及招諭阿木河之地從楊木答兀叛去者公慨然請行旣至宣布朝廷威德聽者凜凜朝鮮國王加禮甚恭阿木河叛者皆願內屬公遂與來宣德壬子獲遣使朝鮮及忽刺溫公旣兩出使熟諳其國道路遠近要害及其土俗人事蕃人無敢詒之者明年忽刺溫及獻徵錄卷一百九
建州夷侵朝鮮掠其境朝鮮以聞宣廟復遣公等以手詔問忽刺溫及建州兩酋見公等稽首請罪悉還其掠者正統辛酉復遣使建州旣還從太保朱威公北征丁卯詔公等以金幣使瓦剌至繁腰山遇中國男子十一人前走虜追及將盡殺之公謀竭囊資爲贖又作胡語解之虜悟遂以刀納韃中十一人者得不死已已再使時虜酋也先已敗盟入寇遂劫公等北去至大金山柳園縣適英廟在狩見公等慰諭久之各進署一職明年扈蹕還京師從七年丙子英廟復位乃授公錦衣衛百戶加已巳詔又三年遂

謝病返故鄉以宦授其子賢居十有二年而終時成
化庚寅冬十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三天性淳篤不
類武人奉母甚孝其謝病而歸也遇母夫人喪時年
已七十哀毀踰禮手植松檟數百章卒以憂瘁致疾
不起友其弟斌無纖芥反目意身使異域三十餘年
每行則正使必以行營機宜付公公亦悉心爲之致
力常先事而計卑中肯綮蓋庶幾古之善使者與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七

錦衣衛百戶楊君仁愨行狀

主世貞

君諱仁愨字君實世爲吾太倉人有父於魏隸籍
錦衣衛遂亦稱其衛人初名質後更今名君年十二
而王父宗禹困離家認得疾功兄弟弱不任中外政
有悍傑且叛去君請於族縛奴指白挺擊之且死而
後逐之家近六公市市人或少君不爲禮君不憚歸
市自是絕跡矣既冠乃謂其兄弟曰吾先人之大故
也以訟吾不可以不自其營業以舟欲中止君不可
竟勝之而後歸塋也然自是日益貧君一旦慨然歎
曰丈夫安得終離田畝以養犢柴車荷一具鉅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七

埋七尺耶獨身之哀歸叩公車門上書請益東南海
戎厲片埃爲腹心何障不報當是時海固無警而易
君言且以爲狂君自是久困公車間然稍賴脫見其
參伍鉤鉅之技而中貴人司大官水衡者聘君往以
爲司計君鉤數出入數塞其旁漏卮而稍寬其內公
私盡裕中貴人善之君爲繁式嘗從先帝幸承天
用供億亡害資白金還往乘傳君尋倦其役因而更
籍太醫有冠服矣買大第長安里日過從賢士大夫
益市牛酒爲歡一時翕然稱之謂有陳思鄭當時風
而所幸愛故人衣食其家若歸居數年凡著傳後貧

逾於舊然所幸愛故人過從士大夫交口譽之君名
日以盛陸太保炳者督錦衣提騎初所疑數司
君久更以爲賢檄之幕俾充提騎伍長領餉察當是
時太保貴倖甚而緹騎橫所察其人非死即家立破
而身實緣從恣姦利更籍以取功名至得帥君獨持
大體務爲寬平長者數數戒其下慎之毋令西曹郎
吏腹誹我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太保心愧之
乃更積君勞試百戶矣會倭寇起東南亡所不闕君
昔言頗以讐而其於邊事益習氣益發舒深語不諱
先後輔相徐公李公及今高公張公奇君才以語楊

獻徵錄

卷一百九

大司馬而檄之邊佐總督籌畫時虜廷益徙近塞所
招納亡叛以十萬計號爲陝升其壯者勒習騎射度
入寇輒用以嚮導餘卒耕蓄自給稍稍收其美以贍
虜益富強而中國自鎮城外輒棄爲驕脫不復墾旦
夕仰度支芻粟稍不繼即坐稿君殊恨之乃行求近
地稍腴而易自保者召丁壯田之盡屬其家贊以充
牛具穀種居二歲所收美逾於出旁產益拓君又募
死士給以衣甲善馬使伺虜他出即掩其穹廬幽
子女或盜其紫駝騎騶百十群以歸久虜情益得
君歎曰是陝升可誘而致也令縣官畢才乃我能使

陝升挾其虜所來即不可而能使陝升自疑虜
陝升下交疑而我乘其間功可全焉爲書上之
人帥及圖畫虜中形勢與防禦攻取之法甚詳所以
用君策或未盡即用之或不必嘗而虜中人憐君聞
來歸者比比大帥第君功第一賜白金予百戶實級
錦衣朱太保推轂君協理西司房日益貴重用事而
君且病矣君之得隸錦衣募也蓋多先御史大夫公
力云而先大夫之督薊遼也遼東病饑人相食君時
有行役杖馬箠叩門請得通登萊餉先大夫悅收君
策而禮之又時時資其家迨先大夫傳愛書君

獻徵錄

卷一百九

歲時素饋饒意居間請救百方不尸平慷慨語
不肖曰人生且暮死耳即死得足下一言曰故義士
楊君傳足矣蓋又數年而不肖家難白強起游趙魏
間抵君書曰得無不意乎楊君傳哉君業則床第報
曰吾雖病小緩之更一二歲可傳也蓋君陰已得虜
疾謂陝升且有變庶幾如嚮者策有功名也而君病
益甚亡何卒君卒之二載而虜酋縛陝升之魁十餘
來款塞賜封如呼韓邪故事天子所以冊拜將相
大臣典物極厚然亡能名楊君策者嗟君爲人高
鼻深目面青鬚鬚已垂矣

相色者也遇人有緩急卽投袂而應之雖中夜扣門
亡不應也卽以翌日突烟冷計無所方夜宴客
且滿數十人婦簪珥衫袂歲朝在酒家所不恒歸素
故楊太常仲芳當伏法哭之市又嘗經紀沈光禪子
剛喪其二家子弟相通間如骨肉君之北上也則墓
隧毀矣五服之內無解裝者迨其貴而歸餘奉高大
其墓立戟斥置旁墓田丙舍爲燕嘗資以其餘較贍
貧族歲爲常君歿而不能具棺歛諸與君善者爲調
資也可謂節俠沾沾自信者矣君享年六十始娶陳
氏有一女適姚李繼蘇氏有一子文淵慷慨善騎射
獻敏錄 卷一百九 主事

亦績錦衣頗縱騎伍娶倪氏女一適劉思康蓋居歿
之二年而文淵以狀請文淵所爲狀請者謂不肖知
君深將徵惠於鉅公賢大夫以不朽君於異日不肖
有成言矣其爲死者請則傳之爲生者請則狀之唯
鉅公賢大夫擇焉以使不肖有辭地下謹狀

錦衣衛鎮撫楊本傳

忠節錄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太學生
于通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
鎮撫時吳王撫軍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臺見大
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帥師北
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
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
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
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熟乃爲
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
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
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
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
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
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皇上
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一能官在募
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
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免生民于
塗炭奠宗社于太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不屈

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
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
用之也

錦衣所鎮撫周拱元

忠節錄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
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
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上將令引步兵防餉舟
靖難後不屈死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目錄

都司

花茂

瞿能

謝貴

楚智

卜萬

馬宣

莊得

彭二

彭聚

孫太

朱鑑

張皂旗

唐禮

楊松

張信

王清

歐敬錄 卷之五十一目錄

許寧

張世忠

李任

韓青

周英

白弘

宗禮

左君弼

余斌

陳儀

江洪

趙本

韓斌

張鵬霄

王邦直

張建節

四明趙昌期 校

目錄終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

都司

都指揮使花公茂傳

花茂巢縣人元季起兵從陳世光歲丙申三月歸附
癸卯援安豐敗張士誠兵又于鄱陽湖戰賊陳友諒
甲辰平武昌授威武衛百戶累以功多洪武八年十
月陞神策衛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平陽
春等縣叛賊十四年收捕清遠英德翁源博羅諸縣
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年東莞龍
川典寧南海香山翁源民作亂統兵討平之二十年
歐敬錄 卷之五十一

正月陞廣東都司指揮同知夾電白等賊二十一年
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四月陞本司都指揮僉
事五月陞都指揮同知賜誥子孫世襲廣州左衛指
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二十四年七月收
勦連州廣西湖廣等處僭賊三萬餘語在事紀二十
六年正月致仕 上命其子爲東勝右衛指揮僉事
茂仍蒞事四月統軍蕩滅東莞莞岡等處二十七年
茂上言請徙廣東沿海地方東莞香山等縣速逃蛋
戶爲兵又奏添設沿海依山山海碕石神電等衛所
二十四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隱科無藉等軍仍於

要害山口海議立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閏九月征捕海南等處山峒黎賊明年二月入覲

上慰獎之且曰爾回今次于英來朝朕將用之六月茂回會番禹後山等寨賊叛命英同肇慶衛指揮

夏忠領軍捕之獲其首從鄧佛蔭等七十五人卽遣英赴京十一月茂在任奉制陞本司都指揮使三十

年正月上命英爲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賊首黃黑面等地方靖寧四月二十日茂卒賜葬牛

首山安德門外廣人祠之于粵秀山英武毅有父風自以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大勲後致

仕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副總兵都指揮使瞿能

忠節錄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爲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雙狼寨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爲備白溝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平兵遂却渡河能及其子與北將房寬接戰寬敗文皇馬阻于隄幾爲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大風起南師陣動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沒無一還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

忠節錄

謝貴未詳始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金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法當死太祖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君卽位慮北平有變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令其練兵卽有事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柵斷端禮四門文皇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爲之備能請先擒謝貴張昂文皇曰彼防守旣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姦臣遣中獻徵錄卷之二十

四

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中人名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召貴昂久之乃至衛從甚衆門者叱止之惟貴昂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將士移時乃知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攻九門已克其入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單騎諭守者散乃盡克九門于是上書清君側之惡而靖難之兵起矣貴等卽日被害

北平都指揮使楚智

忠節錄

楚智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死于陣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

漫山館

大寧守將卜萬

忠節錄

卜萬未詳所自建文時爲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文皇乃行反間貽萬書盛稱獎萬極詆毀亨絨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遺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爲請遂俱遣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獻徵錄

卷之百十

六

曼山館

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守薊州都指揮馬宣

附錄 忠節錄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溶閉城堅守文皇遣將反復諭之不下樵衆急攻宣率衆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宣戰沒溶亦死之或云宣被執罵不絕口死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七

西涼都指揮莊得一作德

忠節錄

莊得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
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
獨全後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于夾河得奮力助庸
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而
死

忠節錄

卷之一百十

北平都指揮彭二

忠節錄

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有威
名靖難兵起殺謝貴彭二咤曰早不爲我謀急躍馬
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
健卒格殺之兵亦散

忠節錄

卷之一百十

九

北平都指揮彭聚

忠節錄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北平都指揮孫太

忠節錄

孫太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行都司都指揮朱鑑

忠節錄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
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
文君加卹典 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卽
鑑也

獻徵錄

卷之三百

年十

都指揮張皂旗

忠節錄

張皂旗者逸其名不知何許人建文時以都指揮充
偏將力能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
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
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獻徵錄

卷之三百

十三

都指揮唐禮

忠節錄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盛將軍以徐凱敗于滄洲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爲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十四

都指揮楊松

忠節錄

楊松不知何許人積功官都指揮北兵南徇朕炳文使松爲先鋒據雄縣北兵圍雄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破城執松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十五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公信傳 朱睦㮮

公諱信字彥實輔從兄也洪武三十二年舉鄉試第一永樂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給事中九年擢工部右侍郎會河決壞民田廬上遣信來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濬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岸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昭皇監國遣人勞視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潮決昭皇復使信往治不數月修築如故洪熙初轉兵部左侍郎賜齋金綺甚腆輔以信為同族

新傳以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奏乞改授武階以是調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尋擢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宣德改元都督蔡福叛交趾命信帥兵往勦事寧擢四川都指揮僉事未幾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在蜀十五年紀律嚴整羣夷莫之敢犯正統十年六月卒于官年七十一歲上賜祭仍命有司歸葬祥符縣東之白塔原

論曰余嘗過汴之東郊謁驃騎祠墓已荒廢鞠為茂草徘徊瞻眺未嘗不愴然而悲也因憶少時聞驃騎為諫議封駁糾彈無所顧忌貴戚為之斂跡及命平交鎮蜀而又勦賊寇著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驃

廣東都指揮使王公清傳

王清字一盞合肥人世以武功為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正統二年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于原衛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已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眾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一詩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生還飄零身世輕子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不絕口遂遇害朝廷憫之加子爵二級清善律詩所著有建案集行於世

石林左衛帶俸署都指揮使許寧傳

羽林左衛帶俸署都指揮使許寧字志道直隸江
縣人正統末以禦虜功由舍人置至錦衣衛正千戶
已而襲父職爲羽林左衛指揮使以薦陞署都指揮
僉事守禦柴溝堡成化初充大同遊擊將軍累立
功陞署都指揮同知六年陞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
守延綏十八年陞都督同知仍充總兵官鎮守大同
時虜衆入寇與鏖戰二日一夜虜解去降勅獎諭二
十年以下米莊之敗降羽林左衛指揮同知閑住弘
治五年以言者交薦陞署都指揮使坐營管操未幾
卒時弘治十一年十二月贈都督僉事寧自束髮行
陣凡經一百十九戰被二十七鎗麾下知名士若劉
寧神英李杲等十餘人性沉毅自負甚重不屑進取
一時稱邊將者殆莫能過大同之役寧知虜勢方熾
欲持重以俟動而代王督趨甚急至使衆哭於轅門
寧憤激以出遂至於敗諫者惜之予泰試武舉第一

將張世忠傳

永平志

志字顯甫先山東日照人宣德間祖俊由臨洮
撫調衛始爲山海人俊三傳無嗣以猶子鳳襲
其子也生而神爽志向不凡少長入衛學慕磨
不文藝就正之通兵法而兼文藝嘉靖丙戌中會
武舉贊畫軍機於薊戍子襲祖職加武舉二級授
指揮僉事撫臣薦管衛印編徭爲後法薦授提調
石門進守備黃花鎮革中璫敘役諸弊進署都指揮
右叅將分守大同中路振揚士氣虜不敢輕犯民遠
山耕獲復請加衛學廩糧科貢額頗加舊頃調應援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九
宣寧斬獲虜級二十九顆馬駝牛羊八百有奇夷器
二千五百餘陞實級資金幣續給誥命兼節獲捷奏
大臣奏保因邊事回籍對簿旋以西寇棘兵部請授
偏頭叅將是時太原失利人咸不樂此世忠聞命奮
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
軍士先期選策應止有千餘而統之與叅將劉維琥
大同副總兵段堂叅將何堂遊擊張文懿從寧武關
合營追賊軟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追至
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虜見其軍士壯戰
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

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皆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督短兵血戰自已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躍我馬爲射死世忠頭中二矢又騎墻獨射被穿袖一箭而死家丁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宜俱卽死而士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 上嗟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義可尚先贈右都督賞百五十兩宣及臣各四十兩爲梓殮資兵部議奏與世忠同死鋒鏑士先給家屬五兩爲棺斂資以後不分主客官兵但陣亡者如之庶死者如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

生者效死制可以曰世忠忠蓋非常并宣臣卹典亟議之山西撫臣劉泉按臣童漢臣請重獎卹順天撫臣侯倫稱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叅將路由遵化臣見貌不及衆人初不以禮待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氣今果死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爲死事之所山海乃生長之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兵部議如之請祭六壇爲造墳及賜謚其宣臣無祭例但以死勤事者宜與祭一壇工部量與營葬其子孫典雖陞殺而身橫鋒鏑其情狀尤可憫議與祭一壇以後不分主客兵但陣亡者如之庶足慰九泉忠魂作三

軍勇氣利可賜祭葬用一品禮謚忠愍祠額曰勸義而宣臣及軍士如譏爲例蓋因其勇烈格 主受時典而廣錫類及於後死者永永時緒紳陵夷武弁久矣山西撫按三司莫章隆重而泝勵以槐諸將不援者永平鄉士夫闔境無遐邇東芻而弔山海榮等設位於鄉賢祠哭盡哀雖痛愍乎死事亦其生平事親孝聞父喪於大同哀毀踰禮爲制泯不得躬親事雖甲冑從戎退輒衰服慘容抱恨痛終三年母念少子將順靡不至而閨門嚴肅善與人交故鄉議重之也

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

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李任傳

李任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衛指揮僉事從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累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若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象用烏龜芭呂公車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福夜出襲破賊營賊獻徽錄 卷之一百十 三十一

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象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福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而入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文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人

鎮國將軍山東都指揮同知韓公青墓碑

許彬

天地有大經亙萬世而不泯者忠義之氣是也是氣在人履垣途爲忠義之士遇患難則爲死節之臣存亡雖不同所以爲天地大經萬世不泯者臣忠義之所存而浩然之氣爲之主也若鎮國將軍山東都指揮同知韓公青者其所爲抱負忠義而浩然之氣爲之主者歟公世家汾之全柳上世以來代有顯者洪武中大父春從文皇渡江以功累陞副千戶既沒父貴襲陞正千戶守北平攻取懷來雄縣大戰鄭村埧陞指揮僉事進指揮同知征大同白溝河陞指揮使再陞都指揮僉事攻奪九門進指揮同知小河之戰死於敵公以有孩提叔友偕襲指揮使尋以公成立還其官公英勇過人且善騎射永樂中 文皇征述北聞公名特命率邏騎爲前鋒攻殺醜虜賊衆宵遁閱數日師駐大城陽和復命公率勁騎襲擊之賊望風奔命不暇宣德改元從 宣廟討武定州既還賜脊有加明年甘延諸羌侵邊命總戎征之舉公輔行公才識敏給能飭邊備嚴號令訓練簡閱有古良將風旣還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公操執清慎門無私謁

暇則與賢士大夫講論古今及將鑑武經諸書以
聞見嘗駐節臨清總督江淮漕運將士不勞而事集
以故再遷今官正統十四年秋虜酋也先輩背逆天
道憑陵中國 太上皇帝親御萬乘逆擊塞外為權
奸所誤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履險隘如坦途 今
上皇帝詔凡邊關可通萬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荊
關尤甚重推公往守而以副御史孫祥為監軍公倉
卒至關關寬敵多岐路守者素不為備虜象猝至乘
虛而入不絕我軍至者才什之一眾寡不敵惶惑奔
潰公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論以忠義當盡死報國
獻徽錄 卷之二十
眾聞之憾泣公縱騎突出與賊交戰於升兒灣擊賊
數輩已而賊悉眾來迎公每手創之數被創復為流
矢所中公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
重欲招公降公大罵曰臊狗奴我背忠義而徇汝
乎乃引刀自刎實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日也賊
退之三日收公屍身無完膚顏面如生聞莫不洒泣
風紀近臣有交章宿公戰死可憫乞加恩典者 上
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給廩優養於家嗚呼
公承先世之美能自奮立振揚威武以成厥功而中
罹艱危以身殉國可謂見危授命者矣然則公雖死

而名聞長存若張巡死睢陽余闕死安慶忠義之
至今在人所謂天地大經萬世不泯者得不與同一
軀哉前此廣東海寇猖獗擁眾臨城主將張安既失
利而裨將都指揮王清力戰移日身被重創矢石如
雨左右皆憚不敢近清身慮計窮為其所執賊素畏
清給以甘言推為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
置之檻車不能死日令人誘之清終不聽惟求一死
翌日就戮清曰汝輩繫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
吾死所賊如其言至是遇害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
容就死難噫若清可謂無忝于公無愧于古名將矣
獻徽錄 卷之二十
彼有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而又苟延殘喘以圖爵
賞視二公所處不亦頗厚矣乎公死之四年鎮皋蘭
都帥李進之子文素與公厚恒以承嗣弱幼公之忠
義不自於世憤然於懷比以公務來京乃狀其行實
詣途徵銘將過歷山葬公刻石墓道以彰公之潛德
後之欲知公者當於此焉求之

都指揮同知贈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周公

神道碑

馬中錫

陝西總戎都督僉事周君璽成化中嘗分守陽和歷
考都指揮公就養以終葬既數年弘治庚戌歲中錫
提學於陝君自持狀泣請銘墓碑按狀公諱英字用
傑其先永平遷安人勝國時有官至右丞者祖亨國
初率其家百口來歸朝議嘉之授燕山護衛指揮賜
田宅東安縣故爲東安人父斌永樂初以靖難功讓
其兄或授都督賜蟒衣復還遷安故又爲遷安人生
公及二季某某教以力田讀書於聲利澹如也及漢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

人有罪公以漢國連姻誣誤與父同下獄父竟死
獄中公謫戍萬全開平衛時都督楊洪以遊擊將軍
禦邊公隸其麾下下一見奇之委長騎隊未幾虜寇邊
公擊擊出境至瓦房峯馳入敵壘得生虜脫脫白
及驅其駝馬而還正統三年與虜遇人伯顏山麓連
陷其陣擒其酋長也陵台俘獲資械甚衆明年至黑
松林斬捕首虜過當奏功陞副千戶八年擊虜過把
禿河獲其酋那友有文綺官銀之賜九年勅出陝西
至應昌別兒克之地與虜鏖戰一晝夜生擒平章少
台斬首四十餘級奪其所掠男女牛羊五千以歸

止千戶十二年出開平至以克蘇遇虜大戰矢下如

雨公突入其陣獲虜達刺孩等男婦檻送京師十四
年虜大入寇英宗親率六軍待邊等都督洪進
自平伯授節鎮宣府以公隸都督楊能護蹕至大同
與虜遇於栲栳山公擒生虜則不下者以獻命誅馮
牙既又從右叅將江廣擊虜至乾庄兒堡斬首虜猛
禿兒麻等還奏捷行在土木失利公身被重創力戰
得脫天子北狩京師戒嚴景皇帝以郕王監國
徵洪兵勤王公亦累創赴難至京師洪進爵爲侯因
面陳公謀勇可任且賞未當功遂陞指揮僉事後從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二十七

曼山館

洪禦紫荆諸關與虜連戰彌月因大敗其衆生擒酋
虜阿歸等復斬首百餘級僞太師也先乃率衆北遁
明年改元景泰陞指揮同知二年修前乾庄兒等處
戰功陞指揮使其年洪卒一軍盡還宣府獨公被旨
留京師註府軍前衛天順改元英廟復辟都督能
以進爵武強伯奏公栲栳山擒虜馮牙之功未賞陞
都指揮僉事五年又以平逆臣曹欽功陞都指揮同
知六年公年漸老盡以其橐鞬戈甲付璽曰汝繼吾
志璽奉命惟謹襲府軍前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
僉事贈公如其官母李氏贈夫人嗚呼世人祝友於

之愛如土苴弦誦者不免也公父讓爵一節既無媿
子臧季札之義卒寬抑以死公遂能挺身萬死之中
策勛百戰之後則天之報公者不誣耳余未及識公
而屢見公之子議論臺臺好文愛士卽古所謂儒將
不能遠過則得于公者不淺古稱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公家膺厚祿百餘年而魚魚雅雅乃若此豈可以
例類之哉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年八

曼山

浙江都指揮同知白君弘墓志銘 邵寶

君姓白氏諱弘字宗大別號松庵其先出元部落有
把思台者以功受王封國初有土頗者始受籍永平
之昌黎君曾祖也君祖誠從文皇靖難有功後再
以克虜功累陞永平衛指揮使君父廷玉襲嘗推總
三千營事俱贈如君官母蘇氏封太夫人蘇氏娠君
有夢祥旣而君生器宇果異六歲讀書日記數百言
與羣兒嬉有一誤墮溝中者衆奔去公獨垂繩援焉
十三能屬文選補武學生從翰林劉先生戡受易學
三應科舉更習書經司馬余公子俊保國朱公永臨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三九
試弓馬策畧屢優獎之時京營候衆帥者若干人君
爲之首弘治戊申始開武舉君舉第三陞署都指揮
同知贊畫畧於大總兵所加俸三石未幾實授癸
丑冬有舉君久諳成務者以前官總理神機營事司
馬馬公文升一見稱材且以久滯爲惜尋銓令官理
軍政兼屯田清軍馬政諸務庚申歲總漕都憲張公
敷華以君廉勇協望舉總浙漕君疏八事上備朝議
多見施行居二年興巡會推邊帥疏上君名奉勅總
督海道今都憲洪公遠時以憲副與君同事葺城于
圯浚濠于淤抑強警惰以御守卒先是有屋於海島

者往往招懷而私鹽竄燒疑於烽火君悉去之他所
施罷皆當利弊又以餘力設師塾以訓武胄居歲餘
海道寧肅正德改元以上登極恩使來致白金及
金獅緋衣之賜明年兵部以荆楚地重乃移君掌湖
廣都司事君鎮以簡靜南人懷之巡按御史李君天
賦嘗以堪大將舉是歲三法司奉勅蒞獄于藩有議
死而稱冤者君得其情正色言之不少畏却得釋者
二百餘人又明年君以疾請於巡撫都御史陳公鎬
乃檄還君於浙越三年江西盜侵衢州鎮巡謂公練
達委以疆事君極力備禦未幾與疾還卒是為癸酉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

成卷帙有松庵集藏于家

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君雅好吟咏與客倡和動

佐擊將軍贈都督同知諡忠壯清渠宗公

澹園集

嘉靖中島夷內訌沿海處亡所不踈躪時久不見兵
軍而閩浙直姦人陰內主之與相勾連亂益甚迨甲
寅乙卯間嘉湖蘇松之禍棘矣天子震怒有所誅
逮不任事者特建大將旗鼓責以驅逐掃蕩而選諸
偏將軍佐之樞臣論薦公勇武饒材畧令統所部民
兵千詣浙直軍門聽調遣為應援計寔乙卯之十一
月也公聞命慨然曰古以馬革裹尸自誓者豈異人
任哉此行所不能自効寬上南顧憂者非夫也即日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三十一

兼程行所至秋毫無犯丙辰正月抵松江黃浦開制
府命止營禦新塲賊時新塲賊約千五六百人漳潮
寧紹為賊翼者若土入入倭為鄉導者不下三千餘
人皆兇狡而彼虜供其使令者又二千餘人於是新
塲百里間皆賊數然虎視公數奮兵過浦挑戰有
金娘子橋八師庄下沙諸處賊先發被創堅守不敢
出至三月二十三日探柘林新城堡新倭二百餘登
岸縱掠公提兵掩擊賊奔潰次日追至劉津村又新
倭二千餘擁眾來公復提兵掩擊賊又奔潰會新塲
舊賊與新至者合猝與我兵遇公分騎兵百為兩翼

用箭圍射當獲十數人又次日乘勝攻破新塲賊寨
賊大慟倉皇奔新船遞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
口而新塲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益
張公婁剗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月總督胡公
檄公隨賊所向追勦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
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公兵適往皂林
進西石橋止營禦之二十三日倭萬餘夾河來戰公
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所殺傷多賊敗去頃之
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來攻三戰三
北死傷無算軍大振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公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三十一
被重傷猶果創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遠不
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公力竭仰天疾呼曰死
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總督聞其事
於朝 肅皇帝亟下詔褒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千世
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諡曰忠壯建祠皂林額曰褒
忠命有司以時饗焉夫公以身殉敵視聞命誓語如
左秀然望書煌煌光貫泉臺近世之賞與國同久嗚
呼公爲不死矣公宗氏諱禮字周道別號清渠其先
蘇之常熟人國初有阿佛公者從軍北征隸於燕已
郭隨 成祖征討鄭村壩陣亡以弟成補授總旗

溝河有功授應天衛世襲副千戶成生鑑鑑少告
生椿卽公考也妣韓氏以公子彭年貴考贈都督僉
事妣贈夫人公中嘉靖巳丑武舉由祖職加二級署
指揮僉事歷本衛軍政大寧都司北直民兵叅將神
機營佐擊歲積勞勩因以佐擊奉 命禦倭配石氏
以子彭年貴贈一品太夫人生子二長孟言弱冠隨
征柘林有功授祖職副千戶任至京營巡捕叅將次
卽彭年庵指揮僉事中萬曆庚辰武舉有文武才自
僉衛事至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三十二年
恩詔贈公榮祿大夫公之未生厥考艱于虔禱於神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三十一
正德庚午元日夢梓童帝君引一金甲神呼其名曰
以爲汝子初五日生公迄丙辰卒時年四十有七諡
云其生也有自殆公謂耶沒既久都督公來留都與
余晤語問及世德乞余文爲傳余念公精忠大節載
在實錄合于史夫書特書例故詮次其事俾後之人
得攷鏡焉若乃生平孝友之行暨子孫婚娶之系則
家乘備紀之不具論

左君弼傳

黃金

左君弼廬州人元季壬辰羣雄倡亂君弼黨於彭祖聚衆數千未幾彭祖敗君弼獨據廬州太祖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僞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助之上怒帥諸將擊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三閱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上命解圍援洪都友諒既滅復攻廬州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吳元年二月上遣使陳何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君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未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

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上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君弼自效從征克捷二年冬十月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聚衆萬餘寇鬱林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集民兵拒守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援賊遁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賊走還仍聚黨不解事聞上命君弼爲副總兵討捕英傑與其弟英覽逃之十萬山七洞口君弼追及之英傑陣死英覽就俘餘撫安之自是兩江撞酋膽落矣四年春又以平溪洞蠻獠有功賜綺帛二十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五

浙江都指揮僉事余斌傳

浙江都指揮僉事余斌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前浙江都指揮同知成之子年弱冠襲職爲處州衛指揮使戎務之暇留心經史延禮文士商確政事宣德五年調除定海衛自建義學延師儒令官家軍民子弟願學者咸肄業焉公暇躬詣考閱而激勵之務期有以廉自持自撰公勤廉謹四銘書於廳事以自勵城南海口有大浹渡常覆舟溺人自撰文祭其神後遂無患六年仍調處州衛捕盜有功七年陞浙江都指揮僉事九年冬以疾卒年裁三十有二衆咸惜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

都指揮僉事陳公儀墓志銘

王直

公諱儀字叔度姓陳氏廬州合肥人故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諡忠襄諱宣之子也母夫人湯氏曾祖諱重一不仕祖諱聞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以忠襄功皆贈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妣皆贈夫人公自少端重謙和無綺紈之習好文章喜論畧務窮其所至欲以自立於世當在當時論勲臣子弟有文武才具者必稱公永樂中宣宗皇帝爲皇太孫詔選良家子入侍公與焉上雅知其才特見親任有所顧問必盡誠獻厥辭

以對漢王蓄異謀公亦數言其姦狀上臨御之初果反凡其所言皆驗及事定以俘獲賜羣臣公得與侯伯等燕異恩也車駕巡邊出喜峯口公以驍勇選在前適虜寇犯邊多所殺獲其後屢出巡邊公皆扈從有勞績今上嗣位求賢將用之成國公朱勇等交薦公詔大臣試所業公言出奇制勝之道皆傳古兵法及觀其騎射從容上馬引弓連發連中諸軍皆大呼稱快同就試者皆自以爲不及遂擢爲勲衛日帶刀侍從益以忠謹見稱瓦剌使來朝貢將歸豐城侯本

受命率兵送之官於上曰今兵遠出慮或

有緩急願得勦衛陳儀者借住可計事 上即命與

之俱出塞二千餘里而還虜寇朵兒只伯懷西歸公

上言請於盛夏甘肅簡精銳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

且先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

全計也 上然之正統五年麓川叛 上命定西伯

蔣公貴兵部尚書王公驥往討之公亦在行明年抵

其境蒲羅諸蠻作亂道梗不通公率衆直搗巢穴擒

其首惡殺數十百人諸蠻遁走師遂進拓降鎮康州

陶孟刀門棒殺敗賊黨刀賴燕刀門顛等功居最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其冬攻克曼邦永怕孟雷諸寨斬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三八

二千餘級又領軍獨進抵南甸所向摧靡駐營馬鞍

山下爲大軍後援遂以成功師還永昌蔣公王公命

爲文勒諸石以彰 聖德還朝論功陞指揮使賞賚

甚厚明年復往征師踰貢章功多陞都指揮僉事留

守雲南積糧治兵爲後圖而公乃以疾終正統乙丑

四月二十八日也生於洪武甲戌四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二櫬之還也葬應天府江寧縣大山之原附於

先塋之次

都指揮僉事江公洪墓碑 吳 寬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

北虜屢犯邊爲鼠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

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失地利一時將校奮勇爭

護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

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

宇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 高皇帝起兵取

天下累功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

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沒子濤嗣而公則濤

之子也公在太原慨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三九

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

巡遂死於難公既死朝廷卽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

公於身後者甚至公爲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

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蓋有古名將

之風尤善騎射輒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

饌稍盛卽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

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爲難其配陳氏贈都指

揮僉事實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

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

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

母太淑人於其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虜之志
奉公遺木冠葬於先塋求子表於墓嗚呼 睿皇帝
之出所以爲宗社稷慮至矣蓋有周張皇六師之遺
意而非後世之爲游田者故當時死於難者多公之
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其君父
生還以取富貴有規於王孫賈之母者不少矣公之
事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者衆所易能爲其所
難而不爲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爲之
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若人焉爾

欽徵錄

卷之十

四

山東都指揮僉事贈武靖伯趙公本神道碑

彭時

今上皇帝嗣大歷服董正治官文臣武將各廸有功
而武將再征再克勲名播於中外無間蓋莫踰於武
靖侯趙輔者成化紀元之歲侯以都督受命帥師征
廣西大藤峽賊直擣其巢砦平之明年凱還朝廷厚
錫爵賞追封其父都帥公以上三代俱武靖伯母沈
氏爲太夫人又明年征東夷平其地捷報方至而太
夫人棄世矣侯班師入覲既卽執喪如禮將奉太夫
人之柩還葬鳳陽先塋乃述公夫人德善并家世屬
子文之刻石神道以昭示無窮公諱本字宗立姓趙
氏世爲鳳陽人曾祖仁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
天水郡夫人生六子曰均祥曰德勝曰鑑曰端曰某
曰裕均祥與某俱蚤卒餘皆忠義才武奮身從 高
皇帝定天下德勝功最多官至懷遠大將軍僉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事拒僞漢陳友諒中流矢卒於南昌
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
知大都督府事采國公諡武桓配享廟庭鑑官至弘
衛指揮僉事端沉鷺剛果屢從征伐積戰多功歷
陞福建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以其子麟代

贈逾年復召拜鎮國將軍廣東都指揮同知後赴召入京賜資還鄉卒裕興化衛正千戶端即公之祖麟其父也並追封武靖伯祖妣劉氏妣曹氏李氏俱夫人公生於父葬之日賴母氏訓育以成既長襲任直隸邳州衛指揮使即督屬造海舟創新開運神木以營宮殿才能卓卓著稱其於戎事尤爲練習凡從征沙漠者四靖內難者一俱以功獲褒賞久之用薦陞山東都指揮僉事領兵更番衛京師撫馭有方得士卒心尋命回治同事歲甲子山東旱饑戶曹奏准停支屯田卒月糧公曰支尚食不給不支則轉乎溝壑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十一

遼東副總兵韓公斌神道碑 費宏
公諱斌字廷用姓韓氏由遼東寧遠衛指揮使屢用薦爲將守邊其在遼陽最久功最多 今上二年公老卒卒且葬幾十年矣遼陽人思之願公廟食其土詔可之額曰褒功都司官歲以春秋謁祭而屬予銘之公少孤年十六襲職蒞其衛事已若素練焉者嘗禦虜小團山能突陣敵其一酋以敗之天順初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備禦寧遠虜復入小團戕將領官軍陷焉公馳赴手刃數賊圍遂解時義州屢失事總兵官成山伯王琮被執責恐甚公請當先自効琮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控至圍之數重約日出將蹂躪焉謀以告公度
不敵難久支出不可緩今我軍悉未白以自別或謂
東南圍薄可出也公曰若虜將謂我血乘之矣乃自
虜衆奮呼而出有所斬獲公戒勿顧北出猶存七級
焉已而虜復入花馬池有衆三萬公度其難以戰勝
列陣城下出精兵三千陣車前賊知有備不敢近成
化三年建州賊數擾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畧出衆
深知夷情勅改充遊擊將軍馳驛還遼頌右哨從出
清河抵其巢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口
論功實授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分守遼陽諸地明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

改充副總兵分守開原兼提督遼陽鎮巡諸官以爲
遼陽東南境與建州接守將非專任弗可請復遼陽
公與衆籌必堡兵而後能守親歷緣邊相賊所出沒
處創東州馬跟單清河藤場綏陽及鳳凰鎮夷草河
湯站等堡密烽墩增戍卒自撫順迄于鴨綠南北幾
千里聲勢聯絡居民因得墾灌莽田之屯利日廣而
虜深入之謀殺矣九年賊屢犯廣寧總兵官歐信會
公出義州直抵興中斬首六十二級論功陞署都指
揮同知廷臣會推天下武臣可大將者三而公居一
焉賊嘗入清河堡匿深谷中以數騎薄城挑戰將佐

事欲擊之公曰此罅也勿貪已而伏果起公乃背
陣番休更戰賊既遁復出驪河十舍口等處搗其巢
斬首百餘賊大舉寇靈陽而還也邀其歸路值淫雨
連日令士卒下馬徒行多怨者公曰馬疲則遇賊不
可用矣我豈欲勞人乎至將在路部分將士舉號火
縱騎追奔馬有餘力遂斬六十三級公紀律嚴明下
莫敢犯頗中流矢能權詞以安衆心部卒有拔矢中
目者亦能堅立不移拔鏃還射倉猝遇敵必謀而後
戰緩急合宜前後八九年屢與虜鬪未嘗敗衄爲同
事忌功者所中坐累復貶三秩知者寃之十五年撫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

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同總兵官侯謙復爲右
哨出鴉鵲關抵泊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三
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據山險欲夜劫公
營公令譚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尚欲爲偷乎馬法
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願一見公公免胄示之皆棄
弓矢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
後邀者約謙軍其地以待之而謙徑先歸公至黑松
林賊果突出公急令立營一麾而定賊不能擾其料
敵應變類如此撫寧卽軍前奉欽給勘合陞公指揮
使捷奏上以公當一面復陞都指揮僉事明年虜

侵開原而建賊復擾遼陽時公遣說淹擊
公薄其罪釋而用之俾職任皆仍其舊且令亟行
虜聞公至即遁去十七年公乃詣撫順關相建賊卜
花禿等以恩威諭之皆叩頭誓無再犯公知濟清多
詐嚴兵繭場等堡以備之累以擒斬功受賞二十三
年追勦朵顏虜寇至半邊山獲原掠人畜而還上
念公久勞特賜蟒衣一襲大理寺丞李介通政使田
景陽先後各薦公可主將廷論多歸之者而公浩然
不可留矣弘治二年公確辭至再遂老焉於時年甫
六十日置酒會親賓以爲樂時政物評未嘗掛口後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四十六

十有一年得年七十有二而卒公生長邊陲身長七
尺有咫膂力過人精技射多智畧善以寡擊衆然不
恃已長每戰必參衆謀而用之與士卒同甘若嘗雪
夜追賊道即以伺禁毋爇火一軍未食不輒先稚童
儒生遇暇必延致誦說史傳故武功之立遂爲東陲
世將有以也夫

陝西都司指揮僉事張公鵬霄行狀 王維楨
公諱鵬霄字圖南葵軒其號也上世直隸揚州府江
都縣人曾大父英自瓜州渡江從 高皇帝取天下
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 上忽詔英曰
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爲侯英辭曰臣年老
子孫薄福卽指揮足矣乞勿授 上賢之賜緋袍金
帶留侍京朝英傳稱初慶陽衛尋改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冒瘍疾作 上賜佩刀及家
人二戶慰之夫稱者葵軒公之大父也稱有子二人
曰煥曰敏 文皇帝興詔煥隨侍煥無嗣敏得蔭其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四十七

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爲公父配周氏以天順癸未
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顙疎髯面如紫玉
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
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守榆林已推衛僉
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效才一時寮佐咸推伏
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
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百遇敵滿受堡公曰
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
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錐揮刀突來公率
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錐者蓋酋長云虜懼

通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賜白金綵幣若干是時他兵孔壩溝者全軍皆沒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有名少傳遂庵楊公者 毅皇帝時來總制三邊事徵公幕下咨兵畧建圖畫討山川夷險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炯炯在目楊覽而奇之太息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地方弗靖有才總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署都指揮僉事至卽懸賞募兵招商實邊斥埃繕飾城浚隍又奏歲增銀布時犒士卒環人安之寧寘錯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十八

麻子喻老人相繼授首俘馘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謂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衛之乃獨掩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晉秩公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孫副使難其剿向公念曰此無漢南鵠兒故事耶公哂曰未也可二十日擒比捷才十九日孫大服又平石門山回賊擒其首田迪遂盡收餘黨歸屬冬雪沒徑馬跌傷足公以是不出居數年今 天子興復起遼菴公總邊事公以楊雅知我冉出董旅期大得志於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用也今代巡諸邊乃卽疏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曰今之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蹊徑率貶折爾予終不能蹊徑貶折宦而規于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王公連疏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犖屢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階超足可至卽公亦自謂非僥倖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不獲大致顯融豈李廣不侯數信奇耶抑時值嚮吹而公操絃邪嗟哉公之得謝他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

訓以內政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環時夢一老人皓首龐眉兩手捧紅羅襪公且曰與公約之得八十尺未少不足人咸謂公壽徵由今觀之信有數邪公慷慨爽絕機械論事可否面裁琅琅傾聽好稽古昔說先王與言遂旨超悟自得卽章縫之士猶或後焉余同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任子伯玉二人者曩游長安與安世交因獲見公爲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爲指揮總中軍時有太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脅公爲附公面折其非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籍毀其宅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

又僉書都司時能立判冤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非豪亢自負敏達不局者哉

王邦直傳

朱睦㮮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也父潺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駢脇有神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金真矣而非所好也乃學騎射窮韜畧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日環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

人之渴自府谷遣歸遇虜于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取矢視如扛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贊義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

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謀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叅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鴉鵒峪窺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蹙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

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
殆盡且鳳旣亡而吾獨存恥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
門邪遂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固壯邦直環其
尸相視嚙指翌日遂引退我軍與其尸而歸旣而有
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
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之之故初邦直之死也
諸士吏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萬達親爲文祭之已
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忠故事之謚表庸官爲立
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尚倫等八人附焉詔從之贈
邦直都指揮僉事建祠以祀仍廕子化熙爲潞安衛
千戶世襲

正千戶世襲

論曰人臣有封疆之責統馭之任遭世多故或戮力
戰禦或倡義嬰城不幸隳敗則委身而殞固其分也
然非忠誠感發志意堅定尠不偷生而鼠竄矣良林
抗聲罵賊慷慨就戮寧國奮勇殲虜視死如歸均之
不失爲烈士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二

福建等處都指揮使司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
張君建節墓志銘

王世貞

余所友者張將軍元凱爲布衣飲竟歲甚懽一日猝
其容而造余拜且請曰幸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
問其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友王子
百穀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
凱友也則銘之余而以百穀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
君故先百穀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
號咸虛其先鳳陽五河人六世祖得從高皇帝起
義爲徐州衛千戶有二子長祥襲而遷陝西慶陽衛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三

指揮同知次真從文皇帝下金陵以宿衛並督授
徐州衛指揮使調浙江臨山衛遂爲其司都指揮屢
遷石軍都督同知填浙如故有子智以病廢孫英襲
調蘇州衛自是兩家兄弟俱重於秦吳間有世官而
其居吳者尤著英亡子弟募襲英生叙叙生瑀爲君
父瑀有文武才握衛符者垂三十年而屬世承平弗
獲以功名自顯見君生七歲而喪母賴淑人裴毀如
成人蔣淑人來稱母謂君能子矣是時張氏以俠聞
江南甲第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鍾鼓立曲旂羅綺曳
地出從平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布素爾喜又日

習讀經史爲書生業父瑀內奇之設曰家世

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槧爲君跪謝曰
將相不偏廢也且鉛槧三尺所受使父珍語屈而御
史視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其諸
生以至有既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父
珍卒當喪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
善之後遂爲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
策論難毋若君何卽君射亦無若吾屬何也已君騎
而馳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嘆遂爲第一人君凡三
試而兩爲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猶第二而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四

至部試輒數奇不第如諸生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
御史魏復薦之後與都御史黯合薦之御史洛復薦
之他御史先後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爲指揮
也蓋視衛符如珍時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
張生富而入賞爲衛指揮欲列坐視事君怒曰卽不
肖從請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骨哉
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媿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指
其門曰此非入貨所也則以提帥陸太保炳書來解
君弗啟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
卽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

自得公察君衛事治而所接談議斷所見無

與之推風雅親酒德久而非君無歡也時有倭
都御史蔡公檄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
印綬佩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鉢帕韋附注鼓而從
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爲之披靡矣而還南京
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旣持廉無所射狗而能察
用其下卽偏裨少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
其漕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爲真而僉郎陽都司事
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
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東陽大俠鄭負險救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五

壁亡命匪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車騎及其
縛之出衆睥睨莫敢動遂置鄭法而沒其田中丞上
君績遷長福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
皇恐不暇食飲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
失其名司而難之而君所治虎落躡石勁弩長戟守
具精甚而所將士又選賊望見君幟卽不敢壁而移
壁他所旣賊退撫臣乃更媿恨君以三千金檄君治
兵甲人或謂君名爲兵甲耳君誠能捐其半爲撫公
壽必德君而其半尚可索也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
咸犀利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接兵

千八更用為援而劫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公
 而後庶幾還吾書生哉即日歸解橐中裝直可二百
 金悉以推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
 吏部郎敕祥徵君章憲使美中輩課詩酒以自娛識
 者謂大司馬尺一旦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
 以嘉靖丙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所著
 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二卷軍政條約四卷戰守
 說各一卷問漕集二卷續漕志二卷楚游稿一卷守
 閩說一卷樂志園集四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百十

百十一

各術

周顯

楊廣

宋瑄

盧振

崇剛

崇一作鄧

小馬王

張倫

王資

孫鑑

姚鎮

王玉

陳聞

于先

凌錦

朱顯忠

郭雲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一

楊信

徐義

趙諒

柴英

倪諒

劉蒼

王業

劉伏玘

徐讓

衛健

目錄終

名儒

驍騎前衛指揮使周顯傳

周顯合肥人歲乙未上駐師和州顯自附
六月翊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充帶刀先鋒
句容溧陽丙申二月破中丞水寨三月擒陳兆先
克南臺鎮江四月下金壇丁酉三月取常州橫林樂
杜等處四月克宣州六月收江陰營於甘露征常熟
與張士誠戰於望亭又擊敗陳保兒陞前部先鋒戊
戌二月隨邵平章征湖州十一月從克婺州己亥三
獻徵錄卷之百十一
月克諸暨九月援常州陞帳前都先鋒庚子五月於
龍灣石灰山敗陳友諒兵追至采石遂復太平辛丑
十一月從援長興敗李將軍癸卯三月張士誠將呂
珍盛兵寇安豐上親援之顯從行擊走珍七月戰
鄱陽湖甲辰平武昌回克廬州乙巳五月取安陸襄
陽等處平章常遇春上其功陞驍騎衛千戶十一月
克泰州丙午八月從征浙西十月克舊館十一月克
湖州元年九月從破蘄州擒士誠陞金吾右衛指揮
同知十月從征中原洪武元年正月從棣州尋援之
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時上以汴梁為北

五月親往迎得回軍扈從七月督指揮曹興一攻
泉白寨又於汝州攻破毛蘭盧劉參政管調策應陝
州十一月征探潞村至聞喜梅右丞逆戰顯手刃之
十二月奉檄總領兵邏絳州路遂克河中二年二月
改驍騎前衛指揮同知征迤北四月從常遇春至錦
川追江文清六月至全寧追也速於北黃河克上都
八月從李文忠援大同九月克馬邑進抵梅峪口敗
脫列伯軍獲樞密知院王文質馬飛卿等逐孔興至
東勝州而還三年正月復從征沙漠二月克察罕腦
兒三月抵駱駝山收朵兒只平章塞進取上都五月
獻徵錄卷之百十一
北克應昌府從左丞趙庸追蠻子大尉擒偽平章作
答兒等復追江國公軍馬降之六月克虹螺山陞昭
勇將軍驍騎前衛指揮使四年復從文忠北征六月
進兵阿魯渾河與虜戰沒

河州衛指揮使楊廣傳

楊廣巢縣人初事雙刀趙為元帥以智勇聞歲丁酉四月宣州歸附授左翼元帥副使十一月從總兵達攻池州樞陽鎗雙刀趙俘其兵戊戌十月克復宜興先是宜興復叛上命達率師討之未下至是達遣兵紀其餉道帥廣等併力攻城遂拔之十二月從下婺州已亥正月克諸暨攻紹興還婺九月取衢州庚子正月攻高郵月城先登辛丑四月策應濠州八月江州既破陳友諒走武昌壬寅正月遂下洪都留守禦癸卯六月攻吉安甲辰武昌平從討熊天瑞於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

贛州乙巳正月天瑞降南雄韶州亦附丙午征進瀧南益陽三月陞英武衛管軍千戶八月諸將伐張士誠廣乘海舟取湖州十一月合圍蘇州明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絲段超遷鷹揚衛指揮使十一月取沂州益都十二月東伐萊陽洪武元年正月克之四月克河南路擣潼關六月賜諸將勇將軍渡河與偽官楊呂二平章大戰賊衆奔潰獲馬數十是冬攻漢中二年三月克鹿臺鳳翔四月克鞏昌守禦十月畧西番授臨洮渡河擊番寇敗去未幾奉旨開設鞏昌衛三年授世襲詔仍昭勇將軍四月王保

保軍於定西破之夷其營落五月征鐵石岷州回衛

九月復奉旨統領官軍開設泰州衛四年四月隨賴川侯傅友德克蜀階州文州援漢中進克成都援崇慶承曹國公李文忠御開設永寧衛守禦八年九月詔領兵馬赴京調驍騎左衛九年正月隨徐大保北營於薊州五月師還十年改河州左衛指揮使詰進昭武將軍設衛守禦十二年率所部隨西平侯沐英征洮州十八族番賊三副使賴勝子等禽斬甚衆復於故城遇賊與戰中矢傷左脇尋卒計聞上為之惻然勅有司歸其柩所過郡邑致祭賜葬于巢之柩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四

奉命詞臣撰碑銘以昭勲節祖遇春贈懷遠大將軍親軍指揮同知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父興旺追封弘農郡侯祖母李氏母柳氏妻張氏俱封弘農郡夫人子潮初充叅侍改散騎舍人十二年征西有功襲興武衛指揮使十四年隨徐太傅討松州旋師北下即從傅穎侯征雲南克普定羅具若盤江普安曲靖禽司徒平章達里麻攻烏撒元左丞實卜合芒部土酋率衆迎戰擊敗之遂領本衛官軍城烏撒克霑益十五年二月刻雲南大碑龍海等砦四月同馮張兩都督策應大軍於金沙江及東川又從穎侯追夷

川寇至勝石上官渡楊柳江八月大破阿吉魯等山
砦追實卜十二月援大理克佛光砦十六年討古州
龍里洞砦又明年從宋國公北平操練二十一年卒
孫海襲本衛指揮使永樂初調建陽衛征交征紅州
等處有功孫輔曾孫清玄孫雲雲子光世襲建陽衛
指揮使光子京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

府軍右衛指揮使宋瑄

忠節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
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于靈璧瑄披甲躍馬
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盡死之
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
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富嗣 文皇惡瑄以
瑄弟琥嗣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六

燕山護衛指揮虞振

忠節錄

虞振燕山護衛指揮 文皇將起兵建文君逮燕官校
令呂貴密約振爲內應呂貴既見殺振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百廿

七

揚州衛指揮崇剛

崇一作辭

忠節錄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毅有膽略靖難兵起剛練兵繕
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
夜不解甲他有欲迎降者忌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
爲張本徐政所縛開門降並縛剛剛不屈而死

獻徵錄

卷之百廿

八

指揮小馬王

忠節錄

王夫其名每騎一小馬人遂名爲小馬王指揮臨淮人太祖朝功臣之子靖難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此兵戰于白溝河敗績脫胄付其僕曰吾爲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堅鎗而亡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七

河北指揮張倫

忠節錄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氣嘗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白賈爲丁公平死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七

指揮王資

忠節錄

王資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奮力
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
遣還京復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資不
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十一

昭勇將軍直隸潼關衛指揮使孫公鑑墓誌

王九思

昭勇將軍孫公者諱鑑字克明其先山東濟州人徙
鄒平乃遂爲鄒平縣人其七世祖福金宋僕從有邑
有功而元興授銀符爲軍兵千戶以收河南功當湖
而鄉人愛之留爲鄒平縣云福四子而長子希武襲
爲千戶授金符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不幸中流矢死
希武六子其仲子惟方惟方二子其長子曰本當是
時元末天下亂羣雄並起高皇帝提兵驅逐胡虜
而本以壯士歸附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戰死其弟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十二

孫智代之智亦戰金山死而其弟雄復代之隸燕山
右護衛洪武三十年文皇帝靖內難雄爲前鋒攻
懷來雄縣漢州取之陞小旗又取大寧鄭村塢敗齊
泰軍進爲總旗取蔚州攻圍大同大戰白溝河招募
忠勇千三百人陞武功中衛左所副千戶又克滄州
戰夾河薊城勝之收捕開州叛民若干人獲哨馬數
十匹陞正千戶又攻東阿東平汶上克之而南攻靈
璧破大軍克泗州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羽林右衛
指揮使文皇帝平定海內而雄扈從而北又北擊
達賊木鴨失里阿魯反瓦剌是時關中無事而櫟陽

在潼關不可無人。帝獨深念之一日熟視雄而曰：舍雄無可守潼關者。雄頓首謝曰：臣起自行伍，效犬馬微勞，賴陛下恩德超拔至此。今幸且備宿衛，近日月之光，老死輦轂下，無所復恨。奈何棄之於遠地乎？帝笑曰：毋說遠。吾以汝為萬里長城也。行且召汝矣。第往，毋苦。于是乘傳至關，而孫氏之隸潼關也，蓋自雄始也。雄以天子心腹，受命當要路，又智勇絕人者，以此名動關中。雄生子真，真配劉氏生一子，是為昭勇將軍孫公者也。公生五月而父卒，又三年而共祖雄亦老病卒。又二十一年而公始襲其祖職，指揮使云。潼關衛自共祖雄為指揮使，有名其他為指揮者，皆以門閥繼嗣，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公乃奮勵感激，歎息曰：嗟乎！我不視吾祖死，即何面目見之地下乎？又曰：人身惟目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已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食淡，而捕盜盜息。司門門嚴，治城操城操嚴。甘肅備胡備胡有功，典衛政衛政舉士卒服。當道稱焉，而又故孫氏也。于是諸指揮者咸辟自以為弗及也。然此而人但知其廉克舉其職，無忝于其祖而已矣。至於誦習經籍鼓琴，或有未知也。至于痛其父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古

子其母也。母病，額天以身代死。母死而哀。若死者，則無弗知之者。蓋嘗詰贈其父昭勇將軍，使封其母太淑人。而所以養太淑人者，又甚。然猶若此，此可不謂之能孝者乎？然其為人剛直，若此者，事不如意，輒怒。即無所發怒，即數日鬱鬱不歡。由此病人，或勸之乃愈。益怒病至，是病革，召其子廉執其手而曰：吾為指揮使，無媿吾祖。我死，汝宜為指揮使。汝為指揮使，必思吾所以無媿其祖者。曷之哉？廉泣而應曰：不敢忘。乃遂不起。其年成化壬辰五月十七日也。壽僅五十歲。

潼關衛指揮使姚公鎮墓志銘

公諱鎮字公鼎號玉岡姚氏之先古河申府六營人村今隸蒲州相傳系出舜公族今其村有舜祠族人歲時享祀幾世祖魁中元至正戊子解試官淮安府桃源縣學教諭既謝事聞河中大荒卜隸揚州府興化縣遂為興化人桃源公與里沙善人交好里人仰重桃源善人名其地為桃沙庄云桃源子庸至辛丑進士歷官永平知府進階右叅議永平公子五庚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五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五庚仗劍從屢立戰功庚一公陞雲南瀾滄衛指揮同知

獻徵錄

卷之百上

十五

庚二公遼東鐵嶺衛指揮使庚三公直隸潁上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庚四公以小旗從文皇至北平護衛寔公啟建祖也庚五公韓府公護衛小旗庚四公生倫為公高祖捕小旗陞總旗總旗生厚陞薊州衛百戶從文皇征北虜因留北平洪武三十二年文皇靖內難百戶領兵克雄縣景州真定陞副千戶策應永平攻夾溝大寧戰鄭村塢勝之三十二年戰白溝河攻濟南陞正千戶克滄州陞薊州衛指揮僉事大戰東昌下之扈蹕還北平三十四年二月文皇自將南下命事為前鋒戰夾河藥城大捷進懷遠

將軍指揮同知三十五年克東阿戰肥河大店克泗州渡淮文皇入正大統論功蒙賜綬衣白之賜進昭勇將軍指揮使初文皇既克平都司力抗王師不能進然天下素畏文皇英武選貌若已者十人金甲名馬各帥兵突出平軍望見大驚潰十人者昭勇其一也永樂改元之明年上以潼關中原要地調掌衛事命每歲正旦入朝而以衛直隸右府賜襲本文幣以符驗授之許乘傳往來是年冬秦王入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昭勇曰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啟也王怒止關外至京面上垂泣

獻徵錄

卷之百上

十六

曰潼關姚指揮慢朝廷甚夜不容臣入關上但微笑曰口正旦昭勇來朝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知陛下非知秦王上顧左右口如姚指揮真鎖鑰之臣賜寶鈔明年上將北幸值昭勇來朝勅還鎮奸細撒伏臘假僧過關緝獲斬之後聞言官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上曰言官論是但即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處亦是也會按西鄙事得當上甚悅十八年四月卒上悼惜之遣官祭昭勇生深襲指揮使功陞都指揮同知宣德中鎮守寧夏北虜大舉入寇鎮守負流矢

大戰斬獲甚衆捷聞賜錦衣白金名馬奏建潼關鎮學鎮守生琮襲指揮使掌衛事配卒淑人生公號氣清讀書好古太保劉公見而愛之妻以仲女是所稱劉太淑人也新都楊公椿督學湖廣過關公謁楊旅邸楊謂其子廷和曰是兒英年美質他日任士也可與交遊廷和者世所稱石齋先生也少師大學士自是金蘭縉紳聲譽自洽云會送姑適陝西左布政孫公得奇疾卒于長安先一日見緋衣白馬使者曰使君有請不可久稽也明日雷雨大作公歸矣後以子諫官贈昭勇將軍指揮使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七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王傳

第吳附

王王梁縣人歲壬辰太祖起兵於濠王與弟瑛歸留帳下王剛勇有謀繆家山寨兵勁悍首攻夷之再蹂黃墩蕩湖口賊莫敢當其鋒授千夫長時彭祖倡妖術聚衆萬餘王擊之剋其砦甲午取滁州乙未正月取和州敗青山兵從擊鷄籠山羣盜以功授萬夫長六月朔從渡江奪采石舉太平陳也先控水陸兵寇城下上親禦之命王東收溧陽溧水攻宣州丙申破水陸二砦克臺城復南徐陞右副元帥從徐達攻常州張士誠弟士德來援王戰敗之士德走王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八

王勇虎子追擒之上大喜大被賞賚丁酉三月常川平寇擊常熟戊戌二月克嚴陵降溪洞兵留戍焉十二月下金華己亥二月拔諸暨戰臨海撤蕭山是年九月克三衢遂鎮其地辛丑六月陳友諒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廣信胡大海帥王率兵援之王從殺敗賊衆就障手俘明道送至京上喜即授明道以官因得友諒之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克江州下南昌降饒州吉安等郡王之功于是爲大壬寅三月王自廣信徵入朝有祝宗南昌之亂瑛提其師討平之王還金華謝再興叛甲辰六月再興犯義烏

東陽爲瑛所擊敗七月 上命瑛統王兵爲金華

指揮副使

王瑛字君寶王之弟也 上起兵於濠王與

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王由千夫長陞萬夫長歷陞

副元帥其夷繆家山蹂黃墩蕩湖口剗彭祖寨取滁

和兩州奪采石舉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城覆

南徐擣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戍嚴陵下金華拔諸

暨戰臨浦掀蕭山鎮三衢擣廣信俘李明道雖曰善

陣善戰以濟厥勲亦以瑛常左右以資羽翼相爲犄

角也王自廣信入朝瑛提其師從平章鄧公復臨川

秋徵錄

卷之五

十九

援南昌王還金華謝再興犯義烏東陽瑛力戰卻之

援千夫長王卒廷議以瑛久在兵間聲望素著立命

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侵我新城從平

章李公出戰舞鰲衝其中堅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

資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鉛

山捷于紫溪遂從叅軍胡公進攻浦城陣于古秋橋

于西陽嶺於景江橋於南峯寺大小之戰數十斬首

二千餘級虜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又明年

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塘又明年陞指揮

副使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拔英以從

就命撫安汀州還從胡左丞捕寇海中踰秀山殲

分兵畧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砦

降其衆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川病

內熱平章鄂國常公俾昇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

歿于毘陵年三十五 上聞而悼之命賜衣廩土田

存恤其家

秋徵錄

卷之五

二十

成都右衛指揮同知陳聞傳

陳聞合肥人元末爲義兵千戶歲乙未六月大渡江克太平遂率衆歸附授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副付充管軍千戶克溧水敗左侍御軍馬七月從總兵湯大夫劉總管克句容八月從克溧陽丙申二月取采石二月克陳也先管進取南臺克鎮江五月征宣州七月從徐大將軍攻常州丁酉三月破其城四月從陳兆先取寧國縣擊敗宣州援兵六月克江陰州八月克新安戊戌二月從攻湖州擊天目山等寨十月從兆先策應宜興十二月克婺州明年正月從兆先克諸暨尋取紹興十月克衢州庚子正月辛丑八月同兆先征安慶尋拔江州調守龍江十一月從援長興明年三月置編伍以兆先薦授管軍百戶九月修築安慶城池癸卯十月從征武昌甲辰二月下武昌陞管軍千戶九月取荊州丙午八月移戍歸州洪武三年七月僞夏來攻聞出兵奮擊大敗賊衆九年移守德安十一年八月陞成都衛指揮僉事十二年

梁山太竹等處賊人叛亂奉調統官軍討之殺獲首級一百餘顆生擒五百人抵墊江高灘洞殺賊擊散之遂攻滅梁山龍馬槽寨平太竹縣賊七月修治城

池十四年十月從胡郭二都督征雲南十一月駐紮水河擊散大水腦通化等蠻十五年二月攻龍海三月從征建昌論征南功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與世襲二十四年致仕子瑄襲本衛指揮同知累以平蠻功陞四川都指揮同知進都督封平江伯卒封平江侯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七

懷遠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

光墓志銘

宋 濂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爲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父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府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爲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僞號曰宋都九江使其

蘇徵錄

宋之書上

三

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郡目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俵俵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爲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徙者列爲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人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公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

命爲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諒殺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之臣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大悅而受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召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鵬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戊辰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趨還解金連環并繒授之且曰子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力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曰一

蘇徵錄

宋之書上

三

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藏之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于外潛獻搗虛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部將皆從颺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處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之理遂與櫬衛壁曲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高郵淮安豐皆下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洲

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

都汴梁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陽攻下

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眾來

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旗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

潰追斬之積尸盈野越六月追擊河中拔其城魏公

命茂輩昌元將橫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敗走

之遁兵不敢東向遂入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

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

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

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

擒死不屈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

至勿為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

尋被害上悼之賜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

郊官祭以少牢其主祀享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

用千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沒氣貌

修整善鼓琴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

之翺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鷹揚虎視所向不

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大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

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有氣未平君長跪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九稱之

懷遠將軍忠義前衛指揮使同知凌公錦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錦字日章凌姓凌之先蓋出衛康叔康叔支子

為周凌人以官氏子孫散處江浙間至吳偏將軍都

亭侯統著名史冊而句容故吳甸也句容之凌相傳

為統後在唐學士準在宋侍郎策各以其地顯公家

句容之郭千村族亦鉅而失其譜公之祖福海妣田

氏考壽贈懷遠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妣白氏贈

淑人天壽君承樂初以誌誤戍興州中屯業中圯然

獨撫公曰吾所為無媿心者將恃爾以亢吾宗無自

棄也公受命感奮必思以自効宣德初代父軍中騎

射之餘時從儒者問書史大義而於一切世態倂仰

宦跡通滯物貨奇贏悉鉤探其情勢而欲手操之蓋

公性沉鷲有術長身岸髯慕古策士亦每以策干時

名公卿諸公亦多折節與還往正統中從大將軍擣

虜于甘州兀魯乃歸以功長伍什夫上言興州官軍

當分番宿衛而地遠外非便兵部是之得旨許內徙

隸忠義前衛已巳秋虜大入寇京城戒嚴公從副將

軍戰虜彰義門大迫虜紫荊關以功試百戶景泰初

貴州苗作亂公在行破其香爐山諸寨進副千戶金

歲守將知其能請隨以自輔天順元年正月以通
入京預迎 英廟復位進指揮同知食祿錦衣衛
英廟亦識其人數有賜齋詔乘傳取馴象於雲南還
奏稱旨久之曹石擅政陷文臣典兵者公坐與善調
涼川明年與邊將出禦虜敗之功未上值 英廟燕
間忽思公問所在左右曰在涼州即日召之時方草
迎駕功進者兵部俟公至上劾 英廟曰非也其仍
舊職不問公感 上知遇脫險卽夷遂獻其名馬廷
謝不復出以老疾自免日與方外者遊而於世故亦
未始相忘聞朝政闕失暨邊報民瘼與客疊疊說不
依自號無然子放遊江東西淮海間自豪于賈人十
餘年乃還置西山田三千畝以濟饑捐地以瘞貧死
者千計築大第作上室臺山種樹日坐卧其中雖事
聲色而所食無珍味所服不過唐巾髦衣自以爲得
異人授金丹訣恒自悶不以告人也又時操觚著書
以仙自命雖見西不恤弘治壬子二月二十四日忽
得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九

指揮僉事朱顯忠傳

實錄

顯忠泰州如皋人初同兄貞事張士誠我師下松江
顯忠兄弟率部下來降吳元年授濠梁衛指揮僉事
後從御史大夫鄧愈下河州抵土蕃還守河州及從
穎川侯傅友德克交州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
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
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
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
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
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
顯忠被傷暴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
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
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旣而友德調兵來
援世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

南陽衛指揮僉事郭雲傳

實錄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岸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裕州屢出戰不降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復出戰敗被擒嫚罵求死不少屈達壯之繫送京師既見上觀其狀貌奇偉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以書使之讀雲誦其書甚習上大喜且以其志義仍加賞賜授溧水知縣民咸稱之 上益以爲賢特陞南陽衛指揮僉事俾還鄉敬故部曲就戍其地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爲飛熊衛指揮僉事

兵民樂業至是病卒其長子洪武十三年 上特命

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

廣志

宋 濂

公諱 物氏世爲開封鄆陵人在元時以膽畧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鎮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銳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扈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扈駕親征九江南康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 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銳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忌武昌公又從破之既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功焉張十誠據姑蘇常忠武王泰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武昌遷永州已而遷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幼 上聞之惻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且勅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喪復命工部造塋聚寶

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恩意甚渥也惟公幸際興王之運臨敵不憚故能立顯功受榮爵沒且不朽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一

建寧右衛指揮僉事贈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僉

事徐公義墓碑

楊榮

洪惟聖明誕膺天命一時豪傑雄勇之士雲和景從相與經營四方遂成大業若故明威將軍建寧右衛指揮僉事徐公義者和州人也裔出栢翳歷世以來代有顯官至元季公之父曰壽才畧過人輕財重義賑濟貧乏有若泥饑及兵興遠邇騷動公父子俱處兵間初從平章也先帖木兒後因靖海侯吳公來歸相率渡江克太平定建康授領萬戶軍嘗以力戰創甚命公代之撫其背曰繼吾志者汝也蓋公爲子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一

弟時嘗慨然有大志不營志產業剛毅正直膂力過人好讀孫吳書意有所合則撫卷而喜平居以騎射擊劍爲樂至是代父戍守江陰施設布置人咸異之吳元年從征僞吳張士誠每戰能躍馬揮刀作虎吼突入其陣衆皆披靡決戰之際雖矢石交集血流至蹙弗顧也卒成其功繼克明州福城延平還定昌國拔蘭秀二山洪武元年授昭信校尉江陰衛百戶三年陞武畧將軍汝寧衛副千戶從信國公克瞿塘進取西蜀五年復從岐陽王北征沙漠公奮勇深入擒獲其衆然不妄殺掠所至之處人多歸之無不愛之

右父母焉又能撫恤士卒與同甘苦故得其死力而
功能益著十一年授明威將軍建寧右衛指揮僉事
號令整肅權禦有方繕修力役勞逸適均人心悅服
二十一年春得疾其劇卽却藥曰死自有命豈醫藥
所能療耶顧其子信曰汝等當忠以事土正以率下
勇以禦敵仁以撫衆則臣子之道盡矣言訖而逝其
生巳卯終於戊戌享年五十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一

三

留守右衛指揮僉事趙諒

忠節錄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
兵建文初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
諸將軍中覺察之靖難後諒坐憂死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一

三

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英墓志銘 王直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諱英字仲實堯之
曹縣人夫諱清妣王氏父諱裕元季爲安豐奕千
戶率衆歸太祖常從征伐積功至武節將軍正千
戶洪武初守番賜卒焉而公年且長矣入充叅侍舍
人以材武稱遂繫爲瞿唐守禦正千戶從征遼東功
居多調浙之松門又調臨山乙亥秋詔天下武臣或
其父祖與開拓之功者皆超擢於是公得海南衛指
揮僉事寬厚受人善於撫御剋弊與利人皆便焉黎
寇王瓶擾澄邁公勦平之既三年授公明威將軍而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王直
以官贈其父封母薛爲太恭人妻王氏封恭人永樂
丙戌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不道興師討之今英國
張公時爲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在行謀報黎
氏柵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駝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
舁以行至富良江聯爲浮梁且楫之以濟公及軍中
驍勇者先登拔柵轉戰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
論功行賞有白金文綺寶鈔之賜公屢立奇績皆有
文符當得陞公退然不自言識者比之馮異廣東瀕
大海海外諸國皆內屬然即夷雜種時出沒寇海上
已丑春指揮李珪總兵備之聞公名徵以自助其所

以鎮撫扞衛多公策久之珪召還廣東都指揮司
公代領其衆詔從之公統兵萬餘巨艦五十艘諸
有役在公右者皆服屬聽指使晝夜巡邏閱習訓練
如寇至寇亦聞公名不敢近海道幾萬里其民安生
樂業者皆公之惠也師駐潮州海門千戶所之前潛
得風疾以卒將士莫不垂涕相與具棺斂使其帳下
舁歸走五千餘里至海南海南軍民無少長愚良皆
奔走叩哭嗚呼此可以觀公之德矣公忠厚謙慎色
溫氣和持已甚嚴而待物甚恕征安南時部曲有得
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室使治女紅及歸以給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王直
慈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酒命
妓爲公歡公知之秉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

忠節錄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建文時上變告府中事逃府中官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產靖難後捕諒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七

武畧將軍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劉公蒼墓碑

呂 楠

公姓劉氏諱蒼字伯春饒州安仁人也先世南陽人宋有泰山先生者諱子春官至睦州知府尚郡主趙氏生二男子曰常卿正卿開寶八年常卿爲兵監鎮正卿與俱來居安仁遂爲安仁人正卿生國貞國貞生芳淑芳淑生通甫通甫生克明克明字直直生泰泰字俊康洪武中帥萬人來歸高皇帝授萬戶侯改山西朔州衛正千戶生孟庸孟庸俊康子庸嗣其官未幾以罪失之其子甫復奮起武功官三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八

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甫字子紱有勇畧然無子也於是孟雅生子仲翔輔翼及壘補翼之官稱鷹揚君云鷹揚君娶安仁孫氏公未久而鷹揚君卒故公九歲來自安仁嗣其官然輒端重英敏超越行輩十五歲入武學學焉卽身自刻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塲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塲中鼓嚴乃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於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畧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爲宋趙孟頫書吳興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瞰公其同志也學且優焉有

緩義軒叩門以請遂爲莫逆交及公子麟舉進士
英英呼之曰子勿學他食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
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初公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
謂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已矣小子其
敬之於是赴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
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閭篋中藏二青布
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着之卒事猶藏焉
公以爲賢遺麟師事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
以布自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贄
無以遺吾子也必贄之指揮龔海甘貧自守行年七
十

蘇轍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九

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
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
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爲卿相者還龔將改
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
門其少龔海者之足哉海死而子勲守學不改人以
爲海未死也夫龔氏父子其介若是不可犯也獨平
公終始敬重不衰公嘗及寮寮伐水人凌室一士凍
餒跌仆水間羣士載水爭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闢
羣士解紳挽出土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覘之心
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

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尚義不妄與人遂呼公爲
泉云一日攜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
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所畏服者
也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雞黍約邪取大杖
杖經且令其出妻時麟方學於經奔告公公趨至趙
氏曰朋友與家室孰重假令經出其妻再娶弗賢令
爾此孫不立若何趙怒方霽乃令再具饌歡宴而罷
嘗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誤遺道路公曉行獲
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頓足撫胸呼號而來曰天
乎何殺我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
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笑而不受公
自少嚴正自持非其人不交常自悼職事之卑當其
志謂可樹大勲以自振也遂亦以是訓麟故賓客來
謁公者非其人麟不出見後公年過五十而麟守訓
益堅公又懼麟之絕物也命改之而麟已不能矣然
麟既舉進士而公猶未請老乃遂與職事安或於公
是前而非後然考其學力所至當非其熱邪初成國
莊簡公知公懿德選寘幕下居十餘年忠敬彌篤莊
簡公滋賢之遇以殊禮奏調廣洋衛右所軍政莊簡
公薨後成國繼之恩禮益加焉年六十誥封武畧將

蘇轍錄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軍又數年乃老正德辛未年八月十日卒距生

甲子年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歲子麟舉弘治壬子鄉試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府劉瑾用事時罷去紹興紹興人立去思碑瑋誅詔起知西安府吏靜民懷未幾奔公喪解任服闋再陞陝西叅政云嗟乎孔氏之學不明久矣世儒博物麗辭爲之雖力干祿則邇求道則遠則古之所謂異端者今豈獨楊墨佛老哉悲夫然而天命在人未嘗絕也故夫齊民武士於儒者甚眇焉然就其氣質所至反有合於道者觀劉廣洋公及其諸友使受教孔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四十二

其知所先乎

門安謂其不能升堂也惜矣乎然則學者欲自愛者

王千戶業傳

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四十二

侯諱業字時泰姓王氏王先高郵興化人曾祖李從軍浙西國朝兵下臨安祥率先歸附授仁和副千戶再調守禦吉安祖斌父成世其職禮貌豐偉明敏多才幹幼從戴雲朋學書過目卽成誦能盡得其旨要年十六父喪明年襲職京師適車駕北征例當扈從侯在軍中動循紀律而勇畧過人同事者皆驚異之曰南人少年能是乎旣凱還復任吉安時年卽少而言動若老成人遇當爲事慷慨無所顧避雖專督屯事而所之政務咸咨焉境有急必以屬侯梅花洞寇作僉議曰彼恃險爲亂攻急則退不與戰緩則肆非侯莫之能平侯往未踰月果平之永豐大盤山賊首曾子良聚衆劫殺勢甚盛將及於縣縣遣人告急郡守陳公本深謀於侯侯知守意欲以屬已乃奮然曰兵固不敢擅調然民患之急如此可坐視乎古有先發後問者我其行矣卽日選精兵二百餘人倍道以行或諷其急侯曰彼賊烏合之衆耳計無所出若少緩則有備兵法各有所用也侯果卒至逼其營壘賊惶懼出戰一鼓而勝之大盤平事聞陞侯本所正千戶拜恩感激益精熟武經諸書練習士卒

以求報稱既數年閩浙寇起朝廷遣大將軍陽侯
計之吉安軍當調侯統以往從都督劉某殺丁公
賊侯常事先鋒大軍潰而侯之軍獨全常竊嘆曰吾
不得用共知而徒制於人上不能為朝廷殺賊下不
能為生民除害何以名為人臣哉故以是不得論功
陞賞侯為人輕財好義遇賢士大夫傾竭無所惜居
家孝於親友於弟妹仁於妻子其接人恭而有禮其
御士卒嚴而有恩駿騁乎大用而大胡及焉蓋年四
十有九娶周氏子二人長曰昭次曰曜昭敦厚有知
略以廕補父官侯卒之二年昭比試京師以予家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三

時為侯故而好又史官職紀載屬傳其事遂為書之
使後之欲知侯者得以考覽焉

贊曰士懷抱利器將欲有為而未試固可惜其有試
而驗矣乃不得究其用尤可惜也公於閩浙之寇與
梅花大盤如拉朽然使得提數十萬之眾用其知破
閩浙又安知其不循拉朽哉乃困於不用徒飲恨而
無以自見繼是而後使天假之年以圖後功庶乎收
之桑榆也而竟止於斯於乎王侯命已夫

奔虎篇遙贈劉千戶伏玘

揚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
有異於眾且多智畧嘗鼓眾殺主將避罪竄投胡虜
酋長疑不錄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鴆母及兩妻
火其居為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為上賓封以數千戶
俾統健卒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
榆次交城文水平定岢石諸郡邑重罹荼毒壬寅癸
卯時出時入惡焰熾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突入紫
荆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械繫
請撤戍卒御史中丞朱公方併罪總督大司馬翟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三

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司馬毛公伯溫以不能先事
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方郎韓君易廷杖且死詰
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毒至此乃大懸賞格
帝命若曰蠢爾叛卒悖逆不道上殺主將下戕良善
罪不容誅竄投胡虜引連兵馬蹂躪中原法難輕宥
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生致闕下者予
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軍舍劉伏玘
雅擅謀力又曩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曰我家世
食祿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土不寧戮
此妖醜非伏玘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不從

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十大者側當優卹卽死不
母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于家既至關口

驪酒爲業居將一年踪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
王三果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案從四小虜按轡關下
問戊卒曰誰在此戊卒以劉二應聞言甚喜令速趨
會伏玘遂攜壺榼出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弟何爲
在此伏玘曰貧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爲
活計不圖今日乃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慰之曰
弟無慮予今富貴若此忍使弟流落乎他日得志當
以國卿第處爾也伏玘欽泣酌酒爲壽王三傾之不

蘇傳錄

卷之百十一

四十五

疑伏玘志定已久酒皆宿儲麴孽既厚復投藥毒王
三繞數盞卽覺微酡喜謂伏玘曰吾欲至爾旅舍少
坐伏玘佯辭不能爲歛曲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
勞苦備至且請見伏玘妻與女問其三子伏玘曰留
待吾父母王三大呼伏玘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
兄叙闊懷以盡醉爲期因命小虜出數金以遺之伏
玘妻亦善應對踞獻數巨觥已伏玘與王三對酌其
妻出體小虜不計壺盞數日將夕王三醉甚四小虜
亦醉其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玘乃與原同約三
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瞠目強視曰爾何擊予

此子明日赤爾族振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已繩
至總戎所覆數無偽檻詣京師帝心大悅下法司

議罪當凌遲俾傳首九邊以解諸虜如其賞格賞伏
玘千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爲百戶在
完縣虜衆聞之星散將士奮力倂賊甚多事傳至河
方洲子不勝欣嘆夫自虜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
數百萬金曾無一勝以答衆望而伏玘小臣捐身赴
義克擒渠帥以奠邊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
領者可以自省矣作縛虎篇以遙致相慶之意或足
以風于衆也京華直北兩巨鎮大同宣府相爲命地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四十六

勢遙懸諸虜隣關門直與七陵近中有點虎名王三
力能舉鼎性貪婪首倡叛逆弑主將却以虜窟爲龍
潭酋長見之疑不錄鴆母兩妻証心腹獵將恩寵如
上賓授之軍騎任馳逐一薄太原藩鎮輕弄入平定
總輔驚三街紫刺踐完縣千兵萬馬恣遊行京師戒
嚴聖心怒兩鎮將領充荒戍司馬休官職方殂大
懸賞格執招募大同軍舍劉伏玘心最忠義真男子
平生欲勒燕然銘視賊若仇執以死父母泣號苦莫
留提刀誓斬逆臣頭世沐主恩司部伍安能坐待身
封侯獨攜妻女寄關口汲水負薪自釀酒灌成日飲

數十人王三不來日已久甲辰之秋賊惡盈持戈降
馬衝邊城入關忽聞故人在相逄勞慰傾真情劉家
二嫂最恭謹跪進醪醑望接引採藥取金爲嫂壽弟
唱兄酬天飲眼喜極飲多成已酣解甲長臥毛髮鬢
數回動搖漫不省摧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天
顏喜磔屍傳首示邊鄙十萬胡兵盡夜逃俘獲備載
歌聲起劉郎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
明著國史氣焰烜灼歸轅門向日當壚真獨苦筭策
無遺縛黥虎縛虎弗克儻返噬甘爲蓋粉竟何補嗚
呼丈夫不遇時屈身降志同愚癡一朝得意便卓絕
蘇徵錄

卷之百上

四七

回視瑣瑣皆塗泥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邊將錦
衣廩食行呼唱幄中籌略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衛鎮撫徐讓

忠節錄

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建文時
應募齋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還投衛鎮
撫軍前差遣戰歿

狀徵錄

卷之百上

四八

衛鎮撫衛健

忠節錄

衛健為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建文時與徐讓同應募至北平還授衛鎮撫與讓並赴軍前差遣戰歿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十一終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十一

早九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十二目錄

孝子

危貞昉

錢瑛

崔敏

鄭淵

簡祖英

丘鐸

毛聚

瞿嗣興

姚甫

畢鸞

劉鎬

陳淮

杜瓊

洪祥

龐景華

麴祥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十二

乙

檀郁

楊旻

虞謹

王原

謝用

陳倫

程振

鄭杲

彭寶

羅瑋

唐儼

宋顯章

劉文煥

劉閔

董杰

周聘

歸氏二孝子

何倫

崔鑑

楊 黼	二孝子
李學梅	丘 緒
夏 恩	楊 騰
潘自新	蔡守直
王世名	張 梅
王在復	李文詠
鄭之垣	徐 彪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

孝子

危孝子貞昉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脆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祖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感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

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
歿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
者非邪嗚呼歿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歿於孝是有益
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嫌於神明奚翅足
矣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歿也如
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于
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矢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
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
筆者他日有采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四

錢瑛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遷
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
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
書經中臨江路貢試既又中撫州路貢試然是時元
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
六年士大夫頗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倚賴以
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
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灰縛之可大聞即冒
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
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
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
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
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
婦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縲中雙鞋與甘姑
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哭賊其姑稍遠即罵賊不
肯行遂死之嗟可大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
生者若素約然其悲也 國朝定有司以可大

之賢凡三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楮
圖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四名之曰思樓
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
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
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
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

崔孝子敏傳

張 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陵邑崔村里人也
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蜀川綿竹縣尹父子不
相知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依母氏洎兄居幼而好
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于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
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孑然獨居思其父母
求懷于心乃辭其室家身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
氏無有也乃由秦入蜀經褒邪履雲棧度劍關達於
蜀中抵于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爲荒塘詢諸
遺民求其父丘壠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踰
荒榛荒棘間仰天號慟頻絕方蘇者數四既無所
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
丘壠所在卽啓殯負其骸以歸塋於先塋嗚呼人子
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何獨
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
涉山川奔走道路備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
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塋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
焉情予當時爲官守者不聞其行不能上達於
旌表其門孝子所居與予相鄰僅一舍許耳聞其
痛惡歲久湮沒無人知者故爲傳其行實以俟他
太史氏采風者爲之張本云

貞孝鄭仲涵淵墓銘

宋 濂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子弟者胡能若
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醢之於予義則
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立仲涵初
年學舉子業把筆爲文春葩蒲林色澤明解兩生意
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塲屋皆不合有司
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
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
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
間人兄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爲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八

哉又棄去取群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
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茫然如有所得仲涵
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
思明體而造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
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
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
貳既食而卒仲涵見貳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
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
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九週諱辰却酒肉
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寒癸卯之夏諸暨戍將

謝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
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
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
之雖身雖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保保
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
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號
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外患難不顧利害身任之
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
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偏首默受而已其行如此
達之於外者尤夥也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 吳山館

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陸
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
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
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
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
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
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
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
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其舊有石梁久壞而弗
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信衆翕然而和未

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渴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藝火溫之乃解目衣續裘爲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念之寒二仲涵與妻周寯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内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長山館

帶謁君辭意惻欵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屏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閒雖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彙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灰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卽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

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徃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逮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奉命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晉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達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予指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潛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枚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聲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長山館

簡祖英傳

黃佐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江
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費盡
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
闕錫燕勞之資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
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
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
爲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
灰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
卽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
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因所難逃而得以
展區區抵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
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
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
而臣俛願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
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
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憫恤
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
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今臣

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月
已薄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
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罄節非惟盡人子私亦
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焉
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几元朝皈依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蓋
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一

孝子丘鐸傳

宋 濂

丘鐸字文振，沂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雷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繚騷，憂懼不知所爲。惡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遇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二

十一

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上堊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起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灰皆返。其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予觀

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嗙，年鐸執爇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故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二

十一

毛聚傳

宋 濂

毛聚德玄者東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奉孝里中嘗寇至聚驚走奉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鬼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瘳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堇柩將及墳詭言盜且至人懼欲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利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及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娶者十餘聚皆爲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謝其德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差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蔚蔚生二子絃絃皆好學絃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官相友善史官曰孝同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何言哉聚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慈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將有焉

孝子瞿嗣興傳

宋 濂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恐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刳股可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頻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刳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羹食時羹始華孝子求諸市獻微錄卷之百十二 十七 吳山館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歷履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種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羅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羅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愜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

以遂什一之利寧能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十
人孝子擇勞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
每晨躬搗粥藥視率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
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
白金者孝子覺賴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
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某人勢家奴因失
主物畏懼幾欲成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
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鄉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
且老兒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
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
康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八

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無以老身爲念也遂終
吏官曰諫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及父在遠
一語及之涕泗漣然流淚因嘆曰非誠心愛日者乎
已而蘇人承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
者廉又嘆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
孝其庶幾乎是有闕世教民彝之大故造聖孝子傳
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姚甫擔骸傳

姚 葵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虞氏
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臨濱江水陸
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
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
骨肉長幼各自爲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爲瓦礫於
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
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
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
去匿閭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爲群盜所迫投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十九 曼山館

荒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
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賣所挾物馳救其夫盜
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
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灰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
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
趨視之則皆歿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
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
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
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
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且饑

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完成
浮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
嘔血而出未幾我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屋之然一身
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
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夙非其所每一念輒號
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
以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
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
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勸之益嗚咽弗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二十

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節奉祭祀執爵哀哀呼命
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
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蓋得之子先妣申
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
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
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鵬曰楚曰鶚曰夔夔吏部
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
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

號爲延慶墓云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
直平不與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
發家資燬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
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
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憇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
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
慄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
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吏以事
坐臺獄既釋乃及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二十一

曼山館

詒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聲聚其所有不足復鬻
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
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殖頓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
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衣攜杖出街
行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豪恃貴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特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遠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者擔骸傳取併
及此

孝子鸞傳

劉儼

孝子鸞真定井陘人父文顯爲莒州學正有文舉
德行爲學者所宗年六十有五以疾卒於官鸞時少
年已克自樹極哀痛凡奉禮當盡者不肯怠且而力
不能歸其柩遂瘞殯于莒獨奉母李孺人暨幼弟
歸井陘家業稍荒落鸞則經營助其肯夜則讀書爲
文章尤以父骨未歸塋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流下
衆謂其純孝人也正統紀元冬母李亦以天年終鸞
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念父不及於養母存
猶可效報萬一今若此不孝孰甚焉乃喻諸弟曰毋
祇敘錄
卷之百十二
二十三
長山縣
歿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塋遂表經街哀徒步走
首負父骨躬營塚壙合考妣塋邑之良都西山既葬
事乃廬於墓側朝夕哀臨問者爲之悽惻有野鹿聞
哭聲亦爲之鳴若助其哀者又有鬼領其雛遊於廬
之前後動息自如若家所畜者有巨蛇蟠廬門之右
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者衆始以爲異後時時見如初
乃驚嘆曰是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
聞詔旌表其門鸞後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清慎賢
明稱其進未可量嗚呼孝者德之本而送終其大也
鸞於送終之大旣非衆之所能以其感通雖鳥獸後

物亦皆來格是又足以見其誠於孝而非矜時矯俗之爲篤信其爲孝子矣篤之功名事業異時信史必有大書之者予故特傳其孝之一事以爲世勸示永世且使後之傳信史者有所考徵云

蘇徵錄

卷之百十二

二十四

劉先生鎬墓誌銘

王直

先生諱鎬字武性系出漢楚孝王醫五季之末由公陵徙居泰和東門世爲大家至先生又徙居龍泉五世祖天定宋理宗時取進士爲著作郎出知寶慶府卒高祖崇甫岳陽軍節度推官曾祖昌武以長子明叟貴贈同知吉安路總管事至封彭城郡伯騎都尉祖堅叟廣州路學正考允中洪武壬子領鄉薦授安遠縣學教諭以母喪不赴洪武甲子又舉教官至京試詔書一道稱旨授翰林檢閱辭以疾改廣西憑祥巡檢先生其次子也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從尊府允中先生習舉子業迥然出儕輩允中先生既沒於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壤風氣既殊人跡罕及先生以不得歸骨爲恨每一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聘爲臨桂縣學訓導先生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傅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叅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焉先生至憑祥求之客塚墓荆棘中莫可辨識允中先生在任時所養家僮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蠻夷殊俗莫有知其墓者先生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旣數日忽劉四從暮來若言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塋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營醫藥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弟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頽然老矣永樂丁酉廣西聘典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施賑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護視調給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既充而施於外者類如斯平生攻古文今有集若干卷以永樂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四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主木

陳孝子淮傳

陳淮字巨淵教誨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賢官南康每日鷄鳴而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櫬歸至寧化次河潯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兄嫡出也有贅壻母欲析箸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嫂田美器而取其餘母乃悅復許同爨焉爲郡庠弟子員力攻問學值聖賢要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二十七 曼山館

語輒諷誦千百過不休年四十貢充南京國子生後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吾寧言之於朝因上疏謂太學不論賢否而計壯老其弊徒啓奸僞害士心疏下不報淮遂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婦皆遵教無違禮達祖尚書仁璧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淮居鄉凡法令有弗便者必爲民白之郡邑臺司一大夫憐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若子道固然爾與彭司寇昭相友善終其身字之論者謂淮純孝似于鵞洛氣似子與實庶幾焉子大同亦孝謹林司寇俊題其居曰述孝甲

杜用嘉瓊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理詩尤沉著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尤潤秀可觀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往形諸夢寐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到敗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八

吳山館

卒三吳交從會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州祀鄉賢祠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隱德先生洪祥傳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遠色事親孝養簡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彌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於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嘆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什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畫所云者漫語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竭力承歡優游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九

吳山館

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薦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云士高喜讀書明義理必生利害了無滯滯嘗值暴雨或勸急行笑曰不免一身濕壽九十七方終里閭評祥有隱德因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毅丞亦曲盡孝愛云

龐公景華墓誌銘

倪謙

公諱景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爲吳之松陵人曾祖
穆之祖昇甫父彥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產毀徙京
師占籍應天今爲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彥恭號安分
平生行履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
公幼有至性彥恭歿方九齡卽知哀毀母孀居守節
慈訓有方屏膏沐躬儉素粥簪餌以市書籍遣公就
學里塾歸則課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爲
非是母無是子也比長爲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
紡績織紉家因以饒孝養豐腆母心安且樂焉宣德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戊辰母嘗得疾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
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
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厭矣果
復瘳嘗至龍潭江許時大風舟多覆見有溺水起附
舟底者十六人公卽捐金購人駕舟往救之賴以全
活又丹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失墜公見而病
之爲命工鑿石爲欄以護其拯濟多類此天順戊寅
春隣火蔓延所居乃顧天曰吾母老矣願天霽此終
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毋壽九十
餘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

家丁役成化初募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世宗
十有三而終公號慟痛絕衣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
安成彭先生爲銘其墓塋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
之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奠有強盜十餘人
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
集於松栢靈芝產於階砌耆紳多爲詩文美之成化
丁亥府尹王公弼江寧丞廖公世清欲舉其孝廉不
果乃以賓禮請預鄉飲鄉人慕之成化乙未二月二
十六日以疾卒卒時取紙筆述身後事以遺諸子享
年六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樊祥傳

金

樊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兄之番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憂痛心歿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達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檀孝子郁傳

方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節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藉穎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塋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傍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塋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望上程伊聞之曰吾豈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塋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春逢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免歿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柳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典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

家事施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公朝廷爲言如
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
曾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
子庶不灰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
然眉睫間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
何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
垂奕世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四

孝子楊旻傳

張汝弼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
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孌婦咸呼之
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
遠也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
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
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
酷愛其孫肯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
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
憂戚不卽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服則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五

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
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
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藥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
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塋遂
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顙夕奉浣濯如生時不
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
政使蘭陽丘陵肯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
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則孝子
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
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

報東海張汝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
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
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
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
剗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
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
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
也故備錄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六

虞孝子謹傳

沈 檀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
旬旬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
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
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兄篤孝兄旣長迎顏承志惟誠
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翁
憐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
行無難也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儔遺事過
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
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六

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病
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
於子身無災吾親久之頽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
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
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但髮面黑如囚垢嘗
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癢
磚磚爲毀裂喪果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
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
逝哭飲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
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望喪之

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罪人也
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
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
白齋張公後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人亦稱曰虞孝
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鴈鴒來巢寢室馴
若依人間哭聲則鳴鳴鳴若助之者是可以觀孝感
矣

吳沈子愷曰愷吏明州吏事暇輒召父老問民間貞
孝事父老率能道某婦貞某子孝及道虞孝子至孝
純篤尤鑒鑒若見愷聞而嘆曰明有若人可以風世

綱目錄

卷之百十二

三

鼓化矣或者又疑其十五年至遠其家室非病祭不
相問接似非人情所常子以爲不然孝子之孝孝之
過者世有喪居婚聘顧擊鼓聚會恬然不以爲戚者
又何人哉

孝行于原傳

縣志

安民王原在襁褓且父晦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
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
能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
饑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
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執執以
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
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
悲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
去尋善父以歸母曰母妻與夫子與父悲喜離合其
狀微錄
傳一連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
得也原即大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
去漆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
橫而時日已西沉歸感甚急止宿於塗路口上神祠
夜夢古刹寺目近半見廟僧煮飯就乞食與一孟曰
此粥米飯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其乎曰
且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
一丈長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
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
合不敗許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鵲鳥焉能

繫於一區夢日當年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謂以
 汗附子膽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雖
 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名
 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
 將曙一苾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
 原嚙葉曰父安久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
 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炊住
 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
 識也曰同桑梓易叙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也
 原孔名不覺歎歎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四十一
 曰葉書于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為輝山
 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
 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
 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
 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晉衣
 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若惱
 衆生今有此振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
 六十有四歸而國葉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
 男二十有一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言榮之德
 近鄉間盛傳以爲盛事之餘慶予爲之傳記

於王氏前秘之華心經前如原者不可以不公也且
 父子之感天人之應靈日之祥雷靈之華語其常不
 語其變即原之變有足徵矣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謝孝子用傳

引奉

孝子莊謝名用字希聖青光祿人其父永貞後世爲祁門人其父永貞曰姑汪氏無出適乎溪不知馬氏已姪四月矣月足姪生即用也明年永貞歸快然於懷其伯父廢翁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即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媚曰此離時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時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珣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額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竟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畬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泣未注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母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

誠撫二弟思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熱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都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水忽東墜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糧所以敦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處同母弟視宋朱壽昌一於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謂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就謂今人不

如古耶

四十二 夏山集

栢墩居士陳倫傳

李 沅

居士諱倫字斯常姓陳氏世居祁門之桃源居之
爲墩墩上多植栢皆數百年物居士因以自號焉
季有諱聞新者由名進士令咸寧居之其七世孫也
性警悟少從少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先
主每見批點必數行下居士亦自雄其才銳意遠圖
過二弟繼殤家政多累之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
邑賓客日集觴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居士
雖囊橐屢空卧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面不令知之
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
治政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居士倉
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
災卽與其妻昇山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世
父文景文暉蚤無子居士皆父事之而忘其勢訓諸
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業儒者
曰治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窄
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心術
壞天理虧矣子每懼焉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於
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爲格言鄉里延
火毀其木之所材者價可數十金詣門引罪居士憫

其諫慰而遣之清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衆推居士
總其事或導以私居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
或沮而退常賈於蘇郡守類給商錢數千緡有乘衆
不知而易其半者居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
君利可矣居士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放侵縣
廢聚販饑里胥緣爲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居士卽抗
聲爲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稿延旁
有司索之甚嚴居士適長于里代釋之後以金來
居士却之曰吾所以爲苦釋者憐若無事也豈望
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之居士如身當其憂繼損
已廢時不恤也人益恩之遇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

程孝子報事紀

李汛

孝子姓程名振字玉夫別號翁欽之東關人生有至性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考文旻翁暨繼母黃益盡誠盡敬二弟揮揚及諸婦俱則之罔敢少悖孝子嘗有事於浙得考報病劇卽兼程而歸行且禱願減己年以增考壽及歸相抱泣曰幾不及相見矣喜不勝悲病益劇醫者弗藥孝子計無出遂剖股爲糜心痛語曰古人曾進此愈疾効之當驗也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神完體健齒髮更生至沐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孝子所報狀徵錄

也未幾感痛艱於起居孝子舁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緩所者三年間出必委能于世祥孝蓋無所不至既而捐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毀過禮每不自知考柩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爲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待也九載於茲諸及考平生未嘗不隨淚先是孝子侍疾時家有戾猶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姑容庭花日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又以爲孝誠所感因著之以爲勸云

孝子鄭杲傳

鄭杲字彥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員與從兄梁相砥礪經史子集靡不通曉偕諸生較藝率置優列一日有省厭舉子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光景不可留胡爲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直樂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甘作濡首遊及時不鞭策歲月爲我警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廉問鑒問賀公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染屏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狀徵錄

尚茲饑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穴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歲在正德甲戌新淦於教諭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梁亦敏悟好文事大父孝爲順孫一時人稱二鄭云於是乎使杲不灰天假以年其所造豈止是哉

彭孝子寶傳

方學漸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嚴其母尤嚴每交怒寶蹴踏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旦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而親乞賜箠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辜引入就爐寶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即欲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不當寶跪受教是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

長山館

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成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爲營塚壙從妹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至鄉人因致贈祭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雖貧好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塚佳處露骸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鵲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應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活當再鳴則跪向寶鳴不休者齋何先生倡聖學師事之毅然有志於道傳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嗜

慾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若

掩襲曰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圖圖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虐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銜傍遺金顧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變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

歲徵錄

卷之百十一

長山館

之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獨坐正襟凝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正德丁丑欽天氏牒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申乃食寶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爲義喪頃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脯爲文以祭因論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寶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色諸生乞優容孝德以敦風教太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以彰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二十侍父母益隆

服飲食盥滌必親夜猶拭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之
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下外艱慟絕復蘇治喪
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必
當以衰經歛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方生曰予幼
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
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事篤信好學非耶愛其
親不忍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越在天
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
替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檀郁朱文林皆
以孝稱檀有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檀
廉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十 漫山館

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羅孝子瑋傳

邵 寶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復仁者 國
初以弘文館學士從 高皇帝定天下當封爵 上
嘉其忠實賜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味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始選庶吉士汝敬與焉歷官翰林至工部
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
大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
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擢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
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愧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
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至哀至息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十 漫山館
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坐次與犬狎
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
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禭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
毒蟲灰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他日在福
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事具郡志曰鄉達於中朝爲
之詩者凡者千人徐太史舜和實序之二泉子曰予
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丞簿傳
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器其人
既而訪諸郡守倅暨鄉大夫士皆對如令言餘而求
之益忠信博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稱其順也落郡

稱其理也而章達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
今見文獻錄願獨以孝子稱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
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矣雖微動植之祥吾
未嘗不以爲信也孝子從子其祥吾辛酉所舉士也
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爲之傳

康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十二

唐孝子儼傳

姚涑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世嘗知郴州歸老於家
危疾時儼年十一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
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
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調騰
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
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
儼游學從兄於毫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
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
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十三 吳山館
脇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
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
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
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桂廉知其狀錄儼
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未儼事之
兼隆而儼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致貽也蒙歿二
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墓宋於金盆一廬其坎三
不勝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

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企望

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麓曰望母巖

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守先以盡

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

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間儼名多欲見之儼輒

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

生云評曰昔郭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顯政傷義不

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

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

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獻微錄卷之百十一 五十四 長山

於一敗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

而灰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

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

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

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瀆於死矣是必

為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

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

毀傷為罪則韓子特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新代

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成其公

為之而顧新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灰也則成紀

其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戒之罪加之乎吾

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大婦

宋孝子顯章傳

蘇祐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畔有祠州守

餘干李侯紳所建祀宋孝子并其妻辛節婦以故稱

孝節祠予恐其日久湮沒無聞也乃為傳云孝子宋

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考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恒義官自明興為濮人世居孫旺村族

大以蕃為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黥端質簡重不妄言

笑不泛交游意樸如也幼充郡弟子貞常服製如深

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讀書理解負文學之望

作字用草竹筆體畫遒勁自成一家時或吟咏出入

獻微錄卷之百十一 五十五

意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真筆六日驅車

過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即如數償之人

有以屢疑者笑而不荅悖俗慕古蓋清雅人也其弟

後以之殉葬義官公感疾憂形於色自出近郊迎醫

未至而義官公歿奔歸辭踊不欲生乃勉營兆域舍

殮祭葬俱依文公禮不用梓厝深慟不獲視親之屬

續也乃廬之墓側朝夕哭奠弔者無弗憫惻感悅以

為宋公有子而宋生能行古道也藺盜劉六等倡亂

其黨過廬遂巡不近回拜而去翔鳩馴免殆

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六月而禪郡人東山

李公最高才能詩善屬文喜談兵氣蓋一世與人慎
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士林稱不容
口爲詩弔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可並見其人
矣既歿郡人李司徒璣爲詩挽之後數年郡人倪侍
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黃太史佐太史追
誄之歌楚些招焉嗚呼孝子可大不朽也義官公三子
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恐貽母氏憂乃孝子籌
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罔遺計日分
直妯娌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之於內以故
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不利亦不惡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八 吳山館
急於名惟恐去其母無以解於懷也年四十無子謀
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以爲告也蓋
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歿竟無子立
弟之子法古爲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實之女出詩
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間言方孝子在
殯自縊於故祠並稱孝節云論曰余爲孝子傳蓋傷
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憐憫也人之強悍恣
睢泰越視其親者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
其親生事絜恭如禮而乃不壽以歿而無子又未
能少活一命以遂生志乃貴志以歿於天道何如也
雖然同使說之太史誄之郡守祠祀之郡人信之行
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子親孝子猶家兄也
也知此詳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予之不佞也

孝子劉文煥傳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府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爲
吏無過父早逝事母王氏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
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年疾果愈姑歿願爲廬墓文
煥曰廬墓此爲子事也塋母後卽廬墓所哀毀骨立
每日舉土三次墳而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
爨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甘人以爲孝感號其井
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唘獎之給米而至其廬
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而侍親文煥
密畢命知縣迎之路沈遷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八 吳山館
養蓋不負文煥所感也

劉孝子閔傳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悲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塋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塋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莫獻一如文公家禮閔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畱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官講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十九

長山館

方孝子重杰傳

郡志

方重杰字思興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家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華扁弗効重杰心皇皇一夕焚香願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卽眇躬奚卹哉乃密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禍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殮弗怠於禮哀毀復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靡弗咄咄嗟異扶視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鳥爲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六十

長山館

黃鞏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
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橫明陳茂烈諸公並
祀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
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鄉庠生因父羸疾亦嘗舐糞
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獎督學田汝成
特真於優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

孝

長山縣

周孝子聘傳

方學漸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
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
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
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
翼爲兩大人色驕惡用嘔嘔佔俾爲溫清定省問安
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
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
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邇匪彝應試於池州群寓一樓
盛夏袒裼適有艷婦競趨而下觀延聘獨衣冠危坐
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
母命析箸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規疆畝二弟所
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窪澇延聘安之授經自食
其室災鄉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子不肖敢
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踴哀慟水漿
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酸粥不茹蔬
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苦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
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
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
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塋先隴宗人

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憖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閭苦歎愧利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自嵩言于邑令李公尚默叅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齊則肅往爲營墓于時宗人感其孝許塋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闕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一

本主

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曰知今歲卿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繼此不復談來事矣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裹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鰕鯽樵足矣勿取大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使人以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耀於前也優游衙門七十餘卒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設談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損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歿終身伯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

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二

本主

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之亡妻
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
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
如鼓瑟汝威卒變頑需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
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孝子

孝子何倫傳

趙鏗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
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
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其旨不缺衣服
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假貸於人一日母失雞豚陽爲
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
以憫吾母心及母亡殯歛一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
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
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
輅聘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孝子

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
明先生講學於越旣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
諸公游晚年復拜其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
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
一女擇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鏗曰予髫時猶及
見孝子今屢見其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
其遺事知孝子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
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一見我可免也孝子
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醢酒者擠孝
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瓢瓦觸舟者類也

笑曰爲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此盍雷以備吾母晨炊乎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都來董狂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戾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曰搆王之閼所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笞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歸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毋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

信吾教人之亦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名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減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適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子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

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囹圄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矧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楊補先生墓志

李元陽

楊補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詁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其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

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七十一

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圓遇着某色衣服者卽是佛也遂圓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碑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傭以營塋塋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旣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嘗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

鹿徵錄

卷之百一十

七

堯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儕之宗祖乎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子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覩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儂寡人耶爲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推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今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井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卽卽御若未嘗焉焉紙盡而挾已盈盈矣縮縮遂巡席間復私念曰今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詰出之

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餽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聽其語亟遣母氏已默然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意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証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蘇徵錄 卷之十一 七十三

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乃名其產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

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方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頃啗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

詭所止能親頭不耶懷內至自詭事者甚夥乃其顧養一念即古墳封人矣加焉卒感叔氏後世有以也夫

李棟學梅傳

耿定向

李棟者予里中八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僚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棟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棟兄弟凡四人棟爲嫡且長餘孽子棟父暉諸孽而疏薄棟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棟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棟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慈父匪愛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歿棟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乃棟執竿獨棲弄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必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澗忽雷南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棟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闢之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棟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棟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病故上令吾意者勅法耳若干法而無財何如
此因不以一毫自見且從家裏糧且餽粥以飼因之
無告者又有因法不應以緣檢贖得其情請於憲長
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緣取后
察知德由緣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緣色
弗然握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緣往歲飭介紹謁
余余重其行見之緣故古貌又冠履敝惡憤然一田
上世予間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
意偶忘其辭緣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緣亦常涉獵
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
廉後錄 卷之百十一 七十六 曼山館
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
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
於其際久已卿矣乃緣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
無識者咸嫻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載
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
遇也緣幸受知冲字矣

止孝子緒傳

張時徹

丘名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
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
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
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徵
詔以母故輒歛歛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
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頰首銜恤不覺涕泗
之霑露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
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
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七十六 曼山館
我卽灰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
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查不可迹忽一夕夢人
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偕
一人憇於途知生爲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
乎聞其子固貧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
包氏故養馬廐也詰以母向往故廐歸而訊其母其
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成
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
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
避雨於王邸門者竄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卽

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生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遺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徬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俟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矚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跡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勲之弟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晉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於內聞所晉止者異鄉人也恚而咻焉姪語之故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十七

嬸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舍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歲經之棺已殯寺傍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函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令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與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轉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生喜甚卽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卽與辭曰當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

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適遇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纖履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諭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問左老嫗亦如其言卽生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俛俛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態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跟蹤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問里莫不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十八

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奴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歿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饕怡如也生初居母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忙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折產時衆議量美其貲生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生冲和夷易絕無他腸睦睦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跡圭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

綜羣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屢滿其戶
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輒試高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
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
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
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掾至舍
爲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誄之曰嗟丘生破家
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勞于學孜孜終其身而不
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死之夕家人環聚泣請
所囑乃張背昏昏語其子曰婆要緊婆要緊婆即母
黃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歿不少替云司馬氏曰
藏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孝九

夏孝子恩傳 方學漸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思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呼孺子
慕持服如老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
志機籍諸生酷貧轉童子脩以自餉孝子旅館侍寢
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
孝子涕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
室剖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
日孝子創財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
大號奈何生父故歿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於縣
令胡公枋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
藏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孝十

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詒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
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
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樂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
給廩五十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簡授之經義
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
川張公遂署桐論倡明理學首表孝子館穀之以風
多士孝子毅然繫籍理學於冬父天年終孝子哀
慟幾絕明年春正月塋孔城之麥園墩構茅廬一楹
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月間鄰魏固者夜
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且詢孝

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子棲自如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其味鬚髮皆焦形容稿悴服闕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孝子既終喪罕至厝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荆楚沅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甌山張近溪羅惺堂史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啻拱璧耿公督學陪京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晉邸與諸名士俱耿公猷類奏孝子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文綺白金將疏聞會孝子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曰塋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偕孝子食糲衣疏不厭客在堂雅譚孝子不內瀟汪潛具款務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恣踴躍而無離憂子四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孝子楊騰傳

郡志

楊騰永平郡遷安增廣生也廬母吳氏慈有水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荆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同學生楊汝經暨鄰里告於縣曰騰心地端靜性天孝友孩提失怙賴母氏以劬勞救水無違承慈顏而効順動罔愆訓志篤悖倫患親目之喪明逐日以舌舐而愈驚親病之幾殆顧天以身代而痊輿論同歸衆心允服隆慶元年季冬親以老疾告終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塋居廬咸如初卷三年七月地產薑芝大小四枝黃紫二色于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卷之百十一

長山館

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提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冠帶人丁榮其身後其家云

孝子文學潘自新傳

羅治

余故人潘君者諱自新字汝明別號用吾家丹徒之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君舍其間若秦風所謂伊人死在水中央君世耕沙中污邪田伐荻緯蕭至君父東園翁稍遺君就傳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恒矯矯若耻以身浮沉間里間性峭直人有過必面折之而人卒諒君無他腸也君亦尋悟已非是輒佩韋寓警一日有稱東海王心齋先生用布衣起海濱君獨怛怛動謂聖賢爲必可學間從而鄉之儒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而君起居飲食家庭人倫一稟於先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十三

民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君者曰唉潘孺子之爲人也何爲是拘拘者孺子欲衣禿服而操堯行耶非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掇上第取巍科上耀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者真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富世之顯貴而乃爲此妄庸腐儒之事可笑者也君聞之重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君天性至孝友事父東園翁每竭力色養而侍弟又新爲最友愛一日東園翁從沙中涉江望郡城中流遭風逆舟覆君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是天因極憐涕泗

曰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至君徒跣走

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舫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鐵及腐肉朽骨無算而翁卒屬之茫茫不可問矣是時君幾欲以身從翁徇大江乃兩脰沒沙泥中幾敗不支余屢慰之曰無以爲也而翁之不免於水命也且君欲譬陽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灰無益也所爲君慮者上有垂白之母下有貌諸孤在也君聞愈益泣而余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十四

亟呼君之弟與君之子掖君而歸卧苦塊間而予時時用經言繩君君亦信予不妄復語君具棺以翁生時所嘗服御內棺中立營爲表命曰衣冠之墓庶令而翁波濤無定之魂有所附也蓋君自是三年讀禮啜粥食蔬無笑言悅色終君之世不入內室豈所謂天性至孝完行端嚴君子非耶君爲諸生卽鮮大文名于世而雅好予論文往往待予言解頤而予始學詩得近體一帙君特爲梓之曰莫邪集者而君之族顧不大顯屬予爲立譜若有當心於予之言焉而予方疲于津梁而世亦鮮知予而予之困特甚君故貧

傳

三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歿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得聽其輪匠識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待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办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歿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隣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办立碑其首以報讐故號於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六十六

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首狀赴邑請旌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試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歿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歿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以撫子賜妻絕吮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讐同室矢志終

不其天封買和之貨不遺錙銖報警之办惡之給
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成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賜愈
烈及甫生男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办於警人甘
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未減但世名
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檢固亦檢亦也捐生慷慨既難卒
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
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
日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成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
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
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
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
爲父歟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
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
者曰無令孝子成進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
千人汪遂令昇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
地守者持之不得从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
見父棺即以頭觸皆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
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
從孝子志汪乃昇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駐

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
返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
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
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之山雲霧昏慘烈
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
道嗟乎殺人者必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
彼買和契賍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
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
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
不惜孝子一歟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
獻數錄卷之百十一
世之警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
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况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
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
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
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剝軻之不能忍於
易水哥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
也主手办父讐視然如歸雖嚴政或韓程嬰从趙何
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从易三尺法第
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
而能忠矣使其不从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

樞必能承緩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
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率
之从而獨人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
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八十九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繁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韋氏能盡于道萬
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
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母病復
愈又塋祖綬適隆冬大雪位告天地僵卧穴中忽然
晴霽又父文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
山花徧味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
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錫孝堪勵俗母始病肺則嘗糞
管痰母繼病癰則吮膿吮血營祖塋裸身溫穴而積
雪夜暗廬父墓泣血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灰盡
禮盡思況出村氓尤徵天性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
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壽讀書城外朗湓庵
本年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
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
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跪求祈
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
刀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
釋手同時避難恩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良等目
擊可證本生家亡祀絕湮沒日久迄今父子一塚棠

荊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復孝出因心義能殉難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死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光沉沒世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負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男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刺全屍子餘半腿次日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二
曼山館

縣官登門查閱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之彼焚挺身赴救因棟榱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燭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肢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細常增重閭里傳芳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楚岡苦孝鄭之垣傳

余纂楚史孝有列傳非燕弗錄矣每擊節百世上乃寓燕目擊若鄭之垣者黃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尋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宿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為書史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并役入下庶朝暮易為活耳即入剮修足覓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調景忠山靈為親壽歲終以所覓歸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為親者日隨父都下間輒垂涕勸歸父不其數千里來尚落拓入閭里而日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三
曼山館

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咬左中指瀝血其詞為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吏圖他役不遂憤悻成篤疾囊以求醫罄亦習剔髮糊口而塗益窮於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天有老人附道左狂呼環視者多戲之羣散去見垣獨立甚久詰孺子其為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為治具其旅宿聽談玄卜休咎費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寐焉於老人

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移
自於吳寧日垣窮旅云厝爲親衰禱者屢矣恐不足
爲今特割左肱以識若而不可改請不肖身當之舍
肌而乃若劈然父詰其狀爲愴然動適母脇病疽
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
破且差告諸妯娌奇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
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
復舉母所屬纒纒幾百言而痛苦以告竟執前言不
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
右訣也陽月起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
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卽當空
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
月復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
也塗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
病卒鄰邸埋於叢塚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莫痛稱
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耳夷虜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
中竟爲羈以終世不肖雖備丐寧耳父作燕山鬼乎
祭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醫買棺歸葬畢來役
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瀝血立券敢誓於明神庶幾

入信之遂當空而剛作券於塚側荒穢藥藥不可少
平埭人所驚過者晚以灰畫圍跌坐其中念佛爲父
誠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枵腹背血券悲
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曰使吾
饑而歟亡父不終於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
助以全則不受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
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邢謙南陽人
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謙曰嗟乎吾豈以
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
如俟之爲爾爾出是浙人金印助棺陶雲鵬爲殯具
閩人余爲備喪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
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
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贈道里費旅觀可長返矣且不
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心何日
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願爲
爾執鞭吾復何以贈哉乃授子簡曰孝難矣孝難矣
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含諸子稽諸史其備丐割
肌苟有一足傳况兼之者乎今迹其所爲多二氏家
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者道然能不從火化以歛乎
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

新何如即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負米以養
里外爲難茲往來數千與昔所負者何如蓋生盡力
於米死不鬻身於觀乎雖嘗從於二氏儒者道過半
矣他日太史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予則安知姑書於
簡萬曆丙戌夏五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五

徐孝子彪傳

縣志

徐彪字宏傑浦城縣人性至孝生平約已循理擇地
而蹈事父母朝夕菽水必躬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
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卧起不解帶者三十
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可勝塋殮皆如禮廬
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
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
遇忌辰素服哭泣蓋終身允慕云兄灰遺一女撫養
之不啻如已子疏屬有貧而鬻男取券代贖鄰有蔡
四者被負而嫁其妻爲償其負而返之盜入其家法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五 易山館
僮竊貨既獲諭之曰若亦通於饑寒耳子忍被爾以
盜名哉亟改行無罹於辜其隱德懿行又如此至今
子姓蕃昌科甲接武所謂孝思錫類非耶邑令書其
堂曰熙德已經陳御史具奏禮部於萬曆二十二
年六月二十三日題請奉勘合行縣給官銀三十兩
豎坊旌表其門

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三目錄

義人

何潤

蔡子英

杜環

李凝

樂杓

程平

葉伯巨

張飛卿

賈克明

王稔

畢德

楊埴

姚讓

盧楷

丁廣

冀元亨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目錄

鄆叔敬

王芳

孫鏜

趙善繼

郭銓

阿寄

蘇宣

王環

目錄終

何潤傳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峴錢鶴皋乘時未定率鄉氓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袁浦場官李肅袁普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真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面藏哭奠授其家使還塋焉府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贖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間識不識悉為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悻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目錄

蔡子英傳

陸桴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季舉進士以擴廓帖木兒薦授叅判累擢都督叅軍及王師征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濱亡去未幾陝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髻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關子英至欲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欽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河南拘送京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三

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勞動有司旣達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陛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常布遺直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蒙主將之薦仕至知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木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蓋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

與之難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旣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大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行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蘊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受賜多矣素入上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之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論曰豫讓云吾之所爲正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千載而下誦其言使人慨慕無窮也子英乃亡國俘虜皇祖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三

其才欲授以爵子英不受退而上書以自明可謂
然不欺其志矣其書辭世珍有知者余故著於篇

卷一百十三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
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
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
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
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
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
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
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
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
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
直隸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
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
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
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
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
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
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
貧獨奉母手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
貧困不歸他處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

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
返生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
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疾環親爲烹藥
進匕飭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
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
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
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
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
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
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
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
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
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
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
有名與余交吏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
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
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旣死而能養

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
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僦以出入脫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詰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眈眈未眠卽興弃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間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除明寢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之療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余席與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借輿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

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難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甚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遂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樂枅傳

烏斯道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發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輪作而枅亦在建中方治行其仲氏悅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計死焉吾有三子爾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稅罔知聞使往

卷之百一

十

而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稅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卽乘堍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枅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枅死惜哉論曰枅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枅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古役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枅之不以枅者以莫僕壽葬也孰謂枅悅復爲役壽頃刻即死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害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程先生平傳

汪獻

先生名平字德正徽之績溪人也徽古新安郡程爲著姓自祖梁忠壯公靈洗簪纓不墜至平三十有六世矣先生幼失怙恃然稟性溫厚恭恕言貌恂恂與物無競鄉里稱之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價事惟法畧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灑於衆則汝免矣先生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爲平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歎異之尋謫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

卷之百一

十

同休憇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趙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接逮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衣衾而舉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歎服朱氏于德生以母命來省觀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囊篋又爲梅百戶

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什歸績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葬德生怡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爲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虧一簣之功乎且其子既給其母必慚懼不來卽命孫通爲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寔字以誠亦剛直尚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未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

狀敘錄

卷一百十三

十一

屈寔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偕侶求回寔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偕侶曰將如瘡痍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瘡痍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果以冒瘡而殯年五十有一丁卯冬其子通冒風雪往奉柩歸塋通年二十三由邑庠升禮部試入監學論曰先生忠信人也古人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亦曰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夫忠信質之美者也由之以學焉期可以爲聖賢矣嗚呼急功利尚姦詐亦云極矣焉得信義是宜作傳以傳不朽故爲程先生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朝

狀敘錄

卷一百十三

十一

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與膠結而不可理今腐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言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斯簡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皆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疆土之憂無疆土之憂則人心所未知而臣所謂爲亂之根也其端緒初起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誅問吾家骨肉耶我見之

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
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
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
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
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
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
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
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
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
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
狀教條

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
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
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
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
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
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
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平朝廷求賢士而
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
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
旅則杜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
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 天
子怒必受禍然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
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
何書士利曰吾將為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固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計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
知否耳且吾業既為國家書事自分受罪人誰為我
知平乎辭字不屬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飛卿墓志銘

宋濂

無錫有倬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奮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吾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元之季世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鬚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吁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捉筆大書卻堯夫聽天吟于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降曲

狀敘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六

求問計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膺之者無不塗粉一城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柳惻於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

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難近夷疆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頃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觀君氣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閭吏啟閤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為詩詞戲之君皆為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狀敘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七

賈克明傳

賈克明三原弟友里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雖側微必吊葬必素冠麻絲執紼送至墓所窆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具飲食爲造棺又助其穿墳而葬之嘗爲焦村馬氏構神祠數月馬氏曰計值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馱奉之可乎克明日可將行主人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酌而飲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鬼作木主三百克明日公能施財祭諸無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辭值不受劉氏乃延之厨中託供祠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十八

王稔傳

王稔字叔豐紳之子績學能文有大父樺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許妻以女孝孺之及于難也稔周旋其間又與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文皇念其祖禱死國特宥免方欲向用而稔以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購孝孺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游者日衆郡邑文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十九

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友義居士畢公德墓表

倪謙

友義居士者何淮南畢公文德其人也友義者何公平生惟義是務公既沒淮之士君子不忍復稱其字以其樂施於人久而不變故私議之曰友義也其爲義者何公貲甲於鄉不擅其有以周人之乏不憚其難以赴人之急此其爲義者然也義舉甚多未爲悉也試言其大者正統初朝廷募民輸芻粟助邊公慨然應詔致從子瑛授職千戶身膺冠帶之榮丁巳徐淮大水民饑發粟二千石賑之已已朝廷命將南征士阻淮漲不可渡乃造巨艘二於清河口濟之民有獻錄

李氏婦以舅牛借鄰死欲賣身以償卽代償之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妻孥扶柩歸葬陝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卽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衆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源置義阡三區以便墓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教貧家子弟施藥卹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斂者棺衾之其汲汲焉義若饒

之嗜飲食惟恐不及於是義聲溢於淮甸雖販夫野婦皆知公之爲於義也尤好崇飾祠宇若淮之雷聲殿杭之紫陽院正殿頽壞費鉅皆公爲新之又新三官祠紫霄紫極二宮玄妙觀徐節孝祠東岳行祠真武諸像或塗金或範銅用財不計亦義舉也四明陳祭酒敬宗記其事甚悉淮陽高少保世用序其恩慶之堂謂公寬惠行善如楊旬寶禹鈞平量助喪如李旺郭震西蜀江少師時用亦云人之累貲鉅萬而貪得無厭見人疾苦未嘗與一善念以周急之是乃牛虻虜耳視公所行得不汗顏乎時以爲確論公肅獻錄

卷一百十三

德姓畢氏文德其字也以字行宋司農卿世長之後至和間有曰公叔者蘇文忠公嘗遺以札迄今藏于家祖震始自姑孰徙淮之并名士母段氏公幼穎悟讀書論未竟輒曉其義入清之經史多所涉獵性孝友父蚤世母病醫莫療每夕焚香于臂禱北辰願以身代病卽愈與兄文貴同費五十餘年一錢尺帛不自私治家雍肅成遵禮度其事先盡孝敬處宗族以和待賓朋以誠馭奴僕以恩子玉敏而好學遺游邑庠以明經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文林郎知曲陽縣事每貽書戒以守官律身之道

王遵其訓有廉濟名公一日疾革語子注曰人之負
高貴者貴積而能散也吾無益於世惟樂賑施庶以
行吾志焉汝曹勿厚自殖宜脩德以承之能用以義
斯善矣勉之勉之遂卒成化四年七月十三日也享
年六十有五遠近聞之皆驚悼曰義士已矣自郡大
夫而下赴弔者皆哭盡哀

義士楊景和傳

張綱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
阍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及異由是
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表彬直不屈乃附以
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
頃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
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表彬一人特校尉
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剛
勢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
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
獻微錄卷五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密錄庶
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
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
連田是欽注異已者乃縶頃死使誣久保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頃伴誣之建遂以聞會
三法司鞠於午門前頃乃直述所有皆由已出於賢
無預建計不行而彬猶降照居第盡毀未幾英宗
升遐言者劾達罪舉頃事爲證建請免南并彬後舊
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頃
云頃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

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見以五色金銀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鮮指稱嘆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固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爲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思於達無隙又非官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

嚴徵錄

卷七十一

七

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商冠長稱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涸澳泥甘爲之婦門牌溺無所不至而醜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聞子祭淵鄭先生陳汝同曰楊墳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聊故補之不特爲墳計也庶亦願世之頑無取者云

姚文敏讓傳

陳鏞

姚讓字文敏其先浙江太和人洪武初以殷富徙南京占上元藉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富累不恃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無不立爲賑濟未嘗有難色橋梁道路廢弊者聞見卽爲脩葺街巷無井者往告之卽計磚瓦費爲之經厯成化初國子監蛀蝕過半出工食板木之費悉爲修葺至于自奉布衣晚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人貧俱有常經不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爲良民治

嚴徵錄

卷七十一

七

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慕向儒術撰述文字朴實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寇江浦張公誄之以爲一鄉之善士三代之逸民云

國子盧君楷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餼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餼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已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騰謗連内外旬旬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旣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七

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陷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况所謂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曷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衆請留在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太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寔始遷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馬大振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涵者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定以子處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乃

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委

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茲茂臨櫛若農操鎌疾刈而

禾栽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

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

部連不利率一時國子之傑爲麗澤會以講習業成

而疾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

有四其子熙扶襯歸塋于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

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

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吟哇城府與遊處

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辦視天下若無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七

難爲者衆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王
之乃方發于劍而遽折簡雲之足始離於廐而驟跳
不爲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
姓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
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范公道濟洎盧君洎余弟
守陞同讎余即六人皆浙鮮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
中人各成詠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個儻才人不以爲
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
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丁三老廣傳

李賢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酒肴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疾予析居已而寤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粟帛足一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來歲計不能者又賙之雄雞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八

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婦不能娶者卽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勞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未暇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卽言隨載糴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卽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歸舊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三老賙命子婿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

田復與子婿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雛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既撻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使人譴恭溫雅對人子言則舉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舉其兄之善已雖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如也鄉之耆老皆慕義取法焉有爲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九

尤敬禮儒者學正姜志達重其爲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請則一至見則翼翼小心不問不敢對偶得風疾甚危鄉人驚相報告一時至者數百人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孰先後哉予親交其人爲之立傳

鄧進士冀聞齋先生元亨墓表

蔣信

先生諱元亨字惟軋別號聞齋生四十年是爲正德辛巳年薄遊豫敗有憾於先師陽明子之倡義討也遂見誣及臺諫登諸當事者咸疏其在事方白而疾忽作竟易箚於獄今 皇帝嗣位鑒當事大臣之請用加愍焉乃詔優恤其家及今幾二十年始表之者何先生以宇宙正氣蒙茲大難海內聞者莫不哀而況同志之士惟未獲一際有力者尸之耳茲適侍御朱公思齋按蒞湖北訪其家世稿落就替而徭役如故乃爲檄郡太守張公一槐與父聞之典移治墓之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三十一

金以及邑尹何君體仁亦用翕然祗承亟謀磨石以昭潛德厥從子文明壻歐陽道相語曰知吾聞齋孰與道林子乃狀其行以請某自弱冠與先生定交道術同異之講辨欣喜憂戚之相通此豈尋常骨肉之好而今始得致一詞於墓間顧不晚哉先生生有異質自兒時人望之如孤巖峭立無敢與狎比龜誦讀書史卽慨然慕古有長駕遠馭之志性尤豪奮剛猛出塵絕俗之行苟責於心輒勇爲之不畏流俗笑侮親迎聯族之義久廢不講毅然以身倡之制行之日融衆震俗居之素如也喜讀古忠義傳每覽其從容

慷慨殺身就義之美必爲咨嗟美歎若將爲之者視

人之窮乏患難或孤遺之不得其所輒爲謀之百方不極力不止其在朋友猶其在兄弟也其在鄉隣猶其在族黨也歲正德庚午陽明子起謫道常與某同請見而師拜之遂荷裝從之廬陵踰年聞其學以歸喟然語同志曰夫學術一本而已矣行誼氣節猶非也况支離於糟粕者乎吾固猶恨得見陽明子之晚也自是日進其鄉子弟與之講磨誠意懇至聞者感動貴不隱於薦紳而賤不遺於童僕蓋與人爲善未嘗一日倦也平日爲文雅好奇古頗厭俗格逮入丙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三十一

子鄧試則以所聞於師友而獨得之身心者發之筆下淵源雄偉之論皆近代儒者所未及一時場屋號知文之士且目之爲怪獨西野張公以侍御監試事謂必楚豪傑也竟置優選丁丑試禮闈主司大奇之以遺二判弗敢取由是聲望動京師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賴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瞰馬既還遂以間道歸常越已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因仇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在獄南北二十年俯仰契覲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休不憂守者率爲驚嘆間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爲忘其

患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江彬重禍於陽明子鞫問之朝簾幾備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時已願爲忠臣孝子今不能爲義徒乎久之洗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矣是爲辛巳五月四日同志梁日孚陸元靜張文邦輩爭爲會金治棺歛欽之日膚色如生養子養神以其概歸僉謀塋之崖橋尋以男文道弗利乃改葬鄭龍岡於平豪傑之生世誠希矣如先生蓋間一產焉而又弗克究其志謂之何哉天乎人乎君子之學始於盡心知性而極於立令大學至於立命造化在我也豈其猶未臻於斯

歐敬錄

卷一百一十三

耶論者曰陽明子之學貴心悟也心悟者嘿識也然而先生之學則似專於踐履陽明子致良知之說固嘗自謂獨得之祕告諸先生必盡矣而諄諄誨人之際獨於此未嘗一發明焉又何耶信嘗與論格致而及於明道程先生學者先識仁體之說先生亟是之且曰顧諸子頗能從事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稿生何益也然則學將自有見與論者又曰先生執義不屈卒免陽明子於禍殆古豪士之儔也然而死生之幾微於一髮者雖天下之明哲果誠難哉且將誰歸耶某獨以其平日而究觀之先生蓋負道甚勇而憂世

其切憂世切則胡暇一身之計陽明子初得被逮之報語報者曰惟軋平日獨憂世太切耳殆諒然也耶雖然特立獨行而不懼卒然震之以大難而不變可以觀勇矣將終依陽明子於紹興也則輕數千里而欲移其家以朱守忠蔡希顏徐曰仁可與共濟斯道也則思以愛女遠結姻黨而不以爲難聞蔡督學霞山論太陰之說則亟從之聞一友嘗及李大厓之門則亟拜之聞司馬劉東山之風望則徒步而候之可以觀志矣鄉人服其義學士服其教族黨服其仁配顧氏奉其遺訓艱辛白首而貞淑彌厲屏僕一二輩守其遺則力田瞻孤而愈於所出可以觀誠矣鄉之良守牧苟將有意於道術思以風化未俗舍先生其誰求焉

歐敬錄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移六部仰理冀元亨咨文

陽明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近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誣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

見宸濠真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
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
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
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遺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
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本
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
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
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
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抵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
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
獻微錄
未
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濠素所同謀之人
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
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
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
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
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究論心原迹
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
宗族遺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
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
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

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或以為候旨未應當事
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至今又恐
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
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
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請
鑒察特賜扶持分辨施行

狀微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五

鄂處士叔敬傳

張時敏

夫巖穴篤行之士操身行義非必亢矯厲之節微隆赫之譽觀幸於不可必得也而往往聲施來世澤潤後昆卽王公大人宰所比崇焉豈非擅無爵之貴挾不求之富世所傳翰躬君子哉孔子曰齊景公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蓋謂此也斯言也余蓋於鄂處士有徵焉處士諱叔敬字一之別號異齋其先湖廣石首人也至宋有諱勉者任隆興省都差再傳諱諤任吉州刺史愛山水之勝卽泮灘而家又再傳諱縉登文天祥榜進士徙廬陵華美坊又四傳諱縉再徙泰和之城南占籍里中處士其嗣孫也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辨卽誑之亦弗爲意人因目爲痴而處士顧心獨喜往往自稱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捐棄金錢率自以爲快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僞金糶者繫以訟官處士不問誰何輒爲之居解酬糶者金而釋之已復有軀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處士聞而赴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進其人其人歸賜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寒人也貸金六十商賈廣三年而得百

金凡所爲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構塋卽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處士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爲謝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願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爲市者卽買而縱之俗好咬蝦蟇得者輒折其肢置患共逸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瀾漫處士欲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蟇戲于欄畔諱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沉溺矣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篤孝友侍其父某翁甚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雅常讀書無成不得列儒家者流爲恨見子廷亮有忠信之資輒命從周都御史玄圃公傳胡氏春秋卒以貢上春官得武進縣學訓導已又調鄞縣學教諭所至飭躬厲行不徵諸生束修之饋以廉謹稱皆處士燕翼之貽也廷亮爲余門下聞處士之行蓋爲詳云論曰習俗之移人所從來久矣遂豚之喻要非兩首之也今之人往往競刀鎗之利惜腸脂膚於他

人無論已甚者骨肉脂脂不相貸假此非豺虎是甘
良以谿壑之欲未易厭也處士者不其異哉方其還
金活人要在自行其志詎責報於幽冥哉而渡江免
患之事一何奇也昔陳掌不侯而吾昌紹國論者以
爲陰德之報審若是則鄆氏後昆之昌亦若持券取
物者矣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王義士芳傳

王義士芳傳

張椿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二字德遠別
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
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蠅亦
存悲憐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
思質公被逮稟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
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馬
簿尋獲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養鸚鵡橋
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
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王

時其懷抱寒煥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
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
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
市寬缶躬爲滌除旁視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
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
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舫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
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
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
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語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
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旦莫

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恒化邪摩其脰者久之猶不
暇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
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
戚戚爾生喉間若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二日舟人不
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
計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匱
弗前遲明南園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
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
曰風會日流人情踰薄肝膽楚越爭較錙銖當疾病
患難時卽骨肉客有規辟者視南園能無泚頰哉昔
蘇微錄 卷一百十三 十四

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
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
君之於費生萍蓬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
別其艱辛孰骸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予里
人施睥目擊其事談甚悉故爲立傳以俟觀風者采
焉

孫省祭鏜傳

莫如忠

孫省祭者名鏜山東莒州人嘗爲掾曹需選銓部未
達例得省祭還里云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習於騎射
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之奇也嘉靖甲
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
思廣召募議攻守而省祭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
力殲寇及輸已贊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
志而見之於叅政翁公大立公試之藝厥張超果超
捷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
酌飲之會謀者告急卽以省祭往時官軍方陳而兵
獻微錄 卷一百十三 四十一

憲任公環素忠勇先登爲賊所害省祭望見疾呼馳
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省祭又自
使人遺莒括其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已附率
多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省祭氣亦倍有輕敵心居
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澆省祭奮快起曰
是可感而擒也卽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
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
推墮之省祭雖不習泅拍未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
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與其尸歸有司
以禮收之道路歎歎多泣下者莫子曰余聞省祭名

心壯之念其人齊產也習在騎射藉令得以其長橫
行平原間而御以善將者其所樹聲伐豈直此哉乃
興事未竟而以偶然之軀蹈險以死所謂不能盡其
材者與然省祭商者而志於公以趨人之急無恡此
其義與弦高之犒晉師卜式輸財助邊同量卒之以
身殉名廩廩若是庶幾哉古稱節俠者非耶而或以
黯於見可憤不及謀其身爲省祭病此何其與於巧
利首鼠自全之庸而責捐生者以苛節也余哀而爲
之傳俾哀郡乘者有考焉

獻後錄

卷八十一

四十二

義士趙白石善繼傳

楊希淳

白石趙君名善繼字近之其先河南祥符人洪武初
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灣坊君生
平儻負氣慕古奇節其赴義事如常情之趨利者
家故貧窶游郡庠不屑屑事舉子業居常訓徒爲食
然不苟取好面斥人過親交中有不義則嘵嘵若有
疚於其身者諸凡忿爭不平事往往爲酌其情理奮
髯疏解以故親交有忿爭不平輒就君決之則各各
服去其祖父咸治生業稍稱饒維時京邑坊廂役獎
滋重家日以索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

獻後錄

卷八十一

四十三

苦役也痛鄉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
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緣嘉靖壬戌巡撫方雙江公代
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
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爲
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
輩偕往時沃洲呂公建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
老粗鄙不足疎人聽卽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
陳疾苦往往爲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
事亦辭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命遂就同輩謀刊
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甲中子弟之在郡庠者徧告

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扈公定請徵銀寄糧上丁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勅諸司其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尤號酒讌每一讌會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爲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陽京倉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取書手工食也諸衙門之脚力口糧也五城大勝關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尊太平日京兆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雖大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四

史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辦有至死者大都上官樂供辦而不覩其艱吏胥恣侵漁而靡懲其愚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蠶食其中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昔者凡坐此也君率諸同輩日夜徬徨櫛風冒雨奔走號籲中間若上官之狙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吏胥貪黠之惡害已而騰詆誣甚非齒頰之能析者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今日陳說而明日遂見蠲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漸洗會

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獲請行諸衙門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之拮据誠口瘡而足痛矣其後上司來者往往知憐卹施惠政詳惠政錄中亦由民隱徹於上人故也最後值隆慶改元百司淬礪而楚侗耿師視學政宋公代巡竹巖王公視屯政少魯周公視馬政相與協心剔蠹委責於通府陶爲經久之規事詳鶴山李翁碑記蓋至是而後富者不至傾產貧者不至逃匿計今役費殆減什之七八而較之立法之初總二三倍耳跡辛丑壬戌之間民多貧瘠而警警苦役識者重有隱憂乃今戶多帖席雖荷大政有自而君實與有力焉中聞勸惠政碑梓惠政錄建惠澤祠多所勞勩不具述然君既委身民瘼尤不得殫精本業癸亥楚侗耿師校文當黜特以其行誼還其初服蓋君雅敦大節三子自強自新自立皆事家人作業每教之勤慎諸門生姻戚之年少者造次邂逅隨以訓飭諸年少敬憚之尤篤友誼所交有休戚大事輒爲趨走經度必辦而後已急患難重然諾好直言對人盡剖肝膈無幾微蓄藏然不記宿怨怨者亦希歲已巳君年五十有七矣自惟以一介士而動諸司微 天驕獨自姓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四

張苦蓋寢食在念者餘八年亦既獲所志即出效一職幸百里未必爾爾至是稍欲優游以卒歲足跡不涉公府不輕與公事而雅懷不卒一朝坐逝六月二十三日也歿之日異姓來哭者數十百人往君悉力坊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怯不前與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為許諾而中間猶有以當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倡首之難如此微君之義盡克成是舉哉楊子希淳曰往代以諸生言事如陳東輩君子多其義而重傷其時蓋言事迨於諸生則肉食者益受其鄙而國體藐如本朝之有禁蓋有微意然殘民至於嘉靖之末年極矣此其風固有所自趙君一昌言之而從者衆允者衆上之人率諒其請而不為咎雖篤誠之感動哉亦國家養士之澤未泯而中間回泰者自有其人故也假令諸司不更其弊而復以為咎或頽或激殆不知所終嗣是際嘉隆間海內議條編議里甲憲政漸去而民以漸安君此舉寔先焉余故傳其事行以不沒君之義且慶國家久長之福異於往代云

義士水壺公郭銓傳

郭一鶚

水壺公郭銓姓名銓字時選遜菴公次子王太父弟也長身昂首狀貌魁碩器宇爽豁介然不與物詭隨博學弘文少有聲譽序間屢試未第性篤孝友力行好脩財利無所苟嘉靖乙酉鄉冠行劫王太父為賊擒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宵分聞王太父急尋從間道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太父于虎口鵠情切冒死不避識者壯之時賊勢已敗因縱火以騁一切化為煨燼矣先是有族金四十餘兩貯堂公所僉謂金隨賊盡事罷公語衆曰余雖火其廬乃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衆靡所匿嗟嗟死生利害之于人甚矣哉尼父論成人于叔季而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為首稱得非謂此事所關足繫生平公懿所鱗彪姑無倫即此脫同氣于死所而等族金若鴻毛不亦偉然授命思義之丈夫乎哉壽雖啻而行自豐歷數十載而下子婦蕭以貞操蒙寵綸煇耀女史名垂不朽則公遺澤之遠獨燁燁孫謀足逮已耶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踰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壽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指則家計鉅細悉均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緇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大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賸良獻苦否且德色也廼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娶人撫髻種而株守滿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心殫力昌振鐵基公爾忘私幾而後已是豈尋常所

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少踰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生母不啻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才惠純孝可也

蘇宣傳

楊

蘇宣字延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廩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廩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稱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振鐐右廂前爲樞木轉磔成瘡宣自以手起樞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遺諸數語予當令防處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諸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詩獻徵錄卷一百一十二

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之卽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嘗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恩歸田里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難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煮羹食母予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廩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書王環事

遇城固縣年暮石塔以復套事被刑妻子安置此余視其家其子尚無恙余聞可套者黃河之套也在賀蘭山之北成化弘治之間河水合而後胡馬南度至則去正德以來虜居套內春秋住牧矣于是上大夫喜談邊務者皆曰國家財力散于防邊由虜故不若逐之塞外我得以養兵畜財俟隙而擊之也石塘爲御史時巡按遼東適叛王經而許經君用計平之朝廷論功賜經爲太子少保以子王用君總督三邊戎

上業優詔褒答許之行矣已乃中變遂置君於死君臨刑作詩曰公本爲百年計晁錯

人本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從學射君被逮時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溝中瘠乎環聞之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助耳乃以小車載君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衣則露宿即舍外間隔數千里不懈卒歸去

人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書給
陸錦衣家陸遇之厚今復給事朱錦衣家環嘗為
吏余至京數來見余必衣冠見之世嘗言士讀書知
節義若環者未聞讀何書也乃盡忠所事不變其志
然則人之節義出乎其性未必皆讀書也耶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儒林

趙沅

陳謨

唐豫

吳與弼

謝復

陳真成

李孔脩

汪昶

王震

潘子嘉

胡行恭

夏廷美

楊希淳

鄧元錫

劉淵

引除

梁寅

汪克寬

劉崇觀

胡居仁

李承箕

鄭伉

周惠

王良

張基

劉文敏

張祭

黃裳

王敬臣

馮子咸

范穉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

儒林

東山趙先生沔行狀

詹 垣

先生諱沔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
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
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
祖爲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賑貧提刑汪文振嘗
銘其墓二千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
夢營尉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
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旣下隣邑有持兵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
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
辭旣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
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
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
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
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
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
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
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

長過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暫恒產以爲
執贄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勉望先生杜
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
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
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
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服陵請益於夏先生大
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
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元大易書曰此義易二天
家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
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卒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
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
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
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
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
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
在此此沔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
朱之有得者也然沔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
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
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

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夫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未及舉朱子曰子靜所說事是事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合併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度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三

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益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頂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表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參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易

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四

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三事不可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指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爲當四方擾攘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

獻徵錄

卷之百十

五

督觀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閭山山深閭

寒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已西廵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鄉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

獻徵錄

卷之百十

六

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

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

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卽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經

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契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口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壁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本裏而後經有無所遺遺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賁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約述其一
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竊竊
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董先生豈欺我哉嘗
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
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
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
大略以爲義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
贊其辭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別定
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運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其
辭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
獻數錄
至德而不免羨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
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
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
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
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
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卽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
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
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
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
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
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
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
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
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
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
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効豈偶然哉
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
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
獻數錄
惜閒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
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
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尙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爲
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
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尙表章之俾垂永
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
詹烜謹狀

梁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號仲雅注其地也王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則徙居縣南之韓溪立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澤先生克寬生敵敵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繼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聯聯生燦字明夫繼家一時聲名昆弟為諸經講師學問文章策範鄉世從學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叔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扣懇悉獻微錄

卷之百十四

十三

有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子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為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識治義論慷慨者便民二十餘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憲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十次四是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

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吾宗乎用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寔悟乃取四書自定何讀書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事勤異於儔輩或廷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古志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獻微

卷之百十四

十四

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謂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考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里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夢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堂試兩度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以事歸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與先生之浮梁人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

唐豫

順德縣志

唐豫字步人也字明之父奎洪武初以經明行脩薦授增城學教諭博覽羣書鄉人號唐書隱湛某冠至就死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黃遊作詩又有古人風性潔介無諂曲痛父其命作蓼莪序與祖生同祖念則寸須何准對子高友號平步六歲背德有贈詩不寫豫偉為人斯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行之欽成後先鄉公一補尺籍必遺少壯當行之人二冠禮遵之公常無過腆三昏先夕燕其子坐之南窗曰酒主燕非禮也如禮醮之四父在缺微錄

子立意者此五黃種飲客遠者為具蔬食朔望會哭勿留六祭忌日哭盡哀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如禮亡禮忌日哭盡哀不飲酒食肉居宿朋友往來佐之八子幼教以孝弟睦於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母令修其志意博奕飲酒以為父母戮九鄉為甲幾其出入無其所事其有奇哀聞于有司十豫子望亦自父行母音不能自食望晨夕飲食之母遇望後明人謂其感一時公卿皆重望參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天監號手別曰郭吾三也望動而語焉

劉觀

王時地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既就傅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卒屈其名病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遂堅卧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為事四方來學者日眾陸才造就縣尹劉成為第中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事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人言行錄已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門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為箴以示教管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无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慨慕為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為之今其覺進士之貴也或謂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皆儒先之教也聞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遺教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宋氏禮人謂其不能自存者適力則養之觀為人尚

謁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
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
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稱爲卧廬先生

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寡言
唐肅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
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
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博學
詞藻清麗祖諱湮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
字德潤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
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亥時生逸遇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
此爲何藤答曰板轅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
獻徵

卷之五十四

三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
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疑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
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
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
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
日玩四書諸經洛陽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
之所尙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
九伊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
金石益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
還鄉遭風舟幾覆家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

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邑鄉動必以禮或笑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凜然不少變於俗蓋其涵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閭之人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覓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世刊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

蘇微祿

卷之百十四

主

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當風類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而勝大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爲飛魚躍之妙矣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母

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接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遇不強其所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歲凶餓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窪溝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開墾修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褒

蘇微祿

卷之百十四

主

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賁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職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

動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竊祿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 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官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 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已酉三疏懇辭奉 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璵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 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

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彙集中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賚以錫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 上令內宦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興彌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願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已卯九月遣門生車某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闕拜朱子考亭以伸平生慨慕之懷已

五月十七日與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 卷之五十四 四

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經躬踐踐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歉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躡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

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精中發外之實清明
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
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新之功
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
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若先生可謂全
人矣嗚呼紫陽沒世道統無傳所尚者文詞訓詁功
名利欲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覽前迹而啓其任
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絕學誠曠古之豪傑也平生歷
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復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
壬辰始居實泉宜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
蘇徵錄 卷之百十 主五

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
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璵女三人長
適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沒
有年矣璵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
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
家所遺物卽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
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
千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
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
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
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
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
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
蘇徵錄 卷之百十 主六

莊疑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審澁齒不
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
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具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生至
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迂於門有疾
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
踊每絕而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
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爲隣里所阮
不得已訟諸官則墨其義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毅然
必行縉紳知先生爲特立獨行之士實自茲始也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齋第
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
牙籤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
南谷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
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
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鄉
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
脫里之東原田高病旱區畫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
命有司行之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及所至豪
傑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術而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七

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
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
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
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又
曰莊孔陽觀其詩只一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
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
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
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
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
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八

人思之先生嘗作先生自述三十後學始
親切於吳越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考進
路皆曰先生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
故孔孟之學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非若學問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時先生爲張元順嘗
相麗澤會於弋陽龜峯等地督學李南軒嘗與先生
幣聘上白鹿書院致縣尹請講官鄉飲體林然聽而
行之寓懷城淮王請講易併爲作願仙說待以賓師
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學衍義之言徵齋集數卷文
雖未潤味則旨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敬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七

齊先生張古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
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興
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
末兼備之明驗然體認親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
足以動其可謂備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
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系政吳廷舉
墓祭文曰志存伊尹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
脩身遇世終老林泉入才不進時宰之愆九原可作
當爲執鞭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 諷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微之祁門人家故大族上世有諱璉者爲宋龔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惲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俊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翰林竹坡先生卽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元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閔寒暑弗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旣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創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益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卽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嗤其迂先生居之晏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爲先然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發諸養弘治中與脩邑志太守幸彭公深敬禮之造詣

既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君問學曰知公竝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敘之且詢其爲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敏者衆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爲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懇受道資也先生不爲標揭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口行不務華躬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則其質之果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疎於近裏者則旣遠矣又曰素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之卽顏俗中已爲難得況終其身自甘泉石以聖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遁世作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李大厓先生承箕墓表

王 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宇茂卿人稱東嶽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涵久之渣滓消融天具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麻徵錄 卷之十四 王

向然亦或嘗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飛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具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鄙書無說鼎沸絲芥思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

針針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創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慘然雨霽天目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已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言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靜靜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外有以自見也夫

麻徵錄 卷之十四 王

陳真成字刺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其先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莆田泉人來爲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問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

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真知處善

步循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

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箴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

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闕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

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
亦不必見也遂還鎮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
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布衣有功於鎮海多矣自
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
正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
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門人施氏所與也
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旁
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
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憲副姚鏌表章先哲郡守
陳洪謨謂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鄉賢祠布衣
麻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三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故邑庠生林祺
特爲編次名布衣存稿

敬齋鄭先生伉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亦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爲
始子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至先生而大先生吳
康齋之高第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蓋闐然遊於萬
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
於京師才表先生之墓因得諸行蹟聞風慨然樂爲
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
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
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
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
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
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
生後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
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于
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
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
卽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
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
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
渠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

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述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既得而忘之也豈爲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乎吾聞先生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舍事事皆著實地上作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康律錄 卷之四 李孔脩傳 李孔脩傳

李孔脩傳

順德縣志

李孔脩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真子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闖閩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薦孔脩乃集卷八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留市隱不遇陳無已費廷堅市傭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廷實安知吾郡二士雲谷老不得見孔脩少年如廷實非俛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應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取友廷實謂字於是孔脩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由此益賢孔脩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吟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獻微錄 卷之四 李孔脩傳 李孔脩傳

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令鞠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駭孔脩矣敝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金曰子長畫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聞出廬戶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云吳廷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碑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予憲使李中少參王崇教經紀其喪尚書霍都志
西隸山西樵人祭祀以孔脩配孔脩貧其姓不繫
人不慧之事多附之孔脩然其人可觀矣霍都志
墓曰白沙挽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謂謝佑不失
國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庸
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莞郭伯
曾題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眞清風巢許必爲鄰
時休農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秋後錄

卷之五

李本

周廷芳傳

馮從吾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
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
聞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
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
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
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
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
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
安邑李公果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眞純
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
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
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
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
贊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
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
園爲號著深衣幅巾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
先生先生嘗遊西秦與介舉李公錦論學介舉出
先生情遂爲之書名額額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
禮焉

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
婦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春
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畱以詩有歷歷曉岩君不
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
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
動鼓洛川波風塵些子無山人寒玉一泓清更多老
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
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適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
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
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
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沒于楊子
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
憲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
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
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
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
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
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
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惠衣德金如也州人其
補之詳載可泉胡公章郡志中載之余別有傳

槩菴汪先生禪行狀

王 諷

先生姓汪氏諱祺字公大別號槩菴又號古心子徽
祁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
徙縣治之西遂世家焉高大父諱善祐曾大父諱斐
大父諱清文諱德潤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
弘治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週歲而失父母廖氏
其處和安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鞠之先生生
而岐嶷不凡爲兒時穎悟絕人嘗嬉客懷抱中客以
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就塾學羣兒爲戲弄先生
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
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沒于楊子
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
憲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
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
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
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
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
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
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惠衣德金如也州人其
補之詳載可泉胡公章郡志中載之余別有傳

既冠袍邑庠弟子員卽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執經從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爲動已而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於是并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壁懸夫子像時時焚香如聆聲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製敬恕本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思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人置劔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處備鍾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多類是時吾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祁理學自注環谷以來久爲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興人方目爲怪物謫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握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立瓊山冠婚喪祭儀節參之鄉俗著爲矱俗編欲俾一邑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董學則復自爲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膳擊板莫不有教有範從者不問賢愚咸慕謫以二業誨諭之質可難者尤加謫引進則邑喜解則若已病或貧不給衣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食者先生雖窘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儕可挽者立會尅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爲學大方細繹論難期在觀感德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親舊患疫先生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酌壯吾神魄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旣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藥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先生於一邑利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親故或德業勤惰或憂患侵尋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同祿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鳩材卽售社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齊沐厥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餞餘男在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成籍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爲子孫世守計卽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老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餓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
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
敬小不然則厲聲諭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處羣從
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
於身教而後已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
旣卒其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
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
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間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
當并謝黌泮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
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儒
蘇徵錄 卷之十 四 聖本

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
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願
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卽入山恐不幽
耳奚出爲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推
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
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
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揮筆卽得吾心吾
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嚴警覺大分旣高加之養深
積厚發爲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格對僮僕終日
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莫置必有常所端

坐一室自晨起以至暮無或情容者及接朋徒款
親故卽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罄其情或辯
論議英發橫援縱臂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
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窘舒
困者屢矣時祁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
上書以學欲其養士氣以爲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
立倫敘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猶考綜今
古裁爲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卽此二議亦徵先生
之學識脩齊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旣久鄉邑漸化
士論翕然迨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衆有以
蘇徵錄 卷之十 四 聖本

文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
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
敬之掌教高敦古輩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
夫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
某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遽疾或有傳術者言謂先生
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子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顧
使我止是耶已而卜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箚中著作
稿改錄之用防不及諷飲泣改錄畢先生隨語諷曰
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汝輩在吾不爲憂所憾
老母不能終養耳復相揮淚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

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勢彌連令童子具水沐浴服
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絕口噤不能聲乃以手作
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
生自聞道以來內自幽獨外自應酬近自宗黨遠自
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創樹不可為後人法者
況其克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絕猶不忘楔齒之禮則
其氣象視古易簣何以遠焉鄉之人聞而弔之識與
不識無不歎悼吾邦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舊
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弔奠焉所著有易
本音詩吟意春秋纂略讀史大綱各臣傳斷俱未卒
稿惟其欲訂定周禮纂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
之真欲為講折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
予者亦卒未竟其說之誰何惟家禮既投盡儀節
槩菴文集已為成帙可以梓行

泰州王心齋良墓志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
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良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
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
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為場百夫長
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
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
手左一右二隆額脣脣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
遠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邇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
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
親方急務鹽冷水迺痛哭曰良為人子令親天寒鹽
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為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
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
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
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
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厭身萬人奔號
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
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
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
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塘歸與學者盛論引
宋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警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
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
翕然從信而先生頗奉親鵠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
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
談學也先生專一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
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
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
越兩月而先生再請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
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
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
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
黃龍無首行兩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
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
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
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
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闢授徒遠近皆至
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
者意藏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餘僕

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
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
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
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
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
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
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
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
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
或問先生何不仁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是良之
狀數錄
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子良何
敢隱也兩枚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
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
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
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
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
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
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王東崖先生壁墓志銘

清江先生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其志
集分魯國徵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之學
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先生
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歿
曆下亥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
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璧字宗順學者稱東
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
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
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
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
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
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
時龍溪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
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和陶汰氣
疎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絲
技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邇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
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
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既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
以主教者沓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

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
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
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
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
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
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
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
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
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
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
賦微錄 卷之十四 五十一
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
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
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
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
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
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
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
之牀也學領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
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

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而頌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脩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子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葬塋東之新塋配吳氏繼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

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義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蟻屈其動也能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張孝廉基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塘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嘗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已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婦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流蔬茹膏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苟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稔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嘆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懷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嚙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凡上手書數行對

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座右曰勿
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異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
心之人勿涉無益事之境羅文恭公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
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
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者爲周汝宗氏
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有隱操能無慚孝廉
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
人倫矣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五

潘子嘉傳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鏞之子也幼承家學
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賓及往
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曰必真
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
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
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
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
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
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
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夜研究歸
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餽廩讀書山中越六
年間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
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
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
娶計聞京師蔣道林諸公胥哭緘辭以奠見道林奠
文中有惺惺文集藏于家

兩峯劉先生文敏墓誌銘

王時槐

先生諱文敏字宜克姓劉氏吉之安福三舍人三舍之劉在邑爲鉅姓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既瞻望先生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先生自幼疑重端確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稟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情既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實天植之歲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卽枕一夕語思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墓誌

蓋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祿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剽買舟越中見王公執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解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騁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慮應生生生化務協天則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

性復矣其教人大誥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意懇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蓋其貞毅直方可浴金石儀刑之矩素定而潛孚之機有在也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存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別公貽以詩曰嘆息卓爾城千載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墓誌

上而畢先生退居一室稱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傑曰吾了當而歸矣遂明日逝先生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廩食需貢有期矣一聞正學卽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輒先晦景沒齒不求人知滁陽朱遜皋先生教寧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徐公曰劉某養深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道安於躬耕無慕世用乞賜錄拔必有補於當時徐公嘉之然公微聘已先下且欲召之貢先生竟辭焉先生雖棲跡林壑遯世不悔而實修翺著撫院學臺郡侯邑長往往引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牒乞職問尤褒賢以寓其懷

金之誠蓋數數然也卒之踰月郡侯欲吾雷公事也
知也猶移文稱劉某視躬幅行敦尚古誼下邑延訪
已而郡邑諸士合詞請祀先生於賢祠公嗟其詩之
未及行而學憲憤取部公下郡曰劉某力探聖域倡
明正學令所司具粟甯羊豕往佐其喪諸博士弟子
其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以上吾將俎豆之以風水
進嗟夫先生學不求知而聲光自溢所謂誠不可掩
者非歟時槐與應陵陳子嘉謨弱冠時師事先生後
執灑掃之役者迄今二十有二年而賀子澤王子育
仁已繼仕並委贊受學蓋嘗竊窺先生其峻特而不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可正視也有嵩華壁立之氣其敦樸而不空綢繆也
有大美不和之味其光明瑩潔則日星炯炯之昭垂
其精進勇詣則江河浩浩之排決其教旨直截則駕
安驅良而振轡於如砥之周行也其推誠無隱則登
扁授鑰而洞闢乎九陛之堂奧也其言行庸則
粟布帛之無以異於人而屋漏不愧其學則水
寒火燥之必信於世也先生之學雖久而益於天
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乃其教人倦倦焉一循其本
外之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為可辟險
曠之語歲已巳先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

餘曰已而語時槐曰夫道本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
離也先生未卒之先春且暮時槐方自關西謝病歸
先生命舟來神岡西原之間時槐偕賀子陳子侍左
右者旬日別之夕先生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
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
言即鑒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夫先生豈預知其
永訣乃嘆緊見囑俾二三子不終墜其緒耶嗚呼悲
夫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七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磻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尙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

蘇徵錄

卷之百四

七

僕則以爲周士之貴泰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儉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諸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蒿不忘當時行爲學而實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于天鳳能遵其教當從雲都何公奉黃公弘綱問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豁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其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一

本靜張先生舉行狀

先生姓張氏諱槃字士儀別號本靜寧國府涇縣人曾祖能祖旭父需皆不仕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卽了了常聞雞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八歲就外傳能屬文十一遍治諸經有聲鄉邑十三遭父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巨人十五學益弘博爲文切理不拘時格十七當甲午會北江聞人公校士宛陵閱其文嘆曰何物英俊而究理

蘇徵錄

卷之百十

七

若是首拔應試補邑廩員自是譽日隆隆起先生究心時務慨然有經濟志觀書獨得大旨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豈瑣瑣章句爲哉尤精于易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爲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易卽田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歐陽文莊公爲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先生之學因往從之文莊公與之語卽言下領悟自是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爲高弟繼從東原鄒公緒山錢公龍溪王公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間每論經傳發揮入微談世務切中肯綮聲靈若

懸河指點人病痛瓶中膏膏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淹
下以故無論遠邇悉造其家學焉南都江浙吳楚之
間所至名公鉅卿咸折節加禮貴者忘勢長者忘年
有古王通氏風先後督學如午山馮公裁麓楊公象
崗胡公翠崖黃公每試輒居首極加敬信先生守己
嚴介毫無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
百餘教請主教未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
贈之先生辭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却一無
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為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為
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董氏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

蘇錄

卷之百四

李

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遺諸婢每
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即病可勿藥愈
也事二兄若父第棟尤母所鍾愛先生孳孳教之補
邑痒生尋欲就例即捐已產助之歲辛亥母董氏病
篤夜跪顧天願以身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容不
改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
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值荒歉百計賑貸族有
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
學之士日彬彬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勸
勉事有不直輒極口直言至於利害以身任之一時

士氣咸知振作但義捐貲建水西精舍迎緒山
公龍溪王公歲臨十會與貢受軒周訥溪沈古林
余碧溪丁海陽俞寒泉翟震川王敬亭諸公合併論
學涇之人士津津日有興者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
先生之功居多先生之學以孝弟為本以名節為重
以收斂精神為切要以對景磨瑩為實功以萬物一
體為志願以繼往開來為準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
即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真有囊括宇宙睥睨
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心聞者景仰真豪傑士也雖
微有英銳之氣而為世扶名教之心識者恒諒之矣

蘇錄

卷之百四

李

惜哉

夏史廷美傳

耿恭簡集

夏史廷美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
習張旣山以司徒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
學一日旣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
求爲人母爲假人史撫然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
爲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真者隆慶庚
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論時一日忽對鏡
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
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
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
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
世界也史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君然如洗云史故
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
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誦時以已意詮解萬曆
戊子史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
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僕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
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
一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
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
原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

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
又聞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
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卽
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
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
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僕反身細求理欲
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
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爲嘆賞曰嘻史能及此耶難言
之矣史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
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
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
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
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史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
以我觀書非以書傳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
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
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史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
臭耶余聞之大爲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
離矣史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論同志惟昔茂叔之
李初平近代文獻之於王心齋蓋從吾皆以噴然野
若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備

明貞士鶴洲先生黃公行狀 劉憲龍

先生姓黃氏名棠字子重先世越人洪武初有補壽公者以藝事隸將作徙家錢唐之左家橋里再傳而爲承事公承事公之子曰質蒼公信質蒼公之子曰逸山公榮卽先生考也逸山公凡舉六丈夫子最後乃生先生黃氏自承事公以來代有隱操而逸山公稍稍以積著起家貲甲里中晚乃旁落諸子咸卽市操三五以贍而獨長公與先生爲諸生然先生年十二三時文弱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買矣顧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游乎則益市書窮曰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李

夜讀不休然益窘則引錐自誓無悔二十三試有司輒高等學使者芹山陳先生試補邑博士弟子員陳先生校藝名知人所獎拔士咸名輩簡諸生博通它經者俾授室獨器重先生及東昌司理汪存吾公此兩人乃競起爲名高而里中惠顧憲公聞先生名延至家爲其子師於是諸弟子從先生游盡屬成行咸稱鶴洲先生門人云先生性孝友旣用文學爲時所推重東脯所入益市甘毳以奉逸山公及妣沈孺人兩尊人亦心樂之忘其匱也諸兄弟買者願益素先生引致與居處衣食共之婦翁古塘君死繼其資

以殯配李又無子也爲迎歸養之終身沈孺人疾病醫藥必親嘗乃進膳祀籲天可以身代不得則紫毀骨立所爲治棺斂飯含喪祭之具不以貧故有缺然不以煩諸昆也居喪痛哀三年如一日顧恩傷逸山公心朝夕率嫺子上食問寢興居七年而逸山公亦歿先生葬之如喪沈孺人時屬歲儉資用不給先生拮据營厝必如禮乃止先生篤於親其待內外姻戚咸有恩紀伯氏歿不嗣立嫂又自也先生奉事之盡禮從子汝清貧無所託先生收教之已又資給之爲之娶婦嘉靖甲寅有烏夷之難郭門之外燬焉先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李

生家亦燬先生居皇以身長護二三百仲及李孺人奔城中所與共草衣糲食必均誼亡使身獨溫飽生平所親而振恤者不可指數諸子咸父事先生遇紛難先生出片言解之無不人人厭意以去敦信歟行里中化之其有不軌於行者咸閉匿自訟不欲聞於先生人乃知先生于孝方司馬德操之流也先生負絕世才於六經諸史無所不窺其爲文務沃實造推疾世之浮豔者是手質虎班安所取表哉歷舉不見收則益取故章下雖與諸士講論摩切幾一奮揭斯之真而心亦收諸先生之靈成甲第司民社者

後先六七輩不可謂不施矣先生所達無涉世情即
家無僭石凝塵滿座而先生焚香宴坐瀟然自樂平
居無喜愠之色比丙戌歲王夫人卒而先生意思乃
忽忽稍知愁顧時稍夢見何人哉辛卯貞父舉於鄉
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甫曰吾家世寒
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
起自孺子孺子勉之哉母穢我即鮮衣怒馬軒車高
蓋而以夸問里吾不忍視突梯滑稽緩頰巧資而以
苟富貴吾不忍視吾屢跂汝而乃晚成雖然閱歷多
矣今而後而不以吾憂者吾子也嗟夫賢父哉先生
獻徵錄 卷之十四 本九
生正德丁丑二月二日歿萬曆甲午二月十二日得
年七十八歲配王夫人古塘公女生二子長汝高邑
學生早死無嗣次汝亨即貞甫以進士爲江西督學
使者孫男二茂梧茂榛先生溫然長者無城府然嗜
義若渴少時與注司理友善司理死東昌先生亦車
千里與其子扶喪歸於杭貞甫以意氣多海內交其
人以通家子見先生咸謬爲敬先生倒屣下之王夫
人亦到薦佐歡退而語汝亨某也賢宜終身交之如
某某者終非汝友也已而皆驗其妙於鑒賞如此生
平不以貧賤有所屈志博士黃君憐先生議請公粟

助之先生喟然曰死易耳黔婁於陵吾師也吾不以
身爲市身教授王夫人織紉佐之郡中舉而行欲致
先生於賓筵先生謝不可卒避之而性喜清言揚確
古先生之風與人交澹而不淪若劉道光虞文成吳
厚甫惠子德楊思震其人咸莊事先生時時奉杖几
徜徉湖山間先生不善飲詩歌自娛每會徵先生輒
廢匕箸晚乃一切謝人事降心佛理有所鑑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本九

楊道南希淳傳

楊希淳字道南母未誕之夕夢笙簾滿耳聞里走下須臾有羽蓋霓幢擁一仙官入室遂生焉幼岐嶷夙志讀書日誦千百言爲古文辭下筆立就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聲名籍甚聞荆川先生名往從之游先生大奇異之由是名益起三吳豪雋皆倒屣願交焉歸而弟子從之者衆與同郡李維明輩相切劘動以聖賢自期待不肯苟同於俗累試於有司不第天臺耿先生督學南來聞其名首試以學莫先於立志論大加稱賞因相與講明聖學由陽明先生上邇孔氏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七十一

一日忽大悟曰道在是矣由是與人論學圓明透徹直指心要人無不得其解者故以方嚴稱至是益和粹人以方程伯淳云居久之以補貢至京師時方題覆貢不得補少宗伯萬履菴雅重之嘆曰余忝貳春卿當爲國求賢今賢者已至吾前而不能用負愧多矣於是禮部移文定爲明年貢焉歸踰年忽病自知逝期爲書別知交談笑而卒年僅四十二嘗自爲墓志謂人死當從人乞銘我固無求者死後乃有求邪其曠達如此平生涉世無迹處事如庖丁解牛批郢道窾而不經肯綮與人交從容款洽玄言眇論終日

不盡時出語語雋永有味令人心醉音清而返爲詩文輒出人意表晚年發揮理道精深透骨皆儒先所不曾及臨終盡其稿少司寇吳自新搜其遺者僅若干首刻而傳之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宏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筆習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固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獻敬錄

卷之五十四

七

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惠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大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聖精所感滋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矩其精相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喜必正襟危坐無情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谷先生歸而虛居其隘則寄寓

天王寺中需書易果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清堅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執贊講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此學者皆力爲奇傑文自然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藏復稍拂意卽光清至毀器擊牀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踞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幾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奉盥請祗觴豆饌

獻敬錄

卷之五十四

七

燮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旣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入闕奏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潯隨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囊以助矜憐愈於已女治閨內外井井不施棊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狹游者陽湖致熱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尙寶過爲就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太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

節之迫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諸途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簣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驪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於背先生親自吮舐卧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旣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廐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

蘇徵錄

卷之百四

七

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孔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強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篋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聲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詣田數百畝以其半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甚至賓客義而賻贈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

蘇徵錄

卷之百四

七

愛諸從病癢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關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訕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綬葢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逾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

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泥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入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壹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徵雋者不敢陷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

獻徵錄

卷之百廿四

七

風俗一變先生檢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推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闕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

林以爲俗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婦訓家禮憲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滓爲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爲輿猖狂叫詭僻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爲學齒頰爲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爲贅行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

獻徵錄

卷之百廿四

七

然

潛谷鄧先生元錫行略

黃輝

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先師鄧子卒于南城之仙山先師諱元錫字汝極別號潛谷南山公冢子也高祖相崖公以進士起家故自新城視源墟遷有津之南以御史事仁宣英皇帝以慈惠恭肅享有令聞御史公生茲菴公國學生茲菴公生瑩菴公瑩菴生南山公年四十有四未有嗣先是南山公築層樓自隱曰南山樓先一夕南山公夢一白鶴自天而下至其樓南山公收之特與劉孺人是夕遂生師時嘉靖己丑二月二十八日生而穎特南山公每奇之

蘇錄錄

卷之百十四

甫五齡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駢偶云步武有人常道可蘇桓典馬隨應云惜陰自我及時須着祖生鞭一夕夢一人儒衣與之言曰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黃君大驚之與南山公曰是兒非我所能師也蓋請明師教之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時師志廣莫編經典墳史咸喜博觀人曰無已荒乎黃師曰譬之泰龍隨其所嗜豈必膏梁耶時師氣勃莫遏心所欲為界銳必達人曰母已戾乎黃師曰譬之養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繫耶時諸人同學於黃師者俱聽講於師黃師惟默聽其啓口質直無文師直發明書

黃師最欽服之年十四與觀泉朱公曰君子儒爲已又曰君子下學學而反諸身潛諸心闇然於幽獨之地日用見在實落用功由是而身端心誠神通應達今之學者經史師友指示昭著目前而無益於得者學不爲已故也某於今誠患之朱公時大愧服其志年十五南山公有疾撫師曰吾將逝矣兒幼志未定予茲復以家累兒學業其弗克終哉師潛然淚下跪前復曰敬成父志兒矢畢力于學以紹先人光南山公曰而若是吾目瞑矣既逝師哀毀如不欲生水漿不入口時張孺人劉孺人愛獨至而師日夕侍養

蘇錄錄

卷之百十四

本

維時講業於外旦暮歸必鞠躬侍側師王母或詢所事或問所業必委婉應對者久之乃退待家人凜然嚴肅毫不敢犯弟得替疾時慮家計有落遂作弟訓俾母諄浪母縱恣母苛童僕母刻農民以母佚先人之遺訓既弟以疾終遺幼孤撫育教訓之若子年十六作先世事傳譜至南山公乃廢筆嘆曰先君孝友刑家廉潔範俗抱仁飭禮以戒厥世孤愚鮮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孤罪誠莫追矣遂書遺行日置座右以自省悔求無忝焉年十七傷富家苛刻農民慕古社倉法乃立

愈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資耗而鄉民之
耆者若婦之節者寡者咸聽其貸而不取息其人死
并以所貸即為葬資每歲臘春耕即發社以為常無
問寒暑必親履其地給之年十九遊縣庠時近溪羅
先生倡陽明先生之學於邑仙居師聆講者數時陪
即銳然棄舉子業問學年二十一往吉州謁諸老先
生求明此學師王母憂之以為棄舉子業不事而事
遊譚為平師恐違其志復舉志舉子業年二十四遂
買舟謁唐荆川公舟入湖口直風濤舟幾覆同舟者
皆戰怖獨師危坐默然曰生寄也死歸也無所逃待
之可也乃焚香禱風風稍息遂返舟歸惟日夕深造
詩自魏漢而下并近體均為刪訂俱有評選文則祖
三化而宗秦漢年二十五觀泉朱公有疾師蚤夜供
湯藥及疾革為視含斂經紀其喪服葬祭朱無子為
立嗣其妻孀居歲時問饋年二十六聞諸大老講學
於上清僧師友往問學時同事者數百人諸老獨於
師諄諄留意焉往來書簡相與神交乙卯秋將應試
聞朱氏計誦即揮路費以助之始登舟泊都會惟過
走諸名公論學館舍弗之計隨領江西鄉薦第三舉
主為天學曰野溪公師卷大驚曰是明天道

民故者使宋儒可作亦自謂乎比歸師念張孺人年
高而孤身遠遊萬里外如承歡何惟日杜門潛脩因
示人曰老母頽齡愛欲篤彥開之志修菽水之歡已
輟北上之輟諸非以文學論議相切磋者不敢與聞
亦不敢請見邑侯高公素推轂師具路費為勸駕竟
謝卻不受戊午秋張孺人欲成其名力促之行因具
裝復走吉州就學與東廓鄒公三五劉公剖决印証
鄒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二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
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甫越月間閩寇侵新
邑遂馳歸侍養自是與二三友時刻煅煉研晰於本
心天人之辨危微精一之旨時門徒日盛而司空心
吾張尚寶司丞謀川馮皆當時受切磋砥礪者也已
黃師卒為管葬養其子輔之成人子殤為立嗣黃孺
人終身饋養事之若母辛酉冬師王母復強應試始
遊京師與高安愚齋傅公陝西泰關王公切劘此學
既愚齋公蚤世師冒雪往購之戊辰試歸受徒講業
於天學日督同志習相與作興此學時心宗盛行謂
學唯無覺一覺無餘緒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
師為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
也日辰起座諸友趨立不敢攝放心至食辰次第

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時在門者形
各有造辛未作函史下編撤所居室爲先祠規制以
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與西最一室居上
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茲巷公而下左左祖位
右左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各立
一主以示勸設族屬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
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裔成者以東最一室祀焉春
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親問之禮畢
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闢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
有曲直就質平焉出一語立斷善者獎勵不善者懲
戒貧者寡者咸竭力周給之修家祠上則天地君親
帥左則祖右則社日有參朔望有祭忌有饗於時復
修義田義田者其先所爲供祭田也因水衝裂師獨
捐已田三百餘畝浚成深川以殺水勢蓋義田漸復
壬申丁曾王母強孺人憂憊踊哭泣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居喪一守言禮不事浮屠屋室既葬就墓側
結廬居三年啜粥飲水旦暮悲號癸酉作三禮編注
釋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石喪禮一如
張孺人丁丑尚書毛詩釋春秋通成稿成惟川王
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閎乎乎天人也

今之編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簡序百全錄
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釋易於廬山王公見之作詩
曰探測義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師喟然歎
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焉
嗚呼卽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卽程夫子易
傳稿尙出於易簣之後矧固陋如錫耶以故易釋凡
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摹已卯五經釋及函史下
編成敬菴許公時爲盱郡守莅任三年具知其賢遣
書昭之已命五邑士就學復請至盱與論學甚契至
以程伊川先生日之先是都察院敬吾魏公秦請行
師鄉社保甲法直指使者韓公行部訪隱逸遺賢時
邑侯以大夫士庶交薦師遂以實跡上許公復以上
直指使者爲題請于朝自是許公遷秩入京師與同
舟談學者四十日而別已酉秦開王公斗津章公不
遠千里而別相與切磋者踰月及別又念王公年衰
遠遊命子抑君從以供湯藥輔以底家戊子南昌郡
守范晞陽列師及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同薦于朝
已而南京祭酒定宇趙公復請徵師如崇仁新會例
疏中云如鄧元錫飭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養
母于家俛意仕進杜門著述十五六年矣其方嚴介

淳行既不爲詭隨其潛心績學才實堪於經濟臣
讀其所著五經釋函史諸書精深博博皆能發載籍
之微義他若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極淵達成一家
言及誦之鄉評暨仕宦之在江右者又言其親終廬
墓能立義倉以贍一邑之人諸設施亦犁然精密蓋
嚴毅似胡居仁而博雅過之高卓似陳獻章而灑落
不及其稱之士人如此誠古之逸民聖世之遺賢也
臣以爲如元錫者宜處之禁近可備採擇卽用之郡
縣當爲循良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起送部試有司
登門勸駕者再矣師乞養病未赴已丑貴州侍御王

蘇徵錄

卷之四

年五

少拙公復請徵師疏云臣聞帝王之治惟以親賢爲
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
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辟召徵聘以起巖穴之士焉
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自巖穴而登之廊廟者
也中云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進賢致慎於其
始甚速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爲之君必有不
召之臣彼族國之君尙爾況 天王之明聖乎又云
至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致者也臣
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
至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

採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
果有可用則用之以備顧問可也卽之以輔導元子
可也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問病痊令起送赴部師
復具舊患日深新恙復作乞恩在田調治以終成全
詞上之有司三復勸駕師又具患病委篤乞恩在田
調治詞上之時年踰六旬矣至壬辰直指泰公行部
又復題請疏云鄧元錫襟期孤介思緯淹通數十年
杜門著述羽翼聖真環百里惠德善良維持風教相
應破格錄用旨下吏部吏部覆本疏中云以臣等所
聞鄧元錫學行純備人無間言而跨俗尊貞不希榮

蘇徵錄

卷之五

年六

進其逸軌自可作人是宜受王明之及奉可隱於山
林令聖世有遺賢之惜也 上遂以翰林待詔徵之
天曹咨內臺內臺下據覆按君下縣有司親致按君
陳公移文云看得本宦德性醇樸問學淵宏羽翼聖
典宏編備天地人物之紀維持風教清修居賢良方
正之賢宗匠士林著龜後學博采輿論僉曰真儒幸
際清時詎遺名碩爲此仰府行縣印官卽將發下
文憑親造其廬敦勉就道仰答國恩勿虛盛舉師時
年六旬有五矣至是兩史上編成師以禮 君命召
不俟駕今爲負疾不赴召者再矣今 上以官召

復坐辭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且以成威昔扁鵲
五嶽志也始太叅川樓吳公爲昭陽郡守欲延師爲
上賓師以張孺人年高辭之至是復遺書問之書云
門下賁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
種種儒術經制備焉真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
詞章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輒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
所繫於中比見 天子懸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
不爲門下揚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魯兩生
乎然以愚意計之則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
吾道重也又詩二首云自罷金門謁深山日著書神
獻後錄 卷之百十四 今七
遊千古上心苦廿年餘述作承先哲行藏委太虛清
明開虎觀詔下遣安車叔世無巖穴惟君隱獨真形
求知帝賚聘至卽天民石峽藏書舊彤闥載筆新旋
看起居注清切動楓宸已憑至拜命不得已卽理行
裝辭親友爲長別計朋友年高者師俱厚遺以助之
始行黎明密棹小舟而往以避餞客時癸巳七月二
日也先期一日空中忽飛素帛一條於邑學聖殿一
條於演武廳旂竿卽與師里近師於特底仙山辭太
母劉孺人墓卽日與厚山丘公及諸友論學竟日夜
已作書及格物說復敬菴許公疾作惺然兀坐

自覺餘然無復餘美明日遂草年力衰憊扶病赴闕
長途不能前進乞恩放令歸田以終殘喘辭疏并答
路公書時孫思恭與南戚吳念慈諸君在側更無他
語惟恬然而逝乃癸巳七月十四日沒之日郡主路
公躬往仙山弔見其容含笑若生爲涕下闔郡大夫
士凡素受業於門及相識者俱走哭失聲凡見者村
夫田婦兒童老叟莫不悲號市井里巷罔不傷歎四
方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獻後錄

卷之百十四

今八

貞靜先生馮子咸行狀

馮琦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冷水再逾月而葬謹紀其行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受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蓋其志也父冷泉翁母李夫人少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既長娶冀端恪公女丙寅爲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冷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己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初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廣大爲開闊勿目放恣爲灑落尺寸寸而已世以

狀徵錄

卷之百十四

本

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微繆然者故去道遠大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親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冷泉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員氏貧不能自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之如諸父禮居常嘆俗失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之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殷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

狀徵錄

卷之百十四

本

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母敢不躬詣母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欸欸篤至必教之以正晚舉二子曰琬曰琰甫稔懷抱卽口授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冷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爲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哀而聚之設義倉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爲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客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謂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爲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謂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最驩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在家庭愛其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焉君焉君擊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

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視公病百餘

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
卽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爲咨嗟太息云所著
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往有
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
曰禮異規弓情非莽傲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
謂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祇取辱
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曰敬
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
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

歐陽修

卷之二十四

九十一

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
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
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
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而爲所化矣平居議
論類如此大略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胡敬齋平居
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
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爲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元
友鍾叔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虛
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爲知言學看稱爲貞靜先生

劉孝廉約堂先生制行狀

羅大紘

隱君劉孝廉者泰和城西人父太僕公爲浙東慈谿
令生君故名制字君東約我其所自號也晚年人稱
約堂先生其先世居邑之龍溪自龔溪迦泮塘至長
沙定王皆可譜高祖父仕昇曾祖父汪俱有至行祖
父坦溪翁端祥以子太僕貴贈儒林郎光祿寺丞
父策齊翁逢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爲慈谿廬江兩
縣令歷官南太僕少卿母周氏封安人太僕令慈谿
政行俱勵一夕夢神人抱童子授之曰佳兒也爲慈
人報德遂生君東君東生有異質五歲能受西銘九
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太僕公奇之稍長有
丈夫志目光若曙吐辭音韻洪暢矯矯以氣節自任
年十二讀書駕部齋閣時椒山楊公以直諫得罪
詔戮於西市君東遙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歎
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尚志論又爲無愁子
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
明空道人燈籠也論操尚不羣語更藻拔三傳興致
散朗翩翩然有塵外之思識者稱爲達器太僕致政
君東隨歸補諸生高等明年丁卯隆慶改元舉江西
鄉試君東嚮學方銳不欲赴公車太僕勉之曰欲爲

天下士豈可不友天下士入燕盡友諸名士如太僕
教亡何太僕卒明年聞訃奔歸朝夕依靈席足不及
內親友相對未嘗破顏君東負才名高議古人士友
咸器重之同郡鄒僉事汝海曾大理于健公車往還
共談名理大宗伯尹洞山公中丞曾魯原公大相期
許而觀察胡廬山公屬望尤深貽書告誡必大人言
行君東頗自刻厲期有所到他如益都朱司寇南都
焦太史蘭谿胡元瑞新建丁右武臨汝湯義仍諸海
內名士初試南宮皆在燕社中談苑賦詩相得甚驩
最後稍豪於酒久之乃作楚生戒以自儆君東雖好

獻徵錄

卷之十百十四

九

結客然律已甚嚴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
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
呈身相門耶後江陵張公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然四方同輩文學行誼有聞或工詞賦工書法必多
方訪求盡其能家藏書無算尤喜名人草書如宋仲
溫解大紳帖更所珍愛每出視友人輒咨嗟歎賞舉
醇酒酌之爲快蓋樂善好友重交誼矜然諾其天性
也荆王太傅李九標爲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
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
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幾矣

若東折衷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樺子而許
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
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
李無子唯一女當分其貲產半予女餘以分同祖親
君東辭不受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
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癸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
勸就京秩君東咲曰士能爲大用不能爲小用吾不
敢當然能爲可用不能爲枉用君亦信我乎司選曰
劉君志自匏落耳君東歷試南宮不遂欲懸車終養
太夫人不可亡何太夫人卒君東哀毀數日吾已矣

獻徵錄

卷之十百十四

九

曼山館

夫二親不存吾年近艾復逐逐何爲遂投牒不仕明
年有司致公車常費辭不受構終慕堂志孝思也又
歎曰士不得志廟廊則游園亭適志耳遂築園以自
怡名之司空魯公投詩贈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
人稱漢子虛而君東自序之曰吾從先君宦轍二十
年半在長安舉於鄉八上禮闈友四方名士憶在先
人膝下挺秀發奇披翰振藻自謂生而爲吉州男子
縱不能杖馬箠驅馳萬里外繫單于頸亦自當策天
人陳禮樂立名清時或犯顏極諫以報天子豈意
至今日哉己丑丁先恭人艱僅存餘息廬沙沾濕兩

足幾成文離年與疾俱至日月云過志業竟虛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蒿而已先人之故廬在
地古樹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爲園藏先人遺書
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寶墨名畫數十卷竹萬
竿種柏千行古梅蟠松緋桃萊桂蓮蕖蘭畝名花間
錯布滿庭砌題曰自園取陶隱君語也予往還燕
都歷名山大川探奇選勝非徇匡廬覺有神會磊
石象之南樓數十尺傑出城頭可攬貢江予所獨契
固在於斯夫大人達觀任化昏曉時申則紆其文采
運屈則歛其風藻故馳驅蜀嶺登封作頌已非吾分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九十五 曼山館

卧箕山固首陽又非其時扣角悟主輪邊要譽亦義
之所不敢出也想蘇門之逸响參濠濮之玄韻哦詩
松下誦古林間時展草諫品其精劣研鍾史之遺刻
摹解宋之鮮墨神與情會悠然自得盤踞匡廬恍凌
三疊對五老雲生几席泉響嶼島采其玉芝藉以瑤
草寓目南樓清氣襲衿嶺水東注風恬波澄時一命
酌高歌朗吟澹泊虛洞精瑩爽靈憶子真於盤中招
東方之歲星斯亦劉生之一時也若夫良朋通刺守
令枉駕穿曲巷遶錦屏淪茗竹樵浮白花前嘯呼
日客不以爲傲主人亦不厭也任性而動隨意所適

一琴一詠無喪無得雄心頃盡解吾弢結人境
遠俾先哲客有問予曰君在園中何事應之曰禹稷
經綸孔顏行藏盡在於是後遊士過君東園者篇什
英多編爲怡園雅集太守黃梅汪公武林張公司李
慈谿劉公長吏張公徐公萬安陸公皆式其廬辛丑
建太子覃恩 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
事子冠帶友人勸就之君東曰吾真者已弁髦之假
者何爲又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公勸沮之
歸構焉文館見志直指桐城方公問君東高尚無書
不讀欲表其閭且疏薦於 朝君東託友人辭之雖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九十六

杜門却客而宗族閭里孝義甚篤念龔溪祖祠祭薄
送田數十畝豐其牲膳歲饑承太恭人命發賑賑之
邑有度田覈口爲書佐有司之闕太僕公今慈谿廬
江有惠政並俎豆學官而慈人復以脩勸楊慈湖先
生祠倡明學脉奉主祀享慈湖書院吉水少保曾公
亦以太僕有鄉行言於學使者入郡縣鄉賢君東遣
子廷曾至慈告廟自送郡縣主皆涕泣盡哀慕崇德
錄昭德懿德錄闡二親之志太宰羅文莊公學宗程
朱爲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知而文莊之學墾君東
曰程朱一脉豈可遂廢校編文莊集梓行於世學者

耳目爲之一新少宰劉槎翁詩刻久敗君東曰 國朝詩以唐音鳴者人但知起自北地不知吾槎翁已足畢吾生耶遂罷招納謝交遊廢登臨壹默坐讀先儒書會其大旨尤尊信王文成具見焦太史區侍御曾太僕往返書中其答區書略曰不佞弟於陽明先生推尊太過或亦不無緣弟童而習之終其身若臨我父母師保不似世人僅口耳而良知之也夫生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

知者豈必堯舜文孔哉孔子且猶遜其生知自謂好古敏求而已然好古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卽生知也文成間關鳥道龍場苦心始悟大學一闕舉世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得悟誠爲困知然舉世安於所習不知困而文成獨困則吾知困者亦生知也他書不具載載其所獨契者遣子廷曾受業鄒爾瞻氏曰汝當以賢者爲師毋效阿父甲寅年七十一脩中元祠祀戒子姪曰吾期將至矣八月遣廷曾徵鄒爾瞻手書太僕公墓碑曰勿急吾十六七猶能待汝於是乘肩輿歷園亭命孫與簡子

茗行酒盡日而休曰從此逝矣後寧復有主人翁聲耶廷曾還數日輒病友人王養初京兆周章南駕部盛服造縣令聞君東病且革不解帶趨視君東使人謝二君而卒卒之日毋問知不知皆爲歎息流涕弔者千七八百人爲文祭者數十家吉州人士唯西昌風流儒雅差別各邑而君東產於浙受鑑湖剡溪之氣以故踔絕大非凡流少居燕邸著三傳殊爲平生之識其軒豁通朗類明空道人對客豪飲於無愁子得趣最深然終於隱逸晚節更勝也予嘗謂君東生於洙泗當與琴張曾皙相亞在晉人蓋阮步兵王右軍之徒哉予與同年鄒爾瞻居田間久知君東其子廷曾將乞銘於爾瞻而屬予狀故次第其生平以俟作者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

七

孝廉約堂劉公墓誌銘

鄒元標

予以癸酉舉于鄉時吾師大司寇朱鑑塘先生李古州數向予語諸孝廉至約堂劉公大爲擊節而最後予丁丑成進士浮沉南北大理賈子健水部蕭希之太史焦弱侯爲予言公從諸君子明月論心深悔從事斯學之晚是時予心儀公矣頃予倦遊棹舟過白下數從公別業杯茗譚心知公爽達豁落蓋軒然瑤

近外人恥與世俗儒同伍非世眼所能測也公既暇就予遣其子宗魯來從遊乃公下世宗魯過而泣曰家大人抱才不偶所知者二三君子石上之銘惟吾師是託予不敢辭按狀公諱澍字君東別號匡南晚號約堂先世出長沙定王後凡數十傳而爲坦溪公贈光祿寺寺丞是爲公祖太僕少卿策齋公公父也公少穎敏少卿公絕愛之以弱冠登丁卯鄉試人謂公一第轉瞬間乃連蹇不第人爲公扼腕公慷慨自喜凡四方能文者善詞賦者善書者咸與遊諸能文者曰君東才十倍稍出緒餘便可蹴踖吾黨而君不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李九

肩曰吾里自有正學諸先輩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吾不得比壯夫乎凡鄉里先正長者術王新建學必尊信其說曰吾家大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諸舊遊者間調笑曰君東何苦爲此君謝不顧杜門不上公車者幾二十年一日予過而諷公仕公曰劉生傲骨卽仕又陶柴桑矣予笑曰柴桑官三月後賦歸來辭膾炙人口子一口不仕何歸乎公笑曰辭中有既往不可諫亦悔其仕而非與其覺迷塗而返吾寧不失足迷塗之爲愈予曰若然又加柴桑一等矣笑而別一日公復過予論易予曰易之道在復吾輩

擾擾名場欲場中情識熾知是非毀譽紛如無了期未有不至頻復迷復而滅頂者迷復之凶及君還吾輩心爲君君爲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卽不遠之復公起而言曰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歛其強陽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予拜公曰公之廿年提關獨處其有得於復之義耶公起拜曰不佞敢云不遠之復惟復以自知而已不佞敬服公之造常語友人曰君東先生非削跡爲高者蓋有見於其大者然也公家有藏書名賢墨跡數千卷名園花卉奇石半類三吳風致然公暫娛其中曰它日聽兒爲町疇場亦可吾何與焉其達如此性最孝祠祀家政極其脩舉每念太僕公精心服官爲人齟齬泣數行下及祀瞽宗名宦配祀慈湖則忻然喜曰差足慰先大人地下矣訓宗魯一以澹薄恭讓爲語故宗魯世公之訓如公生之日人人以公有賢子公可瞑矣銘曰抱璞不售而歸于匱雖則蘊匱其光可燭西昌仕國亦多偉人公其傑特晚韜而純濃而能澹剝而能復旣明且哲先民芳躅目如電光舌如懸河匪截橫流孰能不波有子能文公實死揭茲行以俟傳史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李九

范處士瑾傳

張元忭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騖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師王司與許半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忭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與義未易測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毳每御一時品則慨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歿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已子積塾資爲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成敬信之然或以粟帛周堅却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闕辟爲鄉賓爲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

且車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受人賻汚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復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廉潔類如此忭嘗屈致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孳孳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臥數日忽起沐浴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瑾廷潤其字別號栗齋蓋溫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百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終



藝苑

徐舫

陳亮

顧瑛

楊維禎

錢甦

倪瓚

王佐

徐霖

金琮

王良

孫一元

郭誦

盧梅

孫宜

郎瑛

王寵

彭年



引除

孫賁

滕克恭

陶宗儀

高季迪

黎貞

宋克

謝璿

朱存理

浦澤

吳偉

唐寅

沈周

張詩

盛時泰

宋登春

錢同愛

陳鶴

陸采

錢穀

王應電

張明鑑

萬祺

黃姬水

王壽

萬允

徐渭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

藝苑

詩人徐方舟舫墓志

宋濂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
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濬
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
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
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誼
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
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五
此睦之相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
噪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
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
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
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
髮垂頰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
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濂遂之銘則知
方舟之歿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眞不覺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
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睦家自躬有

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
甫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
如畫書碑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
曷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
詩人唐有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鉢
肝劍臂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
盤而五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
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五
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
庸以章絃耶竟避去築室江阜日苦吟於雲烟出沒
間儼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
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
人元季兵亂益輻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
跡所在有瑞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
卷藏於家云方舟平生喜怒哀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
言問滄江際際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
居舟中且食之病者注藥亦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
其子膺平昌巨舟載其遺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

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主

孫仲衍傳

孫善字仲衍南海人性敏邁儀觀偉然于書無所不讀爲詩文多不屬景仲紙行墨俄頃輒就初若不經意而氣象雄渾興喻深致駿駁乎有古風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庚申征南將軍廖永忠至真屬善爲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修一人而南海晏然者贊之力也永忠徵贊典邵敎三年庚戌開科贊三試皆在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爲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虛贊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爲翰林典籍宋濂樂韶鳳徵錄卷之五十五
鳳唐同輩亟稱許之八年預修洪武正韻踰歲持奉常節監祀西川居翰林三載外補平原簿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開望都門謳吟爲粵聲監者以聞召至誦所爲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善名迎置家塾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贊不答賦一詩長嘯而歿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善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多數軼其祭竈文見郡志中

武戊午臘月下潯廿有四日亥陰告晏景賢虞淵雲
飲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徒倚南軒弭節寄
傲奴流喧華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
夕逼追歲除竈神趣駕入觀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
居宸旒翼翼有嚴走趨文昌佳藉廷尉玉符雷師鼓
筆太乙啓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
饋瓢長杓短米賤鹽貴奴婢笑噴雞鳴犬吠柴荆狼
籍血毛腥穢晨昏歲時多負罪愆神包容忍獲罪
戾寬旌戒路闔洞開角耀黃道符平太階東升振
鐸良風徐來飛廉前導別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邊

獻徵錄

卷之五

五

豆餽糖馨香果鮮茂鵝鴨全牲米糕羹糗飲神醉
飽楮鐫爲壽口甜舌甘便利進奏於茲愚頑想曲蒙
覆孫子曰嘻有是耶盍早與予鬱陶予表久欲上訴
倘以神明得劉其故於是拂裳正巾屏息疑曰仰天
叩頭望竈進步敷歛陳詞神聽無怒惟神明列五祀
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鼎鼐烹飪穀蒸
翕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實託於生老幼耄艾
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迎尸奧室儼若煙祀
非時媚竇犯諂違議臣之於神其缺略也多矣茲者
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

魄臚神所不斥少君之詞神憫其癖王孫之諷神怒
其激神寬以仁好是正直稱觴表誠并獻臚臚臚少
薄枯零丁羈孤佩服先訓忝名爲儒遠祖顏孟近師
程朱立志不羣抱道匪渝弘深典謨詰屈盤詰連山
龜藏卦象精到儀文繁縟雅南淵浩麟經簡肅左傳
精好羣葩綸綬敷列宿穹昊騷怨而嚮莊荒而傲班范
房通荀揚曲造昭彰隱微動徹突奧懸燈牆壁著火
語朝喃喃逢曙叫噪臣之於讀書可謂勤矣靈

性之邪郭微猷懿行人之天爵湛然內觀秋
月必燭盎然外和春雷林薄雲影天光鳶飛魚躍浮

獻徵錄

卷之五

六

烟歛散青山猶昨軒庭雨餘草色如濯臣之於性理
亦略通矣發舒蘊積學爲詞章文摘藻繪詩詠鳳凰
韓筋柳骨玉潔金光鋪天炫耀擲地鏗鏘鸞臺鳳岡
冠冕琳瑯綠憲青鎖粉豔蘭香閒雲野水慘淡微茫
牛神蛇鬼百怪千狂曹劉錯愕董賈回惶海神宵哭
山精畫藏臣之爲文可謂有成矣晨雞一鳴播水運
帚趨踏堂庭問候安否歲時伏臘新姻其有既慈妻
子復愛朋友切磨童稚理義盈口恩養與隸食均衣
厚浮雲市金不美玉斗峻節清霜守慚甕牖臣之於
內行可謂無愧矣恭承嘉澤惠此眇軀天庭冠玉地

角秀鬚張衣薔冠玉佩瓊瑀周旋步武規矩不渝臣
之於外貌可謂不俗矣英英其貌濯濯其儀身長七
尺六寸有奇人不識字臣吐珠璣人不能言臣如頃
篋識雖固陋不爲無知材雖朴鈍亦足有爲行逢羸
餓如箭入肌嫉視姦邪眼火發輝思展抱負試於清
時朝登金門暮集鳳池致君堯舜還俗雍熙臣之立
志可謂廖廓曠絕而不凡矣然而時命大謬進退惟
谷圖封得點獻璞遭辱山非太行車折其軸木非瞿
塘舟破其舳陽和偏地不被槁木赫曦流金不照五
谷叨領鄉薦頭彎工局佐令淮陽塵隨馬足一入詞

廣德錄卷之百十五

七

林旋罹斥逐之官濟上還尋治獄對款臺端拘學瑟
縮論輸左校親自板築猶賴仁恩得解桎梏餘生充
存殘喘僅續委頓風埃顛連水陸越山之陽瘴水之
曲荆榛爲門茅草爲屋寒衣結鷄饑飯脫粟嚴冬露
肘稔歲枵腹心推意沮魄畔神促視顏細民取笑僮
僕撫迹如此何賦予之酷歟臣聞氣運之塞有時而
通屈若尺蠖奮若冥鴻相彼萬類天無不容鼠安于
穴蟻樂於封蒺藜膏雨鈎吻春風鄙瑣齷齪飽鮮酌
醴絲粟么磨曳紫紅紅不論巧拙抵繫其逢臣獨何
人生此困窮今臣年甫不惑未踰知命寒心鏹炭宿

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炊甑寧甘溝壑頽絕其性
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餽糈發醢
彩埋塋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撤更
絃毀裂冠冕焚葉簡編鄧林擲槩麗水投鉛言歸軟
美步習輕便突梯婉變媚俗臣之擇蒙聖右挽繁
弱臣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王
闔圖畫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齊奴起第洛
陽朋游滿座女豔成行雲橫綺縠鼎沸笙簧綠幘紫
頭蒼鷹在手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鬪雞繫鞠賭
狗結文醉徒終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

廣德錄

卷之百十五

侯同日受封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豪壓三
公載膏其轅載秣其馬臣學子長徧歷天下楚水秦
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胃次披寫龍蟠丹鼎鶴唳紫
烟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邊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
極瞬息千里撥草參禪含光蓄耀臣學達磨靜觀衆
妙天垂寶花日麗靈寶塵空道成萬古凝照盡以臣
之勲東置高閣四升沭泗輟掉關洛望罷伊周結交
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逍遙爲城浩蕩爲起酒乎
大荒亦孔之樂天鑒伊邇必從臣求神明有靈可達
此不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作神靈言訖

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
事有陳影轉木必依
雜還若神來歸恍恍
德音用其聽之則敢非欽帝
嗟嗟王女噴噴爾詞難若連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災吉凶順受其正貴賤
脩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跖之壽顏回
之夭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莫據匪義莫依此爾
之分爾其安之爾雖不豐亦未為薄蘧蘧夢中獨爾
先覺醺醺蠅蟻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谿爾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殷憂弘爾高識配已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
過息予起拜命服之無斃

陳亮傳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
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
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儼
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其
志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王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
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樛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
則汎問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隅意豁如也
時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爲詩冲澹
悠然有陶公之風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十

滕先生克恭傳

李濂

汴城東北二十里蓋有滕學士冢云余少游鄉校時時聞長者談說故學士滕先生之文行心竊嚮往之求其著述不可得邇者獲睹其所著謙齋稿春容雅言有足觀者顧殘闕曼漚存者十一二而其所著春秋要旨竟不可見矣惜哉先生姓滕氏諱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歲更號謙齋父敬甫教子耕讀不求聞達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經歷母李氏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先生其仲子也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尤精於詩書登至正壬午進士始仕爲江陵錄曹公廨稍東有曲江亭遠亭盡植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先生簿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爲歌詩以寄一時之興而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中原未靖欲歸不可得而先生懷鄉之心時見諸吟咏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鴻憑遊魂夜到家兩江雁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汴曰長淮杳

暮暮雲橫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荆嘗與諸名勝譙集江閣酒酣先生口古念奴嬌一闕擊節自歌之聲振金石一座盡傾咸舉觥起曰今日滕先生高倡爲江山增榮願書之閣壁以垂永久先生慨然從之其辭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淒迷重九過霜重井梧彫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留鴻迹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紀難寄西飛翼獨倚夕陽工閣遍衰草斷雲何極便解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二

圖說

征衫掀掉一笑花下重酣適免教人道西風門掩秋寂國初大其定河南先生復歸故里洪武辛亥甲子二月河南鄉試守臣重先生名兩聘入貢院爲考試官書自份歲終下家子禮字敬儀有隱德著宗譜

顧仲英瑛傳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
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昇鼎秘玩
築州業於黃涇西曰玉山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
四方文學之上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
思永嘉李孝先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
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
富與夫餽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
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
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

賦錄

卷之百十五

七

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
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
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
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瑛
草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
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
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天之永嘉陶山再徙
台之黃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裒溪都巡檢復徙泖水
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冲
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
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未喜李孝先
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結檢家法過人遠甚尤
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篆篆家甚貧抵松教授
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
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

賦錄

卷之百十五

十四

華南臺御史丑間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
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
今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歎曰一檄而喜所以
爲親祿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
老灰太平幸矣驗分之榮其敢覲乎藝圃一區果蔬
薯積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慨壅身自爲之問
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
宗儀崎嶇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
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
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郭一百卷綴錄
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庫備遺二卷其未晚稟者
不與焉

楊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印夙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登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

蘇微錄

卷之百十五

十五

鈔諸書人歸大夫公懼曰此顧不多於良馬耶躬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實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人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糾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復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墓族屬有辭墓者植竹於前節發墓枝葉猶如也自是不調鈴

蘇微錄

卷之百十五

十五

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遠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所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情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處儒學提學未上會四湖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追賢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

問九山行寓病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
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
卿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
泊然而逝似門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
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
地華亭縣修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
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氏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
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女
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天
藏像錄卷之百十五
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錢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
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瑞
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
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成謂咄咄逼人旣出仕
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
學凡諸論撰如觀商牧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
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
唐驟聞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
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而
爲紳大夫與鼎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

野刻有別東南間然其風神爽冲無一芥繁懷遇美
莫氣清時躡屐展登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翹
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
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
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
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謂白
守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顧盼生
姿儼然有晉人風或煩加誚讓亟罵曰昔紫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譁退之非端
人邪蓋君數奇諸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傳
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
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
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過
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
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
冒受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謔予所作
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
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
文人多崎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

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若宇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若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纖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齡而弗絕則其薰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任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雷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族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遺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吻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

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開心畫為人役見卽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易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大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襟吟五十卷藏千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號冠鐵葉之卷參服兔褐之躑躑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喻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賴于天其漆園之傲吏

蘇後錄

卷之五十五

五

今綴山之遊仙也耶

高季迪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旁睨若無人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暮 上御闕樓召見啓閱其對大悅擢戶部右侍郎力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啓嘗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爲徙居城中延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與繕郡治讒者獻微錄 卷之五十五 五 構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闕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與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侍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世

錢更生魁傳

錢魁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魁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詔募撰祭元幼主文魁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上得之大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魁初名沂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廸代之死故易名曾孫昕字景寅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

廉徵錄

卷之十五

十三

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林坡黎貞傳

黃佐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林坡學者稱之曰林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搏井中雙指猶漾漾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岸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蕢狂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或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胷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顯出於已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獻徵錄

卷之十五

十四

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歟卽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秋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時孫蕢以事歿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

極葬于安山之陽與衣管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不
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遠歸也適已薄暮明
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
門還家焉其曾次脫落此類也

歐陽修

卷之五十五

十五

處士雲林先生倪瓚墓志銘 周南老

雲林倪瓚字元鎮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
而有可以傳於世誦詩知其爲處士而已蓋自詩法
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
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
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
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
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畱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
梁爲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
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
蘇後錄 卷之五十五 二十
厥後族屬寔盛貴雄於鄉高祖似曾大父淞皆厚德
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柄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毋
藉氏而處士嚴嵩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
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
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其
飾輩皆王仁輔老而無朋奉養以終其身歿爲制服
執喪而葬焉若宦游其鄉客以不能歸視者則割山
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馳婦人語解臺官顯人
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
情明明如秋月之瑩意氣靄靄如春陽之和胡寧

習未嘗爲統綺子弟態談辯絕人覺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太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閼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門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溪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畱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未嘗贅求之

廉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銜纍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
山德處士
來吳常主余家山肴野藪促席道故舊世亂流徙未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畱詩爲別

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任不朽之托雖然詎可忽然忘言乎輒舉其槩爲銘以畀之聊以紆哀云爾

南宮生宋克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速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覽覽環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主飲或曰彼酗不

藏傳

卷之五

七

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閭門寡將迎關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碑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遍鍾王惠求者衆遂自閔希復執筆欲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高蓋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

藏傳

卷之五

七

宋仲溫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跌宕不羈好馳馬試劍充韜略將北走中原會道梗弗果家居以氣節自勵性亢直人有過輒面折之無少容與人論議據事析理期於必勝一旦厭事杜門謝客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草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

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與克頗類人稱爲二宋

王古直佐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元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三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其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糜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掾吏至曰遽敗吾興羣掾欲毆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答曰

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座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兀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者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子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野全謝先生璿墓志銘

顧璘

國朝詩至成弘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主沈雅並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蹕詞苑陶冶其襟廓謝得其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容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宿不易逮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爲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偶朗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書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公族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加意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蹄車下邪且鵠鷺其儀者立朝庶乎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往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全先生又以其美鬚髯行九稱曰九翁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四

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吾墓弗能母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既葬若干歲少南乃舉進士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官以文行茂異尋召入朝改監察御史今年妻亾乞假護子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具狀請余銘之嗚呼先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停奮振起頽政轉接卑俗譬若舉羽顧今齋志長逝而使吾徒永嘆于梁木今且忍銘之哉敘曰公姓謝氏初名璿字文卿一字子象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國初徙金陵後從文皇駕遷于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永州知府致仕歸京始籍上元妣張氏封宜人公生于天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嘉靖甲申三月十有七日春秋六十有四

隱君徐子仁霽墓志銘

顧璘

自前元趙孟頫公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子仁出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幣走其門求書者恒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爲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如李北海風夫士亦患無聞類草木耳如君可謂成名哉嘉靖戊戌年七十七以七月二日卒于家訊傳于鄧

獻徵錄

卷之五

五

余惋痛累日時太僕陳君魯南亦卒甚痛鄉國雅文之凋喪也又一年其嗣子基乃緘禮部主事許子穀狀至乞銘其墓余嘗受君託欲銘其母碩人之墓而不獲就安可再負哉按狀先世蘇之長洲縣人高祖蔚州守伯時始遷松之華亭祖公異以事謫戍南京考思誠仍居松君六歲見背實從兄震而來前母蔡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復夢登浮屠墜而寤遂生君廣面長耳體貌偉異機神夙解不常兒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能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

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間譽益起督學

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璽每試必稱曰奇才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君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青紫邪由是博極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致爲宗達斯理登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益也故平生不易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譯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得其揮灑重于金玉武宗皇帝南巡近侍上其詞翰詔見行官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器命扈從還京將授美官會武皇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

獻徵錄

卷之五

五

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況卉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暢如也所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所著有端居詠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以系出松自號九峰道人或稱爲快園叟或羨其美鬚髯又呼爲髯仙老貌豐潤行步似飛雖寒暑劬書不倦忽病遽逝或痛其無官許子曰藝擅一代名震八

極茲其人可再得乎其敘于行狀者甚盡其風樂九
原可瞑矣娶趙氏無子以基嗣與兄堂共治其喪皆
震子也將以壬寅正月三日葬君于新亭鄉祖塋之
次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
不仕又不隨俗爲塵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
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賈
珠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戚
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
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
歿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
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
不果及是葬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
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
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
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時東南名
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
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
之爲後來之秀旣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
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交楊儀制君謙都
主客元敬余親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爲
友親諸公爲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
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

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忍
僊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
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
得意處追躡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
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
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
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
其遽歿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書酒婆娑
盆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
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
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焉

金元玉琮傳

陳錦

金琮字元玉世爲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爲兒時與羣
兒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
半棄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既
充然有得乃下筆爲文章出試憲臺淨梁戴公一見
驚曰此子當爲名士既累不偶于時益肆力問學暇
輒怡情吟咏尤酷嗜字學初學趙魏公得其真似晚
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求者無虛日嘗游泮之赤松
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
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
人雅相顧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
忝贊南京時嘗擬薦于朝不果以弘治辛酉八月十
五日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夫多悲悼之弟璠璣璵山
俱文雅克稱其家

浦小癡澤傳

朱察卿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鄰於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獨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谷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屢為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最重之互為館穀肉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卽之吳邀走燕趙卽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蒂芥與人交不為重輕慎言雖府藩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交惡歸入耳必曲為調解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四十一

紛不作咕囁耳語以彼媚此入以此賢之性嗜酒不得若饑渴凡諸故人宵宴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賜觴人抗音治駭響振林木或起為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颯沓極盡遺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躡節陳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留一豆一觴自為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待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贊顧君德代為子母以給故橐中常滿三百錢值當意者卽解橐中錢市醪膳饗殷勤或悉

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雞鳴山舍於縉廬與常秦上人厚善遂通其空理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廬於僻所設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肯所嗜帖百卷醒則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況率皆授調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為小癡又呼為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亦與問疾事率未嘗廢也 野史氏曰余為童子時聞先人言故尚書張公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所並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為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沈於世終身無戚戚語此其胃次有尤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澤真知道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四十二

王翁良傳

黃綰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淺彩作禽蟲瓜果花草。間出山石林藪。蒼幽岑或音或颺。或翫或嬉。或色或聲。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薔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灑灑益可翫。於乎技耶。臻斯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耽耽。若有事。嗒焉似忘。揮而迅注。而雷眾妙。翁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故為傳。示其子翁諱乾字一清。官號藏春。更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既成尺幅。人戲錄之。卷之百十五 聖主 吳山 楊

翁畫哉

吳次翁偉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不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具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屢履。踰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譎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獻徵錄。卷之百十五 聖主 吳山 楊

元 洪武

太白山人孫一元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臨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峰憩日觀
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入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秋敘錄卷之五
四十五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飄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日以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及時事山人則
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
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
疾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
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

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
則顧之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
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
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而
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
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
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
時建業劉麟龍霓威徙居湖與吳克陸崑暨山人結
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
作竟歿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
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
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
竟莫知其何人也

孫一元傳

殷雲霄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
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
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
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
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
今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喜感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由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若不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

錄後錄

卷之百五

四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四

唐子畏寅墓志銘

祝允明

子畏歿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十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輕友一人余訪之毋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鏘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嶂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語馳救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子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游扁舟獨邁祝融巨虛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瘳稍治舊緒其學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

見我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礙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卽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媚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

留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儻哉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

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損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旣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園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花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裴裏星辰上下兮雲雨濯椅桐輪囷兮稼穡無滯穢孔翠錯瑤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張靈傳

三國秀卿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業園圃至靈始讀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隨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游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游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買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弄杯

獻徵錄

卷之百廿五

五十一

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吏衣爲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天奉卿子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丐者得無誑之最乎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兔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賈卽揮毫不已衆驚詫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個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高適郵人方歸

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托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棄豈無維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

各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卷之百廿五

沈孝廉周傳

張時微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太父曰親菴徵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亡他勤也而精於誦肄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爲奇珍魁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睇山川摩挲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晉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寬都太僕穆文溫州林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蓋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偉人也父沒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微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厠臉以爲常母欲有所如往輒翼與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蓋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嫗故相驩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置先生跽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其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積而慕義無窮孳孳好赴人之急病與藥亦與棺殯

尾流離不問誰何輒捐囊中錢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困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著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爲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爲乃公德乎其於宗若姻難則爲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饋往往出力資助翼之有成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曰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說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卽全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嗾呵售者居常戒人戒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母以散人酒游從也每欲至高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閩河干屢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邇聲匿嘉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詎治

道然非其好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咏石磨詩詞卡淵蓄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不往教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款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卽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某所當壽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十五 吳山館

而求免於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沒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渡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卒教之曰歸也必無至郡縣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齋曰聞

閭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滿伏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人有恒言售玉視厚售鼎視久以今觀於沈先生何弗然乎夫弋華獵譽青紫爲之先驅馳驚仁義之途則榮名猶稿葉也彼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純孝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卽伯夷巖光之流不是過也學者平居集業稱說先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妮妮訛訛其不爲優伶馴喻之行者蓋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平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十六 吳山館

先生逝矣乃海內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則國朝著名獨行傳者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郭清狂詡傳

陳昌積

郭清狂者泰和義井里人也名詡字仁弘其先曰郭錦衣衛百戶曰和蘇州府同知則其父大父行也大父曰平立父曰祖禮懌重爲邪清狂其中男也魁岸瑋麗身肥白如瓠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策然賢于昔業者忽置冊嘆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瑰瑋之思也立極藝者著夫周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咫尺之韻誦市榮常世此與蛭蝻何異喪四方之志矣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于是南窺九疑踐衡嶽轉湖建康東入吳越折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鄉觀容

蘇轍錄

卷之五

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意手摸卽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實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止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願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詡心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蹌狂趨叫泉跳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唱以錦衣衛世官詡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曰者言福薄無

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諸所與遊皆其父兄行及天下有名之士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居引爲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詡取天下名畫士郡中推擇詡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無錫邵尚書豐城楊尚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尚書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甚矜交諾間詡多蘊藉不賈藝先後慕覩其狀貌各誠門下苟清狂至無問朝夕無畱門旣而謁入權甚起迎之門延入坐數擊鮮貰旨酒飲之詡性難酒然驩其人每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畫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過不報訊書語在交遊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詡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鈎旁綴以纈紅繁旋青條垂兩綬如緞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纈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靴足覆管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貨金錢豐生產怨麾去間爲踴躍鬪奕走馬參猿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嘗召與語公見其矧狹寡慮易發怒欲去正德五

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決其上以此無貴種矣吾不可與之俱墊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已卯反大有端矣詔度其反必劫已居嘗默默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已王都御史者各守仁餘姚人也以學爲世儒宗工特假節提軍汀贛乃敬往依之懸書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間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俠者乃候虛無人雇窮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言得郭詔勝得一敵獻微錄
卷之十五
李九
長川佈

周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紿以好語入見有如返梗鉞殺之其人跡至武昌搜及細微家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清狂斯人邪庚辰公返鄉里矣翦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也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衢昌積曰蓋聞之藝遊而攻世稱吳顧之畫有神術余不知其遜矣兩人以下余遍觀先後畫者施設頗不類畫何哉毛壽嘒賂誣王嫡黃門負辰禍霍氏摩詰輔川宴疑碧曹霸毛騷繼坎壈李迪黃犬遷瘴海吳興公

子忌瓜田至如陳遠謝庭循亦以特藝供奉蒙眚此豈美好者不祥之器乎語曰月能見人之形而不能自見肩曉畫雖攻固無益也清狂本畫者當其不受中常侍之餌其志固已遠矣及宸濠首難卒賴先見得自脫以壽考終稱逸民豈非布衣嘉遜哉李崧嗣寡所偉視獨偉清狂爲其居業潔良達諷導權衡之宜也助流詩教矣人貌榮名不謂是乎近世燕人葉元靖微庶人服能貴藝其遁類清狂云

崑崙張詩人詩傳

平開先

北平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字曰子言初學舉業于呂涇野繼學詩文于何大復舉業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持坐具以進子言獨使家童代之不許遂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連中上甲為清要職亦不為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為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耶然子言過于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已欲吞曹劉掩顏謝駕班馬衙官屈宋

賦微錄

卷之百十五

李

文人之宗李崑崙在馬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崑崙稱其為蕪山豪士夜宴紛芝忽墮以為梓行傷焉亦一奇也與崑崙各作芝梓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拿舟洞庭至汝南觀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畝之宮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月箇箇生面相對欣然命酌陶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塵其慮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新知爾其盈門富武庫之森列溢文筆之縱橫腰懸白玉環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倘倘之節雖居閨市寄情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衛伯其所之雖中途風雨饑寒不少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惜不驕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晚節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或壯其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予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于古會日曾行酒令各詞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

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
芝草斑兩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
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
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
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
然財散而今貧既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
能忘張儀陳僕妾之食而為客卿范雎蒙廁中之恥
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窺五鼎奪釜
鬲于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
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埃時而已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所著罵鬼詆笑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恠覽者不敢
以今人待之其上下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
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
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
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瑰肆之
骨次而肆為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
車否則賓之堂下就鄭渠而讀之得觀絕目之語廣
容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之奇
矣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兒非
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有

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歿又十年不知其為李氏出
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捷習頓足若不
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
母之墓痛臥荆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
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
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
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
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于是子言收淚舍
俚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為張氏云字書狂放却
有筆力搏驚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
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為權門公子則以為神閭武夫
而其中之所存則固遠矣子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
乙未僅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
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慕其名而不得其實
乃撰此附諸集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
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孫仲子宜墓表

喬世寧

士有抱才魂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壽以灰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歎也仲子者楚華客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弟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宗玉山今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羣兒誦讀卽徘徊不能去稍長穎記能屬文已卽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內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卽而試仲子無不嘉歎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計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臥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歎曰與吾熙熙穠穠逐世俗功名孰與卽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通言十七篇通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

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謹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士亦招引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謹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卽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歸頃之卒人無不歎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蒙神人持璧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兆邪嗟乎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司而薦辟不行公車亦不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灰豈非蒼生之憾哉余於仲子蓋故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傳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說國朝事蹟遠方諸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纂藏其家孫氏日抄孫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蓋有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葬以戊午三月其二

子曰斯億斯億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
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誥敕
事特薦仲子仲了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
于是按斯億狀爲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
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陳徵錄

卷之五

李下

盛仲交時泰傳

盛時泰字仲六天才敏捷自幼好讀書爲古詩文下
筆輒數千百言聲名大振求之者殆無虛日每有作
卽濡毫伸紙一揮而成無畱思文成亦不加點定雖
刻燭擊鉢未足言速正平子建更覺非奇也然爲諸
生竟累試不第嘗游吳王元美與相見大奇之贈之
詩云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一時海內文士無不
知有盛仲交者性好佳山水興到輒往不關家人知
平生未嘗問生計喜賓客四方客至者嘗滿座日與
飲酒賦詩閒舉古玩書畫贈遺之不惜也其脫落不
獻徵錄 卷之五 李下
輯皆如此類後以貢至京師歸未及仕遊大城山偶
疾卒於途善隸書畫山水木石效倪雲林筆法有集
若干卷藏於家有子一人敏畊肖其博雅

裁薛荔以爲衣兮東蓉芙之翠裳集蘭茝以爲藉兮
標杜蘅以爲帳揭旌於蘭皋兮祝駕平芳之啓余迅
減輟以高舉兮汨澌澌而填咽謂曾參之役人兮談
市虎而成隕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魯目效明月之瑾
琰嫫母愁以矜嫫兮損西施之頰婉而目珣頤也仇
仇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目既阨余之倖靡兮
又譖之以鈇拳低曼睩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囑宵
閭怒以蹲踞兮視將踐踞而矯鵠檻膠鬲以勁軋兮
棟偃燬而鷹駭縲纆纏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
窘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迤迤而拂惛目炯炯以或
見兮佇鑑勿而復噴神軼氛習習以潤濇兮精憧憧
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猓猓而增哀驪鼠淫
淫以齒余髮兮魑魅含睇而造也傑器器相喃以對
泣兮御糾糾而呵護般逮余兮紛逐紫鵲鳥之巢蚊
蟻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雕虎以燕憩兮又誰知不我
虞也悲時晷之遄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
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中兮乘精氣而相
伴王喬衡衡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偶獨
日暮兮安放乎不灰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大吳
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魍魎蛟吟以當路猗

從窳以在押兮雖輕提其馬去鳳凰之懼尉羅兮縛
芳夢之華羽抱鬱軫以顧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掛
與嚮服兮俾河海使聽極咎絲遠以不聞兮玄誠遠
而莫測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之不
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乘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
兮魂荒荒而上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
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隆以先路義和儼以駮桑兮
望舒翥而傲御征輕輶之闐闐兮八鸞錯錯以迺步
承雲霓之氛靄兮靈旂繽紛蟠虬乎翠羽挹朝霞以
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
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問絃瑟而喤嚶處妃歔歔
以結軫兮潛咨語而沈情余凌軫虛而佚蕩兮將孽
結乎三光揆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參秀
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
以凌厲兮嘉佳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煥兮調炎帝
於清官何蒼梧之鬱鬱兮重華穆以楊靈湘密麟而
漉漉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覲羣收
於金樞氣滃滃以莽曠兮薄暎暎而誰須臾王母之
仙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
相愉荃既嫁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帑齊王穀之

破礮兮指八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號兮令照之以
燭龍召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
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剌剌以黝約兮鳳凰承旂
而飛軒雷師礮礮轟轟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
護屬肩以堪余兮聞咤噤而俾還卒攪涕反此舊都
兮潔筵算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
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沈造化沕
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
以零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
虛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所賦而砂大寶兮季有
光於黃熊震龍豫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
以膺夫命 鉞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
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桓榮仲連
談笑以却羸兮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歎兮贊
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猗
介以自湛兮夷顙頤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家漠兮斯貝人之攸居從委命
而棄流兮遊廖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
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

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傲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
揭車之落英兮發莊離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
爛的皪而千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璫余
嬋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
余心之嬾嬾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傍
徨輾轉懷憂祗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
可量絨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舍大章護我所思
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追柁父自
劉灰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柁固已墜立矣余
亦更悔念魚肉廬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柁攀有所贊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
溶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柁賦游京
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廬生也及柁在而諸君
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光祖
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諭
鬼薪輸作三歲廬柁旣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
令而謝榛先生方畱滯鄴柁走謁之臣上賦趙王趙
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
置邸延柁柁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鳶颯風愴忽而爲辭

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焉其坐人則人
人掩耳走避枹竟亦不自得罷還顧臺中所餘金幾
何趣付酒家也婦囁嚅答枹不顧曰天生盧枹爲女
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
吏其筆札受枹所著集若干卷枹故亦慕稱世貞嘗
爲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
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
略曰余跡盧枹所邁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
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
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排剛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史山傳

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
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
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
爲賦若茲乎哉卽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
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
之紀承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
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先枹而室哉枹旣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
祠部郎畱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
三日卒王生曰枹未死前生一歲妻以二女其一踰

不嫁枹歿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
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母收者故爲之傳其行略欲
後世知有盧枹耳予亦愚鮮量矣枹不遵邑令家
不破以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史山傳

鵝池生宋登春傳

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顧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亾嘗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縲射書擊筑集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韃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頤而髯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生

藏微錄

卷之百十五

主八

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以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歿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游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餼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稱籍甚生間得其詩啞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說貴人而活耶居京師月餘以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兖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

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闔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駸駸白亾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游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魯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果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母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何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賂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

藏微錄

卷之百十五

主八

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每人生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遁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收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買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伴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慙生復自衣其垢收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四川遊峨眉看山遡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党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裏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又贈生二童子卽生所呼爲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榮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廂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遽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鵝池之石田歲獲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蔬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

諫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留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齋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裏敗衲行乞於途自江陵彖足數千里來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嚙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于海

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儼也及考其游跡幾遍天下囊中惟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即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即貴人自見之意稍拂竟掉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尼彌甚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羈旅故爲少年所乘此韓淮陰他日召而賞之者也何遂憤懣逃世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藜糲褐不厭歎而已者豈斯人之謂歟

藏微錄

卷之五十五

全

草橋先生邱瑛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邱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觀其成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僞稱選爲學生與邑人王一槐陰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爲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庸近爲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既已委身載籍矣當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胖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羅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書金石之刻寢以益富而費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厦別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撓要蹴華刺挾眇細摘瑕指額辯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綬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綱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爲交友云

友云

爲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益

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討始萌牙未有覺者先生獨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賢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下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雨姊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卒不灰其後亦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備其于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青史袞鉞六十卷七脩類稿五十五卷許應元曰昔太史談論六家要昔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

顧徵錄

卷之百五

全三

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觀郎先生所為書總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鉤術數攪稗官風謠蒐羅貫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僕亦有談固之心哉用藝文取士于茲千年學士追趨逐好隨時上下以求利祿逮乎末流陋簡已甚操狹而欲奢用力少而取庸多童昏皆可為也以先生之才也布大然不以此易彼此難一二為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又有錢塘王潼亦與予善

錢孔周同愛慕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較轡奮迅之氣感樂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游皆一時高朋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晤為數時日不先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讌矣評騭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吉雖稍絀出而遊好為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

顧徵錄

卷之百五

全三

也其所友必皆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虛親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逸然高不可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游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喜讀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神室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九喜法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入二積數巨秩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系切要而君未始而注目也為文

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

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硯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歛鋒鐔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鑰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陳公所

獻徵錄

卷之五

論

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賦不獲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身玉立被服鮮華舉止軒昂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駭憐迄於不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未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譙談謔浪遙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和是晉和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太醫院醫士伯實伯實生太醫院醫士以世以醫顯放式太醫院醫士之

王履吉龜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為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利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成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一再過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虛唐見諸論撰咸

獻徵錄

卷之五

志

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壯年即與余游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歿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偽造選隸學官姬聲儼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游者日眾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歿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儂俗之言未嘗出口風

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醜籍目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宣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爲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全七

別號雅宜山人

陳山人鶴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全八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枯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因不喜握鞭繫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壺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愛者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諸罪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

凌跨弘弘既足以憾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文
若騷賦詞曲草書圖書能盡效諸名家已出已
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隸草釋
梵巫史祝咒擢歌菱唱輓章藝辭離逐侏儒伶倡其
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圖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
之語口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與至身親為
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
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言或
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
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
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拔窮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
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
則振髯握管須臾為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
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酬酢去爾目營心記口對手
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
舉於是軒蓋益集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
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
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
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
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

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
公公先一夕夢李自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
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為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
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
貴遊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為瑣細藝劇忽整
衣憤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
史載其妻截髮為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
見而明數貢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
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
山人百所能真若海讓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
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山人獨兼之此殆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
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
知者以復都君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
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徵士彭先生年墓志銘

王世貞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臯伯通梁伯鸞其八
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既隱矣焉
用文之則夫修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狹者又何擇
也余爲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
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
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歿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
歿矣卽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晡晡黃耆
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爲跡匠心成
一應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
吳者遂爲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爲新會
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
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精專其志而朝夕之
曰奈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爲子而新會
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爲人父者之樂也彭先
生少穎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
而不喜齷齪習舉子業新會公亦任之曰母苦兒卽
用是貴作乃翁趣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
先生毀骨立悉廢箸而哭喪葬家以日益貧顧其學

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爲文章工詳腴下筆不
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誄詩大氏宗盛唐唐二
杜旁及香山鄧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魯公家廟率
更九成行體翩翩看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
生書及詩若文爲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
廉上掇學御史真定楊公爲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
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爲
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
入于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
請於後御史靳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爲儒生
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
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旣雅已
慕彭先生爭納履謁請至則奉酒炙爲壽彭先生無
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
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
傳寫之至紙爲貴彭先生不爲家裏囊中無贏金卽
以文請得少贏金輒送酒家矣彭先生雖目游於酒
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小弟沒無子養其髮終
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未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苟以
一簪珥負二簪者卽爲負彭先生彭先生旣豪於文

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試之沃之酒至醉益之酒益恂恂溫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先生爲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穢扣罷以身後託彭先生裹百金裝爲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卽救治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爲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性弗敢詰旣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人張伯起爲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歿敝錄

卷之五

全手

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爲計至日城春以測暑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平曰是矣遂脩彭先生生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十有二

天池山人陸采墓志銘

兄榮撰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時屬英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贊以所業侂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於廣坐中奮然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餘年累舉輒擢遺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屬會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囊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儼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以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凄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歔泣數行下居以何竟

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實天池之麓亦若其冥契云陸子吳爲著姓宋李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二嘉禾嘉栗君性儻易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辯鋒出莫能窮者而彊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親摹盛唐晚歲徵錄

卷之百十五
九十五

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組織可善獨好聞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他如幽冥物恠黃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間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予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達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一錢叔實陸叔平兩先生 附 翁子良

叔實先生教其字叔實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帙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盤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郡文粹吳郡文粹者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九十六

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裒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綴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拂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卽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親之以氣語亾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有陸治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卽迎致花所割蜜脾剗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

門剝啄如弗聞矣。個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映田數
頃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
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藝知兩先生。謂
知兩先生。或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辦此乎。讀
書萬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
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
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
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爲宰。表其
廬爲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蘇轍錄 卷之百五

卷之百五

黃淳甫姬水傳

馮時可

黃淳甫先生有子曰嘉芳。神姿清舉。雅懷有槩。所稱
詩多深致。余心善之。與酬應無間。而君顧時時念其
先公也。曰。小子詩何能嗣先人哉。日幸以公之重而
序先人詩。是公之不棄其孤。而使孤藉寵靈以不朽。
先人也。余小子其何敢一息忘獨念先人所不朽者。
更有在而人未悉也。必託公以垂遠。小子終身志之。
不佞乃爲先生作傳。先生名姬水。淳甫其字。其先汝
寧人。以校尉謫蘇州。因籍焉。至曾祖暉。用經術舉進
士官比部郎。有聲一傳。而祖與以貴。雄郡再傳而父
獻徵錄 卷之百五 生人
省曾以藝擅代黃氏。遂爲吳望族。先生藉祖父遺業。
少就外傳。穎朗夙惠。父著膝前。每有占屬。應聲立和。
多雋語。賓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居莫不越
席提耳相顧。詫口不意。蓋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
得獨奇。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觀郡國。生三
孝母。卒柴毀幾不能生。而又虞傷父志。入侍則拭淚。
伴嘻。退則閉戶。標踊爲孺子泣。兩目幾損。迨父見背。
銜恤益甚。酸感傍人。盡斥橐中金。營窆。又棄負
郭田。梓成遺書。自是家日旁落。且以積哀成瘵。度不
能治。博士業而試復輒左。嘆曰。吾少不自量。妄冀經

明可芥拾第也費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
屹屹嘔嘔坤其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
榮軌娛親旦暮也親不待矣屹屹嘔嘔不自止將以
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颯石火也匏瓜
自畜生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寵榮親身又以名而
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
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詠嘆亦有開
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
颺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
五岳乎哉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秀
而鉅麗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下旌
接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或強爲贈遺
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
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
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繁索者勝也得毋貴人
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
心不在遠何迺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
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觀階庭以几席觀雲山鳥飛
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旣我以濟勝之具不殫
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

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
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母
謀謀矣客又曰尙同固非真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
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豈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
同也奚其異嘉靖中某島夷作僇先生因攜妻子僑
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
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召游家園則笑謝曰觀足矣惡
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卽
最能詩者爭下先生所著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
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僻雅調然亦無率
爾凡釋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微
傷於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羸淳甫乃能刺矣司寇
每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司寇紛紛雌黃獨
此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
愈益真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
指稍贏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宛
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費有幾不虞罄耶胡不
已足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窮乃恤人窘施自性
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
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

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
銅池不素玩而麗暘然役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
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冷
素侶爲開一徑雲間有山人陸中行以納風流辭寄
婉逸每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
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
遠不必山水自後吳人始知重陸山公乙丑予寓虎
丘先生走訪已而餉予書箴則以陸山人故先生書
學祝京兆而道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亡
能小異先生者及興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
蘇轍錄 卷之百五 百一
蓬低昂奇變已又彷彿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煙而迴
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適上自覺一座無人卽
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真人矣味
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
不爲副在計以故挂漏者半先生沒後季子嘉芳泣
而僂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讎校爲
全集而給諫顧與賓實先生情左右其事給諫篤於
誼悼其婦亡竟不再娶撫其諸孤情踰具邇至是感
嘉芳意斥產資剗剗爲集行而先生名益重人咸美
嘉芳爲能不灰先生噫先生所不灰非詩也

蘇轍錄 卷之百五 百一
蘇曰古人不得志則龍蛇其聲銷矣託藝業以徯其
猶未甘閭沕乎若夫借交求伸居間自潤囂埃之不
振拔而沾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烟霞而垢薛荔以黃
先生之藝業足自跨騰而息心人外如逃影然斯所
味與近代里閭士異矣河汾仲淹稱述天隱意太放
用以標目曰地隱庶矣夫

王應電傳字學

郭子章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古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虛康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備考而自序序曰道也者文之體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輪軸也博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靡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貴如草木易知易從矣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爲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庸真贋不可復別取二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已見畫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專文雖焉者以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夸毗者

蘇徵錄

卷之百十五

百四

傳譌以爲博滯陋者執守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嚮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泰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

所未講也故書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
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
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
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未挈之如珠聯網布汭流而
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以用甲勾乙損益益虧刊俗而
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
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
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
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
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

錄微錄

卷之百十五

百五

諸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
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鍾鼎諸
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於古文有潤色而無造
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蓋竊取之矣後有
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
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
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情神則天機流行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
其官曰論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
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為也我 高皇帝操

三重之柄兼尊徵之善嘗命儒臣為正韻矣但日不
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論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
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
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
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為文書之祕府而五
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
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眾愚生值其肯化機自
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
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
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錄微錄

卷之百十五

百六

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
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
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
學應電卒于虛經紀其喪并贈其妻子為刻周禮及
同文備考二書

蟬衣生曰王荆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為蘇子
瞻劉貢父輩嘲笑書遂不傳今旁見於韻會爾雅翼
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
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貯泰和縣署近多
遺逸予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始存字學餘羊悉他日
復如字說之湮物耳著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為
之三嘆

古行翁王奇墓志銘

星命附

邵寶

翁姓王氏諱奇字世英其號古行者蓋士大夫稱之云爾翁初爲諸生穎敏絕人治尚書兼通易詩二經凡數十萬言翁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爲多提學張先生和試其文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寃白有司至于計且亢提學張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力訴以復翁獨落落鄉里者數年成化壬辰其友潘提學禎以進士起復上京師謂翁曰子盍遠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子者翁至京師董司寇昱館翁於鄒縣里第爲從子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百七

師久之欲妻以姪翁曰非吾耦也辭焉有薦爲恭順侯教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翁見公言無卑辭公色於堂翁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尼屬翁筮之翁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衡乎已而果然時翁在京師或勸謁之翁曰今吾不可謁矣乃復之金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西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晚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間者卅十年翁雖以術遊然惟神而明之義不敢自忌於修凡語人又必附于服惠伯之說故縉紳先生以儒者待之翁亦以自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敬者二

人謂謝新建胡淳安及予予媿乎其言予侍養歸之

二年翁自其家以其子宗元來訪翁病溫將歿宗元請徙館予不可既愈乃歸越三年庚辰訪其舊令楊巡判修于溫歸三日病卒閏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七於是宗元校書于我二泉書院予嘗許爲翁傳其卒也宗元以請遂爲之銘翁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翁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翁筮之遇恒之大過翁曰五爲凶周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以將歿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百八

其女病問命於翁翁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久後當生二子卽欲歛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翁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旣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翁在淮安屈總漕直問張冢宰絳之命俾爲書寄之翁曰是固大顯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爲書也是歲秋游歡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其他事尙多不書翁孝友天至有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翁爲兒悲憫之

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維千金不顧卽受於知已亦惟足用而已京館人被誣繫獄翁爲直之其妻邀夜飲翁閉門不納明日徙去聞人之善亟稱於人其有不善面置之至不能容陳知縣袞舉鄉飲大賓再拜請翁辭之曰無暇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知哉此皆人所謂古行者翁之先在宋有諱實夫者始自杭州徙居天台又三世至翁之曾祖貴亨永樂初以人才舉官至光祿丞祖伯玉甫父仁禮教授鄉里門多顯人母楊氏翁自知數奇不受室以宗元爲之後

張明鑑萬允萬祺合傳

星命附

楊廉

世之善談命者予親見之得二人焉張君明鑑萬君允是也親聞之得一人焉萬君祺是也明鑑推予命時予尙少謂必貴對人言之其批語有誥封三代之榮名垂千載之顯之說歲丁酉予與涂卿儀李充昭計偕北上邂逅允於番陽湖謂卿儀連中甲科謂予後十年乃中中必如鄉試刻文至充昭方呼酒飲予三人未及言而罷次年卿儀果登第至丁未會試三場畢予與涂卿元造之謂予運氣淺年分好必中恰似翰林官且有慢騰騰地暖烘烘之說謂卿元運氣深考官已取起文字矣出門黃門繡衣橫飛直上二十年好運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卿元以給事中累轉左布政至庚午年乃致事予初選翰林庶吉士在仕途每久之乃轉一官允又謂予登科後三五年接連生三四子無一不驗至所謂刻文亦與言於番湖者合嘗聞張叔亨戶書云爲御史日祺以工書監易州柴廠邀之飯以官尊不敢問以命祺詢其八字卽應聲曰君此後停祿十年再起至六卿亦無一不驗胡鑑瑞州高安人通周易祺允皆南昌人並出三考祺謙謹允伉直俱有士風祺嘗推英廟當復辟因

此漸至大官允亦官至鴻臚丞三人談命如此而
之此術者貞所謂談者牛毛中者麟角耳嘗觀韓
昌黎銘侍御史李虛中之墓序其深於五行書推人
貴賤壽夭百不失一二若三人者端不有虛中下惜
無退之輩爲之傳信於後代耳然退之稱虛中其說
汪洋奧美萬端千緒而祺允輒數言而決此又不可
曉者也姑記之亦或有因予言而知三人者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山人徐渭

附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倣楊雄解嘲作禪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佳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
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龍體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百一
公廨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
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
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
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
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愠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
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噉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潯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情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社從前長沙

獻徵錄

卷之百五

草三

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起而數辭授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口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

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怵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雖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言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

獻徵錄

卷之百五

草四

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性狹之晚遇殷會者十餘歲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裂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謂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情荒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葉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問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

贈尾曰句句鬼詭本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北

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捷過紙矣人以此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旨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標嚴經解各致篇皆有新意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十五

父總以龍里衛成籍領貴州鄉馬如至龍里也上

諱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喉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禡有必不可磨者秋潦縮原泉見彼涸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十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百十五

五十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

隱佚

陳遇

葉兌

鄭顛

邢量

賀確

楊恒

王顯

袁翼

趙元銘

吳綸

董溪

顧祖辰

秦從龍

王國祥

王冕

龔誦

王行

陳涸

施鳳

史鑑

龍光

張尺

顧源

弓除

陳誠先生遇傳

隱佚

陳誠先生遇傳

陳錦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

陳遇字中行先世晉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祖考汝德陽縣判考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開教永嘉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太祖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遇學行

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

才識因以書聘之曰子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于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賴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傳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子不敢以庸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生為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

爵非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備哉
其輅尤海以全已其如濟時行道以成仁其
塵起展素蘊幸勿辭拒以慰下懷蓋丙申四月八日
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
者三甲辰上卽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
申上卽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
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選衛士
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
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章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
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疋甚奇
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
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
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
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每燕間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少有
過謹遇力爲收解多所全釋上嘗論曰先生有子
着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
書成立以圖補報上說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
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院

官省視尋卒上震悼不已遣中官諭祭賜葬山
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
煥子大校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子欽誠俱士卒
恭山卿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太祖初下建康聞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
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
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卽薦陳遇中行於太祖
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太祖
亦猶鮑叔薦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足以爲
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
終不能爲作傳爲可憾也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六

應庵遺錄

秦公從

朱睦㮮

秦從龍字陽人也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
改江南行省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
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上謂達曰鎮江有秦元
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至鎮江物
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上
喜甚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從龍
遂與妻陳氏偕來上親至龍江迎入時上寓王
綵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
而上一卽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
獻徵錄卷之三十六
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上稱
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上與太子皆有贈遺
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龍從子澤
夙告還鎮江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
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
之命有司厚卹其家論曰元之當避地京口時意
天下復用哉及王師下金陵遣使敦尉元之感上
知幡然而起參帷幄同起居言行計從情若魚水亦
不謂不遇矣然稟命弗融設施未究跡其爲高皇
所與其亦非濫問安之流亞歟

布衣集公兌傳

赤城論諫錄

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
卜筮之學元末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太祖
高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策言取天下大計太祖奇
其言欲留用之公力辭遂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
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公言其策曰漢高祖之
開基也以蕭何爲丞相何進養民致賢則天下有可
圖之策光武之中興也鄧禹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
民心之語是知取天下之際懷來民心柔服遠通其
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
獻徵錄卷之三十六
民歸心焉欽惟華運中興當胡之既終乘曆數之
有歸明公運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開國金陵控制萬
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夫閣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
高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者非明公而
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況南方
之人久偷異俗一旦聞明公用夏變夷摯遠禮義
之鄉仰慕愛悅之私又何如哉思欲進謁以據所蘊
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墜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
達于王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舟車
不能自至茲遇浙東行省左丞徵巖穴之士承鯁直

之言諸北司并拜授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月時
轉達以聞 明公雖未見其面觀其文足以知
矣特賜垂仁永錄而振發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
明公欲招致賢才先自隗始而四方風動莫不歸心
建國家萬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之功業
而已哉伏祈 鈞察武事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
可無一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
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
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
耳韓信初見高帝盡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
將所言無一不醇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
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
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
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
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卽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
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
自守願詳陳之昔漢祚旣微群雄並逐曹操挾天子
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乃中
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爲重
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

際思得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察罕上不知天命
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爲跡雖
同而實則異 明公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
而可乎哉孫權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操督其來降責
實其子策士如張昭者尚勸權從之況其下者乎惟
魯肅初見之時卽廓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
不可卒除惟鼎足江東以規天下之舉勦除黃祖進
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
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是謀獨出衆人之表故孫權常
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
自古名將莫不喪師於此陳友諒盜弑武昌今江南
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蘇杭等處如彈丸黑子
破亡可待方以珍據台溫慶如机肉釜魚苟延殘喘
福建兵脆城陋特等而未臨耳建康昔人以龍蟠虎
踞有帝王之氣稱之誠東土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
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
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
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敢
窺吾之疆域哉且江之所脩莫切於上流而義兵去
賊已克江州落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

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蕪春欲以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蕪春屬吳夫皖與蕪春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按皖與蕪春皆在江州足以蔽全吳矣况兩淮之地自安吉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遠蔽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已爲重鎮之地足可守江以爲家戶守淮以爲藩屏矣又况張冠領覆可坐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權不足爲也允儻在遠方竊聞李氏妄自尊大致書獻教錄

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敢效于晉肅獻國家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三日一取張九四據平江爲巢江爲巢穴蔓延杭紹爲兩浙梗陸滋通泰爲江北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人之巢穴爲先用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擒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美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援梓潼期於必克聲言一面欲掩取杭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烈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

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於城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也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攻或輟屢圍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益彼之備也故當圍之之時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糧輓粟復爲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土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變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窟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據紹興於勢必變義士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則不及赴援矣夫糧絕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然後進兵攻杭

唇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
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
隨而瓦解此大計也張冠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
侵軼之虞速攻則無構虛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
中原旁可以併福建而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
此取張冠者正當今之急務也二取台溫慶戊戌年
冬大兵克取發城已亥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
子爲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闕也雖然狼
子野心豈有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
子年春命夏博士陳顯道招諭遲疑不允其反覆不
誠錄錄 卷之百十六

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
元謂國家欲舉土投降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
納款詎差張昶實詔來宣於是遣燕叔義爲說客欲
說 明公奉詔叔義至大朝不敢啓口而還夫前日
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我投降於彼是大不近人情
者固宜興問罪之師矣然彼上計以水爲命一聞兵
至望家出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
東掩西爲巨害東南勦捕則涉鯨波招安則損國威
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後已震懾踟躕即遣人
招致陳顯道款曲繼繼欲其復進言於國朝俟杭越

既平即當納土將以欺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難
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顯道又畏我舉兵可
即命顯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
限不從命則興師以征不服如此脇之彼必聽從此
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也必以九月爲限者彼畏我
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
速則不暇爲意外之謀緩則遲回而計生一者彼自
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喪二者自燕叔
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三者方懇陳顯道令爲
調護顯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
於說辭者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宣諭之後
宜易官吏更年號慰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
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
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
長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察罕與 明公之書彼又
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之變不可不防以勢觀之惟
及早督其奉命潛收其權以消未然之變是爲上計
兵尚詭道不厭其密兵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
更乞 朝廷深秘此文蓋以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
寧無燕類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以不秘也命陳顯道

宜諭之時併乞明公賜之書曰華運中興孤命師懷
復江南所向無敵戊戌年冬舉大兵克取婺城既以
台溫慶三郡接壤足下遣使投降送子爲質監此誠
心特謂足下真知胡運之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
歷今四年延調歲月弗奉前命年號尚從其舊海道
運糧復奉殘元設謂不忘舊主而然情猶可恕今載
復遣人結好於李察罕其心謂何往者詭蒙殘元詔
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投降於我今也反欲使孤投
降於彼足下反覆之心何異漢之隗囂哉本欲待秋
高興師問罪尚念始初送款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
獻教錄 卷之百六 十一 州山館

石俱焚故特命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見仲官爵
不失元盟截目九月爲限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
如前延引歲月問罪之師其得已乎葉克恭欲報東
門之役喜山欲紆伍員之忿無分水陸動成壅粉公
孫述徐道覆今如何哉孤不食言自爲謀毋蹈後
患此草初也討論潤色尚有待於當朝君子云三取
福建福建舊爲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隍兩浙
既平閩風必懼宣遣辯士說之彼必心計江浙四道
三道旣已歸順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
此李左車下齊之策也如或稽於送款自貽天討則

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路自海道而至衝其關隘
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從風而靡福州旣下餘郡
莫不迎刃而解矣旣平福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
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英偉哉

王君國祥墓碣

方孝孺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之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
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
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
藏錄

卷之百六

十四

將如標數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
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
不喜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
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
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
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爲人言之人笑其過君
曰君凡于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
羅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
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
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

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
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
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
爲君造門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
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雖
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
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
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
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
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
獻錄

卷之百六

十五

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
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今上已得江惟卽金陵爲帝
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 人主在吾鄉而吾
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
世事隱隱肆中自給刊落鏗鏘不露幾微故習恂恂
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
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
有九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
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
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

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引
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
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

唐書

卷之百十六

十一

鄭顥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
自負以豪傑之才耻與牛鵠同皂處南湖塢中意酒
然也是爲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溷賄上自達
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爲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
憤然有回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一物價平
出納使世之貪鄙也銷後游四方齎餘貲凡遇生物
無大小貴賤卽齎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
其所藏咸呼之曰顥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
後其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贖田若未盡而值也
獻敬辭 卷之百十六 十一
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贖田若未盡而直
也給如故晚年每降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
鞋散髮走道上嚮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
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紫
白毳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
尾駝頸駱膝踉蹌善嘔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
固不苟潔以雇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蓋得之舊譜
叅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狎狂裂冠毀冕
而求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虺遠近不在
其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其牛或牽牛來責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破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卽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蓋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斤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歿潯陽哇雨切

奴一童留燕俵俵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滌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書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夜深入寂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通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嘗日佳佳作拂風賦詩千百言不休嘗願驚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日不飽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書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帽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卒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歿君子惜之 史官曰子受學城南時見孟衆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未足上潛嶺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王合成使人心膽慄微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猿牙曳地

邢公量傳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封門以醫卜自給性狷介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弊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鐙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卧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同邑沈誠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鄰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問無不知然短於著述故無所傳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五十一

龔大章先生誦傳

龔誦字大章崑山人父啓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誦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五十一

賀友菊先生確傳

陳鑄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業試有司一不利即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于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輒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菊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恒飲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鑿鑿有據學士周公叙嘗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右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六

三十二

司延爲卿飲大宸幅巾深衣曳杖逍遙儀度整肅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以老年躋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半軒行傳

半軒諱行字止仲王姓半軒其號也蘇之吳邑人父某爲開門南市人市藥以交舊紛拏擊之爲已半軒尚髫年藥喻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酬應無或遺主媼老好聽稗官家說即默記數本迨晚歎之爲娛主異之爲語若能讀書否耶授書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聲以所度經史百子恣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於城北望齊門舊居晴聲齋殷殷願交畢至而議論踔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几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義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六

三十二

主人耳爲詞章汪洋奧美關節開解千緒萬端茶錯架出一時老生咸畏之臨川饒參政介之分守浙右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編惟難於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確其形容即席爲說不加點竄饒仆地曰吾見中朝才儒亦夥未有類子敏而奇者與天才也亟疏薦以天下多事半軒亦斬弗售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贊雅當世爲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饋白金以饒半軒聚麀去日使金塢可守則然臍之豎無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濫取多田翁爲洋三吳是沸所據者寺多

墨礮石自固半軒私語曰兵法不云乘何以制剛也
或詢何居曰談植蕩條旗而韋者繫布於其端如旂
幟然人出沒其下雖礮至而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
害而不可盡矣後大將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而城
遂破所交靡不服其談兵之有徵也洪武初郡庠延
爲經師特訓導無常祿猶儒生衣巾弟子負多出倚
洎刪潤課業乃迎繼解館有詳明至是乃吐舌曰王
先生未可以詞章備目之故有行書廚及灑麓之號
以其該博而無滯漏也郡中江東魏河內王俱名觀
者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遷外蘇晉多之思聞
之朝而不果年向老解任避跡于吳山之石湖以經
訓爲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作者悉歸焉間寫圖
題其上自遺旁通繼黃象學與論苦空玄寂果日忘
倦率教其歌憚舍什穠者謂潘如居士真再世人耶
九深契道衍謂必有知者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
五卷半軒集六卷學古稿十三卷四六劄子二卷通
意宜資十卷宋系統圖二卷人咸騰傳生二千皆役
于京屢言諫省間欲見親以他事軒欲往或尼以法
網固密非儒者許莫之曰題微晒曰虎穴尚可嬉焉

韋布士何室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於梁國監
公延之西塾誨其子若孫并資問益每悵相知之脫
數鴈之 召對反勸 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
爲首務以其迂闊於事弗之聽也未久以他事獲罪
連坐以歿實洪武廿八年三月十二日年六十五云

白鹿生楊恒小傳

宋濂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發，越閭，煜煜能動人競要，遽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餽戒子姓，執贊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卽日上道，舉比中居以倡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援冠，被羊皮裘，帶經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間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僭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愚，謀諸鄉鄰，活之，氓輟

爲健，爲謝生，拒之，頃賴于地，潛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公履管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繼以金幣，牛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爲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自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而造小傳如右，隱微錄。卷之百一十。五十七。鹿山館

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竹溪逸民陳洄傳

宋徽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
聲聞煒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
凡曰人坐百歲能幾且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
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
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潏潏共月爭
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蕭聲挾秋
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曉簫已逸
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
成雪今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
味陳傳
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
種之
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
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
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疑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
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離之汝梅脫又謝
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
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
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
樵於水志豈在耕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

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
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
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鳥傷人史官曰昔日
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
可狎近爲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
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
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
同者歟士之沉醉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
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
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
陳傳錄
卷之百十末

溪漁子王顯傳

方孝孺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小脫畧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問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穀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穀陽狂飲醉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要豎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驪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矚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呼之弗辟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溪漁錄

卷之十

七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夫下士而所與友者財四五輩皆海內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爲天下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未二年卒天下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質遷淮陰晝執烹飪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子河與濟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爲南京禮書文僖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爲介于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爲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蓋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病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一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爲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隴荒蕪綽綽傾圯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爲之葺理

君處于墓所開門授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度寬和而有思致種時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改密里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之枇杷楊梅甘橘葡萄茶茗罔不畢具松子挺竹于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礪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疏食饘粥案惟三九敝袴破帷十年不僕皆循循慤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滯

配君一切革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晚構一臺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夫嘗見其有戚容客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聞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爲其權貴享之百金以爲其賤者享之其賤者亦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焉

袁飛卿先生翼傳

文震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記事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請至解衣爲質那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遂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飭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園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是萬事可捐惟積書稅務不能忘情或時飽愛不繼回視所有

蘇東坡

卷之五十六

三

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跡素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藝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況其大者哉

史明古公鑑墓表

吳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湖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己視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不正禮敬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辨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判斷必公蓋有宋劉道業之精至于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

蘇東坡

卷之五十六

三

往來月爲雅集以賜詠相娛樂又嘗與劉會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反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鑠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卽正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碗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遊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歎其節

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卽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奎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卽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

能爲顧有於不得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葬於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糾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下其中

白雲先生趙元銘墓銘

黃綰

文獻之稱吾台舊矣至 國初鄉閭在在皆有人廉
介忠信孝友端睦足爲楷範及成化弘治間遺老猶
存某爲童稚每於里閭得觀瞻焉雖一語一揖亦聞
訓誨尚知向方但敦朴之過浮薄反爲訾笑自此人
學流通至今遺風蕩然莫或存者於乎悲哉白雲先
生某外皇母從弟某所謂里閭得觀瞻者也先生之
先閭柯山人諱徵明爲福州司戶石晉開運二年棄
官避亂浮海至樂清大塢居焉今隸太平曾祖諱海
祖諱某父諱惟恢皆以孝義重于鄉先生少讀書務
獻辭錄 卷之二十一

踐履不事章句孝弟端睦之行一無可愧而尤嚴閭
門之別接人恭慎雖迫戚獲亦無惰容少庸家難未
娶及長定婚盤峰江氏父卒衆欲徇俗借婚先生不
可迄三十二始娶焉初寓武林館人女恃其姿潛奔
先生即拂衣起去之樂清蔡知縣家富於貲初議以
女妻伯兄未問名兄卒欲以先生諧禮謝不可戶充
糧長每至輸戶家即饔飧持以自隨嘗以廣盈二倉
輸米五十石倉官旣與之串又誤以串遺卽持還之
鄉人親戚貧乏輒調之或則爲助殯葬兒女孤貧爲
之婚嫁假其不計其息凶年則焚券以寬之晚而家

落亦不之倦被強暴侵辱不介意一日行海濱遇醉
人欲擠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先生顧笑曰此人
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人嘔血死江氏先卒墓上
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絕以法以
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瀝將嫁女
賈罕詢是良家子卽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
僕今以富強故相凌犯先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
邑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贊陳公相特加禮重
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謂羣鳥之鳳衆獸之麟
矣袁公丁公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知雲日採薇縣官彊一見雲氣尚蒸衣先祖文毅公
慎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
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
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
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諸縉紳
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下計春採芝
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平
居手不釋卷雖隆寒盛暑衣巾未嘗去僦夜半思所
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逮曉或有所得以至忘食
人皆以先生言行無愧古人故以趙古人稱之生

寡疾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我幼矣昔我年二十時於
黃堂祖源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手語曰子有
僂風道骨復期與會回首老人不見逾十年聚會又
期紫微山復會我昨曾夢紫微山得非數之終乎言
畢而卒先生姓趙氏諱元銘字廷時別號白雲也生
於永樂甲辰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德癸酉六月十六
日

康徵

之書

車

龍光傳

龍光吉水人因其子履祥見陽明王先生于虔光
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
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凡轉機發莫能阻
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
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
禁莫知計所出光贊先生易舟南趨吉安又慮濠速
發南都無備或詐爲丘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
離其心腹陰謀秘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九年先
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
方疑先生給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
寡先生遣光諭意光單騎入營衆方露刃環之數十
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二酋跪宣朝廷威德與
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雅二酋俯首
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阹肆譏
公卿猜忌光爲之詭辭欺罔遠偵防變得于目授意
使而應于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所不能爲力
而獨寄心腹于光者先生既卒功賞不行光抱耿耿
無所向而世亦莫知光之爲奇士也

北山龍公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太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尤轉機發豈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錯愕口噤

蘇徵錄

卷之百十六

四十一

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記實也嘉靖初論公賞以翁賞爲大足丞既致仕選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首方疑先生紹也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貢來觀魯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首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首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

蘇徵錄

卷之百十六

四十一

十四

八歲爲諸生十二入貢爲國子生三十六

爲大甲永六年致仕娶康坊毛氏以明女先翁幾年
卒生子一易即履祥文一適三部周某則字禁氏無
子履祥子子書以善書送中書科備士辦事文華殿
與履祥子子書子雲今後十二歲翁卒於甲寅
正月六日後翁幾月禁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三日
葬翁仁壽鄉一都蔡洞李家山虎形首成乾趾巽辰
與毛氏合而葬氏稱其堂猶下翁與先君數往來而
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葬蓋有以也銘曰方歟選
東伯歸爲黃監車驥服執辦爲良芳草懷人知己病
蘇徵錄 卷之百十六 四十五

吳府君綸墓表

王鑒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綸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
潔皜然自疎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
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
或巾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
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
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
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驚去終
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
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
蘇徵錄 卷之百十六 四十五
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
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極之必萌蘗
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而灰承
炭燭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
人勺少許冰餠紛醲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
復進終亦不令飲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
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
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爲人治療亦多
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舉爭先爲之歲饑富家多
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糴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

又數給之不吝人

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公

嘗居焉君與沈司

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子仕登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進禮部員外郎又以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晚年病忘若朱陽里葬子者一旦忽爽然悟平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昔適宜與與君邂逅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獻徵錄

卷之百十六

四十六

余歸吳貽茶爐茶竈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古則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以爲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張木庵尺墓碣銘

黃館

台南逸民木庵張先生者諱尺字守度父諱同知守官潔清沒至無以歛世稱爲廉張先生無田廬族人使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啜水坐齋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公敬者涿州遇士也聞之招爲掾弗肯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不能留也先生念涿州垂沒時求一綿襖弗得終身感痛不木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嚮之以鐫父墓碑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卿先正復軒逸老方蘇徵錄

卷之百十六

四十七

石諸公皆偉人也洎余祖司空公咸稱其標節如古人云郡守山陽葉公贊姑蘇顧公璘吉水羅公僑皆待以賓禮顧公至榜列之以風六邑之人先生年八十有七卒無嗣余時乞休山中與季弟約率先生姪孫彬往歛之而葬于百家山之麓涿州公墓左邑大夫晉安王君欽高先生風烈請予表其墓且以白金如十付州人蓋亭樹石焉乃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兮德以賢嗟先生今繼貞廉夜臺寂寞兮淚以霑清風悠兮白雲潰嗟矣先生今在茲曉

羅石翁董雲傳

黃綰

羅石翁者不知爲何人也姓董氏諱澤字復宗其
其別號也先汴人始祖曰健朱武功大夫扈從南唐
宗於澈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澈浦世誅
戎籍兄源當往戍羅石請代之遂復家澈浦焉初學
爲詩不解隨俗營生業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
奇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
愕可慨可慶一於詩寓之家徒四壁毫毛不入於心
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
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履雲
賦錄 卷之五十六 四八
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于形骸之外自得也凡
所欲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吳越好事
家往往懸榻俟之因紀爲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兄
貧捐已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其人因貧不能赴
京舉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鄒魯者以田易
直易畢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然不謂已
貧也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
致贊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者不稍廢嘆之不
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於越不遠數百里
往其門數日作而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

列晴年六十七矣舊所與游皆笑之翁曰從吾所好
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云一日讀
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客得歸矣塵緣夢
幻耳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細俗
結社寺之丈室日精宗理又號白塔山人澈浦廢寺
石鍾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貲樹樓以登之甫訖工
而疾不起若有待於翁者比屬續視日早晚日期至
矣吾其歸與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儔偶來七
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
人皆異之其子舉人穀以予與羅石嘗有一日之雅
賦錄 卷之五十六 四九
乃以九祀山人許台仲所爲誌寄王宗範請予傳之
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其品亦不同至其事每不相
與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而一之始定若羅石翁者
始嗜吟詩垂老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爲儒學
既又逃釋老去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爲何品者也吾
疑之雖然就其所至而言則羅石者實可謂超然斯
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者已其賢於人也何如哉

顧清甫源小傳

姚潤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爲都城鉅族其日涉園之
甲于闐闐內有成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澄懷閣印
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鉛鈎心闔角朱簾翠幕
設以三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觀太史公
亭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羅市前王臺謝館地
相連朱雀門通朱雀桁鳳凰山帶鳳凰泉建業繁華
古稱絕十二宮城開綺陌駉駉高門卿相家山池曲
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顧虎頭花竹
逕深如樂苑窻楹池遠似滄洲東晉香爐金鐘字南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六 五十一
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畫鄴侯書平泉樹石烏皮几
逍遙日涉自成趣樾館煙庭非一處古來不數辟疆
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有輿步屨花間入
隱居坐久不知山色填仰看松月夜窻虛觀此亦
可槩見矣清甫素性高雅自幼無統綺之習厭卑俗
人接對入耽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懷琳落
筆無煙火氣沒後人競以里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
信名世貴情不貴多也中年皈心釋教日究內典更
號寶幢居士恒與名德老宿相依杜門掃軌治淨室
甚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散步

東南 寺及樓閣半有惟飯粥齋會而已城市幾無
遺之跡矣舉子爲山林交志趣頗同清甫觀化去
如此友不可得惜哉

五十一

所賞懷源傳

顧實字清甫世居陪京人稱丹泉先生嘗曰
余曰在家修又號實懷居士與生素封之家凡可以
縱耳目娛情意者備具乃居士旅寓遐之蓮實無染
惟注意禪林所尚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
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書不鍾王而逼鍾王畫不
吳鄭而款吳鄭詩不陶韋而凌陶韋已而一切都廢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
精嚴無與爲偏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
始歎

徵錄

卷之百一

五十三

焦弱侯曰居士一日與余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已
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
貴也又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
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
到耳邊松火炊羹煙滿衣雪寒豪士苦長饑明珠不
換黃金盡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
隨處好家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
褐長鏡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暮百年智巧銷磨盡
漸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曾朱
家描摩未展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蔬有

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
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
訪麗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授記人草衣
隨處屬開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酌野寺春雲
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移蹤跡
鉅鉢依稀在手中

徵錄

卷之百一

五十三

世隱顧子武先生祖辰傳

文震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樂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園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碗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闌閤中荆扉

秋徵錄

卷之一百十六

五十四

畫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憲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

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乞先生於吳趨園園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園鳴榔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二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筆乎

秋徵錄

卷之一百十六

五十四

焦太史編輯國朝徵錄卷之一百十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目錄

寺人

雲奇

沐敬

阮安

阮浪

成敬

栢玉

金英

興安

陳準

阿丑

懷恩

覃昌

覃吉

錢能

何鼎

黃賜

張永

崔和

蕭敬

麥福

滕祥

黃錦

張宏

王振

曹吉祥

汪直

梁芳

劉瑾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

寺人

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碑銘 何孟春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地也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幸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呿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廼悟登城頻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備歲時灑掃役於戲此我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正德庚辰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黃公偉高公隆芮公景賢膏一新其亭臺兵部尚書喬公宇寔記堂壁嘉靖乙酉王公堂守備之明年偕高公巡視孝陵垣牆道經公墓感厥忠義咨諸同守

備秦公文復請于朝加今贈致祭公獲報身後久而
益彰如是哉祠堂視制頗闕深前有門廊後有池有
橋百餘年來中官之沒而旁祔者咸得墮護庇南京
內官監太監楊君順寔募厥後高王二公既爲公獲
茲新命欲樹碑塋域秉委君而問銘于春春惟雲公
忠義皎然冬霜秋日 高皇帝洎 今上顯敷之以
感厲天下後世臣子于是乎在諸公秉彜好德爲之
興感于是乎在銘曷敢辭公所遭謀逆者舊狀以爲
胡藍二黨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
二十六年胡被誅後 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
肅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三 吳山館

春敢定以胡爲是以補舊碑之缺備他日史官之攷
證於戲公之靈弗泯其將大慰矣夫

沐敬傳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
中從征漠北行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
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至再四 上晉之曰反蠻敬
曰固不知孰爲反蠻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
不爲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
益邪釋之尋亦旋蹕人稱其忠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三

吳山館

阮安傳

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七

御用監左少監贈御用監太監阮公浪墓表

李賢

公姓阮諱浪世家交趾永樂中太宗皇帝因安南作亂遣將征之衆悉歸附時公甫十餘歲特俊爽被遷入掖庭太宗見而奇之冀成其才命讀書於內館公穎敏好學孜孜不倦遂博通羣書頗諳儒者然德性惇篤能以禮自持與物無競輩行莫不折已加敬焉用是太宗命理尚衣監事公益敬謹小心克勤所事洎侍仁宗尤愛其才將有寵任之漸宣宗初遂擢奉御俾掌寶鈔司時官軍直禁衛者宜置金牌特委公督治事不日而完宣德三年西洋諸國進御船抵廣南有司馳報宣宗以爲封禪寶物必得其人命公馳往處置周密而還所歷秋毫無犯宣宗甚喜賞賚殊厚五年宣宗念醜虜非率親帥六師出塞以振威武公扈征有功陞御用監右監丞正統改元之初今上以公爲先朝舊臣多效勞勤特陞左少監侍上十有五年恭慎不懈如一日及上居南宮公復以老成端謹入侍左右事無大小悉恣委之時景泰已易太子奸臣覲圖爵賞構辭加害言公欲糾衆復立正統又欲公旁引內外勦舊織

成罪狀百端拷掠極其慘毒未肯承服遂忍恨而歿終不累人間者莫不酸辛嗚呼公能之歟不變以息內外勛舊之禍視古之剖心明証者亦何讓哉公生於洪武某年九月九日卒於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春秋若干今上復位改元天順首誅奸惡深悼公之誣枉特贈公御用監太監賜以秘器如禮歛之復令所司擇地為營塚壙遣官諭祭以妥其靈公雖弗克享高爵於生前而所以表公之節白公之心傷公之亡寵眷已極則公之歿不為徒歟所謂有重於泰山者也司設監丞賈公安猶慮公之行實未盡繫於蘇徵錄 卷之百十七 吳山館

主

內官監太監成公敬傳

喬世寧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晉府奉祠宣德時以晉府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不與事議永遠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如歿乃自乞就死宣廟矜憐者久之下腐刑觀天幸不死後果不死始景皇在邸邸時敬以典寶侍講讀既即位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敬遜避不招權寵又不乞恩澤上嘗欲官其親屬數問親屬在京者幾人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上又問敬又對如初上益多其讓乃命即其籍與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為從孫人號為土吏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上賜勅及墓祭費更賜詩寵行越二年卒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葬祭恩典殊優一時以為奇遇云敬有子曰凱字舜卿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即病病無何死上以敬故知凱聞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謝對曰凱願出入禁闥以大馬自効顧福薄奈何上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凡聞時年未三十也凱俊才善詩賦亦時作金元曲人多傳之諸詩文能立就已即焚毀不留葉涇陽

人御史李錦與凱善每見凱作輒收其藁藏之積成
集余後問其孫舉人瑗瑗欲檢故藏書報余會瑗以
事繫獄余從其家求之無有矣

栢玉傳

中貴栢玉在宣府嘗有所干於劉侍郎璉璉一切執
法不從人謂玉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
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
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說
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
同我國家後問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
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斷而乃心國事云

金英傳

金英不知何所人官內侍當薛瑄爲王振所陷既放免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耳尋被召命景帝既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已已之變人心洶洶徐元玉名英超往問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策京城外壕對二人大爲英所困乃慨然宣言於衆曰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還都爲言者上必誅之無赦衆心乃定卒以還將練兵嬰城固守悉付於于肅愍公竟能以亡爲存傳業無窮者英之決策豈可少也哉

興安傳

景泰七年春前書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嚴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畧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以待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於簡朴嘆息而去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醃醬蔬菜之屬爲賜藥需竹瀝駕幸萬歲山親伐竹爲瀝以和藥九言官有言柄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說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却于公可也衆爲默然

陳準傳

陳準不知何許人爲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大閹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無辜縉紳大爲所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贖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京師始得安枕而臥矣

陳準傳

卷之五十七

七

七

阿丑傳

阿丑事 憲廟爲侍中善詠諧每干 上前打院本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罵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爲死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踰而行旁一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蘇鉞陳鉞 卷之五十七 七 曼山作王鉞陳鉞也 上前而笑時有勲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爲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爲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爲某侯家造房未回也 憲廟密遣尚銘偵之侯家即徹工矣一日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梁方賣官鬻爵勅以傳奉爲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

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
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
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病
却梁方自無船縫矣聞者憮然又設為病者問曰曰
我則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之醫曰我
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
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難得醫
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當言路者都
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寺
人之言多矣

陳餘錄

卷之百十七

十四

又山館

太監懷恩傳

弘治元年閏正月賜故司禮監太監懷恩祭葬祠額
曰忠思直隸蘇州府人本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
姓懷恩至太監掌司禮監事其為人公廉直諒識
義通典故在 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 祖宗
為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
入閣辦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 憲宗
雅重恩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不惑羣議人不敢
干以私晚罹讒譖語司香 祖陵天下以為誅 上在
東宮時已悉知之及 卽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
獻錄 卷之百十七
於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 上震悼不置特隆賻
卹內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實與焉
蓋朝廷希闊殊特之典此外如覃士覃昌韋泰輩皆
有之越是以來祠額寢廣祭葬尤衆不能悉記矣

太監懷恩事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許
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
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奈何
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誦我不然彼
安知宮中事舉所劾視卿之恩以首承視不中復怒

什其卓恩脫帽解帶丁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與撫司
曰若等誚梁芳合謀傾俊俊成若等不得獨生乃還
歸臥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奈何命
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
御馬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
疏來謁跪於庭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來何
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
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
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
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
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中氣而歎章瑾以貢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
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
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
違法也不得已乃命章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吾
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
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
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方扶之卒
免於禍每懇疏至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

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
之餘章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
何怒焉初內藏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
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 英宗在南
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
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
章與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官觀寶石之事興於是
十窖俱罄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
皆爾二人爲之興俱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 陛下
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官之類曰
此皆 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
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 東宮也芳等
退而惧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
如謀于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
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
禍哉芳大以爲然言於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
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懷恩微露其意
恩免冠叩頭曰奴亦不敢從寧 陛下教恩無使天
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
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章昌昌曰以懷

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請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次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卽上帝東朝卽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司禮監太監蔡菴覃公昌墓誌 徐溥

高皇帝常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周禮卽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參預機務非積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覃公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蔡菴世家慶遠府宜山縣爲廣右著姓父諱敬才要韋氏生公兄弟姊妹八人正統丁卯嶺表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弟輩俱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時悉送詣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乃選入內庭被旨與旺同學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劉公學士恒簡林公已而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呂公少保文僊倪公教之天順丁丑英宗復位憲宗時在東宮講學命公伴讀甲申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局右副使管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命掌本監印丁未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求還愈切上重其老成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遣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審公誠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寔乙卯正月九

日距生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浹之
日止聞悼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率寧公等
經紀喪事所賻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
墳有祠賜額曰褒德恩數冊冊皆出常等 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内外之人
相率吊祭有善人已矣之嘆可謂難得也公爲人孝
行追其先恩義周於族弟壯官承運庫奉御以卒官
及必流涕季妹爲擇壻歸於騰驤右衛指揮使陳寬
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交重信義持已
謙恭惟以盈滿爲戒不自驕侈事上忠誠而不欺待
下慈厚而不刻至於御前議處大事默贊聖政慎密
周詳而人不知者蓋多矣惟朝廷大禮多公掌行其
次第可紀者選吉王妃一封宸妃捧冊二尊上 聖
慈仁壽皇太后徽號充內副使捧冊三皇子五位冠
相禮四封興王等五王充內副使五封貴妃等十妃
宣冊六尊加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
憲宗神主於太廟捧主八選興王妃九封壽王等
一新建太廟夾室八奉安 懿祖皇帝皇后神主十
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史 106—595

命繫衣玉帶之頒莊田祿米之給至於金帛奇物時
有賁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圖書二其文曰忠誠
不怠謙亨忠敬金石圖書各一其文曰才華明敏補
褒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覃吉傳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執方軌道東宮動作舉止悉覘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豎專權蠹政之由盡悉其態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卽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也上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三

長山館

竟辭之一日

東宮嘗隨他宦念事上經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卽取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錢能傳

三原王公旣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爲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三

長山館

何鼎

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汚官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歿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一時鑒之

黃賜傳

明廷凡三法司獄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磨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榮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毆其人致歿者法司奏當以歿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鬪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人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歿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蘇微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五年夏 上采公議召前御用監太監張公永還京師復其舊職養病私第六年冬 上念團營戎務督理非人又納廷臣奏召公見仍命掌御用監印提督神機營并十二團營兵馬供事乾清宮歲增祿米三十六石公感恩遇夙夜在官經理庶務出而閱武訓戎剗奸華弊不遺餘力積勞既久而疾乘之方在內直疾作急歸官寓而卒七年冬十二月三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 上聞之悼惜諭祭三壇予棺槨命有司管塋事又追錄遺功陞其弟錦衣千戶容爲

藏微錄

卷之百廿七

楊一清

指揮僉事本衛堂上管事官其兄副爲錦衣副千戶皆特恩也公生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一年選入內庭 憲廟簡侍乾清宮歷陞內官監右監丞二十三年龍馭上賓 孝廟命茂陵司香弘治九年簡侍 武廟於春宮十八年以登極恩改授御馬監左監丞進御用監太監賜蟒衣玉帶許乘馬及肩輿禁中歲給祿米十二石尋命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十二團營掌乾清宮及本監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設內官諸監整容禮儀甜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務塋委悉心綜理供應充切而不私

毫末 武廟日見親信衆亦傾心飲德無間言正德

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室寘鐸反賊殺鎮巡衆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偽鑄印章封拜其黨潛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聞 武廟下詔征討命公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暨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關防金瓜剛劍許便宜行事 駕說出東安門送之于時致仕居江南召起總制陝西各路軍務兼提督西征師旅與公偕往會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即遣京兵歸朝帥兵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而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凡有賞犒或出家貲佐之夏人始爲亂者逸去未就法心懷俱疑構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聚糧出覓官司莫能制公道聞之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諭官兵農買各安職業六月至靈州會予鞠諸逆犯釋其脅從第列情罪傳之檻車比入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公又謂手刃鎮巡重臣者造偽命僞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曰是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賊賞資聽指使者悉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復有言者而藩鎮威令漸復其舊矣公又偕子奏言慶王常變故時給賊贖伏雖出

藏微錄

卷之百廿七

楊一清

追賜顧嘗率宗室行朝謁禮事關名節恐不可但已朝廷乃革其護衛創歲祿三之一公又請改其侍衛百戶所備興武營要害禁諸王府交通賓客其招誘邪術左道之人並見采納獻俘之日武廟親慰勞之是夜獨見乃出一疏稱劉瑾貪恩怙勢竊弄威權積累譴患以致大變幸賴天地宗廟之靈悉底平定而瑾包藏禍心不亟誅戮無以謝天下因條列其十有七罪又言實錄以討瑾為名偽出榜示為邊臣所繳奏者瑾匿不以聞武廟震怒下瑾詔獄命廷臣鞠之具得其交結内外官符同奏啓矯託詔令紊亂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七 天 一 張山 祖宗成法私制兵甲偽造寶印刻期為變諸不法狀置諸極典并誅其黨數人竄黜者數十人凡諸司修令為所紛更者悉加釐正再赦天下廷臣皆上表稱賀詔錄公功賜金帛銀幣累歲祿至三百石賜敕褒諭至再至三復以樞機事重特命改司禮太監掌監事諸所領監局兼督如故公知無不言讐怨有所不避門無私謁一切利弊以次奏請罷行會山東河南北直隸寇盜充斥公以為憂內贊帷幄遣將出師協謀勦補悉出指畫他如錄道才省浮稅謹出納諸奏皆關大政又奉勅會三法司慮囚原情議法所活若

千人節被寶纓羊酒之賜時近幸多怙寵干紀公多所匡陳不復顧忌羣小共媒孽之幾中奇禍壬申力辭解任越二年乾清官災仍其官掌御用監印內董大工外督營務宣大邊報急命公與都御史叢公蘭總制諸路兵馬提督戰守兵勢既揚虜賊遠遁具奏班師嬖倖錢寧江彬輩招竊威權誘乘輿親督王師遠涉沙漠公日切憂懼寢食不安十四年宸濠反詔督師親征公隨行命先往江西勘反叛始未至則開釋脇從若干人駕駐南都留幾一年梟雄在內逆犯泊江濱眾慮不測公獨任防衛之責還至通州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七 天 一 張山 逆彬握邊鎮重兵留駐四十餘日召文武百官胥來會集賊濠尚在人心惶惑莫知所為彬卒有所避而不敢萌一念者公之力也次年春官車晏駕公以討擒彬督視京城九門防奸制變中外倚之而安今上嗣位眾方議其宜有褒賞而權臣有忌嫉之者族言官一二人劾之南去留滯五年始蒙召還上既諒其忠蓋眷注方隆而造物者遽奪其年以沒惜哉公平生勲績可述者固多而奏誅逆瑾之功為大瑾之竊柄四五年間中外士夫側目重足噤不敢出一語貨賄公行剝民膏脂殆盡至其潛謀肘腋禍且不

淵公不動聲色一言悟生消大變於呼吸間復
宗之舊章脫斯民於水火此豈尋常建一事功平一
寇賊者之可比哉公之性行歷履多有紀述予獨識
其大且重者云公名永姓張氏字德延別號守菴保
定新城人

楊又襄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也文襄曰公
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耳遂促席手畫瑾
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
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文襄曰公亦天子信
廉微錄 卷之百十七 手 曼山館

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也公班
師入京當詭言請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
此時上寘鑄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
怨大亂將起狀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
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
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公出
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
頓首請死願灰上前卽退瑾殺奴餵狗又涕泣頓
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泄禍不旋踵矣永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公策竟誅瑾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其黨與長
沙欲逮內閣曹元張公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
日後計元得削籍去科道多劾文武大臣附瑾者永
曰瑾用事時我輩不敢言况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
人可易疏急進勿搖動人心 正德辛巳新都因言
官論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之司禮曰 萬歲今
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
可料也亦得止大禮既定議時永嘉欲建新都司禮
亦不肯

武宗青宮時與劉瑾等並在八堂中其後漸
廉微錄 卷之百十七 手 曼山館

自振拔遂爲善亦愛惜善類忠於國家發瑾姦功最
大以此永進秩其弟侄皆封侯伯永固瑾之仇也
王反江西都御史王守仁舉義師生得之已獻捷矣
江彬張忠許泰勸 上以六師親征寧王彬遣忠泰
等自南京迤大江入江西分命永自浙江入欲以邀
守仁獻俘令守仁復縱寧王於江西彬等得親獲
戰而俘之以爲功且有計毀守仁於上前謂守仁
鎮江西與王有私上疑之守仁俘至浙省會永進
要之不得前且謂已禁使御仗鉞撫臣不得與抗禮
閭中扉者數日守仁一旦詣永館直坐其臥榻永爲

奪氣已而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永益靡
然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向我懷
中守仁曰豈有投入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
共成國事耳永因言已非負國者且公不見安化王
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國何爲令主上南征永曰南
征亦何害守仁曰自寧藩圖粵江右爲墟頃又繼以
雲興郊郭數千里間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者而
餘孽竄伏江湖尚覬時候設王師果南非持此輩得
以乘間卽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永大悟始許以
調劑則指江上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
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件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
等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力勞不可
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上前會與上奕戲
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人安得樂此
又見遣校之江西永曰校何往上曰逮守仁耳永
曰何故逮之上曰聞守仁嘗與寧王有私故逮之
耳永曰甚善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
善第恐不真耳守仁嘗以論瑾遭譴訊而無改辭者
試問侍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
者皆謝不敢避去彬等計不行則復說上曰今卽

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不卽來則反真矣上
然之永乃質健走者百金告守仁以故使至召守仁
守仁不遇食而與俱行至南京上欲見守仁彬
等復爲他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上復遣永
往江西勘事檢飭寧王貨財永至江西禁緝頭目從
人不符登岸略與照刷不俟窮追卽返命其後守仁
得免於危卒使心事得白成封爵之賞大抵皆永之
力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孝

史記

崔和傳

鎮守金騰太監崔和衡水人也當正德時內臣勢殊盛金騰鎮守無及二年輒易崔以癸酉年至踰三年辭而去歷前後若吉慶張成朱奉王陽孫緒劉玉皆無辭去者如張成之貪酷王陽之愚冥劉玉之昏虐又特甚必致地方大變乃歸於此見其獨出夷等矣一日過潞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景東蒙化各歲年例軍伴紙劄銀若干欲不受曰是看我內臣素低也因悉言平生與何文鼎輩爲友蒙孝廟見知因遂以潞江之賄復起衆安橋以景東蒙化之銀修各寺且曰爲人在世也須幹些好勾當若只要錢也沒來由

蘇錄

卷之百十七

五南人

司禮監太監梅東蕭敬墓表 楊一清

司禮監太監蕭公以疾卒于外第計聞上悼惜之命司禮監太監賴義督理喪儀御馬監太監韓錫等綜治塋事諭祭三壇賜新鈔三萬緡棺木造墳安塋建享堂皆如故事皇太后推先朝舊恩賜白金百兩又綺四表裏蓋異數也其侄孫錦衣衛指揮使諱既請太學士石門翟先生撰墓誌銘又以墓上之石不可無書謁予請爲之表按狀公諱敬字克恭別號梅東其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公自髫髻給侍內廷選入司禮監書館肄業累日以進天順初元授長隨英宗御便殿勞資近臣金緡填集公執簿算無差英宗察其有心計潛倚任之戊寅進奉御再進御用監左監丞辛巳遷右少監賜蟒衣玉帶諸珍物有差端陽上親閱射指謂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公頓首據鞍發三矢俱中的自是益承眷注陞太監兼書監事歲給祿米若干石奉使荆襄所過以清約聞甲申龍馭上賓改神宮監司香成化丁亥改內官監督倉儲餉會計明允宿靈搜剔殆盡未幾進司禮監兼書往勘武岡新州諸藩大獄獄用不究歸奏稱自丁未憲廟升遐仍乞祿陵司香弘治庚戌司禮

蘇錄

卷之百十七

五南人

缺員貪謂老成練事無如公者復起視事與聞機務
惟公惟慎未嘗涉私熟於典故燕閒賜問應對歷歷
如指諸掌時有規諫語 聖心益重之屢奉勅督理
冠婚喪祭諸大禮閱視團營人馬審錄三法司重獄
皆詳審精當人無異議乙丑承顧命以東宮爲託公
泣對曰臣敢不極力正德初告歸私第壬申復起命
掌本監事賜坐蟒許乘肩輿禁中丁丑至己卯大駕
連歲巡行公與同官叩諫不止奉勅留守京師中外
倚重旋復罷政辛巳恭遇 今上嗣位特詔入管機
務侍從郊祀時享幸學耕籍時年八十有五聰明強
健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上念
固進止周旋不差尺寸嘉靖壬午始遂請老 上念
其舊勞歲祿外月益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共役歲
時賜時鮮如故蓋前此所無云公性穎敏少讀書能
知大義後過觀典籍益富作詩清逸無纖麗語字
初臨歐帖晚變入沈體尤好草書歷事六朝忠勤一
節雖時有用舍勢有顯晦而謙勤儉約之風未之有
改也北投老深居杜門絕口不談時事惟知與者相
過輒賦詩鼓琴圍棋以爲樂蕭然林下之趣焉比疾
草薺無厚蓄將屬續戒其侄若孫曰爲臣子當以無
欺爲主餘無所言其生正統戊午三月十九日卒于

嘉靖戊子八月初十日年九十一歲子因記成化初
年兩詣山陵行禮皆與公相見傾倒如故比公召用
入朝先後三十年不復與通晚登樞要屢以政事接
公朝堂嘗以 武廟命至閣中事有未安于每抗言
託公附奏語侵公公不爲動及茲再入而公老又亡
矣名壽如公宜無憾而老成凋謝寧不爲之一慨哉
公正德間見近倖田園第宅半京師嘆曰是豈吾輩
福哉故歷官禁近承寵眷他莫與班第宅如常田園
無所滋殖回視向之聲勢烜赫者泯不可見而公端
然獨存終始哀榮若此將不得爲賢乎

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上念

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督東廠麥公福墓志

徐階

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掌監事總督東廠升庵麥公卒 上聞賜鈔三萬貫祭三壇命有司給塋具建享堂碑亭所以卹之甚厚蓋公事上久敬慎之節終始一致故其卒也 上特悼之云公諱福字天錫升庵其號廣之三水人曾祖諱保旺祖諱寧父諱常祿俱以公弟祥貴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妣皆夫人公幼入內庭正德丁丑以選供事清寧宮戊寅改乾清宮近侍嘉靖壬午獻徵錄卷之百十七 遷御馬監左監丞改御用監僉押管事尋陞左少監甲申陞太監賜乘馬禁中改御馬監監督勇士四衛營務丙戌奉命提督上林苑海子丁亥奉命隨朝請晉乾清官牌子戊子掌御馬監印提督勇士四衛營禁兵己丑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乾清官事庚寅掌上林苑海子關防壬辰提督禮儀房并浣衣局提督尚衣監西直房甲午總提督內西教場操練并都知監帶刀丁酉總督東廠戊戌兼管尚水監印己亥上南巡奉 命留守京師賜符驗關防乙巳遷司禮監丙午提督先蠶壇掌理祭禮及諸禮儀戊申復總

督東廠鎮靜不擾縉紳謂賢已酉掌司禮監印國凡旨下諸司司禮名爲秉筆而掌印者尤重諸監局莫敢望焉然每遇東廠奏事則皆趨避故東廠尤名有事權累朝以來未有兼其任者兼之自公始自受命至於卒凡四閱歲嗚呼其可謂貴且久矣公前後賜飛魚斗牛蟒衣大紅坐龍衣者各三賜玉帶開莊帶者各一賜祿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又嘗特賜銀記其文曰公勤端慎賜御書曰克盡忠謹小心匪懈恭慎如一蓋見褒美於上者如此又累朝諸中貴所未有也公之在東廠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爲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者若干人廠內有隙地公建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於其中太監徐公秀故於公有恩及卒公爲營墓建玄覺寺祀之又建樓堦橋開磨石口等處山路行者稱便是可以識公心之所存矣

司禮監掌監事太監滕公祥墓志銘

陳以勤

今上御極之初，志飭內政，諸中貴人多所汰易，而獨滕公領秩如舊。已晉掌司禮監事，先是掌司禮監事率起自本監曉習故實者，而公素長者，惟少文，迺從他監被簡任，可謂殊遇矣。公諱祥，字惟善，別號兩山，保定雄縣人也。曾祖剛祖，狂父善，母笄氏，公以正德己巳選入內，得給事禁密者十年，迺擢奉御，僉書惜薪司事，稍遷乾清宮近侍。武皇帝上賓，遵故事，還司繼事。先皇帝以篤慎，浸見信用，遂由兵仗局副獻徵錄。卷之百十七 四 吳山作使累遷御馬監右少監，晉御用監太監，掌監事，賜蟒玉許內花乘馬，居久之。命管三千營并三千哨營，駕幸承天，公當先驅，是時兩河及楚歲方侵，而御蹕所經，供億浩穰，道路困憊，狀至不忍舉目，公憐之，痛自省裁，諸饋遺悉謝，不受其掌宮中事也。嚴重而有禮，無不畏憚者。三殿工興，公時提督上林苑海子奏伐苑中槁木，助燒殿瓦，所省費以數萬計。既又掌司設監事，會西內火，詔公檢校乘輿服御物，公率屬事事不旬日，悉報命人，以爲能，頃之提督西直房，替注日隆。先帝素羣臣矣，丙寅冬，今上卽大

位，以公典事，久可任，且憫其老，賜內府坐褥，仍掌官中事。隆慶改元之三月，調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掌御用司設二監，公感奮圖報，不欲籍資地，他有覲幸乾清宮，工成以勞，得錄廕一人，公辭固不敢當，乃免更賜金幣，祿米以獎之。今年四月，上念府藏匱乏，內監局執藝人多冗食，可裁者，因屬公公悉心審覈，所汰去數千人，遂以勞瘁病。上遣中使慰問及醫診視，賜予加等竟不起計聞。上深悼賜諭祭，命所司治喪，營塋碑亭祠額，咸備蓋。特恩也。公爲人樸愿，言若不能出口，及當事，迺更剛決，咄嗟立辦。處肘腋間六十年，未嘗有過失，其在司禮，以刻廉聞。御下嚴，不可干以私時干。上左右有所規切，匡正每收容納焉。至始終守法度，不二關說外庭事。士大夫尤多之，嗚呼！自古巧慧習事者，往往能督視聽蒙愛幸而。上獨以公質直，無他親信，公且今筦內樞，寵遇無兩，豈不淵然有深識哉！乃公卒以小心慎密善其職，斯可垂掖庭用人之法，而公之賢亦得流聞無已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四

吳山作

司禮監太監兼督東廠黃公錦神道碑

徐階

公諱錦字尚綱姓黃氏別號龍山河南洛陽人也曾祖信祖玘父政公既貴歷其弟銑為錦衣衛正千戶歷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加特進故自信而下三世贈皆如其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少敏慧謹慈無躁動無疾言見者知為大器正德初選入禁庭又選讀書于內館繼又選授興府伴讀 先皇帝在潛邸公有保翊功及入嗣大統錄公舊勞累陞御用監太監再改尚膳司設內官諸監嘉靖乙巳轉司禮監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

受山節

書癸丑進掌監事兼總督東廠密務公感 先皇帝眷遇之厚益矢心圖報凡事持大體而綜理莫不周悉綱紀條目小大燦然 先皇帝御下嚴明中貴人鮮克當意獨於公信任不衰至呼為黃伴而不名賞命公脩 顯陵後恩殿及舊邸之龍飛殿省公私錢百餘萬計 奉天殿災眾議掘遺址更築之公曰是勞費亡極也即疏請仍其舊三奉命閱營兵諸所賞罰事求其實論求其平咸大服兩率 命偕諸法官獄所繁囚必訊諸法官曰當宥乃始疏以請楚世子犯大逆公會勲臣及法司往訊盡收其黨與付諸決

獄正而楚之恣睢病民者亦遂無敢肆妖術馮瑄者謀亂公先其未發捕治之其他若越禁城造偽寶後虜之奸細緝獲甚多然公數戒其下毋擾故自公在東廠士大夫及京師之民晏如也公事 先皇帝久其受賜斗牛坐龍飛魚蟒玉文綺珍饌諸物不可勝計祿米自十二石至七十二石積之得五百石有奇而禁中乘馬與肩輿之賜尤異數云 先皇帝末年恒居西內比大漸公請還乾清宮已遂與子等迎請今上于裕邸嗣登大寶 上特廢公侄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所以倚任公者方隆而公則以積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

受山節

勞邁疾累疏乞休 上終不允未幾計開 上悼惜久之命公名下司禮監太監滕公祥等經理喪事賜祭墓寶鏹加祭三壇建享堂碑亭賜祠額曰旌勞夫以公遭逢 二聖祿位並崇榮及其先澤流于後而又以惇厚老成見稱於中外良可為禁臣之表率矣子幸與公同朝知公為稔輒以滕公請為記其事之大者于朝

司禮監太監張公宏墓表

王家屏

張公之秉司禮也。上方採英斷斤，遂權貴釐弊，獨苛拔幽振滯，嘉與天下弘在宥之理，熟視左右，誰可綰事者？命若曰：咨爾宏，老成端雅，忠勞茂著，其旦夕祇奉予一人，予一人其勤用德，爾無比于憐人，弗恭厥辟，惟爾辜益。上亦監前車而難所代，其慎重如此。公既受命，務孳奉法，循理潔已，率屬細大之務，壹軌于令典，諸所調護，宸居將賴德美者，力爲多焉。天下頌上明聖而歸公之能事上也，無何公以疾乞休，無何而公溘然逝矣。計聞上爲改容易服，諭獻徵錄。卷之百十七。聖。吳山館。祭九壇視故事，有加賜寶鈔、齋糧銀幣甚厚，勅所司給木管兆造享堂碑亭祠祀之，賜額曰旌忠兩宮。聖母皇太后后妃等各賜銀幣有差，並異數云。公爲人踴躍廉謹，澹泊無他嗜，雅嗜書，公務之暇，手不停披，能通諸史，言尤明習法，令故事引臧否切中事情。先是，肅皇帝朝，公以少年預敏簡，乾清宮近侍數歲中，累遷至司設監，太監僉押管事，賜蟒衣，又賜羅蟒玉帶，業已貴幸矣。而公兢兢自持，彌勤彌恪，無幾微席寵自矜之色。由此日見親近，特命內府得乘騎出入已調內官監，太監扈駕，幸承天已，命爲乾清宮

牌子隨朝捧劍，已掌銀作局印，復賜金彩斗牛衣，已又掌惜薪司局印，當扈駕時，會衛輝行宮火，公以身擁駕出，烈焰中其司惜薪也。見奸孔百出，商人滋病，歎曰：嗟乎，茲丘積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祖宗設司謂何，而令耗廢如是，則亟爲禁奸塞竇，有不經之費，鉅萬商稱便。肅皇帝嘉悅，命乾清宮管事賜金寶帶環各一方，駸駸欲柄任之矣。隆慶初，舊京守備官缺，先帝念重地非廉有才者處之不可，詔公往公趣治行，至則鎮靜無擾，獨時時從學士大夫游，揮塵譚古今意，蕭如也。今上踐阼，召入司禮監，獻徵錄。卷之百十七。聖。吳山館。秉筆賜坐，蟒仍令內府得坐櫬杌。皇太后手輯女訓教六宮，則簡公督教事，尋掌內官監印。五年春，皇太后將爲上詳求淑哲，正位宮闈，公奉慈命歷淮間，所過秋毫無染。上以故益眷任，親灑文雅，端與四字賜之，給祿米百石，自是內政專倚辦公矣。公筭政卽纖悉惟謹，又無不當。上指逮相擇壽宮成，上謂公典事中，人久閱歷多可屬以重事，是以有總督工程之命。未幾公以寢疾疏歸政，上不許疏再入，乃許命月給廩三十石，與隸三十人，并其名下二十八人，以從。雖拜命重，匝日恩施優渥，近代未嘗有

也於戲寵利之際自昔難之彼其遇合負權赫然甚盛而毀瑕旋生傾軋繼路豈閭閻之臣貴重則不善哉不務修潔而挾重器多也若公可不謂善始善終邪蓋止足之戒公之所自爲計審矣至其屏絕私門保全善類非公正不發憤斯亦有足多者焉其以榮寧人其姪姪孫以公任爲錦衣指揮使者一爲錦衣正千戶者一爲錦衣百戶者三其生卒塋里詳具志狀中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望

長山館

王振本末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英宗於東宮及卽位命掌司禮呼爲先生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以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於將臺所爲漸多不法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大臣入見文官雅佩刀劒侍衛凜然上東立輔臣張輔楊士奇等西下立太后顧謂上曰輔等五人先朝所簡以貽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太后色遽變曰女侍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處令女官加刃振頭獻徵錄卷之百十七望長山館上恐跪爲振請諸大臣隨之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帝泊諸公留振自後却勿令干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止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敕旨往來及施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者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不敢預機政會福建僉事杖一驛丞時東西兩楊閣老束楊以鄉官當抵命西楊以鄉故當因公互事不決曰太后謂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請中道也太后聽之振自此結撫內閣過振朝廷機務漸歸於振及太后

全上

崩振益專決無所忌麓川叛振違眾議決意往討王驥阿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酋肯思仕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驥封靖遠伯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上宜躬親機務不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置球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毒訊璘令璘款已所請是球使之遂從陛前碎球下詔獄文解其體自是羣臣悉緘口不敢復言振大臣見振皆貌晉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康徵錄 卷之百十七 山

免歸祭酒李時勉偕振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惟其亢禮遂誣勉括官木入私家枷勉脰國子監門巡撫于謙忤振謙舉叅政孫原自代振嗾言官劾其專擅降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詔賜旌異會收馬者擾民需杖之收走短需於振振收需將殺之幸得戍他若都御史周銓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悉收行獄所免者獨南京祭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同年周忱往問之敬宗曰本為人師而求謁中貴何以歸見諸生忱因笑謂振曰陳祭酒工書公以求書為名先以康徵錄 卷之百十七 山

洵迫敗書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 上行振怒凡
言止者皆令赴行間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
相枕藉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促 上北向逆之
益急迫脇勦重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
佑竟日跪伏軍中獨欽天監正彭德清諍曰象緯示
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陷乘與於草莽誰任其咎振
怒罵曰卽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旣而雷
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惟適前軍沒於虜敗
書復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謂乘輿決不可
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欽徵錄 卷之百十七 手 曼山館
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雞鳴山虜
已迫勇率兵五萬禦之爲虜所遮殺殆盡兵却尚書
鄭堃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
安知兵事明日 上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二十
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
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圍大營不敢
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飲水已二日虜見勢師不
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 上召曹鼐章叔道
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
進追搏我兵爭先遂大亂勢不可止虜蹂陣出入樛

祖相蹈藉外者蔽野 乘輿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
輜重悉爲虜所得議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
多於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
長隨王某毛某俱爲百官所毆成都御史陳鑑奉令
百籍振宅并其黨振從子山嚮於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
服絢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
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欽徵錄

卷之百十七

手

曹吉祥傳

永平志

曹吉祥深州長春社人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出掌司禮監王振門爲太監振秉國政正統辛酉夏主征麓川叛宣慰思任發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以震威武功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以吉祥監督軍務殺無辜十數萬次年春班師還京論功陞賞以次陞者其餘人思任發走緬甸秋貴等復征之破緬思任發復遁俘其妻子于京師賞功陞秩復半于前振用交趾朱彰爲福建布政使大括民賂振鄧茂七乃亂稱僞閩王已春振獻教錄

卷之百十七

七

曼山伯

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瓊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蕪監軍未至閩寇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上北狩土木而振歿邸王卽尊位尊上爲太上皇帝籍族振家及殺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盡者至冬仲平而班師吉祥二征監督戎務稱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爲腹心而事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軌張軆孫鏗銜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許

奉 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爲內主稱 皇太后許

之懿旨曰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 上皇

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嚮願

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

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子四更

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

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亨遂言少

保于謙有反謀先迎立外藩不欲立 皇上卽日詔

逮謙及內閣學士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

下獄命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典機務明日尋進

獻教錄 卷之百十七 七 曼山伯

兵部尚書兼官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

以其知謙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

公軌太平侯軆文安伯鏗會寧伯穎宣城伯善興濟

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于二百

石 上猶念謙功不忍殺有貞以不殺今日事無名

乃殺之丁亥斬謙廣并文誠永等于市循等戍邊鎡

等爲民以 皇太后詔廢 景泰帝爲郕王歸西宮

尋薨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時竄名奪門有功者四千餘人

吉祥兄弟姪皆官武官具蕃將陞大官爲將校有
貞既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
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
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贊上事須經內閣
意籠絡內閣附已已而吉祥至爲文武臣僚輒受金
錢引用非人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
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
遂積不平亨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上左右彪欽
繞恣圍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劾奏亨
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謂有
廉律錄卷之百十七 史山
貞賢者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
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上寬
不問即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
訐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
我二人者意叵測遂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既而彗
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糾亨不法兵科都
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
合譖送同牢御衣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
時出萬歲立功今爲內閣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內
官承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上震

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傳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
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上意已主先入譖
竟收鵬瑄并諸御史下錦衣衛獄嚴拷訊究主使鉉
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
訊之謂其阿附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
喜上壯御史敢言以爲清明可上不意如此莫不
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
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永電甚京
師震恐吉祥亨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
此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綺皆
獄錄卷之百十七 史山
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譖戍鐵嶺衛斌及
盛顒等降知縣既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
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叅議
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并直文淵閣有投匭
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彜名罪狀吉祥
獨不及亨吉祥怒啓上逮秉彜拷訊至死不承緝
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
殺之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追捕有貞于塗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
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勦

上出榜其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 上令內閣撰榜格原正見 上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元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竟設建善之旌立誹謗之木泰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堯舜監秦轍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賴胸不如勿究吉祥在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輊以曹石忤橫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帛綵幣遣之初正入直閣 上嘗召問卿何以輔朕正對曰今內臣武臣權重 上領之正退告欽彪令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請 上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召正責瀆言正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即今無可校而誅臣欲全 上保全之恩故令早自為計耳 上不悅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正革罪已詔歷陳奸邪蒙蔽詞極切直草章大怒坐飛語正革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改過耳責直諫君父大不敬不數日內批謫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詣皮南丹衛而質復遣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人文淵

閣辦事吉祥亭大恨顧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之正既降道邇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希二人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公賊賄徭藉下獄灰籍其家財物于大內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失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時 上怒色變吉祥等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寃而惡曹石矣初謙等歿久 皇太后乃知之為 上傳言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奏 景泰 上 謙 山 謙 謙臣多難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久之每詰吉祥等迎立外藩故皆對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耳 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雖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初復位即干 太后前言 皇后無干當易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既選乃曰 太后不必知朕日不可冕復于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譏毀參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犯之最是 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難

者召賢議且厭寶石干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悅不則怫於辭色對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覺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上以爲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市冬亨以謀叛伏誅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陛下復辟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爲已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哉當時有要臣者不敢與上駭問故對曰使先期謀泄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受山作

邸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上曰彼時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邸王晏駕羣臣表請陛下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爲哉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干天象乎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爲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不過爲富貴圖耳豈實忠陛下而爲社稷計上疎然曰然會亨敗上大悟自改言必以左都御史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管大營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上

召賢曰此武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而人心安矣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蕃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賣官鬻獄黷貨無厭上積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下詔戒諭勳舊之黨欽益懼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安得不反會昂鐘期初二日陞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擁入大內推其黨黥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漏三鼓都指揮完者禿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鐘鉉披衣起急草奏詣長安左門呼閤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稱運軍法且斬又走右門如之恭順伯吳瑾亦知而告變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官急縛吉祥欽等不知也鐘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鐘云何鐘報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鐘父子爲朕用心滅賊四鼓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欽分布其黨各禁門自同鉉鐸鐸率將至東門門不啓疑之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趙永第遇昂等之屍梟故吉祥黨被遇素

厚及得任錦衣嘗緝欽過惡稍禁戢之欽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賢到朝邸聞甲馬馳聚聲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又擊其背適欽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果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矣既除之可即請命欽却爲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至吏部朝邸且執尚書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獻數錄 卷之百十七 李 賢山傳

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十術爲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翱等解之上俄又勅鎗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翱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鎗入雨火滅上勅鎗賊犯關急爾鎗等努力急殺賊會卒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

惟丁部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鎗兵集來圍賊賢翱乃得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及吳瑾俱爲鐸殺廣寧侯劉安爲箭傷鎗領兵先登及子輔輒力戰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數大戰于東華門外欽退屯東安門鎗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鎗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拒至酉大雨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獻數錄 卷之百十七 空 賢山傳

藉鎗斬先潰者狗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鉉斬之輒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刀入陣斫欽兩臂傷賊并刀圍輒攢鎗向之鎗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背并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伯顏也先縵城下亡走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既誅恐脇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入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祿也先等御史獄而衡之磔欽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梁國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全

受山

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論功繼宗加太保劉榮加太子少傅昂剏賢并加太子太保鏗進封侯聚陞右都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禿亮爲都督信以僉事爲使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董興以曹姻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革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至是以有功掩其薦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既被害賢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此人曾通情于吉祥而力薦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李賡徵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全

受山

獨呼于市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心此事人豈能及乎哉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凜然一時鮮儼曹石敗上思岳正言放回原籍爲民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祥則稍收欽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卽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

不申救賢曰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祥地撥爲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占軍地共爲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此而在灤州地畝皆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迎駕非冒功者今一切視職非法意上念其久役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訴不已賢言于上自曹石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興濟畢奪與世指揮鍾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獻發錄卷之百十七 李 吳山館

侯穎亦捕番賊功不除及設西廠太監汪直命錦衣衛百戶韋瑛執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于厥獄閣臣商輅等言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等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違臬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御史王和等又論之未幾革西廠弘治元年給事中賀欽陳遵祖訓以處內官引吉祥等爲監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奏裁各省鎮守備內臣及錦衣衛官校旗勇內府詭匠而騁驍四衛詭冒依附者諸如旗手等衛制可內臣言術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

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直言往歲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議後言官言內官則輒引之矣京山高岱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而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閉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于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色梟獍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錄錄之討賊其功皆太仆紀者

獻發錄卷之百十七 李 吳山館

汪直傳

當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汪直年少狠黠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旁號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事諸司政無大小雖瑣至俚諺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舉政死一男子旨遣刑部錦衣衛兩屬會往按畢走京師匿其姊之夫中書董璵家求解璵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瑛方希隸直得刺事乃走白直畢挾黃白數千兩來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殺掩捕畢璵并獲一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閭老商輅若三

蘇徵錄

卷之百十七

李

受山

出賜刑於南京四月 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既入廠即收忠下廠獄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遂免歸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王鉞為介因問鉞見直當跪否鉞曰焉得跪人六卿哉鉞先入是陰伺之見直跪即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既出鉞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陳鉞在鎮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遂交惡會直來巡遼邊鉞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直既至賄其左右每謁必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

蘇徵錄

卷之百十七

李

受山

還遼邊餉積十數年最豐盈滿至是費一空十六年
春詔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千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
安南累歲侵占城遣使入奏請討安南直因獻取安
南策職方郎中諫沮之子俊復持不可事乃寢直復
被命巡大同邊與王鉞帥師至威寧海廢虜營亟發
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
諭功鉞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銓進秩都督喜進
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厥煩虐人殘狼痛毒既乃屢
冒邊勲圖報未已御史徐鏞等憂之乃會疏論直欺
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廠不知有朝
野人人寒心而直復結怨東夷挑釁北虜軍民屠害
邊境騷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
之戒 上納之命三法司會官參擬遂逐直并其黨
竄斥殆盡而其黨章瑛者尤以項忠疏戊寅府復以
誣人妖言事覺斬於都市先是巡撫陝西都御史秦
絃以按治秦王府旗校秦王疏弦凌侮 上怒逮絃
索其家匣中止黃絹一疋布衣數件而已詔釋絃且
賜鈔萬錠旌其廉改鎮撫河南迨至河南時直已張
甚他巡撫率屈從見直獨弦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
上驗其賢故事之弦乃密疏直與後論制廢掠所屬

直歸也 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弦賢
出弦疏示之直叩頭謝稱弦賢不置蓋善類忤直而
得免者惟弦一人耳

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

汪直成化十九年八月降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
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
呈授職俱原籍爲民工部右侍郎張頤致仕初立西
廠以大臣言而罷縉爲御史上章極稱汪直可用復
用之越爲都御史授爲錦衣衛千戶理刑內外交結
朋比爲姦未幾縉陞都御史授陞指揮仍於錦衣衛
緝事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越誣訐夷人入貢者以
爲犯邊諸夷忿將亂詔兵部右侍郎馮文昇往撫之
直復請自往視至遼東鉞謂事直命其子父事之因
進讒譖於直文升及牟俸皆得禍既而鉞捏報遼東
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朱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
辜掘灰人骸以報捷師還直加祿米永封保國公
鉞陞尚書被巡按御史強珍發其事遂逮珍謫戍未
幾西北邊有警直遂與越出大同因何虜近邊任牧
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以歸頤爲巡撫都御
史傾府庫以媚之皆以功報直又加祿米越封伯爵

願亦陞侍郎諸家子侄奴僕隨征者如毛倫
陞都督王春周發蕭聚王宏陳世弼汪憲等各陞
揮千百戶等官時直勢熾熏灼內外稍忤之者輒禍
及之自倖等後如尚書項忠御史陳斌黃本皆其誣
構者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爲詞上已出越直守邊
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起其行至
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
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竭府庫四排斥
良善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藉
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主 吳山館
邊釁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
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
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諸券編發倫鈺
春世弼爲民瘼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倖已故命文
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閑住惟陳鉞已致仕并
永憲不問云越字世昌直隸濟縣人景泰辛未進士
初授御史擢山東按察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會虜白河套累入延綏寇掠朝廷命將征討越
督營軍務以崖窪川開荒川柘油川之捷三戰至
等以虜寇虛率輕騎自榆林出塞

晝夜疾馳三百八十里直抵紅鹽池襲其老營虜
奔潰斬首三百五十餘級獲其駝馬雜畜器械無算
焚其廬帳而還自是虜遠遁越以功加太子少保陞
俸一級命總督三邊後徙居固原心甚快快乃移疾
乞還京尋涖院事又命提督十二營操練與汪直選
軍每以河套刼管功大賞不酬勞訟愬不已奏請所
司覆奏陞賞之詔以越首謀成功特陞兵部尚書仍
加俸一級餘職如故已而進太子太保見朱永微功
遼東陞國公亦欲覲得封爵乃因延綏小警嗾直請
出師而已提督軍務僥倖威寧之捷封威寧伯仍兼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主 吳山館
左都御史涖院事又與永直等帥師往大同以黑石
崖之捷進太子太傅歲加祿米四百石掌前軍都督
府事爲五軍營總兵時成化十七年春也是年直漸
見疎至秋命越出宣府擊虜乞班師不許明年遂命
留鎮大同以清水營之捷加祿米五十石又命移鎮
延綏至是竟爲言者所論與直俱敗上遣錦衣衛
指揮陳璽俞勅往諭之越聞報幾欲自盡及聞勅
有從輕之言始變色諸子以功陰報捷得官者皆除
名今上臨御得放遠自便越聰慧過人見事明敏
讀一讀卽了其義其於文藝不學而能用兵能料敵

但喜夢詐急功利比之臣人不復顧惜其爲臺長於大臣有不悅者陰嫉臺官擊去之惟與保國公朱永大學士劉珝極相厚終皆反目威寧之役虜忿恨報復不已得中國人肆其慘毒大爲邊害者數年皆越所致也初越廷試時疾風捲其試卷颺空而去所司以聞命便以卷與之至是一敗塗地人皆謂先兆云

麟游錄

卷之百十七

七

雙山館

會太監汪直欲詞察其事於遼鉞俱諂事直用兵得遷左都御史未幾召入爲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直稍失寵都督馬儀奏鉞陰事乃命致仕後爲東廠官校發其贓及收降虜子女逮至京坐黜爲民鉞爲人機警有才辯遇事敢爲然倖戾險狡既得志益恣肆士大夫有不合者輒中傷之內結直外結大臣之寵任者爲腹心相與朋比濟余子俊以攘其位竄馬文升牟倖以洩其忿御史強珍王崇之皆以言鉞得罪其在遼東激變外夷侵寇邊儲惡不可一二數其黜也軍民聞之莫不痛快云籍字子容廣東南海縣人

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滿九載需選于吏部時當道用人非有攀附不得進籍恐外遷欲求一京秩不可得乃與錦衣千戶吳綬謀欲起直倚以爲姦且疏言直行事公當不可罷先以示直乃進於是復立西廠直大柄用因德之諷吏部陞籍京職意在都憲吏部佯若不知擬陞尚寶少卿上從之七月卽以內批陞右僉都御史未踰年陞右副都御史未及再期又陞右都御史尋以直寵衰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僅五月而直敗革職爲民籍自初不謹細行然性最警見事捷敏臨機應變遇事敢爲其爲御史巡按浙西

錄後錄

卷之百十七

七

雙山館

鉞擊豪強扶植善弱聲稱藉然其在都臺不過與王越輩朋比爲奸以奉承汪直而已外貌訥訥恭遜而其中殊不可測蓋柔奸也直之復用以禍士大夫而毒痛生靈籍爲孽魁云願字養正直隸江都縣人由戎籍領山西鄉貢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秩滿陞修撰擢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宣府汪直帥師出征延綏道經宣府大同願卑諂阿附甚得直意回卽用爲工部侍郎尋被劾致仕願順身勁氣才本可用但急於功名始終以附勢驟進此所以不能保其士節云綬湖廣江夏縣人貴州總兵都督經

之弟成化初以湖廣總兵卒震薦其有文武才授錦衣衛所鎮撫從都御史白圭征貴州充前鋒陞副千戶綬形貌寢陋性傾險變詭多端能以術御人紹事汪直爲其心腹得陞指揮敘事理刑鎮撫司緝紳士夫初多與之交其後亦有被其禍者既得志招權納賂贓盜不貸直覺其姦乃奏調南京錦衣衛仍舊職雖已失勢而人猶畏其復來直敗乃除名綬初爲李震所薦其後卒傾震至是敗露天下快之

梁方

梁方不詳其出當憲宗朝專用淫巧以蠱上志購奇玩進方術指爲搜錄異書濫與官爵或已官者輒加顯秩不問何人至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千餘人僧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蠱惑楚府事竟走匿京師賁緣於方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中稱爲法王發內帑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華門外使曉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秋俊相繼上疏論曉與方時爲方所譖被謫

劉瑾傳

劉瑾陝西人也 武廟初即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謹兵聚張興等八人以 青宮舊侍日導 上畋獵肉抵爲樂漸棄萬機戶部尚書韓文愛之率九卿諸大臣 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上疏持之於是 上遣掌司禮者八人詣閣下議將薄瑾等責一日而往返三健等復持不可明日有旨召文等詣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意曰諸先生言是第奴輩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於是瑾等益窘自乞安置南京獻教錄 卷之十七 主 史山集而閣議猶持不可司禮監中王岳者剛直人也惡其僭所爲乃與其屬范亨徐智等言於 上謂文等言忠謹且衆議不可奪 上不得已從之會夜擬詔且收瑾等瑾等覺趨至 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已輩 上意動瑾因進曰狗馬之樂何損萬機左班官敢諱而無忌者以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瑾掌司禮收岳等充南京淨軍尋殺之先是瑾嘗言內閣盛權賄及文臣凌錄武勲至形於優伶 上素然之及是去留大臣惟視瑾所向背瑾由是益肆立威折衆

無復顧忌給事中劉謹以論瑾呂紳以乞留瑾所惡輔臣劉健謝遷南科給事中戴銑以論瑾御史薄彥徵以乞留健與遷主事王守仁以救銑與彥徵尚書韓文以論瑾給事中徐昂以乞留文欽天監監候楊源以天變疏侵瑾源杖三十戍陝肅州死於道守仁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昂編民餘並下獄或免或斥都御史艾璞劉孟尚寶卿崔潯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郎中李夢陽主事張偉俱以忤瑾孟枷脰吏部門奎或潯偉祥枷脰東西長安門潯偉祥仍戍夢陽璞下獄夢陽免璞編民海南自舊制司禮掌章奏然獻教錄 卷之二十 主 史山集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理職司禮送閣中既後悉自擬於瑾私家百官各稟填初其門諸科若道若部諸司必跪以謁一日都察院出囚牒內書瑾傳奉四字者每牒而是瑾大怒罵院中人院長率其屬跪謝遇瑾愈數之諸道不敢仰視勾當外事官無問大小陞辭已必辭瑾還朝朝已亦必復之瑾詔旨出納閣中爲虛惟瑾自疏題則稍以付閣中然必極所稱許以求媚悅成化間嘗遣閣鎮守諸省或置或輟至是業已復諸閣遂請預刑政其體統一視巡撫瑾從之諸閣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爲爪牙同察羅網破人家如

卒卯事一入鎮守卽監臨大吏不敢問海內魚爛
瑾既虐甚怨望者無所發一日早朝有一紙飄丹墀
間上命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後列羣臣
所爲於是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
時天暑甚至日中有歿者曳以去其不歿者悉下錦
衣獄三年諸道來朝瑾索布政使入銀二萬兩知無
豫囊也乃令貸於京師富人歸則括諸民以償其食
括諸類是者無算郡邑騷然而瑾於諸邊送銀若商
人報納之例又悉請停止於是諸邊北於內郡邑空
乏尤甚瑾憂之問計於客客曰國初屯田修備故詩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七

文止

邊足自給今否者以屯田爲豪右所侵也瑾由是遣
御史詣各邊括屯田括寧夏者承風旨溢出屯田數
百頃令租稅視其溢數不行則嚴刑以迫之將校妻
妾有不免於刑者人心憤怨於是指揮何錦等遂挾
安化王寘鐸乘間起寧夏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以
誅瑾爲名上遣涇陽伯陳英內監張永都御史楊
一清往討之寧夏游擊將軍仇斌襲執備父子餘黨
遂平瑾既素與永有隙永欲傾之無會及寧夏變由
瑾所激寧夏既平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永獻俘畢與
所率同張雄張忠永問言於上曰瑾流毒河內自

知天怒人怨頃者重以寧夏之變心快快益不自安
與其黨陰謀不軌有日宜乘其未發擒之上猶豫
永復進曰少遲我輩且釐粉矣陛下安之乎上
意乃決卽夜遣牌子頭召瑾永復勸上親往瑾宅
詳觀變瑾方熟寢牌子頭入傳上命問曰上安
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別
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明日猝赴錦衣衛獄坐
謀反凌遲處死到三日始罷諸怨家爭啖其肉家屬
無少長悉誅計所籍金以錠計爲萬者二十四爲兩
者復五萬七千八百銀以元寶計者五百萬以兩計
者復一萬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寶石以升計者二十
甲金者二又寶與甲並金入爪龍者三十盞鼓金者
銀者五百印玉者一琴玉者一帶玉者四千一百六
十蟒衣者四百七十衣龍者四牌以牙爲櫃者二牌
名穿宮爲百者五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廣澤長語

逆璫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暴張綵時任吏部尚書聞物論洶洶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借重以鎮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懋學泉州蔡介夫俱以致仕提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龜山也介夫未及開命而卒於家懋學至京正色立朝其蒞事一比於法羣小不敢挾勢侵太學事未幾以外艱歸是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必不能堪矣其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名之念從此消除天若假之年但當修身以見於世耳予荅書曰欲開之志在已雖決只恐一旦好事者出於公心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當時謾言不謂後來果中也

東華雜記

廟錄

卷之百十七

寺

金山

卷之百十七

寺

焦太史編輯國朝

百十八

釋道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梵琦塔銘 宋

引除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遣經當有明文妙東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館於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

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疊然如珠其弟子
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
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獻復偕
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
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常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
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
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
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
曇耀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
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二

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
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
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驚僧牒得雋染爲沙門繼往
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
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
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
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公倡道
雙徑師往問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帥
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師叱之使出自是羣疑
塞胷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

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勤汗如
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
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水之句翩然南
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
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
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
院檢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
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
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置其中復
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禱之夜乃大雨風居張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壓
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
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
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口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
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
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
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
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景獻爲鑄寶
壺冠於顛感天花異本
於西齋云師爲人形貌
景獻爲代復歸老
觀精則舉明正法

湧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洩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歛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巢藏不翅拱壁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嶽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四

手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惟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沒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寶金公設利塔碑

宋 濂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為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為長者母張氏亦嗜善佛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既難落受具戒徧詣講肆順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稍解嘆曰三藏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五

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為廢偶獲篋隨公櫛疏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篋示公公非之禪師真篋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臂使速言禪師築公臂仆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愁峨眉山不復粒食日採松栢焚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然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來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圓相禪師於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六

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去坐下當出三虎一虎一虎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

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饌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眎不荅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空室中起上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七

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贈以金綰若干禪師受之以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卽位於建鄴明年己酉葬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命高行僧十人蒞其事而
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
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
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圓悟閣施摩
陀伽斛法食竣事寵齋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
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
二韻有玄關書倍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
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
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
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
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世
壽六十五僧臘五十有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
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
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
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
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
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有在而
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
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於某山制掇其
大畧請安次王普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 上祀方

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
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 聖人
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
獲遂名山大利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
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益源盛公益源之道
行於南無用之道著於北禪師益無用諸孫也濂近
銘益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嗚呼哲
人云亡奈何不與大法衰微之嘆乎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漫山館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

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

二日用閭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

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三益升四衆爭取

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

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

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

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

獻徵錄卷之百十八 十 曼山館

彌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

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

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

是大師也始終倜儻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

信於世盍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

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

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真

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

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挾相形術者謂其

父母曰是兒骨節清聲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

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

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

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

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仰

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難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

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

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

精華攝其密微克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

獻徵錄卷之百十八 十 曼山館

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

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

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

曰笑隱訴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

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

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

寶期之問答之際律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

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

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

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辭

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出食爲修建之計崇基廣構文覺雕甍金碧燦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童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童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棲述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一 曼山師

里公爲浙江行省丞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榛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歛之事顧左右曰翼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黏發覆如

利刃之破骨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露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曾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卽之昭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一 曼山師

粹外形淵鑑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或濂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殷若爲宅心之地夙曉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俛俛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

文明海慧法師善繼塔銘

宋 濂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千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性見行之宗旨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不聞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繼歷百千萬劫洗洗乎噉噉乎不可尚已其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爲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其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紀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當有姪夢神人授白美渠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泊春秋經稍竊二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焉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宮殿豈能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任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佛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

同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對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屬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領其職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主第一禪林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移上竺而王國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徒衆四集無不涵煦飲醇克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住良階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講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獻徵錄

卷之百八

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朵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講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與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進止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令宗之意矣蓋法師挾剔經髓敷釋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沛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可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

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住持薙落師與
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秘葺舊廬以奉祠事又住
居南山明靜院洒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
也未幾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
深木寒法師雖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
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眾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
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乎吾殆歸矣遂索筆
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
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
粲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於靈秘之西坡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六 曼山館

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
潛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
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
公欲結樓於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
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繫法師
梵行微濂為塔上之銘濂嘗遊文獻公之門聞公談
法師之德之盛以為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
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
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二十年則
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
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衍福之請歷序而鋪張之千
載之下請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
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七

曼山館

大天界寺住持乎中禪師懷信公塔銘

宋 濂

大天界寺住持乎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於禁林合掌胡跪而為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文懿大師國清羅公實為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上深究內典為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藉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乎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為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為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敎相餘多造

如烟海苟欲窮之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前輩叢林名碩輒往參扣下語多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垣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為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詔師奉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與化打克賓公案問答有契竺西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彰不可遏太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廟從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恒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宅浮屠飭車輿盛徒御誇銜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堆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駟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撒致以師行上聞賜號廣慧妙智智寶弘教禪師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

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弊而新之丹輝明碧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刹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秉住持事者若咲隱訴公臺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楷則亡何毀於火忠公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化愈謂繼忠公之獨非師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驪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獻徵錄

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荅師度衆誠感乎乃出衣孟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日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且呼曰和上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矣

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單復臨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食七日顏面如生作繒者旁午而名驚風雨

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茶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官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冲喜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領首而已然進修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燠金寒折交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風雨散去師獨結跏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戶無不擲杖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顯徵錄

卷之百十八

大天界寺寺之通糧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將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書而寢夢師服袈裟袍來見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舉龜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於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定某刹寶璋瑞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垢定光文據其刹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發福林道

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環皆其人
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承松源四葉之傳黑
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鱗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
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劔入般若關爲一代人天之
師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
新之朝上問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而臨幸
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是當揭
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起信焉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佛光普照大師茂塔銘

宋 濂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
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
幢香華道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殯行西方
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
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卽隱盤
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
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之使仆輒達旦不輟年
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於杭旣鬚落受大戒於照慶
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道耳苟羈縻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
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還掌藏
輪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
隙間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
曰此問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
乃橫川嫡嗣見道寔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
師卽擔簦啟行旣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
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
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輩囊耶師擬議欲答古休
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

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世
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
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帝之盛震於東南請師分座
說法大衆莫不悅澤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
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
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
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
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採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
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孟
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
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
偽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
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
頷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
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
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
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庵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
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
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

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
咸靡本真達磨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於世良公恐師懿行日
就泯泯乃爲事狀法嗣清守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
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
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
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啟正
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帥者
其事益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

無盡禪師祖鑑碑銘

宋 濂

天台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崖疊嶂如
旃翠裝盪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
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
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
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海嶺焚毀惟
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嘆
曰大士詔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軌乎延祐
甲寅縛草爲庵廬晏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
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
獻微錄 卷之百十人 主六

一表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
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
坊金碧交輝上轟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
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
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
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
母董氏養之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
之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
忘所自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法嗣惠峯
主僧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俟

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
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
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
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
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
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無偈便未可死耶
侍者請益堅乃書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機例五
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
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
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
獻微錄 卷之百十人 主七

建塔於峯之右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
遊師勉以忠孝迄能爲 國宣勞爲時顯人恐禪師
之行不白於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狀來徵文
謹按狀禪師諱祖鑑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
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於筆端禪師年方幼
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卽求出家依郡
之天寧僧良偉尋其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旣得度
復受其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
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問曰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

求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鳴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方山珪公居淨慈無見觀公住華頂斗岩芳心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益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肯頭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

蘇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慧曇遺衣塔銘
宋 濂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蒞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于付囑

蘇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其順叙也惡可不勒羣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奉之遂以有娠及生容貌疑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梁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眞積力久忽拈髀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起直入非禪波羅密易能致之時廣智禪師嘆曰前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

皇師住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口從外入者決
非家珍道在自已奚向人求耶師退然獨坐一空
久之未有所人廣智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
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
凡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
智領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
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
智如燕都兄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
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
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
獻徵錄 卷之十 幸
鍾卽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
寺師畚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曰
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持節
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辨禪
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
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
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
歲師化食給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
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
所剪伐師又陳上封一劄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

今蓋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
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
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
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
不歸 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
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
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
利國崇敎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
降 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盡請
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
獻徵錄 卷之十 幸
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
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
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
悖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
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乎二
年己酉冬中風得瘡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
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七月至省合刺
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寺待以
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
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

曰不能復命矣跣趺端坐夜參半闕云日將出否
日未也已而復問至於四三日出矣恬然而逝其
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
敬嘆斲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
送至壇下命比丘十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
方已拾靈骨附葬其國中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
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於南京聚
寶山兩華臺之側云

天界寺

卷之十八

三

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力金碑銘 宋 濂
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
子其母周氏夢一麗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庵斥
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
年臨五六方穎圓額白哲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
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為子父母
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
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於母曰兒患世
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
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
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
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
頗其樞要衍公上秀之德藏師為綱維之職軌範肅
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暑詣之矣盍棄之而往躋
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
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師語奮迅踊躍
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
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衆信服復
隱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
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威曰非師不足

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坐
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
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
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
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
之易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
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抗之淨慈主
席尚虛僉欲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
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
庵前有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
下當取之而去其日而遇某事人以為謀已而有旨起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
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
送之入院賜以天厨法饌萬機之暇時 召入庭奏
對多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
談論罪罪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勘辨學子
務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學者敬仰不
置四年春詔集二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
法會於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日凡儀
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勛公自代

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
師開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
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
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
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
六旬始行茶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
火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
臘三十又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眞淨大禪師永寧碑銘

宋 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鏘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爲天目齊其一爲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爲三曰虎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羣被無際震盪鏗錚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

藏錄

卷之百十八

三

適實大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士俗性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爲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點慧命爲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卽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依族姁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

雍熙寺會主僧來峯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爲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難度爲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省親禮至毗陵約明極永相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臂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于無用無用門庭巖峻師方入戶厲聲叱

藏錄

卷之百十八

三

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着槽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豁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飛求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口火迸星飛有何擬議敵而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口東瓜山前吞匾檐捉住清風刺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着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所替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遮展化機師皆往扣擊道相脗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住廣德縛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云道場師爲起廢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迹迹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壬午

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凡數千金之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巨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受三歸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遂也擇絕巖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斷木爲棧鉤銀連鎖樓板於空中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至集師亦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某某延師之至爲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

時人益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廣寺辦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間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甫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峯皆招居第一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浙西江浙東道廣敷總管府具疏請生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戌將敦勸尤力師漠然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爲蹶然而起寺嘗災方議經營前任持幽岩靜夢殿楹仆地師以隻手撐之暨師至果爲新釋迦寶殿堦佛菩薩天神諸像雄冠諸剎踰八年有言師於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壬午

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眞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北嶽菩薩院燬於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丈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居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爲現祥光五道明年陞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

師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孟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師爲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弊師施法度之功且覽其實街明年募善士萬人爲萬善同歸有二晝夜及瘞兵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還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民之求結壇誦呪焚香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道不容其還強住麻蕪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朝於戊申又還歸龍池已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瑞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塵去之十五日自興化庵移龕至絕巖所居十七

欽徵錄

卷一百一十八

聖

自味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池水涸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爲異徵黑白懸慕各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者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爲供養者執紼之人盈萬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鬱然生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掬取淘沃獲者亦聚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蕪山五所建塔藏焉

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心所至無不傾向若中書右水相朶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充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薌幣衣履者肩摩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師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於世其嗣法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美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之

欽徵錄

卷一百一十八

聖

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祖繼祖宗會紹仁祖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師示寂後之七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爲屬嗚呼古之學者孳孳爲已及覺門已證俱失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爲人後世乃藉是以爲榮觀豪傑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爲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拳以度人爲急及上大師屢屢過龍池雖天童寶剎五山亦搔首弗顧其高風亮節非麒麟鳳凰可望而不可仰何其賢耶人疑爲淮海之後身信不誣已

佛性圖辨禪師淨慈智順公逆川塔銘宋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哀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備叙悟緣評薦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啟衆生之正信也有知佛性圖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修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美娶婁氏屢至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

哭于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備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觀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即協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于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

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

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爲上首居亡何却走廬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軌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法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含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蠹殼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

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問于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然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游遙見師喜曰我子

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
上一乘則逸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乘前
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闢奧矣師從公言踰五
門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知虛空玲
瓏不可溘泊厲聲告公曰南已見矣公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舖屋上
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鷄子過新羅公曰
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必然
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眾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
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
康錄錄
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
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
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
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覺驛道達於山門
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
遁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
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
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
參徒雲集至八百指師建僧堂居之石室巖畔師主
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

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伽
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二院之屬
而壞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
歸源寺援報恩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
旣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職分班
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
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
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
飯囚戒其勿萌遁心卽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
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爲渠魁所
康錄錄
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建
寧處避入無礙庵又還歸原朝廷爲降院額賜師今
號及金襴法衣師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
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
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
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周勉久火燄炎災而復加薪吾
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
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
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輪紛然同集
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共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

嘆趣辨七成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酸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砌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廣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謂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遊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函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

藏錄 卷三十一 八

載開殿堂盡如門廡森如藏庫輝如博上以設諸像梵容穆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 府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著其成師則日未也復東南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人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墉繁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行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船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成以七

帑什器難具爲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以各利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爲圖使役圖序次刻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怙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欹側者既至絳毫之費咸自己出細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彙驩自負通榜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欽祗而去已

藏錄 卷三十一 八

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榮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烟雨中師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葺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水重完僧堂而後返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

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人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錢唐清遠謂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備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僧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

徵錄

卷之八

中

豈可哉

佛心普濟禪師自緣公塔銘 宋 廉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挿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號爲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卽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性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條然有出塵之趣每人招提見像變梵筴必胡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

徵錄

卷之八

中

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爲弟子觀公愛其容止條雅言辭溫簡以內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爲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左右爲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像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觀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

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
所不能建庵廬以延過往者有如此日闔閭中有妙相
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
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蕪葳具床几
設衾褥下至庖厨澗漏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
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
飫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
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
廣渡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
新之邀致師而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如初師猶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
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者覩相
與行啟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覺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官矣事聞於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昇
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
矣願學居雜還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
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靈
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
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鍾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
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師

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
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於是
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堤悉築以石建傑閣
三楹間命工塿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
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
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
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
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算其上
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疏
樹於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
獻徵錄
卷之百九
序行業介子學子方孝孺來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
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
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
卽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卽波以明水緣生假有
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若墮事爲而能無
所染着竟全真理其有得於華嚴者歟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普仁公塔銘

宋 濂

佛滅度後波羅柰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
記名曰達舍婆陵迦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
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
宋以來嘗聞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
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
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出
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
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發之蘭溪人師生有出塵之
獻銘

卷之四十八

五

恩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
嘗主閩之叢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伴習讀
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
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
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
丕振臨濟之宗師住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造相齊嗣
電掣霆奔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
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二所悟無不改竅禮之東
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隨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
聲稱籍籍赴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

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
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兄之晚師猶不敢自足
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
相與辨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
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日與
達人勝士激揚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
隱訴公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
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
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義公表其所
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
歲徵銘

卷之四十八

五

冬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已亥春幸智者禪
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
五夏唱道之外大小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
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
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
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
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
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
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
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

王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
各挹深飲醇嘆詠而去師尤以興廢爲急時有化主
安靜者頗有人緣施者屢至師以禮延致之力將大
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
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
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
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
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
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
壽六十有四師風挂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
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僇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
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申
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
倦玉貫珠聯纚纚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
克抵於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
濂聞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欽故出其輪下者
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範澤銜嚮於
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旣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
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
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

矣晚蒞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
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智度塔銘

宋 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幸六

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贖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珠潔壁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其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傷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禁不能答卽歸海雲雪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

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挾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別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問其言甚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釋之宗通說貫滾滾如懸江河聲光焯燁頃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宜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畏服乙酉轉鄞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粵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罷範日餐盤餐主庖者厭之瞿衡而去赴部使者請院之僚屬受賄證師爲通裏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續宗駿齊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散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清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足日其從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盆分瓜髮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身長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

蘇轍錄

卷之百廿八

辛未

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籍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大圓明妙性寶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驚風行草偈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為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益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

淨慈禪師竹庵懷渭公白塔碑銘 宋 廉

清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訶世界鼓以雷風樹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親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敦興荷擔正法其所以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性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於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

蘇轍錄

卷之百廿八

辛未

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六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蒞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為中丞左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承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奪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闢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闢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之跡

沉冥盡歛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諡曰此
文中虎也清遠悲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
世法不相遠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
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
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鵲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
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
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
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
患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
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人 本
游爾汝懋哉宗游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而
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爲汗漫遊見處士
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劉陽二
公聞其雄辯竊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
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
延主會稽之賓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
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
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
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鉢塞
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塔之
東若十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
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
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
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
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
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卒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人 本
杖五筇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
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居以相依清遠
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
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
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
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
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
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
十有九僧臘四十云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
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僞

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威盛驚動當世非有
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
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難屢承容色官守所
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入室弟
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璣以塔上之文
爲請因畧其細而掇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

藏板錄 卷之十一 李三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大同公峯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和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軌不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奧後又復廢逸則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瘡瘡傳源二師陰搜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萃真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千餘人萃傳獻徵錄 卷之十一 李三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邇圭峯有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氏氏子世推替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姪師已十月父見麗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既出聞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續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繼繞塵勞乎命舍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髮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五教

儀玄談二書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凉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賓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智以成麓執易從事思惟修以滌之乎公卽出錢塘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

蘇微錄

卷之百十八

六十四

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母久淹乎也爲贊清凉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内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爲分講雜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着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荅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

毫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凉肆業之地人咸爲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文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

蘇微錄

卷之百十八

六十五

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人浙東西莫不擔簦蹕屨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德爲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與蕭答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勲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昇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倚之以爲重狀元忠介公忝不華守越病早無以饌食謂非公不可公爲焚香臂上以請雨卽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邵使者持

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於兵公奮然有爲創演法
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梵典室以修百
楞嚴期殿關門庶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
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 海更
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
見於武僕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
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
十二月得疾久不瘳 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三年
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偕年六十五越七日遵
治命就城南竹山准法閣維收餘爐瘞焉所度第
泰來元善如砥性激慧朗智優真詣總該其嗣法分
布列刹者則妙心大衍學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
靜美山明善延壽師顓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
澄妙相道偈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躬也公
神宇超邁伏犀揮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王公貴人
輕重教門者公發論袞袞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不
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
危法公不顧下帷却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
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懸燕饗贈遺唯恐不盡其意
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邵文肅公

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鳥傷黃文獻公潛武咸金
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歲晚與安陽
韓莊節公性李著作作孝先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
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毫猜忌聞其賢也欽祗不暇
繼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衡教
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屢得
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
人將愬之於公府公偶遇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
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
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罹大咎也衆沈
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夫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
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
羣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潘王遣參軍洪
淪施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
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振
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
於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碍而散其誠逮華代之後囊
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
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
著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者也嗚呼

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
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
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脩元史開局於善世院茹獲
識公公以濂爲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
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璵遊
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靜狀來求銘久未及爲
而璵爲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爲河
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
多暇據狀所書推源傳授行業之詳而爲銘文辭雖
繁而不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本

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舍煌煌帝心冥承遐
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談欲灰不有清
涼曷振其頽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
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
升委之則墜丕弘在人道何行廢爽葉之餘靈承者
公率華茹茲號爲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
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
融不善效之或膠于相若不剗除孰非吾障旋光內
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
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摩尼

生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
領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恩光赫赫佛日增榮賢
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護焉爲至報緣已終輕
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茲塔陰廳颯爽沙
塵有生望門稽顙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九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元滌公塔銘 宋 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日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儼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縣列現過失縣令承真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鞠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介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

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慙色明日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爲其龕歛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道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龕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塋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法師立公於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濡律師師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莊章下唯授徒師亟性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羣經要旨次訓以爲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胷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爲之撫几稱善大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爲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陛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焉

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更厲聲一喝師若聞雷
震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更曰汝果何所見邪復
問答四三轉皆愜更意更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
也遂錄爲弟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
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訥公
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爲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
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
十日乃還它若黃文獻公涪家古忠介公泰不華翰
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
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
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師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
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耆
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峯金公特被召入
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
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
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
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
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
以達其意歟聞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足賴千

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誦死苟不歸之於
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
爲事狀以濂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
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
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
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
皆號士族其詩元澹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一時聞
人多紀咏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弄押
閭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
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詩六十七臘五十三會語
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徒第曰自
宗曰梵詠曰梵講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
智湛曰龍山普明曰昭福定磨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我觀羣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翳無別因緣合并
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生不可脫於越之端降生良綱
氣貫軒然欲吞虹霓義理體緣自何而推闡其通途
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掩其幽微罔不昭燭
形諸篇翰龍錦盈束擲地慨然聲迫今王此亦應運
蓋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類不隔緣會

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彙教筌彌中虎外苟或滯之
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
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掘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
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疆訾金非純斥玉非瑩
笑談受之容色非愠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亦斬風
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橫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
顧茲有衆倚若蒼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
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
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康徵錄

卷之五

三

上天竺慈光妙志普濟大師東演慧日公碑

宋 濂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
是有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
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演大師年
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
道師簡述其故 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
飽食優游耽靈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
之要與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
也自後數召見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
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
月之望也師辭歸抗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
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
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
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跌
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
月十日奉全身藏於山之西峯妙應塔院妙修乃其
行業來言曰先師有陸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
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
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

師之四體當益強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
辨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
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條然而西往乎銘何
敢辭師諱曰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
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爲桑門
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
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
子庭嘆曰投九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
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
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
學汎浸醞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
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
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
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庭亟行師即持瓶錫而
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殿寺竹屋見
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少
年易之爲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
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
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袖出曰吾試爲之霞布
雲舒精采煥發竹屋元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

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荆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與
賓客尋更掌僧藉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
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首未幾出世吳
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
儀四衆吳楚閩蜀之士跣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
其性靈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
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刹而師
獲主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敎寺災至正元年宣
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位之
師至修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
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爲材曾未幾何大雄寶
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爲刻佛菩薩洎觀音大阿羅漢
諸像黃文獻公潛實爲文記之四年高公又遷住上
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
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
大殿次建三解脱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
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講法之所若白雲堂選佛場
諸寮宇一一皆完復鑿已索覽通塗自普門達於三
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
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

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擗鼓而退隱於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爲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以迎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脩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經行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

藏微錄

卷之十

七

而佛光桐洲剎源爲最良剎源之孫曰越溪而相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爲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爲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爲江南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歸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廟妙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妙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俾彼大師爲時俊英依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木翻建頌天延法胤神

藏微錄

卷之十

七

淨泓三宗抱成四衆含情視游樂國魄閱泉扁世相

矣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廬山崇福寺永隆禪師塔銘 道衍

非常之人爲非常之事爲非常之理之固然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神龍之拱翼求其法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鴿藥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卽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未出家遂舍入廬山崇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爲僧洪武甲子試經給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澹耿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八十一

耿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五日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創于梁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逮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天神之言遂化募衆植剌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人罔不駭異信敬師哀資庀材先創大雄殿舟往三衢構大木過錢塘江颶風飄筏將入海舟之衆皆嘆泣師曰吾之所爲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爲爾吾以天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回筏抵江岍木商賁有亭異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爲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

月殿乃成二十五年壬申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京師試經請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記經欲冒請者於是上怒送錦衣衛皆籍爲軍師慈憫無可抹二月二十四日詣奉天門奏聞欲焚身以求免上允二十五日勅內臣以武士嚴衛其龕至用華臺師出龕望闕拜辭入龕索楮書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祝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辦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奏上遇早以此香斬雨必驗頃更秉炬自焚烟燄凌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歛舍利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八十一

無算二十七日以上以三千餘人悉有舉給與度牒時大早上召僧錄司官迎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祈雨以三日爲期至夜卽降大雨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於是御製落魄僧詩以彰之四方之人聞莫不感慕流淚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弟子時習函靈骨歸葬于廬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廬州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京師請余銘其塔嗚呼凡血氣之屬以貪愛爲本奚肯拔一毛以利於人乎今禪師者德感天神重定梵剎又能舍全體以拯衆難豈非挺特雄偉非常之人也哉故衍弗敢讓

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爲本巧其內施一毛
焉肯執有舍身以濟厥衆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
禪師天祐翊重建寶坊緊誰之力吁嗟禪師不昧
因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卹猛火奏聞
於上上迺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烟燄
咸雲感動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
禪師道高于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
於尹師之德風千古不泯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一

僧錄司右善世南州溥洽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
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
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官護送
既至明年爲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
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
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
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
於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
方外耆老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蒞祭
於是其徒圓觀慈雲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
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爲之言按
狀師諱溥洽字南洲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
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
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爲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
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聞奘教異父教
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幾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
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
爲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膜拜父母知
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裕公爲師既受具

戴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
類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爲難能而博
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薨祀公於普福講求
要旨凡諸經範大小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
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祀公命首懺事行三
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道及祀公還演福廣
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進其中沛然有所自
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
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侍祀公在焉訓釋考
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爲開
獻教錄卷之百八
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咸心
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
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
如九臯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繇宋
迄今可爲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
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懺七晝夜
爲衆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爲僧
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博西來之意
之語益知之爲深居長千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
宿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梵蓋金

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告師告所夢
且曰公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恭奉天
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教益流隆慶
勲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左善世
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師道衍公有守功
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上教事師以左善
世遷衍而巳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
寺浮圖落成之日、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煜
萬衆歡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
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既而
獻教錄卷之百八
上嘉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
召同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
齋屢加益師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
虔虔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
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遂拔士喜商論文事三四十
年間鉅細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
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
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
爲到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
何曰九九不過焉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勞之曰勤

爾人矣更用盡七月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
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
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
弟子圓悟大霑僧錄右覺義慈雲志了若干人得法
弟子僧錄左善世聞晟右善世圓觀鴻義玄妙廣惠
禪師右善世行杲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
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啟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
千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敬觀顯示煥乎炳
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閎博雄深以大總
持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歲之下傳暨治
蘇像錄 卷之百十八 全五

公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瞻金
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
固道之難致海闊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
之沉潛反覆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
輸瀫之無盡挹之有餘奕奕講筵鳴鼓其鏗四衆拱
聽如聞得明名山鉅制屢主法席來學來依奔走填
溢譽聞四馳升聞黼屨褒之揚之有來玉旨爾正爾
徒無間遠邦爲 國迎釐爲民迂祥祇事爲國迎釐
爲民迂祥祇事 列聖眷顧寵命有赫敦爲中靈天
鑒靡或無往不復世齡八十聰明彊固咲揮玉塵從

谷屬付靈蛇所藏靈寶藏之中天秋月朗朗清輝

今言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歷
左善世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詔 長陵
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
囚南州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
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履
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蘇像錄

卷之百十八

全六

灌頂廣善西天佛子智光大國師事實 楊榮

大國師名智光字無隱姓王氏山東武定州慶雲人也父諱全母董氏生元至正戊子十二月十六日自幼聰慧開書輒不忘年十五至心向善辭父母出家爲北京吉祥法雲寺僧禮西天迦涇彌羅國板的達薩訶咱釋哩國師傳天竺聲明記論遂受心印玄旨洪武己酉以佛道高深弘廣未易窺測遂遊五臺諸山屢得瞻禮文殊聖相人咸駭異以爲緣契不淺歲甲寅奉太祖高皇帝命於鍾山譯其師板的達四衆弟子菩薩戒詞簡理明衆所推服丙辰秋奉命訪補

獻徵錄

卷之十

八

陀造天目明年寓寧國之水西泛彭蠡謁東林於匡廬江南名勝蹤跡殆徧叅諸尊宿語契豁然甲子春與其徒惠便等奉使西域過獨木繩橋至尼巴辣梵天竺國宣傳聖化衆皆感慕已而謁麻曷菩提上師傳令刪髮壇場四十二會禮地湧寶塔其國起敬以爲非常人遂併西番烏思藏諸國相隨入貢比還再往復率其衆來朝太宗文皇帝爲念其往返勞勩復與論三藏之說領會深奧大悅之乙酉擢僧錄司右闡教明年俾迎大寶法王葛哩麻及還敷對多所昆贊賜圖書輿服法供之具詔居西天寺陞右善世丁

酉召至北京與論諸經稱旨恩遇甚至俾居崇國寺賜國師冠金織袈裟禪衣諸物仁宗昭皇帝嗣位龍錫封號賜誥曰朕惟佛氏之教以大智慧而成無上之道以大方便而開普度之門上以翊衛於邦家下以利安於品類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崇獎褒異以隆其教爾智光安心寂靜持戒精嚴方便慈悲弘深利益克光揚於佛道式敬事於朝廷宜有褒榮以旌善行今特封爾爲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行教灌頂廣善大國師爾尚益加精進永丕闡於宗風懋乃忠誠式輝光於寵命欽哉賜金印冠服復賜孔雀

獻徵錄

卷之十

八

銷金傘蓋幡幢及銀鍍金髹鑪盆罐供器法樂几案坐床輿馬諸物悉備仍廣能仁寺居之宣德戊申宣宗章皇帝奉聖母太皇太后慈旨出內帑所勅北京賜臺山大覺寺功德利濟無間顯幽特命大國師居之以佚其老并勅禮官度僧百餘人爲其徒恩德至厚無以加矣大國師乃出累朝所賜金帛及衆所施者倩工累石爲塔於寺側期以棲神於他日今上皇帝卽位之初加封西天佛子誥詞曰朕惟佛之道清淨慈悲化度萬有功德高廣利濟無窮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崇獎褒異以隆其教今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智光夙究三乘精
嚴戒行事我祖宗始終一誠肆朕嗣承大統命脩薦
揚之典上資皇考宣宗章皇帝在天之福益篤精虔
宜有崇獎茲特頒誥印加封爲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於予不
揚宗範式昭佛道之興隆普濟有情用贊皇圖於永
久欽哉賜玉印寶冠金織袈裟禪衣時服棕輿鞍馬
定器之類前後遭遇列聖眷待之隆如此而其性行
純實簡靜非衆所及朝廷凡命脩建大齋惟誠惟恪
每入對天顏惟以利濟萬有爲說仁宗所賜儀仗出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全九

入屏不敢用上知之遣中貴人問故對以平生但持
經戒非有汗馬之勞寵錫所臨謹受藏之足矣用之
豈不益過耶上嘗御便殿召問對復如前深歎異之
故制詞極其褒重師於經藏之蘊旁達深探所譯顯
密經義及所傳心經八支了義真實名經仁王護國
經大白傘蓋經並行於世人言其功不在鳩摩羅什
之下其中外弟子數千人各隨其器宇引掖之上首
則有僧錄司右講經月納耶實哩禪師吾巴帖耶實
哩左講經帖納實哩左覺義吾荅耶實哩撈耶實哩
天鉢侍者左覺義納耶實哩左覺義禪牒實哩右覺

義三曼荅實哩及高僧褒然爲領袖者數十人及以
本字授諸生擢爲美官者亦十數人壽齡既高智益
精敏有求而問之者卽懇懇開說不厭不怠非養之
有素詎能然耶宣德十年六月十三日示寂享年八
十有八僧臘七十三未寂之先十數日以經詮衣鉢
及身後事悉付其徒而戒之各勉精進及期其徒請
留偈示衆荅曰大乘法門無法可說衆復懇請揚言
云空空大覺中永絕去來蹤實體全無相舍虛寂照
同既儼然而化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舉體柔和容
貌如生計聞上悼歎之遣官賜祭文曰爾梵學精專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全九

毘尼嚴潔深造妙解了徹三乘歷事五朝惟誠惟敬
爲民祈福爲國祝釐計其初終多效勞績臻於高壽
脩然示化聞訃輿歎重失老成靈爽不亡服斯諭祭
勅有司具葬儀增廣其塔并創寺宇賜名西竺舉龕
之旦朝貴僧俗送者填溢道路至茶毘所至善大慈
法王說偈舉法炬再至薪下其龕頂智火迸出烟焰
五色光明昭灼既畢遺骨皆金色得設利盈掬瑩潔
如珠既葬其徒有進其遺像者上親製贊詞書之曰
託生東齊習法西竺立志堅剛秉戒專篤行熟毘尼
悟徹般若澄明自然恬澹瀟灑事我祖宗越歷四朝

使車萬里有勛有勞摠渥精虔敷陳秘妙玉音褒揚
日星垂曜壽康同寂智炳幾先雲消曠海月皎中天
特撫其大槩序次而銘之曰佛法本來自西天慈悲
清淨功德全大善願力廣且淵法門種種開方便三
千世界復大千萬有利濟超無邊軋坤以來至道傳
亘古無後今無前燈燈有續相綿延國師出世了真
詮精嚴戒行息萬緣遊方徧歷名山川一朝奉使西
翩翾皇明聖化式昭宜諸城國土皆周還往復一再
參玄玄三昧契合何克然歸來駐錫侍御筵敬事列
聖惟惓惓純明簡靜志操堅榮華過眼澹不遷大齋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九十一
普度心益虔但願蒼生離垢纏翻譯經說紛連篇廓
而授之弟子賢壽高慧普多福田宗風大振周八埏
五朝恩遇孰與肩榮封厚彌何駢闐光揚名教由後
先陰翊皇度億萬年

曉庵法師普救塔銘

錢溥

師諱善政字克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
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
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
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
茂院主爲浮屠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於經史百
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
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
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
司副都綱尋應召纂脩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九十一

賜金織袈娑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
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
王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與壁庵完公輩同還有江
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杜
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於詞賦常用
一韻往復幾百首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
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
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
子慶暉等與其姪是昇奉柩歸葬於舊隱治龍山遵
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於塔銘尚未之作耆志蓋有

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發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相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梁巡撫東吳威聲大振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交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或問戶發篋出古人真跡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樞高楊張徐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爲最文則法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爲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函竺見性皆莫先於原本故雖離父母養生送死一務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求其見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與交此韓子謂墨名

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瞻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出韓子儒行以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頤今東白有學有德旁達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不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閨之北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平謁有言莫酬庶永其碣

玉芝大師名法聚姓富氏嘉禾人也始去俗從師海
之寶聖寺與董從善翁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
問知旨持詩爲贊先生器之答以詩至金陵參夢
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續居與一掌師
大悟自是往湖郡居天池山其弟子名祖玉者與渭
爲方外交結廬於山陰鏡湖之濱師往來吳越間數
至其地渭數往候之或連晝夜不去并得畧觀其平
生所著論多山入聖經混儒與釋爲一然好勝者或
以此詆之謂師苦於文而疎於道夫語道渭則未敢
至於文蓋嘗一究心焉者渭觀師之文未嘗苦也所
謂疎於道者其又可信乎然渭嘗令師代濟法師答
白居易問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爲空一
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而成與旨精辭一
時皆徹則師之道概可知矣若其爲人峻潔圓轉舉
止瀟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而庸夫豎子一
聞其放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爲曲儒小士多詆釋遇
師輿立談顧趨而事之舍所學而從彼不可以觀道
乎師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者凡幾每說衆
至若干人退而警悟趨道者甚衆而其所嘗侍奉弟

子往來山中亦多至數十人皆冲然自得修行清
雅有常德間或以詩聞於世所至人皆知其爲師
之徒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忽示微疾一日召徒
衆謂曰吾將行矣沐浴更衣覆而逝閱一年將以閏
二月十六日藏骨於某所其徒某某地諸遺事走數
千里邇來京師請銘於兵部侍郎蔡公而渭適以尚
書李公聘寓京得見之取其遺摺其大者爲之傳

玉芝大師塔銘

蔡汝楠

玉芝大師法聚姓富氏嘉禾右族子生於弘治壬子
十一月廿九日終於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壽七十
有二年方畧亂肆儒業淹通經藉因從師於海鹽之
資寶寺後數年陽明王先生開講於稽山聞良知之
指若契機緣遂以偈爲贊謁王先生先生答以詩今
載集中有答人問良知詩云人即此僧也至金陵參
夢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問何如不落人圈續居與一
掌輒霍然大悟自是徙居武康天池構玉芝精舍禪
坐其間四方遊衲集者頗衆浙之東西著名者宿聽
所誦說莫不欣快主事一菴唐公郎中龍溪王公仕
往訪師山中證儒釋大同之秘天池去德清纔三十
里余持服居山中時往來充密方赴四川提刑各以

偈語以于。此余所以果老自當。余心知其欲。
電。而世程相。未暇問也。頃歲為兵。待其徒明。漢
以示寂。聞悵然失此。禪友且嘆世之知師者。不曰師。
詩僧則曰。雅禪而附儒。嗚呼。師豈惠休齊已之倫哉。
謂儒釋兩無所底。非知師者已。余營荆子山。悅其負
峯而面原。構房然堂。師適至。援筆銘曰。儒曰太公釋
曰無。聖不二。不一水月空鏡。非心物。伍物不我競。海
印森羅。寂感斯應。妙圖致止。曰惟正定。余歸自青原。
師見訪。扣云。公至青原。鄒祭酒如何。論箇事。韻青原。
講語為師。誦之師。和曰。曾參作聖。功探願罔。師法紛
紛。教緣。卷之百十八
紛千古下。輿論多執著。昨見碧霞翁。披榛闢蕪說。良
知衆妙門。洞然啟真訣。指我視聽機。不為聲色輟。玄
珠出罔象。走盤恒自活。靜於動。弗踰明。與暗相徹。物
來斯順應。未應名未發。在迷本不虧。悟亦無所得。獨
伏江水澄。影現秋空月。溢目烟寒輝。掬手不可探。萬
有鏡中象。歷歷布森列。擬心纔有無。寶器成決裂。見
忘道自真。智私乃多惑。一念微與危。慎之在甄別。二
偈皆文不加點。而證學獨真。余謂其闢於道也。詎止
詩哉。詩人王君寅選其工者。行於世。而此類多不選。
然實禪學本色之精者。即所贈余而。其他參若此。

者多矣。余故曰。師於儒釋。非混東方之詞。西方之旨。
師非一。觸之成聲。拈來是道。爾其於禪也。殆庶幾
乎。祖欽明源。輩葬師於本山。而徵余為記。因記其嘗
酬余者。以劄參。若且異乎。今之知師者。銘曰。聲之為
詩。齊之為儒。詩其無上。呪耶。儒其無二法耶。

御製周顥傳

顥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顥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顥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顥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傳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顥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

麻律錄

卷之四

七

南昌其顥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顥人朕三月歸建業顥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顥者來謁謂顥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知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虱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嬖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

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顥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許歸且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顥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莖苗一莖謂顥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狀細嚼水吞之是後顥者日顥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顥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綠缸煨之薪盡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顥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顥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

麻律錄

卷之五

七

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顥者來逐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饌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顥者清齋一月以祝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顥者於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二日果不飲膳是出已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餽以供之大胞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邊待朕至顥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生者俄出與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持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掌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幸以舟薄岸派流而上不

嚴徵錄

卷之百一

七

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焉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多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往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且縱你行遂復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

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示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甬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

嚴徵錄

卷之百一

七

說乃云國祚嚴莊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腳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證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似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涼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與一醃便好朕遂服之

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聞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搖動
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二番乃
聞有菖蒲香酸底有丹砂沈墜鮮純異世有者其赤
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或有徐道人來
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
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
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令人主
作熱爾富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
詩某問曰詩將祝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
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
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
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
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
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真人正常碑銘

宋 濂

洪武丁巳冬十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堯於
龍虎山私第年四十有三禮部尚書張簪奏聞 皇
帝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一至嵩
山何大數止此耶遂親製文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
事安慶爲弔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
春宇初奉公冠劍權厝南山先墓之次至十有二月
某日卜宅兆而瘞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
羣弟子輯爲成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
之碑濂幸時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
麻氏信之貴溪大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
至正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
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游君家願見
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爲祥徵
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
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陽平治都
功印曰龍星再集于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
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堯衆論
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子正言正言堯公始剛實至
正乙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廣庭開演

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聳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
緯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啟黃書赤素素素丹如之
文授其徒胡合真整北以行奉誓來受者川赴雲蒸
飴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惟公訪而合之
辛丑 上統大將親取江西知天運有歸遣使者上
賤述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瞻樞
電轉法貌昂然此真漢天師苗裔也 詔褒美之錫
燕者再兼有金縢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
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
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濡豪篆鉅符投朝天宮井中
秋徵報 卷之百九 五
人爭汲之頃吏水皆竭見士弗止飲者疾瘳 上嘉
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
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昇之以便朝覲洪武
庚申 上尊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於便殿
內降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
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
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敎曰掌書久之陞辭
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
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今體之以清
靜無爲輔予至治則予汝嘉賜曰金十二盞新其宅

第巳酉春 上召公入朝踰月永顧問者四錫燕者
一三月十二日 上將通誠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
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劾太常設樂手授於公俾祝
而焚之禮成燕公於文樓羣弟子餐於別館復有金
縢之賜庚戌夏 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
二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爲
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
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
十朝野以爲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
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有二月復
召入覲於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秘祝之事
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
之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嵩嶽
諸神卿當妙揀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
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 上舉爵謂
公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
公曰他日常書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
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
賜衣各二襲楮帛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
志趣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

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天子威靈幸一至焉熾瞻景於層霄遡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謚之化命取劔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屬寰瀛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隄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籙秘文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獻徵錄

澄靜之天光自發所以受知聖君八朝京師天寵駢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天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張三丰真人傳

藍田

三丰真人張氏名全一字玄玄其號曰三丰或又號曰或曰留文成侯之前裔云身長七尺丰姿魁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髮如戟頂中作一髻手中執方寸寒暑惟一衲一簪笠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三五日一食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經書一覽即成誦不忘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或日行千里嬉遊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終日不吝一語及至議論三教經書則絡繹不絕每吐辭於語專以道德仁義忠孝為本無虛誕禍福欺誑於人心其神通神與

百九

三山高道使於四方清理道教高皇帝曰有張玄玄者其請來竟不之遇後居寶鷄縣之東金臺觀於酉九月二十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獻王登天邑縣鶴鳴山往來者半年又入武當或游襄郢間永樂丁亥正月初六日文皇帝慕三丰至道遣行在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司攝監太監朱祥致香奉書於名山洞府訪求三丰來朝壬辰二月初十日御製書曰皇帝敬奉書與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獻微錄

百十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濙等巡游天下雖窮鄉下邑軌跡無所不到在湖廣間最久丙申秋還朝濙丁內艱乞終制不許等進禮部左侍郎丁酉復巡江浙諸州縣卯復自均襄還朝然三丰竟不得見也文皇帝又嘗賜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制曰朕敬慕真仙張三丰老師道德崇高虛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書求之四方積有年

歲迄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庵實真仙老師鶴馭所
游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
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
間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盡力以成協相之
功欽哉又嘗賜碧雲詩曰福地洞天游欲徧遐下
土駢虬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爲言佇侯長相思又嘗
敕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江所禮部尚書金紀工部
侍郎郭進等率領官軍夫匠三十餘萬修建遇真官
名曰玄天玉虛宮建天柱峯大頂金殿石垣名曰太
岳太和宮建五龍宮名曰興聖五龍宮建紫霄宮名
曰太乙宮紫霄宮建南岩宮名曰大聖南岩宮建會
仙館爲遇真宮建妙化岩爲清微宮皆命官鑄印司
之玄風大振果符三丰之言云天順己卯四月十三
日睿皇帝制曰朕惟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
靈文集陰陽之正氣願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
之功曠世一逢奇踪罕見爾真仙張三丰芳姿穎異
雅志孤高存想專精煉修堅定得仙籙之寶訣餌金
鼎之靈膏是以名隸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
煙霞之栖隱顯妙實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爲通
微顯化真人錫之命以示褒崇於戲脫形不老永

萬物外之逍遙抱道絕倫益難圖中之景慕尚期
異武惠來矣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實字全一字玄玄生有
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
方尺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以爲張邈邈
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
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戲自如傍若無人有請
益者竟不荅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
教等書如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玉
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
不搏八益異之嘗入天柱峯遍歷諸山語鄉舊云茲
山異日當大顯於時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
但捕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
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郵卜地結草菴奉玄
帝香火日釋真言於黃土地下地立草菴名會仙館
諸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不
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
土瀾庵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一家初仕
敏生三丰聞其帝聲曰此英物也後果貴顯二十四
年太祖皇帝遣高道訪於四方了不可覓召丘玄

清至悅之拜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 成祖御極命
禮科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遇致書遍詣名山訪求
未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顯者尤密其童
子常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予偕往但令
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
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為別三丰揖衆使生旋下
山取火往返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提歸三丰
曰此提板乃唐邑西關王宅物父老為我還之至問
王宅市豆腐時父老登山日也唐邑去太平山百四
十里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榻藥碾猶存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五三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
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金鷄臺觀
忽留頌爾道士民楊帆山買棺歛之臨窆覺棺中展
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
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 諸求
之不得永樂中 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
一懸岷州指揮楊永吉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勅正
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誥
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
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候往來

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肅張指揮家遺
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惠中
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煨服之愈成化初定西
侯將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
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
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受大鏞不能混其聲後
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
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露凡雨露高標猶
帶古州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
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益自況也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五三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
訪遺道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
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
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
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益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
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
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
朝用高祖教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
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
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

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荅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教者為誰荅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營官蘇欽等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與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湯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

廣德錄

卷之十

五

鄧鍊師神谷碑

宋 濂

皇上既撫有方夏修天地百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弭災癘以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修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說賜坐錫燕 詔館之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二月不雨 上以農病播種憂之仲修奉 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雨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修退坐齋獻徵錄 卷之十 五

幸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
之余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不死余將托仲
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修
不敢辭仲修名某今以字行臨川人生時有雙鶴飛
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猷十八服
道士服嘗出遊見道人於仙岩石上授以縱閉陰陽
麾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
龍虎大丹之秘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贅其教於山
中嘗提點溫州玄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願傳
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益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
仲修弟子爲余言仲修喪父盡禮嘉禾生其隴上哭
母哀泉爲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
仲修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
道者固如是哉銘曰老子之道冲以夷顯可用世微
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
號天師玉童寶劍大絳衣指麾呵叱運化機樞役鬼
物如羣兒東南名山雄且奇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
蓄性鬱靡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
者既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能豹姿
弱齡恍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叟髮垂

順窮崖屹坐關兩扉稽首長跼叩幽微語以一氣凝
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篤中赫熹赤光射牖
如渴蛻小試餘技爲世推呼吸雷電囚蛟螭聖書下
微祝國釐禱祈旱滂捷斯須龍顏每爲興嘆咨歲時
竹宮常侍祠霞裳瑤冠光陸離功利默默被烝黎容
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爲此丘穴深藏
欲藏冠劍誰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
爲游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弗朽徵斯碑

冷協律謙傳

冷謙字啟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中書謙乃棄釋業儒遊於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觀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一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以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以黃冠隱居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五

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值紅巾之亂避遊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國初皇祖聞其善音律召爲太常寺協律郎謙奉命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樂舞之制稱旨後以畫鶴之誣遂隱瓶仙逝冷謙字啟敬湖湘人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其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獻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

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連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抹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

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

張三丰嘗跋謙所畫蓬萊仙奕圖有所謂畫鶴之誣者卽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五

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秉忠參與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畫有頃發之胸臆遂效之不一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天朝

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
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
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
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
老太師洪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
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
三日三丰遜老書

周尊師玄真小傳

宋 濂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
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
初生八歲敎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
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
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
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採鉤取之玄初欣
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
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
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効召鬼神之術開元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丰
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即
躍出眾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
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効蛇
尾遂絕玄初不以為己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
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
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變燈二燈飛起高懸
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寶母歿痛念之弗置
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
然遂趨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
果屬其指呼者實善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

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咤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雷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藝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徒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崇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釣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授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霓光燁燁遶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雲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破召賜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

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乎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封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甕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子游江南見玄初鳳凰亭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縉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始幹天道之樞歟仰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侍持提點張公友霖碑銘

宋 濂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復嶺自中閩來若翠
幾戎旂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
如趨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峯止焉大川西瀉仙岩
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
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涉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
熙餐醇於岩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薦紳相埒及
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上下埃氛曾不得以混
之如吾張公修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
修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
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
父秋髮宿紛忽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兄方外之
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
敷敷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虎山
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貴老易爲一塗公
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流縷
析毫分而極其根抵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
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
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修丹之七依之者成市公皆

蹕屨登筵狂拜共坐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
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
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
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無見也
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也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
書數千百言暨所譚雜著一編遺其徒張自賓往贄
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
業者日衆其徒之求文戶外亦屢滿矣公則又曰此
當真之二毛已在顧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
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益辟泉淳谷虛冥
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
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遠辟爲教門
講師修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修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人我 國朝
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
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
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
而諸官觀事成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棠吉邵仲
修同被 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崇祈之使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修及丹霞鍊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身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脩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與仲修力管其後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烟盤旋獻錄

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卽自賓自賓純飭好修與翰林羣公游交譽其賢今崎區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於龍虎山之天峯伴鬱羣行來徵濂爲之銘濂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修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或不異也公以超羣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日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

莫攀君子擬其爲陶隱居之倫當能爲濂刪而正之

獻錄

李素希傳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籍光太師洛陽人元末棄家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復退隱於自然庵舍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柳梅結實遣道士易本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齋勅賜以表裏鈔錠四年柳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進賜齋如前是年詣朝謝恩賜坐便殿咨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道德經清靜無爲之旨對上悅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勅遣太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詢訪古蹟舊規皆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廟徵錄

卷之百十八

五

國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獨門徒曰此去各宜清修學道今敕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畢端坐瞑目而逝世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焉翌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訝其爲尸解也冠劍藏於黑虎洞之上

丘玄清傳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求遊武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爲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賜之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詔封二代每遇大祀天地時上宿齋官路以雨賜之事玄清奏對有驗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閑則凝神坐忘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之辰至期端坐而逝壽六十七朝廷遣禮部侍郎張智諭祭還葬五龍宮黑虎洞之上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五

後山

柴道人傳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籍世質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取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楚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遣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滯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髻倅怒笞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官人何與也了無忤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修道後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道人嘆曰吾滿足數千里來爲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奉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范范

尾至光化呼之畧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贊曰漢書稱尚平婚嫁既畢遂去遊五嶽以爲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蛻脫埃壘其所爲尤瑰恠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籍偶在凡間終當逸去邪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尹山人傳

彭 轍

尹山人者北地人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勝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臥多者踰月少選亦五六月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題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餘也孫秀才某曰某伯父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伯父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道僕上病

狀敘錄

卷之百十八

五

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於北關端門前僕曰令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東裝行耳僕還核問果合南北迤邐三千里驅返纔一飯頃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片雨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太棹書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橋界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

橋也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虔旣而所愛孫少未冠而病沉綿厓療諸醫擅時名者皆謝不可治迺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爲爾一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嚨嚕嚕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勢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試禮闈卷落卒業南廂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

廟傳錄

卷之百十八

五

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愧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世自務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譴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

度紀綱與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經
易艮卦象父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陳
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遂於
玄學也尹歸倚墻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
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
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
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
何言子弟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遲適也無何逆
閣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誅斥羅而戊之關石尹
至戊所偶遇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 論曰稽康
獻徵錄 卷之八 重刊

道尹遺事故論著端

李孜省傳

實錄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李孜省死於獄孜省江西南
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柯興
以祈禱術見 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
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
法劔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道玄有
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錄諸書以獻寵
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
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
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諧吏部尚書尹旻
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瑄給事中秦
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院侍講學士焦芳
修撰曾彥編修王敕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
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
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
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左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
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
書李祐爲吏部尚書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
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宇直張璞
陳琬俱進品秩府軍前衛都指揮同知高俊騰驤左

衛相押金事白錦皆舉將材凡所言無弗允者又採
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等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
敏侍郎李嗣大理寺卿張錦少卿馮貫及吏部侍郎
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宣通政黃孔昭
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
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是時又有臨江縣人鄧常恩
番禺人趙王之並曉方術常恩由太監陳喜進傳陞
太常卿以符愈 孝肅太后疾賜圖書印田索簪陰
賜玉芝由太監高諒進以修玄谷立世經天人歸德
頌累官太常卿並受恩寵然其勢不若孜省之甚

獻報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七

上即位科道首以為言於是下三人者於獄追所賜
冠劍印章分遣戍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印綬太監蔣
琮言孜省等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
孜省不勝楚掠至是死而常恩玉芝猶繫獄云

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衍範顯教真人克菴

胡公守法墓道碑

徐溥

弘治四年三月一日道錄司左正一前封真人胡公
卒於京師明天宮壽七十有六後數日其徒孫左演
法劉良輔等奉學士李本世賢狀請銘墓上之碑予辭
之請益堅及今始克執筆則公已葬三月矣按狀公
諱守法字浩然號克菴一號純和子姓胡氏家居蘇
之嘉定為承德郎太常寺丞諱海封孺人黃氏之子
也公生而骨相不凡志亦迥異初學易為儒士偶得
疾一黃冠師勸之人道云能從吾言其疾自愈且後
當大振玄門公疑異人竟從之其疾果愈如其言始
從應元孫真人高第陸鍊師學宣德間上京師授度
後學於通妙邵真人儘得其道術之妙既而以龍虎
山張真人之舉住持城南東嶽廟尋從詔旨偕天下
高道校道藏經為禮部尚書胡公所知薦授神樂觀
提點天順丁丑初擢道錄司左漢法再兼朝天宮住
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志玄守靜清虛高士
丙申進封真人加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衍範顯
教之號丁酉賜誥命及銀印并封贈其父母 今上
踐祚之初以例授左正一特命掌道錄司事益踰三

年而卒公貌清癯頽然長身鬚髮蕭洒望之真神仙人
中人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持且好義屢周人之急
與人交終始不變其於道術修煉既精而又本之以
誠意故用以祈禱動輒有驗嘗旱中貴人傳 憲宗
皇帝旨命禱雨雨隨至 上因大悅明年秋後又早
再命禱之應如前又明年旱甚禱未應公篆符於鐵
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湏臾西南雲起如鳥翼來
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人還未
入城雷雨大作遠近沾足是歲大熟蓋公凡進秩及
屢荷賜齋存問至建府第以居其寵眷者皆以是故
管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通之理公頓首對曰惟德
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故凡祈
禱輒用又建縣每致羣鶴來翔之異公將卒端居危
坐者累日忽召諸徒成諭及區處後事已問知月日
遂隱几不語至夜半逝矣訃聞賜白金四十兩綵段
四表裏為斂葬費特恩云所度弟子口郁以成道
會張以默右玄義邵以衡吳以新及劉良輔左玄義
楊良祚陳良福凡若干人多以道秩顯公初居城南
好從士大夫游予固知其為人已久乃因良輔輩請
述此傳刻 銘曰惟古至人曰河上公玩索微言

道存其中季世遷還其流益遠苟得其傳與道無反
背克菴叟獨立頽然望其容色如古列仙絳衣高冠
在帝左右帝有詔行稽首祇受風雨不時下民其咨
母曰高高陟降在茲賜齋駢蕃身享榮貴何以保終
惟以抑畏神都西北隱若仙山我求其人去而不還
高原卜吉於焉委蛻惟其不忘刻石以識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六十餘矣道人不言凡所願捐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鍾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山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捐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嚔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

麟徵錄

卷之十八

雷士

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咲領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木則聞道人齒間澆澆頃之肩湧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

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狂聘於某氏子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李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焚曰子來語恠若道人者何如人

麟徵錄

卷之十八

雷士

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俊俊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清微妙濟守靜修真疑玄行範志默秉誠致一

真人禮部尚書贈少師諡文康樂靖郡公元

節神道碑

夏言

尚書邵公卒計建行在 聖天子降手詔贈以少師
贈諡曰文康樂靖郡三月詔輔臣撰公神道碑文俾
刻之墓臣言謹執筆敘述稽首頓首以聞曰公諱元
節別號雪崖太和子 上所賜號也世家與安治之
南雙魚石之瓦屑里本漢東陵侯之裔大父諱王清
父諱守義皆敦本尚質有隱德母朱氏有淑行公生
二年而喪母十四年而喪父伶仃艱苦能卓然自立
不苟同於俗氣宇凝肅性資穎慧讀書過目輒了悟
大義仙源范文泰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始太
虛之秘學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何事他
求端居靜養日益深造淵淵乎浩浩乎人莫測其涯
矣四方傳道受業者若飲醇醪甘依依不忍去坐是
名日益振軍藩聞之急欲羅致門下公遂知其將來
避不就遂放浪江湖間嘉靖三年甲申 上徵至京
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諮以治道乃奏唐虞三代為
治之畧以對而輔以玄教主靜之說又訪以道法之
秘其言頗多玄默希夷 上嘉納之乙酉始得寓居

雪嶺期 上屢命之禱輒應捷若影響 上喜甚

道術之妙固如是夫公頓首謝曰皆 陛下精誠感

格所至臣何以爲役 上益敬而愛之丙戌封爲清

微妙濟守靜修真疑玄行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兼

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掌行醮事給王金

銀象印各一蓋殊典也丁亥疏請得馳驛還山展視

焚修如期趨朝再明年巳丑加三宮住持庚寅春正

月 上有事南郊命公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

殿班二品勅贈公父爲太常寺寺丞母爲安人如文

臣例賜其師文恭爲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然履素

麻徵錄 卷之十一 上 史山錄

養和衍法輔教真人卒卯秋賜五經四書諸文集壬

辰勅建真人府於都城西顯靈宮之震隅落成 上

命臣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錦衣衛校尉

四十人充掃除役賜八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教

中使卽貴溪山中掛建琳宇賜額曰仙源宮既成甲

午又疏乞暫還山展祝居山中旦必朝服北向再拜

中夜焚香祈天祝聖壽率以爲常無何 上遣錦衣

千戶孫經往同撫巡蒲泉官趣起之舟至潞河 上

命侍迎人賜以大紅衫蟒衣賜闡教輔國王印恩

至涯也時 上以皇嗣未建爲懷先是壬辰冬暨

已春南命公視天祈嗣於欽安殿凡各七晝夜時
青承乏禮部尚書 上命臣克儼壇監禮使直宿
午門口再遣文武大臣上香瞻禮公案玄科對越
帝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心悅甚
越二年元子誕生皇嗣疊見每勅報公被綵簪花寵
賚駢奕尋升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
寶冠法服貂裘蟒扇御饌珍品不可勝紀授其徒邵
啟南陳善道輩若干人祿秩有差贈其師李伯芳黃
太初爲真人已亥春 上躬視顯陵巡幸南楚公留
京邸惟日焚香誦經祈保聖躬萬福一日清晨猶登
壇作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怔然
殆將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 萬歲主一訣耶言未
既而卒是爲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未時也生天
順已卯六月二十七日辛未享年八十有一 上回
鑾駐蹕裕州聞之不勝悼慟至爲出涕即日祝灑宸
翰勒行在禮部賜贈諡諭祭十壇命中官錦衣護其
喪還勅有司營葬准伯爵例恤典隆重人臣鮮儼可
謂榮且哀矣公美髯豐頤朗目廣額長身玉立有神
仙風骨少嘗涉獵經史百家之言晚歲究極老氏玄
旨超詣妙悟真能深索造化把握樞機驅役風雷如

指諸掌豈非道德高厚古所謂至人者耶公爲人忠
勤敬慎 上時有御札咨問公必手書奏記卽燈下
能作繩頭字文詞典贍筆法適楷每稱 上意自公
與人和氣浹洽善推引能感人居京國十餘年蒙被
寵渥非常卒未嘗干預公事安怡靜適人無間言是
年秋其徒啟南輩將扶柩歸葬於仙源鄉白公橋山
之原再勅冬部郎中銓督工事 上以言與公同里
知公必僞故有是命且申諭臣曰茲不朽事卿宜重
朕命留心撰述臣不敏謹序公遭逢 聖明蒙被眷
遇之盛如此以告嗣世系之銘曰於維少師蘊德通
麻徵錄 卷之百一入 黃太初
玄其道猶龍得之自天肥遁居貞若珠在淵騰光發
彩欲益彌軒脫迹巖阿振步文石謁帝紫庭道存日
擊內聖外王左右敷陳遠心曠度絕類離倫佐命祈
天昭事有格胤祚登閑雨暘時若玄貺孔殷布濩流
衍 帝曰休哉厥功不顯肅肅少師弗有弗居虛極
靜篤泊焉安如吐故納新踵息溫溫嚙嗽華池美厥
靈根蟬蛻龍變觀化入冥精神上交燁爲星辰倏忽
厭世如展斯遺計感帝秉震悼涕洟恤典崇隆有贈
有諡葬以伯爵祭以帝制仙源之都龍光射璫琳宮
我我少師所居瞻彼高原草木鬱芊有封歸然少師

之門 天子有詔曰予輔臣稽實選賢之貞珉言
拜稽首敬誅以文百世之藏見者式欽

陶仲文傳

高廣總志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
生仲文因冒其姓仲文少為蘄水黃梅二縣掾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
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
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官中黑眚見邵治
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中又稍以符水咒
劍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
異之己亥扈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殿 卷二百十八
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
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算 上僅以身免即日勅行在
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羸步履少
躓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
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
迎和宮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
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
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

宜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
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閣號
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
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文太學士俸
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用上問仲文何以久
不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聰以忤適抵極
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
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亡狀上釋之是夜漏下四
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勅
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乃旱力贊平獄特
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祝釐保國禱祈雨
賜累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
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
歲北虜犯關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間薦
所善府丞朱隆禧上相曰師言隆禧可用但祖
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益隆禧故考察閑住
官也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朝政乃仲文實
無他方術在上左右最久亦小心憚上威嚴不測
不敢他有所好後仲文講老婦以卜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已出修盧溝橋仍遣官緝購遺邪居亡
卒年八十贈卹甚厚隆慶初詔追奪仲文爵與
籍其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



勝國羣雄

徐壽輝

張士誠

韓林兒

劉福通

毛貴

白不信

俞君正

陳友定

羅添麟

周全

引徐壽輝

陳友諒

明玉珍

倪文俊

方國珍

關先生

吳天保

田豐

芝蔴李

李訥

鄧忠

勝國羣雄

天完徐壽輝

徐壽輝，廬州羅田縣人，又名徐貞。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與麻城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舉兵為亂，以紅巾為號，陷黃州，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立。攻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大師。十二年，遣偽將丁普朗、徐明達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乃陽壽輝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偽將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略陷饒州、徽州。信州十三年，詔大將軍討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去，獲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之自稱漢王。至正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殺偽主徐壽輝於太平路。

陳友諒傳

湖廣總志

陳友諒河陽人本謝姓以祖贅于陳因冒其姓友諒才黃遂漁子也友諒生而膂力過人開習武藝嘗代縣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使諒元帥倪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機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時太祖駐節金陵二年矣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夏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又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略衡州復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以伏兵盡殺其左右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二十年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城陷時張德勝率我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池州閏五月友諒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初太平陷友諒益驕恣不欲誅壽輝下乃陰遣其黨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如注羣下立江岸草次成禮仍以

鄒普勝爲大師張必先爲丞相乃率衆還江州東下建康震動計未定劉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而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也上深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以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畫策茂才有老閭管事友諒遣令查書僞降約友諒至江東橋呼老康爲號以相應友諒得書信之如約至江東橋呼老康不應始悟闖者給已卽率舟師趨龍江太祖命諸大將合擊之於石灰山殺僞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陷安慶二十一年八月太祖督諸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友諒望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亦以南昌降二十二年正月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太祖曰

南昌是去陳氏一併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
德勝等往鎮其地二十二年四月友諒見驛場口塵
大懷忿恨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計戮其家
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載竹盾禦矢石用雲
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插木火箭敵
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獲甚衆已而
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
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號捨命王
者詣友諒管許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
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
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
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見太祖具言其故太祖
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
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
呼曰大軍且至周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
能破七月丙戌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
大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
至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
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

大振友諒驍將張瑄定邊奮前欲戰常遇春射卻之瑄
永忠卽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
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
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木寨舟數百艘友諒
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棄溺死者萬餘人
瑄實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艦大艦擁蔽
悉力以死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遊龍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奔氣辛卯張
瑄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敏舟自
守是歲我師渡膠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潮水陸結營剋期以
金木相犯日天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
討窮且死突圍欲由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
將邀擊之舟北隨流而下自辰至日西力戰不已
友諒是日中流矢貫胸及胸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
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
載友諒屍及廿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
壽北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太祖建國號人
明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督師諸將擊之
擒其元帥張瑄元既而遣歸復仁入城諭陳瑄大義

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張以澤岳兵赴援
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
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
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兄友富歸
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
歲祀焉後普才復淪理徙高麗

張士誠傳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第九四與弟士義士德士信
並駕鹽網船兼業私販初無異志先是黃河變遷至
正十一年役民十五萬軍二萬治河民不聊生四方
兵起有王克柔亦泰州人家富多結游俠將爲不軌
高郵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麴張四素感克
柔恩謀劫獄齊置克柔于揚州招華甫爲泰州判四
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
幾士誠與其徒十八人殺華甫併其衆焚掠村落驅
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截
廉德鎮卷之五十五 張士誠傳 漫山編
要衝南北梗塞元立淮南行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
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士誠狙詐
百出卒不就降竟殺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殺
行省叅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
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
復退丞相脫脫總大軍臨之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
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專權久師出遂有
譏其後者詔安置淮安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
將部將董搏霄每爲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
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之

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敗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
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公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櫓
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賊甲軍負不平者盡散去
或相聚為盜江陰羣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
戕殺宗三將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劉官州僚無如之
何申白江浙行省云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
孫利其賂逗遛不進英乘間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
仍質妻子借兵復讎士誠初亦疑弗聽英盛陳江南
土地之廣錢穀子女玉帛之富以動之於是先遣士
德率高郵賊眾擊橫珊渡鎮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
常熟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薦饑饉
鄉村農夫離父母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
死地以故烏合瓦礫卒無成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
兒得便宜行事陳漕運萬戶脫因為叅政統官軍民
義捍禦境上平江連魯花赤六十病死陞松江府達
魯花赤哈散沙補之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帥
恭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止有元帥王與敬官
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中閉
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眾繞三四十人
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明且緣城而上遂據

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脫
匪命家園自勿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
破自溺死昆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楊蘇昌
齡先避亂居郡士德川為叅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
寺佛像為王官易平江路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
司凡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分奪而居無虛者幾
月進攻嘉興全軍覆沒與敬據松江判以城降之常
州黃貴甫問道歸士誠許為內應遂不戰而破易為
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為吳興郡署周仁
為太平太守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
德同心協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
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號
六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
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
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為左丞鎮吳興史文炳
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
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曰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
益而已欲南取嘉興叅政楊完者統苗獠徭徭名曰
答剌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
其東門悉為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

兵入杭州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敵鋒不敵丞相退
蕭山士德軍檢括虜掠羅木管萬戶普賢奴乃慶元
路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
完者領苗軍繼進州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十喪
八九收殘兵攻海鹽又爲年浦鍾氏所掩後得馬道
驍勇禽獲苗軍無算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
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
長興武康花槍軍出沒雖互有勝負亦不勝其苦所
跨三州皆鄰掠敵十一月 天兵取常州十七年攻
長興士誠命趙打虎拒戰敗之潘元明復寇長興又

歲餘錄

卷一百九

十

敗之轉徇太湖馬跡山士誠將鈕律降乃取江陰士
誠寇常熟廖永安大破於福山港中山王達分兵絕
太湖遂取宜興士誠遣將據毗陵達圍之士誠遣士
德來援戰敗就擒俘致軍前 太祖皇帝俾作書勸
士誠降士德執不從士誠窮迫願就省相招安使者
往返迄莫成事周仁自往陳請議始定十八年八月
也元赦其罪省相達識帖木兒承制令叅政周伯琦
等至平江撫諭之授爲大尉開府平江其衆授爵有
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處之十九
年元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

每歲運粟千餘萬至燕京二十年士誠復遣丞相伯
帥衆十萬寇長興開平王遇春援之伯升遁遇春追
擊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十三年九月士誠自稱吳王
請命于元不報自是徵糧不與二十六年 太祖皇
帝命以榜諭浙西八月大將軍遇春帥師二十萬南
伐 上戒以毋肆擄掠妄殺戮毀廬舍丁寧全士誠
毋冢師至太湖擒士誠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士
信在湖中不敢戰進次湖州昆山敗士誠軍又進次
三里橋張天驤黃寶陶子容唐傑分兵拒戰敗之李
伯升來援又敗之朱暹王晟戴茂呂珍及五太子繼

歲餘錄

卷一百九

十

援又敗之士誠乃自來救戰于皂林復敗之呂珍李
伯升皆降朱文忠至杭州潘元明納款凡得兵二十
餘萬湖州既下兵轉至南潯王勝降至吳江困其城
久之亦降達兵至鮎魚口擊走守將康茂才旣而降
至尹山橋又敗士誠軍焚戰舸千餘艘及積聚甚衆
於是兵集城下達軍於封門遇春虎丘郭子興妻門
華雲龍皆門康茂才齊門湯和闔門王弼盤門張溫
西門耿炳文城東北仇成西南何文輝西北四面合
長圍架木棚與城中浮圖等又築二臺俯瞰城中號
爲敵臺上置火筒及襄陽礮礮風扇人百見皆驚吳

元年六月士誠規城東軍整乃突出閭門將衝遇秦
營遇秦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乃合戰士誠遣黃哈
刺八都率千人繼之自引兵於山塘爲援王嘯馳鐵
騎鼓雙刀而前遇春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
盆潭無數士誠墜馬急不救時有倉脚夫十人號十
條龍者賈勇善鬪被鎗木銀甲出入陳中倏忽不可
測亦溺死士誠又幾溺匍匐與入城少頃復出胥門
兵銳甚士信坐城樓呼軍少休遇春乘其懈怠擊大
破之士信據銀牀與參政謝節唱桃有飛礮碎其首
死城中亦作飛礮折神祠民屋爲礮具達令搆木如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九
屋覆以編竹伏兵其下矢石不能及九月達兵破葑
門遇春破閭門新寨兵皆潰城士誠陳於門內謝節
樹柵以補外城唐用仁徐義潘元紹皆降肅時軍蟻
附登城破士誠與僞副相劉毅帥兵三萬自戰萬壽
寺東復敗毅降士誠從數騎歸府語其妻劉氏曰吾
自應死汝曹奈何劉曰妾自有處乃積薪齊雲樓驅
婦女以上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劉自經死左右皆
散士誠獨坐室中達令李伯升諭意士誠距戶自經
伯升敗戶抱解之復甦潘元紹繼至勸士誠士誠閉
目不語昇入舟俘于 南京自縊死

明王珍傳

湖廣總志

明王珍隨州玉沙人世農家子身長八尺目重瞳子
爲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給青山
推王珍爲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
王珍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
流矢中其右目十五年夏沔陽僞王珍駕斗船五十
艘出糴于蜀時義兵元帥楊漢辰州人挾精兵五千
屯平西寨重慶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
遇王珍于夔關斬其事且言重慶城中正有左丞哈
林禿右丞完者都素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九
王珍猶豫萬戶戴壽力從史之當是時蜀中又不習
戰聞王珍起事完者都夜過牛黃林禿父老迎入
城王珍下令毋虜掠城中遠近降者相屬乃獻捷於
壽輝秋授王珍隴蜀省右丞十八年春二月完者都
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王珍使弟明二攻之
相持半載王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完者都及趙叅
政死之遇壽輝前元進士劉祺往謁之喜曰吾得
一孔明也與壽輝事拜爲理問二十年春陳友諒弑
壽輝自立王珍曰友諒以臣弑君復可事乎乃閉夔
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聚衆哭之二十一年陷

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
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為帖木兒所敗王珍退居
于蜀自稱隴蜀王劉棟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
天統立子昇為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始設太
卿次年更為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明二德
姓名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院典
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
平章實英姜廷為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王商希孟俱
為宣慰鎮未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
之征置如社之祭賜董壁等進士出身有差命萬勝
取雲南是年冬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沙塞
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泥
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惟足下國
之王珍遣參政江儼答聘二十六年春王珍卒在位
五年年三十六子昇讓位年十歲改元開熙萬勝與
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王珍義子明昭矯其母彭氏旨
召勝殺之使劉棟代為丞相勝黃陂人智勇過人主
珍妻以弟婦稱為明二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
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大臣俱為所害
若昭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罪洪

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壽又遣使假道攻
南戴壽沮又遣參政蔡哲來招不聽四年乃遣平
章楊璟永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夔關賴川侯傅友
德總兵卜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瞿塘甚固二將
攻之弗克一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戴壽聞之分兵
守瞿城自將倍道收成都友德環兵圍之令諸軍造
木牌上書四月克漢川以油釜之投於江夔軍得之
勇氣百倍遂克夔關趨重慶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
昇降在位六年戴壽在成都亦降友德戮壽等送昇
于京師封歸德侯授仁應天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
與陳理命巨舟載之高麗飄然入海矣

宋韓林兒

韓林兒樂城人初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劉福通等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皇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太后杜遵為丞相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掠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攻汴陷之迎其僞主居之為都十七年詔察罕帖木兒大發諸軍禦福通圍汴梁福通奉僞主遁安豐以後皆一天兵取之

倪文俊

倪文俊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等路圍岳州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居之復陷沔陽澧州岳州殺成順王子鰥帖木兒復陷衡州元帥甄崇福從戰死又陷峽州十七年陷川蜀諸郡令僞將明手守之陷沔陽成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洲南元帥阿思監水陸並進禦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

火燒船報恩奴遇害其後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貴州壽輝僞將陳友諒襲殺之稱平章明玉瑄初為倪文俊將守川蜀諸郡既而諸郡反至正二十一年陷嘉定路李思齊擊收之二十二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車里帖木兒敗之獲其弟明二後據成都自稱蜀王遣僞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攻龍州二十三年明玉瑄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二十七年詔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取川蜀已而思齊等守潼關不果洪武初天

兵平之

賴州劉福通

劉福通賴州妖人以紅巾為號陷賴州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山童等復鼓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被禽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皇攻破羅山確山舞陽葉縣等處及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迎韓林兒立以為帝改元龍鳳以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為平章既而杜遵道專權福通命士撻殺之而代為丞相以後稱太保攻汴城陷之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罕帖木兒大

募諸軍禦之圍汴梁福通奉偽主通安豐犯汴梁分
軍三道關先生等冠晉其白不信大刀款李喜喜等
趨關中毛貴陷山東其勢大振後各人自據不一辨
俱敗死

方國珍傳

國珍名珍以字行自之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
長身面黑頗沉勇元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
年行劫海上司發兵捕逐其黨多株連平民國珍
總家陳氏誣構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屬
訴于官官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
珉及隣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
人劫掠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參政梁
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兵敗反爲所執國珍因迫死請
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從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
雖受官退故里而其聚不靜勢益橫十二年元兵征
徐州命浙江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
以叛乃命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討之泰不花率
舟師與戰衆潰泰不花自分必死卽前薄國珍船手
刃數人遂爲所殺是時汝穎兵起海內大亂江淮南
北諸郡土豪各聚衆割據元不能制遂復遣官諭之
使降久之僞元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患之且
欲籍國珍收士城因授國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兄
國璋等轉官有差令其將兵討士誠國珍率兄弟諸
姪等以舟師五萬進擊士誠峴山州士誠遣其將史

文柄等難之國璋七戰七捷。上說亦迭降詔。嘉祐
廟奉正朔元從其神遂命國珍還開治子慶元而居
順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姪
明善居溫而留弟國珉自剄時上親征髮衝處諸
郡發既下即遣使以書招諭國璋國璋聞王師在發法令
嚴明士馬精強所向無敵乃國璋兄弟辭曰方今海內
雖亂而元運未終然惟棄業棄用國璋國瑛國珉恐吾
兄弟不足與抗不如姑不廢從以觀天下之勢乃其
其子完入侍上知國珍意不誠命歸完國珍復遣
使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
上許之方是時元每歲遣官督國珍備海舟至
上誠所漕米十萬餘渡海北輸元都國珍亦奉命因
累加國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衛國公
允國璋行樞密院副使弟國瑛國珉明善俱累官
行省平章政事由是國珍兄弟子姪貪虐日甚雖時
遣人來貢其實假此以爲覘伺久之會國朝苗軍降
將蔣英李福叛刺殺江南行省參政胡大海于金華
將由台州走福建時國璋守台率兵邀擊于仙居爲
所敗被殺吳元年王師既破張士誠國珍懼將遣人
入賀而諸弟子姪志慮不齊不果遣上擒其反復

乃遣參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和平章
政事張瑄承忠向慶元九月亮祖攻台州克之國瑛率
餘衆入黃巖亮祖兵尋追及之國瑛遁于海十月亮
祖自黃巖移兵攻温州明善亦率家遁去守者以城
降十一月和率兵抵慶元國珍倉卒知計不可爲約
其弟姪輩妻子浮海以避而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
封府庫籍民數俾其子弟將校迎降且遣人奉表謝
上覽表憐之國珍叩首謝罪上察國珍辭氣誠
懇無他腸以前日陽降陰背乃左右之謀非其本意
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
左丞俾奉朝請後復疾上遣遣中使賜問官其二
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虎賁衛千戶所鎮撫已而
遂卒年五十有六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
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永嘉丘楠輩惟丘楠頗
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
其兄弟子姪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姪
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瑛居台唯以買田
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姪佐皆杖死惟姪
楠仕爲部州府知府

益都毛貴

毛貴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敵死之
又陷萊州益都陷濟南守將愛昺戰死陷般陽路政
鄂州至東林樞密副使達魯瑪戰死貴走據濟南十
九年爲趙君用所殺

晉冀關先生

關先生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破頭潘劉一
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
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
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王士誠
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
不克死之尋俱敗死

關中白不信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俱福通黨也至正十八年趨
關中陷興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大軍破
之其黨走入蜀

僑吳天保

吳天保故僑賊至正七年聚眾寇沅州陷武岡路命
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
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安陸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眾陷荆門州知州
炳死之將党仲達復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
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中興義士范忠荆門
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俞君正敗死

山東田豐

田豐初爲鎮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聚眾陷
濟寧復陷東昌陷益都又陷廣平大掠還保東昌二
十一年豐降旣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
兒復讎田豐伏誅

福建陳友定

陳友定爲福建參政至正十二年復汀州自杉關邵
武等八州建延福漳泉興汀邵并潮州皆友定所據
至正二十八年天兵執陳友定州郡皆歸之

蕭縣芝麻李

芝麻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李二老彭趙君用聚眾
反攻陷徐州李一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而起據
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命脫脫征徐州城破
芝麻李等遁去尋卒君用殺毛貴據益都其黨入益
都殺君用

汀州羅添麟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十六年聚眾攻勝州以命江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州殺添麟積萬以降餘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卒

潼關李武

李武崔得等至正十六年聚眾破潼關參政逮律未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陷之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得敗走獲陷商州尋卒

懷慶周全

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降於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顏帖木兒與戰死之周全悉驅懷慶民入汴福通遣周全攻洛陽不克殺之

宜黃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祐與鄧武應必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于戶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尋卒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一

四夷

北虜

三衛

安南

峇密

安定阿端

罕東

朝鮮

琉球

占城

滿刺加

蘇祿

與嶺

蘇門答刺

忽魯謨斯

瑣里

阿迷

溜山

祖法兒

俺答

雲中

倭日本

赤斤蒙古

曲先

沙州

女直

瓜哇

暹羅

浮泥

占麻刺

三佛齊

錫蘭

古里

榜葛刺

阿丹

南巫里

甘巴里

加異勅	木骨都束
阿魯	不刺哇
彭亨	百花
白葛達	討來思
淡巴	沙哈魯
古里班卒	呂宋
打回	頡文達那
沼納撲兒	麻林
佛蒜	覽那
婆羅	忽魯母恩
麻徵錄	卷一百一十目錄
佛朗機	

大史綱目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

四夷

北虜始末志

王世貞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一年殂其國人謚曰惠宗而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刺青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驪兒右丞賀宣哲威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給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管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

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
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
而本雅失理已爲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廬河
矣丘福恃衆不爲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
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
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之君臣始各部
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
上疏請爲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
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
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
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絲幣有差十三
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
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悉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
千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
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
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 殺阿魯台
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
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噴
等部俱服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

稱爲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
踵 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
沒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
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復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
紫荆而入躡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
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于楊
洪軍而中國已立 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
伯顏帖木兒從吏之復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
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遣也
先又通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
脫不花弑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
爲瓦剌室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
爲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
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者虜酋火篩大舉寇大
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
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水過黃河住牧改命
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琳合京
邊兵十萬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
者卽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

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
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
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
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
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
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卒殺其帥陰邁小王
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
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稍
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
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
虜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
後掠中國人圻之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
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
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微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
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
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
而解剽殺吏民歐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
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隨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
西邊而俺答日益強盛有子曰黃台吉囊臂偏短善
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

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
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臯爲總督庚戌夏虜
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
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旣入伏悉殲焉
事聞達宗臯等治罰有差虜旣得二將首遽引去意
但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肅羊馬肉鍛鉞獲傳箭
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
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
京兵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
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炮矢石從上
虜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下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
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
虜逐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
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東手無策策唯有杜
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
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勦王
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
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捆載巨萬徐徐
徙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
一天僅尼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

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開馬市以中虜
微而寬其深入之謀則今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
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
計所獲焉皆驚下而賊亦小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
寧侯死事露虜復開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
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出之幾下日者余出使
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
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
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
娶二妻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
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怨
長刀大鐵望之若冰雪然咸一當百者宣大之間虜
錯而耕牧如蒸布也三城近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
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然俺答竟不敢屠居也其眾
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黃
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
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俺答前志

馮時可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裔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毗
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
寇葛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
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眾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
以叛遣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
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師輕師潛
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
答取羈屬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
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薊遼小王子富樂
厭兵吉囊休不恥不如益盜邊自肥而小王子謂矣
異種黃毛性不勝死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每
攜其虛諸虜孕重憶殲極苦之聚兵興降下黃毛
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
少者數千已丑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辛丑
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瑋力戰死事聞以焚繼
祖填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程鵬督畿南充豫軍事繼
祖因虜張矣一與之當徒以七尺飽一鐵耳於數何
益堅壁不出俾帥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邊兵物故
者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居

民格曰挺與格房多有異者以故不前吉囊方輦重
出而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浸淫平
安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并陘設大臣制三關
增築畿南亭障廣募客兵又下令檄過雲中上谷將
吏屏翰失職者壬寅俺荅遣和天爵求款不許邊臣
誘斬其使俺荅怒六月入塞侵及介休諸將觀望莫
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帥張守忠死之
詔無問部士賊黨能殺俺荅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
翁萬達請罷戍寧屬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
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上怒逮
繼魯至京卒從萬達議告囊內忤代倭淫日夕卒死
而俺荅益張與子黃台吉日脾睨中國矣丙午俺荅
復求款塞詔拒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檄將
校曰虜猶水也城塞止驅猶築防障流防不備水注
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漏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矣所
不備者鎮安耳不厚集衆足示之戶也使帥趙卿駐
馬九月虜伴攻獨石帥遣督府制悉兵走獨石而虜
竟入鎮安萬達復檄曰彼騎我步所遇費阨什步一
騎必克困諸阨又克必長安嶺乎帥又稽延不前而
虜騎銜尾相隨過長安嶺掠隆永利去事聞詔即

白衣行伍萬達亦貶三官萬達謂下曰虜悔前役
再入必滴水崖也遣間往還曰虜聲言西而數詢隆
永道非西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矜已
護前頗心害鄰鎮有功方牒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
聞督府策之曰虜東矣止其制于此而祛之驢于彼
此宿將態也時帥卿以隆永之役在論未得代題檄
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
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慮尚文不時至則具疏以
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矣副帥董賜
江瀚誓曰往時虜至師輒左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九
茲殺也不死鼓不死緩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
拔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死盡亡
其軍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脩陳固列尊
食申禱虜大為奪氣間來約曰詰朝當見往時列
營以鹿角拒軼尚文計曰不若穴地爲暗窖質明虜
壓我軍而陳遇害馬仆益發火器擊之尚文令士
銜鋒毋效首功戰見星未已陣百餘合虜死數
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鼓
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尚文是棄師也我
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北者慚不勝且懼我歸我

其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搖心矣不然我乘之漁人獲哉令卒曰毋結陣五人爲伍惟余馬首是瞻有警則人自爲戰多鼓鉦聲負弩蹶張張武備甚具虜遂敗却丁未俺荅請爲外臣朝請甌脫紿耕且食力不納遼寇拒墻堡周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臯嗣焉庚戌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爲三覆以待我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亦殲焉事聞達宗臯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鸞帥大同八月虜擁至鸞遣其黨時義賄俺荅以金曰請釋憾於敝鎮而東償之虜乃東知上谷戒遂寇薊山外與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焉三衛自始貢至於今歲保塞不貳凡敵入則我禦其上三衛亢其下虜不敢越其後將吏節抑其賜三衛以此益自疏邊吏而陰導虜矣鸞已使虜東洋奏曰虜情叵測臣之憂不惟西也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問王几上乃下詔切責并及守謙人人知其將就尉

民矣鸞既不敢逼虜使謀候虜所過列營焉時民間許之市而守謙自謂披上特命將神京是衛若以我軍爲注背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約勒其衆毋輕予敵上謂鸞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各兵佛逞志於賊心怨之二十一日虜營城南獲內使八人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閣下司業趙貞吉首言虜一旦生心震動勾陳罪至不赦不宜選要守和解宜獎故帥周尚文功赦諫官沈東罪發藏金選任職將吏問罪匈奴奴彼無如矣不效臣請以不肖軀任咎百官亦咸謂過而許貢必多所邀索他日操右券以責我其柰之何檢討毛起言虜急驛髦不許不還姑暫尋之而後舉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定門外民居光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苑令條奏起對如前加趙貞吉論德兼御史詹萬金宣諭行管將士二十二日晡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徵王儀下吏以王行守通州虜擄多日中使別業率爲所魚肉爭上上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七使異類染指而餽神鄉實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吏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部大小吏皆行扶建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擄關弗達汝孝

卒以効首虜未減讀成虜內入久人畜多瘍所掠既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掠且行欲西奪白羊口出而驚帥詣道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扼險要遮虜虜大窘迫乃乘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驚軍遇驚未陣虜騎蹂入諸軍接踵死於道驚聞道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順義幾入其郭十七日報至三輔自土木難後可百年靡警至是京師廩廩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死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

獻徵錄 卷二十一 十二

倭召諸部兵勤王十八日驚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於郊詔侍郎王邦瑞侯蔣貴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守州詔都御史高大節募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集武舉千人隸居守大臣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帥馬御史王忬悉收通河諸舟楫賊逼通連日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儀駐通州尚書徐階奏釋罪帥戴綸歐陽安繫令虜自贖司隸陸炳請發太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弱俱報可階又密言邊關滿城而西苑垣墜不足衛

宜且還大內上以爲忌時變起倉卒諸師急馳未及換糧晨炊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又已緩期迨啓廩則餉餒薪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驚軍甚驕辨髮入村落大掠有被獲者有司不敢法疏請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弗罪第付驚撫處而尚書丁汝夔因下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捶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於虜怨歸汝夔矣汝夔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祇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諉言汝夔禁不發而汝夔又嗾哨客賞偵候者不力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獻徵錄 卷二十一 十三

希忠自以營兵少懼罪每日東西調掣掩捕士不得息則羣起誹訛丁司馬曰是人戮餘哉語匿車中戴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與戰稍却虜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二十六日誅汝夔守謙尸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黯屠僑沈良力及給事中張侃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死上怒下彭等請室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二十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驚曰因虜車可輕哉乃已詣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九月

遣侍郎駱顯往虜所入處察夷傷捕卒乘加驚大
龍未希忠以驚代焉舊內使領營事者悉以徒屬竊
藉中操空名而耗實精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敝革
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主事二
員給事御史各一員驚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爲兵
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
舊隸華下中丞獨脩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
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
昌平都御史并通涿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驚請
召雲中卒五百人營鞏毅訓練乞給武庫仗犬司空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十四
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伏不外移大將軍易之
非法驚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
師防秋驚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積貯督
通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警則詣邊
師束手而京營帥又不任責日索燕饗而已驚矜其
伐檀自議語署置所上疏朝上夕即報可不復下部
王邦瑞力持不可祖宗無是法母啓恣睢端俺答自
入寇歸而畜產死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
甚爲創艾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上谷守臣因發
藍伏勝爲燁虜遠獻 督臣以聞下庭會議少宰李

默等議以爲邊事凌遲矣始從虜以紆吾邊御史
時言虜虛給而我而我絕之則我爲彼累不彼信不彼
疑探幾而行之防虎而養狙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
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三十年大司馬議歲法
九邊三輔踐更士戍薊門而延綏獨多徵至萬人仇
驚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發兵擣其地以益方輿
督臣何棟爭之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
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答出塞喜甚途遇叛人
蕭芹芹虜故以爲自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貴
謂虜曰聞雲中帥毒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傍幾不免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十五 夏山
虎口矣吾聞彼中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破雲中
則獲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答頗
然之芹乃令其黨張攀龍入城內應遂擁虜門我諸
門會謀泄引還侍郎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而道又
賂脫脫令縛叛七月三日脫脫僞使芹入市甲與於
側擒芹黨數十人報聞進史道尚書爲太傅兵部郎
楊繼盛言馬市爲害所謂竭竭濡濡以招虎噬其終何
極因振暴驚罪上怒下繼盛吏十二月虜市畢潛入
大掠而俺答復約河西諸部內犯史道使人止俺答
俺答請以牛羊易粟道欲許之蘇祐議以爲一牛數

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雖竭不能擊也！
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夫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
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毋失虜虜又爲土蠻請市
遼東巡撫許宗魯言虜前日爲盟口血未乾而背之
已違其詐而困我右翼矣可復傷左翼耶人不垂橐
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下詔後言市者論死虜遂
連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虜病卒所親信時義叛呼
虜校獲陸病以聞下司隸蹤跡驗問驚先有反謀割
檀尸諸市藉其家初驚歲調雲中卒萬人戌京勞費
不貲至是撫臣爲請罷其二枝三十二年二月虜從
徽錄 卷一百二十 十六 夏山館
新河口入犯叅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郭都
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與抗賊乃退三十二年七
月虜犯古北口霖雨路淖遂犯雲中弘賜堡徑趨紫
荆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揚博言保安廣昌乃兩關
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虜侵保安無折而西必驅
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將與紫荊倒馬表裏策應
從之八月再徵延綏卒二千入衛九月虜犯神池帥
李添追擊至大屯嶺捨騎逐賊賊甚窘會諸軍爭級
而驚陣亂敗沒十一月虜犯上谷柴溝堡御史吉
澄言軍有烽候猶身有耳目近以通虜故議罷墩軍

專車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救敝不可因敝廢法
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也計盡
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事則資哨探將事則
資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
目爲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脩復甲寅六月虜犯雲
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虜勢不啻
風雨而鎮卒疲若跛羊今欲與抗徒覆亡靡益夫本
折相兼按月給糈祖宗舊制苟爲不復是孤注兩鎮
也其何以覆迂三輔詔遣直指嚴議邊餉而許論又
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年乘障列師千里不
厭錄 卷一百二十 十七 夏山館
谷風日于是守臺之說起矣然臺列垣內而賊攻垣
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則臺易潰是二者猶
石田矣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賊至則烽火攻則夾
擊少頃則堡兵至次則援兵亦集四面合勢彼能從
天下乎賊攻臺亦如之臺垣相杆援賊勢壯士膽明
烽火便稽覈太約雲中不過建六百臺費九萬金耳
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四年把都兒黃台吉
殺萬騎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付郎王忬發兵拒走
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口副李光啓死之九月虜悉
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衙峪已又攻大石溝王忬督

兵擊走之王行奏滅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
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
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
手辨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之斬首五百
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
毛言俺酋匪茹其謀皆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
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憲自虜回言虜
待富甚備親爲掃除而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
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酋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
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於司馬曰
虜可購也兩人不可購之急則虜益重兩人是託
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
亦購虜以攻兩人也丘富說俺答大收知略士懸書
穹廬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厚遇之與富等於是
邊民點知書者許稱舉人諸生日詣虜帳趾相錯俺
答令富試之能者使統衆騎否則給贖脫地令事鈕
轉而舍人張邦奇素倭刀識緯書爲部吏掠致俺
答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
俺答畜邦奇於帳下其智能之不如富其愛習之
愈富甚孫廷美雲中人亦被虜苦之謀刺富與其

王浩議浩曰蓋作說客使富歸說不從死未晚也
密語富以順運富問儒生計安國曰汝習古試爲
留與歸孰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林中羽而留
中難也且官家文如樹表弗信顧信犬羊耶邦
奇謂富曰勿聽若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
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邊不能爲已德而爲他人功
也禍無日矣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汝
欲害貨丘公而釣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與浩約
呂仲祐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犯一井
石喜烽火王行拒走之三十五年九月虜闖入灤河
殺掠頗慘詔奪王行一官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
豐州日程土石其黨密問曰城則何爲曰吾陽爲墮
而陰爲陣使彼怠而弭耳已分三道入會虜謀言中
國臺垣相肩臂倖未易攻而關陝游騎又安難樂死
日歌虞殯待我矣虜乃散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
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首錫臘得呂仲祐
姦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
其家三十六年虜圍困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
兵大集始退五月俺答約東虜分犯古北馬蘭義院
口謀告虜言往薊士憚守塞今擱然登壇几席

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瓦剌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桃松懼誅事露降黃台吉怒屬鞬索諸塞守臣議遣之許論曰無稱也示弱且沮降我不能得丘富於彼而彼得蠻帶於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罪三十七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月不降右衛地手入匈奴南一面通川賊分騎塞通邊臣告急上令發帑金十五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投計偏帥夜薄賊寨斬首百級虜始退許論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言各邊功次武夫久而獲諸原文吏生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屢陣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懸衝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囊白羽兩旗互傳不及者法蓋宜密虜巢皆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賊以實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遏其南下若以聲囑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杜其東侵從之是歲九月俺荅陰合東虜入犯箭桿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部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懷坐食諸臣皆不任練習實負 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接薊

卒順之往薊問各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還言東漢以滄陽突騎定天下而唐虛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目今權時之宜責鎮兵爲守調客兵爲戰練主一枝則減客一枝建其舉軍精銳人賈餘勇更議免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代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賠賠而各關夷人旬撫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既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櫻以徽纆使其不亡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吳山館

乎請令邊臣悉心區畫禁食糞加餉給嚴勾捕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凡事下部覆行三十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建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違問誅忬三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虜首數百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爲隊卒四十人合十三隊爲一小管合十三小管爲一大管皆命大猷規畫九月俺酋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遂率衆東回犯涼莊殺掠甚衆是月虜數千騎入掠土木偏帥董國王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

爲二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洗馬林入犯
蔚州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深河突
賴延綏游騎抵塞方出 上怒誅督臣楊選四十年
十一月丘富率虜攻榆坡不克中流矢死隆慶元年
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填薊綸素行略至薊
多所建畫往日薊門諸將率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
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顧念睢自若督府不能令綸
請於 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給文謂薊兵弱
無以倡勇取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帥曰虜
勢如風雨非倚車爲衛衆且不自堅其四面環車爲
獻徵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夏山館
營管中駐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
稍近則輟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北乃出騎兵
給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振綸乃
言比脩塞垣費至不貲而關不容武高不足距跋羊
列卒乘之冬風夏日矢石交集此非石人惡能歲月
守也請跨垣爲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約可駐百人
爲階三重中疏戶以居而上爲睥睨皆可步履器械
爲糧以時預儲虜若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
足而我軍有恃膽且益壯計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
善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所自此以後

虜惴惴悍不敢入薊薊遂爲樂土然增兵繕垣歲
無虛日而大司農繕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

俺答後志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
卒常選攻之卒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郭希石照間
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
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得所欲矣俺答乃分
六萬騎四道并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
皆悍勇邊軍運之無不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
自守游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賊遂南下督
獻徵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夏山館
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抵鴈門而
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八日賊至嵐
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
入會黃酋窺上谷土蠻逼深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
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
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斗之蟲
視平陽而蟻蝨視爾城也爾必我賄我母爾破否則
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
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富
民諭令以貲啗賊有反聲者亮忿下城衆遂散不能

止賊擁入亮被害男女死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
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報至發卒二萬
往援度弗及則以便宜罷師賊分犯汶水交城平陽
介休遣間入汾內應叅政宋岳擒之焚其偽書以安
衆賊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俺答東趨鴈門
而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蒿泊村賊越躡不前巡
撫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祇取辱耳張幟
疑之賊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
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嵐去
代五百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二十四 吳山輯

鞭笞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屬代之
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噉啗不發一卒人臣援抱
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耶材官
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也詔建撫鎮
詣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謫戍王之誥以
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虜事棘上疏請責實
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
上谷撫臣冀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
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
法靡定也請於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

庶有四而不桂玉至于各塞則當慎按伏罷老
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作
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
障四十萬以列陣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
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
直無虜廩也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官題國家建都幽
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強圉周
且容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
外朝揚鞭於朔漠暮飛矢於居庸視諸鎮爲最急而
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二十五 吳山輯

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於東路鎮
南墩與薊鎮所屬火餞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
歷四海泊一帶共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
子墩創脩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縣而爲一經營二
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
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
當事者苟且目前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
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
二三苟少加脩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
龍門所清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

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
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
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脩
內塞不惟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
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
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
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
踞跡山中自城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於
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窮瘁虜無所利益垂涎
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
獻懷錄 卷一百二十 二十一 邊山
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
若匪茹逡巡前却於崎嶇之側攻之不暇掠無所獲
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嚙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
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
自緩而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
石信不誣也從之是年以方違時撫大同四月俺答
大舉犯平虜偏帥張剛以幣賄虜使移轡于威遠
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拏殺
傷大當虜退剛下吏陳其學去位易王崇古填焉八
月諸酋祠歸林議所入老把都欲逞志襲輔打來獲

孕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答管白海躍旗
東虜黃台吉不可台吉往扼於山谷幾斃故心惴
犯請北掠黑達議不果謀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
則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悍陵京而二鎮帥臣
不需徵發竟率大眾馳援不憚遺一旅於二鎮識者
以爲此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剝也方逢時亦以爲非
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
以尾爲首乘虛突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
則宜留帥於雲中審虜實東乃從內地趨自可先虜
而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
獻懷錄 卷一百二十 二十一 邊山
列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哨虜格及爲虜耳目逢時
盡撤以疑虜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
遂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轅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
孫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答次子而黑台吉遺孤
也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死俺答疑諸婦盡屠之把
漢母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僕俺答愛之
尤聘兔捨金的女爲婦先是俺答以外孫女聘換兒
都司已而貌其美自納之換兒怒攻俺答俺答怒奪
把漢所聘女與之把漢志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懼禍
趣之與其黨扣敗胡堡求入諸師畏虜皆以爲不可

逢時獨許之戊子至鎮城逢時盛其供張把漢
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請官之令責邊城以慰其
詔投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十月
俺荅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
火玄如墨欲以震耀我諸帥曰寇深矣若之何逢時
曰非我深之其誰咎遣使鮑崇德責酋何爲稱兵俺
荅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上國但不勝抵憤愛
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賚方輸錯出其
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緡也俺荅曰唯使者
命趙全諸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八 吳山館

不可令伯帥苑宗儒用其子爲質俺荅喜曰太師誠
語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往收捕
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特以獻周元開變服
毒死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教搆亂爲三晉
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率謀惡民千餘人從之虜割
板升地家爲自是亡命者皆窟板升全多略善謀自
罄諸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膂力善能陷堅虜
初入塞山蓋村聚不敢逼城堡自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授人畜蓄習攻取圍困俺荅事而諸鎮疲於
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
咸即最下者亦千騎俺荅每飲盜邊必先置酒全家
計定乃行全爲俺荅建九纓殿方陷戶關時全計曰
自此塞馬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
之勢成矣伍奴往哈台吉故俺荅紀綱僕自全信任
反居下而全奴使之心內不平多爲我耳目及全
等被執皆分掠其有諸逆既至乃遣康綸送把漢歸
次河上祖孫鳴鳴相勞苦曰帝太也覆露我多矣南
向拜者百使打兒漢入謝疏言帝赦我速遷喬胃而
建立之其德無量願世爲外臣貢方物上下其議兵
部臣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擄擄若要我

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首購毒我也不知却之母引
焉焉王崇古言先年關市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設盟未幾而塞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處何疑而不使之繳聲聞于天王
耶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執叛功加王崇古以下
許有差礫越全等於市五月三月崇古極言市虜甚
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道降之
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兵
科給事中章南端言虜得封號則衆且益附是假之
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
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
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旋出塞者廣西北諸戎議其後
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
加之左右臂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貴戚加月倍客餉
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
內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
尚書郭乾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實制
取長策九塞諸虜僉皆最雄自上谷抵甘涼宵廬萬
里東服土速西奴吉內先年以爾絕致饋遂乃駟藉
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倏然聽命於藩籬

之
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棄街尋丈之地
而以馮夷情挾皇化朱神靈所想望宜從其請若揭
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荅順義王老把都
輩四大枝授都督兀慎輩四十六枝授指揮千戶兵
部約制貢馬不過五百以三十騎進御夷使不過百
五十人設棗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
月爲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晉中於水泉
營各爲壇壝而吉能帳直關隴請市關陝督臣王之
誥議須數歲不盜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卽俺
荅親督勢相依倚許俺荅不許吉能是錮其首而舒
其臂也俺荅必陰呼吉能之東市晉而吉能亦必陰
藉俺荅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而秦爲晉中禍也
兵部臣復言近者互市與往日不同昔損官今資商
或有不足宜權爲應當此物力方虛慎無以官市犯
先帝所禁給事中陸樹德請將南市寬給其直使人
樂趨從之大學士高拱言庚戌以來先帝屢詔脩塞
卒無成效非徒當事者不力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
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幸虜款勢若可爲且諸邊
戍卒非減也司農歲額不能省也而卒以益疲吏以
盜狎則患豈必在虜樂此閑暇培根固本雖虜或背

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齋空聚而戰戰不可畫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又孰可臣請自今每三歲遣近臣視九塞以八事嚴最邊吏積餉脩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上嘉納焉方逢時言諸降人甘心於虜而虜亦厚結以自植若招之於款後是示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其虎而取鹿不為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膏肓餘眾破膽矣彼何能為而況我既臣虜其人即我人也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夏山館

若因而撫之明示不殺使反側自安不然所招者徒得旄倪雖千百不損其毫毛而徒令奸人藉口稱禍也於是弛招降令是年九月互市成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酋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改市新平堡三鎮市騎七千并所錫繚總葛越費六萬繙後以漸加費至二十五萬繙矣青永二酋恃其強不欲聽成強而後可吉能復上章請款而陝西諸臣謂宜許貢不許市詔不可令市紅山墩外河套切盡著力二酋亦許市寧夏清水營五月給俺答銀印諸酋請市鐵窩楊博議許銅窩然小民時姦闖出與之俺答

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而陰令其子黃把二首踰躑躅索因而調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宰時掠我民又劫史車一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逮狄獯以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名分地干捫疏捕謂之守口夷六年正月切盡西掠瓦刺令賓兔台吉主市賓兔以清水遠改市寧夏中衛切盡上番文假道詔許並旣脫行毋苛我邊鄙二月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餽十九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節令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黑城部下有掠居人羊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弓者罰償羊一頭閏二月四日至龍首堡遣三馬於堡堡卒追還之切盡謝以一牢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賴上國之庇脯資餽牽猶幸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訓耳乞比丘誦焉逢節遣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創逢節使邢堂責問松山酋首賓兔賓兔饗堂曰我何敵棄驛髦之盟而為戎首必西海部來也尋堂往責西海賓兔賓兔云害漢卒者切盡部巴狼也召至帳訊之巴狼曰我意番耳若知為漢卒其何敢殘敵而盟焉賓兔榜之百令償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拒不敢求貺所需者繪工耳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夏山館

以繪三十二相爲天子祈年逢節給之萬曆元年七
七俺答請於甘涼開市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
而令市寧夏往來千里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
年九月西海內免請建招提於五王城本兵議謂此
地去西寧七百里去蜀中脾臘四百里恐虜衆依寺
爲衆則非止費一日之積勞一夕之衛也後竟許之
逢節極言河西市有五不便譚綸言與者過矣求者
無厭敵實貪憐我又啓之將何以終宣雲市所皆憑
阻自衛甘肅孤懸三面受敵靖虜逼近內地蘭州爲
甘涼咽喉熟計未便三年五月西海免侵諸番以
獻徽錄
主事
報其竊馬因固請市撫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
開市爲難顧諸酋待以朝夕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
邊何惜一隸人垣而不以秦彼也遂立大市於甘州
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順言番以茶爲
命歲易馬六千近以茶市諸酋則虜逐利而專意於
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撤
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南畝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
徂南出甘涼爲便若拒之使行境外是絕欲而屈其
力虜何以堪夫治邊宜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
月寶兔仇瓦刺嬰虜王往虜王以迎佛爲詞上請西

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萬師出塞內我必甚病
出於塞外供其資糧屏屨其可也守臣擇宣雲通事
爲導因以防之十月虜王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免狹
虜王掠熟番甘肅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若虜聽其祖
約與相警牙而延軍套虜亦驚利而西甘肅多事矣
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綺巧
毋以驕東虜東虜土蠻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
懷挾嬰壤以望天王之塵垢我恥不如大集諸部盡
力供遼以要封貢諸帥厭兵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顏
言虜款而得請是羈虜也重在內其和可久虜通而
獻徽錄
卷之二十一
與和是媚虜也重在外其和不久將與拒走之俺答
聞益推附焉自餌虜後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
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
居砂磧而黍苗之矣猶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
供市內則供役旁則供臨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蕃
是虜有兩利而我有三害也且板升扒沙盛而以中
國窺中國也土蕃見利併而以夷合夷矣有如雄者
出焉安知其不以今日之馴烏爲他日之豺豕也

通貢傳

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俺答伯兄吉囊先故有男
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
筆駕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有衆數萬居河西金中
舊東勝豐州地俺答之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
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俺答長子孔昆的祿兒辛愛
黃台吉住興和迤北其次子黑台吉子曰把漢那吉
生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嫗者俺答以事殺
之答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故阿
力哥持其家柄打來孫尼喇兀良哈永邵卜俱稱小
獻徵錄 卷百二十 三十六 曼山館

部落打來孫依奎廟餘駐大同西北附俺答東則小
王子之裔孫曰土蠻者爲四枝曰多羅土蠻把都黃
台吉曰麥力銀台吉曰着力兎台吉曰克鄧台吉擁
衆十萬恃其蕃盛與俺答爭強互有侵犯爲中國薊
遼迤東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萬
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大同宣府迤北橫行
塞外自嘉靖初年來歲有侵掠吉能奎廟犯陝西延
寧甘肅沿山一帶俺答往來雲中上谷之墟村城深
縣收保不及者被圍困攻破則焚粟殺丁壯掠子女
金帛而去有叛賊趙全十餘輩復誘之遂謀深入二

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慶元年
攻屠石州猖獗特甚趙全世番人自呂老祖以妖術
謀不執事覺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
猛谷王馬四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歸俺答俺答割
地一區處之因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
汗其飲食衣服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
離宮九楹以奉俺答全警敏有略劉四等亦勇力過
人其後中國無賴有罪者輒亡命入板汗相依有趙
宗山穆教清張未賓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二十
八人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時時爲虜鄉導虜長驅
無忌以全衆數從之隆慶元年華人韓老驅謀親邊
將不爲之防故也當石州失守全謂俺答曰那顏春
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
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莫若以此
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
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謀未定會遼
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苑遂遁去隆慶四年把漢那
吉長而慧俺答善視之又爲一克哈屯所憐那吉謀
娶兀慎家免捨金的之女俺答有外孫女聘與兒都
司俺答通焉遂奪取之禩兒都司恚將攻俺答以那

吉所聘取免捨金的女僮之那吉怒謂其妨公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洎吾往歸之而謂我謝俺答阿力哥俱誅不敢請俺答遂趣之行本年十月十日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八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答孫也得罪祖父故來歸天朝乞降諫者以聞開府方公大喜遽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公坐開府見之遣出給飲食宅舍器具悉備方遣使之督軍少司馬王公所計事未及獻像錄

庚申年三月
手入
開府

南今少師張公所使率偵報張公聞俺答事即貽王公書曰昨有人自雲中來言俺答有孫率十餘騎來降未審的否俺答子存者獨黃台吉豈卽其子耶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比於邊事大有關係宜審處之於是王公方公土其事下兵部議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是時俺答既失那吉心常私念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所遺孫幸賴長成奈何以涵逆殺之俺答無以應因召慈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賂之否則必脅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

城而索之可也俺答然其計五日辛亥俺答率衆餘駐平虜城之東張公復貽王公書曰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向化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頃報俺酋歸邊索要正恐彼委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是吾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汝孫自慕化而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首若子孫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斬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故不忍殺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款款執吾叛逆趙全等以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入吾塵方可與汝奏聞朝廷許汝孫生還若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吾宣大之兵豈復往日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且聞汝子辛愛怨汝愛少妻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踈其種類旦夕且將謀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又曰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兩執以爲質伺吾間隙掩其所不備願公戒飭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

他適揭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敗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于是王公方公悉行近邊將帥保境收兵嚴陳以待時有昭王公乘虜酋欲孫因爲市而行婚者王爲書言之張公曰降虜事廷臣初議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揭開處分關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昨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相起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來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但朝廷納贖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讓納率與逆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孔大驚駭謂之賊使錄宋王何益但欲挾之以爲羣規藉於虜耳今軍遣人宣示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可必得也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功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公毋爲衆議所播措畫少失遂棄前功又貽方公書曰昨得鑑川書似爲衆議所播頗改前說誤矣此事在我已有勝

算若一旦退縮措畫失宜不但取笑外夷其害不可勝言者鑑川何不慮此哉老酋爲其妻怨恨欲得其孫甚急必不致遲但堅壁清塹以老其師日行間謀以疑其心待其心亂氣挫乃吾用奇之日也乃復貽王公書曰頃奉宸斷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算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要領必如初議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有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資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既感不殺之恩獻徵錄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消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王公乃使善夷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反覆告諭俺答於是俺答慨然悔用趙全謀仰天漢曰始吾欲脩貢 天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導我與兵令我何愛數人頭不以易吾孫耶但我北番疊無釜衣無帛旣和之後請各量給爲生若得請天皇帝封我一玉爵鈐制諸夷未爲中國蕃籬固幸甚乃因鮑崇德使人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偕雲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而進俺答聞之卽下令麾之使退王公乃條具封上言虜頭執叛易

孫請封輸資詔許之一時言官乃有以爲不便者
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起釁者衆言籍籍司馬不
能裁決張公既排衆議行之又以書與方公王公曰
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
難之務今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
遣歸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
也虜若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
賚以結其心今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
厚固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
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
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已久彼豈不預結於俺荅
之左右邊墩之人抑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
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
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犬乎萬一語泄彼得爲謀或
耶以脅從數人塞責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
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
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荅之言雖若哀懇
然猶身駐近邊擁衆自強平虜滅外游騎不絕轉餉
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掠未見其爲誠款
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還其巢穴

掣回遊騎然後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
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
親事戎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
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亟欲遣之圖
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通貢二事皆在可否間若鄙
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
求和之誠與不誠彼若果出於誠假以封爵許其貢
市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
猶人成功彼若尋盟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則我
與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
彼頭已遂求和之意必垂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
許明年當復來侵難獲趙全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
此其可慮者三也來既早晚即覆其中委曲難以一
一指授幸公與方公圖之王公手其書曰邊事張公
見如指掌吾輩又諳夷情者固多愧之復遣鮑崇德
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爲汝表奏然後歸那
吉乞封通貢之事徐任其所欲爲時張彥文已繫陽
和周元欽藥死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挂葉捕
衆賊二人固俺荅嬖倖自金等用事二人者日見疎
遂擒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四兒猛答王呂

西川呂老十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抵邊外是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具內之獄二十日由把漢那吉於庭宴以酒食數所賜衣以授使使打兒漢遣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天朝故棄祖父母來獨奈何棄我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思汝故使汝還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懷忠以報朝廷汝行矣那吉拜謝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其從行者因來表丁火力赤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二人指邊河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磨刀示信後竟如所誓于是獻徵錄卷一百一十

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事妖術背國臣虜導引內寇攻城屠殺垂二十年乃者聖德中興虜首服故其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死許之生遂遂使華夷一家永爲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宄一旦紫頸圍臣等擇日械送京師乞如先朝行飲至獻賦禮然後下更誅之詔下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盛門入京師大司寇案全及狀悉具上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其請封通貢二事詔集朝臣詣闕下會議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張公復爲書致王公言封貢事乃制虜安

邊大機大畧而時人以媚嫉之心持勝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沮壞之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况處降款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又言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啓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是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獻徵錄卷一百一十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驚罷索吾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稍爲之約束毋得闖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邊騎自稀邊鄙不聳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援兵可省行粮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勞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

國可以柔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泉心已
吾因與虜約有顧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
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徠豐
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垂意阻胡運
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填乎
韓之變我得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
者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
獨以邊將不得擒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
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
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

蘇轍錄

卷五

聖本

備之處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
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尚猶
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
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數十年來無歲不掠無地
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復
有加於此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
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侍御既知此事
類本又與公同心必能共奏大事幸採取其議折以
高見圖上貢類貢期市易事宜當備聞於上請旨
行之洋議雖多不足惜也隆慶五年二月二十日王

公上書 穆宗皇帝其畧曰俺荅爾悍狼肆於諸酋
獨稱雄長况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
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自結婚姻籍其聲援今羈
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
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
仍聽各自爲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至于貢市之議
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
必招衆啟侮而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感
激朝廷厚遺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
兩地爲市賈財玩敵之比哉虜若奉職通貢賜答自
有常數如其叛盟於吾捷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
開府劉公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酋再使懇請
若重違其意終阻向化之念且鬱忿不平終爲邊害
機會一失不可再得張公又爲書賄王公言封貢議
起發言盈庭不得已乃於文華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嗷嗷
之喙雖已暫息而喃喃之議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爲
而又婦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事之無功而求中其說
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有二意
一則欲公悉心經營務極穩妥一則欲公嚴督諸臣

蘇轍錄

卷五

聖本

此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
市初開邊氓畏虜不敢貿易虜人不市憂怨易生今
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鉄
鑄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
今開廣銅鑄不可復爲只宜稍稍出官錢市之求歲
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
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
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損錢之人虜使一入人
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毋令得
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
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
貢之議渠最不願近聞公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
含憤蓄怨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
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母令
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脩補者亦有四要害城堡及
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之氓開墾
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潢習火罷訓練勇敢常若
敵來二也趙今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
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
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起馬在邊士雖惜以

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
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親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
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弊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
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滋讒妬之口後四事不預
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悉心
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采而行之
王公乃爲踴躍其入貢之道定其獻貢之期限其貢
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縷縷可行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地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地山
西於水泉營邊令裨將統兵憲臣監市稍黃銅鐵軍
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沿邊居
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馮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
荒搗巢劫馬兩相仇害一切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稍
寬以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下宗伯議宗伯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五王
在往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據疏上制曰可隆慶
五年四月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疋 上
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老
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都那吉仍舊所賜指揮使
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

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設帛衣履有
僉各失告中國使者曰趙金等已伏誅尚遺趙宗
山餘黨數十年據有板井比輩不咸亡終敗和約王
公以聞詔捕擒獄如趙金等則是卒秋套虜亦願輸
貢撫舊少司馬戴公為言於朝許其入貢開市延緩
寧夏悉得市易如宜大餉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
餘以指揮千百戶受秩者四十九並賜衣帛次年六
月今上登極吉能買如僉舊事萬曆元年各條貢
事如初二年上念王公在邊之勞詔歸以大司馬
協理戎政適首事建撫方公服闋起代王公以故是
年市事復與諸國同心共濟費省應悉三鎮晏如
大抵因貢為市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
漢財物交易不絕誠所謂貿遷有無胡越一家故東
西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永
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城堞堽堽之卒以漸撤去所
省糧餉歲不下數十萬石督撫諸臣及時而城邊除
飭器械練兵馬倡勇敢所易馬至數十萬匹命官設
牧就養待用在野成羣誠如雲錦獨東虜止費未靖
朝廷所經畧亦專事途之東西萬曆二年冬東虜
上命將領略得虜
下三百餘里之界城牆不
以城開通邊界通使轉輸
力蓋有自云

三衛志

王世貞

自北虜分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無如
孕顏三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
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大
寧前抵喜峰近宜府曰孕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
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淮孕
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
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
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文
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界兀良哈等使仍
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
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
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眾於屈烈河
斬賊無算宣德三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
眾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
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
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
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
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孕顏於虎頭
山齒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

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
我刺骨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
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闖入邊射
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
威信三衛夷畏而視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會
功尋郤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答大舉入塞庚
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
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
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割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
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嘉
靖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子女詛管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求朝撫之厚則更
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
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雲中事記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
十載孟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命巡按宣大
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
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
又明日代玉遣使入 奏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
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
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除具 題并首惡另
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
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難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成於激起發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
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法徒羈
縻略存紀綱思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指帖人口報
巡撫大門并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
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
之重已就迫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參照巡撫都御
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
乞赦宥事不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
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特守故常非臣所知

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
河海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與提督卻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
從余監軍戮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
潘已挈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兇首惡也餘皆
乘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
公乃會卻先將兵而西北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榜又出曉諭若入城則惟被兵索捕首惡脅從罔
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
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四

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
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既
余見對如總督迫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
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
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罔
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
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有廢也欲整飭之不少
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善
應族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上顧糧餉者至
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劇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
四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
弦遂被執不屈但戰手東向曰瑾死朝廷盡戮汝
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向
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籍者因肆搶掠四出效往
年慘遇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攝指
揮事後議者顧罪瑾而有振失是非之心矣初官軍
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人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
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
變四門盡閉遂謀抗王師前軍甫至東關恭將曹
廉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五

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入
石如雨卻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潼據南關恭將段堂
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
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
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
爲卻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黃鎮章任參將王安郭
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
指授旣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
允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
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

之心實什七八千戶李春張著者兵部差官也日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卻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聞諸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參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撰之得大過之隨痛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罔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

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萬實可濟又竄欲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虜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謀成賞不吝恩信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題使馳去意虜既去城中聞將鑿地入益懼因怨此七人曰奈何驛死共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廉並機營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有罪戮餘黨以應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成以永攻至莊

劉公所劉因語曰城中感言不信黃榜謂朝廷將盡殲之茲道二部使察其妄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廷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卽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侯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備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京圓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榜等三人傳首來本而雙品亦入城無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

至城下驛爲已。顧劉矣父老生當亦相率詣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借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檢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柵也。大門朝開則夕。以入夕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開。張朝人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皆還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是以誰非叛者。且秦人卽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訟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黃榜取七。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公。以具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卽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倒下之禮部。時貴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縮爲侍郎。縮以議禮。爲張閣老。引援居今官。蓋聞夏也。顧深相結納。由是與張交惡。因覆代王之奏。道官勘議。而黃得行。以斯役張力主。攻劉激變。地方幾失。重鎮爲劉罪。而實陰傾張。是故西來必成劉之獄。雖反覆與言。於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請助。

亦莫能與爭而。負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兩等項。詞皆文致。于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囚。服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癸未變後。無論大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例爲譏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厯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弊誰與糾。役轉而。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林知所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旣已有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得陞賞。獨無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藥汝難。汝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無兵可恃。一力十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語昇井圖之。林復泣曰。奈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旣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旣卽遣人代之。調衛之命下。兩人復復悔稽延旬餘。迫而復。

行樊公致書曰

人夫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遣

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

皆執事力也古人云孟酒釋兵權今孟酒且不費矣

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公家居卻降級其

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

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輟

解之曰嗟母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

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也

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問之者哉

悲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身耳

康徵錄

卷一百一十

本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安南志

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

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

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蒼為國主詐稱陳氏

絕無後而蒼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

陳氏之孫天平者問道錄老搃傳至京慰其實詔切

責胡查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查

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崑以兵五

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本

上大慈而會占城訴其天

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

輔為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

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

西平侯十餘將軍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

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躡坡

壘隘留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

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

悉眾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張天乘勝

下西都燒其宮室之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

艘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關江
爲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南平
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
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卽其地立交趾布政司都指揮
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
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英國公侯晟黔
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
定作亂僞稱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
公討之不克英國公輔復爲大將率兵破擒之并其
黨陳等皆繫於京輸之
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爲
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
震西南夷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布按二司事
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
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極
捕之不勝以爲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
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
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
餘戰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
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特用平賊升勇而輕自以

千騎爲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依發橋壞升中尉
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
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
吏四百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
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
學士士奇榮英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
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
已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
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
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表
名龍僭號紹平僞謚利爲太
代身金人來冊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
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
持節冊爲安南國王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
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僞謚
麟爲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已卯爲庶兄
琮所弑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
琮而立濬弟瀨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
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
攻其化州瀨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

都破虜王茶全以歸弘治丁巳瀨死子暉嗣一名
僭號景統僞謚瀨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
敬嗣僭號泰貞未齡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謚僭號瑞
慶僞謚敬爲肅宗欽皇帝請冊諡立四年死於弑其
頭目黎廣度黎垌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
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
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諡別宅逼令
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執
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瀨弟子故臣黎
召之第三子黎暉堪任國事乞賜封王以昭許之

卷一百二十

六四

暉一名潛僭號洪順追諡爲厲愍王初瀨死子
長卽暉次子瑯一名鎮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諡昭生
瀨暉誼被害時瑯與瀨俱先死故國人立暉而瀨之
子九陽王諡及弟應以兄子不得立瀨妻鄭緹女
諡妻鄭惟鍾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暉
非其意也暉既立僞尊父瑯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
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入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鍾
鄭緹與其黨陳真弑暉諒山都將陳霸自稱陳氏後
與其子弁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鍾自立僞
號天應爲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緹等共立諡一名

椅僭號光紹僞尊瀨爲哲宗明皇帝謚暉曰靈隱
追謚諡爲威帝遣陳真攻陳高子諒山高病死其
臣阮弘裕等討弑暉之罪攻鄭氏鄭緹及其子惟代
惟俊奔清華惟鍾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
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羣臣推已典兵諸軍道
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諡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
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諡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
出奔清華依鄭緹登庸乃僞立應僭號統元追謚暉
爲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應并其母殺
之而自立僞謚應曰恭皇帝是時諡尚據庸死安
祚

卷一百二十

六五

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
聲援登庸立其子其方瀛居守僞都自稱爲太上皇
率兵以拒諡奪清華據之黎諡敗走又安又道至又
安黎諡敗走莫州又追至莫州黎諡走入哀牢國哀
牢卽老撾也以嘉靖九年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
黎峒鄭江黎禽鄭惟嚙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沐
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
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登庸者荆
門人世業瀛以武舉爲陳真參督後自拔歸黎諡累
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諡左右得入柄軍

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道五纂奪偽國號曰大越改
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
懷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
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
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毛伯溫為監督與兩廣總
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
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參政翁萬達多算善
兵能探伺情偽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
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使
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為壇兩軍相距而使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六十六
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傳詔
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
印以登庸為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
彼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
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嗣俄又死子勿
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安南志

葉向高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
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
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唐置
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為南
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素為夷
獠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
八傳嗣絕為其婿陳日熈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
昂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
敢大為寇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熈
遣使同時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
簿牛諒賁 詔封日熈為安南國王給銀印未
至日熈卒姪日熈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檀子若日熈請于 朝乃遣編脩
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熈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
體日熈拜詔甚恭未幾為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熾
代視事熾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
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
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母修
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犁弑煒立叔

明子日焜命絕其首叔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

爲募勅禮臣母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論還所侵思

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爲季犛所弑季犛大誅殺陳

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僭號紀元國曰大虞 文

皇帝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蒼爲陳瑋求署國事

從之已真封爲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

而老櫬亦得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

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

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

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

草伏發殺入平及大理卿薛嵩中等引還 上大怒

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

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

尚書劉儔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

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

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

監留難陵等傳檄數衆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

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

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椿

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

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子

銜枚屏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

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書

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衆奔賊大潰斬獲及陷藉死

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九江

閩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

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

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

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

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

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船

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勅輔求交趾有能

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

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命晟

討之僞復督師晟戰敗績僞及都督呂毅叅攻劉昱

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

諸將敗賊賊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

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 降許之以爲

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討連年賊乃

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振而夷寇遂留填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頃莫敢動十

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

時中官馬騏呈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

起彬先後討敗之而恭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

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

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

易先皆堅守力盡皆死之洽力言利詐宜誅而中

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敗復不

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宣德元年

聖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

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

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

江城守將李任等死之任戰甚力被圍久不能支軍

民感其義雉經者相望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

分道援通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

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沒師遂潰時尚書福

在行交人得福環跪位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歸

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還師按察使

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死

利表言前國王遣嗣訪人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

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

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驟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

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

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

心邇求之不得而後郡縣至深厯 先帝憂今因其

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

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

固知之明日出勅表 論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卽議

者未同毋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是 冊封暹安南

國王諸在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而利驥言暹死陳

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 詔利權署安

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

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遭民二百餘

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貢該以歸

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所殺弟瀨嗣輒侵我土

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

歸累詔戒諭之瀨驚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

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瀨通關結諸夷奸

宄譟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茲治

十年瀨死于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

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諱嗣阮神斌之立顯庶子嗣
其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嵩試暉自
立莫登庸遂屬立暉兄子諱專其國嵩奔據諒山死
諱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忠立交人云應登庸子也
無何死登庸遂據安南其子方瀛諱竟死清化故臣
共立諱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樹爲援 肅皇帝
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憐來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
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爲帥尚書毛
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書諸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
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
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
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登庸懼請束身待罪歸欽
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
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伏上表降伯溫承制受
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爲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
嚴黎軍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
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漢幼阮如桂
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爲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
宏漢嗣四十二年貢使黎光貢至京光貢以國
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黎民後復與莫氏相攻

朝廷置不問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樹南接占城北
恩明衛二千八百里縱千七百十里夷獠雜居
喜聞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
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
加僞謚自溺以後亂逆相尋暉之弑或云鄭惟憐爲
之陳嵩討惟憐而僭焉者也諱者惟憐所立也鄭宗
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
諱子也然其實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偶儻驢
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驢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
漏傘圓富良江宜光江爲 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
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拂拂白
雉翡翠蛇蟻子鹽醢波羅蜜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口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
外疆也季黎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利
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焚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
潮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
粟之用慘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如故豈
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然而反側初安刑
餘肆毒官徇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逸啓戎心卒

獲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恭慕于真天道好還師臨其疆羣兇經頸削土封效侵地威已加矣然後醇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闢直倭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寂嗚呼茲蓋臣之用心哉

私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七十四

日本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喚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討以表裏挾上卽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未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威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孑遺自是歛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勿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與璫宗設貢賦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
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戶百等官
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
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眺海聚衆
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
浙間奸商猾民觀其利厚私互市違禁
素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點者又多取其
醉飽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
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
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習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喘
仕宦貴臣相响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
事者於理統患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
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
嚴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
用彈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
其巢穴獲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至
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

不支稠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
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死
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
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又客主勢逸而用之此
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蠅起而
船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
上兵討之而經舊嘗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欽徵錄 卷五十五
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
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憚猾果往速
退田州瓦氏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損
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扶
頤渡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
經謂其才足辦也特來閩避賊警故嘆嗟縱賊爾而
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
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溺是兵科言
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

華既已據其功則奏趙巡按御史朝宗憲代天宣
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
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
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國巡撫阮鶚
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
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
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
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船主頗
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
是凡有人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秘未可知也宗
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
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
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
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
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還賞有差然其
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
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
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
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
案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隨膏竭矣胡
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

獻徵錄

卷五十一

七十八

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自彼
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
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
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
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
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
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
故也若其人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
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
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澎湖島分船試之泉
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
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
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
州或巾丹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嶺洋入金塘
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厠入湖頭渡犯昌國
入石浦明犯台州入甌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
風多則至李西疊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
南而犯臨觀過漁陽山兩頭洞三姑山入煙浦
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表平
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
山入鯨子門諸山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
青村

獻徵錄

卷五十一

七十九

南匯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月嘴涉谷積山而犯廣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時候不當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敵欲錄 卷一百一十 八十一

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幸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三前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愚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月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威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其先北虜次

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魯志大謀也夫哈魯密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 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敵錄

卷一百一十

八十一

日本志

倭在大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
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
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居山城國所統五州七道
三島爲郡五百有奇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相
矜以買時有奇羨貨至百萬者和泉一州鼎食擊鐘
者八萬戶其語俗猶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興奇里
頗翔殘者殺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
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繼
剽國分爲三而其大總取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
國人服之多爲耳目得衆心愈於山城君其朝貢始
末具在前史國初累寇山東遼在沿及淮南兩浙高
帝遣使諭其主臣服之使未復又掠温州上曰東夷
不足程督也可獨以禪教開諭命二僧往因隨入貢
未幾又寇海鹽諸邑自後三貢皆以無表既不爲授
館安置使人川陝番寺洪武十四年疏請罪乃還其
前使十七年僧如瑾至坐通胡惟庸戊雲南遂著祖
訓絕不與通召信國公 城海上州縣設備倭行
都司增置衛所永樂初太監鄭和率舟師三萬下西

洋而日本首附獻其下奸命者和烹之以徇於諸
二年給符百道令十年一貢尋封爲王名其鎮山曰
壽安未幾累盜金蓋遂帥劉江具兵伺之船入王家
山島峰舉江率精卒於望海窩逢迎賊賊大亂壞散
又遣奇兵斷其歸路賊二千人咸授首捷聞封江廣
寧伯自是遠絕倭患宣德元年與夷約凡入貢舟毋
越三使人無越三百已而備禦漸疎所濟操不謹常
故正統四年寇大嵩焚劫發塚東嬰狹於竿沃之沸
湯視其號爲笑樂捕孕婦村男女列視中否爲勝負
海濱赤子咸患苦之以爲甚於虜正德六年朱素卿
來貢求祀孔廟儀制不許邇人朱澄執素卿爲從子
請法其背叛罪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不治
嘉靖初諸道爭貢左京兆先遣僧宗設右京兆後遣
瑞佐及素卿寧波故事宴番以先後序而素卿甚黠
賄市舶太監太監先閱瑞佐貨坐之宗設上宗設衆
盛於瑞佐因忿攻敗之併殺都指揮劉錦吏卒皆惜
伏莫敢枝梧有司以詔諭下素卿獄宗設始還瑞佐
亦釋去自是有輕中國心而言者遂奏罷市舶市舶
既罷番貨至輒主奸商多買其責不啻千萬番索之
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日久不得食頗出沒爲盜貴

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令兵之番人含怒
積怨而並海不逞之徒迫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
引入番于是王直徐海之徒從橫雄海上矣王直歛
入母夢孤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諸鄉
中有孫役訟事常爲主辦諸惡少因倚爲囊橐嘉靖
十九年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
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於直直乃招亡命于入徐海
陳東葉明爲將領王汝賢王澈爲腹心僞稱徵王部
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閩浙蠶起之徒皆爭
往歸附直推許二爲帥引倭奴窟雙嶼港浸淫蚕食
濱海村聚矣二十五年設閩浙巡撫姑蘇朱統首被
推擇統性方諒往則日夜訓練干掇嘗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
盜難上章請禁二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
齒二十七年四月統擢雙嶼盛集舟師港口挑之賊
深壘固軍迫夜風雨賊逸出官軍縱火夾攻斬捕首
虜過當擒二酋燬賊所建天妃官及營房戰艦餘黨
趨浯嶼柯喬盧鏗縱柯益前麓之摧破焉獨許二逸
不得也統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築寨
而還王直救合許二餘燼巢烈港陳思盼亦聚百艘

巢橫港別夥王卅有斯五十思盼迎入橫港約
弟夜半燭之奪其船舟黨不平潛通於直而烈港
沒必經橫港屢被邀劫直怒因思盼生辰燕樂不備
釀殺之由是海上寇悉受直節制直以人衆分都領
之往來邊關望屋而食陵轅邊吏至叩頭獻子女求
媚直以殺思盼爲功獻捷求市官司不許直以故累
入盜而統督柯喬出洋中跡賊至靈官澳千舸具進
賊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真倭六十皆悍惡異
狀他資械無算漳人大恐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
藉統益排根窮治豪右惡之於朝遣言官郎訊其心
獻徵錄
煨煉竟以擅殺去統置柯喬盧鏗於請室統自度稍
侵恐辱飲鴆死而舶主豪惡藉手肆起官司畏罪益
爲寬莫之禁矣三十一年賊陷黃巖諸邑特內地承
平久賊猝起遠近震駭詔遣王忬巡視浙閩俞大猷
湯克寬爲偏帥剿賊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募卒
入烈港縱火賊營官兵乘之賊爭舟指可鞠也王直
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邀於北茭洋兩斬八百
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劉家河揚帆而西
六合令董邦政追及於吳淞值綵陶港賊相合勢益
猖慨同知任環至與邦政夾擊賊敗走四月賊圍太

倉中丞蔡克廉檄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而賊其勢不敵屢戰皆縮環隨所向說拒與士鬪糧飲水同勞苦且厲以忠義士遂奮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賊潛出沒環夜追之出其前後賊甘心於環率夫輜者欲免環嘗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佩留禦之焉賊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懋宣率備兵禦於赭山死之五月賊破吳松據為巢守備解明道腹敗之賊酋蕭顯犯金山敗官兵於天妃宮衝上海縣焚泊所七月攻寧海七日解八月顯屯崇明沙王計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賊乃南還官兵遇於普陀連戰勝之零賊登嶺掘堦自衛大賊遁還之顯趨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檄湯克寬討克寬雖重將頗驕與卒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賊失亡千餘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僅歲餘守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盜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輒散食吏藉軍興橫歛富民廉者又謂南人善詭言束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業千里蕭然而奸豪唱言揭巢非計搖動忤忤奏釋柯喬起盧鍾計必滅賊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圍上海上海時初城未固勢且陷公事任環馳救賊聞家墳

二月顯巢史家浜鐘進搗文綴兩兵皆未愬而去三月顯自曹涇突走松江敗官兵於蕭塘進攻郡城任環擊敗之走大門墩尋奔慈谿王忬設伏擊之顯衆就滅先是賊每入寇而歸率息肩普陀鐘趨龍之他島賊忽至我軍却為賊所擠亡者什六鐘力戰脫歸四月王直巢柘林連絡二百里分一支自白鶴港趨太倉一自劉家河趨昆山趨太倉者毛家屯賊泊攻具以百大門馬衝梯隧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刀斫之連發鏃碎其首又總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趨昆山者葛隆屯賊綠環而攻勢甚急尹祝乾壽夜募死士持蠟書浮水八晝夜達姑蘇巡撫遣帥梁鳳以真儀兵應援鳳至三里橋望賊即潰而西騎能屬者數人耳賊得鳳所遺火器藉以攻城益急乾壽力禦始解五月賊攻嘉興鐘擊敗之賊復糾悍卒七千人攻崑山乾壽天其渠魁二大王賊走倖張應追擊之斬級五百嶺東賊何亞八潛引番船突湖州侍郎鮑象賢設伏佯北不勝以數百人委之賊大至伏發大破賊殺賊二千餘人六月賊逼蘇州督將萬表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民逃避無所就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踈踐任環適還

自真義乃辟門令男女以列進賊間竊入環獲以解明道出與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昨時之乃棄所獲弭我因得還由平望去七月王忬以撫大同兵備李天寵代八月賊攻嘉定撫臣請兵於朝大司馬議發精卒六千備將許國李遂時將焉二帥至擊敗王直於師家浜二帥所將雖選然不知地利潮至溺死甚衆九月賊攻嘉興掩我軍於孟家堰十一月賊攻湖州十二月侍郎趙文華以寇亂謂海為崇請禱上命之往是歲設提督節制江南北閩浙軍務用尚書張經經慷慨易賊甚以為由竄上掃除也然性貴倨而疎諸叅佐又憚猾果往速還議者虞之三十四年正月賊破崇德至橫塘官兵與戰敗績青齊驍將及長鎗手皆盡餘事董邦政揭川沙賊斬首五百賊趨蘇州任環敗之勝敵斬首三百賊夜竄入崇明崇明不戒今唐一岑巷戰彼剿死三月賊萬人屯下沙進逼上海而張經調楚粵兵數萬駐松江欲搗賊巢賊聞退保舊穴四月賊攻常熟任環林繼夾擊之俘斬三百級賊益至與官兵相紛拏縣令王鈇致仕叅政姚泮力戰上塘港遇害餘海琛知官兵將討乃分兵牽制我師一走上海一走嘉興走嘉興

者約萬人尤猛悍御吳胡宗憲聞變馳赴督保靖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其兵為三前鋒迎敵倂却左右翼縱賊敗趨王江涇會張經自松江兼程至而承順兵又從泖湖西出四面合圍賊大潰斬級二千五月賊復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恩固守值霖雨城圯數十丈朝恩以木城障之發矢如雨不能中一賊朝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犬首旋發矢即中其帥賈侯而斃賊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環以夷兵鏖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不能支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賊趨洞庭西山又犯杭州燒北關市張經統狼上瓦氏兵禦之塘棲大敗督察趙文華與經不相中得劾經嗾治兵無狀徒以家閭避賊仇故耳上怒甚趣使捕經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宜代經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豪金寶百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賊自塘棲得志遂挾輜重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沉其舟七月松江守方廉使謀投毒柘林井賊死者千餘人八月劇賊五十二人自象山徑岬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禦之宇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師及卒數百人都御史

曹邦輔選銳士馳護孝陵居數日賊南走邦輔曰
師深矣地形兵力爲所窺矣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計
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拓林之黨引
之而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柰之何其可縱哉
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於游聖擒斬
二十七人餘走陽山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
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
曰賊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
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希晉率川兵夜趨周浦
賊徒兇懼因共兇也而攻之盡燬其巢十二月賊泥
入平陽三港官兵邀擊賊伴爲我兵裴出陣後而以
精悍者衝其前我兵大潰賊趨台州守譚綸挫其鋒
走曠容美兵復敗之三十五年正月陳東巢新塢
殺叅將尚允紹於四橋賊數千入紹興宗憲馳救遇
賊江橋夾河而軍宗憲望見曰是賊弱吾且試之於
馬上揮幟賊立而聚觀宗憲笑曰易與耳渡河龍之
賊走後梅民家縱火焚之幾盡三月任環遇賊蔡廟
堡諸處七遇皆比之閩賊據福清海口鎮師劉外夜
襲其巢追北至石壁嶺援兵不繼舛格殺三人爲賊
所害四月賊攻揚州殺同知朱裒而徐海陳東各擁

部下萬人併攻乍浦時川湖諸省兵俱罷去獨幕府
麾下及客美河朔兵五千人耳巡撫阮鶚夜半趨乍
浦宗憲引兵壁塘棲相犄角賊罷圍趨鄂州挾河朔
兵及於皂林賊鼓噪而前銳甚鶚皇急入保桐鄉叅
將宗禮霍貫道張左右翼持戰數合殺傷相當日暮
賊引去二帥絕嚮道不得善地便水草自休止士頗
饑疲詰旦賊遙候者樹而望孤壘也大喜縱兵夾擊
矢砲雨下貫道大呼力戰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
數十百人而貫道亦自手刃十餘人會火藥盡二帥
俱陷賊乘勝圍桐鄉宗憲得詔移論口本知盜權在
直與海可以賂遠設利降也因使使潛諷直與海直
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閔謝罪宗憲宗憲厚遺酋而
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怖且感海
亦遣使至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海明日復來
曰逋臣之仰幕府如百穀之望時雨也宗憲待如初
凡數復而海遂持和節矣然陳東疑海數間使有二
心頗怒而海遣酋私桐鄉城上兵曰某聽胡公不敢
與官軍爭一旦之命矣東門陳黨也悍不吾從若謹
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而東盛爲樓櫓撞竿以
撞城鶚募士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處卒至卽解

挽以上斬之民乎機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過東閩海
去亦罷圍而阮提督出矣鴨自圍中急與宗憲相伯
異論始起是月賊入慈谿焚縣治波仙居縣據之六
月阮鶚譚論進擊平之吳淞江賊萬人欲西合海江
海遣牒說海擊之朱涇道上賊俞大猷伏飛艦海上
遮之溺且盡海懼以飛魚剋諸寶貨輸宗憲遣其弟
洪入質我亦厚遺之海麾下之沐敬沮海以爲幣重
而言甘弗可聽宗憲乃遣羅龍文諷海誘縛葉麻獻
幕府于是海部曲盡皆離心七月宗憲復以眷弭遺
海侍女翠翹綠珠兩侍女日夜諭海縛東曰曠整乎
蘇徽錄 卷百二十 九十二

胡越一家何有他慮海曰聞趙公爲刀俎以我
肉奈何龍文曰是趙公始謀而今不然也畏難
固若是求若既降矣又何勞師焉我所以至者急欲
得若一見以報天子報天子且有官而何苦旦暮乞
貨蠻夷爲若或不信且質我營中與爾同命可也海
聽其計約八月二日入謁而海先期帥酋數百人胄
而入平湖城宗憲文華與提督直指四公坐堂上諸
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宗憲而未之識謀自
示之海復面宗憲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
毒東南久矣今旣內款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有賊心
蘇徽錄 卷百二十 九十三

足則軒手足彼非直手足戚也而何惜爲海間語而
東者薩摩王弟帳不書記海重王弟不能也宗憲出
葉麻囚中令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遺
東陰泄之海海益感而趙文華約宗憲部署兵擊海
日急曰吾欲以間執讒慝之口宗憲佯曰彼縛獻陳
東即子弟畜之耳又何之爲海乃以我賂賂王弟詐
請東代署書記即縛以獻于是海執日孤海又委牟
浦賊出巢官兵乘之獲勝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
持兩端以觀望宗憲令羅龍文促之海與共宿夜半
海以足蹙之曰汝何狴虎狼穴而弗畏也龍立曰

厚犒遺之海旣出衆惡其不以期又且胄也終必反
覆不除之爲他日患海亦覺耳目非是且知官兵大
集陰收陳東餘黨宗憲遣童華往解之官與之護卒
華曰以好往一使足矣以武往數卒無足爲乃獨身
去海迎華罵曰官家方徵兵若來何爲叱左右縛華
殺之華大笑海曰若何言華曰笑若不知人耳陳葉
二黨陽附若而陰仇之也胡公心愛若而虐若入其
穀中故遣我相聞若奈何艦六十十月攻連江十一
月上以言官請詔擒王直者封伯子萬金宗憲出直
毋妻子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使蔣洲陳可願往詔

直直聞家屬無恙留洲爲質而令腹心葉宗滿王沐賢王源同可願報謝宗憲所以待之如布衣交時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賊計無聊耳是我必且得釋直聞移泊岑港請開市宗憲大集官兵搜伏數匝而身自擒王源與起居飲食露諸帥請職書十餘篇於案頭激竊視之宗憲又作醉夢中語曰吾欲活若故禁不進兵而若何愚也激漏於直又使其子澄刺指血書直書而令謀往說曰若苦兵間非前死則後北不如降也降則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誓爲外臣必保海外諸夷無使盜海上固請王源攝營兵乃詣幕府宗憲遣之直至更下之獄有欲活直者宗憲計直雖執其黨猶盛若活之使與其黨相應是樹兵也而何以假兵具議以聞詔斬於市加宗憲太子太保文華少保子世錦衣千戶王源遇風覆海而直黨毛烈據岑港謀報官兵攻之弗克三十七年二月宗憲將六路兵以從賊於岑港戴冲霄爲前鋒殺傷頗多宗憲戒無取級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已復登陸死戰我兵稍却賊得入營固守宗憲檄諸將曰賊當解矣矣不解者有狀度春汛及新寇必來援耳我疎則彼合矣無何果有數十舫泊普陀逐之走朱家

山而岑港賊亦走宗憲度其必合沈家門馳詣令兇僧私招之兩賊猜疑至持刀相擊我兵乘隙攻賊衆大亂縱火焚其巢賊奔柯海嶺宗憲潛伏卒山下而以小艇當之賊逐利悉至伏發夾擊治仇所愛而愛所仇乎海曰官兵何以壁近郊華曰以防東黨也海釋之因華求容舍便地乃以西沈庄居陳黨而居海東沈庄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剿汝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庄道上瞰之海皇急令首竊兩侍女間道走幕府自託邏卒歸報陳黨陳黨聞之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俱死耳就散歸

士及參佐無不相顧灑泣督府以其功高不忍
配諸承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上嘆曰徐酋所以待我
者備矣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亦何
面目投水死十一月賊犯會稽以報沈庄之役官兵
與數十合莫能禦宗憲馳往壁龕山促盧鏜鏜曰
士疲矣盡少休宗憲倖諸夜召親兵謂曰賊謀知我
休士宜乘其不意毋令渡錢塘而趨之遇賊戰無
不一當十賊大敗匿山坡我兵搜之悉斬首以獻達
旦諸營方知相率入壁鏜大慙服三十六年賊犯揚
州天長陷寶應副使于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賊犯
儀徵錄 卷一百三十一 九十六
福建城奪戰盡四月賊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
火器擊走之復攻惠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賊於寧
海仙居五月賊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與賊咸
敗沒巡撫王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級四百三
十八年三月賊陷福安浙東賊數千走何家壩樹木
營自固副使譚綸計曰賊嘗我也令大猷率師後繼
身先馳之諸帥曰士遠來疲請林之綸曰賊易我宜
出其不意進兵馬岡賊繼至者五百移兵先擊之賊
敗走明日綸進搗何家壩賊殊死戰綸遣奇兵從間
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攻樂河明林潛綸追之及來於

松門衛入門戒備曰賊必夜至卒棄障久而
賊必且破可悉軍通衢備巷戰漏下四鼓賊千人
西門火城中屋綸與戰斬其酋乃退綸尾其後計賊
必出金清開鑿二舟塞之賊至欲起塞舟綸偃旗伏
新河城厚享卒詐為新河老人遺書賊約餽于緡令
勿攻賊乃不起塞舟明日綸出南門卒皆推鋒爭死
擒斬千人餘賊遁海去是月賊萬衆連艘趨淮上賊
初利江南富厚獨王直之淮陽多大賈始侵尋於江
北每至屬厭而云朝議虞陵設提督大臣用李遂
遂數有略閩兵通州報至即馳赴泰州而以副使劉
景韶兵扼如皋賊知如皋有備由通州東趨白蒲鎮
遂策曰賊過如皋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
留都動搖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為矣盛
集兵泰州賊乃從富安出遂馳淮安約諸帥搗廟灣
賊巢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出白蒲丁儼以
牽制我師遂曰丁儼西亭二賊景韶足辦矣必我也
當大猷騎而趨淮安丁儼賊至潘庄與我兵遇全營
覆沒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正相與
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灣以待初賊我兵綴於丁儼
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賊五百級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
後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若賊未破而爭取財者罪
軍中又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申
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由間
道徑往仙居繼光白賊出中渡至白水洋七十里我
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
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何往率衆伏上風嶺次日兵
出頗早光下令各砍一松樹執而坐賊望見意
爲林木候其行過半乃齊呼躍出賊驚擾走山頂我
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
登劫宗憲示衆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
其計宜併力合勢先是重大是月賊軍松門寧海告
急僉事唐堯臣曰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
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爲應兵既出
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餘黨夜遁
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
他部復過台州繼光自桐嶺趨台鼓行而進遇賊花
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陸皆自沉死
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救
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
者進擊賊無留行而後伍乃制賊頭單而獻狀凡獻

賊五百級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
後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若賊未破而爭取財者罪
軍中又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申
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由間
道徑往仙居繼光白賊出中渡至白水洋七十里我
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
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何往率衆伏上風嶺次日兵
出頗早光下令各砍一松樹執而坐賊望見意
爲林木候其行過半乃齊呼躍出賊驚擾走山頂我
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
登劫宗憲示衆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
其計宜併力合勢先是重大是月賊軍松門寧海告
急僉事唐堯臣曰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
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爲應兵既出
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餘黨夜遁
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
他部復過台州繼光自桐嶺趨台鼓行而進遇賊花
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陸皆自沉死
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救
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
者進擊賊無留行而後伍乃制賊頭單而獻狀凡獻

路藉而跡弛邑僻無以耗其雄心獨怪當事者奈何
不令之爪牙邊鄙而驅之耳目外矣也宋臣鄭剛中
議欲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而高帝盡藉海上
惡少爲伍長嗟乎深慮哉

日本志

葉向高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
唐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威
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立累傳
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
與中國通唐成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
之不至遣峻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
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
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
王良懷備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
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
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外之秩爲其言所
以來宜國家威德耳登徂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
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
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
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
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却之九年
表貢詔諭詔詔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
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銅其使
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出已復納其貢殷

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云後世毋與倭通而多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人貢上賜冠服父縉給金印道義猶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資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項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釋歸重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聞而輕犯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優禮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場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賊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戡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通貢絕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毋妄割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惡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縉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屏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惡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離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獻徵錄卷一百一十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不受破平之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遊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倭之來皆直等導之蔣洲陳可願行過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可願還具白直語而洲留諭諸島二歲歸竟不得其要領宗憲出直毋妻于獄洗沐供具慰藉之許釋直罪與通市約誓堅苦直乃來直扼兩浙稍寧餘黨寇淮揚越如草趨泰州江北大擾巡撫李遂攻賊廟灣盡殲之三十六

年福建賊連破寧德諸邑明年破南安福清又明
破永福攻福州四十一年破興化諸將環視莫誰何
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繼光先是曾破賊橫嶼牛
田威名甚著賊聞繼光來走平海繼光就圖之因風
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當是時倭繼光幾無閩未
幾廣東賊亦為俞大猷所破倭患息自東南中倭以
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訕生靈之塗炭已極
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通寇曾一本等
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為備旋至旋撲非如
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
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為倭與諸番不同
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
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
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
也吾以海為壘以舟為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
倭可制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為國家生事後必
悔之大猷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
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
風旬月至入貢必由博多夷性焚違約如故內地奸
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啗喝官府以縱

冠為辭兵出則陰淮之倭遠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
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背而來不得其何以歸報因
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食酷饑寒困苦
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撫蒞
治之統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執竟為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
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為巡
視忬經畧摘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
盧鏗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
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鏗
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
之黨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
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為總督經檄狼土兵赴戰
大敗賊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柘林賊焚
巢遁進攻陸涇壩賊賊之捷未聞而工部侍郎趙
文華以禱海至劾經天寵養寇論死西市以楊宜代
經胡宗憲代天寵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
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應天巡
撫曹邦輔再戰復敗別部自日照登掠賴榆自上虞
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其能禦高埠賊轉掠漸

西南直破南陵溪水橫行數千里機無算至然
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周所倭大
至三十五年宗憲代楊宜道生員蔣洲陳可領諭其
國王禁戢諸島時潮西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主與
之合宗憲厚賂誘海使執東遂進攻海子梁庄大歷
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
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
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
三州人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多日向攝摩豐前豐
後和泉諸島其主近稱山城君空名耳倭不稟其號
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倭寇
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登後最大俗喜盜輕生好殺
每戰則前一入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鏃
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
人披髮跣足間用屨土氣溫煥宜禾稻桑麻產金銀
琥珀水晶碗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
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
口國夷爲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殷于西北狡然島
夷狂逞肆噬則 明典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遞乘歟
夫以 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侵取之而不馴
後之而愈戚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誘懷服視諸夷爲

特甚矣東甌江夏僂力經營保障之具犇然畢舉
率一戰威震殊俗赴赴虎臣于今爲烈矣顧鉅防
于平世疆事繫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
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兇狎遊遂令
貢使內訌奸氓外市紛紜糾結于戈日尋毒沚海內
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真萬世之
龜鑑矣

哈密志

王世貞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喉咽元族屬厥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卽其地置哈密曲七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或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寧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努溫蒼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志卽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獻錄卷之二十一 百八

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繭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畧之戊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西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

要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滿光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其脅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以陝巴嗜酒招寇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志爲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獻錄卷之二十一 百九 曼山傳

帖木兒弗果來都督爲赤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十七年辛子拜牙郎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因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不哈密遂拜牙郎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生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繭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罷卽不肯還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
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藩速兒以募驍寇肅州游
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捕殺之而使使媾瓦剌遣兵掠土魯番部
落速兒狼狽走軍從後微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變喪師上問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 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爲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爲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長川館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禁虜營割人鬻九疇拒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下刺敗之酋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總專用事廷和嘗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爲西師瓊復上書辦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膽不敢爲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瓊善然頗
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
兩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卽厭兵不能滅土魯番棄
密開關絕朝貢實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
衆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
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
也陳九疇果而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
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懷而脩怨然
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瓊等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
而論之可思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長川館

哈密志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
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
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
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
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
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承
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
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元兒哈刺灰三種皆願以都
督統于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
是俘蠻夷即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
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暖駸視內藩安未幾脫脫
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
貢不絕然酒昏繼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
刺哈納爲都督兼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
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稱惟尾刺一志
寇忠義王以開詔詰尾刺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
卒詔以脫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
立忠義王子脫脫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
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瓦答失

里魯爲其母乞醫藥上嘉予之仍勅罕東諸衛
所侵哈密人畜無何瓦剌攻哈密剗王及王母去詔
諸瓦剌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與瓦剌親稍貳于我
璽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
毋爲人所誑惑也然竟不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而
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歐處護行軍校邊臣請
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
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不有
司予王朝服母妻冠袍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答
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
其後請以部人必喇牙大里爲國師上曰國師以
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卜
列革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
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
忠義王脫脫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
立而哈密酋母維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
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
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
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慎策居苦哈城甘肅
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

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屠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唇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搆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虎還金印城地以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虎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入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言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主主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部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比虜之強我尚却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構且憫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又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率刺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性

畜爲鮮事聞賜勅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緡漢往經畧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魯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不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寫亦虎仙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率刺爲之長知罕慎故事海等不待詔遽歸下獄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衛聲取甘州于是戍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麻已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表指揮楊翥汝熟夷情策安出翥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東兵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河西巡撫許進總兵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騎往遲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之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調知遁去兵入哈密

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多物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爵軍士勞苦遠征當賞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晝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刺并種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孛刺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許訴曹郎禮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前威寧伯王越師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獲之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六

國以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刺以兄罕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立而陝巴嘗酒拾克部酋阿克孛刺復構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刺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刺等擒斬阿孛刺其親王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仇殺真帖木兒俱不敢歸以母罕慎女也依奄克孛刺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七

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爲哈三爲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侵我奄克孛刺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魯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項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師往討時彭澤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猶綺二千白金帶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通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弊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蹂躪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計至肅州歸幣千五百足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密城大人爲寇遊擊萬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偽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媾瓦刺遣兵掠其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刺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良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入張永往視師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

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旋安
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案內
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請上裁兵尚書王瓊右昆議從
之瓊雅欲脩却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藥西北事
奸夷覘知本指又度天子多疑臣可助中則相與
開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
奪官昆謫叅政議殺九疇尸尚書外禮尚書澄持不
可乃削籍而為亦虎仙者以貢至黃保倖臣以秘術
干上得侍左右橫甚至目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
并子塔論苑西市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二萬騎入甘州
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
兒死九疇以聞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
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提聞獻民等實不
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
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為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
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
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

所忌惟九疇遊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
自隲千城非計乃戍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眾
千餘人走入寨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而
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
賜而滿速兒既罷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
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
孀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
年夏牙木蘭哈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初為土魯番所
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普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
誅之俱而來奔頰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趙載彭澤
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獄其
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
密難守不宜復廢事霍韜力言置哈密所以離戎虜
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
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軍實下
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
順後焉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趾太寧何
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為外藩而自罕慎以
來三立三為虜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
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為貨以邀索我臣

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寧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內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問而獨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關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楚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柰我何料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掩之捐新附賞有功內治既脩何憂乎狡夷上是之章下璽璽引夷使伏塔下風諭朝廷威德

獻卷一百一十二

百一十二

史劇瀛隄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殺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驕此當然之理也蓋帥輕舉寇難橫挑其大者有五馬尺籍空虛屯田樁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瓦刺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夷未蘇赤斤諸衛柔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并力則提襟深入則枵腹五也況哈密遠在邊外豺狼是隣強驕重忘之部落復還又失之封疆兵之難留勢將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昭瑕遺孽惟吾欲爲招瓦刺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璽與謫戍以議禮諸臣薦鼓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獻卷一百一十二

百一十二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適險轉餉難且隆冬與師非司馬法請止兵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綈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率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靼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原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指揮僉事明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郎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洲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蒙其屬往來沙洲爲盜暴若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三

獻徵錄

卷一百三

百三

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鎮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麒阻其市易勅戒胡麒而以鎮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剌也先來未靖未即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附速往受聘阿速以復請內遷避瓦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計不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侯是時瓦剌強赤斤蒙古與沙洲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洲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携部落來歸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帳相讎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力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酋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劫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復後晉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勝使助已阿速曰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指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瓦指塔兒從夷族請也明年瓦指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言賞播塔兒切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事塔兒亦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時土魯番陷哈密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鞑靼別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餘里
至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壇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刺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疋遣河州衛指揮康受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

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苑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關頓首謝有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則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刺藏卜攝刺藏卜者禪師常竺領真之姪也貴竺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刺藏卜嗣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恐患邊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爲所掠勅戒亦樊丹約束部毋生事十一年亦樊丹卒子頌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恭巴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人貢正德七年亦卜刺破安定奪諸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峇林元帥府
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
後爲朵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
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蕃侵暴乙仍
立衛徙治藥王准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
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未散即思及安定酋刼殺
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
里至雅令潤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
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
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惧而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七

逃遺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
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
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蕃
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
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
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
塞涼國公藍主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阿真
川土酋哈喇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額

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額南吉刺思爲
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峇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
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
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
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逃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
驚欲爲亂 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後罕
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年
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剌兒
加邀劫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計寇
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遁逃之弗誅兵且無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七

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
木江剌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
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
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
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命
諸吏數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
寇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仇則令
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
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遂巡解歸是時罕
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仇殺

遊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
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
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
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以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
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
罕東愈怒弘治時往往款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
孫日羔刺嗣為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士巴先
判附土魯番不歸邊臣請分其衆半於肅州白

獻錄

卷三十八

城山半居威虜仍譯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
日羔刺約束部落侵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壤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時因即來買住二人
為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因即來領衛事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上語戶部臣曰收父恤患
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縣撥五百
石使固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

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因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地并歸侵地仍諭因即來管攝
部落毋盜鄰啓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請遣使來
告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指揮僉事喃哥及指
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
峪舊城從因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
瓦剌也先欲為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因即來卒
因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賻以南哥
嗣為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為都指揮使佐喃哥
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詣書邊將

獻錄

卷一百二十

百五

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
之其明年任禮跪言喃哥弟鎖南奔受瓦剌偽封今
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
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上以其父兄恭
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
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
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
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與諸夷自此海外其煩懣中國則哈密為甚

勇勤我者也哈密我自勤也夫土魯番雖勤不能
勇十一然而驛諸衛疎近開如雉免然則安在其爲
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誦權衡操縱此爲其時而
猶欲虛既燼之灰戀將棄之助捐厚幣市空城以庶
幾悔禍于戒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綰轂西戎憚
委成勞不知敬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冷密諸衛卽其
地也輪臺一詔卽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宗之封
殖蓋云以夷防夷寧樹彼以勤我哉王恭襄才臣經
管招附亦以有勞以枝敗名謀國者鑒諸

朝鮮

獻徵錄

卷百十

百十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
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
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氏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
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從後唐時王建
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
南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
爲界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卽位
遣符璽郎俟斯賁金印詔文 封顯爲高麗國王使
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脩乎甲兵利
乎官室壯乎垣首言東海波臣朝夕禮覺恭他未皇

也 聖書論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重
也王其母戚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
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隣倭虜創於此恐將逸于彼
倭彼而食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
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
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
入而禁其出不聰五年顯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
及征苗沙山通冠報 詔耽羅璽附庸也蒙古亦人
耳爾何棄焉連冠以朕命令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
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諸
獻徵錄 卷百十 百十
之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 諭中
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
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
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曩高麗
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
王八年顯弒死子禍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侵周誼
仍 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手謚及嗣
封不許十八年許之謚顯曰恭愍明年貢馬千疋布
萬匹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
言禍辭馬直 上令給之一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

嗣立王昌歲中兩請入 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
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
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
司表言嗣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
桂莫適與也惟 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
成桂更名月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
十八年入貢表詔謾速撰表者鄭總羈留之且老請
子芳遠嗣卒謚康獻 文皇帝永樂元年 賜免服
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
勅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禔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
獻徵錄 卷二十 百五
以嗣嗣卒謚恭定 章皇帝宣德元年遣使賜禔五
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 書有國家
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禔進悔東青 制
詔球會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
器禔再進再 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 賜
諸書俾學于國中 睿皇帝正統四年遼州夷首凡
察童倉廩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為言 詔問
禔何凡察歸建州禔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
善邪翼而遂飛必言之凡察復言禔羈留其私屬請
赦還不則隨以 詔兩解之且慰籍禔國家以主為

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島獸心去
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 景皇帝景泰元年
賜禔世子珣冕服禔卒謚 珣嗣三年卒謚順子
弘瞻嗣雅而孱遜其叔瑒天順三年邊臣阮瑒私與
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累哈累 詔
戒諭之 純皇帝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鶴却之時方
征建州瑒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
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 璽書褒嘉之明年
瑒卒謚惠莊子脫嗣六年脫卒謚襄悼從子瑒嗣復
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
獻徵錄 卷二十 百五
士 敬皇帝弘治元年瑒卒謚康靖子惟嗣悵病風
遜其弟懌 肅皇帝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謚恭僖子
皓嗣未愈年卒子恒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
奸民往未海上私與倭市恒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
予答其意 莊皇帝隆慶元年恒卒謚榮靖從子眩
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 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
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封有大
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 高皇帝
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
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 世承

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狀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嗣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惧千上國返具兵禍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民以禍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勲昌立瑤復不遑國人請命高皇帝立先朝贈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試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願以爲仁人子皆究其乞下史館昭雪之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証官累倣中國以田制律刑法不苟俗柔謹崇釋尚鬼祿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成儀燦然可

蘇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券 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女直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海海西接凡良哈南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直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聞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八知耕種緝

蘇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憐衛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生
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往請
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
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動兵第 賜勅戒諭仍令凱
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
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朝鮮
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
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左七姓之難建
州亡其印 詔更給比後得故印 詔上更給者凡
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制二印使董山
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
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
景泰中巡撫王翱道指揮王武經歷倭成往招之稍
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
故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
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
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膽壯始聽
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
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
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 勅考功郎兀諸

酋撤哈良等母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 嗣
自歸責而遣之然景橫自如語言不遜 詔羈之庶
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
師討之分三道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捕
斬首虜多滿住死明年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
日嚴夷稍稍創焉 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
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
先世通與一官諸夷復然往往以報董山讐然爲辭
患苦塞上巡撫陳敏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
大闢汪直方倖功敏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
各雖屏蔽實懷獸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自
制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母爲他人功
直銳其請行 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畧之直
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
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數相挺爲亂耳宜
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
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敏復搆之遂劾繫文升謫戍
獨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敏遽言夷酋
伏當如修怨怙亂不誅無示懲乃遣直行而以撫寧
侯朱永爲帥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

等以為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詣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忿怨蓋深入殺掠焚劫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珍暴其狀旋為直隸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饗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義竹孔董等為亂阻絕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獎謝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

卷一百一十

貢夷

大幸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啓關不毋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綸禦之失亡多項之於敖為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諱不能定顧詐殺諱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為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險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為咽喉士氣極寒冬常穴居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恃

其獲獲故夷人寇然貪惜官賞雖叛服為產格矢石努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馬鯨睛臘脯海東青鷹鵠鵲鵲兔鵲牛魚栗麥榛葵菜及貂鼠青鼠虎鼠狐狸海中豹驢驢牛狗猪諸皮貢以冬月為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釐以領給勅書為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數也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于亡遼屢宋基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微勝國驅除明興養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北故可得而羈縻蓄也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獻微錄

卷一百一十

百三十九

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母失其宜一疆吏辦之矣顧夸者微之以為功貪者漁之以為利皆我至寇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蕭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為罪首辛使奄整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夷捷庸能哉

琉球

琉球海東南國也有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七日可至前代與中國絕隋煬帝時遣將討之俘男女五千入歸元招諭之不從高皇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使其國時國分為三察度王中山永察度王山南

伯尼芝王山北先後遣使朝貢 賜鈔幣有差中山
山南給鍍金銀印已聞三王相攻 遣使諭之辭其
兵二十五年中山遣從子及陪臣子入學 上念夷
來勞苦甚命給衣廩厚遇之間數歲曉歸又賜國人
善操舟者三十六姓昇往來朝貢 文皇帝永樂元
年察度卒 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并封汪應祖為
山南王汪應祖者承察度從弟也承察度無子遺命
以應祖嗣來請于朝未幾武寧卒子思紹嗣連屬者
數人却勿受隨遣使同其長史程復來表言復饒州
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今老矣願歸骨故鄉請以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十

王茂為相國兼長史事 從之恩紹卒子尚巴志嗣
尚巴志卒子尚忠嗣尚忠卒子尚思達嗣尚思達卒
叔尚金福嗣尚金福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直
相改殺俱斃并失其印次第尚泰久表陳其事 上
命泰久嗣王給以印時景泰五年也先是山南王汪
應祖者為其兄達勃期所弑子他魯每嗣已復與山
北皆為山中所并貴達絕尚泰久卒子尚德嗣尚德
卒子尚圖嗣成化十一年貢使還至聞殺人掠其財
因 詔問歲一貢母過百人著為令尚圖卒子尚真
嗣屢請歲一貢如舊制不許正德二年禮部乃覆從

其請尚真卒子尚清嗣尚清卒子尚元嗣嘉靖之季
日本數入寇蹂躪海上餘衆歸道琉球尚元邀之境
盡殲之又屢歸我虜人口 上褒賞之有恩紹以
來嗣立皆請于朝 事以給事中行人為正副使往
封然使事無聞至尚清封則陳侃高澄往尚几封則
郭汝霖李際春往乃會次其事為使琉球錄傳于世
其俗故無文字晦朔視盈虛四時視草木去鬣點手
羽冠毛衣自奉正朔復學者不絕夷習遂變君長被
服冠裳知禮節每使者歸 詔勅皆請留其國表章
陳奏駸駸華風矣男子結髻用五色布纏頭女子上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一

衣外加幅布蔽面長裙細褶以覆足人皆驍健耐勞
苦少病不知醫藥兵甲犀利劫于鄰國然好爭報讎
輒刃殺人度不能脫隨割腹自斃國無常賦有事則
取諸民刑甚嚴盜竊卽刑富貴家瓦屋不過二三
椽餘皆茅茨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錫眼銀環之類
國初使來言其國不貴統綺貴磁鐵自是賜予及市
馬多磁器鐵釜王而下有王親不與政其次司刑法
錢穀等官為武職以土人為之文職則大夫長史通
事官司朝貢以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王
日三視朝羣臣握手膜拜親喪數月不食肉浴履溪

中果而產之信是事也。聖曰：女君曰：日時嘯歌。百人携技戴草，騎步縱橫，遊王宮，一唱百和，音聲俱臻。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相傳音倭奴來侵，神銅其舟，遂以就擒。凡巫之矯言禍福多此類也。王居山顛，殿宇朴素，無金碧之飾。舊志言其壁下多聚髑髏，海中有落深舟，漂入不得反事，皆非實語。具侃澄所為錄中，其山川龜麗嶼、彭湖島為大古米山，有礁其險易，敗舟產焉。海巴銅錫園、鑊布木皮布、金荆、摺入貢方物，則硫黃、胡椒、蘇木諸香多賀自他夷國。旁有毗舍耶國，鳥語裸形，殆非人類。宋淳熙間曾一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二

至泉州殺掠而去。又有小琉球去閩稍近，皆不通中國。

瓜哇

瓜哇唐訶陵國，宋為闍婆元為瓜哇，在占城南。自泉州開洋一月可至，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細、底勿諸國。洪武二年遣使詔諭之，并歸其國人之使元者。五年國王昔里八達刺遣使八的古必奉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勅。十年王八達那邑那務貢白鹿孔雀諸物已而我使封三佛齊道其境。瓜哇邀殺之上因其使至降，勅切責其後國分東西永樂元

年西王都馬故二年東王字令達哈皆遣使貢並賜文綺給銀金銀印已東王復貢神鹿亡何為西王所攻殺并其國時我使以往諸番過東王城蒙亂死者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上勅西王曰爾國東西並建共事朝廷而爾擅滅東王有其地禍延于我使臣朕將爾討以爾知悔于厥心姑止兵勿進其輸黃金六萬償死者西王進萬金禮臣請徵如勅上曰朕令彼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勿徵仍賜鈔幣諭之使者從王禮之益恭其國有舊港宣慰司介瓜哇滿刺加聞或傳我欲割其地界滿刺加瓜哇大恐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三

上聞之諭非朝廷意母自疑其王楊惟西沙遣使加揚惟西沙都馬故更名也自是入貢不絕正統間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後乞賜金銀帶予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皆漳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便道過里仍還國從之命自司給道里費時真臘等十一國使臣歸勅瓜哇護其行廣東參政張瑄言瓜哇朝貢頻數供億煩費蔽中國以事遠夷非計上是其言諭三年一貢是後遂稍疎景泰間國王為巴刺武國有四鄉初至杜板僅十家多閩粵人水行半日至新村華人居之

成市番舶輻輳饒金寶去蘇魯馬益一舍而近蘇
馬益多林木產長尾猿水行八十里陸行半日至滿
者伯夷即王居也王居磚墉高餘三丈周三十餘里
民居亦壯麗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俗少盜
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應繫殺之書同瑣里
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葦葉上男子必佩刀刀極
精巧坐卧不設椅榻飲食無匙筋啖蛇蟻虫蚓與木
同寢食不爲穢也婦女數十成隊月下唱和至翌
家輒贈以錦帛婚則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
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悅被金珠綵飾
獻徵錄 卷二百二十 百四

寶莊美則水火或犬食之其國移文嘗書一千三百
七十六年豈肇啓漢初時耶山川有老岸山鸚鵡山
八節澗產金銀真珠犀角象牙玳瑁青鹽龍腦香單
澄茄枕榔木吉貝白鸚鵡白鹿白猿猴旁有磔畢日
夏羅治金猫里三國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入貢後
遂絕

占城

占城古越裳氏秦漢爲象林縣漢末區連殺縣令自
稱林邑王唐爲環王國元和初寇安南都護張州敗
之遂棄林邑徙居占因占城淳熙中襲破真臘旋爲

真臘所破俘殺幾盡更以真臘人爲王嘗執元使之
往暹羅者元遣將攻之乃輸疑洪武二年國王阿答
阿者遣使入貢言安南侵境上命編脩羅復仁主
事張福詔諭二國各罷兵是年封阿答阿者爲占城
國王項之拿兵如故上屢諭解之仍頒科舉詔于
其國四年遣答班爪卜農入貢請兵器樂工欲令安
南知爲中國所厚得毋攻上謂兵器所以教爭其
勿予樂工則遣彼國之通華言者來習阿答阿者尋
爲其臣悶勝所殺永樂四年國王占巴的賴請征安
南會黎賊誘殺我使臣及故王孫陳天平上遂發
獻徵錄 卷二百二十 百四

兵討之占城亦掠其界上復取所侵地安南平尚書
陳洽言占城計唇齒懷兩端以金帛戰象資黎賊罪
下季擴一等宜併誅上不欲窮兵諭令懷改其
後入貢稍益謹宣德七年賜勅褒嘉之而暹羅使
者以其前使及番伴百餘人爲占城拘留訴于朝正
統元年占城使至詔令還所留暹羅人及我軍之
在西洋未歸者定三年一貢視暹羅諸國六年占巴
的賴卒遣使封其孫摩訶賁該嗣王摩訶賁該立連
歲貢上令遵前制因詰前詔何久不報未幾摩訶
賁該爲之南所虜摩訶賁來請代立從之隨遣使貢

稱先王有命貢必歲共其官軍及暹羅人蹤跡之不
得摩訶貴來卒弟摩訶貴由嗣摩訶貴由卒子榮羅
茶全嗣皆請于朝成化八年王弟榮羅茶悅遣使樂
沙來告急言安南黎灝虜其王及印去遂命茶悅
嗣王以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往使至則茶悅復被
虜地入安南峻等不敢入闕至滿剌加市易歸十四
年復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封齋亞麻勿庵爲王
未至而齋亞麻勿庵卒義等即以詔印授其國人
提婆苦提婆苦者安南所立僞王也而齋亞麻勿庵
之弟古來方請封於是禮臣勅使者擅封罪義已前
歲徵錄卷一百二十
宛瑾讀成乃遣使封古來嗣王使者行至粵屬古來
迫於安南來奔撫臣以聞遂令受封于粵遣兵護
之歸仍詰責安南返其侵地弘治元年遣弟古良
入謝且言安南侵掠無已時乞兵衛其國復欲大臣
往爲講解辭甚哀上意憐之然中違羣臣議不許
已請傳國于其子沙古卜洛詔以世子攝國事正
德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給事中李貫憚往封以
無通事人爲解致命于其使而歸沙古卜洛卒沙
日底立自後使者罕至占城貢亦浸疎焉其地自廣
州發舟順風八日可至與安南爲鄰相攻不休急

則控於我蓋猶悍好戰固其習也王冠三山金花
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受葉冠男蓬頭
女後推結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白者死紫玄黃
皆不禁粒食亦鮮食日三五浴薰以諸香釀酒甕中
賓主繞甕坐筒而嘔且嘔且注水味盡而止荆輕者
藤杖重者繫于樹用梭槍齊噴而殊其首若殺人刳
財則象蹴之書用羊皮及黑木皮能通中國文字其
詞翰往往有傳者山川則不勞山金山物產則大火
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奇南香生金吉貝海牛海
馬觀音竹千步草婦人魚海鏡寶母澄水珠相傳王
寶日沐人膽計在位三十年即入山居一年無恙
乃復又有婦人號屍致魚目無瞳夜飛頭食小兒穢
誕合如故失其軀則不得合此爲最異也
暹羅
暹羅在占城極南本暹與羅斛二國暹瘠而貧歲仰
給于羅斛元至正間羅斛併暹爲暹羅斛國與元通
使洪武五年國王系烈昭毘牙表貢方物上賜織
金文綺其女兄系烈思憐表貢中宮却之系烈昭
毘牙以儒廢從父系烈寶毘牙哩哩哆囉祿代立十
年遣子昭祿羣膺入貢土命貢外郎王恒中書省

宣使蔡時敏 賜以印誥二十八年恭烈寶昆牙恩
哩哆囉祿卒昭祿摩膺嗣永樂二年乞量衡爲國中
式予之是時稱暹羅國遣使聘琉球舟漂入閩有司
籍其物請 命 上曰夷邦脩好美事也救災恤患
匹夫猶然況天子哉還其物爲治舟廩而遣之十三
年昭祿摩膺卒子三賴波摩札刺的賴嗣以兵侵滿
刺加滿刺加來訴 勅諭暹羅曰滿刺加事朝廷謹
與爾國無閒而爾擅伐之是蔑朝廷也此非國王意
或左右美王兵以逞忿耳其禁戢之毋縱使者來謝
罪自後朝貢不絕而我亦輒遣使封其嗣王自三賴
波摩札刺的賴七傳爲勃峇坤息利尤池牙當嘉靖
之世嘗貢白象象道斃進其牙及尾爲驗其國王宮
壯麗民樓居上懸橫櫛片或陶瓦覆之王以受封
天朝故留髮白布纏首腰束絛絲袍加錦綺誇象或
兼肩與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梳髻于後俗尚
釋教經字皆橫書橫讀習水戰好鬪喜寇掠婦人多
習夫聽于妻妻禮貴者用水銀塗民間烏葬婚則用
僧導送產寶石奇香犀象翠羽六足龜珊瑚

滿刺加

滿刺加在占城極南自爪哇舊港舟行八日可至

歷暹羅歲輸金五千永樂三年酋長拜里洞
使人貢請內屬比郡縣 上遣中使鄭和封爲滿刺
加巴王九年卒其妻子及部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
上念其航海跋涉逆而勞之至以供帳畢具大官
日給牲牢上尊 賜金繡龍衣麒麟衣鞍馬束帶及
金銀鈔幣甚豐冠帶其子姪諸陪臣皆有賜頒行
命禮臣餞之龍江十二年拜里迷蘇刺卒 命其子
母幹撒干的兒沙嗣王二十年卒子西哩麻哈刺者
來朝 命嗣王宣德八年復來朝 上念其先世以
來最稱恭順今王身再入朝異于他夷待之有加禮
命工部繕其舟遣歸西哩麻哈刺者卒子蘇丹茫
速沙嗣蘇丹茫速沙卒子馬哈木沙嗣我封使溺于
海再使往乃達其地瘠鹵舊名五嶼俗淳朴尚回回
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乘轎男方帕包頭女撮髻
腦後俱衣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婚葬大類爪哇產錫
布蘇木胡椒火鷄菱葦簞沙孤樹海中有龜龍高四
尺四足善嚙人山多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市

淳泥

淳泥爪哇屬國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通使洪
武四年王馬合謨沙奉表貢永樂三年遣使 封麻

邪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六年王卒其妃子及陪臣
來朝遣中官至福建迎勞之所過州郡皆設宴至京
表獻方物妃箋獻中宮上親宴之奉天門王卒
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立碑有司春秋祀謚曰恭
順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其墓封其子遐旺
嗣王護歸國其國故事歲輸瓜哇片腦四十斤上
勅瓜哇罷其征十年遐旺復偕其母妻來朝宴勞有
加仍厚賜遣歸洪熙初遣其叔那萬喏耶入貢俗華
侈服飾頗效中國板城銅甲有原田之利產片腦諸
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蘇祿

卷一百二十

百五

蘇祿與渤泥相近其國分東西二王又有峒王永樂
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荅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
女王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屬三百四十餘人奉金
鑲表來朝貢上並卽其所部封爲王宴賚優渥
遣歸東王行至德州卒命有司營墓樹碑謚曰恭
定封其子都麻舍嗣王妃留守墳三年歸十九年遣
使貢或言三王者東王爲尊二王佐之產青珠竹布

古麻刺

麻刺國有百餘州佛宇至四千區前代俱未通中華

永樂中國王哇來賴本率妻子及陪臣入朝行至
州卒勅有司治墓歲祀之謚曰康靖

真臘

真臘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隋始通唐神龍中並
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水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
山阜爲陸真臘頃之復合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
後破占城俘其王其旁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
皆役屬之地方數千里海中大國也洪武四年國王
忽兒那遣使來亦吉郎奉表貢方物賜大統曆織金
文綺忽兒那卒參荅甘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給饒

蘇祿

卷一百二十

百五

金銀印王及陪臣皆有賜永樂二年國王參烈婆毘
牙遣使貢適中使自其國歸失從行軍三人索之不
得王以國人充上謂我軍還不宜責償于彼令遣
還三年參烈婆毘牙卒命序班王孜往致祭給事
中畢進賁詔封其子參烈昭平牙嗣王自畢進封
後其繼立無聞然入貢不絕地無霜雪夏秋多雨水
高十丈民移而山居冬則復還耕種一歲數收俗尚
華侈以錦纏腰王三日一聽朝冠履服制大有華風
以東向爲上左手爲潔刑有劓剕刺配蕃殺漢人抵
死漢殺番人罰金而已分疆建職與占城同山川則

陵伽鉢羅山產諸香翠羽嘉樹異香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隸爪哇古于佗利地唐宋皆爲國建隆淳熙間入貢不絕洪武四年遣趙述等使其國其王馬哈刺札八刺卜奉表貢方物朱幾傳恒麻來沙那阿者凡三貢以洪武十年卒封其子片那者巫里嗣王賜鍍金銀印其地縮穀諸番使節所往來習水戰輕生敢死鄰國憚畏之後稍侵留使者阻絕商舶上命禮部澈暹羅轉諭爪哇戒戢之旋爲爪哇所併廢其國而舊港宜慰司數入貢初粵人陳祖義避罪之三佛齊爲其將領暴掠諸番商通中使鄭和題其地祖義鄉人施進者奔訴和和俘祖義獻闕下承制官進爲宜慰使進死子濟孫襲地宜稼穡謬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然土少水多惟首領陸居民率架筏水中構屋梁其上不輸租賦隨時調發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并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產鶴頂水晶珠珊瑚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貓睛石蓋薇水阿魏沒藥血竭又有火雞能食炭神鹿高二尺短尾豕喙啼三路此其異者其則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堯羅錦被悉布等物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西洋之要會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自滿刺加舟行九晝夜可至洪武間奉表貢方物永樂初封其王宰奴里阿必丁爲蘇門答刺國王屢遣使及其弟馬哈木沙入貢上以其國遠宴餞厚子他夷宣德六年遣弟哈利之漢貢麒麟象馬諸物禮部尚書胡濙率羣臣賀上曰朕不欲逆遠夷意耳寧愛異獸耶何賀爲哈利之漢卒贈鴻臚少卿官爲治葬給守塚戶自後貢不絕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波濤惡善溺舟田磽澁少男白布纏頭腰圍布女推髻腰圍色布與花面國鄰別誌載其國有王爲花面王所殺妻孥能復讐者以爲夫與共國事漁翁聞之攻殺花面王有其國故王子復殺漁翁遂與漁翁子蘇幹刺擊戰中使鄭和擒蘇幹刺誅之國乃定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瀾布大茄龍涎石諸物

錫蘭

錫蘭古狼牙須在大海中自蘇門答刺舟行十二晝夜可到永樂七年中使鄭和至其國國王亞烈苦奈兒瓊里人也素暴橫患苦往來諸番使索賂于和不

瑣里最豐美或曰西洋瑣里即瑣里海道絕遠無從
質也

榜葛刺

榜葛刺在大海西南東印度之地永樂六年國王蒲
牙心丁遣使朝貢十年卒命其子賽弗丁嗣王中
使侯顯嘗奉詔往賜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其國
地廣人稠甲於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
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遠嘗奈奈
能作百戲繫虎入人家標而搏其手探其喉觀者勞
以錢曆十二月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鑽鐵翠羽
魚鱗及諸異布

阿速

阿速西海中稱大國也有魚鹽耕牧之利其人敬佛
好施無寇盜案者雖修永樂中遣使百二十人朝貢

阿丹

阿丹近古里壘石層層市易有赤金錢紅銅炭無閭
月善推算四序不差永樂九年使至其國詔許
互市王拜命甚恭以後屢入貢

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關中有八村皆以酒名

小溜甚多舟行人溜即溺世傳弱水三千即其地也
其人巢居穴處食魚蝦衣樹葉氣候常溫永樂中國
王亦速福兄再貢產溜魚龍涎香嵌絲悅織金帕儗
有牒幹國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多回回人地少穀食王居高樓甚嚴潔
有帽山土人名那沒黎番船以此山為指南產降真
香黑珊瑚永樂中累入貢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
可至又有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
使入貢或云即南巫里非也

獻徵錄 卷二百二十

百五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國西多山氣候常秋無城郭尚
回回教其人質朴脩偉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袍或
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簫簾而行永
樂中國王亞里遣人入貢宣德中再至產西馬鶴頂
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自古里西北舟行十晝夜
可至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一名甘巴里人多織錦粒
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堯哇刺查遣使得名公

葛魯入貢

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入貢宣德正統間再至其國民不及千家又貧備鄰國自給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俗強悍操兵習射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乾魚田瘠少收經年不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貯水又有刺撒者土風與木骨都束同俱於永樂中入貢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薄俗稍淳朴言語婚姻皆與爪哇同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使滿刺哈三等朝貢

不刺哇

不刺哇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于池頃之鹽凝其上其人率髮國稍布以捕魚為業產諸獸沒藥乳香永樂中遣使朝貢

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並山草木繁茂饒穀蔬洪武中其王麻哈刺惹答饒遣使朝貢永樂十二年至產片腦諸香花錫

彭亨在海島中並山草木繁茂饒穀蔬洪武中其王麻哈刺惹答饒遣使朝貢永樂十二年至產片腦諸香花錫

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宋祥符中奉表入貢辭甚雅馴洪武十一年其丁刺丁刺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國富饒多奇花故名百花

白葛達

白葛達國小民貧市易用鐵錢宣德元年遣使和者里一思等朝貢舟溺盡失其方物既至京言臣國自昔主恤今慕義而來無以歸報惟陛下哀憐賜之冠服庶臣得藉以反命上勅使者歸語而王朕嘉王誠耳安用物給冠帶遣歸又有黑葛達亦小國永樂中貢

淡巴

討來思

討來思地方不百里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土宜麥稌無稻穀以雜色布為衣宣德六年遣使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梁天監中一人貢其後紀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朝貢其國風景上衍水清種藝織績皆有常業上下威儀亦足

沙哈魯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古投和國唐貞觀中一人貢其後絕永樂間遣使七十二人來朝貢國不學及將軍功曹叅軍州郡縣諸官號畜產甚豐海多奇物西域賈胡輒輕直售之其國人不能辨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俗質朴土瘠產薄夏則多雨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呂宋

呂宋國小然產黃金故人亦富厚商舶多至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六十一

打回

打回最小數為鄰邦所困乃治兵器與鄰戰稍勝得自存永樂三年遣使麻勿來朝貢

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珠旦麻勒兀達盼遣使僱八兒來貢傳者誤以為即蘇門答刺

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在印度之中即古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刺金數侵榜魯處遣使諭解之隨遣人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進麒麟天馬神鹿羣臣稱賀上曰此皇考垂休卿等效力故遠人來歸若此尚益思盡心輔朕不建毋侈異物而滋怠荒

佛林

佛林唐書以為漢大秦國也去京師四萬里朝輶軒所記則云出嘉峪關萬餘里其國自漢以來貢獻不絕而宋史謂自古未通風俗物產亦大相抵牾不知今之佛林果大秦否即洪武四年遣其故民捏古倫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六十一

詔諭之隨遣使朝貢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鬪如有爭文告而已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墮一丸市用金銀錢勒王名錢陰母得私鑄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攪蒲萄

覽邦

覽邦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刺扎遣使朝貢永樂宣德間附鄰國來獻

婆羅

婆羅或以為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產奇寶四序煦和種藥土宋淳化中開婆使來

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有異術人相危害能生和之永樂四年遣使勿黎哥來朝貢賜王及妃文綺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國小產微或云在東南海中或云在西徼外莫考也同永樂中貢者有夏刺比窩察尼魯密彭加那哈喇濟八可意坎巴夷替千里達沙里灣泥烏沙刺錫魯蘭丹奇刺尼諸國皆海外小夷莫詳其封疆道里

佛朗機

佛朗機近滿刺加島夷之駭暴者前代及國初俱獻後錄卷一百二十

未通正德十三年其大酋弒國王遣必加丹末等三

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于王會藉其使以聞詔給方物直遣歸使者留不去劫奪行

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刺加訴佛朗機攻逐其

王御史丘道隆何釐相繼流言滿刺加受封天朝

佛朗機乃擅奪之欲啗我以利求封爵無慕義向化

心且駕大船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鬪殺傷南服之禍

從此始矣昔祖宗時四時來貢有常期母敢闌入

自吳廷舉建議絕禁于是夷心日啓射利如犖揚帆

如馳其何厭之乎佛朗機之所以向隙而侮也為

宜驅絕其使毋留內地仍申曉諭夷來貢者仍

打禁庶幾漸杜而中外安矣詔從之嘉靖二年

佛朗機人別都盧等寇廣東守臣擒之二十六年寇福

建漳州官禦之遁去自道隆等以佛朗機故議絕

諸番後夷船不之舉而潛之漳州為市廣東督臣

富更言其不便兵部議滿刺加諸國令甲許通市

不宜累絕諸禁之於漳而收之於粵制可佛朗機

器最特銳者千餘斤次半之小亦不下百斤終可

及百餘丈木石逢之俱靡今頗傳其法然惟夷人用

之精中國不及也獻後錄卷一百二十

論曰昔成周之盛越裳來獻前史言越裳今占城耳

安所用九譯乎漢唐以來海外諸夷間有至者然皆

貪中國貨賄閉市賜予以中其心非慕義由衷無思

不服者也若夫東盡扶桑西窮弱水王侯君長稽首

請號信使奇琛梯航相望甚且挈妻孥蹈危險奔命

闕庭隕身而不悔則明德所被非千古之一時哉

洪永之間招來是務共球雖集我使亦勤至于遠泛

西洋厚糜左藏非得已也良以胡孽方驅華風西

向中外之志未肅則朝廷之體不尊擬遐窮兵職

此之由列聖紹休顧軒輊遠雖瞻覲不阻其



ZW 21181888514891

S
2121.5
16a

去來無介于念豈非開闢之王利在宜威承平之
戒於好大先後情殊其于安國家均歟於乎創守
茲以規萬世可也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康熙二十一年

獻徵錄一百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鑒已著錄是書採明一代名人
事蹟其體例以宗室戚畹勲爵內閣六卿以下各
官分類標目其無官者則以孝子義人儒林藝苑
等目分載之自洪武迄於嘉靖蒐採極博然文頗
泛濫不皆可據又於引據之書或注或不注亦不
免疎畧考竑在萬厯中嘗應陳于陛聘同修國史
旣而罷去此書殆卽當時所輯錄歟